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二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六二册目次

經部・詩類

多識編七卷

〔明〕林兆珂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多識編七卷》提要

多識編題辭

惟天溥寰萬彙鎮紛即一卉一木一毛一羽靡非載理以運故謂多識爲文士資也仲尼其以文命小子也萬物備而中和育天地之文章天地之性命具是溯性命者奈何獸遺其文章然多識故有難哉崔融作賦不識尾松鄭玄注禮不辨樝梨相如不知盧橘之爲枇杷爾雅不識蘇敎字書不見栮橙以彼博物君子猶然難此道況其下者余友林孟鳴敝姿駁覽

居常無它嗜自解五馬歸來距躍謝芬於官私事總無所與寂坐寧宇手一書足忘歲月所著作日廣爾復有概爾雅草木疏諸編於昆蟲草木罔弗究極其名若性由前所稱凡爲博學工詞也乎孟鳴其亦爲博學工詞者乎靜中得性當更有玄悟物理之表未易舉人者余深企之故爲之題其意於簡端

柯壽愷堯錫父

先生著述衆矣於是乃有多識編編緝諸鳥獸草木種

種者則於著述爲尤切爲尤難焉萬物備矣一不知
而君子以爲耻寧爲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
物圖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雅與夫附益詩爾
雅者其名其理豈可緄乎繁露稱名生於真不真非
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即一之不辨而格致
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稽
慮失其真後五先六秋毫必檢攟其體統歸諸詁訓
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

篇究其原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
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
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方承章伯英父

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世稱學府諸結撰琳琳不具
論有昆蟲草木志畧其自敘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真
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彼咨野老而廣
圖經按五方而詳名物詧性挏情寫真造化顧三百
篇有未及綜者以故自標曰志畧而精核爲諸家最
而後乃今有林孟鳴先生世稱學府諸結撰琳琳不
具論有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而名物匪情性
弗詳蓋締候吉光疏箋總翠與夫髮髟丘里靡不破
理攸之而昔人寄況遺旨則借筏紫陽遡源聖門二
家左太冲有云美物者依其本讚事者本其實匪本
匪實覽者奚信以愚觀之多識篇其三百記事之珠
與透光之鏡與蓋先生寄態邁園園有因因堂則取

魏華父所稱因閒觀時因靜照物語也先生瑰琦獨
處鉤察蜩知游於物初故能物物夫漁仲先生嘗嘆
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
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
多識篇材人之窮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令漁仲先
生而在其得不以毛翼異右先生哉

郭喬泰子登父

夫法象絪縕繁化之育斯啓名物參差羣分之數以

章流形則陰陽效於情性麗狀則山川貢於瞻涉是
以觸象感士女之思抵嘆戍比興之體詩三百篇昆
蟲草木肆以闡[illegible]爾雅[illegible]于傳箋於壯
郡原察遐邇[illegible]物辨偁羣博
以代徵[illegible]稱紀爾雅兼陳諸茲編類累廣
援證然經統纂綱托於後乘稗家羼珍可備髎脈於
是復有多識編者吾邑林先生之所著也先生發淵
俗之祥亶神明之秀九皋鳴鶴風響獨聞千里耀珠

情璣絕照嗜學無遺裒之題校籍有懷牒之授故其
市書盈於百埒藏簡溢於萬帙爰耕畋漁以收華諛
多學識矣觀象紛如爾乃羅舊聞而會稡離詞而
綴緝齊累見以爲限詳萬物而立言於以述演訓注
辨章風雅或同實殊名胖風俗之語或同名岐釋滯
古今之情莫不鑒其懸符睽而知類總其所以分調
之於合響導其所以析噓之於共源變化不能藏其
殊妙形器無所隱於眴蒸言止於知者見洽於來哲

如入篇遇混黃之採交輝如游具區絢幻之觀溢目
逐使關東擅說失其時譽長安劇談退而拊心豈特
騶牙有必對之辨河豕無未斜之謬哉書既告成因
而梭鋟競綿之傳復貴載金之憾靡聞可謂翼經尋
世與聖同功者乎

藍文炳翰卿父

多識編凡例

一篇內鳥獸昆虫草木非三百篇無取餘則載之外篇雜篇稟經也

一鳥獸昆虫草木詳名攷性不及事非事𧩙幻者亦不錄貴破理也

一詩旨疏箋朱傳互參上遡聖門序傳近古也

一諸說參同酌雅間並存者備考也

一物名混似不乏彼此名載傳疑也

一各物各揭詩句詩句有重揭者類編也

一詩旨易見或互見別條者弗詳恐贅也

一采諸家物名或與本詩同韻異文詩文如詩諸家如諸家因也

一諸音參詳本詩只因朱傳音不用叶者斷章也

多識編目錄

第三卷

木部

第四卷

鳥部

第五卷

獸部

麢　兔　狐　狸　貉貆附
狼　豺　虎　貔　豹
熊　羆　猱　馬　牛
羊　豕　犬　貓　鼠

第六卷

蟲部

螽斯阜螽　草蟲　斯螽　莎鷄　蟋蟀
蜩螗附　螓　蛾　蝤蠐　蠶

蠋厄　伊威　蠨蛸　熠燿　螟蛉
蜾蠃　蜂　蟻　蠆　蜉蝣
蠅　螟螣蟊賊附

第七卷

鱗部介部附

龍　蛇　虺　蜴　鯉
魴　鱒　鱧　鰋　鱨
鯊　鱣　鮪　鱮　鰷

鰥　鮐　嘉魚　魚服　龜
貝　鼈　鼉　蜮

多識編卷一

莆林兆珂孟鳴父著

草部

荇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周南關雎章

爾雅釋草荇接余其葉苻郭璞云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爲莕陸璣云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水上根在水底與水

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本草圖經云鳧葵即莕菜也葉似蓴莖澁根甚長華黃色水中極繁盛顏氏家訓云荇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莕菜河北人多不識之皆以參差者是莧菜誤呼人莧爲人荇羅願爾雅翼云荇菜葉亦卷漸開雖圓而稍羡不若蓴之極圓也葉平浮水上華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

余金切　差宜初反　荇如反音　莕音杏　扶音　鬻與煑同　脆音翠

畒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既似蓴又猪性好食或因是亦得猪蓴之名但非蓴菜耳鄭樵草木志畧云荇曰接余今謂之水荇蔓鋪水上故杜詩水荇牽風翠帶長嚴粲云今池州人稱荇爲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故曰參差荇菜程大昌云詩荇菜說文菨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菨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好取此義以名也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

茆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 魯頌泮水章

茆蓴也傳云鳧葵也或云水戾又云今之浮菜即猪蓴也干寶云今之鳬䶌草也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

菨音　茆音卯　鳬䶌音

澤中皆有鷄距集云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雉尾蓴
五月蓴葉舒長名絲蓴爾雅翼云今蓴小於荇陸璣
所說蓴則大於荇今蓴菜自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
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爲絲蓴九月十月漸麄
硬十月萌在泥中麄短名瑰蓴味苦體澁取以爲羹
猶勝雜菜然茆既爲蓴鄭玄及許叔重皆云鳧葵而
蜀本圖經稱蓴菜似鳧葵則有異同本草有蓴又有
鳧葵蓋本草以荇爲鳧葵也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

種以深淺爲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
莖瘦亦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淳菜曹居貞云醢人有
茆菹鹿臡以爲朝事之豆詩疏云毛氏以爲魯人言
思樂泮宮之水欲采其茆〻菜也既采其菜值魯
侯來在泮宮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蘋　藻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召南采蘋章）
魚在在藻（小雅魚藻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頌思樂章）

釋草萍蓱舍人云萍一名蓱大者名蘋郭璞云水中
浮蓱江東謂之薸韓詩傳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薸今
氏注夏小正云萍有華者即蘋也月令季春之月萍
始生說文云萍蓱也無根浮水而生淮南子云萍植
根於水木植根於土天地之性也蓋萍以水爲地垂
根於中則所垂者乃是根也故飄散根反日曝則死
矣離騷靡蓱九衢疏云蓱有小鬚垂于水中常與水
平故曰萍穀雨之日萍始生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

萍浮于流水則不生浮于止水則生也按世說云楊
華入水化爲浮萍今南方田畦小萍亦生細子不獨
化生也陸璣云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
淹以就酒吳仁傑云蘋大荇也狀如葵其味如葱末
值泥生于水上葉圓闊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嚴粲
云按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
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其中者曰荇菜其小者曰水
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

蘋爲今水上浮蓱卽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蓱爲大蓱誤矣蘋可茹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祼乎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薸也今薸只可養魚項安世云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

藻水草也生水底橫陳於水隨波蕩漾莖葉條暢陸璣云藻有二種其一種葉似鷄蘇莖大如筯長四五

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似蓬蒿謂之聚藻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此二藻皆可食熟鬵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佳美荊揚人饑荒可以充食陸佃云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自潔如澡也書云藻火粉米藻取其潔火取其明也山節藻梲蓋藻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草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

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言蘋藻不特可以爲豆菹亦可以芼羹也劉彝云夏月之時浅水生藻水必浅涸然後魚在藻間也詩箋云藻水草也魚處於藻得其性其首頒然明王之時人物皆得其所言魚者以潛逃信其著見蕃𧂭云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樂在傐公而寓於藻也

葭　蒹　菼　萑　葦

彼茁者葭召南騶虞章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秦風蒹葭章

菼揭揭衛風碩人章　毳衣如菼王風大車章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王風中谷有蓷章　八月萑葦豳風七月章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葦章　萑葦淠淠小雅小弁章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衛風河廣章

釋草葭華李巡云葦初生者爲葭郭璞云卽今蘆也葦之未成者

釋草蒹薕郭璞云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薕荻陸璣云蒹水草也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薕

陸佃云今人以爲薕萡因此得名
釋草菼亂郭璞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陸
璣云亂或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
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釋草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廣雅名益母葉似荏方
莖白華華生節間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陸璣云
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
菴閭是也草木志畧云茺蔚曰益母曰益明曰大札

曰貞蔚曰蓷曰負檐曰夏枯曰鬱臭草曰苦低草曰
萑嚴粲云舊說以蓷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
也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
釋草葦醜芀郭璞云其類皆有芀秀陸佃云葦卽蘆
之成者風輙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月令孟秋命
有司納材葦注云蒲葦之屬此時柔脆可取作器物
也河廣之詩曰一葦杭之則葦亦可渡水蘇子瞻所
云一葉扁舟是也嚴粲云蒹也葭也萑也三物共十

菼 [illegible] 音　蓲 於 [illegible]　茺 音　萑 [illegible] 貴　芀 調 音

一名蒹曰小者蒹薕荻也一物而三名也爾雅釋蒹
一名薕郭璞云江東呼爲薕荻陸佃云蒹萑之小者
菼葦之小者萑曰中者菼亂萑也生成之異名也又
名鵻一物而四名也郭璞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
萑萑小於葦故曰中者也疏云初生爲菼長大爲亂
成則名爲萑葦曰大者葭蘆葦也生成之異名也又
名華亦一物而四名也疏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
則爲葦蒹葭詩舉小與大者言之豳風萑葦舉中與

大者言之三物皆待霜凝戾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
名說者多混而難考故辨之

荷 菡萏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鄭風山有扶蘇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
荷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陳風澤陂章
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
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云皆分別蓮莖華實
之名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容江東呼荷菡萏蓮華

雝 [illegible] 音　茄 加 音　蕸 遐 音　蔤 密 音　菡 戶感

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云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實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云芙蕖莖荷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其實蓮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薏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古今注云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華楚辭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容以爲裳注云荷蓮葉

也芙蓉蓮華也七發蔓草芳苓李善云苓古蓮字也格物論云華有三色白者紅者碧者大者至百葉藕實名水芝或謂之光旁藕中有七孔凡數節每節盈尺徑二寸許臂相似其間有絲七八月間撥泥取之味清甘而脆實每一印多至二三十房每房一竅竅中意五月中生嗷脆至秋末皮黒的成可食或可磨以爲飯荷中蔕名荷鼻其菂至秋皮黒而沈水者爲石蓮草木志畧云宋大官作血䘓庖人削藕誤落血

中遂散不凝自此醫家方知其散血也山有扶蘇刺忽也疏云毛以爲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高下各得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澤陂刺時也疏云由靈公與孔寧儀父等共通夏姬國人効之也故以蒲荷相美

龍　蓼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鄭風山有扶蘇章）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周頌良耜章）予又集于蓼（周頌小毖章）

龍紅草也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蘬郭璞云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人猶謂之水紅華曰游龍者言其枝葉之放縱也管子云五沃之土則桐柞扶櫄秀生莖起五臭疇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詩言扶蘇荷華應此五沃之土也其五位曰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遂條長數丈其桑其松詩言喬松游龍應此五位之土也淮南子云水草之始海閒生屈龍屈龍生容

華容華生藚藚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
者生於萍藻屈龍豈亦此龍草耶歛爲屈縱爲龍是
或一道也
釋草薔虞蓼郭璞云虞蓼澤蓼邢昺云薔一名虞蓼
卽蓼之生水澤者也蓼類甚多有紫蓼赤蓼青蓼馬
蓼水蓼香蓼木蓼也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
蓼葉相似馬水二蓼俱闊大上有黑點諸蓼華皆紅
白子赤黑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柘華黃白子皮

青滑其最大者名龍蓼蓼者妨穡之草也故良耜曰
以薅荼蓼然於調和有用故內則云膾秋用蓼鶉羹
鷄羹鴽釀之蓼釀謂切雜之也漢尹都尉書有種芥
葵蓼韭葱諸篇離騷蓼蟲不能從乎葵藿葵甘而蓼
辛故也蓼辛物故小毖以爲多難之喻

苕

卭有旨苕 陳風防有鵲巢章 苕之華芸其黃矣 小雅苕之華章
苕草名陸璣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
小豆藿詩傳卭丘也箋云旨美也土之高處草生尤
美故云旨苕釋草云苕陵苕也黃華蔈白華茇舍人
云苕陵苕也一名陵時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
之名也陸璣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
紫似今紫草可染皂煑以沐髮卽黑葉青如藍而多
華詩疏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有黃有白而箋云
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

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是苕有二種鵲巢旨苕苕饒
之苕也生於高丘以其延蔓而生故以喻讒苕之華
陵苕之苕也生於下濕以其將落則黃故以閔亂爾
雅翼云陵苕今凌霄華是也蔓生喬木上極木所至
開華其端詩箋以爲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華衰則黃
非也

蒲 莞附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小雅魚藻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蒲 陳風澤陂章 下莞上簟 小雅斯干章

蒲水草也說文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陸璣云蒲生於水涯可以爲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亦可編以爲裳截以寫書名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萬畢術云酒薄復厚漬以苑蒲釋草莞苻離其上蒚郭璞云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詩箋云莞小蒲也蓋莞蒲

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爲席有精有粗故得兩種席也

芹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小雅采菽章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魯頌泮水章

釋草芹楚葵郭璞云今水中芹菜也周禮芹菹鴈醢今釋奠先聖猶用之本草云水斳一名水英陶隱居云二月三月作英時可作菹及熟瀹食之又有渣芹可爲生菜亦可生噉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芎藭華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別本注云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及生菜孟詵云水芹食之不如高田者宜人高田者名白芹今舒蘄多有之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也陸佃云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之美小雅毛傳云觱沸泉出貌芹可充豆實故采之檻泉以爲饗諸侯之菹也魯頌毛傳云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

泮宮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周南卷耳章

釋草卷耳苓耳廣雅枲耳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枲江東呼爲常枲其實如鼠耳而蒼色好著人衣故亦名鼠耳今人通謂之蒼耳又謂之常思菜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謂之爵耳荊

楚歲時記云卷耳一名璫草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麴作黃衣者在在有之四民月令云伏後二十日為麴至七月七日出之覆以胡枲故古人采之又一名葹離騷以喻讒佞所謂薋菉葹以盈室是也又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入蜀胡枲者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也草木志畧云卷耳舊說即蒼耳也然詩云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葉如連錢者是也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嚴粲云后妃主酒漿之事豫采卷耳以為麴蘗故因采卷耳者而念使臣之勞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周南芣苢章

釋草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璞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韓詩傳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蓋生於兩旁謂之瞿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圖經云車前子生平澤丘陵道路中北地處

芣音浮苢音以

處有之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華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五月采苗七月八月采實人家園圃中或種之陸璣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神仙服食法云車前之草雷之精也善療婦人難產及令人有子故詩序以為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亦謂之陵舄列子云生於陵屯則為陵舄王

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郭氏芣苢贊亦曰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如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蔞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周南漢廣章

蔞音閭

釋草購蔏蔞郭璞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以羹魚陸璣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爾雅翼云蔞今古以爲珍菜大招云吳酸蒿蔞不沾薄只注云蒿白蒿也蔞蒿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易人工調鹹酸爚蒿蔞以爲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詩人以蔞之美興游女之貞蓋文王德廣所及云管子云葉下於鬱鬱（紆物反）

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音貫）下於蔞蔞下於荓荓（音屏）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

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召南采蘩章）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豳風七月章）

釋草蘩皤蒿郭璞云白蒿皤卽白也本草唐注云白蒿葉粗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者所在有之別注云葉似艾葉上有白毛麁澁俗呼爲蓬蒿陸璣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二月采蘩大戴注云蘩游胡游胡旁勃也陸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麁於青蒿可以爲葅故箋云以豆薦蘩葅也釋水小洲曰陼小陼曰沚蘩非水菜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曹居貞云采之必於沼沚山澗就以潔之也七月采蘩祁祁所以生

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于前以著蠶之早者采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洗蠶尚用蒿也

苹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小雅鹿鳴章）

釋草苹藾（音賴）蕭郭璞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亦可蒸食也嚴粲云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水生之

華也此云賴蕭陸生之華也卽鹿所食是也

莪 蒿 蔚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小雅菁莪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小雅蓼莪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小雅鹿鳴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小雅蓼莪章）

釋草莪蘿也郭璞云今莪蒿也亦曰廩蒿陸璣云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亦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

釋草蒿菣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陸璣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嚴粲云釋草蘩之醜秋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爲蒿則麁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止爲鹿食也

釋草蔚牡菣郭璞云蔚卽蒿之雄而無子者故云牡菣陸璣云三月始生七月有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有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陸佃云蔚大於蒿爾雅翼云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蔚又治無子本草謂之馬先蒿蒿有毋道焉蔚有父道焉念父母者興於物而感也

（菁音精　蓼音六　蔚音尉　廩力稔反　菣去刃反）

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小雅蓼蕭章） 取蕭祭脂（大雅生民章） 采蕭穫菽（小雅小明章）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王風采葛章）

釋草蕭萩李巡云萩一名蕭卽蒿也陸璣云蕭今萩蒿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麁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也嚴粲云零露喻王澤也蕭微物也蕭茂則受露多故以蓼言之也生民詩箋云取蕭與祭牲之脂爇之行神之位祀后稷也小明詩疏云牧伯大夫自悔仕於亂

（萩音秋　爇而[illegible]反(?)　焫[illegible]　羶[illegible]　薌音香(?)）

世使於遠方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按蒿之類至多
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曰蘩者白蒿也皤
蒿也曰苹者藾蒿也曰菣者青蒿也曰蔚者牡蒿也
馬薪蒿也曰莪者蘿蒿也莪蒿也藨蒿也角蒿也又
有蔏蒿蔞蒿也名見蒿之類不一

蓬

彼茁者蓬召南騶虞章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衛風伯兮章

蓬草名其華如栁絮聚而飛如亂髮也釋草齧彫蓬

薦黍蓬郭璞云別蓬類也疏云月令藜莠蓬蒿並興
是也陸佃云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
末大於本故遇風輙拔而旋說苑云秋蓬惡於根本
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
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故古者
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然蓬雖轉徙無
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

芩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小雅鹿鳴章

詩傳芩草也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
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

蕨　薇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召南草蟲章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小雅采薇章　山有蕨薇小雅四月章

蕨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釋草蕨虌郭璞云廣雅曰茈
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陸璣云蕨山菜

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佃云狀如大雀
拳足又如其足之蹷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
虌俗云其初生似虌脚因以名焉草木志畧云蕨一
名虌莽芽也搜神記曰郗鑒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
士折一枝食之覺心中淡淡成病後吐一小蛇垂之
屋前漸乾成蕨明此物不可生食又有一種大蕨亦
可食謂之綦蕨即茈綦也
釋草薇垂水疏云生於水濱而枝葉垂於水曰薇鹿

虌鱉音　茈紫音　綦基音

志云薇葉似萍可蒸食陸璣云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陸佃云禮豊芼豕以薇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南山之采蕨薇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項安世云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一名元脩菜程大昌云詩之言及采薇者甚多即伯夷首陽之

所食也說文薇似藿藿豆也豆葉本圓而末尖皮微皺澁薇葉正與之肖山中極多味苦以芼火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發至秋老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苗茁也又曰薇亦柔止謂及夏而夭脆也又曰薇亦剛止謂霜露降而苗葉堅勁也或曰微者所食也故詩以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也按格物論薇即蕨也根如紫草莖亦青紫色末如小兒拳二三月采山中人作茹食之則又以薇蕨爲一種矣

葑　菲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邶風谷風章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 鄘風桑中章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唐風采苓章

葑蔓菁也菘類陳宋之間謂之葑釋草須葑蓯釋文云今菘菜也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菘子種之北土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絶蕪菁南種亦然陸佃

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俗謂之臺菜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菔一名來菔所謂溫菘是也蘴與葑字異而音同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

菲葍類釋草菲芴郭璞云土瓜也釋草又云菲莨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非莖麄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

蒤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内人謂之蓿菜是郭以蒤與蒠菜為二物陸璣以為一物與郭異則非也蒤也蒠菜也土瓜也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詩箋云葑菲二菜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時而美惡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也程大昌云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為貴至於腎腸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汚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按詩序谷風采葑刺夫婦失

道也桑中采葑刺奔也采苓采葑刺晉獻公聽讒也

荼　菫　薺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邶風谷風章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唐風采苓章　菫荼如飴大雅緜章　采荼薪樗豳風七月章　以薅荼蓼周頌良耜章　有女如荼鄭風出其東門章　予所捋荼豳風鴟鴞章

釋草荼苦菜邢昺云荼一名苦菜一名荼菜一名選一名游冬按易緯通卦驗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楚辭荼薺不同畝兮疏云荼苦菜也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莖直黃八月實黑實落根生於冬不枯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華黃似菊紫葉者為香荼青葉者為青荼唐本草注云吳葵關河間謂之苦菜俗作鶖兒菜又名野苦蕒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按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萎葉三曰英荼邶風所云荼苦婦人見棄苦甚於荼也采苓所云采苦喻讒言也緜所云菫荼如飴以著風土之善及豳風所云采荼

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萎葉也詩疏云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萎葉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薅去荼蓼之事閔其勤苦也有女如荼英荼也詩疏云鄭氏於地官掌荼疏云荼茅秀此云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苦菜及萎葉二種荼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服色如荼然吳語夫差黃池之會白常素甲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也鴟鴞予所捋荼毛傳云荼萑苕疏云

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釋草芨堇草郭璞云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
驪姬將諸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
也然則堇即烏頭乎内則堇荁枌榆注云荁似堇而
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屬說文
云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堇爲美菜也嚴
粲云郭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晉語以爲證以此堇爲
爾雅芨堇之堇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

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
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
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
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皐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
爲美物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釋文言堇蒸食之
甘知爲内則及公食禮堇荁之堇非爾雅芨堇之堇
也按釋草又云齧苦堇疏云齧一名苦堇可食之菜

也亦引内則堇荁語足證周原之堇非烏頭矣
釋草蒫薺實郭璞云薺子味甘春秋繁露云薺以冬
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
薺之爲言濟與濟夫水也離騷草木疏云薺葶藶也
春初生葉似芥高六七寸根白枝莖青可以作菹羮
亦佳仲冬始生季春開華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
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也又其枝葉細靡
通謂之靡草按釋草又云菥大薺郭璞云似薺細葉

俗呼老薺廣雅云菥蓂馬薪也本草云菥蓂一名大
蕺一名大薺然菥蓂大而扁葶藶細而圓二物殊也
而爾雅自有葶藶謂之蕇注云實葉皆似芥一名狗
薺大抵二物皆薺類而非薺

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 小雅采芑章

芑菜名陸璣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
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

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按詩有三芑小雅采芑采菜也大雅豐水有芑草也維穈維芑嘉穀也

莫 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魏風汾沮洳章

莫菜也陸璣云莖大如筯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陸佃云其實如楮實而紅今吳越之人謂之茂子

藚水蕮也釋草藚牛脣郭璞云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曹居貞云采藚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蕍蕮釋云蕍一名蕮本草作澤瀉知藚非澤蕮也汾沮洳詩序云刺儉也疏云魏君親往采莫藚以爲菜是儉而能勤也公路公族尚不爲

東門音 汾音 沮去 洳音 莫音 藚音 蕮音 蕍音

君何故親采刺其不中禮也

臺 萊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小雅南山有臺章　臺笠緇撮小雅都人士章

釋草臺夫須詩箋云臺可以爲禦雨笠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也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篆文云臺一名山莎可作笠詩緝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莎爲草名蓑爲衣名莎草又可爲笠荀子王制篇棲薜越之中野按說文薜草也六韜莎薜簦笠謂以莎草爲雨衣也越亦草名蒲屬可緝爲布滑夫論云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弘之荊州記云秭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陸璣云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陸佃云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簦音 薜音 秭音

遂葍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小雅我行其野章）

毛傳遂惡菜也箋云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釋草蕢牛蘈郭璞云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陸璣云今人謂之羊蹄似蘆服而葉長赤鬻滑美也

毛傳葍亦惡菜也釋草葍䔰郭璞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陸璣云河內謂之蓫幽州謂之䔰燕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如以禦饑或云其華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華赤一種葉大而華白復香釋草又云葍藑茅郭云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如陵苕華黃白異名也風土記云葍蔓生被樹而升紫黃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蔕長七八尺甜味如蜜草木志畧云商陸曰遂薚曰募根曰夜呼曰馬尾曰莧陸曰章柳根曰葍曰當根如人形者有神道家以爲脯謂之麟脯嚴粲云遂惡菜野生猶可治疾葍亦惡菜野生猶可禦饑昏姻有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也

葵

七月亨葵及菽（豳風七月章）

廣雅蘬葵也葵爲百菜之主味尤甘滑李如圭云葵可茹公儀所拔是也繆襲祭儀云夏祀和羹芼以葵

齊民要術云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脫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左傳云葵能衛其足令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博物志云陳葵子微火炒令燁炸散著熟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經宿爾雅翼云葵有赤莖白莖復有大小之異又有鴨脚葵葵一歲凡得三輩早種者十月末地將凍散子勞

之正月末亦可五月初更種之以春者既老秋菜未生種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者宜乾九月作葵菹乾葵古者葵稱露葵又名終葵一名繁露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葵从癸說文云揆葵也即所謂揆之以日者七月葵菽介壽瓜壺食樸邠民之節也

荍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陳風東門之枌章

釋草荍蚍衃郭璞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陸璣云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爾雅翼云荍荊葵也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差小華如五株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服華古今注云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華色有異耳一曰蜀葵按釋草又云菺戎葵郭璞云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戎蜀

荍音翹 蚍音毗 衃音浮 菺音肩

蓋其所自也因以名之又按本草云蜀葵小華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則諸葵各異種今人通呼爲錦蜀葵則從其類比附之爾又有一種葉纖長而多缺如鋸華小於錦葵而極紅每以夜半開至午則連房脫落謂之川蜀葵亦云朝開暮落華

韭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豳風七月章

釋草藿山韭說文云韭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生山中者藿諺亦曰韭者懶人菜以其不須歲種又利病人可久食夏小正正月囿有見韭注云韭陽菜早生此時有露見者繆襲祭儀云春祀和羹芼以韭禮祭祀之牲號亦以稻曰嘉疏韭曰豐本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齊民要術云韭高三寸便剪又云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故諺云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也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

韭音久 藿音育

曰獻羔祭韭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內則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𦬸〈?〉陰物也韭與蓼陽物也易稽覽圖云政事得則陰物變爲陽注云若葱變爲韭是也韭性溫故謂之草鍾乳

多識編　卷一　卅五

多識編卷一　終

多識編卷二

莆林兆珂孟鳴父著

草部 穀部附

茹藘

茹藘在阪（鄭風東門之墠章）　縞衣茹藘（鄭風出其東門章）

釋草茹藘茅蒐李巡云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山海經云釐山其陰多蒐郭璞云蒐茅蒐今之蒨草也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說文云茅蒐人血所生故蒐从草从鬼今茹藘能治血又所染亦赤蓋其類爾又云茅蒐染韋一入爲韎詩曰韎韐有奭即左傳韎韋之跗注是也本草茜根久服益氣輕身圖經云茜染緋草也葉似棗葉而頭尖下闊莖葉俱澁三五葉對生節間其苗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草木志畧云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陳藏器以蘘荷與茜爲嘉草范子計然云蒨根出北地赤色者善貨殖傳云千畝巵茜千畦薑韭其人

茹音如　藘音閭　蒐音穗　茜與蒨同　韎音妹　韐　跗方于反　注之例反

多識編　卷二　一

皆與千戶侯等則茜之爲利亦博矣茹藘在阪識居也淫奔者寄思也縞衣茹藘名衣服之色也惡淫奔者室家自娛也

綠　藍

終朝釆綠不盈一匊　終朝釆藍不及一襜 小雅釆綠章 匊音菊 襜尺占反

釋草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一作鹿蓐 蓐乳反 陸璣云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

生如草其葉澀礪可以洗欖笏及盤桃利於刀錯俗 欖音 呼爲木賊本草名蓋草唐本注云此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荊襄人煑以染黃色極鮮好俗亦呼淡竹葉上林賦稱莕草云掩以綠蕙被以江離張揖亦以綠爲此王芻毛傳云兩手曰掬 掬音菊 嚴粲云綠易得之草終朝釆之而不盈手怨曠而心不在焉故也

釋草葴馬藍郭璞云大葉冬藍也今爲澱者是也爾 葴音針 澱音 雅翼云藍者染青之草荀子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言染反勝於其質也菘藍其汁枰爲澱堪染青蓼藍 枰音 苗似蓼而味不辛不堪爲澱惟作碧色爾或云蓼藍可取以爲麴草木志畧云藍有三種蓼藍如蓼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三藍皆可作澱色成勝母齊民要術云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時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卽拔栽之崔寔云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月令仲夏令民勿刈藍以染鄭

注以爲傷陽氣然則刈藍于夏先王之法禁焉夏小正五月啓灌藍蓼戴氏注云灌叢生也種藍初必叢生長大始可分移使之稀散此言五月正養藍之時非刈藍之候也陸佃云藍大於綠又其畦殖如鱗則其采之盈襜亦易矣故詩以爲後

苓

隰有苓 邶風簡兮章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唐風采苓章 苓音零

釋草蘦大苦郭璞云今甘草也蔓生葉似荷青而黃 蘦與苓同

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喜生下濕本草圖經云甘草春生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間紫華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一名蜜草一名路草爾雅翼云甘草味甘而無毒能安和七十二種石千二百種草故人譬之國老不入君臣佐使之列蘦甘而名大苦者猶牽牛有三黑點而名爲三白點也蓋秦俗所沿隰兮思古嘆弗克見也采苓刺讒戒無然也

蝱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鄘風載馳章

釋草莔貝母郭璞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陸璣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本草一名空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華一名苦菜一名勤母陶隱居云形似聚貝子故云貝母圖經云根有瓣子黃白色二月生黃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

蝱音萌 莔與蝱同

七月開華碧綠色形如鼓子華八月采根詩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夫人閔衛之亡欲借力異國似采蝱療疾云

葽

四月秀葽 豳風七月章

葽藥草也釋草葽繞蕀蒬郭璞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說文云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繞一名細

葽音腰 蒬菀音宛

草圖經云根黃色形如蒿根苗名小草似麻黃而青又如畢豆葉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華白色根長及一尺四月采根葉陰乾云物生於陽而成於陰四月純陽之月極處必反微陰胎萌葽草感之而早秀矣物成自秀葽始也

杞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小雅杕杜章 隰有杞桋 小雅四月章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小雅四牡章

杞音起 桋音夷 鵻音追

杞枸杞也一名枸檵廣雅地節枸杞陸璣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抱朴子云家菜一名托盧或名天精或名却老天隨子自言常食杞菊蘇子瞻有後杞菊賦所謂以杞爲梁以菊爲糗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即此杞也清冷真君外訣以枸杞爲三青夢其苗爲槐骨菜本草云一名枸根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圖經

檵音計 莓音每

云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其莖榦高三五尺作叢六月七月生小紅紫華隨便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今人相傳謂枸杞與枸棘二種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草木志畧云南地生者名枸棘有刺延蔓如草萊沈括云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似厚朴甘美異他處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淮間實如櫻桃曝乾爲餅膏潤有味按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四牡集于苞杞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艾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王風采葛章

釋草艾冰臺郭璞云今艾蒿也陸佃云艾字从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

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師曠占云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者艾也四民月令云三月可采艾離騷云戶服艾以盈要兮疏云艾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荊楚之俗五月五日雞未鳴時采之用灸百疾故又名醫草齊書紀僧真爲高帝冠軍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斷中流卿勿廣言按禮王度記云天子執鬯諸侯薰大夫蘭士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矣艾以久畜爲善故曰三

要於遙反

年之艾采葛懼讒之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義取諸此采蕭而曰如三秋蕭生於春待三秋而成也采葛而曰如三月葛繞蔓莫則已可刈只三月而成蓋賢者被讒見黜而思君也見詩說

瓠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小雅南有嘉魚章）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小雅瓠葉章）八月斷壺（豳風七月章）齒如瓠犀（衛風碩人章）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記云瓠

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古者王政瓜瓠果蓏（裸音）殖於疆場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作畜瓠中白膚可以飼豕其瓣（方見反）可以作燭其葉又可為菜風俗通云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煮漆即此是也釋草瓠棲瓣疏云瓣瓠中瓣也一名瓠棲今文作犀人之美齒者似之陸佃云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況也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兔首故詩以著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

匏（庖音）

匏有苦葉（邶風匏有苦葉章）酌之用匏（大雅公劉章）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良工取以為笙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為笙秋乃可用用則漆其裡匏在八音之一亦可為飲器周禮鬯人禜（詠音）門用瓢齍（在兮反）鄭注云瓢謂匏取甘匏

去蒂以齊為尊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濟矣是苦匏又可以涉水也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即匏也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醃煮極美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陸佃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謂瓠即匏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匏有苦葉刺淫也酌之用匏志質也公劉落京室之燕也

瓜

七月食瓜（豳風七月章） 疆場有瓜（小雅信南山章） 瓜瓞唪唪（大雅生民章） 緜緜瓜瓞（大雅緜章）

瓜蓏也在地曰蓏數種皆蔓生廣雅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瓤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支蜜筩䑋瓝貍頭白瓝無餘綠瓜屬也釋草瓞其紹瓞孫炎云瓞小瓜子如瓞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

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瓞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夏小正五月乃衣瓜周詩以七月爲食瓜之候蓋夏正之五月也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者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古之用瓜其嚴如此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是天子自樹瓜以供寢廟祭祀不稅於民也特不欲與民爭利耳陸佃云忖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當謂之蔕蔕瓜之繫蔓處也蔕味小苦王所日格類抄云果實之沙爛者不噎瓜至甘而不噎者以其沙也說文㼌嬾也草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宀生民瓜瓞唪唪周本紀謂棄爲兒時好種植卽此是也長爲農師有功封於邰子不窋失職而犇戎狄公劉遷邠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太王而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蓋王瑞自太王興故詩以瓜瓞爲喻

果蓏　蘞

果蓏之實亦施于宇（豳風東山章） 蘞蔓于野（唐風葛生章）

釋草果蓏之實栝樓邢昺云果蓏之草其實名栝樓實卽子也孫炎云今齊人謂之天瓜本草栝樓一名地樓一名澤姑圖經云栝樓生山谷實名黃瓜根亦名白藥皮黃肉白三四月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乂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色實在華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其實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

陸璣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果蠃施宇周公軫行者之懷蘞蔓于野獻公釀居者之怨

萇楚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檜風隰有萇楚章）

釋草萇楚銚芅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没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本草一名御弋陶隱居云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華甚赤蜀本圖經云生平澤中葉華似桃子細如棗核苗長弱卽蔓生不能爲樹陸佃云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

萇長音 猗倚音 儺那音 銚姚音 芅弋音

鷊

邛有旨鷊（陳風防有鵲巢章）

鷊逆音

釋草虉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似綬邢昺云虉者雜色如綬文之草也陸璣云虉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或曰鷊綬鳥也故虉有雜色似綬其字从鷊按綬鳥大如鸜鵒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有文采似綬古今注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然則鷊鳥吐綬有文采綬草文采似之也故名虉嚴粲云邛有旨美之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唐（附女蘿）蔦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鄘風桑中章） 蔦與女蘿施于松栢（小雅頍弁章）

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璞云別四名釋草又云蒙玉女郭璞云蒙卽唐也女蘿別名然則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玉女也凡五名毛傳女蘿今菟絲子也陸璣云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菟絲殊異

爾雅翼云女蘿青而長無雜蔓故楚辭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何與菟絲事博物志云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菟絲菟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陸佃云在木爲女蘿在草爲菟絲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兎之根無此兎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地本草菟絲一名唐蒙一名赤網一名菟纍圖經云子色黃而細者名赤網色淺而大者名菟纍苗初生纔若絲遍地不能自起得他草梗則纏繞而上

生其根漸絕於地而寄空中或云無根假氣而生

蔦寄生草也爾雅寓木宛童郭璞云寄生樹一名蔦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本草一名寄屑圖經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華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大三月四月采莖葉唐本注云多生槲櫸柳木楊楓等樹上子黃大如小棗子惟生桑上者子汁甚粘核大似小豆（槲音斛）葉無陰陽如細柳葉而厚脆莖麁而黃或云大者曰蔦小者曰女蘿皆延于松栢之上故頍弁以況宗盟

芄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衛風芄蘭章）（芄音　觿音）

芄蘭蘿摩也釋草雚芄蘭郭璞云雚芄蔓生斷之白汁可啖陸璣云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草木志畧云蘿摩曰芄蘭曰

苦芄東人曰白環藤可作菜茹能補精益氣故諺云去家千里莫食蘿摩枸杞天問萑雚是營王逸注云雚香草也詩序云芄蘭刺惠公也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蕑

士與女方秉蕑兮（鄭風溱洧章）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陳風澤陂章）（蕑音閒）

蕳蘭也陸璣云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楚辭紉秋蘭以爲佩注云蘭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華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爾雅翼云蘭草大都似澤蘭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華白人多種於庭池此蘭生水旁葉光潤其陰小紫所以一

名都梁者盛弘之荊州記曰都梁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或云即今人所謂零陵香也

紉女陳反

諼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衛風伯兮章

萱忘憂草也以其可以忘憂故曰諼草或作藼本草云萱草令人好歡樂無憂唐本注云葉似蕨根紫色若紫草根一株有二十許二月八月采根五月六月采苗述異記云萱草一名紫萱一名忘憂草吳中書

焉烟音　諼萱音　背俾音

生謂之療愁古今注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嵇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王朗書云皐蘇什勞萱草忘憂東皙發蒙記云甘棗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風土記云華曰宜男懷妊佩之必生男亦或謂之鹿葱在鹿所食九草之數今人亦取其白爲茹晏殊云鹿葱華中有鹿斑文與萱小同大異開華亦不並時背北堂也儀禮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故曰植之北堂玩之以銷憂也按爾雅翼云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言安得易忘之草樹之北堂使我覩之而忘憂也然世豈有此物哉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之命萱以爲忘憂之草程大昌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直以諼爲萱草詩永矢弗諼之訓爲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从其類而萱當从草今特舍草从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草憲又作萱作蕿乃知古詩字本作蕿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蕿爲諼耳

又按俗稱母爲萱堂㨿詩諼草樹背注云北堂也然
詩旣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于母何干預聶夷
中詩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
草華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
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江淹擬潘岳悼婦詩銷憂非
萱草永懷寄夢寐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心如膏火
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蔓萱草忘憂
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皆作婦事用

芍藥

贈之以芍藥 鄭風溱洧章

廣雅攣夷芍藥山海經云條谷之草多芍藥韓詩傳
云芍藥離草也董子云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
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
仲春華於孟夏傳云驚蟄之節後二十五日芍藥榮
是也其根可以和五藏制食毒古者有芍藥之醬合
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
發云芍藥之醬子虛賦云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
虔云今蕧馬肝猶加芍藥蓋古之遺法毒莫甚於馬
肝則制食之毒宜莫良於芍藥也本草圖經云芍藥
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
二尺夏開華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子而小今羣
芳中牡丹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爲華王芍藥
爲華相桑維翰云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
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安期生服

鍊法云芍藥有二種有金芍藥有木芍藥金者色白
多脂木者色紫多脉此則驗其根也古今注云芍藥
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華大而色深俗呼爲
牡丹非也草木志畧云芍藥著于三代之際風雅所
流詠也今人貴牡丹而賤芍藥不言牡丹初無名依
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
以爲名也牡丹晩出唐始有聞貴游競趨遂使芍藥
爲落譜衰宗云

蓍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 曹風下泉章

蓍筮草也陸璣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問鬼神焉說文云蓍蒿屬生三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論衡云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遲也龜策傳江南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上有擣蓍下有神龜聞蓍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氣覆之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爾雅翼云蓍之爲字从耆耆者六十歲也論衡謂老人歷年多而更事似能前知然何獨六十褚先生謂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然則自其可用言之廣爲六十莖從爲六十寸故應耆耳

冽列音　蓍尸音　擣逐留反

蓍實服之亦聰惠先知

茅 菅 白華

晝爾于茅 豳風七月章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召南野有死麕章

白華 笙詩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小雅白華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陳風東門之池章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易大過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禮縮酌有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釋草遂牡茅郭璞云白茅屬陸璣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書包匭菁茅注云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吳錄云桂陽有菁茅可染青零陵有香茅古用之縮酒考工記葺屋三分注云葺屋以茅覆者故七月之詩云晝爾于茅楚辭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疏云茅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

麕君音　華花音　菅姦音　漚烏豆反　遂音　匭軌音　荃孫音

一名兼杜春生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亦可噉[illegible]

白華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

釋草白華野菅郭璞云菅茅屬也邢昺云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陸璣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於茅不生洿下之地丘陵山崗凡所蒸享必得此菅包褁助調五味益其芬菲楚詞五穀不生叢菅是食此注云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餌牛陸佃云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詩序云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束皙補亡詩云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紉如吝反

茨

楚楚者茨（小雅楚茨章） 牆有茨（鄘風牆有茨章）

釋草茨蒺藜郭璞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蒺之爲言疾也可以茨牆故謂之茨易據于蒺藜言所恃傷也楚辭薋菉葹以盈室兮疏云薋蒺藜也一名旁通一名行止一名豺羽子狀如菱而小生道上刺人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梗道亦名蒺藜一名茨菜生水中師曠云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詩傳云三叔菁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詩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故君子思古焉

稂 莠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曹風下泉章） 不稂不莠（小雅大田章）

田甫田維莠驕驕（齊風甫田章）

稂惡草也與禾相雜古者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謂此也釋草稂童梁郭璞云稂莠類也說文

茨音[illegible] 稂音郎 莠音[illegible] 甫音[illegible] 田音佃 它音拖

云禾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陸璣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按詩稱稼之茂美繼以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則稂莠以下皆是害稼者許氏陸氏以爲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又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耳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

莠今謂之狗尾草稂名狼尾則亦相類耳爾雅疏解孟狼尾亦云草似茅者今人亦以覆屋鄭解下泉苞稂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類蓋特取下章浸彼蕭蓍爲言去之益遠詩序云下泉思治也疏云稂非灌漑之草得水則病喻共公之政教甚酷下民不堪思古明王愾然嘆息

莠者害稼之草商書若苗之有莠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帝昭解魯語云莠草似稷無實又帝曜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云今之狗尾草也詩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帝昭云襄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又自以國大民衆欲求爲霸也至桓始得之是齊可霸但襄無德而不可求耳故以莠草驕驕爲喻

葛　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周南葛覃章）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邶風旄丘章）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王風采葛章）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周南樛木章）緜緜葛藟在河之

滸（王風葛藟章）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大雅旱麓章）

說文葛絺綌草也周書葛小人得其葉以爲羹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爾雅翼云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楚詞石磊磊兮葛蔓蔓疏云葛卉草也一名鷄齊葛入土五寸以上者名葛脰微有毒春生苗葉似楸葉而青七月著華似豌豆華不結實根形如臂紫色其性柔韌可爲絺綌藤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或曰鷄齊一名鹿藿一名箭斤

誕憚音　藟壘音　滸虎音　楸秋音

釋草䕶龍葛也郭璞云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不明可爲絺綌者特以延蔓似之也故亦名葛葛覃詩序云后妃之本也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女工之事煩辱者疏云春葛初生時未可刈也已動女工之思見念念不忘也葛長則節闊故旄丘以感寄寓之久也采葛懼讒也曹居貞云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藟亦葛類也釋草諸慮山櫐郭璞云今山東呼櫐爲

藤似葛而麤大廣雅藟藤也陸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草木志畧云千歲藟曰藟蕪幽州人謂之推纍比草藤生大者盤礴故有千歲藟之名唐姜撫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黰常春藤者千歲藟也杉木箋云木枝下垂故葛藟得纍而附之喻后妃以惠下逮故衆妾得攀附而上進也葛藟毛傳云葛藟生於河滸水岸善崩將爲水所齧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旱麓箋云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

麻 苴附 紵

丘中有麻（王風丘中有麻章）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齊風南山章）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陳風東門之枌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陳風東門之池章） 麻麥幪幪（大雅生民章） 九月叔苴（豳風七月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陳風東門之池章）

麻草之最繁衍者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蒿細者如雈

其有實者名苴又名蕡其無實者名枲又名牡麻其縷可練絲爲布釋草麡枲實注云儀禮注苴麻之有麡者釋草又云枲麻疏云麻一名枲別二名也禹貢岱畎絲枲是也釋草又云莩麻母疏云苴麻之盛子者也一名莩一名麻母禮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從執麻枲治絲繭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爲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於夏夏末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爲衣陽成於三物以化故三變縷布

衡音橫　從音宗　幪莫孔反　苴音丘　紵音苧　蕡音焚　麡與蕡同　莩音孚　听音引

如也宋均注云麻須陰以成夏枝葉成謂之衣亦夏
生可作衣也三變謂麻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
也績成爲縷三變也楚辭九歌折疏麻以瑤華將以
遺兮離居洪興祖注云瑤華麻華也其色白故比于
瑤此華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呂覽
云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
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爾雅翼
云麻與麥互相爲候麥黃種麻麻黃種麥蓋種麻者

以夏至前十日爲上時至日爲中時至後爲下時種
枲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
失于晚四時纂要云種麻熟耕地縱横七遍已上生
則無葉蒭麻欲熟之驗也故南山咏蒭麻云衡從其
畝又農家種麻法擇其子之有斑文者謂之雌麻云
用此則結實繁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一名油麻淳
黑者名巨勝亦曰一葉兩莢者名巨勝或曰莖圓者
名胡麻莖方者名巨勝又一說角作四稜者名胡麻
八稜爲巨勝丘中有麻詩緝云子嗟放逐在外國人
思之猶唐有杕之杜噬肯適我白駒於焉逍遙之意
東門之枌詩序云疾亂也說者謂此詩爲男女聚會
而賦其事以相樂夫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
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
辭東門之池詩序云刺時也僖公淫昏不可告語但
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爲其配耦庶幾優游而漸入之
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紵麻屬又作苧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
在地中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
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
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徼紵今南越紵布皆
用此麻華陽國志云僚人賈言紵爲蘭筒布廒貢漆
枲絲紵顔師古注云織紵以爲布及絣也古樂府白
紵歌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
漢書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是苧可爲布

貫於麻也考工記㡛氏以涗水漚其絲注云漚以水漸漬之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

鬯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大雅江漢章）

毛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又禮以鬯草生庭爲瑞傳云德至於地則蓂莢起秬鬯出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爲贄是知

鬯爲草名矣桉鬯非草也言鬯草者謂鬱爲鬯草耳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名以鬱金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周禮有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又有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云鬱鬱金香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也鬯者釀秬爲酒而芬芳條暢也魏畧云鬱金草出大秦國今鬱林郡有之或云生蜀地其草[illegible]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如紅藍四五月之間采葉卽香蓋秬者百穀之華鬱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也程大昌云大祭祀必用鬱鬯鬱鬯也者釀秬黍以爲質而資鬱金草以爲之色故詩人形容其狀則曰黃流也黃流者用以灌地而求神最重之禮也禮記云天子賜珪瓚然後爲鬯未賜則資鬯於天子文侯之命錫爾珪瓚秬鬯一卣此則初賜珪瓚未及自爲之鬯卽并鬯以賜使歸告之也江漢之詩言釐

爾珪瓚秬鬯者亦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美其世勲也

竹　筍（蒲附）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衛風淇奥章）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衛風竹竿章）如竹苞矣（小雅斯干章）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大雅韓奕章）

竹中虛白膜外皮青綠色或黃或紫或斑駁文或小或大或短或長種族㝡多大抵皆自根而莖莖皆有

節莖間節處生枝枝每兩之枝亦有節枝間節處生葉葉每三之竹譜云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根幹將枯華復乃縣箣必六十復亦六十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又云萪數節桃枝四寸有節鄰堅中簡篛中仲無笵注皆竹類也齊民要術云竹性愛向西南引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爲滋蔓而來生也談聞錄云舊稱竹實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見

開華小白如棗華亦結實如小麥子無氣味而澁江浙人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及其竹即死信非鸞鳳所食也近有江南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深竹林茂盛蒙密處因知鸞鳳之食亦非常物也物理論云金門山竹以爲律管河内葭以爲灰可以候氣丹陽記云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云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緻異於餘處

復音蕧　箣音紂　簡音閔　笵音杭

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篠見珍謝靈運山居賦云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注云二箭一者苦箭大葉一者笄箭細葉四苦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黃苦者志林云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擇雌者欲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爲雌即出筍若獨枝者是雄竹爾雅翼云陸璣注淇奥章合綠與竹爲一草未知其審然古今說者皆言淇水旁自生竹箭故古人言伐竹淇衛又曰淇衛之箭

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楗伐淇園之竹以爲矢如此者多矣蓋淇水宜竹箭自古已然又詩卒章曰綠竹如簀簀牀笫以竹爲之其大堪爲簀則非草也然說文引詩作菉竹韓詩作綠藩菉既非色而藩又非竹不可合爲綠色之竹箭故析而解之云菉王芻萹藩筑也又韓詩如簀乃作如蕢蕢積也薛君云蕢綠蕃盛如積也兩京賦芳草如積亦祖此義然則淇奥自出竹箭不妨兼有菉藩二草耶竹苞毛傳苞叢生也

笄音饑　楗音汜　笫音正　藩音毐

考室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也
爾雅筍竹萌也周禮箈菹鴈醢筍菹魚醢注云箈箭（箈音怠）
萌筍竹萌也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注云菌竹（菌音郡）
筍也筍譜云筍竹之白蒻也竹之醜節種厥性弱於
木而强於草實草木中別類也壮戶錄云筍皆四月
生笆竹筍八月生篃竹筍冬夏生含墮竹筍六月生（笆音把）
嚴粲云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笋
有蒲也注云深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心中

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
之如食筍法

穀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小雅信南山章）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小雅大田章）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周頌噫嘻章）播厥百穀實
函斯活（周頌載芟章）
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周禮以五味五穀養其
病鄭司農注麻黍稷麥豆凢王之膳食用六穀鄭司
農注稌黍稷粱麥苽三農生九穀鄭司農注稷秫黍
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
苽炙轂子云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
俎云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星經云八穀八星在
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星明俱熟周禮職
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
稻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
穀宜三種注黍稷稻也兖州其穀宜四種注黍稷稻

麥也豫州幷州其穀宜五種注黍稷菽麥稻也楊泉
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
衆豆之總名三種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
各二十凢爲百穀故詩曰播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
名也穀梁子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
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詩序云信南山思古也詩傳云大田農夫所以
報上也詩序云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良耜秋報

社稷也

麥　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鄘風桑中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鄘風載馳章）貽我來牟（周頌思文章）於皇來牟（周頌臣工章）

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夏之時舊穀已絶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乏食而麥先熟故以爲重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氾勝之書云凡田六道種麥爲首于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又云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麥早種穗蟲而有節晚穗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勿從風飛去則麥耐旱呂覽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書考靈曜云秋昏虛星可以種麥春秋說題辭云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爾雅翼云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蘊故謂之麥麥金也故金王而生火王

芃音蓬　於音烏　稠音同　糕音着　蚼音體　蛆音笪　蘊音

而死小麥生于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蓋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微寒以爲麪則溫麪熱則麩冷其地煖處亦可春種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河渭以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缺二時氣使然也古稱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孝經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

牟者周所受瑞麥來麰也卽今之大麥說文云牟大麥也蓋生於杏二百日秀後五十日而成呂覽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牟之始蓋后稷受之於天故詩稱來牟劉向以爲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是來麰爲一物惟廣雅以麰爲大麥來爲小麥按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謂爲行來之來則來麰爲大麥明矣

黍　稷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曹風下泉章）華黍（笙詩）昔我往矣
黍稷方華（小雅出車章）自昔何為我蓺黍稷（小雅楚茨章）黍
稷彧彧（小雅信南山章）黍稷薿薿（小雅甫田章）與其黍稷以享
以祀（小雅大田章）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周頌良耜章）黍稷重
穋（魯頌閟宮章）
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詩疏
云黍可為酒春秋說題辭云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
改黍者緡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為黍汜勝之書云黍

（蓺藝音　彧郁音　重平聲　穋六音）

者暑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强土可
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黍
皆如禾欲疏於禾呂覽云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
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
者不䬼四民月令云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考靈曜
云夏昏火中可以種黍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
粟也陶隱居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粟而多
是秫今人又呼秫粟為黍非也北人作黍飯方藥釀

（噮院音）

黍米酒則皆用秫黍也圖經云有二種米黏者為秫
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可食如稻之有秔糯耳華黍
詩序云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束晳補亡詩云黮黮重
雲輯輯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
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亦挺其秀靡田不
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
穡穡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釋草粢稷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邢昺云左

（秔更音）

傳粢食不鑿粢稷也曲禮稷曰明粢是也考靈曜云
日中星鳥可以種稷爾雅翼云稷者五穀之長以其
中央之穀月令云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
五穀稷為長稷又名穄呂覽云飯之美者有陽山之
穄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䵚說文糜穄也廣
雅云䵖稷也穆天子傳云赤烏之人獻穄麥百載今
人皆謂之穄然則稷也粢也穄也特語音有輕重耳

稻（稌）　粱（糜芑）

（穄祭音　糜迷音　䵚欠堅音）

十月穫稻（豳風七月章） 黍稷稻粱（小雅甫田章） 豐年多黍多稌（周頌豐年章） 維糜維芑（大雅生民章）

釋草稌稻郭璞云今沛國呼稌曲禮祭宗廟之禮稻曰嘉疏春秋說題辭云稻之爲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孝經援神契云汚泉宜稻四民月令云三月多種秔稻蔡邕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孰者謂之半夏稻徐暢祭記云

穱稑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呂覽云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𤸫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稻已割而復抽者曰稻孫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黏者爲糯一名秫可以釀酒其不黏者爲秔可以作飯二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稻有芒者爲秔不芒者爲糯稻通稱稌也又有一種曰秈比于秔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爲早稻秔爲晚稻江湘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

（稌音杜　稑音陸　穖音幾　秈音仙　秔音更）

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

釋草虋赤苗芑白苗郭璞云今之赤粱粟白粱粟皆好稻也虋與糜同曲禮祭宗廟之禮粱曰薌萁陶隱居云凡云粱米皆是粟類粱米之有孚者殼有青黃白三種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米也夏日食之極爲清凉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餘米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

食之香味逾于諸粱人號爲竹根黃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爲黃粱之亞今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粱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

菽

七月亨葵及菽（豳風七月章）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小雅小宛章） 采蕭穫菽（小雅小明章）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小雅采菽章）

（虋音門　薌音香　筐音匡　筥音舉）

稙穉菽麥魯頌閟宮章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大雅生民章

菽豆也叢生其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其莖謂之萁然又有藤生者種亦不一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踔豆豌豆蹓豆也胡豆蜂蹝也巴菽巴豆也廣志云重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麤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爲麪胡豆有青有黃者氾勝之書云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深耕豆華憎見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種

等量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馬呂覽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十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孝經援神契云赤土宜菽淮南子云河中水調而宜菽陳留耆舊傳云八月雨爲豆華雨釋草戎菽謂之荏菽郭璞云孫叔然以爲大豆按管子桓公伐山戎得戎菽布之天下徐邈云今之胡豆是也

稙陟音 踔兮布反音 晼音 蹓音 許序平音 斿以戎叟音

秬 秠

維秬維秠大雅生民章 有稻有秬魯頌閟宮章

秬黑黍也古者薦籩有白黑形鹽白爲熬稻黑卽秬也釋草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李巡云秬卽黑黍之大者名也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詩疏秬秠皆黑黍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

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古之定律以上黨黑壯秬黍之中者累之以生律度量衡後之人取此黍定之終不能協律一說秬黍之中者乃一稃二米之黍也此黍得天地中和之氣乃生蓋不常有有則一穗皆同二米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以定鍾律古今所以不能協聲律者以無此黍也他黍則不然地有腴瘠歲有凶穰則米之大小不同何由如

秠痞音 熬敖音

其中者此說爲信然矣

粟禾苗附

黃鳥黃鳥無啄我粟小雅黃鳥章 握粟出卜小雅小宛章 啄音卓

月納禾稼豳風七月章 禾役穟穟大雅生民章 厭厭其苗周頌載芟章 穟音遂

說文粟嘉穀實也爾雅翼云古者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粟也春秋說題辭云粟助陽扶性粟之爲言續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合米

而爲粟管子粟可比君子之德苗始出生也眗眗乎似孺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名物解云禾粟之苗榦粟禾之穟實七月箋云苗生旣秀謂之禾說題辭又云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和之極也如說題辭所稱則又是一種瑞禾如運斗樞所云璇星明則嘉禾液援神契所云德下至地則嘉禾生是也說文苗始生于田者从草田會意玉篇禾苗也集韻未秀也一曰

穀苗凡草始生亦曰苗

多識編卷三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木部

桃 木桃附 李 木李附

華如桃李 召南何彼襛矣章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大雅抑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周南桃夭章 園有桃其實之殽 魏風園有桃章 丘中有李 王風丘中有麻章 北山有李 小雅南山有臺章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衛風木瓜章

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易林云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名物解云桃先百果而華故从兆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記婚姻之時正大戴禮云六月煑桃以爲豆實四民月令云三月桃華㲲夫候時而種釋木桃李醜核郭璞云子中有核仁也釋木又云桃者膽之邪焉云桃多毛拭治令色青滑如膽也鹽鐵論云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格物論云桃實大如小兒拳小者如鷄卵夏五月熟淡黃色間出斑斑紅點核大如拇指有自然刻紋華有數品或黃或碧或絳色垂絲者閃爍者龍鱗者餅子者牡丹者水蜜者千葉者凡中求異不可勝數爾雅翼云桃者華實俱茂而又早成蓋三歲而有子諺云頭白可種桃言可待也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釋木楔荆桃旄冬桃榹桃山桃疏云別桃類也楔一名荆桃今櫻桃廣雅櫻桃含桃也月令仲夏羞以含桃是也

桃子冬熟者名旄生山中者名榹桃郭璞云實如桃而小不解核夏小正正月杝桃則華是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秦桃櫻桃緗核桃霜桃金城桃綺桃紫文桃江淹桃賦云惟園有桃惟山有叢丹葩擎露紫葉繞風引霧如電映烟成虹伊春之秀乃華之宗

素問云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國史補李直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格物論云李實數種

或朱或黃或綠或紫或斑點大者如杯小者如鷄卵華與桃同時並開桃之爲華妖嬈燗熳獨可以晝而觀而李之淡泊纖穠香雅潔密兼可以夜而盼釋木李有三種座接慮李卽今之麥李與麥同熟者爲果肉厚而乾與核相離駁赤李則李之赤而有水者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一名趙李又㰆李曰疐之謂治棗李皆去其疐疐者柢也陸佃云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

疐音帝

之木梨蓋聲之誤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食枝李顏回李羌李燕李閑居賦杜陵朱仲之李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故稱嘉慶子傳玄李賦云長條四布密葉重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清商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桃夭詩傳云美后妃始終婦道序云國無鰥民也華如桃李詩序云美王姬執婦道也投桃報李詩序云衛武公自警也箋云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

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 召南摽有梅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秦風終南章 墓門有梅 陳風墓門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曹風鳲鳩章 侯栗侯梅 小雅四月章

釋木梅柟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郭璞云似杏實酢夏小正云正月梅杏則華又五月煑梅大戴注曰豆實也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有乾潦注曰

摽音殍　柟而占反　潦音老

梅是也梅暵乾爲腊羹臛齏故又稱乾腊山海經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也陸璣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陸佃云梅一名柟杏類也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

腊音郝

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
成杏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
之類賈思勰云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
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堪此用或言
梅杏爲一物北人不識梅也格物論云梅子大者如
小兒拳小者如彈丸枝頭碧顆初熟帶胭脂色熟甚
黃而隕凡數種釋木又有時英梅郭璞云雀梅似梅
而小者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朱梅紫葉梅紫華梅

同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范至能梅譜云江梅遺核
野生者又名直脚梅華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
小而硬早梅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消梅其實圓小
鬆脆多液無滓重葉梅華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
小白蓮華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綠萼梅凡
梅華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好事者比
之仙人萼綠華百葉緗梅一名千葉香梅華小而密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

勰音協　鬆音松　跗音夫

鴛鴦梅多葉紅梅也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
雙梅杏梅華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爛斑色全
似杏味不及紅梅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
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方帖云大庾嶺上梅
華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也摽梅劉瑾云此詩
懼昏姻之過時輔廣云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
之求也禮也有條有梅詩傳云襄公克戎始取周地
秦人矜之賦終南墓門有梅詩傳云孔寧儀行父從

君宣淫泄冶刺之賦墓門其子在梅詩傳云曹叔振
鐸用心專一國人美之賦鳲鳩

棗　棘

八月剝棗 豳風七月章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邶風凱風章　園
有棘其實之食 魏風園有桃章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 唐風鴇羽章　葛生蒙棘 唐風葛生章　交交黃鳥止于棘 秦風黃鳥章　鳲
鳩在桑其子在棘 曹風鳲鳩章
棗者東木棗束相重棘束相連東方朔以爲從來來

者盖戲辭也釋木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
羊棗洗大棗蹶洩苦棗晳無實棗還味稔棗疏云別
棗類也壺棗者棗形似壺也郭云今江東呼棗大而
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邊大而腰細者名邊腰棗郭
云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棗子白熟者名櫅實小而
味酢者名樲酸棗遵一名羊棗郭云實小而圓紫黑色
今俗呼之爲羊矢棗洗最大之棗名也郭云今河東
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蹶洩者味苦之棗名也晳

要平 櫅齊 樲二 洗典音 蹶厥音 洩有音 還旋音 稔捻音

者無實之棗名也還味者短味也名稔棗夏小正八
月剝棗戴氏云剝取也其脩治則爾雅曰竟之內則
曰新之周禮以爲饋食之籩曲禮以爲婦人之贄格
物論云棗實大者如雞卵小者亦如雞心赤核核小
者爲佳初發碧色微白七八月方熟漸紅生噉清甘
且脆取以日乾不甘味尤勝清異錄云百益一損者棗
百損一益者梨醫氏目棗爲百益紅梨爲百損黃西
京雜記上林苑有弱枝棗西王母棗棠棗王門棗青

華棗梅棗赤心棗養生論云齒居晉而黃晉地多棗
其人眞之懷袖食無時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棘大者棗小者棘卽釋木所謂樲酸棗是也詩疏云
棘酸棗也於果爲下陸佃云棘性堅强費風之長養
者其心之生叓難於餘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
風之時也傳云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按經
有二棘凱風吹彼棘心魏風園有棘與夫唐風葛生
所蒙鴇羽所集秦風曹風黃鳥鳲鳩所止註皆謂酸

傳音

棗也楚茨以棘配茨青蠅以棘爲樊與夫墓門斧斯
之棘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爲何木補傳云棘荊棘也
李當之藥錄云棘實是棘刺也棘有赤白二種其刺亦
有直者鉤者補益用直瘡腫用鉤古人所謂造沐猴
於棘刺者言其難也春秋繁露云軍之所處生以棘
楚越棘大弓取象於棘又棘可以爲矢故左傳謂楚
之先祖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又謂冰之將出桃弧
棘矢以除其災春秋元命苞云樹棘聽訟其下蓋荊

棘惡木有兵刑之象也秦子云蹯枳棘之籬則有維柱之患楚辭云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王逸注云蒺藜棘剌之木滿於中庭以言遠仁賢近讒賊也以棘配藜楚茨三詩所稱卽此棘也陸佃云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芽也

栗 榛

東門之栗（鄭風東門之墠章） 隰有栗（唐風山有樞章） 侯栗侯梅（小雅四月章） 樹之榛栗（鄘風定之方中章） 山有榛（邶風簡兮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曹風鳲鳩章）

栗其實下垂故从鹵（鹵音條）鹵者草木實垂鹵鹵然蓋象形也古文㮚从西从鹵夏小正八月栗零大戴注云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儀禮云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也周禮天官籩人以爲饋食之豆又以爲加籩之實國語云婦贄不過榛栗以告虔也本草圖經云木極類櫟華青黃色似胡桃華實有房彙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罅（呼亞反）坼（音冊）子出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茉（音术）蝟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莢者楊柳之屬栽者李梅之屬相法云白如截肪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又戰慄慄懼貌栗至罅坼時將墜未墜似有戰慄之象陸璣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楊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惟漁陽及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魁栗瑰栗榛栗嶧陽栗呂覽云果之美者箕山之栗

說文榛似梓實如小栗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一作蓁又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高丈餘子如小栗其核中悉如李作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鄭氏注禮云榛似栗而小關中鄜（鄜音孚）坊甚多然

則其字从秦蓋此意也本草榛子樹高丈許子如小栗軍行食之當粮又說者謂榛可為籩實又可為婦人贄亦可為矢說文榛木也一曰菆也菆蓋矢之善者春秋傳所謂致師者左射以菆是也蜀都賦榛栗罅發李善注云榛與榛同張揖云罅發栗皮坼罅而發也又有奧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榛栗也又有茅栗其實更小與栗不殊惟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為異耳

(菆側留反　榛側罅反)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衛風木瓜章）

釋木楙木瓜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本草蜀本注云其樹枝狀如柰華作房生子形似栝樓火乾甚香圖經云其木若柰華生於春末而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種蒔尤謹遍滿山谷始實成則鏃紵華薄其上夜露日曝漸而變紅文如生以充土貢其大枝可作杖策之云利筋脉根葉煑湯淋足脛

(琚音居　楙音茂　蒔音是　鏃音族)

可以已躄又載其木乾之作桶以濯足尤益清異錄云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醫家號為鐵脚梨劇談云木瓜一名楙善療人筋轉陶隱居謂人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作字輙愈故諺云梅望之而獨渴楙書之而緩筋考工記云取榦之道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又別木瓜者云木瓜與和圓子蔓子土伏子相似其皮薄微赤黃香甘酸不澁稷中子尖一面方者為真木瓜

詩傳云朋友相贈而賦木瓜子曰見包苴之禮行焉詩序云衛有狄難齊桓公救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也

唐棣　常棣　鬱（薁附）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召南何彼穠章）山有苞棣（秦風晨風章）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小雅常棣章）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小雅采薇章）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小雅裳裳者華章）六月食鬱及薁（豳風七月章）

(棣音弟　韡音偉　薁音郁)

釋木唐棣栘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栘陸璣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嚴粲云唐棣薁李也蘡郁也即七月之薁也陸佃云唐棣一名栘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朱善云穠盛也說文衣厚貌唐棣之華與王姬下嫁車服之盛美毛傳云山有苞棣唐棣也朱傳云婦人思夫而作與扊扅之歌同意

栘音移 蘡音英

釋木常棣棣郭璞云今關西有棣子如櫻桃可食陸璣疏云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嚴粲云常棣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詩箋云承華者曰鄂疏云鄂比於弟華比於兄曹居貞云棠棠者華華如衣服穠厚也常棣以華鄂與兄弟比以華葉與家世李樗云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小雅常棣之華與采薇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鬱雀李也車下李也唐棣之屬也薁薁李也唐棣也蘡薁也鬱類而少別也按劉禎詩義問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也疏既云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陸璣

以唐棣爲薁李又云薁李一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又按廣志云燕薁似梨早熟花木志云燕薁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蘡薁則薁又別爲一種矣

松 栢

如松茂矣（小雅斯干章） 徂徠之松新甫之栢（魯頌閟宮章）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商頌殷武章）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

承（小雅天保章）汎彼栢舟亦汎其流（邶風栢舟章）汎彼栢舟

在彼中河（鄘風栢舟章）

史記松栢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故斯干美宣王考室曰如松茂矣閟宮美僖公脩廟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殷武祀高宗曰松栢丸丸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則松爲常生松生高山大谷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三鬣者今作五粒蓋鬣字之譌也五鬣松皮不鱗亦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或有七鬣者俗謂孔雀

三鬣松也李德裕言三鬣松與孔雀松別格物論云松木樹有小大大者數圍高十數丈磥砢多節皮極麄厚遠望之如龍鱗盤根樛枝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春二三月抽蕤生華結子本草云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松華名松黃廣志云松取枝燒其上下承取汁名松濇其松皮上綠衣名艾納博物志云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

鬣音列　磥與磊同　砢音裸　肪音方　濇音諸

苓抱朴子松三千歲者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名飛節芝又云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栢皆與天齊其長地齊其久

釋木栢椈禮記鬯以椈鄭注云所以擣鬱也椈栢也地里志云華山生文栢漢官儀云正旦飲栢葉酒上壽四民月令云七月收栢實格物論云栢樹大者數圍高數丈皮光滑枝幹脩聳葉香烈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本草有側栢華栢叢栢側栢三月開華九月結

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皆側向上有微赤毛華栢其樹濃葉成朶無子叢栢其樹色綠嚴粲云栢美材也以栢爲舟美言之也經有栢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栢與松楊也

檜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衛風竹竿章）

檜栝也釋木檜栢葉松身禹貢杶榦栝栢注云栢葉松身曰栝是也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爲舟及棺槨今

椈音菊　滺音由　栝古活反　杶敕倫反

人亦謂之圓栢以別於側栢又有一種別名檜栢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栢一枝之間屢變人家庭宇植之以爲玩字說云檜栢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栢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會之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從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會詩序云竹竿衛女思歸也

條

有條有梅 秦風終南章

條槄也釋木槄山榎李巡云山榎一名槄陸璣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釋木又云槐小葉曰榎大而皵楸小而皵榎䟽云別楸榎之名也楸之小葉者名榎樊光云大者老也皵豬皮也謂樹老而皮粗皵者爲楸小少也樹小而皮粗皵者爲榎董子云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从子黄从寅茆从卯莤从酉荄从亥芋从丁茂从戊芭从巳華从辛葵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幹故曰草命一歲也嚴粲云終南有條有梅誇言雍州之爲上腴隩區也

椅 桐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鄘風定之方中章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小雅湛露章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大雅卷阿章

釋木椅梓郭璞云卽楸也毛傳云椅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楸之䟽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

名物解云椅梓實桐皮非梓之正非正而外若同焉有倚之意吳仁傑云椅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子猶在其枝葉木理如楸說文椅梓也賈侍中說椅卽椅木可作琴陶隱居云白桐堪作琴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格物論云梧桐樹葉大如掌所謂椅是也本草圖經亦云白桐有華與子一名椅又椅今人云梧桐也是白桐梧桐二種俱有椅名也

禮季春之月桐始華古史考云清明之日桐始華不

華則歲有大寒又云桐木後華故曰始禹貢嶧陽孤
桐注云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鄒山記云鄒山
古之嶧陽今猶多桐樹何遜遊山記云吹臺有高桐
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爲劣王逸云木有扶桑梧桐
松栢皆受氣淳矣異於群類者松栢冬茂陰木也梧
桐春榮陽木也扶桑日月所出陰陽木也志林云凡
木皆本實而末虛唯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其
本皆中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

有木聲遁甲書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注云梧桐以
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
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
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天下不同也名之曰同似
本於此桐譜云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
斫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鄙諺云輕是桐重是桐
難斫亦是桐此之謂也本草衍義云桐有四種一種
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華亦不結子一種荏桐

斫音作　杈音叉　荏音忍

早春先開淡黃華狀如鼓子華成筒子子或作桐油
一種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華一如棗華枝頭出絲墮
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桐子一種崗桐無華不
中作琴體重陸璣云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白桐宜
爲琴瑟牂牁人織以爲布陸佃云此卽白桐華而不
實爾雅云榮桐木卽此是也以其華而不實今亦謂
之華桐嚴粲云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
者白桐也陸佃亦以此爲白桐青桐卽梧桐一名梧

一名櫬詩所謂梧桐生矣是也如陸佃之說椅桐梓
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桐被梧桐青皮
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以其皮青亦號曰青桐華淨
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䔉鄂皆五其子
似乳綴其䔉鄂生多或五六或二三食之味如芡故
鳥喜巢其中昔人謂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是也又最
易生鳥啣墜者輒生殖其畦種者是歲可高一丈不
但枝葉交陰可愛其實亦芬香可噉也又江南有頳

牂音臧　牁音哥

桐秋開紅華無實有紫桐華如百合實堪煮以噉嶺南有刺桐葉如梧桐華側敷如掌枝幹有刺華色深紅鄘風椅桐梓漆衛文公作宮楚丘卽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見建國之初不忘禮樂也小雅其桐其椅以二物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得王燕禮莫不善其威儀也大雅梧桐生矣明君出也召康公戒成王言梧桐致鳳凰猶明君來賢臣

梓　梗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小雅小弁章）　北山有梗（小雅南山有臺章）

郭氏解椅梓云卽楸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檟楸也是椅梓楸檟一物而四名然定之方中旣言椅又言梓陸璣謂楸之踈理白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齊民要術稱白色有角者爲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世呼荆黃楸則是數者又以有子爲辨耳草木志畧云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爲一物誤矣陸璣謂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齊民要術謂白色有角者爲梓無子爲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蕭炳云梓樹似桐而華小葉紫陸佃云俗呼牡丹爲華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爲長生古今注云梓實曰豫章十道志云越人多種豫章梓卽豫章也管子云五沃之土宜梓尸子云荆有長松文梓商子云北山之陰見梓晉然而俯梓子道也曹子建書蘄泗

濱之梓以爲箏爾雅翼云梓爲百木之長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木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者見喬木而趨所以廣孝桑者母之所事以供蠶繅梓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故見之而恭敬之心生焉不待於口澤手澤之所漸也釋木梗鼠梓郭璞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陸璣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曹居貞云梗宮室之良材也

樞榆枌

山有樞隰有榆 唐風山有樞章 東門之枌 陳風東門之枌章

釋木樞荎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於白榆二月采皮四月采實並勿令中濕荒歲農人服之以當糧又按釋木云無姑其實萬郭璞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是也本草一名殿䕞圖經云蕪荑榆類而差小其實亦早成說文云榆

有刺莢爲蕪荑蕪荑豈即樞莢耶陶隱居云蕪荑出高麗狀如榆莢氣臭如䣼蓋榆類非一蕪荑似樞而別爲一種也

草木志畧云榆曰零榆即大榆也生莢如錢其皮至黏滑可膠尾石本草圖經云榆三山谷間三月生莢仁古人采之以爲糜羹今無復食者惟用作醬取陳者良禮記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養生論云豆令人重榆令人瞑萬畢術云八月榆檽令人不饑禹貢導黑水樊綽蠻道元皆謂榆糞積漬所成也雜五行書云舍北種榆九株蠶乃大得氾勝之書云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强土可種禾廣志云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齊民要術稱挾榆凡榆種之勿令雜以爲挾榆莢葉味苦凡榆莢葉味甘按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蓋大榆北方有之秦漢故塞其迹皆榆塞榆北方之木也江南無榆但有樞耳山有樞章朱傳以爲答蟋蟀也詩序云刺晉昭公也嚴粲云

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旦夕而不悟國人難察言之故但言山有樞濕有榆猶國有衣裳車馬也昭公有之而不曳婁之馳驅之則他人必將取而樂之此非勸昭公爲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將以喚醒昭公而使之悟也

白榆榆也先生葉却著莢皮白色剝之刮去上麄皵中極滑白按釋木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氏以枌爲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枌誤矣爾雅謂榆

白爲枌璣誤謂榆爲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
又爲枌之白者陸璣又云榆之類有十餘種葉皆相
似但皮及木理有異耳

桑

爰求柔桑　猗彼女桑豳風七月章　降觀于桑　說于
桑田鄘風定之方中章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大雅桑柔章　南山
有桑小雅南山有臺章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小雅隰桑章　阪有
桑秦風車鄰章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魏風汾沮洳章　樵彼桑薪

卬烘于煁小雅白華章　桑者閑閑兮魏風十畝之間章　于嗟鳩
兮無食桑葚衛風氓之蚩蚩章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魯頌泮水
章

典術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蟲食葉爲文章人食
之老翁爲少童禮記季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又
儀注云后妃齊戒將夫人世婦出采桑王盤桑書云
桑穜甚多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
葉薄而尖其邊有辦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

菀鬱音　難那音　卬昂音　喔完音　于叶音　甚甚音

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
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
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
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
久遠而又盛茂也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
蠶又桑有山桑家桑又宜山有帝女桑格物論云桑
樹大者數圍高一二丈許皮麁枝幹條竦春正二月
抽條發葉葉大者盈尺有刻缺面深綠而光本草桑

耳一名桑菌一名木麥一名桑巨一名桑黃孟詵云
桑根白皮利五藏桑葉炙煎飲之止渴一如茶法桑
皮煮汁可染褐色冬不落神仙服食方以四月桑茂
盛時采葉又十月霜後三分二分已落時一分在者
名神仙葉實椹有白黑二種皮上白蘚華亦名桑華
釋木云桑辦有葚梔說文云葚桑實也郭璞云辦半
也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一半無葚爲梔舊說鴟食
桑葚則華梟鳩食之則淫故氓之蚩蚩戒鳩無食桑

辦片音

甚闕宮詠鴞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釋木又云女桑梌（梌余脂反）桑郭璞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七月所云猗彼女桑是也又按宜桑之地皆屬沃土故衛文相土降觀于桑始定都于楚丘鄭玄解隰桑云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者桑不宜停水宜在隰潤之所隰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

檿 柘

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大雅皇矣章）

釋木檿桑山桑郭璞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顏師（檿音厭）古以爲山桑之有點文者其葉可以飼蠶而材尤有用考工記云弓人取榦柘爲上檿桑次之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云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柘樹高大如桑然枝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禮記投壺篇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古史考云烏號弓以柘枝爲也譙周云野柘枝勁烏集之飛起翹彈枝烏乃驚號伐取爲弓故稱烏號弓古今注云枒實曰豫棘實曰棗桑實曰葚柘實曰佳佳者言佳鳥所食也蠶（佳音追）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故朱傳云檿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太王開闢岐山啓辟檉椐攘剔檿柘蓋栽培傾覆意云

柳 楊 杞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齊風東方未明章）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小雅小弁章）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小雅菀柳章）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小雅采薇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陳風東門之楊章）　隰有楊（秦風車鄰章）　北山有楊（小雅南山有臺章）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小雅菁菁者莪章）（汎芳劍反）　無折我樹杞（鄭風將仲子章）

釋木旄澤柳疏云柳生澤中者別名旄說文云柳小楊也从木丣聲夏小正正月柳稊注云稊芽也柳先生稊也草木志畧云柳曰天棘斬其枝橫倒曲直插之皆生其華謂之絮隨風如飛雪瑣碎錄云柳絮落

水經宿則爲浮萍又云南蠻訶陵以柳華爲酒四民月令云三月三日以上巳祓除采柳絮柳絮愈瘡本草柳華一名柳絮陶隱居云柳卽今水楊柳也唐本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圖經云本經以絮爲華陳藏器云華卽初發黃蘂也子乃飛絮也衍義云柳華卽初生有黃蘂者及其華乾絮方出謂之柳絮絮下連小黑子因風而起衍水濕處便生三輔故事云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折柳樊圃詩序云刺無節也傳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菀彼柳斯詩傳云尹伯奇被讒於後母鄭大夫閔之賦小弁小序乃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竊疑宜臼弑逆安有窺覦之仁而孟子稱之孔子作春秋托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而不之削乎菀柳詩傳云厲王不禮于諸侯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菀柳楊柳依依詩序云遣戍役也朱傳云此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勤勞之甚也

釋木楊蒲柳疏云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左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又謂之萑苻舊說順插爲柳倒插爲楊或云楊曰楊柳曰柳古今注云移楊圓葉弱蔕微風則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陸佃云楊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

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易大過云枯楊生稊齊民要術云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橈楡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東門之楊詩序云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猶有不至者汎汎楊舟詩序云樂育才也疏云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沉物則載其浮

物興當時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

杞柳屬陸璣云生水傍樹如柳葉麄而白木理微赤其材堅韌今人以爲車轂草木志畧云杞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尤多

檉 椐

啓之辟之其檉其椐 大雅皇矣章

釋木檉河柳郭璞云今河傍赤莖小楊陸璣云生水

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本草圖經云赤檉木生河西沙地皮赤葉細卽今所謂檉柳者又名春柳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名雨師檉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柳段成式云赤白檉出凉州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以煑銅南都賦注檉似柏而香今檉中有脂號檉乳草木志畧云檉曰河柳本草謂之赤檉木以其材赤故也大槩杉松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其材可

辟音闢 檉敕貞反 椐音居

卷爲盤又可爲桮器素此赤檉也又有一種名赤楊又名水松與此相似而植之水邊其葉經秋盡紅人多植於門巷杜詩頳檉曉夜希卽此也

釋木椐樻孫炎云樻腫節可作杖陸璣云椐節中腫似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顏師古云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陳藏器云生劒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

甘棠 杕杜附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召南甘棠章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唐風杕杜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章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 小雅杕杜章

釋木杜甘棠郭璞云今之杜梨也草木志畧云甘棠謂之棠棃其華謂之海棠華其實謂之海紅子釋木又云杜赤棠白者棠郭璞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舍人云杜赤色者名赤棠白者

樻起愧反

芾音腓 杕音第 湑胥上 睆音莞

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以作弓榦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唐風有杕之杜思君子者謙寡特之不足恃小雅有杕之杜勞戍役者嘆蕃滋之得其時

栲　杻

山有栲隰有杻（唐風山有樞章）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小雅終南章）

釋木栲山樗郭璞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璣云山樗與下田樗大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

釋木杻檍郭璞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

栲音考　杻音紐　櫄音沱　檍音億

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疏開華似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宮園中有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榦

漆

椅桐梓漆（鄘風定之方中章）山有漆（唐風山有樞章）

漆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禹貢兗州厥貢漆絲豫州漆枲絺紵周禮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本草圖經云漆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華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六月七月以竹筒釘入木中取之古今注云以剛斧破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成漆是也舊說血投藕而不凝漆得蟹而卽散漢書樊阿從華佗求方可服食有益於人者佗以漆葉青黏散與之神仙方有單服淳漆方唐本注云漆淳者難得有色黑若鐵石者有黃嫩若蜂窠者

輞音罔　橿音姜　漆音七　桼音林

椒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唐風椒聊章）　貽我握椒（陳風東門之枌章）

釋木檓大椒郭璞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檓音毀）陸璣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離騷

馳椒丘且馬止息蔬云椒叢生木於三月移之先作熟糞泥掘出即以泥封根埋之久熟後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土蓋其上常澆令潤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陰中者少禀寒氣則不用裹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爲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藙（藙音毅）樹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于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出天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似椒而葉細援神契云椒薑禦濕菖蒲益聰風土記云三香椒櫱薑漢官儀云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亦取其溫煖郭璞椒賛云椒之灌植實繁有榛薰林烈薄馞其芬辛服之不已洞見通神歲時記元日進椒栢酒少者先飲按崔寔月令云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栢是老藥尊卑次列以

年少爲先各進此酒于尊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非敢少者先飲也爾雅翼云椒實多而香故唐詩以椒聊喻曲沃之蕃衍盛大聊語辭陳詩貽我握椒亦以椒實芬香故相悅者以相遺

樗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豳風七月章）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小雅南山章）

樗惡木也陸璣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惟

堪爲薪草木志畧云㮝似椿北人呼爲山椿江東呼
爲虎目葉脫處有痕如㮝蒲子又如眼目故有其名
其材易大而不中器用河洛記云洛陽北嶺有古㮝
婆娑周廻四五畝在伊闕正南相當建都日攎此樹
以爲南北定准嫌㮝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

櫟　栩　作棫

山有苞櫟（秦風晨風章）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唐風鴇羽章）宛
丘之栩（陳風東門章）翩翩者鵻集于苞栩（小雅四牡章）維柞

之枝其葉蓬蓬（小雅采菽章）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小雅車舝
章）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大雅緜章）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大雅棫樸章）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大雅旱麓章）帝省其山柞
棫斯拔（大雅皇矣章）

釋木櫟其實梂疏云櫟似㮝之木也梂盛實之房也
孫炎云櫟實橡也郭璞云有梂彙自裹陸璣云秦人
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卽橡斗也言有梂
自裹梂椒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
說者或曰木蓼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
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
梂子八月中成摶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
如胡麻羹淮南時則訓云櫟可爲車轂木不出火唯
櫟爲然亦應陰氣也

釋木栩杼郭璞云柞樹也陸璣云栩今柞櫟也徐州
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皂或言皂斗其殻
爲汁可以染皂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按詩有二柞

櫟晨風以櫟爲柞櫟橡斗也鴇羽以栩爲柞櫟其子
曰皂斗十二者相似大體皆栗類柞柞櫟也卽鴇羽所
謂栩也草木志畧云釋木栩杼與唐風集于苞栩並
是柞木爾雅翼云柞生南方葉細而密今人爲梳用
之曹居貞云柞堅忍之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蓋
附著之甚固也齊民要術稱柞砍去尋生料理還復
蓋良木之易成者又云柞宜種於山阜之曲十年中
椽二十年中屋搏薪樵不在此數漢書有五柞宮

釋木棫白桵郭璞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桵人隹反）
赤可啖陸璣云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
心者爲白桵理直易破可爲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
人謂之白桵或曰白柘

杞

南山有杞（小雅南山有臺章）湛湛露斯在彼杞棘（小雅湛露章）
杞梓杞也陸璣云杞一名狗骨山木也其樹如樗理
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柀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湛露

詩箋云杞棘異類喻庶姓諸侯也疏云杞棘得露則
湛湛然柯葉低垂興諸侯得王燕禮莫不皆當其德

枸

南山有枸（小雅南山有臺章）（枸音矩）
枸枳枸也陸璣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
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今宮園種之
人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
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也本草木蜜樹生南方枝葉
俱可噉如飴其子一名枳椇味甜問杞朱子曰機枸
子建陽謂之皆拱子吾鄉呼爲兼勾味甘而解酒毒
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

栵

脩而平之其灌其栵（大雅皇矣章）（栵音例）
釋木栵栭郭璞云樹如檞樕而痺小子如細栗可食（栭音而　檞音斛）
今江東亦呼爲栭栗陸璣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
赤可爲車轅

樸樕

林有樸樕（召南野有死麕章）（樕音速）
釋木樕樸心疏云樕樸一名心檞樕也有心能濕江
河間以作柱詩作樸樕此作樕樸文雖別其實一也
或傳寫誤耳

楚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周南漢廣章）揚之水不流束楚（王風揚之水章）（翹音喬）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唐風綢繆章）葛生蒙楚（唐風葛生）（綢音儔）

章　交交黃鳥止于楚（秦風黃鳥章）

廣雅楚荊也牡荊蔓荊也六甲陰符云一名羊櫨一名空疏理白而中虛地理經云荊楚本多材因名地焉禮弓矢圖云楚焞以荊爲之燃以灼必以荊者凡木心圓荊心方也漢郊祀志以牡荊爲幡竿登真隱訣注云牡荊華白多子子麄大歷歷疎生不過三兩莖多不能圓或褊或異或多似竹節葉與餘荊不殊蜂多採牡荊牡荊汁冷而甜餘荊被燒則烟火氣苦

（垺乎　楚聲　櫨音盧）（焞音屯）

牡荊體慢汁實烟火不入其中本草圖經云牡荊即作箠杖者俗名黃荊是也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故稱牡葉如萆麻更踈瘦華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或云即小荊也有青赤二種蔓荊苗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小葉五月葉成如杏葉六月有華作穗淺紅色蘂黃白色華下有青萼九月有實黑斑大如梧子而虛經霜則葉凋南方草木狀云寧浦有三種荊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牀白荊堪作履與他處牡荊蔓荊全異不流束楚詩傳云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箋云激揚之水至湍急而不能移流束楚喻平王政教煩急而令不行于民綢繆束楚詩序云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交交黃鳥止于楚詩傳云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檀

無折我樹檀（鄭風將仲子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魏風伐檀章）檀車幝幝（小雅杕杜章）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小雅鶴鳴章）

（幝音闡）

檀彊韌之木也材可爲車陸璣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槃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云上山斫檀挈榼先殫伐檀河干賢人在下魏風刺焉鶴鳴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諷王宜尚賢而下不肖也

（槃音溪）（榼音希）

六駮

隰有六駮 秦風晨風章

六駮木名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木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爾雅翼云六駮倨牙之獸能食虎豹有其狀如馬亦名駮馬此木旣以六駮爲號故亦名駮馬古今注云山中有木葉似豫樟皮多癬駮者名曰六駮蘇洵云此木其皮青白如駮言六未詳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

駮音剝一作駁

檖

隰有樹檖 秦風晨風章

釋木檖蘿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文木赤羅爲上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

舜華

顏如舜華 鄭風有女同車章

舜木槿也釋草椵木槿櫬木槿郭璞云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陸璣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格物論云木槿華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華至仲冬乃歇其華深紅色五出大如

椵音叚 槿音瑾

蜀葵有檠一條長於華葉上綴金屑日光所鑠疑若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朝開暮落插枝卽活詩所謂舜華卽此也羅浮山記云木槿一名赤槿華甚丹四時敷榮嵇含云草木春榮秋悴此木朝生暮落傅玄云朝華麗木也潘尼云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爲舜華宣尼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逮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草木志畧云此木類也[illegible]

雅入草例者樊光云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
草中今人多植庭院間唐人詩云世事方看木槿榮
言可愛易凋也亦可作籬故謂之槿籬傳云鄭世子
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舜華蓋謂文姜
有秀慧之資云按舜華朝生暮落取瞬之義故曰舜
也華易落色必媚

楛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大雅旱麓章）

楛木名陸璣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
以為牛筥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
買赭不謂竈下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晉
居貞云楛可為箭顏監云楛木堪為箭笴今幽以北
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為楛子禹貢荊州惟箘簵楛疏
云楛中矢幹如肅慎貢楛矢是也文賦云惟榛楛之
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旱麓詩序云受祖也箋云旱山
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

（濟上聲）

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

穀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小雅黃鳥章）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小雅鶴鳴章）

穀惡木也易生之物說文云穀從木非從禾也詩箋
云穀楮也今楮皮也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
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並生是
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

紙潔白光澤其裡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本草圖
經云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
以為冠者一種皮無花枝葉大相類但取其葉似葡
萄葉作瓣而有子者為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
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一說穀
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瓣曰構其實正赤如
楊梅而無核又一說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抱朴
子云楮實赤者服之老者成少物類相感志云其膠

（穀音谷）（楮音褚）（構音遘）

可以圑丹砂語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山海經云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花木志云楮子如梅實二月華色仍連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出交趾穀一作穀陸佃云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檀堅厚檡脆薄別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別之則難矣故鶴鳴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檡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諷宣王分別賢不肖有陞於後

扶蘇

山有扶蘇 鄭風山有扶蘇章

詩傳扶蘇扶胥小木也疏云釋木無文未詳其所出

多識編卷三終

多識編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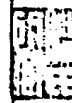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鳥部

鳳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 大雅卷阿章

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釋鳥鶠鳳其雌皇疏云鳳一名鶠 鶠音偃 郭璞云瑞應鳥五彩色高六尺許毛詩草蟲經云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爲鸑鷟或曰鳳

皇一名鸑鷟詩義疏云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在天爲朱雀天老云鳳像麟前鹿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小音合鐘大音合鼓五 喙音諱 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鳥獸則鳳皇翔樂動聲儀云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樂叶圖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呂氏春

秋云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制十二律淮南子云二皇鳳至于庭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論語摘衰聖云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止止飛鳴曰郎都知我惟黃持竹

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之鳳嬉山海經云丹穴之山其上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禽經云青鳳謂之鶡赤鳳(鶡音曷)謂之鶉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鸑鷟樂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鷫鷞鳩喙圓目至則疫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至則旱之感也人鏡經云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鷫鷞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皇全身總黃曹居貞云說文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皇希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如此則翽翽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嚴粲云鳳凰鳥之出乎其類者衆鳥所慕

也鳳皇于飛翽翽然衆羽之聲亦集於所止之地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

鸞

輶車鸞鑣（秦風駟驖章）鸞聲將將（小雅庭燎章）執其鸞刀（小雅信南山章）

（輶音由　鑣音標　將音鏘）

春秋元命苞云火離爲鸞運斗樞云天樞得則鸞集孔演圖云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詩含神霧云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極則鸞臻瑞應圖云鸞鳥者

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鷄身赤色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崑崙圖云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其雌曰和山海經云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禽經云鸞瑞鳥一曰鷄趣首戴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張華注云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从變省禮斗儀云天下安寧則見其音如鈴鑾鑾然也周之文物大備

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爾雅翼云昔有虞之輅謂之鸞車亦曰鸞輅明堂月令春則乘之蔡邕稱以金爲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爲遲速之節秦風箋以爲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若君所乘則謂之田車鸞在衡和在軾如庭燎之鸞則謂旂之鈴蓋旌旗有鈴爲旂夜未盡則聞其聲夜鄉晨則見其旂而所謂鸞刀者又特以有鐶爲鸞亦不待鈴也凡此皆以鸞聲爲善故取之按漢樂志長麗前掞光耀明贊

（麗與離同音　贊善）

曰長麗靈鳥也故相如賦云前長離而後矞皇舊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離使拂羽注云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婉婉長離凌江而翔英英朱鸞來自南岡傳咸贈何劭王濟詩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皆以離爲鳳

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小雅鶴鳴章）有鶴在林（小雅白華章）

白鳥翯翯（大雅靈臺章）

（聞音問　翯音鶴）

韻集鶴善鳴鳥也易通靈驗云立夏清風至而鶴鳴陸璣云鶴形狀大如鵞長腳青翼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聲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風土記云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集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內典云鶴影生今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禽經云鶴以聲交而孕注云雄鳴上風雌承下風

則孕也雲嶠類要云鶴胎生者形體堅小惟食稻粱
雖甚馴熟久須飛去鸛合而卵生其體大食魚蝦啄
蛇鼠不能去耳玉策紀云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
于木色純白腦盡成骨其未千歲者終集于林也古
今注云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則黑所謂玄鶴也相
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
養生二年子毛落而黑點易三年頂赤羽翮俱七年
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聲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

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
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汚或即純黑而緇盡
成膏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
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胎化而產
夫聲聞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
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周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且大
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
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蓋羽族之宗

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
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瞑鮭頰䯗耳則知時長（鮭音 䯗得宅反）
頸竦身則能鳴鴻翅鴿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
龜背鼈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舞高脛疎節則足
力洪髀纖指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郊甸
爾雅翼云鵠即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為鶴
之外別有所謂鵠古之言鵠不日浴而白白即鶴也
鶴名哠哠哠鶴也以龜蛇鴻鵠為壽壽亦鶴也故（哠音告）

漢昭帝時黃鵠下建昌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
異經鶴國有海鵠其餘諸書文或為鶴或為鵠者甚
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鶴鳴詩傳云所
以脩身也朱傳云誠之不可揜也有鶴在林箋云鷙
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
而餒申后

鸛

零雨其濛鸛鳴于垤（豳風東山章）

鸛似鶴頭無丹頂無烏帶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好水之鳥也知天將雨則長鳴而喜陸璣云鸛鸛鶴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旱羣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酉陽雜俎云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必有風雨又能羣飛薄霄激雲雨爲之散博物志云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㣠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𪽟𡕒瑣言云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卽於石前禹步其石阞然而轉因得而啖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又云鸛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鶚自然論云鷺目成而受胎鸛影接而懷卵爾雅翼云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鸛陰鳥也鶴感於陽故知夜半鸛感於陰故知風雨陶隱居云鸛亦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

㣠段寺 燕七反

爲烏鸛東山周公勞歸士也士在途遇雨而懷室慮婦則感鸛鳴而憂士在途遇雨洒掃穹室以待其歸

鴻 鴈附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豳風九罭章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小雅鴻鴈章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邶風新臺章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邶風匏有苦葉章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鄭風女曰雞鳴章

旭許玉反

鴻鴈皆水鳥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暑而北秋則避寒而南詩疏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博物志云鴻鵠千歲者皆胎産楊子法言云鴻飛冥冥弋人何簒焉又云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鴈一名朱鳥春秋説題辭云鴈之言鴈鴈起聖以招期知晩蚕故鴈南北以陽動也物類相感志云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鴈夜宿洲中鴻在内鴈在外逐更驚避備狐與人之捕巳也禽經云舒鴈鳴前後和注云

舒鴈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淮南子云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古今注云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陶隱居云大曰鴻小曰鴈今鴈類亦有大小皆同一形又別有野鵞大於鴈猶似家蒼鵞謂之駕鵞衍義云鴈肪人多不食者謂其知陰陽之升降分長少之行序世或謂之天厭亦道家之一

駕音歌

說唐本注謂鴈為陽鳥其義未盡蓋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者一以取其信二取其和爾雅翼云按鴻烈解鴈乃雨來仲秋鴻鴈來季秋候鴈來候鴈比於鴻鴈而小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鴻鴈候鴈之別月令則云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周書則云白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

許叔重注二鴈則以為仲秋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之彭蠡以為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陸佃云舊說鴻鴈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蓋南地極燠故鴈望衡山而止曹居貞云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得其所劇談云鳧性慤謹鴈有行列不亂故

禮正必言鳧鴈猶樂正必言琴瑟又鳧鴈常以晨飛詩弋鳧與鴈取此鳥棲皆有常處惟鴻鴈春北而秋南故流民以喻不安其居而成王將迎周公東人亦以鴻飛遵渚為況也

雉 鷸鸐附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邶風雄雉章 有鷕雉鳴 邶風匏有苦葉章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王風兔爰章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小雅小弁章 有集維鷸 小雅車舝章 如翬斯飛 小雅斯干章

泄與異同音 鷕文卯音 的姤音 [illegible]

雉野鷄性耿介妒襲護疆善鬭一界之内要以一雄
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其飛若矢一往而墮嵩不
過丈脩不過三丈禽經云鵻上無尋鵫上無常鷂上
有尺雉上有丈注云上言飛而上也鵻之上不能尋
鵫之上不能常鵫雉子也鷂上能尺雉上能丈故計
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夏小正云正月雉震呴
注震長之訛也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呴以朝
蓋雉當春而呴桴粥時也儀禮士相見云相見之禮

翬音輝 鵻音追 鶖音求 呴與雊同

各用雉注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曲禮祭宗廟
雉曰疏趾注雉肥則足趾開張也說文云雷始鳴雉
鳴而雊其頸蔡邕以爲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
之應而鳴也徐廣車服注云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
翟毛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古今注有雉尾扇中和
集云商人置雉尾于舟中以候陰晴天當晴則尾直
監天將雨則尾下垂爾雅雉有十四種疏云別雉名
也鷂雉郭云青質五采即江淮曰搖是也鷮雉郭云

鷂音遙

即鷮鷄也長尾走且鳴陸璣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
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
有肉冠冠上聚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
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
麃似鹿而小是也鳪雉郭云黃色鳴自呼鷩雉按山
海經北山之上鳥多赤鷩郭注云即鷩雉也尚書謂
之華蟲周禮春官司服職云鷩冕七章之服也畫此
鷩雉郭云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

鷮音喬 鳪音卜 鷩音別

明昆蟲志畧云鷂雉即鷮雉也青質而有五采者鷂
雉即鷩雉也采冠綠腋項背有文腹下黃赤大如鷄
雄者有文采郭氏離爲四物誤矣秩秩海雉郭云如
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山雉郭云尾長者今俗呼山
鷄是也雗雉鵫雉郭云今白鵫也江東人呼白鵫亦
名白雉雉絕有力奮郭云最健鬭蓋雉之壯大有力
者名奮也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孫炎
云翬雉白質五色爲文也郭云翬亦雉屬言其毛色

雗音汗 鵫音棹

光鮮王后之服以爲飾按周禮内司服云王后之六服褘衣鄭注云褘衣畫翬者是也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搖郭云即鷂雉也亦王后之服以爲飾周禮云揄狄鄭注云揄狄畫搖者是也南方曰𠷎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郭云說四方雉之名也左傳五雉爲五工正杜預取四方之雉并上翬雉以爲五也必取翬雉者伊洛土之中區故與四方之雉爲五也詩緝云雄雉及兎爰雉離于羅皆言從翬

之人故以善鬬之雉興之有鷕雉鳴詩序云刺夷姜也雉之朝雊詩序云刺幽王也鷸亦雉之一種故車舝以喻后妃褒姒嫉妒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陸文量云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以土石塞之而去久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言雉亦能爲蛟云

褘音輝　𠷎音儔　鶅音甾　鵗音希　鷷音尊

倉庚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豳風七月章）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豳風東山章）　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小雅出車章）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周南葛覃章）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邶風凱風章）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小雅黃鳥章）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小雅緜蠻章）

釋鳥皇黃鳥郭璞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璣云黃鳥黃鸝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

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關西謂之黃鳥常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亦是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禽經云倉庚鵹黃黃鳥也亦曰商庚夏蠶候也注今之黃鶯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語聲囀耳其色黧黑而黃故名鵹黃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爲候故葛覃絺綌既成猶追賦黃鳥而七月求桑則曰有鳴倉庚出車亦曰倉庚喈喈采蘩祁祁一說此鳥性雙

喈音皆　睍與浣同　睆與莞同

飛故鸝字從麗東山以興歸士新昏義亦取此格物論云鸎大勝鴝鵒黑眉觜尖紅脚青遍身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間鳴聲音圓滑爾雅翼云荆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輙取以賣破之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黃鳥詩序云刺宣王也嚴粲云周衰政煩適異國者不得其所至無可與語而語黃鳥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送留惟花燕亦

此詩告別惟黃鳥意也

鵲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召南鵲巢章）　鵲之疆疆（鄘風鶉之奔奔章）（疆音姜）

防有鵲巢（陳風防有鵲巢章）

鵲者鳥之屬以其色駁故一名飛駁鳥古鵲字作舃蓋象形釋鳥云烏鵲醜其掌縮疏云掌足也烏鵲之類飛時縮足於其腹下也易通卦驗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象格物論云鵲形類於鴉而差小觜尖足爪黑頸項背深綠色臆腹脊白翮與尾毛黑白相間善爲巢陸佃云鵲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淮南子云蟄蟲鵲巢皆向太乙蓋鵲巢開戶向太乙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若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爾雅翼云鵲能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歲必一營巢其孳生比它物

最早故自小寒五日而始巢傳枝而生子春二月而有乳鵲鵲能制蝟鵲之所在蝟必反而受啄或在木上鳴蝟伏不能行禽經云鵲以音感而孕注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又云靈鵲兆喜西京雜記云乾鵲噪而行人至天玄主物薄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嚴粲云鵲巢冬架春成用力勞矣鳩乃居之譬國君爵位其積累難矣夫人安然來居是其有德以稱之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詩疏云鵲能不淫其

匹故鄘風以之刺淫鵲巢積累而成故陳風以之[illegible]

誂

烏　鸒

莫黑匪烏邶風北風章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誰知烏之雌雄小雅正月章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小雅小弁章

說文烏孝鳥也日中之禽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長則母處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之數故烏一名哺公束晳補亡詩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酉陽雜

俎云俗候烏飛翅重知天將雨烏陽物也感陰氣而重故俗以此占其雨否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烏好下麥田中拾麥食之既飽則啄土藏之已而忘其處往往疆畔之上麥種十爲叢者烏所種也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烏不祥巨喙烏善警哀烏吟夜張華注云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大觜烏否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烏之巨喙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警哀烏

弁音盤　鸒音豫　矰音…　延音

之失雄雌則夜鳴酉陽雜俎云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東方朔云烏鳴先數其聲第一聲卽是甲聲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定吉凶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頭而羣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頭者謂之蒼烏釋鳥鸀山烏郭璞云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水經注云榮臺出雛烏形類鴉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績絲紺發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名

赤觜烏亦曰阿雛烏莫黑匪烏亂徵見矣故士民避之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

鸒卽鴉烏也釋鳥鸒斯鵯鶋郭璞云鴉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孫炎云卑居楚烏犍爲舍人以爲壁屋說文謂之雅雅楚烏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烏也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詩疏云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

鸀音蜀　鵯音匹　鶋音居

雎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周南雎鳩章

釋鳥雎鳩王雎郭璞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食魚陸璣云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謂之鷲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也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草木圖書云雎鳥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鶚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於此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

是謂摯而有別傳云鷙鳥不雙是也嚴粲云爾雅家祖郭郭以雎鳩為鶚又云鵰類是雎鳩即鶚也釋文於鵰曰鶚屬於鶚曰鵰屬鶚屬即是鵰鵰屬即是鶚無別鶚也鵰鶚皆摶擊之鳥故曰鷙或見經有河洲之言遂以為疑陸佃云今大鵰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鷙鳥不近河洲也詩箋關關聲也鶚鳥有別而不淫又性好跱有幽閒貞靜之象焉

雎音疽 鵰音刁 鷲音就 鷢音厥 沸音費 攫音卻

故以興后妃也按朱傳云雎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又云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此說與列女傳合毘蟲志畧亦云雎鳩鳧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楊雄云白鷢舊說鵰類誤矣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曹風鳲鳩章

釋鳥鳲鳩鴶鵴郭璞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方言云戴勝陸璣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即仲春鷹所化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陸佃云一名摶黍江東呼為郭公牝壯飛鳴以翼相拂凴衍逐婦書曰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本草云撥穀似鷂長尾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

鳲音尸 鴶古八反 鵴音菊

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朱傳云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詩傳謂美曹叔振鐸

鶻鳩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小雅小宛章)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衛風氓之蚩蚩章)

鳩鶻鳩也春來秋去釋鳥鶌鳩鶻鵃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黒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陸佃云一名鳴鳩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是也一名鸒鳩莊

子所謂蜩與鸒鳩笑之者是也陸璣謂鶻鳩卽斑鳩非也蓋斑鳩似鵓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鳩全異此鳥喜朝鳴故一曰鶻嘲許愼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故小宛以刺幽王不能自强也

鵻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小雅四牡章)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小雅南有嘉魚章)

宛音苑 于音吁 葚音甚 [illegible] 翩音篇

鵻鳩似斑鳩而臆無繡采又頭有贅釋鳥佳其鳺鴀郭璞云今鵓鳩李巡云今楚鳩也毛傳云鵻鳺鴀也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也陸佃云鳩性慈孝然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憸毒鳩聲慈念鳲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按禮有尸祝尸鳲鳩也祝祝鳩也性壹而慈性壹而孝故祭祀取以爲尸祝之號又按婦人貴均一之德均者母道也一者妻道也今鵻鳩名壹宿之鳥又鳲鳩哺子朝自上

而下暮自下而上其均如此嚴粲云鵻一鳥而十四名鵻也佳其也鳺鴀也祝鳩也鳺鴀也鵴鳩也鶌鵃也楚鳩也鴓鳩也荆鳩也乳鳩也鵓鳩也鶻鳩也鵴鳩也說文云鵻鳥之短尾總名也鵻俗字當作佳毛傳云孝鳥鵓鳩其飛翩翩然四牡以勞使臣嘉魚以樂與賢也

鷹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大雅大明章)

鳺音孚 鴀音浮 [illegible]

釋鳥鷹鶆鳩樊光云鶆鳩爽鳩郭璞云鶆當爲鵜字之誤耳易通卦驗云鷹者鷙殺之鳥也周書云鷙摯之日鷹變爲鳩小暑之日鷹乃學習處暑之日鷹乃祭鳥裴氏新書云虎豹無事行歩者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禽經云鷹不擊伏鶴不擊妊廣志云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爲黃鷹二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獲麗陸佃云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鶆鷹三歲曰鶬鷹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嚴癸云郯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關雎之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揚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鳩也小宛之鳴鳩與氓詩食桑葚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鵲巢之鳩非鳲鳩則又在五鳩之外也

鳶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大雅旱麓章

鳶鴟類陶隱居云卽俗人呼爲老鵄者與鵰鶚並相似而大極善飛騰江淮間捕魚食之釋鳥鳶鳥醜其飛也翔疏云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陸佃云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禽經云暮鳩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說者謂鳶鴟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況君子作人之盛

鴞 鴟附 梟 流離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 陳風墓門章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 豳風鴟鴞章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 魯頌泮水章 爲梟爲鴟 大雅瞻卬章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邶風旄丘章

鴞怪鴟也鵩也鵂鶹也詩傳云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釋鳥鴟鴞鸋鴂郭璞云鴟類釋鳥又有怪鴟廣雅謂之鴟鵂郭璞云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陸璣云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

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魏志云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廣志云鴞楚鳩所生如蚩蛩巨虛種類不滋乳也楚詞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嚴粲云鴟有二焉飛戾天者鷹類也亦单名鴟惡聲之鳥怪鴟也

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疏云鳥之少爲子者美長食母而醜其名爲鶹鷅郭璞云鶹鷅猶留離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咸應經云鴟梟食母眼睛乃能飛壯山錄云鳥反哺梟反噬蓋順逆之習也劉子云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封禪書祠黄帝用一梟破鏡漢官儀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絶其類也夏至微陰始起育萬物梟害其母故以此日殺之瞻卬詩箋云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施丘箋云流離少好長醜喻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按禮部韻略云鴞亦作梟是鴞與梟同

鵩音棊

隼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 小雅采芑章 鴥彼飛隼載飛載止 小雅沔水章

鴥音聿

隼鶻也鷂屬釋鳥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云謂隼鷂之屬也翬翬其飛疾羽聲也郭璞云鼓翅翬翬然是急疾之鳥也說文云隼鷙鳥也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考異郵云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注云題肩有爪芒爲陽中陰故擊殺也顏師古云即今所謂鷂一曰鶻子杜與賦隱有鶻集李善註云鷙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鷂酉陽雜俎云鷂子兩翅各有復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出獵必當獲陸佃云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故其每發必中古之制字以此故采芑以況方叔有制之師而沔水言

撩音遼　掠音亮

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以喻諸侯驕恣朝不朝自由也嚴粲云陸璣說隼曰鷙正曰題肩曰雀鷹與說鴟鳩同則隼卽鴟鳩矣然說鴟鳩不言是隼說隼不言是鴟鳩蓋誤矣隼非鴟鳩也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秦風晨風章

釋鳥晨風鸇舍人云晨風一名鸇鷙鳥也郭璞云鷂屬陸璣云鸇似鷂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翮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陸佃云列子曰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復爲鷂此物變也

鸇之然反

鶪

七月鳴鶪八月載績 豳風七月章

鶪音狊

釋鳥鶪伯勞也樊光云春秋傳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云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其鳴聲鶪鶪故以聲得名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參則見鴂始鳴注鴂鶪音相近服虔以爲鶗鴂卽鶪也離騷云恐鶗鴂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舊說鶗音制蛇鳴則蛇結釋鳥又云鵲鶪醜其飛也翪𧿳云鵲鶪之類不能翶翔遠飛但直刺上下而已丹鉛錄云鶪伯勞也形似鸜鵒鸜鵒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鶪必單栖鴛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隼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輙擊之五更輙鳴不止至曙乃息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鶪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鶪鳴可織之候也

鶷音秸　鶗音提　翪音宗

燕 玄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邶風燕燕章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商頌玄鳥章

差初宜反

釋鳥燕燕鳦郭璞云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燕卽今之燕古人重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廣韻云鳦玄鳥也齊魯謂之鳦取其鳴自呼古今注云

鳦音乙　涎音佃

燕一名天女又名鷙鳥莊子云鳥莫智於鷾鴯鷾鴯燕也主物簿云戴玉之鷾巢於竹與燕同羣燕能識寶博物志云燕戊巳不啣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夏小正云二月來降燕乃睇九月陟玄鳥蟄注云睇眄也視可為室也燕春則起蟄入人家粥子始來也高飛將去也高飛惟粥子之時其飛低故高飛者始來將去之候也是以小正記其來曰降其去曰陟耳先言陟而後言蟄者陟而後蟄也劉氏雜錄云世言燕秋社渡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關河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郄鑒為兗州百姓饑餓掘野鼠蟄燕而食是燕亦蟄耳謂渡海者殊不然也爾雅翼云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榱間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說文云燕布翅開尾燕燕莊姜送陳女戴媯大歸也嚴粲云燕鴻往來靡定別離者多以燕鴻起興

鷙音至　鴯音而　睇音弟

如魏文燕歌行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老杜秋燕已如客是也諸緯候皆言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毛傳云春分玄鳥降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命玄鳥至而生記禮者謂玄鳥至日以太牢祠于高禖蓋燕來為開生之候主孚乳蕃滋也

雀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召南行露章

雀小鳥也常依人背頷皆黑毛羽褐色爪趾黃白易通卦驗云立夏雀子飛月令云季秋之月賓雀入大水為蛤注賓雀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古今注雀一名佳賓禽經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云雀以猜瞿今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舊說雀尾翠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鉼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衣則悅澤雨露不能濡又云雀爭燕巢銜艾置其巢中燕不復顧也雀之字通於爵古作飲器一升曰爵爵所以戒也取其鳴節節足足也詩

鉼音丙

緅衣載弁俅俅注弁爵弁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嚴粲云雀有味無角雀穿屋以味非以角也故貞女以喻見凌

（味音晝）

鶉

鶉之奔奔（鄘風鶉之奔奔章）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魏風伐檀章）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小雅四月章）

釋鳥鶉鶉其雄鶛牝庳李巡云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鷂其雄名鶛其牝名庳郭璞云鶉鶴屬邢昺云鴽卽所謂鴽鴾田鼠所化者鶉舊云蝦蟇所化也釋鳥又云鶉子鳼䳺云鶉之子鳼名鳼也陸璣云鶉性淳不越橫草能不亂其匹爾雅翼云鶉鳥之淳者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竄伏淺草之間隨地而安故上世鶉居而鷇食尾特禿若衣之短結故傳言衣若懸鶉鶉性雖淳然特好鬭甘氏星經云鳥之鬭竦其尾鶉之鬭竦其翼陸佃云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丹鶉有

（鶛音皆 庳音卑 鷂音安 鴽音如 鴾音牟 鳼音文）

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又銳上禿下夏出秋藏漢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鯄龍類火之所自生也詩補傳云鶉所以奔奔喜鬭惡亂其匹而鬭也鄘風鶉之奔奔魏風庭有縣鶉鶉皆音純卽鶉鶉也小雅四月翰飛戾天之鶉音團毛傳云鶉鵰也非鶉鶉也李如圭云若以爲鶉鶴之鶉則無戾天之理詩疏云鵰之大者又名鷲孟康云鷲大鵰也陸佃云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皂鵰其飛上薄雲漢

鳧鷖

弋鳧與鴈（鄭風女曰鷄鳴章） 鳧鷖在涇（大雅鳧鷖章）

鳧野鷟也釋鳥鷉沉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鷉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鳥之謹愿者方言云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南楚謂之鷉鶘吳地志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鳧頭中有石也格物論云鳧野鴨色白頭上有毛數百爲

（鷖音翳 鷉音施 鷉音[illegible] 鶘音[illegible]）

羣多泊在江海間沙上食沙石皆消化惟食海蛤不消其曹蔽天而下聲如風雨所至田間稻粱必爲之空史游急就章云水鳥翁也禽經云鳧鷖之雜鶥鷖之潔注云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周書王會鳧羽爲旌焦氏易林云鳧舞鼓翼嘉樂克德楚辭云寧昂昂若千里之駒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蓋沉鳧善没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昔之散人慕焉

蒼頡解詁云鷖鷗也傳云鳧屬非天鷄怪鳥也海物異名記云鷗之別類羣鳴喈喈隨潮往來謂之信鳧陸佃云鷖鳧屬蒼黒色鳧好没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列子云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今字從鳥鳧鷖安樂於水者也今鷗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鴿而羣飛風土記云鷖鷖鴨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鷄生於荷葉之上格物論云鷗水鳥說文云水鴞色白數百爲羣多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雨雅翼云鳧水鳥之謹愿者也而鷗又可狎故詩以鳧鷖之訓爲公尸安樂之驗

鴇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唐風苞栩章

鴇似鴈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焦氏易林云文山鴻豹肥腯多脂禮内則鶏肝鴈腎鴇奥鹿胃注云奥脾也不可食也段成式云鴇遇鷙鳥能激糞禦之著毛悉脱說文云𠂌相次也从匕从十鴇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匕十爾雅翼云鴇連蹄不樹

止今止于叢林栩木失其所矣如君子不當下從征役也

鷺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陳風宛丘章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周頌振鷺章　振振鷺鷺于下 魯頌有駜章

釋鳥鷺舂鉏郭璞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欐名之曰白鷺縗陸璣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

鴇保 音　栩詡 音

洛 音

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長寸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故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陸佃云鷺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一名舂鋤善歷捕魚其翔必舞而後下禽經云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山禽鶺類水禽鷺鷥類又云鵁鶄好霜鷺鷥惡

露字从露省以此亦或謂之白露令人畜之極有馴擾者每至白露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俗說雄雌相眄則產海錄云一名帶絲禽格物論云一名屬玉毛傳云鷺鳥羽可以爲翳箋云無冬無夏常持鷺羽而蕩游宛丘以刺幽公也曹居貞云鷺羽精白容止舒閑譬則脩潔君子也振鷺以美二王之後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小雅鴛鴦章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小雅白華章

鴛鴦匹鳥有思者也說文稱鳳言鸛鵒鴛鴦思是也嵇聖賦亦云鵲好外反鴛好內思歸藏云有鳧鴛鴦有鴈鸛鶩古今注云鴛鴦鳧類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鄭氏謂文贊云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匹格物論云鴛鴦文禽似鳧毛有文采爾雅翼云其大如鶩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尾翅皆黑令人刺鴛鴦黃赤五采者有纓

者皆鸂鶒耳然鸂鶒亦鴛鴦之類其色紫李太白詩所謂七十紫鴛鴦雙雙戲亭幽謂鸂鶒也鴛鴦戢其左翼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右翼掩左雄左掩右雌解顧新語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鴛鴦詩序云刺幽王也鴛鴦性馴易得古太平之時必待其能飛乃掩取之如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之類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脊令

脊令在原（小雅常棣章）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小雅小宛章）

（令音零　題音弟）

釋鳥鵰鴒雝渠邢昺云水鳥也郭璞云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陸佃云鵰鴒錢母其頸如錢文物類志云俗呼爲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張華禽經注云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詩人取以喻兄弟嚴粲云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常棣取義在於行則搖以爲兄弟急難之喻小宛義取於飛則鳴卽鳴鳩戾天之意

桑扈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小雅小宛章）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小雅桑扈章）

（扈音戶）

釋鳥桑扈竊脂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鄭玄云竊脂肉食陸佃云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釋鳥云桑扈竊脂鳲鷃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赤質觜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頷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所謂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按竊古淺字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又云䝤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色則夏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固其理也小宛桑扈所取者有二竊脂爾雅亦有兩解詩補傳云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

（虦音棧）

桃蟲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周頌小毖章）

（拚音翻）

釋鳥桃蟲鷦其雌鴱舍人云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

（鴱音艾）

璞云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易林亦謂桃蟲生鵰故小毖以爲始小終大之戒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陸佃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又一名韈雀方言云自關而東或謂之過羸幽人或謂之鷦鵯自關而西謂之

桑飛禽經云鳩拙而安鷦巧而危本草云巧婦鳥主婦人巧吞其卵小於雀在林藪間爲窠窠如小囊袋亦取其窠燒女人多以燻手令巧張華鷦鷯賦云惟鷦鷯之微形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毋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之過猶俛翼尚何懼於罿尉翳薈蒙籠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

鷯與鷯同　紩音秩　罿音中　翳音尉

動翼而逸投足而安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

鶖

有鶖在梁 小雅白華章

鶖禿鶖也一名扶老一名舍利陸佃云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劉楨魯都賦云綠鷁蒼鶖色盡青也

鵜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曹風候人章

釋鳥鵜鴮鸅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璣云鵜水鳥形如鶚而大其鳴自呼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本草云鵜大如蒼鶖頤下有皮袋容二升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一名逃河身是水沫惟胷前有兩塊肉如拳禽經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晁以道

鶖音秋　鴮音烏　鸅音澤

云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觜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詩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詩即史也

鷄

鷄棲于塒 王風君子于役章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鄭風女曰鷄鳴章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 鄭風風雨章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 齊風鷄鳴章

棲西音 塒時音 喈皆音

釋畜鷄大者蜀蜀子雞未成鷄健絕有力奮䟥云此別鷄屬也按春秋說題辭云鷄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鷄鳴以類感也鷄者知時畜其大者名蜀蜀之雛子名雞雛之稍長未成鷄者名健壯大絕有力者名奮古今注云鷄一名燭夜詩氾曆樞云候及東次氣發鷄池三號冰始泮卒于丑以成歲易巽爲鷄注云鷄見而巽伏故爲鷄鷄知時而善

雞餘音 健綠音

伏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鷄故鷄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鷄知時而鳴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鷄桴粥注云桴嫗伏也按説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鳥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桴粥者鷄抱卵以粥子也劉向云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云至時而鳴以爲人起居之節也陸佃云鷄廉狼吞鷄跑而食之毎有所擇故云小廉如鷄也鷄有蜀魯荆越諸種越鷄小蜀鷄大魯鷄又其大者莊子云越鷄不能伏鵠

桴夫音 跑雹音

卵魯鷄固能矣成玄英云越鷄荆鷄也魯鷄今之蜀鷄按韓子云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則以魯鷄爲蜀鷄者非王褒云魚瞰鷄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鷄好邪視是也吳均云鷄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苹之美物類相感志云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先鼓翼而後鳴俗傳鷄雛飼以罌粟則長不加大可寘枕中以知更所謂窓鷄是也釋宮云鷄棲於杙爲榤鑿垣而棲爲塒鷄棲于塒日則夕矣畜雈出入有

瞰勘音 杙弋音 榤竭音

節行役者反不雄雉婦人所以思也風雨之詩曰雞鳴喈喈鷄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傷當世無復有此人也齊風鷄鳴詩傳云桓公好内衛姬箴之賦鷄鳴按列女傳桓公好畋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好音姬爲之不聽樂觀此則此詩信爲衛姬所作

多識編卷五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

獸部

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周南麟之趾章

大戴禮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李巡云麐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說文云麒仁獸也从鹿其聲麟大牝鹿也从鹿粦聲感精符

云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京房易傳云麟者五釆腹下黄高丈二金獸之瑞也尚書中候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呉越春秋云禹時麒麟步於庭宋符瑞志云成王時麒麟遊於苑又云麒麟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麕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黄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食不義不飲洿池明王動靜有

振音真　于音吁　麐音鄰　麕音君

儀則見牡鳴曰逝聖兆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
曰養綏陸璣云麟圓蹄一角角端有肉不履生蟲不
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經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
仁乃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之麟故子
虛賦云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注脚謂持其脚也嚴粲
云有足者宜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有額者宜
抵惟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惟麟之角
可以觸而不觸是其仁也以興公子公姓公族皆信

厚關雎之應也按春秋西狩獲麟杜預云麟聖王之
瑞也時無明主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
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絶筆於獲麟
蔡邕云麟來爲孔子瑞趙汸正旨云時孔子年已七
十一越歲而没則魯史之脩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
物有之卽直書非取義於麟也

騶虞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召南騶虞章

茁音拙

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
身名曰騶虞乘之日行千里瑞應圖云騶虞義獸也
白虎黑文不食生物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徵祥
記云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
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嘯則風生封禪書云囿騶虞
之珍羣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集傳云騶虞不食生物諸侯
仁心卽真騶虞矣夫一發五豝則害物而反于騶虞

葭音加　豝音巴　旼音民

矣于嗟之詞得非含羌之刺乎按賈誼新書騶者天
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嚴粲亦謂騶御虞人非獸
也爾雅無騶虞

象

象之揥也 鄘風君子偕老章 佩其象揥 魏風葛屨章 象弭魚服 小雅采薇章
元龜象齒 魯頌泮水章
爾雅南山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説文云象長鼻
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酉陽雜俎云古訓言象孕

揥音剔　弭音米

子五歲始生圖經云象有十二種肉配十二辰屬惟鼻是其肉腤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郭璞象贊云象之爲獸形䚡特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虞衡志云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卽就爪甲擊去

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擁腫而甚捷南越志云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宋莘視聽抄云象爲南方之患不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獨畏烟火望見其來然火持竿以指之卽去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其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嶺南錄異云潮循州多

野象牙小而紅取堪作笏其鼻肥脆偏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黒唯西方大食國卽多白象爾雅翼云象能別道之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昔時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其牙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逡巡隱沒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聽言則跪古者軍旅有象以其牙足恃象性姤有別不畜溪子說文云豫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於物或作舒余詩䟽云揥者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鄘風象揥刺宣姜飭其

服而辟其德魏風象揥刺魏人豊其服而褊其量毛傳云象弭以象骨飾弓稍象弭魚服玁狁之襄於采薇也元龜象齒淮夷之憬於泮水也

兕

我姑酌彼兕觥周南卷耳章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豳風七月章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小雅桑扈章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小雅何草不黄章　兕觥其觩周頌絲衣章　殪此大兕小雅吉日章

釋獸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

兕似音　觥肱音　觩求音　殪意音

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考工記云兕甲六屬壽
二百年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如
馬鞭柄論衡云蒼兕水獸也善覆舟江賦云水兕雷
咆乎陽侯西都賦云狂兕觸蹷郭璞兕贊云兕惟壯
獸似牛青黒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
德本草陳藏器云兕是犀之雌者而形不同爾雅翼
云或謂兕卽犀之特者蓋牯犀之角能辟邪惡寧心
神散風熱故良於藥餌特犀之角文理細膩斑白分

咆音抱 蹷音厥 特音字 牯音古

明俗所謂斑犀故美於服飾犀古人但謂之兕蓋卽
兕也詩疏云古者宴饗之禮必有兕觥陸佃云兕善
抵觸故罰爵以兕角爲之卷耳兕觥毛傳云臣出使
功成君當設燕享之禮以勞之后妃之志也七月兕
觥補傳云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
意甚眞桑扈兕觥詩箋云古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
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絲衣兕觥詩箋云繹之旅士
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

慢也幽驖武匪兕匪虎何草哀之宣閔武小雅大兕
吉日燕焉

鹿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小雅鹿鳴章 町畽鹿場豳風東山章 野
有死鹿白茅純束召南野有死麕章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
小雅小弁章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大雅靈臺章 瞻彼中林甡
甡其鹿大雅桑柔章 麀鹿噳噳大雅韓奕章
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絶有力麉疏云此

呦音幽 苹音旁 町音挺 畽他短反 純音豚 伎音祁 噳音麌

辨鹿之種類也說文云鹿解角獸也羣萃善走者也
其牡名麚其牝名鹿其跡名速絶有力者名麉速說
文作𨔝鹿善决驟故其跡速而不凡狐善遲疑故其
跡凡而不速月令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攷鹿肉
煖以陽爲體以陰爲末麋性寒以陰爲體以陽爲末
末角也夏至一陰生故鹿角解冬至一陽生故麋角
解應氣也淮南子云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
鹿六月而生衡波傳云鹿生三年其角自墮述異記

濯音擢 甡音莘 萃音悴 麚音加 麛音迷 麉音堅 𨔝音速 凡音祖

云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字統云麤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也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草虫經云鹿欲食皆鳴相召示不忘也故鹿鳴毛傳云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瑣碎錄云鹿夜臨宿下鹿角寨大者角向外四圍小者在中團圞如寨今人以木做作鹿角寨壺居士云鹿性警烈多別良草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白藥苗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苨苨音儞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哄解毒之草也陸佃云鹿愛其類出於天性舊說鹿者仙獸常自能樂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名苑云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以尾所轉爲準故名談者揮馬其尾辟塵以置之籍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黯以之拂氈令氈不蠹陶隱居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秦時指鹿爲馬蓋以類耳

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召南野有死麕章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麌音語

麌小雅吉日章

釋獸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豣疏云辨麕類說文云麕麞也麕其總名也牡名麌牝名麜其子名麆其跡解絕有力名豣吉日詩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麜性散驚故其跡解而不躔麜性迷惑故其跡躔而不解又麕鹿性皆善聚亦善散故麕从囷圜曰囷方曰鹿皆戴米具也國語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是也青州人謂麕爲麞麞如小鹿而美故从章章美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麃麃即麞也或曰麞性善驚故从章章者慞惶也蓋麕鹿皆健駭而

麕膳尤怯飲水見影輙奔或曰麖喜音聲麞喜文彩
故麖从禾麞从章古今注云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
角而不能觸大者不過二三十斤老則牙見於外淮
人謂之牙獐

兔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周南兔罝章）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王風兔爰章）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小雅小弁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小雅巧言章）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小雅瓠葉章）

罝音嗟 丁音爭 相去 先去聲

釋獸兔子嬎其迹迒絕有力欣䟘云此辨兔類也古
今注云兔有九孔論衡云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
口而出其子名嬎郭璞云俗呼曰䨲其迹名迒絕有
力名欣字林云迒兔道也兔性跳躑故其迹迒今兔
將伏輙跳躑擺迹人反以此得之運斗樞云行失搖
光則兔出月推度災云八月成光决鼻始明决鼻兔
也舊說兔孕環則懷于左腋至百五十年當轉環於
腦能隱形則人不復見故遁迹山林者謂之兔轉環

躍音剔 毚音讒 炮音庖 燔音煩 嬎芳萬反 迒音剛 䨲音漏

格物論云兔鼠形尾匾彎短大如猫毛色褐耳大而
銳且卓口缺長鬚趫捷善走毚其狡者毚又其大者
也一種前足寸餘後足幾尺行即用後足跳一躍數
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東北西北極邊之地謂之蹶兔
亦曰蛩蛩巨虛又一種似兔而大青色象形首與兔
同足與鹿同是㲋也亦兔類爾雅翼云天問稱夜光
何德死則有育厥類維何而顧兔在腹蓋月惟望一
日滿餘時缺兔亦缺以類相致說者以為天下之兔

毚音逸 蛩音窮 㲋音綽

皆雌顧兔為雄故皆望之以禀氣世卜兔之多寡者
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大林中百十為列延首月影
中月明則一歲兔多月暗則兔少是禀顧兔之氣而
孕也然兔自有雌雄不專視月古樂府有云雄兔脚
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蓋
雌雄之難辨者云爾冬月惟齕木皮至春草長衮驚
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毳唯兔足底皆毛號建毛其
毫利為筆韓愈傳毛穎稱豪恬取兔毫為筆乃不其

毳音毛

然蒙恬所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毫爲柱羊毛爲皮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兔毫自漢已後有之耳崔豹說之甚詳按墨子云文王得太顛閎夭于罝罔之間而授之政西土悅服兔罝蓋述其事也兔爰君子之不樂生也毚兔辨讒也兔首燕賓也易簋貳用饗左傳蘋蘩可羞之意也

狐　狸　貉（貆附）

莫赤匪狐（邶風北風章）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衛風有狐章）雄

狐綏綏（齊風南山章）有芃者狐率彼幽草（小雅何草不黃章）狐裘蒙戎（邶風旄丘章）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秦風終南章）狐裘以朝（檜風羔裘章）狐裘黃黃（小雅彼都人士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豳風七月章）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魏風伐檀章）

說文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狐形似黃狗鼻尖口銳尾大風嗥雨嘯昏見晨趨狐與烏皆貪殘不祥之物今狐

芃音逢　朝音潮　縣音玄　貆音暄

所在烏羣而噪師曠云狐性淫善爲媚惑人故稱狐媚又多疑每涉河水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也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意也雄狐君子之象也春秋秦穆伐晉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狐草行草止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山海經云武都之山有黑水焉其上有玄狐蓬尾蓬與芃同尾長貌白虎通云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者子孫繁息也於尾者後當盛也郭璞狐贊云青丘奇獸

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標靈符管子云代出狐白之裘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嚴粲云狐裘有白有青有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此狐青裘也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君子狐青

褎音袖　綃音消

裘注以君子爲大夫士則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也白虎通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

貍狐類也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楚辭云乘赤豹從文貍法言云辨人貍別其文萃也貍善搏爲小步以擬度其發必中謂之貍步故大射以貍步張三侯又貍好伏故稱伏獸釋獸貍子隸疏云貍伏獸似貙其子名隸郭璞云今或呼

爲豾貍徐廣封禪書注云貍一名不來釋獸又云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疏云四獸之類皆有掌蹯其指頭着地處名厹格物論云貍似虎斑亦有似貓斑者又一種香貍微有麝氣又一種似兔而短多褄息高木候風吹之而過他木謂之風貍又一種面白而尾似牛故名玉面又名牛尾專食百果本草衍義云貍骨形類猫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紋者肉味與狐不相遠

隸音 貙音 豾音 貒音 貈音 蹯音 厹音

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善睡之獸也畜而養之扣之即悟已而復寐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淮南子云蟺知爲垤貛貉爲曲穴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智也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導周人將獵則先祭貉故謂獵爲貉周禮云祭表貉則爲位禖天子傳云天子獵於漆澤於是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釋獸云貈子貆疏云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郭璞云其雌

者名𧳏今江東呼貉爲𤝞𤞞字林云𤝞貍類貌謂之𤝞廣雅云𤝞貌也然則皆貉之通名也陸佃云狐善疑貉善睡故狐貉之厚以居詩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嚴粲云貉皮以爲自用之裘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賤自奉貴奉公也

貛音

狼

並驅從兩狼兮 齊風子之還章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豳風狼跋

𤝞音 貌音 貉去 疐音

釋獸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絶有力迅疏云此辨狼類獥音亦也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絶有力者名迅孫炎云迅疾也陸璣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以爲裘故禮記云狼臅膏臅膈臺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説文云狼似犬鋭頭而白頰陸佃云狼青色作聲諸竅皆沸里語曰狼沸音賫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獵師遇狼輙

喜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蠡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疐其尾進退有患然靈智有才雖跋胡疐尾而不能失其猛詩疏云喻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也嚴粲云狼猛獸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若在平地亦無跋疐之理跋胡疐尾者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脱不能耳程正叔云狼獸之貪者故陷於機穽羅縶周公進退以道避危疑之地安步舒泰異於狼之跋疐

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小雅巷伯章

釋獸豺狗足疏云説文云豺狼屬狗聲郭璞云脚似狗貪殘之獸也豺牙如錐長尾白頰足前矮後高其色黄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窘虎又云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月令云季秋

之月豺祭獸戮禽又云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陸佃云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王廷相稚述云或問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然乎曰非也時鳥獸魚多食不可盡故狼藉陳之如祭耳彼物耳乞知祭其祖先若曰祭獸魚鳥之先以其類而祭之尤爲不通此出上古質朴之見後人弗察而信之過矣

虎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邶風簡兮章）襢裼暴虎（鄭風大叔于田章）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小雅小旻章）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大雅常武章）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也方言云陳魏宋楚之間或謂
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
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遇耳即止以觸諱故也眞誥
云寅獸白齒亦能見機王谿編事云南詔謂虎爲波
羅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

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通
靈驗云立秋虎始嘯月令云仲冬虎始交虎交而月
暈嘯則風生國史補云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
人虎也博物志云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食類從云
虎行以爪坼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謂
之虎卜格物論云虎屬陽狀如猫而大如黃牛黑章
鉤爪鋸牙舌不大於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橫行而
妥尾其怒而吼也聲如雷百獸爲之震恐而風從之

闞音喊　虓音哮　於音烏　䖘音徒

生或問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
不從故虎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陳藏器本草云虎
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傍皮內尾端亦有之凡虎
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弩箭纔
及目光隨墜地得之者如白石名物解云吳越春秋
曰虎之卑身將以有摯也蓋鳥之摯先高獸之摯先
卑淮南子曰虎之乳子不能搏噬者殺之爲其隳武
癸辛雜志云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

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止而坐
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
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嵬然大矣或遇之者當作勢與
之敵而屢退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陸佃云簡兮曰執轡如
組有力如虎如組以言其藝如虎以言其勇常武曰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蓋虎之自怒虓然闞如虓虎以
言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而怒之也

貔豹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大雅韓奕章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鄭風羔裘章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唐風羔裘章

貔音毗 袪居起居起據二反

貔豹屬猛獸出貉國也禮云前有鷙獸則載貔貅釋獸貔白狐其子豰疏云字林曰貔豹屬一名白狐其子名豰陸璣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郭璞贊云書稱猛獸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豰音忽

豹花如錢黒而小於虎文有赤白玄數種山海經云泰山多赤豹又云幽都之山有玄虎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黒豹有白豹別名貘陸璣云尾赤而文黒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黒謂之白豹又有土豹其形小毛更無紋色亦不赤猛健皆不減於虎淮南子云軍正執虎豹皮以正其衆古今注云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以其尾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傳云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也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也廣志云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不忘本也淮南子云蜩使虎申蛇令豹止各有所制也豹一名程列子云程生馬管子云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陸佃云豹袪下大夫也豹褎上大夫也

貘音陌

熊羆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小雅斯干章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小雅大東章 有熊有羆 大雅韓奕章

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陸璣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本草經云熊脂一名熊白寒月則有夏月則無其足蹯爲食珍之貴古人最重之蓋熊方冬惟自舐其掌特美烹之難熟酉陽雜俎云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墨客揮犀云熊於山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舘陸佃云熊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周禮王大射則共虎侯

跧音佺

熊侯豻侯又句役則設熊席又以熊皮爲冠執罼者服之謂之旄頭傳云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取其溫也考工記云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鬼谷子云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摶先伏而後動字說云熊强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故字从火陶朱新錄云熊於字爲火熊至宜愼火俗說熊羆當脂至春膔瘦卽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膔令人育熊以挺撻之更致壯長蓋取於此

（罼音必　膔音標）

釋獸羆如熊黃白文疏云舍人云羆如熊色黃白也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豭熊陸璣云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陸佃云羆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云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是也能羆陽物也强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爾雅翼云羆乃熊類古言熊者率與羆連言之今獵者言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問以羆則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或曰羆大於熊熊爲羆之雄而稱雄猶羖爲羭之牯而稱羖兕爲犀之牸而稱兕也蓋皆相類而爲牝牡猶麋與鹿交鰌與魚游也柳宗元羆說稱貙畏貙貙畏虎虎畏羆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羆之屬冬藏者燒其所食之物以誘出之也

（憨音蚶　擘音白　羖音古　羭音俞）

猱

毋教猱升木（小雅角弓章）

釋獸猱蝯善援疏云猱一名蝯善攀援樹枝詩正義云猱則猨之屬非猨也陸璣云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猿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猱卽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格物論云猴猱也獮也狀類人毛色黃玃大母猴也色蒼黑其老者爲獑猢最駿捷鳴嗷嗷然而悲居懸崕峭壁間善升木啗瓜菓黍粟等物亦多

（玃音脚）

智山民苦之未傳云小人骨肉之恩本薄又好讒佞
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

馬

言秣其駒周南漢廣章　騋牝三千鄘風定之方中章　叔于田乘
乘鴇鄭風大叔于田章　有馬白顛秦風車鄰章　駟驖孔阜秦風駟驖章
駕我騏馵秦風小戎章　騧驪是驂秦風小戎章　皇駁其馬豳風東山章
駟騵彭彭大雅大明章　有驈有皇有驪有黃　有騅
有駓有騂有騏　有驔有駱有駵有雒　有駰有

駁有驔有魚魯頌駉章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魯頌有駜章　有比
物四驪小雅六月章　四騏翼翼小雅采芑章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之形春秋考異郵
云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爲地地主月
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馬生四歲而
兩齒五歲而四齒六歲而六齒具七歲而右齒鈌八
歲上下一齒鈌九歲鈌盡十歲下之二齒𪘏十一歲
四齒𪘏十二歲下六齒𪘏十五歲而下齒盡平十八

騋來音　鴇保音　驖鐵音　騏其音　駁剝音　騵元音　駵留音　駰因音

歲而上齒盡𪘏二十一歲而上齒盡平馬駒朔前產
者隨母行朔後產者先母行月望產者並母以行凡
馬之力在前髆驢力在髀麤力在腰周禮云馬生于
午禀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膽漢書云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
野夏小正五月頒馬注云按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
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又鄉師

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公馬養
於閑國馬養於民皆有及時分頒良駑色力等差之
政也釋畜玄駒褭驂郭璞云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
疏云指謂今馬駒也釋畜騋牝驪牡郭璞云馬七尺
以上爲騋陸佃云騋牝取其大也凡馬宗廟用龍戎
事用駥田事用騋騋田馬也釋畜驪白雜毛鴇孫炎
云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鴇今所謂烏驄
也釋畜駒顙白顛舍人云駒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

褭裊音　駥戎音　馰的音

今之戴星馬也釋畜左白馵䟽云後左足白者名馵
易曰震爲馵足馬政論云後足偏白者凶若馵之類
是也釋畜黑喙騧說文云黃馬黑喙爲騧郭璞云今
之淺黃色者爲騧釋畜駵白駁邢昺云馬有駵處有
白處名駁徐鉉云疑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
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釋畜駵馬白腹騵陸佃云
騵從縓省禮曰練而縓縓淺赤色也赤馬白腹曰騵
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釋畜驪馬白跨驈黃白

騜郭璞云驪黑色跨髀間也謂馬髀間白者名驈孫
炎云馬有黃處有白處名騜毛傳純黑曰驪黃騂曰
黃䟽云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
尚黑戎事乘驪騂赤色也黃騂謂黃而雜赤色者釋
畜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駓䟽云蒼淺青也毛有淺
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毛色黃白而復有雜毛者名
駓郭璞云騅即今騅馬也駓今之桃華馬也毛傳赤
黃曰騂蒼祺曰騏䟽云騂爲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

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騏者黑色
之名蒼祺曰騏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釋畜青驪驎
驒白馬黑鬣駱孫炎云色有深淺似魚鱗郭璞云色
有深淺斑駁隱鱗名驒今之連錢也說文云馬文如
鼉邢昺云鬣鬉也白馬黑鬣者名駱陸佃云今之駱
馬最耐勞也毛傳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䟽
云騮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騮
即今之騮馬也釋畜陰白雜毛駰彤白雜毛騢䟽云

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駰今謂之泥驄
也彤赤也赤白兼雜毛者名騢說文云似鰕文即今
之赭白馬也毛傳豪骭曰驔䟽云骭者膝下之名謂
毫毛在骭而白長釋畜一目白瞷二目白魚䟽云二
目白者名魚言似魚目也字書作騟字林作䮝釋畜
青驪駽孫炎云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駽
郭璞云今之鐵驄馬也陸佃云宣王之詩北伐舉四
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是時馬政愈脩臧僕講馭夫之

鬉音宗　驔骭音　瞷音閒

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矣非獨驍也劉瓛云
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牡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
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皆以見其
國之殷富也舊說相馬之法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
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膁小則脾小心欲
得大目大則心大又云眼欲得有紫艶口欲得有紅
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
欲鋸鋸則怒脊欲大而抗額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

膁遣音

胸欲平而出兔間虎口皆欲其開升肉輔肉皆欲其
大而明目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
欲起如飛龍又云人眼烏目麋背麟腹虎胸龜尾孽
頭如鷹垂尾如彗又云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
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
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備天下之
馬也又云口中紅間白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
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呂覽表云古之善相馬者

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
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
牙相前贊君相後古之神馬有飛兔有腰褭有騰黃
一名乘黃一名吉光一名吉良有駃騠有騊駼有纖
離有驌驦有青龍之疋遺風之乘有長風黃鵠有騄
駬綠耳漢書大初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歌天馬徠
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
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

髭閭音 脽尻音 膹憤音 肳吻音 駃決音 騠低音 騊陶音 駼余音

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崙天馬徠
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牛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小雅無羊章
我車我牛 小雅黍苗章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王風君子于役章
絜爾牛羊 小雅甫田章 維羊維牛 周頌我將章 自羊徂牛 周頌絲衣章
從以騂牡 小雅信南山章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周頌良耜章
白牡騂剛 魯頌閟宮章

犉淳音 騂觲音 捄求音

說文云牛大牲也牛件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也牛十二月而育三歲而兩齒四歲而四齒五歲而六齒六歲而後脊歲益一節達物權輿云夫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周禮牛宜稌注云牛土畜稌土穀故牛宜稌考工記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角欲青白而

多識編　卷五　十

豐末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注云牛之少者其角紋直而滋澤牛之老者其角紋紋而雜亂三色者本必白中必青末必豐不失其常理則此牛所戴之角其直可如一牛故曰牛戴牛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含宮聲柳子以爲黃鍾在脛也蓋牛之鳴曰牟駝之鳴曰圉釋畜犘牛犤牛犣牛犩牛犪牛犝牛角一俯一仰觭皆踊犅黑脣犉黑背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脚犈其子犢體長犌絶有力欣犌疏云此別牛

屬也犘牛名也郭云出巴中重千斤犤牛郭云即犦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出此牛犣牛郭云犛小令之犪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犩亦牛名也郭云即犪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云岷山多犪牛犣亦牛名也郭云旄牛也髀膝尾背有長毛山海經云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犝牛無角牛名也易云童牛之牿是

多識編　卷五　十一

也俯低也牛角一低一仰者名觭言傾欹也踊豎也牛兩角豎者名犅牛黑脣者名犉背目匡也牛之目匡黑者名牰黑耳者名犚黑腹者名牧黑脚者名犈其牛所生之子名犢郭云今青州呼犢爲㸬體身也凡牛之身長者名犌絶有力壯大者名欣犌說文云犕二歲牛也犙三歲牛也牭四歲牛也舊說相牛壁堂欲闊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馬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肋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骨欲得細身欲得

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孔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
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目
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常有
似鳴有黃桓譚新論云馬稱騂騮驥騄牛譽郭椒丁
櫟五經鉤沉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
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如此之效爾雅翼云牛
畜之有力而順者但有豎膻無橫膻見一物輙長造
天故童子得而制之陸佃云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

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以不聽
為戒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
上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濕故古之視牛以耳
其耳濕濕無羊所以見牢之成也傳云禘郊之牛角
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地官牧人云陽
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騂
毛傳云周尚赤故用騂楚茨潔爾牛羊信南山從以

騂牡皆述公卿力農以奉其宗廟之祭也我將維羊
維牛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良耜殺時犉牡
報社稷也閟宮白牡騂剛魯祭也白牡謂白特騂剛
謂赤特朱傳云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白牡
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
嫌故用騂剛

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小雅無羊章)

先生如達(大雅生民章)　牂羊墳首(小雅苕之華章)　既有肥
羜以速諸父(小雅伐木章)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小雅甫田章)
取羝以軷(大雅生民章)　獻羔祭韭(豳風七月章)　羔羊之皮素
絲五紽(召南羔羊章)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鄭風羔裘章)
說文云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羊以正月產者為
上羔仲冬產者為次羔季春以後產者為下羔夏小
正二月俊羔助厥母粥注云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母乳羔離母而後母養故曰助又云三月羵羊注羊

濈(音戢)　達(音闥)　牂(音臧)　墳(音焚)　羜(音佇)　羝(音底)　軷(音鈸)　羵(音墳)

性寒則散處熱則環聚如圜天將熱羊乃環聚故曰羵羊周禮云羊宜黍注羊火畜黍火穀故羊宜黍釋畜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角不齊䍦角三䝉羷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疏云此別羊屬也吳羊其牡名羒即白羝其牝名牂夏羊黑羖攊也其牡者名羭其牝者名羖羊角不齊一長一短者名䍦羷捲也羊角捲三匝者名羷羊之黃腹者名羳羊新生未成羊者名羜壯大絕有力者名奮格物論云羊褐

白黑三色亦有青者牡一歲曰䍮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牸三歲曰羘吳羊牿曰羠羖羊牿曰羯羊子曰羔曰羜鳴曰芈五月生羊曰羜六月生曰㸷七月生曰羍說文云達小羊也薛綜答韋昭云羊子初生名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也陸佃云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羊每成羣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帥羊前其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

羒音墳 䍦音鬼 䍦音椎 羷音險 羳音煩 攊音歷

[illegible]

齊聚爲善無羊考牧稱其角濈濈也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羊宜驅而牛宜牽徐鉉謂羊主給膳以瘦爲羊病故羸从羊爾雅翼云羊性好羣羝性好抵觸齊民要術云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以爲羝少則不孕多則亂羣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字說云牂以乘而不逆爲剛牂以承而不隨爲臧盖牛性順牂雖壯而猶有順性故爲乘而不逆羊性很雖牝而猶有很性故爲承而不隨吳澄云羊外柔能悅

草而內剛很故兌爲羊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狠易林云羊腸九縈易注云羊無睛而能視侯鯖錄云新羊入羣與諸羊相觸火燒其尾則定鶡林子云羊義獸也見虎不避羣而爭死乃觸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舊說牛有黃狗有寶羊有卵石俱在腹中附膽而生羊卵石白色如玉又有羚羊似羊而大角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善鬬至死一云狀若騾而羣行暑天

牂音剛

橢音妥

麀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受之獨寢西都賦所謂羱
羊養草以盤旋是也按周禮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
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
灋羊凡沈辜候禳釁積共其羊牲故伐木有羜羊以
速諸父羜卽所謂生五月未成羊者甫田有犧羊以
社以方箋云色純曰犧疏云社爲陰祀故牲用純黑
也生民取羝以軷羝卽所謂三歲曰羝者傳云取羝
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祀祈豐年也七月獻羔祭韭月令仲春獻羔開冰曹
居貞云獻羔祭司寒也又按禮宗伯注云羔取其羣
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
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
死義生禮此羔羊之德也故君子以之比德傳云古
者素絲以英裘大夫羔裘以居

豕

壹發五豝召南騶虞章　發彼小豝小雅吉日章　壹發五豵召南騶虞章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豳風七月章　執豕于牢大雅公劉章

縱音宗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小雅漸漸之石章

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釋獸豕子豬䝏豶幺幼奏
者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橧四豴皆白豥其跡
刻絶有力豟牝豝疏云此辨豕類也其子名豬郭璞
云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也方言云北燕朝鮮
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
豨其子謂之豚或謂之貕吳楊之間謂之豬子䝏一

名豶郭云俗呼小豶豬爲䝏子謂豶犍猪也幺幼者
豕之最後生者名也郭云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奏
者豱者郭云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也豕生三豵二
師一特者郭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鄭詩
箋云豕生三曰豵張逸問曰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
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以上
更無名也二者爲師一者爲特所寢橧者郭云橧其
所臥蓐方言其檻及蓐是也豴蹄也豕四蹄皆白名

豜音堅　豴音的　䝏音倩　豶音責　幺音項　腠音奏　豱音溫　橧音繒　豥音垓　豵音忿

豯其跡名刻絕有力名豝卽豕高五尺者也今漁陽呼豬大者爲豝豕之𧱏名豝說文云豰小豚也豯豚生三月也豵豚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豜三歲豕也淮南子云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易說卦云坎爲豕性趍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亦水畜也援神契云彘水伏故去脈陸佃云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時大雨則豕進涉水波漸漸久役之帥所爲感之而苦也朝野僉載云豕之性能

水故牧豕必水草之交所以豬從豬蓋瀦豬所食息也爾雅翼云田豕害稼古者迎虎而食之騶虞所發止於害稼之類所以爲仁也古者田獵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吉日之臣自肥而殪大兕不私於已所以爲奉上也

犬

無使尨也吠 召南野有死麕章 盧令令 齊風盧令章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秦風駟驖章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小雅巧言章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象形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易艮爲狗狗善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艮爲狗艮陽在上故也考異郵云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宋均注云狗斗之精所生也狗三月而生陽至於三故狗各高三尺釋畜犬生三𤞞二師一玂未成豪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疏云此別狗屬也犬三子則曰𤞞二曰師一曰玂毫是乾毛犬子未生乾毛者名狗喙口也犬長口者名獫短口

者名猲獢毛傳云田犬也壯大絕有力者名狣尨卽狗也說文云尨犬多毛也猲短喙犬也獫黑犬黃頭也往黃犬黑頭也狎短脳狗也獌犬吠不止也獒犬如人心可使也㹞健犬也狄赤犬也狡少狗也字林云盧韓良犬也促宋良犬也豣逐虎犬也纂文云守犬爲獚隴西以犬爲猶獀𤟹毛犹多毛犬也徺猘狗猲屈尾犬也廣志云狗有懸蹠矢人之號風俗通云殺狗磔四門俗云別有善守衛者以辟惡陸佃云長

喙善逐短喙善吠以守獫以田獵歇驕以狩故也秦
風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
犬者亦此類狗善猜警非禮相陵則警吠故召南以
惡無禮盧令鈴以令之環以制之所以刺荒也
[illegible]音 [illegible]音刀

貓

有貓有虎慶旣令居 大雅韓奕章

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從苗古
者蜡禮迎而祭之記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
貓音茅

其食田豕也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線其鼻端
常冷惟夏至一日煖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
貓亦如虎畫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貓一名鼠將一
名銜蟬一名蒙貴一名烏圓按爾雅注蒙頌卽蒙貴
捕鼠勝于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俗傳相貓法眼
用金光身要短面要虎威聲要喊露爪能翻尾腳長
善走家面長鷄種絕虎大懶如蛇

鼠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召南行露章　相鼠有體 鄘風相鼠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魏風碩鼠章　穹窒熏鼠 豳風七月章

鳥鼠攸去 小雅斯干章

說文云鼠穴蟲之總名也鼠一名鼮南陽人呼鼠爲
鼮廣雅曰鼮鼠是也鼠非一種鼷鼠有螫毒者甘口
穹起弓反　窒珍悉反　熏許户反　鼮音廷　鼷音奚

螫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
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謂之甘鼠也鼫鼠形大如鼠
鼫音石
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陸璣云今

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
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技又謂之雀鼠鼩鼠
鼩音瞿
者靑鼩小鼠也郭璞云小鼱鼩也亦名鼨鼩東方朔
鼱音精
云猶鼱鼩之襲狗也鼬鼠健於捕鼠字林云如鼠赤
[illegible]音豉　鼬音有
黃而文郭璞云鼬似貂赤黃色大尾江東呼爲鼪今
俗謂之鼠狼廣雅云鼠狼鼬是也今栗鼠似之蒼黑
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其鋒乃健於兔栗鼠若
竹䶉之屬蓋鼠食竹故曰竹䶉竹䶉形似家鼠蒼色
䶉音留

尾短目細而長前足不分爪指乃一片者後足微有
爪指鼴鼠方言云名犂鼠陶隱居云一名隱鼠一名
鼢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强常穿耕地中
行旱歲則田害說文云伯勞所化也一說鼴鼠首尾
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出零陵界歲災輙入田中振
落衣毛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其皮三毛出於一
孔與常皮異人多寶之治以爲帯鼸鼠郭璞云以頰
藏食者鼫鼠大鼠也聲若犬吠鼸鼠郭璞云鼠文彩

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終軍以爾雅辨其名唐鼠
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汚浴名
易腸鼠鼰鼠郭璞云今江東山中有鼰鼠狀如鼠而
大蒼色在樹木上山海經云倚帝山有獸爲狀如鼣
鼠白喙名狙是也貂鼠陸佃云鼠類縟毛者其毛拂
面如焰朔地苦寒以其毛温額又一種曰銀鼠似貂
而白色毛長二寸柔煥勝于貂鼬鼠一名土鼠黑色
穿土而行天將雨則鳴行必成羣嚙尾魚貫而進鼸

鼢音忿

鼠爾雅翼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鼵如人
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
内鳥在外相爲雌雄又有天鼠火鼠冰鼠青鼠黃鼠
之類鼠性多疑出穴多不果故人持兩端者謂之首
鼠雑組云鼠膽在頭活取則有瑣碎錄云甲子夜鼠
伏庚申夜蝙蝠伏倦游錄云嶺南人食鼠謂之家鹿
按鄘風相鼠有體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
拱謂之禮鼠又謂之拱鼠韓退之城[illegible]禮鼠拱

而立是也或曰卽鼫鼠也關尹子云先王因拱鼠而
制禮故相鼠之詩以譏無禮者孫奕云相地名按地
志相州與河南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盖取譬
焉若以相爲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
以取鼠哉

多識編巻之五　終

多識編卷六、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輯

蟲部

螽斯 阜螽 草蟲

螽斯羽詵詵兮 周南螽斯章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召南草蟲章 小雅出車章

釋蟲蜤螽蜙蝑邢昺云蜤螽一名蜙蝑李巡云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嚴粲云螽斯即阜螽毛氏誤以此螽斯爲蜙蝑孔氏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錢氏云阜螽蠜飛躋一斯語助猶鷺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一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故詩以美后妃

釋蟲草蟲負蠜邢昺云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

螽音終 喓音腰 蜤音 阜音 蠜音煩 螣音特 蜙音嵩 蝑音胥

陸璣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召南草蟲朱傳云大夫妻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出車義同

斯螽

五月斯螽動股 豳風七月章

釋蟲蜤螽蜙蝑郭璞云蜙蜒也一名蝽黍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蝽箕蝗類也青色長角長股以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爲虴蛨陸佃云蔡邕月令云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謂之蚱蜢善害田稺

莎鷄

六月莎鷄振羽 豳風七月章

釋蟲螒天鷄樊光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鷄一名樗鷄李巡云一名梭鷄陸璣云莎鷄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鷄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鷄

蜤音私 蜙音宗 蝽音 黍音 虴音宅 蛨音陌 蚱音窄 莎音蓑 螒音汗 犨音抽

爾雅翼云今莎鷄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蠡嚴粲云莎鷄絡緯也促織之屬也陸佃云古今注云莎鷄一名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唐風蟋蟀章）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豳風七月章）

釋蟲蟋蟀蛬疏云蟋蟀一名蛬今促織也陸璣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青𧈧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嬾婦驚是也陸佃云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蛬初秋生得寒乃鳴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爾雅翼云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耳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輙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蟋蟀有三尾者雌也二尾者雄也吳人取其雄而趫健者馴養以鬬其鳴在股間非口也曹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一以蜉蝣一以蟋蟀刺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善而言忠朱傳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蜩 蜋蜩附

五月鳴蜩（豳風七月章）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小雅小弁章） 如蜩如螗（大雅蕩章）

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螗一物方俗異名耳按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璞云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是蜋蜩螗蜩二種蟬也故疏云蜩者目諸蟬也格物論云蟬兩翼喙長在腹下或以爲無口以旁鳴者數種蜩螗也蚻螿蜺蝒蜓蚞蜩大蟬色黑螗似蟬而

小鳴聲清亮江南謂之螗蛦䖵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蠽一名茅蜩似蟬而小青色者也蜺一名寒蜩又名寒蜇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蝒一名馬蜩蟬之最大者也蜓蚞即蝭蟧也一名蟪蛄又一說蟪蛄寒蜇蛁蟟蟀母蜩范並蟬蟪蛄小小紫色四月五月鳴寒蜇黑而傴僂九月十月鳴甚悽急蛁蟟色青七月鳴蟀母似寒蜇而小二月鳴蜩范所謂馬蟬形大而黑亦五月鳴蜀中又有一種其脫殼頭上一角

（蜓廷音 蚞木音 蛦夷音 蝭提音 蟧勞音 蛁刁音 蟟勞音 蟀寧音）

如花冠狀謂之蟬花昆蟲志畧云寒蜇蟀母蛋類也蛁蟟與蜩蟬類也蛋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蟬類在木上日鳴夜或鳴蟬有四五種有大如雀黑色其鳴震岩谷者爾雅所謂蝒馬蜩是也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上日在木上聲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七月以後鳴者似蚉色亦斑此則正謂之蟬亦名蛁蟟立秋以後青紅二色者盡無之矣獨斑蟬盛焉有一種如大黃蜂黑色僂飛亦僂鳴故謂之瘂蟬即蟬之雌者本草蚱蟬是也夏秋俱有大抵蟬皆乘昏夜方出土中升高處一似畏人二畏日炙乾其殼不能脫也既登木而鳴但飲清露至寒時又復墜地論衡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生兩翼不類蠐螬一名王蜎其生坼母背而出雜俎云蟬未蛻時名復育相傳蛣蜣所化郭璞云蟲之清潔可貴唯蟬

螓　蛾

（螓音秦）

螓首蛾眉　衛風碩人章

釋蟲蚻蜻蜻郭璞云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謂之螓即蜩類所謂如蟬小而有文者是也夏小正四月鳴札注云札懸寧也一名虎懸鄭玄云此蟲額廣而且方故詩稱螓首

釋蟲蛾羅疏云此即蠶蛹所變者廣志云有蠶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陸佃云繭生蛾蛾生卵博物志云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

（蛹音勇）

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云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廣韻蠶化為蛹蛹化為蛾韓愈會合聯句彤若摛擲蛹玉篇云老蠶也蛹一名螝蛾一名羅孫炎以為螝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稱蛾眉今一種善拂燈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與蟨相為牝牡蟨一名過街

螝音歸　蟨音蕨

蝤蠐

領如蝤蠐 衛風碩人章

釋蟲蟦蠐螬蝤蠐蝎又云蝎蛣蝠又云蝎桑蠹疏云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郭璞云蠐螬在糞土中者蝎在木中者爾雅翼云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為異大者如足大指而蝤蠐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故以比領其所謂蝎非蠆尾之蝎也莊子云烏足根為蠐螬注烏足草名生水邊萬畢術云黍成蠐螬注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

蝤音囚　蠐音齊　蟦音費　蛣起吉反　蝠音屈　蠆音

生蠐螬也博物志云蠐螬以背行駛便於自用也七辨云蝤蠐之領阿那宜顧

蠶

蠶月條桑 豳風七月章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倉庚鳴則生夏小正云三月妾子始蠶蠶之狀呥呥然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蚝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古者三宮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呥音然　蚝音次

之謂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飼蠶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埃也飼必卷窓搴幃蓋蠶見明則食食多則生長其旋生駒皆與母同老三十六日而化嵇康養生論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荀卿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之眠亦有四眠者既老將績其口含絲文耀鉤云商弦絕蠶含絲言弦將絕蠶含絲以待用也淮南子云蠶珥絲而商弦絕謂新絲出故絲脆商弦最急

故先絶其獨成繭者謂之獨繭自二以上謂之同功繭再蠶謂之𧓍蠶一名䖩蠶以晩葉養之先王之法禁馬鄭玄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蠶者爲傷馬也淮南子云螈蠶一歳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後世鄉貢八蠶之絲吳人且以爲美談吳錄云南陽郡一歳蠶八績林邑記云九真郡蠶年八熟荆楚歳時記云八蠶繭出日南至秋猶飼以柘荆楚則早晩

二蠶止五月而已永嘉郡記云永嘉有八輩蠶蚢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蚢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昆蟲志畧云蠶之類多爾雅曰蟓桑繭讐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此皆蠶類吐絲成繭者食桑葉爲繭者曰蟓蓋蠶也或云野蠶食樗葉棘葉欒葉爲繭者曰讐由食蕭葉爲繭者曰蚢蕭蒿也

蟓音象　蚢音杭

蠋 厄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豳風東山章　倬葦金厄 大雅韓奕章

釋蟲蚅烏蠋疏云蚅一名烏蠋形似蠶而大如指爾雅翼云蠋葵中蠶也从虫葵者桑也之甘者也蠋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藿廣志云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蠶致養於人千百爲族蠋則獨行詩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故東山以勞歸士淮南子云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蠋一名蚅狀雖可畏然古

人以金作此而綴之車上以爲飾故曰倬葦金厄

伊威

伊威在室 豳風東山章

釋蟲伊威委黍郭璞云舊説鼠婦別名陸璣云伊威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形似白魚是也陸佃云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因濕化生俗謂之濕生婦當作蟠詩注譌蟠爲婦乃作負一名蟠

蠨蛸

蠨蛸在戶 豳風東山章

釋蟲蠨蛸長蹄郭璞云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云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

熠燿

熠燿宵行 豳風東山章

釋蟲螢火卽炤郭璞云夜飛腹下有火蟲也本草云

一名放光一名夜照古今注云一名景天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大戴禮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白鳥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格物論云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生階地池澤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也陸佃云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傳云螢戴火而寒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火一名攄火一名熠燿崇有論云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丹鉛録云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悦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蟲唯蟲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爭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蛞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穎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草化爲螢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蚈皆水螢之名亦猶蝶有

草蝶水蝶二種云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畢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戴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

螟蛉 蜾蠃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小雅小宛章

釋蟲螟蛉桑蟲郭璞云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或在草萊上

釋蟲果蠃蒲盧郭璞云卽細腰蟲也俗呼爲蠮螉方

言蠭蠮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說文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列子云純雌者其名大腰純雄者其名穉蠭莊子云細腰者化陸璣云果蠃土蟲也似蠭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解頤新語云說者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楊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

蜾音括

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令人養晩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王氏雅述云国居時年年取土蜂之窠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蟲及草上花蜘蛛啣入窠內塡滿數日後其子卽成形而生卽以次食前所蓄青蟲蜘蛛食盡則成一蛹數日卽蛻而爲蜂嚙孔而出所謂類我類我者乃始而啣泥作窠之聲亦非啣青蟲之時安得謂之祝按陶隱居亦謂蠮螉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蟲青蜘蛛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有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昆蟲志畧云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陶隱居乃謂生子

如粟米取他蟲以擬爲糧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爾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爲物食明矣本草圖經云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鶂之相視負蝨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爲異矣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蠮螉之蟲孕螟蛉之

鶂音亦

子傳其恃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
直蠢動無定精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朱傳云螟
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嚴粲
云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蠭之
細腰者亦曰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
菼青黑之鵻皆名以騅也

蜂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周頌小毖章

荓音拼 螫音釋

釋蟲土蠭木蠭疏云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說文云
蜂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
土蜂又名馬蜂荊巴間呼為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

蟺音檀

房者名木蜂亦食其子爾雅翼云山海經曰穀城之
上足蜂蜜之廬今土木之蜂亦各有蜜北方地燥多
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多在木中故多木蜜今
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黃大率腰腹相稱如蠅蟬也陸
佃云蜂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詩曰莫予荓蜂
自求辛螫言蜂藏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採取百芳
醞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叠積如臺
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一名蠟蜂
舊說蜂之化蜜必取匽豬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
故謂之蠟者蜜之跡也方言云其大而有蜜謂之壺
蜂即今黑蜂盖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
壺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衡漆
以固其蔕陰陽在尾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釋蟲

又云蠭醜螸螸垂腴也一名蠆變化論云蜜蜂朝夕

螸音欲

排衙必羣聚喧鬧朝衙畢方出採花供工課晚衙畢
則入房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
蜂蜂王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盖
無此蜂則不能成蜜至七八月相蜂盡死相蜂如不
死則羣蜂告饑俗謂相蜂過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
小指不螫蜂無王而盡死有二王而即分所分之蜂
均挈其半未嘗多寡從王而出者未嘗復回飛止必

環衛蜂王皆有隊伍行列舊傳蜂王爲人取得必有
二小蜂左右不離近峰聞署云蜂採百花俱置翅間
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于王

蟻

鸛鳴于垤 豳風東山章

釋蟲蚍蜉大螘小者蟻其子蚳酉陽雜俎云秦中多
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
黑者遲鈍力擧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其

行每六七有大者間之整若隊伍陸佃云螘有君臣
之義故其字从豈亦或从義善鬬鬬輙酣戰不解化
書云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
與衆畜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又云其場謂之坻或
謂之垤詩曰鸛鳴于垤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
鳥見之長鳴而喜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
也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注云玄駒螘也方言曰梁
益之間謂之玄蚼陽朋云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一寸而仞有水

蠆

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小雅都人士章 (卷音權)

說文蠆毒蟲也陸璣云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
州謂之蝎酉陽雜俎云鼠負虫巨者多化爲蝎蝎子
多負于背嘗說過滿百爲蝎所螫蝎前謂螫後謂之
蠆蝎常爲蝸牛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或云蜥蜴 (蜥音析 蜴音亦)
能食之故蜥蜴一名蝎虎說文又云長尾爲蠆短尾

爲蝎本草云蝎緊小者名蛜蝌今醫家謂蠆尾爲蝎 (蛜音伊)
梢詩箋云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上曲卷 (揵音權)
然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曹風蜉蝣章

釋蟲蜉蝣渠畧舍人云蜉蝣一名渠畧南陽以東曰
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郭璞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

角黃色叢生糞土中朝生莫死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暮死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戴氏注云蜉蝣者渠畧也金氏云似甲蟲或曰螸上吞蛾翅羽潔白生時羣然而飛一兩日卽死滿地金氏甲蟲非廣志云蜉蝣在水上翕生尋死隨流而去爾雅翼云許叔重注淮南子言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

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桉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卽羣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死陵人謂之白露蟲詩序云蜉蝣刺奢也箋云喻昭公羣臣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迫將亾如渠畧然

蠅

蒼蠅之聲齊風鷄鳴章 營營青蠅止于樊小雅青蠅章

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義故蠅之爲字从繩省亦好交其後足㨪翅自扇故爾雅云蠅醜扇爾雅翼云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蒼蠅比於青蠅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者是也雜俎云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聒音郭其聲在翼青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巨者頭如火赤頭者號爲景跡陸佃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小雅詩傳云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盖王嘗使衛巫監謗

螟 螣蟊賊附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小雅大田章

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蟊音牟疏云此分別蟲所啖食禾所在之名也李巡云食苗心者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蟘音得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云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許愼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祇

冒取民財則生蟊陸璣云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
也賊桃李中蠹蟊赤頭身長而細耳或云蟊螻蛄食
苗根爲人患舊說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
姦宄內外言之耳故捷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
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多識編卷七

莆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鱗部 介部附

龍

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周頌載見章 央音秧

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
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
而風化元命苞云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
而雲興通卦驗云立夏風至而龍升天廣雅云有鱗

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方言
云龍未昇天曰蟠龍說文云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
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管子
云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極
于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沉則入于深泉變化無
日上下無時謂之神淮南子云萬物羽毛鱗介皆祖
於龍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而後鸞鳥庶鳥凡羽

者以次生焉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而後麒麟庶
獸凡毛者以次生焉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而後
建邪庶魚凡鱗者以次生焉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
黿而後靈龜庶龜凡介者以次生焉乘異記云龍角
浪凹峭目深鼻豁鬐見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烨烨者
雄角靡浪平鼻直鬐歛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王
符稱世俗畫龍之狀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
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

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
似虎耳似牛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
龍從木中升天也盖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
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升也雜俎云龍
頭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盖
杜撰也左傳龍見于絳郊蔡墨云古者畜龍有豢龍
氏有御龍氏龍水物也變化論云驪龍之眸見百里
纖介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

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内典云龍火得
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巨
靈跡猶存水懸下注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之屬莫
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為龍不上
者魚盛均龍對云真龍者道能變化其流多派或蟠
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劍其在天也
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蹯腴驪土庶類蕃蕪
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為馬也布體柔油

徧崇九州其為劍也鬼厲淫淫秋江萬尋至於梜雲
則十雨時濡御照則三光助舒是真龍也詩正義云
龍旂者旂上畫為交龍陽陽言有文章釋天有鈴曰
旂李巡云以鈴著旐端郭璞云懸鈴於竿頭畫龍於
旐也

蛇　虺　蜴

維虺維蛇（小雅斯干章）　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小雅正月章）
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蛇向壬地壬北方也張奐疏云

蛇能屈伸配龍騰蟄傳玄銘云嘉兹蚰靈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内典云辨蛇雄雌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蹻蟯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格物論云桉本草山海經爾雅等書腹行數種或青或赤或黄或白或黒白相間或金色或銀色或黒質白章或方勝白花紋或三稜色黒如漆又有頭斑而身赤者有赤黒色者有大僅如指者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六足四翼者有當中有約頭毒尾良者有形似

蟯音撓

鱧魚頭若鼉頭圓無鱗者有逕二三圍長十許丈而能吞鹿者又有細頸大頭色如文綬紋間有毛如猪鬉鼻上有針者然本毒蟲有無毒者本鱗蟲有無鱗者鼻本皆向上而有鼻向下生者有蝮有蚺有蟒有蟠蟠龍類能興雲霧蟒蛇中最大者一名王蛇爾雅翼云蛇草居常饑毎得食稍飽輙復脱殼冬輙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黄本草云蛇蛻一名龍子衣一名蛇符一名弓皮

釋魚蝮虺慱三寸首大如擘孫炎云廣三寸頭如栩指有牙最毒舍人云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陸佃云虺狀似蛇而小爲虺弗摧爲蛇奈何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虺異

栩音許

釋魚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疏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也字林云蠑螈蛇醫也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

蠑音榮　螈音原　蝘音偃　蜓音佃

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方朔云非守宮則蜥蜴桉此諸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珠檮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

鯉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陳風衡門章

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鯉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古今

注云兖州人謂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黒鯉爲黒駒白鯉爲白騏黄鯉爲黄騅皆取馬之名以其能飛越江湖故也養魚經云以六畝爲池池中有九州即求懐子牝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以二月上庚納池中水令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神農書云鯉最爲魚之主令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盖健魚也四時食制云郫子[illegible]魚黄鱗赤色可以爲醬河洛記云諺云伊洛魴鯉

天下最美洛口黄魚天下不如而陳風乃謂食魚不必魴鯉則賢者自樂而無求也唐律取鯉魚即宜放號赤鯶公本草云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爾雅翼云是腸正中一道耳非脊也

騅音追　鯶音混

魴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陳風衡門章）　魴魚赬尾（周南汝墳章）

釋魚魴魾郭璞云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陸璣云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州魴故其鄉語云居就糧梁水魴是也説苑云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陽喬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陸佃云魴今之青鯿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盖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爾雅

魴音房　魾音毗

翼云詩稱魴魚赬尾説者以爲魚勞則尾赤左傳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鄭氏以爲魚肥則尾赤二説雖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魴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衡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赬也蓋詩之赬尾以喻宗周臣下之勞左氏之赬尾則其志太心勞之象故以衡流竀尾爲言也

竀勑呈反　衡華　育反　方淌　郎反

鱒

九罭之魚鱒魴 豳風九罭章

釋魚鮅鱒郭璞云似鯶子赤眼陸璣云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爾雅翼云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人謂之赤眼鱒其音乃如蹲踞之蹲食螺蚌多秪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輙遁張衡七辯云鞏洛之鱒割以爲鱵分芒折縷細亂蚕足

罭音域 鱒音撙 鮅音必 鱵音族

鱧

魚麗于罶魴鱧 小雅魚麗章

釋魚鱧鯇毛氏以鱧爲鮦本草云蠡一名鮦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郭璞云鱧鮦陸佃云鱧今玄鯉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爾雅翼云鱧魚圓長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故从禮膽獨甘也故从鱧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爲厭故有天厭鴈地厭犬水厭鱧之說皆禁不食郭氏稱爲鮦然今鮦又別一種舍人云鱧名鯇陸璣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嚴粲云郭璞陸佃皆同毛說以鱧爲今之烏鯉也今不從舍人陸璣皆以鱧爲今之鯇魚也今從之

麗音 罶音柳 鱧音蠡 鯇華板反 鮦音同

鰋

魚麗于罶鰋鯉 小雅魚麗章

釋魚鰋鮎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璞以鰋鮎各爲一魚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江東呼鮎爲鮧按本草鮧一名鮎魚一名鯷魚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是鮧鮎鯷爲一魚不言是鰋郭璞與本草仝

鰋音偃 鮎音拈 鯷音地 鮧音夷

鱨 鯊

魚麗于罶鱨鯊 小雅魚麗章

毛傳鱨揚也陸璣云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陸佃云今黃鱨魚是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舊說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

鱨音嘗 鯊音沙

釋魚鯊鮀郭璞云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陸璣云

鮀音陀

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陸佃云鯊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黒點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懸淵沈之鯊鰡也鰡鯊鰡爾雅翼云鯊魚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其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佳今人呼為重脣脣厚特甚有若鼉黽故以為名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鯊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来春復來大抵正月輙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陸佃云鱨魚黄鲂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又云鱨鯊小魚鲂鱧中魚鰋鯉大魚又云鱨鯊長魚鲂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云鱨鯊鲂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沈蓋謂五色之備而大小長短浮沈之不同也朱傳云此卽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勤以優賓也

鰡音流

鱣 鮪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衛風碩人章 有鱣有鮪周頌潛章

鱣鱑也大魚似鱘釋魚有鯉鱣舍人云鯉一名鱣郭璞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黄大者長二三丈江南呼為黄魚與鯉全異陸璣云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上來身形似龍銳頭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盂津石積上釣取之大者千數斤可蒸亦中羨臛又可作鮓其子可為醬陸佃云鱣肉黄長鼻輭骨俗謂之玉板大者長二三丈爾雅翼云今江東呼鱣為黄魚大者曰王鱣嚴粲云本草以鱣為黄魚是也鱏今俗作鱘卽鱘黄鮓是也

鮪鮥也似鱣陸璣云鮪形似鱣而色青黒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鮇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爾雅翼云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周頌季冬薦魚春薦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皆特獻之者

鮥音洛 鮇音未

以其及時可貴也東京賦稱王鮪岫居山有穴曰岫其穴在河南小平山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不善游三月出於河見河水而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以獻天子用祭或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而來入河或曰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為龍

鱮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風敝笱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小雅采綠章 川澤訏訏魴鱮甫甫大雅韓奕章

鱮音序 訏音許

鱮魚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云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族行故其制字从與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嚴粲云今鰱鱅又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也

鱅音庸

鰷

鰷鱨鰋鯉以享以祀周頌潛章

鰷音倏

鰷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性浮似鱨而白爾雅翼云鰷白鰷也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鯈江東呼為鮂釋魚鮂黑鰦是也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觀於濠梁稱儵魚出游從容以為魚樂明遂其性也淮南子曰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此魚好游也詩潛有多魚潛者椮也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今人謂鰷為參魚參音近於椮或以其伏椮中得名耶去其腸作鮺謂參魚鮺又謂其魚為肉條魚山海經云儵魚食之已憂

鮂音囚 鰦音玆 椮桑感反

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風敝笱章

鰥音關

釋魚鯤魚子李巡云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也魯語魚禁鯤鮞鳥翼鷇卵是亦以鯤為魚子也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

是鯤爲大魚也毛傳亦以鰥爲大魚王肅言魯桓之
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嚴粲云傳以
鰥爲大魚蓋據孔叢子之說遂以魴鱮皆爲大魚賤
以魴鰥魚之易制者盖以魴本中魚與盈車之鰥大
小相遠遂以鰥爲魚子今魴鱮皆中魚則鰥亦中魚
也衛人所釣鰥魚偶得大者以爲大而詫之此詩配
魴鱮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車者入笱中必非大
魚

鮐

黃耇台背　大雅行葦章

台鮐也吳都賦云王鮪鯸鮐劉良注云鯸鮐魚狀如
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
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蒸餤肥美豫章人珍之詩箋
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劉熙云九十曰鮐
背

嘉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小雅南有嘉魚章

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益州記云嘉魚細鱗似鱒
魚蜀山謂之拙魚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水經注
云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
出十月入穴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
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方
輿勝覽云丙穴在巴郡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
魚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
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盖食鹽泉
也雜俎云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本草陳藏器云
李善注蜀都賦嘉魚丙日出穴今則不然丙者向陽
穴也陽穴多生此魚魚復何能擇丙日耶陸佃云舊
言魚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盖爾雅魚枕謂之丁
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
已詩正義云釋器篧謂之罩嚴粲云魚深潛者也南
方江漢之間產善魚編細竹以爲罩而籠取之興賢

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動求而後得之也

魚服

象弭魚服 小雅采薇章 弭音米

魚服魚皮也可爲矢服左傳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飾車也陸璣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 鞬音堅 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

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詩正義云夏官司弓人職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龜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小雅小旻章 元龜象齒 魯頌泮水章

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周易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周禮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格物論云古人用龜以卜必取之於秋而攻之於春灼之之法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食墨則吉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千歲之龜甲黒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又云龜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黒者盖稟受五行之粹也然而性

畏刀鐵聞其聲則不能動蘇氏演義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逸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龜策傳云上有擣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常有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云者此某之龜也能

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
凶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
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
曰火龜疏云神龜者龜之最神明者也禮統曰神龜
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盤法丘山玄文交錯
以成列宿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是也靈龜
之有靈次神龜者雒書云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
精也攝龜龜之小者腹甲曲折能自開閉者也寶龜

傳國所寶者春秋書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
龜青純是也文龜甲有文彩者筮龜在蓍叢下者山
龜生山中者澤龜生澤中者水龜生水中者火龜生
火中者爾雅又云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
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疏云俯者靈謂行時頭低
周禮天龜曰靈屬是也仰者謝謂行時頭仰周禮地
龜曰繹屬是也前弇諸果謂甲前長弇覆者名果周
禮東龜曰果屬是也後弇諸獵謂甲後長弇覆者名

倪五計反

獵周禮南龜曰獵屬是也左倪不類謂行時頭左邊
痺下者名類周禮西龜曰靁屬是也右倪不若謂行
時頭右邊痺下者名若周禮北龜曰若屬是也周禮
又謂各以其方色與其體辨之鄭注云色謂天龜玄
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靈繹果獵靁
若是其體也衆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
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
郤西龜左北龜右從其類也本草圖經云秦龜山中

龜不入水者是也龜甲水中神龜也山中龜其形大
小無定大者有如碑趺食草根竹萌冬月藏土中至
春而出游山谷中今人或畜養爲玩至冬而埋土穴
中卜人取以占其甲亦堪餙器水中龜其甲白而厚
色至分明所以供卜以長一尺二寸者爲善又一種
鼊龜小狹長尾腹下有橫折見蛇則呷而食之江東
人謂之陵龜又一種蟕蠵大甲可以卜嶺表錄異云
蟕蠵俗謂之茲夷蓋山龜之大者人立背上可負而

靁音雷

趺音跗

鼊音　蟕音谷　蠵音茱

行卑殻以生得全者爲貴工人以其甲通明黃色者
煮柏陷瑇瑁爲器今所謂龜筒是也一說其頭方殼
圓脚短者爲陽龜形長頭尖脚長者爲陰龜陸佃云
龜舊也外骨内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蛇交故龜
與蛇交謂之玄武化書云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
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
語云龜思鱉望今龜鼈皆隔津望卵類從云玄龜不
咽栗蓋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博物志云龜三千歲

唳列音

旋于卷耳之上爾雅翼云千年之龜游於苓葉之上
龜有緑毛金錢之屬種類極多古者黃目爲鬱氣之
上尊黃目乃龜也昆蟲志畧云郭氏謂物有含異氣
者不可以常理推龜溺醫家謂之石腦油最難得唯
以鑑照之見影則失溺急以荷葉承之又法以絺炷
火上熁熱以點其尾亦致失溺俗傳以龜溺研墨書
石與木輙墨跡徹底不滅

貝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小雅巷伯章）貝冑朱綅（魯頌閟宮章）既
見君子錫我百朋（小雅菁莪章）
釋魚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貝
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蟦小
而橢郭云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
疏云貝介虫也居陸者名贆在水者名蜬至大者名
魧至小者名鰿黑色之貝名貽貝其黃爲質白爲文
點者名餘貾白爲質黃爲文點者名餘泉中央廣兩

閟秘音　贆標音　魧杭音　鰿積音　蚆巴音　頯匡軌反　蜠求隕反　蟦責音　橢他果反

頭銳者名蚆大而汚薄名蜠小而狹長名蟦相貝經
有經尺之貝爲秘寶又有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
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緑文謂之綬貝黑文
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服蛆蟲
南海貝如珠礫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碧貝雨
則重霽則輕委貝雨則輕霽則重又有浮貝濯貝雖
貝𧵍貝醬貝皆貝之類也本草圖經云貝子生東海
池澤今南海亦有之貝類之最小者又若蝸狀而交

醬咏音

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是也潔白如魚齒故一名貝齒古者用以飾軍容服物故閟宮之詩云貝冑朱綅陸佃云獸獸爲友貝貝爲朋故菁莪之詩云錫我百朋爾雅翼云古者貨貝周有泉貝至秦廢貝行錢故古者貨賂貢賦賞賜凡屬於貨者字皆从貝也大者爲珂黄黒色其骨白可以飾馬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故說文貞貝聲也

鼈

飲（去聲）御諸友炰（音庖）鼈膾鯉（小雅六月章）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大雅韓奕章）

鼈卵生形圓而脊穹四周有帬（音群）在易離爲鼈爲龜以其骨在外肉在內也考工記注則以外骨爲龜之屬內骨爲鼈之屬以鼈外有肉緣比龜爲內骨耳易林云龜鳴岐野鼈應于泉酉陽雜俎云鼈無耳爲守神也淮南子云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音撇）精于明也養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本草會編云南人魚池中多畜鼈令魚不隨霧起三元參贊云鼈居水底性甚冷肉能補陰又能補氣陶隱居云夏日剉（音挫）鼈以赤莧包置濕地則變化生鼈人有褁鼈甲屑經五月皆能變成鼈子藥性論序云紅莧爲跛鼈之還丹陸佃云鼈以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雜俎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內典云鶴影生鼈思生世傳鼈

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鄉也又云鼈之所生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占之或云龜蛇相爲牝牡今鼈與蛇亦相須深沙穴中往往多有蛇與鼈同處者鼈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輙出爲泯滅之人伺知之往往反以是得之爾雅云鼈三足能（音台）龜三足賁跡云鼈龜皆四足三足者異故異其名鼈之三足名能龜之三足名賁也案中山經云游戲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下其中多

三足鼈食之無蠱又云放皐山東五十七里曰大𦕀
山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之無
大疾可以已腫六月炰鼈蕨鮤云釋文合毛炙物曰
炰楚辭招魂胹鼈炮羔胹煑也鼈可煑不可炰今炰（胹音而）
鼈謂火熟之耳

鼉

於樂辟廱鼉鼓逢逢 大雅靈臺章（鼉音駄 逢音蓬）

鼉魚屬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皮五色背尾皆有

鱗甲如鎧能吐霧致雨力尤酋健善攻碕岸夜則出
邉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性嗜睡目常閉大者自嚙
其尾極難死人於穴中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
掘亦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其老者多能爲鬽昆蠡（鬽音魅）
志畧云鼉亦作鮀狀如鯪鯉或云多年鼉入水化爲
龍陸璣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鵞
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可以冐鼓月令季夏命漁師取
鼉上林賦樹靈鼉之鼓各注亦云鼉皮爲鼓陸佃云

狏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狏識風以鼉識
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取以冐鼓故
曰鼉鼓蓋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皷聲逢逢然象
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今鼉象龍形一名鱓按韻會（鱓音駄）
云鼉背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爲鼉鼓其數應
更故吳越謂之鼉更未見有以皮冐鼓者樂書云詩
人托之其鳴應更爲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
鳳故謂之鳳簫卽此類也

蜮

爲鬼爲蜮 小雅何人斯章（蜮音域）

蜮短狐也洪範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云
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
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
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如疥是也陸佃
云蜮含水射人一曰含沙稽聖賦所謂蛷旋於影蜮
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

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然是鸑鷟能食之禽經所謂鸑鷟飛則蜮沈是也爾雅翼云蜮生江南溪水中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口中有横物如角弩如聞人聲以氣為矢激水以射人隨所著處發瘡中影亦病冬月蟄澗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烝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說者又言水弩狀如蜣蜋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云水

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顏師古以為短狐即射工亦呼水弩當是一物暴公與蘇公有壎篪之雅而反譖之失位故蘇公作詩以絕之比之鬼蜮

多識編卷七終

毛詩多識編七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安慶府知府是編本陸璣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鳥部獸部蟲部鱗介部各一卷多引鄭樵陸佃羅願之語又兼取豐坊之偽子貢傳偽申培說貪多務博頗乏持擇其凡例稱鳥獸昆蟲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載然如龍旂之龍非真龍鸞鑣之鸞非真鸞而徵引故實累牘連篇此自類書何關經義又如因爾雅苕接余之文遂謂漢之婕妤取義於荇菜其穿鑿抑又甚焉據其凡例尚有外編雜編二書此本無之未知其為未刻抑為偶佚也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附讀詩一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原解三十六卷》提要

毛詩原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讀詩

六經惟誦詩多明法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子貢論學知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子夏論詩知禮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此孔子說詩之明法也孟子亦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故高子問小弁小人之詩孟子曰固矣夫高叟之爲詩咸丘蒙問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爲天子瞽瞍非臣如何孟子曰非此之謂也如以辭而已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此孟子說詩之明法也學者通乎此意而學詩無餘術矣

三百篇所以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與聖人删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正在此自宋元晦不通古序學者謬承師說淺陋枯索無復興致可風

詩序相傳爲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

各詩根柢下文皆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非目巧可撰古人有詩卽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删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畧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切詆爲妄作秪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用之予未敢信其然也

古人作詩先有題而後有詩未有詩成後以題强肖者箴銘記贊之類題闕或可據辭標補至于詩義微婉雖事有所本而常託興象外據辭撰題決無此理

朱子攷序皆先有詩而後有題也

詩序首句函括精約法戒凜然須經聖裁乃克有此其下毛公申說乍讀似淵畧尋思極得深永之味後人不解詆爲淺陋千古寸心得失自知此言詩所以難也或謂毛公有大小非出一手其父子兄弟轉相發明故傳與序閒有不合大抵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讀詩惟當以首序爲宗今于首句增古序曰三字下以毛公曰别之後附朱說參以愚見不敢辭其妄也

序者遂也作者有未達之志序以遂之故古序卽是

詩人之志詩辭明顯則序不及但道詩所未言後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廢也朱子必責詩中語爲徵正與古序相反苟詩辭已直又焉用序爲如朱說依樣葫蘆都似重複語書序所以孟浪正坐此雖不用亦無傷也若詩無古序則似夜行烏可少乎

詩别有齊魯韓三家失傳矣然三家未見古序其學亦可知毛公根據古序與經傳合而能變通遊演曲暢作者之情千載獨行諒非偶爾朱子一切詆爲鑿空妄說今虛心檢閱自覺古是今非有識者何敢訣今而背古乎

古序全體春秋之義于凡美刺各舉大綱而不盡之意寄于言外當時作詩詳委具在國史今不可考矣毛公序說有所受之亦猶左傳于春秋雖精旨未暢而大畧可據朱欲廢毛已爲不可直欲併古序廢之予河漢而不信也

讀詩本古序義理周匝完備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删詩手澤如新朱子謂序不可信須併三百篇亦不信始得如以三百篇爲古而序爲非古攷從今說則其錯亂不可勝道矣國風尚有十五國爲别至于雅皆朝廷獻替須爲宗廟登歌如小雅沔水攷爲憂亂非

規宣王白駒改爲畱賢非大夫刺王黄鳥我行其野改爲民適異國非刺宣王谷風改爲朋友相怨非刺幽王蓼莪改爲孝子不得終養四月改爲遭亂自傷非刺幽王無將大車改爲行役非大夫悔用小人車舝改爲新婚非刺幽王采綠改爲思夫非刺怨曠隰桑改爲喜見君子非刺幽王綿蠻改爲微賤勞苦非刺亂以上皆如朱說則小雅與國風何以別乎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非刺幽王大雅生民非尊祖旣醉非太平鳧鷖非守成假樂非嘉成王以上盡改從朱說則雅與頌又何以別乎民勞板改爲同列相戒

非刺厲王抑改爲衛武公自作非刺幽王崧高烝民韓奕皆改爲贈行非美中興如此則與風又何別乎周頌臣工非諸侯助祭噫嘻非祈穀皆改爲戒農官訪落敬之小毖皆改爲成王自作如此則與雅又何別乎魯頌四篇駉但爲牧馬有駜但爲燕飲泮水但爲脩泮宮閟宮但爲脩祖廟如此則與風何別乎若是則三經紛如亂絲必尼父再生重加删正乃可通也

朱元晦詆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不然即斥爲鑿空若辭類他人他事即以他人他事代惟以切直爲主作詩如此但可謂之記事文字而其淺率甚矣何稱爲主文譎諫乎如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大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大姒若盡責名與事爲徵則雖二南諸詩亦鑿空矣按辭徵事以校他書考制度則可言詩則不可

二南雅頌所載文武諸詩皆作于王業旣成之後故序以文事爲文王詩武事爲武王詩非謂其詩即作于其時也朱子據詩中有文武成康字輒以生前稱謚爲疑他凡詠其事者謂即作于其時凡美刺代言

者謂即其人自作皆犯高叟之癖

朱子詆前人師說爲鑿空抑不知已之改作又何所據則猶之鑿空耳第如朱說淺率其鑿空易如古序深遠其鑿空難今試使人暗索爲朱說者十常八九如古序者百無一二古人鑿空何不就其明且易者而爲其遠且難者乎毛公距夫子删詩所四百年旣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嗸然自以爲某詩非某事實因某事作此何異李少君遇九十歲翁紿云我識爾曾王父面孔知者誑而不信也

朱子改古序秖據文辭疑似懸斷大抵淺俗如叔于

田刺鄭莊公不教養其弟辭似美叔段遂改爲美叔段將仲子兮刺莊公與祭仲謀殺弟辭似婦人與男子語遂改爲淫奔如序何其悠遠如朱則委巷之曲耳詳見各篇

朱元晦專以史傳質序序自與史傳合然序古而史傳後出以史傳徵序是以黃小徵老人也如曹風三百赤芾序謂刺共公是也朱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之事此左傳牽詩屬辭耳豈眞曹有三百大夫之多乎又如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所五十有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謂左傳附會詩而反謂序附會左傳豈不倒見意在排古序求勝而已孔子曰信而好古好而不信則如無好又曰多聞闕疑疑而改作無寧闕諸

朱子謂序無據而揣摩也夫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就使無據寧揣摩古人之似入于善無寧揣摩不似而入于惡入于善者成人美入于不善者成人惡故曰過疑從輕況本無疑乎木瓜爲感齊桓公作何疑也青青子衿爲學校不脩作又何疑也今不擬以報德之辭學校之咏而改從淫奔豈惟瀆亂聖經亦好成古人之惡矣餘難枚舉附見各篇

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朱說皆犯此數病

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琢磨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干而以禮後解顧仲尼極加歎賞謂其始可與言詩此意二千年來無人會但作穎悟上伎倆實是三百五篇証盟公案蓋詩人託興深遠言語寬厚抑揚反覆不可爲典要理有切合而辭若矛盾語有疑似而志相背戾是故言詩難也善解者通其志而冥合不達者執其似而反遠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離而不殊合而不泥入而不執出而不遠兩端用中乃可言詩世儒于詩以切磋解切磋以素絢釋素絢見關雎則以爲烏聞羔羊則以爲獸讀狡童則以爲蕩子目靜女則以爲淫婦膠柱鼓瑟無一可通乃有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如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强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孰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烏能免于牽强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

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或曰：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詩三百，何也？曰：此即孟子所謂不以辭害志也。詩者，志也。詩多男女之辭，志不專爲男女發，聽其聲靡靡，而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又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樂盈而反。減而能進，盈而能反者，思無邪之謂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敬主乎中，而和爲終始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辭，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删詩留淫辭，禁學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責直影也。蓋凡聲音之道，和動爲本。過和則流，過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鵲巢、桃夭、摽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然則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中閨。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詩託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

讀他書，依憑文字，不中不遠。讀詩守文字，不惟害辭，且乖本旨。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辭頌；楚茨本傷今也，而其辭道古；小戎、東山美之，而無一語贊揚；氓、谷風刺之，而無一語譏貶。此類甚多。朱子于東山改爲周公自作，于氓、谷風、小戎改爲婦人自作。又如周頌噫嘻據成王二字，改爲戒農官；執競據成康二字，改爲祭成王、康王。按古序以繹今旨，殊覺不然。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如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見

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鴟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如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餘可倒推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都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大彷風人遺意至近體興而古意盡廢朱元晦以近體解三百篇宜其不達耳

詩意深厚正不貴明淺或借古以諷今或反言以明正或託其人口吻以發意中事或漫無可否述事以見意體裁不一要未有直發者朱子謂詩本性情辭無雕綴夫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歌詠所以養性情

歌雅者溫良歌頌者柔直故曰詩可以興此性情之說也非謂其人自作即見其人之性情云爾也人雖暴厲其為詩亦必溫厚不溫厚則非詩故曰不以人廢言言不可以信人詩其可以信性情乎以此論性情失其解矣

朱元晦云讀書從眼前說出底便好從崎嶇說出底便不好此非至當之論言近指遠眼前固好牽强造作崎嶇固不好若以皮膚為眼前以深求為崎嶇所變適多如讀詩與讀易欲一味眼前胡可得詩比與易象欲不崎嶇胡可得朱子解詩易所以兩失惟其怕崎嶇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宋襄公怕崎嶇戰死于泓成安君怕崎嶇為虜于漢鄧艾不崎嶇則不能入蜀李愬不崎嶇則不能平蔡天下事非疎淺迂濶可辦聖人不為險亦不失險乾不為險自能知險諸子百家與六經爭峙儒者迂濶養成之非六經道不廣也

詩言寬裕含容本詠一事而悠游委蛇可以旁通諸經語不可節取惟詩斷章割句甲乙皆合正以其辭不拘一隅也是烏可與硜硜之士道乎故自古稱言詩難也

凡詩之比鳥獸草木皆取諸目前至近貴使人易曉必無異方奇怪之物如雎鳩之為布穀也鳲鳩之為鸜鵒也皆愚夫所習見聞取以為比世儒不解妄事猜度轉入奇僻傷詩人和平之旨失託興曉喻之意

○賦比興非判然三體也詩始于興興者動也故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子亦曰詩可以興凡詩未有離興者矣興者詩之情情動于中發于言為賦賦者事之辭辭不欲顯託于物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鋪敘括綜曰賦意象附合曰比感動觸發曰興非但歡娛為興喜怒哀樂皆本于興故詩者性情之道

和人神協上下移風易俗莫非興也毛傳誤以關雎葛覃之類爲興而朱子附會其說謂興者先言他物以興起所詠之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不思先言他物與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别自知難通乃謂比有取義興不取義而不知其所謂興者其實皆比也如關雎本比而其所興之情與所賦之事已寓于雎鳩二語中今但謂先言雎鳩興起所詠之事及下二句又不明言所事而但贊淑女爲好逑然則淑女所以好逑之故已寓于首二句中明矣安得謂首二句但爲興起所詠而已也豈惟失比之體亦錯會興之義蓋

借物爲比不言正意而意已宛然即比也如樛木首二句比后妃逮下衆妾上附之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詠后妃福履而已又如鴛鴦在梁首二句比古明王愛養萬物意宛然故下文不復及正意但頌君子萬年而已風雨雞鳴喻世亂君子不變意宛然下文更不及正意但言已顧見而已餘可類推今皆以爲興起所詠之事而所詠事終不及焉即其所謂興者義亦不成矣朱子又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綠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託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鴞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且如後世上林子虛之辭直名爲賦豈得謂其中遂無比興耶

比者寓託之義非獨兩物切譬爲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託言于彼皆是比如關雎鵲巢鳳凰麟趾黃鳥鴟鴞狼跋鹿鳴桃李唐棣黍稷葛藟之類此其親切譬喻者也其他或文字音響物象情景假借附合如采葛以喻讒言蔓引采蕭以喻其薰灼采艾以喻其爍膚此類比之取義者也如載馳之阿丘采蝱蝱一

名貝母借作背母思歸之喻中谷有蓷蓷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借作豐年得養其妻之喻此類比之爲隱語者也如殷其靁之殷借作殷商以靁喻商紂之威虐也采唐刺淫唐之言蕩也兔爰閔周兔之言毒也雉之言癡也終南之條言理也梅言謀也他如棣之言弟也桑之言喪也棘之言急也栩之言虎也如新臺有泚借作頹泚之泚君子偕老之玼兮亦借作泚言可愧也瑳兮之瑳借作巧笑之瑳言可笑也此類比之切響者也如清人在彭在消在軸未必河上實有是地桑中孟庸孟弋未必上宮實有是女彭盤也

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喻庸言戕也弋言引也皆誨淫之喻此類比之會意者也至如周頌之絲衣因緣于祭鼇小雅之鴛鴦取義于交物此類無序幾不可解故凡託物皆比而朱子于此類一切以爲發端之語無所取義其疏莽可勝言哉

詩之有比猶易之有象易義難言以象傳之詩志難言以比譬之漢魏諸家言易象過于穿鑿及言詩比全沒理會朱元晦所以誤比爲興其疎謬從來遠矣

○言詩殊關氣質元晦性地質直氣鮮圓通故言詩殊非所長詩多託興必認以爲直詩多婉言必改使

從直詩多深遠必牽使就淺所以三百古序無一能解顧者

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即改爲淫奔遂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披卷生邪思環席聽講則掩口而笑至使蒙師輟講父兄不以授其子弟甚違聖人雅言之意其關係豈淺淺哉

男女生人至情恆人心緒牢騷則託詠男女而爲女子語常多蓋男子陽剛躁擾女子陰柔幽靜性情之秘鍾于女子最深而辭切婦女最悠柔可風故聖人錄其辭被諸管弦協之音律以平其躁釋其慾宣其壅窒其淫因人情而利導之也後之爲詩者不達此旨一逞爲淫哇之曲去本遂遠而說詩者併詆聖人刪正之辭爲淫詩亦豈知性情之道者乎

或曰夫子刪詩既不錄淫詩而曰鄭聲淫何也夫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盡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故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據古序以繹志鄭衛之詩其何者爲淫詩與雞桑中溱洧志在刺淫而詩本非淫也豈得以辭而累志苟不逆其志惟辭之似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

爲淫詩者與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褰裳刺昭公其志皆正其聲靡靡皆似婦人語蓋土風化氣習氣化響豈惟鄭衛宋音燕女溺志齊音傲辟驕志以至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有淫聲而惟鄭衛爲甚故凡靡麗之聲稱鄭衛猶今人云楚歌趙舞云爾豈獨楚有歌而趙有舞與若謂鄭音即鄭詩衛音即衛詩齊音即齊詩十五國未有宋詩也則所謂燕女溺志者是何詩與以鄭衛之聲獨罪二國非也又以聲罪詩豈不誤乎樂記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敢問賜宜何歌所謂歌即詩也歌有辭而聲惟

響故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聲謂以商齊之聲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辭此聲與詩之徵也鄭康成解禮不達因記有錯簡疑商齊與風雅頌并列為歌則是以齊為齊風商為商頌矣據本文云商為五帝之聲商人傳之齊為三代之聲齊人識之與雅頌何涉混聲歌為一類世儒遂指二風為淫詩所由誤矣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然夫子所刪者獨何等詩乎

詩三百聖人所以鑒往懲來未有事無所指者若事

無所指何以分十五國與大小雅之正變古序犁然如指掌而朱元晦一切詆為附會依辭泛解全失刪定之意

六經所為重以道非以辭也世多良史而春秋為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漢也世多騷雅而三百篇為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則其所重可知已是非不足以訓美刺不足以風三百篇猶之夫詩耳如古序言詩靈龜寶鑑萬世常新如朱子言詩不必美刺則揚葩掞藻嘲風弄月而已聖人奚取焉

詩皆古賢達聞人感事託興勸善遏惡而作苟不關法戒則聖人不錄三百篇皆治亂興衰之蹟不獨為歌舞之節而已朱子拘于論語正樂雅頌得所之說專以樂歌論詩徧改古序然則詩之為經只如後世樂府俳唱之用焉能為有

詩三百皆可弦歌如關雎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先王盛世徽音義正辭雅故借作樂歌通諸朝廷邦國射鄉食饗皆用之者為詩不足也若詩本為樂作即宜各自為章何至互相借用詩本不為樂作而言詩者定以為樂章拘矣

古人文章深厚但據事鋪陳是非美惡在不言之表

三百篇多用此體二雅獻納時有明諍顯諫雖頌告宗廟如訪落敬之小毖諸篇亦是代口鋪揚夫子作春秋全用此體故自謂無毀譽後世以鋪敘為記事外加譏讚自是三代以後淺薄文字

詩自文武成王下至幽厲十五國諸侯之事正變俱載美刺并存以為萬世法戒不徒葩藻而已王迹熄霸圖張東遷以後朝廷無制作國史無紀錄善惡不彰臧否混淆五霸之事無詩可觀夫子乃作春秋故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千古知詩無如孟氏朱元晦謂古序所記世代興衰時政美刺一切皆妄然則

詩豈無關世教者與

天下古今治亂與理之是非事之得失一定不可易然孰理援事言出興衰何也氣悍而辭倨則無言不讐惟詩之爲言也委蛇從容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而聽者足以興是以士君子立言取法焉夫子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其作春秋皆本風人美刺之意其删詩也明好惡辨邪正稽理亂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紀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紀文武幽厲爲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禮樂凡詩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遺如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鐘淮水則知其有東遊楚茨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裳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言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詩微而顯春秋顯而微詩善言而春秋言善也世儒不遠謂詩不皆美刺試古序爲鑿空豈不誤哉

近代說詩主朱而絀毛其說春秋主胡而絀左公穀謂左公穀附會不謂胡之附會尤甚謂毛爲鑿空不謂朱之鑿空愈遠蓋春秋易簡而胡轉求之深詩深而朱反求之淺二家之癖正相左耳愚謂移其深者由以繹詩而易其淺者平以觀春秋則兩得之矣苟春秋不盡剪其繁蕪則鬱蔽而不明詩不深求其本初則沽索而無味故說春秋宜更新而說詩宜反古愚所以直解春秋而原解詩也

胡康侯之言春秋也鑿朱元晦之言詩也固康侯不執褒貶之例不識聖人之是非元晦不據譏讚之辭不信詩人之美刺夫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所以妙于法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所以妙于情

風雅頌皆周人一代詩耳虞夏以來非無詩而當世大師掌記惟昭代制作錄周家祖孫父子兄弟多聖哲其子弟師父兄自有餘故周道尚親纘緒承先而夏商之禮廢而不傳其所適逢然也夫子每歎二代無徵删詩之末繫以商頌亦覺周道之未廣矣

二南諸詩古序皆不指文王大姒但言后妃與諸侯夫人大夫妻可知作者之志託與以風非獨爲紀大姒事蹟而作是詩也先儒謂王者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得之矣事不必問有無但領畧其情境意象自然可風如卷耳草蟲之類事愈近而義

愈遠芣苢之類辭愈淡而境愈眞甘棠摽梅之類情
愈迫而言愈緩如鏡中看花水中觀月谷中傳響可
冥合不可迹尋凡詩皆然風爲甚風皆然二南爲甚
通于二南詩思過半矣宋元晦解詩逐篇責問某人
爲某事全失之矣

二南可爲而不可讀也讀則誦其辭而辭不可執讀
則論其世而世不可考讀則質其事而事難定拘故
夫子教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爲也者得其意體諸
身心之間而已也

詩有正變以稽治亂也正風雅未嘗無變變風雅未

嘗無正寧獨風雅有正變頌亦有之鄘之緇衣衛之
淇奧容非正乎周南之于豳其地同其世未遠君明
臣良而有豳容非二南之變乎頌之有魯也非頌之
變乎故詩不可執一觀也

二南以下多變風何也五方風氣有偏沴習尚有漸
染惟聖人爲能轉移故風多變而有正者文王之化
也雅宜正而有變者幽厲之失也頌無不正而有變
者叔季之僭也故三百篇皆明憲大戒與春秋相終
始也

三百篇次第間有參差如載馳衛懿公詩乃在文公
後清人鄭文公詩乃在忽突前葛藟平王詩乃在桓
王後皇皇者華遣使臣詩乃在四牡勞使臣後周頌
酌賚桓般武王詩乃在成王訪落敬之小毖後然風
雅頌各得所無傷也若一一檢校曲生異說失之愈
遠

十五國次第自秦以前質諸舊聞參以管見不中不
遠或謂聖人未必有深意如二南首風王次衛下豳
居篇末嘗不附列國豈得謂無意

國風止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掌故所存刪定所留
止此而以槃方內諸國皆可知已國大而無風者唯

魯宋楚魯禮樂僭王故削其風而存其頌宋禮樂仍
先代故存其頌而闕其風楚自春秋幅隕半天下不
可定以爲一國而二南屬文王故南國無楚風矣三
五以降東南有王氣詩亡而騷作者楚材也三戸存
而眞人出者楚產也聖人前知如神刪詩與脩春秋
之意同也

三詩始風中雅終頌何也凡詩皆風也尹吉甫作雅
曰其風肆好頌亦可知矣故風首六義風敎成俗化
俗成雅雅者正也以維風也雅化則從容和平動天
地感鬼神而詩斯至矣故終之以頌也

六義首風何也風者動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先王所以化民成俗也風之爲物有聲無形可披拂而不可把捉其入人微婉故聖人巽以行權風也學者通乎風即雅頌易入矣雅頌可爲典要而風周游六虛者也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肖亦有有題而詩不似題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引喻泛濫不可指據或泥文生解而實不必解故說詩非必執題賦比與興合文辭與志合即妙達風人之旨矣

或謂予解詩大畧而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耳詩志也志明則辭易曉予云興于詩詩有興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興者情之動如哭死者而數其事可哀不在事而在哭泣之情詩可以興亦猶此也後儒以託物爲興苟不託物其無興乎禮云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其失也愚高叟咸丘蒙執辭遺興所以愚也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貫興而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絕學矣

或問三百篇與今詩同異曰三百篇雅也今詩鄭也溫柔敦厚爲雅慆蕩凌厲爲鄭天全自得爲雅雕綴俳比爲鄭五音合和爲雅四聲切響爲鄭古言四五爲雅近體六七言以至縱橫馳騁如唐人歌行豪宕不羈皆鄭之屬也雅平也鄭重也鄭者畿內之國五方人萃而語咻沓雜而成鄭聲非獨土風也凡聲音壯麗淒苦搖拽叫噪迭宕不平皆謂鄭自漢以來風雅久湮漢始作俑武帝好文一時辭賦諸臣如司馬相如輩好奇弔詭而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其郊廟樂歌創爲新聲用三言緊促杳渺類方士符呪語無復平雅之致如鼓吹鐃歌多教坊俚語方言雜演成曲正乃所謂鄭聲淫而好事者詫爲新奇附和謂爲古樂府體風雅之義于茲斬然矣迨乎六朝以後郊廟之歌頗有佳篇足追風雅者而反自遜以漢爲不可及千古耳食智愚同病其若之何蓋天地之數成于五而漢樂三言轉覺急促彈歌二言後人僞作魏以後用五言無復可加矣經用四言所謂樂盈而反貴雅而賤鄭也至于五音天成後人截爲四韻以求切響亦惟鄭聲爲然耳

詩本性情溫柔敦厚聖人教人以言而和順于道德

之自然也三百十一篇皆經夫子刪正協之管絃是謂雅樂逮乎騷興雅變而忠貞發于天性今樂猶古也漢擬爲辭賦競趨奇瑰雅意寖微下訖魏晉五七言步驟古而多風韻六朝加婉麗諭者詆爲卑弱故唐人興專主氣格近體作而古意荒矣夫性情之道罔象則得謀野則獲如澤中之雉不蘄畜之樊中詩與騷皆非有所規倣而作也自唐人以詩招士士以詩射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然性情之音離矣其放也叫號讙呶否則悽楚悲怨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于唐而廢于唐

可與知者道耳宋元小辭柔情豔麗靡曼斯極至于今家稱作者蹈襲雷同而皆以任放爲大雅浮淫爲才情同聲者許爲我輩木訥者詆爲俗人侮世釣名相詠以利士風大敗而世道隨之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而況雕蟲瑣瑣者與故古之明道在學詩今之學詩貴闡道也

詩者聲音之道八方不同語聖人作爲文字以同天下之聲字有定形而聲多旁溢拘文字難齊聲音文字有限而聲音轉注微茫無字可用或數音互換一字或數字合切一音學究之家分別甚細而方音人語口齒喉舌輕重疾徐終于難齊要在識聲音之志與文字之理而已明其理文字可隨意變通逆其志聲音可罔象求也古人諧聲用字自我作古非如字書之拘拘然也讀詩不逆志不通理執點畫形象以求字執四聲平仄以齊聲夫點畫形象既不能盡考古人之文而四聲平仄未必盡合古人之韻諧聲應律存乎知音通方難爲典要也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芼讀莫樂讀洛叶又芼讀冒樂讀鬧叶亦可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華讀花與家叶又華讀敷家讀姑叶亦可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讀

汀與人叶又人讀然與天叶亦可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霾讀離來讀釐思讀西又霾讀埋思讀鰓與來叶亦可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鏜讀湯兵讀邦行讀杭又鏜讀撐兵行各如字叶亦可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讀迭與桀叶又桀讀甲與怛叶亦可民亦勞止第四章偈讀器泄讀異敗讀備大讀第又愒讀歇泄讀洩厲讀泣敗讀北大讀德亦可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陶讀由叶囚又讀異叶陶亦可餘可類惟古詩韻叶但彷彿不必切合如思樂泮水言采其藻

一章四聲兼叶藻上聲蹻入聲昭平聲笑教皆去聲谷風第五章不我能慉德鞠育毒皆入聲售覆皆去聲讐平聲氓第五章勞朝平聲暴笑悼皆去聲猗嗟末章變平聲婉選反皆上聲貫亂皆去聲鳲鳩首章前三句入聲後二句平聲之類至于用韻之法四句二韻隔句叶者爲多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星與征叶東與公叶之類有一章五句首尾四句隔叶中一句不叶如卷阿首章之類有一章六句二韻隔叶如瞻彼中林之類一章八句二韻隔叶如桑柔第三章國步蔑資之類有全篇皆四句

二韻隔叶如周頌雝之類首尾叶中二句自相叶如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恣）柴與佽叶調與同叶有首尾叶中間三句自相叶如生民末章于豆于登之類有一章八句六韻第一句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與第六句叶第四句與八句叶如人有土田（廷）女反有之人有民人（慎田）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音守與有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與奪叶）之有一章六句第二句與五句叶第三句四句與六句叶如葛覃首章之類有全篇首二句分二韻前半篇叶第一句後半篇叶第二句如周頌有瞽設業設虡以

下六句叶奮喤喤厥聲以下五句叶庭有句讀不叶但中間數字頓挫相叶如生民第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但取寘之字之平林寒冰數字相叶耳有兩字連叶如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魚網之設鴻則離（歷）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皎皎白駒賁然來（力）思條枚調饑離之戚施白駒來思皆二字連叶也至于文字聲音假借尤多除一字四聲相通者不論其餘以旁音借讀如采讀取友讀以左右采之琴瑟友之之類服讀北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

類夜讀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類老讀魯與子偕老執子之手之類下讀虎宗室牖下有齊季女之類南讀林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之類驅讀丘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之類哉讀資已焉哉天實爲之之類母讀米畏我父母無折我樹杞之類兄讀香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桑之類馬讀母卷無服馬洵美且武之類英讀央尚之以瓊英充耳以黄之類夕讀削齊子發夕簟茀朱鞹（各）之類華讀敷顏如舜華有女同車之類雙讀松冠緌雙止曷又庸止之類千讀千出宿于干飲餞于言之類逝讀晒歲聿其逝日月其邁之類偕

讀丟日月其慆職思其憂之類繡讀宵素衣朱繡白
石皓皓之類者讀渚見此粲者綢繆束楚之類好讀
孱維予之好羔裘豹褎之類風讀分鴥彼晨風鬱彼
北林之類野讀汝七月在野八月在户之類稼讀故
十月納禾稼九月築場圃之類冲讀稱鑿冰冲冲納
于凌陰之類嘉讀戈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類斯
讀羲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之類家讀姑曰予未有
室家予所蓄租之類年讀林于今三年烝在栗薪之
類儀讀俄桀且有儀在彼中阿之類殆讀底式夷式
已勿小人殆之類翩讀彬緝緝翩翩謀欲譖人之類

丘讀欺猗于畝丘作爲此詩之類艱讀勤其心孔艱
不入我門之類怨讀月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之類東
讀當空讀匡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可以履霜行彼周
行之類賢讀形我從事獨賢大夫不均之類穉讀芉
勿害我田穉秉畀炎火之類殄讀帖瑕讀紇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之類疚讀其來讀釐憂心孔疚我行
不來之類偕讀已近讀豈邇讀以卜筮偕止會言近
止征夫邇止之類男讀林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
類國讀亦聊以行國士也罔極之類牧讀力于彼牧
矣維其棘矣之類怠讀體勿俾大怠不醉反恥之類

又讀怡室人入又以奏爾時之類此類甚夥皆臨文
變通遷聲轉注不爲典要自沈韻出近體興而古意
斬然今之字書大抵拘泥沈韻牽强附會未可全憑
篇內音釋聊舉其似不求盡合讀者變而通之可也
○人皆以義求音不知以音會義音發無心聲出義
存如一爲音由意生也不資唇齒氣出成響手應心
畫是爲數始轉聲即二散則成三施則成四合則成
五文字隨聲音義理妙合故三四五爲鈸曲天然節
奏由此推之凡聲音皆含義理非離聲音別生義理
也先儒謂華人詳于義梵人詳于音離音求義未爲

知音知音之義者始可與識字可與言詩矣
詩有一字爲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爲句
者小雅魚麗之鱨鯊鰋鯉魴鱧周頌維清之肇禋是
也有三字爲句者摽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有五字
爲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爲句者政事
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爲句者父曰嗟予子行
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爲句者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
也有九字爲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而皆
以四言爲準所以爲雅樂

毛詩目錄

第十四卷

檜國風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第十五卷

曹國風四篇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第十六卷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第十七卷

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第十八卷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第十九卷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第二十卷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第二十一卷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第二十二卷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原缺第七葉

第二十七卷
生民　行葦　旣醉
鳧鷖　假樂
第二十八卷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第二十九卷
蕩　抑　桑柔
雲漢
第三十卷

崧高　烝民　韓奕
第三十一卷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第三十二卷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第三十三卷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第三十四卷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第三十五卷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第三十六卷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右詩三百十一篇內逸六篇

郝敬習

國風

風者有聲無形而能動物故以名詩國風周列國詩古之王者采詩以觀民風故家國之詩謂之風風之爲體飄姚和動雅之爲體詳允端慤頌之爲體湛靜莊嚴若夫關雎麟趾之類則風雅頌之義備雅頌未有無風而能動者故六義首風然僅十五國何也周衰詩亡刪訂止此以十五國槩方内風俗大畧可覩矣

周南

周岐豐也岐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豐在西安府鄠縣周家王業始造之地故以首風文王以聖德治岐豐而化行梁荆梁荆在岐豐東南故曰南不言北者紂都在北文王三分有二正東南之閒也言周召者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畿内曰周畿外曰召言南者指政教所及皆周有天下後追誦其事令世世師文王也然古序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化始宮幃后妃皆文王也如言四時百物皆天也朱子執此短序誤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杳窕迢上聲淑女君子好逑求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誤寐謎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北悠哉悠哉輾轉反側〇參初簪反差廁平聲荇杏菜左右采叶妻上聲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以之參差荇菜左右芼冒之窈窕淑女鐘鼓樂叶之

古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公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何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
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愚

按鄭玄以詩三百本事爲小序謂子夏與毛公合作
蓋首句本古序不詳作者姓氏相傳子夏受詩遂疑
爲子夏作是未可知也下爲毛公申說古序則是矣
又謂自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爲大序亦子夏作
非也毛公序說多游演旁通而關雎首三百故於此
總論全經大旨末仍歸關雎本屬一篇而朱子割取
詩者志之所之以下至詩之至也別爲大序今依古
本合之皆毛公作各篇古序惟首一句耳此篇云后
妃之德何也女德無極不妒爲本妒生于淫淫妒則
衆惡皆歸關雎好逑言其不妒也荇菜思服言其內

官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
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有二十人祭統曰官備
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薦豆和羹之事皆后妃
王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恆情女入宮見妒惟賢妃
能寤寐求賢恐宗廟乏人中饋闕事君寵偏曬而胤
嗣不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
無傷善之心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然周南爲文王
之詩而文王之妃則大姒也古序不言大姒言后妃
何也曰二南之作凡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脩身
齊家之法以文王風之非專爲美文王大姒作也其

曰后妃之德者言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也故鵲巢
亦曰夫人之德言凡爲君夫人者當如是也大抵二
南皆作于王業成後揚祖德訓後嗣而朱子謂此篇
爲王季宮人喜文王得大姒非也果爾宮人好德與
后妃何預三百篇好德之詩不少樂不淫哀不傷何
獨一關雎也關雎化行文王三分有二矣不應大姒
初嫁來便有關雎也其詠雎鳩何也六義所謂比也
雎鳩鳥名即今布穀狀似鷹月令仲春鷹化爲鳩季
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二月化鳩五月化鷹列禦寇
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化爲鷂其目雎

然故名雎鳩其鳴勸耕故名布穀布穀鳴農務興天
子耕籍以供粢盛王后蠶繅以爲衣服禮仲春王后
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率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
獻于王以勸王籍凡宗廟祭祀男女昏姻皆于仲春
故以雎鳩比然鳥類多矣獨取雎鳩何也鳩之言聚
也鳥惟鳩多族而雎鳩乘陽氣變化與他鳩異故以
爲王后妃之比在河洲何也幽鳥不集廛市古國有
公桑蠶室近水爲之下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
蠶室奉種浴于川二南皆作于周公制禮之時中都
旣建大河當其北卽公桑之北郊蠶室也雎鳩鳴春

氷泮河水方生德莫平于水量莫廣于河河洲平曠
羣鳥飛集飲啄其中所謂不爭之地不妒之德也夫
言荇菜何也荇蘋藻之屬宗廟之禮有釋菜有豆菹
有和羹皆用菜荇水草明潔可薦春秋傳云蘋蘩薀
藻之菜可羞于鬼神祭則后妃薦豆故以荇菜比也
謂之比何也詩言微婉託物爲比陳辭爲賦感動爲
興三義合而成詩朱子斷以某詩爲賦某詩爲興某
詩爲比非也詩有無比者未有無賦與興者興不離
比比與不離賦古註未達而朱子以興爲先言他物
與起所詠之事則與比何別子云詩可以興豈謂其

可以先言他物與舛誤難通各章皆分賦比興今盡
削之學者自以義求耳○章一仲春鷹化爲鳩其鳴關
關然于北郊之河洲河水正泮春水方生蠶始可浴
正昏姻祭祀之期也窈窕然幽居之淑女生于下國
庶姓皆可以相桑盛助蠶繅非河洲之雎鳩與以待
后妃君子好合逑聚而爲左右之耦侶也○章二荇菜
清潔可以薦宗廟生水之濱參差不齊左右乘流可
待取也賢女育于庶姓內官乏人則寤寐不忘求之
求而未得則寤寐思念蠶繅無人衣服不備悠悠然
輾轉反側寢席不忘也○章三荇菜旣得隨在或左或

右多方采取淑女旣得內事備官禮行樂作鼓琴瑟
以共事矣荇菜旣采或左或右相助烹芼之淑女旣
得率我好逑行禮奏樂鐘鼓娛樂之矣○關關雎鳩
鳴其聲如云開倉撒穀聽之關關然也一名鳴鳩月
令季春鳴鳩拂其羽雌雄以羽相拂本草云布穀食
之偏其骨令夫妻相愛故以爲比目怒覩曰雎布穀
鷹化目雎然如鷹世說新語云陽春布德鷹化爲鳩
識者猶惡其眼春秋傳云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
空也爾雅註誤以鳲鳩爲布穀愚按布穀鷹化故以
名司馬取鷹揚摯擊之義鳲鳩卽鶻鵃首有花冠又

名戴勝其鳴秸鞠又名鵠鵴不能爲巢而穴居故以
名司空空與孔通取穴居之義楊雄許愼郭璞皆稱
博物遠引誤猜好奇蔽之也又按雎與鵻通蒼色鳥
有鵻小雅翩翩者鵻卽雎鳩是也馬亦有騅魯頌有
騅有駓是也草亦有蓷王風中谷有蓷是也皆蒼色
雎鳥鷹化故其色蒼如鷹也河洲河上沙洲平坦之
地窈窕深閨幽潛之意淑善也女指嬪御未嫁姪娣
待年于國者皆中閨之女故曰窈窕君子指后妃猶
言小君內子也好溫惠也逑聚也參差不齊也荇菜
水草可爲菜也左右人衆徧取也卽淑女之爲好逑
者供事非一人采取非一處也服祭服思服思蠶織
爲王祭服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友同志共事也
菜和羹曰芼琴瑟鐘鼓皆祭祀行禮之樂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愚按詩逼關雎
二南思過半矣本詠后妃之德而渾然不露託雎鳩
荇菜爲比而內官蠶繅粢盛籩豆祭祀禮樂無所不
備勤儉之節溫厚之性仁孝誠敬之思悠然可想衽
席易溺能寤寐思賢反側不安不淫不妒尤爲女德
之先風教之本夫子贊其樂不淫哀不傷以此朱子
謂宮人哀樂於后妃何預雖然不自后妃始也王者
有卜妻求賢之思而後后妃有關雎之德王者有早
服康功之志而後后妃有葛覃之本故曰身不行道
不能行於妻子觀后妃而王道窺其深矣此夫子定
二南之意也

葛之覃兮施(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叶與谷)其鳴喈喈(叶雞)○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
刈是濩(叶斛)爲絺(叶痴)爲綌(叶隙)服之無斁(亦)○言告師氏(叶許)
言告言歸(叶歸)薄汙我私薄澣(緩)我衣害(曷)澣害否歸寧
父母(叶米)

古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毛公曰后妃在父母家則
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
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改爲后
妃治葛旣成而自賦其事非也按關雎母儀之事葛
覃處女之事未嫁爲賢女則旣嫁爲賢婦故葛覃爲
本大明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女少曰妹
此章所謂俔天之妹也關雎兼言蠶事此章專言績
事蠶絲以供禮服葛麻以供常服恆居無羅紈不厭
布縷嫁時無靡麗不棄澣濯采葛刈濩紡紝縫洗不
辭親執言語服飾必諮師保歸事舅姑無異父母勤
儉之節恭順之性仁孝之心備有女如此爲婦可以

安舅姑爲后可以母天下教婦順序說是也朱子因
無贊美之辭遂謂爲后妃自作夫二南皆先王所以
垂訓齊家治國之道非爲贊頌作也有贊謂之美無
贊謂之自作朱子說詩如此○一章葛之始生也覃然
而長蔓施于山谷之中其葉萋萋然茂盛黃鳥于飛
集于叢木之上其鳴喈喈然遠聞莫春谿山之景物
也崎嶇林莽之間惕然有艱難之思乎○二章葛之繼
長也覃然而長施于谷中維葉莫莫時可采矣于是
刈于是煮而績以爲布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不敢暴
棄也製爲衣服愛惜之不敢厭薄也○三章女子德言

功容誨有師保嘉禮既備乃告師氏言將歸矣治我
衣裳私服禮服無事新麗或污或澣或不必澣將歸
事君子宜其家室以安父母也○葛草名蔓生可緝
以爲布覃長也施延也黃鳥鶯也灌木叢木也喈喈
和聲遠聞也莫莫葉茂密貌刈斬也濩煮也葛精曰
絺麤曰綌斁厭也師氏女師也古者女必有師以教
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也汙煩撋輭平聲之以去其汙也
私褻服也褻服多垢故言汙澣濯也衣禮服也禮服
垢少故言澣歸嫁也寧安也父母夫之父母相夫子
養舅姑婦人之事也男有室女有家父母之願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愚按詩與傳記異事不必據語
不必詳而情景躍然風人之致也葛覃僅七十餘字
而賢女勤儉孝敬之性悠然可想朱子以爲文王后
妃自敘計二南成時大姒老且薨矣所稱中谷刈濩
黃鳥灌木聞聲見色一一聚實豈非高叟之爲詩與
采采卷捲耳不盈頃傾筐嗟我懷人寘至彼周行杭叶○
陟彼崔摧嵬危我馬虺灰隤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
永懷回叶○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史觥光叶維
以不永傷○陟彼砠疽矣我馬瘏屠矣我僕痡敷矣云
何吁矣

古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
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愚按婦人以縫衣
裳羃酒漿爲事葛覃衣裳也卷耳酒漿也卷耳之草
可爲麴蘗[illegible]因酒漿而念及使臣有進賢之志也
我馬陟彼皆使臣之事后妃而酌使臣酒何也禮王
者獻賓則后妃亞獻小雅之四牡皇華采薇杕杜遣
勞使臣皆王者所以饗諸臣于外廷也卷耳則后妃
所以相王于中饋也卷耳之志是采薇杕杜之治所
由出也志在箴規義取卷耳以諷其聽也陳風東門

之枌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則莫如卷耳之歌矣小雅間關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若卷耳者可謂德教矣凡爲天子后妃者志當如是故曰后妃之志朱子改爲后妃思念君子而作謂婦人思念君子爲貞靜專一之至非也婦人不念其夫而誰念乎婦人念其夫者多矣孰能爲卷耳者乎升高望夫馳馬登山飮酒銷憂幾乎蕩矣縱謂託詠亦何以異于鄭衛之聲乎或者謂婦人勿預外事然則雞鳴之解佩十亂之邑姜胥宇之太姜非乎婦稱內助不此之助而安所取助乎不越酒食不及爵賞借中饋以效箴故謂之

志而已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章一采卷耳以爲麴蘗婦人酒漿之事易得也采之又采竟不盈傾欹之筐其艱且勞尚如此我念諸臣經營四方周道倭遲勞苦而功高外廷之上得無棄置如遺乎○章二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疲矣何以勞之我姑酌金罍之酒以釋其永懷而已○章三諸臣在外升高歷險馬且病矣何以勞之我姑酌酒兕觥慰其永傷而已○章四諸臣在外勞且久矣升高歷險豈但馬病僕亦痡矣婦無公事將若之何唯有吁歎而已○采采非一采也卷耳一名蒼耳中麴蘗之用頃筐筐形偏欹也懷憂憫也人指行役諸臣周行猶言長道寘置通遺棄也崔嵬土山戴石也砠石山戴土也虺隤山高不能升也今蜀道有名蛇倒退者卽此意罍酒尊刻畫雲靁之紋象天澤溥施也玄黃馬病色兕野牛觥巨爵刻爲兕角之象以戒觸罰醉失禮者也瘏病也痡亦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關雎備厚載之德葛覃脩內政之本卷耳懷進賢之志后妃所以相君子者至矣詩人託興微婉懿範徽音千古如在正使大姒自道不能有加而朱子據篇內我字遂以爲大姒自敘固矣

南有樛鳩木葛藟壘累雷之樂只止君子福履綏雖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古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毛公曰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詩人詠歌之辭朱子改爲衆妾稱願而作非也南有樛木何也南方陽明故美多比南北方幽暗故刺多比北木枝下垂曰樛樛木下接葛藟上附象后妃逮下衆妾親上二語賦比興三義具矣朱子謂先言他物興起所詠之事然則樛木二語先言他物而所詠之事安在他篇可類推○章一木莫盛

于南土南方之木有樛然下曲者葛與藟纍其上
后妃以仁逮下衆妾以禮事上恩誼聯屬何以異此
可樂哉君子和氣交鍾福隨素履而綏安之矣○二章
南方之木曲垂于下葛藟荒蒙其上上下親睦和氣
致祥樂只君子福履將扶矣○三章南木曲垂于下葛
藟縈旋其上尊卑綢繆其旋元吉樂只君子福履成
就矣○南方卑濕厥木惟喬故稱南有藟葛纍繫
也只語辭君子指后妃福履動而獲吉也荒奄覆也
將扶助也縈旋繞也成完備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關雎以下三篇曰德曰志曰本

皆言后妃之賢此篇言其福履下篇遂及其所生漸
被國人致興王之瑞達化之序也
螽終斯羽詵詵莘兮宜爾子孫振振真兮○螽斯羽薨
薨訇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緝兮宜爾子
孫蟄蟄兮
古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毛公曰言若螽斯不
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此亦詩人詠歌之辭朱子以
爲卽衆妾自作非也其以螽斯比何也螽斯蝗屬生
子最多凡血氣之類羣處則蕃息不和則不能羣害
羣莫如螽斯故族多亦莫如螽斯后妃慈和以羣衆
妾而多子故以螽斯比然辭旨隱約于螽斯詠其羣
不言和而其和可知于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
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感歎微婉深厚悠
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然以螽斯比卽是以螽斯
興借物爲比感物爲興義雖有二其致則一○一章凡
物羣則妒惟螽斯之爲羽詵詵盡羣故種類蕃息物
理如此人亦宜然爾后妃子孫振振衆盛和氣所鍾
諒非偶矣○二章螽斯之羽其飛也薨薨然羣飛后妃
子孫繩繩不絕固所宜爾○三章螽斯之羽其集也揖
揖然和輯后妃子孫蟄蟄類聚固所宜爾○螽斯一

名蚝作蜢猛一名蚣松蝑胥生子最多信宿羣飛因
羽而見其多故曰羽詵詵衆也爾指后妃振振盛貌
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也揖作緝和集也蟄蟄聚貌
○螽斯三章章四句○誦螽斯而后妃之德徵于所
生矣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
承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
夭有蕡焚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古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毛公曰不妒忌則男女

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后妃不妒忌之德刑于下國凡男女之有室家者皆有樛木螽斯之風故曰后妃所致桃多子其花有色家園常植故以比婦女先王令民仲春大會男女是月也桃始華節時物爲比也○一章桃之始華婚姻之時夭夭之桃方少灼灼之華甚美之子年少美好其歸以時其會以禮賢可知也豈有賢女而不宜室家者與○二章桃之夭夭有華必有實之子年少有德宜其家室可知也○三章桃之夭夭實繁則葉茂之子德儀兼隆宜其家人可知也○古者自秋至春氷未泮以前皆可婚姻而仲

春尤大會凡男子二十至三十女子十五至二十婚者皆謂以正以時夭夭少好貌灼灼鮮明貌之子指女子婦人內夫家故嫁曰歸于往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蕡實繁貌

桃夭三章章四句○誦桃夭而后妃之化徵于國矣雖庶民之家未有閨範不淑而能齊其家者

肅肅兔罝嗟椓捉之丁丁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古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按邦國多士文王之作人也然有后妃之助則王教基始故當其寤寐淑女友樂不忘賢賢易色之風始于閨門而達諸朝廷邦國士類興起以至深山窮谷芻蕘雉兔之輩皆懷才抱德足以待明主寤寐之求所謂存神過化遷善不知王民之皞皞也而自宮幃始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帷薄不脩而能化家邦者未之有故曰后妃之化○一章肅肅然整飭之兔罝椓杙弋以張之其聲丁丁然此張罝者赳赳然草野之武夫耳然其材智勇略可以折衝禦侮殆公侯之干城與○二章肅肅然設此

兔罝當彼九達之道此赳赳之武夫其行誼道德足以配公侯爲之好仇也○三章肅肅然設此兔罝在彼中林此赳赳之武夫其運籌畫策克當公侯足以爲之腹心也○兔罝捕兔之網肅肅網整飭貌椓椓杙也椓杙所以張網丁丁椓杙聲赳赳武貌武夫猶言野人干盾也所以禦石矢城所以衛內也逵九達之道中逵逵中也好仇善匹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誦此詩者想見當世山林草莽之士皆有肅恭之德而無播棄之憂下能脩之上能知之四友十亂奕世用之不盡者皆關雎之達化也

後王豔妻煽處蹙小敝賢周宗以滅聖人刪詩首二
南有以夫
采采芣浮苢以薄言采取叶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以叶之○采采
采采芣苢薄言掇奪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勒之○采采
芣苢薄言袺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挾之
古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毛公曰和平則婦人樂有
子矣○愚按兔罝詠功故曰化芣苢詠俗故曰美女
衆曰美國語云女三爲粲粲者美之物美者吉善之
名后妃不妒忌而宜子孫婦人以和平而繼螽斯室
家驩慶庶女胥悅故曰美也以芣苢比何也芣苢之

實宜妊婦人所需也閨閣安樂男服事乎罝羅女服
事乎蓄聚室家無仳傷之憂而皆以生子爲願詩人
託詠芣苢見王民皥皥而古序惟以一美字括之極
精約非毛說未易會也事不必求徵而太平景象悠
然詩可以興其斯之類朱註必以爲采芣苢婦人自
作則拘泥淺率甚矣○章一芣苢婦人所需也室家無
事庶女偕行采此芣苢非一人也求而未得薄言采
之采采既得隨地行處薄言有之○章二采采既有所
取在穗拾其穗而薄言掇之采采既掇所用在實取
其實而薄言捋之○章三采采既捋盛之以袵薄言袺

之采采愈多扱插其袵于帶間薄言襭之○采采非
一采也芣苢草前草好生道上牛跡中故名本草云
子宜妊治產難薄言聊且隨意之辭袺執衣袵也裳
下曰袵襭謂扱其袵于腰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
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
終篇變換纔六字一唱三歎怳然如見庶女于原野
之間而聞其謳歌之聲者詩所以善于言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韻叶與永
叶矣不可泳漾叶思江之永羕叶矣不可方放叶思○翹翹喬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末其馬姆叶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閭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
古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毛公曰文王之道被于南
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按諸詩自關雎以下古序皆因首句爲目此篇宜目
爲南有喬木如摘詩中語宜目爲江漢而云漢廣者
取廣字之義以表德也六經文字惟詩可斷取如曾
風匪風大雅嘉樂序皆然故毛公節廣字義釋之始

自宮壼而逷及江漢可不謂廣與朱子詆其謬過也
此序獨不言后妃者廣及江漢非內官之職統諸王
者焉〇一章茂木可休南方有木上竦無枝不可休也
游女可犯漢上有女貞潔自守不可求也如水小可
泳漢之廣其可泳乎水近可方江之長其可方乎〇
二章薪之錯雜而生也擇翹然高出之楚刈之此之子
女中翹楚行將以禮歸人而自以粟秣其馬矣豈刈
楚之可飼邪如彼江漢斷乎不可犯已〇三章薪錯雜
而生擇彼蔞蒿之最長者刈之此之子女中之蔞也
將以禮適人自秣其駒矣豈食吾之蔞乎如漢如江

不可踰越已〇木上竦無枝曰喬漢水出今陝西漢
中府寧羌州嶓冢山東南流入于江泳潛行水底也
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東流與漢水合入
于海方讀作放渒屛筏伐也木曰渒竹曰筏又大者
筏小者桴翹特出貌錯薪雜薪也楚荊條秣穀飼馬
也蔞白蒿也高者丈餘馬五尺以上爲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〇愚按江漢楚地其先鬻熊事文
王受封先諸姬是爲聖教首善地漢廣汝墳正當其
時國風不列楚二南可以觀矣夫子師文王刪詩錄
漢廣有心哉齊魯不競徘徊陳蔡之間者數年意在

楚耳昭王之不祿天也儒者論春秋責楚何居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溺如調飢〇遵彼汝
墳伐其條肄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〇魴魚赬稱尾王
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古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毛公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
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〇朱傳謂文
王三分天下有二率商之叛國事紂故汝墳之人猶
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作此詩勞
之註疏亦謂行役大夫之婦人作或然而亦不必然
也詩多託興非必皆其人自作或曰若是何以爲風

曰因是事爲是詩以鼓舞是人故謂之風近世學士
傳貞女節婦亦曰以俟採風豈盡貞女節婦自作邪
世儒言風動稱里巷之歌謠也此篇首二章勞苦飢
困不忘君子見其勤而貞後一章閔其君子勞苦勸
以義見其正而烈行役者有此婦人即其閨家可知
故曰文王之化也〇一章汝水之墳有木生焉可以爲
薪君子久役于外而使婦人躬採樵力不任亶伐其
小條與枝而已當是時君子未歸惄焉憂戚如調理
飢病形神困敝强餐而未能也〇二章遵彼汝墳今年
所伐之條又是往年舊伐之肄歲既改矣君子始歸

生得相見喜其不我遠棄也○三章魴魚本白勞于䋲
罟尾變而赤矣虐政如火努力自効誰無父母食土
之毛能遠去乎○汝水名出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流
入淮墳隄坊也墓封亦謂之墳檀弓曰見若坊者言
墳起如隄坊也條枚皆小枝周禮有銜枚氏註云枚
狀如箸言小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惄饑通憂思
貌調養也飢病不能食也魴鯿也赬赤色魚勞則尾
赤燬火也父母從役者之父母孔邇言桑梓丘隴在
無所逃也小雅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孝婦之言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眞公子于吁嗟麟兮○麟之定丁振振公
姓生于嗟麟兮○麟之角叶六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古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毛公曰關雎之化行則
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按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
騶虞終編詩者取德脩瑞應之義著王道之成也道
化至此太平有象與古四靈畢至之世無異故曰如
麟趾之時無犯非禮何也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于
禽獸麒麟之異于走獸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鍾呂
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
侶行不入陷穽故曰聖瑞服虔曰視明禮脩則麒麟
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雎化行若
桃夭之子兔罝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
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
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脩齊之化成
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爲文王后妃之子孫以
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於義牽强周南十一篇皆
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乖矣
序說不可改也○一章聖王作麒麟至麟之趾步趨中
度不妄踐履貴族公子不驕不奢忠信仁厚振振如

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吁嗟公子其即麟乎○二章麟
之額端正不觝公孫守禮振振愿慤其眞麟乎○三章
麟之角周正不觸公族守禮振振醇厚其眞麟乎○
麟瑞獸麕君身牛尾馬蹄色黃一角牡曰麒牝曰麟
凡獸有蹄者踶有額者觝有角者觸惟麟不然定額
也公姓猶公孫子生曰姓公族共太祖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子弟
飛揚跋扈蛇冠而虎翼由來漸矣此詠公子之賢歸
于振振命之曰麟稱其趾其定其角嶷然端莊令儀
令色瞻之在前辭約而旨遠妙于形容矣　卷一終

召南

召岐周地名召公奭之采邑風名召南而詩非召詩皆王教也周南首誇岐豐王者之風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亦有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召南無周詩專言化之及遠也周南醇懿粹美覺宇內雍熙召南轉移變動氣運方新皆始于閨門而達于邦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掛叶之之子于歸百兩亮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古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公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朱子改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詩人美其嫁娶而作非也序但言夫人之德不言爲某諸侯夫人則凡爲諸侯夫人者皆當有是德也德何如王后妃之德厚載以承天故關雎思賢君夫人之德靜專以守成故鵲巢無爲然則何以首召南召南者諸侯之風諸侯教國先教家召南先夫人之德猶周南先后妃之德也然則非文王之事與曰是也而不必當文王時果有君夫人如此者文王教之則皆欲其如此也若朱傳云南國諸侯能正心脩身以齊家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則是紂時有二文王兩大姒也豈其然乎故毛公謂國君積功累行意以文王當之而亦不專指文王又云夫人起家居而有之意以大姒當之而亦不專指大姒見詩人所以詠歌聖人所以編次二南皆風後世人主齊家治國之道非按事指據也然則謂爲文王之化何也文王爲諸侯教國人則夫人之德后妃之德關雎也文王爲天子教天下則鵲巢也蓋教于王畿必始關雎教于列國必始鵲巢

其比鵲巢何也春鳥巢居正婚姻之時鵲爲巢木杪最高大不取墮枝有尊貴之義自冬至春始成有積功累行之義戶牖背歲向太陰有下女之義鳲鳩一名鸐鵒南方之鳥不自爲巢遇鵲巢則託之鵲亦安之他鳥未有若是者故爲受成之比鳥唯鳩多族天子諸侯之配皆以鳩比而雎鳩變化以比王后鳲鳩守成以比君夫人君夫人比鳲鳩何也王者開創諸侯襲享封國故周公作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無爲受成而其夫人可知矣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

無儀無父母貽罹君夫人而欲有爲毁巢之道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章一鵲之有巢積累勤矣鳩以專一之性不勞而來居之我公侯奄掩有國家得之子之賢以居中治內百兩親迎豈曰不宜○章二鵲之有巢鳩來方之之子來歸宗廟有主百兩相送不亦宜乎○章三鵲之有巢鳩來盈之之子來歸內官充牣百兩成禮不亦宜乎○鳲鳩南方之鳥故召南首以爲北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濟北地水名春秋書鸜鵒來巢以魯地先無鸜鵒而來巢尤反常鸜鵒不自巢也之子指夫人百兩車百乘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

御古迓通迎也方所也將送也盈滿也言生子衆也成成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同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旋歸

古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公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朱子改爲南國諸侯夫人被文王之化家人敘其事以美之非也夫人猶前鵲巢夫人不必定求其人而詩皆文王所以脩身齊家教南國者也序謂不失職何也諸侯冕而親迎以重宗廟故脩遵豆籩祭祀君夫人之職也然必有鵲巢之德有親操之勤有齊莊之容然後可以奉祭祀若采蘩夫人斯可矣惟文王大姒足以當之苟南國諸侯夫人有若此者亦大姒之教文王之化而詩非必實有其人也朱子謂美其君夫人而作固矣○章一禮公侯祭祀則夫人薦豆蘩可實豆也采于沼沚之濱欲何用之以供公侯祭祀之事也○章二蘩生于水采之必于山澗之中祭行于廟用之必于公侯之宮○章三將祭之夙夜夫人在廟視其首飾僮僮然竦立而敬也旣

祭而退視其首飾祁祁然舒遲而歸也○蘩白蒿春月始生香美可爲菹及秋爲蒿靑蒿高白蒿蘩葉粗于靑蒿俗謂之莛蒿沼池也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事祭祀之事宮宗廟也山夾水曰澗被首飾也取刑人或賤者之髮被婦人之紒音計而爲首飾其制有副編次三等詳見周禮其服則翟衣也夙夜朕褻之交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將去不遽去敬未忘也敬不可見觀首飾之容可知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夭 草蟲趯趯剔 阜甫 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充 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叶烘○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决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
說悅○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宜

古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改爲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思夫而作非也毛傳謂
大夫妻初嫁來能以禮自防是矣稱妻者自嫁後既
覯君子而言草蟲阜螽皆螽斯之屬性含羣故以爲
比蕨一名鼈脚可以茹薇細豆苗可以和羹皆中饋
之事草蟲躍蕨薇生仲春之會也蕨之言別也女子

遠父母之喻薇之言微也女子寡小自謙之喻知爲
大夫妻者據編詩首鵲巢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蘩卽
君夫人之職此章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卽大夫妻
之職女子之嫁父母命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新
婦入門邑人未習私懷憂慮不以新昏爲喜一則曰
憂心忡忡再則曰憂心惙惙三則曰我心傷悲未見
君子憂不釋既見不覯憂猶不釋必其既見既覯憂
心始平知此自防可不謂知禮者乎然詩亦非必其
新婦自作蓋詩人詠王化所從來見文王所以教南
國莫非以禮齊家之事也○一章草蟲阜螽兩物而其

類同草蟲鳴則阜螽躍倡隨之義也昔者之來君子
未親懼無德與汝或忝厥配憂心忡忡不寧也未見
君子此憂不降見而未覯憂猶不降及今既見既覯
心乃降耳○二章視彼登山者所求在蕨昔者之來恐
遠夫子憂心惙惙既見既覯然後心悅耳○三章彼登
山者所需在薇昔者之來遠我父母憂心傷悲既覯
君子心始平耳○草蟲阜螽皆蝗屬同類而異種喓
喓鳴也趯趯躍也見相視也謂同牢以前覯相親也
謂成昏以後見踈而覯密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蕨
山菜名鼈脚者初生無葉似之薇亦山菜卽今野豌

豆苗可爲羹芼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愚按是詩謂初嫁之女自防則
爲守禮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爲鍾情小雅以勞歸士
體其情也召南以詠賢妻貴其禮也是故序確而正

于以采蘋平南澗之濱于以采藻早于彼行潦老○于
以盛成之維筐及筥舉于以湘之維錡以及釜府○于
以奠之宗室牖有下虎誰其尸之有齊齋季女

古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毛公曰能循法度
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序于諸侯夫人奉祭言不
失職于大夫妻奉祭言能循法度何也君脩法度臣

奉法度者也故君不祭爲失職臣不祭爲廢法度凡祭備物行禮王婦職中饋薦豆採取烹芼器皿奠獻莫不各有法度大夫三廟宗子繼嫡世爲大夫其廟爲宗室非宗子而爲大夫其廟亦建于宗子之家祭則夫婦往宗子家親之此皆所謂法度也詩詠季女大夫妻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箋因季女之文遂謂大夫妻之未嫁者教于宗室三月告成于祖之祭然序旣言妻非未嫁之女女未嫁而出采蘋藻非法度也未嫁而親主祭于宗室尤非法度也箋說附會詩辭與序不合朱子改爲

南國大夫妻被文王之化家人敘事美之尤拘也所謂大夫妻者言凡爲大夫妻皆當如是言妻而大夫可知亦猶諸侯妻之有采蘩云爾○一章蘋可薦也于何采之生彼澗濱藻可薦也于何采之生彼行潦○二章何器以盛之筐與筥也何器以烹之錡與釜也○三章奠之何處太宗廟室之牖下也何人主之齊莊之少婦也○蘋萍之大者皆屬浮生水面藻聚生水底皆可爲葅爲羹芼也南南山也山夾水曰澗水邊曰濱行路也潦積水也古者井田路在井上其傍溝洫積水古人五祀祭井亦謂之祭行也盛之盛蘋藻也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奠置于地也宗室宗子家廟也世世嫡謂之宗堂後謂之室大夫祭于室無堂事也牖下室之西南牖下齊莊敬也季女庶子爲大夫者之妻猶言娣婦庶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廢）甘棠勿翦勿伐召（邵）伯所茇（跋）○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召伯所憩（器）○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備）召伯所說（稅）

古序曰甘棠美召伯也毛公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甘棠棠棣也其實甘曰棠仁者之澤似之故以爲

比召公爲西伯大夫敷教南國嘗舍止棠下後人思之託樹以致遺愛焉棠梨屬梨言離也去思之比夫召伯之教皆文王之教也人服召伯之教愛召伯而不知教所自來此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觀民思召伯而文王之化可知也按召公當文王時未稱伯亦足以徵二南之詩不作于文王之世明矣○一章蔽芾茂盛之甘棠凡我南人勿翦伐之昔者召伯嘗于此草舍焉○二章蔽芾甘棠勿翦壞之昔者召伯于此憩息焉○三章蔽芾甘棠勿翦折之昔者召伯于此說止焉○蔽芾蔭翳盛貌甘者曰棠澀者曰杜皆

梨屬草舍曰茇憩息也拜屈其枝至地如人拜也說
作稅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是詩語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
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者千古去思此為首
唱
厭(葉)浥(邑)行露豈不夙夜(叶)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
(六叶)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谷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與牙)
(叶)何以速我訟(松叶)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古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毛公曰衰亂之俗微貞信

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霜化為露仲
春之會也女子幽貞為强暴所搆而辱在泥塗自視
不勝沾濡故以厭浥行露為比雀鼠比小人角牙比
爭辯雀有角鼠有牙比無情皆詩人賦貞女之辭貞
女守禮男子强求故訟守禮者文王之教而訟則紂
之餘風也朱子改為貞女自述己志豈以聖人使民
無訟序言聽訟非邪虞芮質成亦訟也羑里之獄文
王身不得免焉孔子無訟之說為不知本者言耳非
謂聖人有訟弗聽也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夫非聽訟
者耶○(一章)春草方生霜化為露正嘉禮之期厭浥然
道上之露方降矣微通媒妁備六禮旭旦奠爲昏夜
親迎我豈不往今無禮而亂以相干則厭浥之道成
泥中矣尋豈肯行乎○(二章)汝謂雀有角故穿我屋屋
則穿矣雀實無角汝未嘗有室家之禮而乃致我于
獄獄雖成矣禮實不足使我往汝則雀生角矣○(三章)
汝謂鼠有牙故能穿墉墉則穿矣鼠實無牙汝未嘗
有室家之禮而致我于訟訟飭搆矣我終不從欲我
從汝則鼠生牙矣○厭浥濕貌行路也牙大齒墉牆
也速猶召也家謂女受男聘以男為家也此訟者之
辭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誦此詩者想見
貞淑之氣如疾風勁草挺然孤秀女有壯節非婉孌
柔質而已者召伯聽斷明允使幽貞之情得伸雪于
濁世文王之教遠矣詩人亦善于占誦矣
羔羊之皮(叶婆)素絲五紽(駝)退食自公委(威)蛇(陀)委蛇○
羔羊之革(叶亟)素絲五緎(叶洫)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叶)○羔
羊之縫素絲五總(叶)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古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毛公曰召南之國化文
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云鵲
巢之功猶彖、上云后妃之化也始于宮悽達于朝廷

宮幃有尊靜均一之德故朝廷有節儉正直之風節
儉故衣服有常正直故進退有度羔裘者大夫之法
服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
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而聯之以絲羔小裘美
用皮多紽之以絲亦多羊大皮少絲止用五色又素
故曰節儉其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也
○章一大夫朝服以羔裘紽之以組色惟素而數止五
退朝而食出自公門禮度雍容委蛇如也○章二羔裘
之革素絲飾緎其數惟五彼服此者氣象委蛇自公
所而退食也○章三羔羊之縫素絲飾總其數惟五彼

服此者氣象委蛇退食自公所也○羊小曰羔諸侯
大夫皆羔裘而緣飾異耳紽拖通猶加也以組拖其
皮界聯合之也緎域通縫總皆聯合之名合皮成裘
其界非一織素絲爲組拚其縫際曰紽組條也綬類
今批綬如繼不可以紽古綬織絲如今鸞帶然尚書
顧命廗用紛純是也退食退朝食于家也自公自公
門出也委蛇與君子偕老之委佗同或讀作威儀韻
不叶意相通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眞君
子歸哉歸哉叶○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
遑恤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虎叶何
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古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毛公曰召南之大夫遠行
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此
詩猶周南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
大夫克家亦可知已其託詠殷靁亦猶汝墳之王室
如燬也西伯率南國大夫以服事殷故婦人以天威
比王命殷靁聲比殷商也南國至朝歌千有餘里而
紂虐遠及故曰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儆之以思

也莫敢或遑勉之以勤也振振美之也歸哉憂之也
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親愛而不忘公義如此婦人豈
非鵲巢之流亞與然詩亦不必卽其婦人自作朱子
改爲婦人思夫則降而爲變風亦可何貴爲二南○
章一殷其靁乎在彼南山之陽天威無弗屆也人孰無
家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得非分無所逃邪
振振君子久勞于外尚其歸哉○章二殷其靁乎在南
山之側天威不測也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息
乎振振君子尚其圖歸可也○章三殷其靁乎在南山
之下天怒且及矣君子去此不遑豈非義不敢安處

乎振振君子尚及生還可矣○靁與雷同山南曰陽大夫以西伯之命供紂之役不敢質言故曰何斯斯指君子違斯去家也振振猶眞眞仁厚貌君子指其夫行役者蓋諸侯之大夫西伯率以事紂者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界)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叶)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叶)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古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毛公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子改爲女子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汙非也爲詩辭嫌于女求男故周旋其說愚謂男女居室人情耳葛覃之告歸非后妃自告邪商紂之季王室如燬男女失時文王化行而閭閻安樂故女子感時思歸猶豳風采桑之女殆及公子同歸王民皥皥之象王道本人情摽梅人情之至也顧其詩非必卽出其女之口而當世民情有家之願宛然情雖切而不苟且遷就往必待求求必以時文王之教也託詠于摽梅何也梅之言媒也立春梅始華華落則實實漸多則華漸少仲春至婚姻之期矣而詩託詠不于男于女何也詠

于女子而後見性情之至二南之化皆自中閨始也○(韓一)梅花落而成實在樹者十之七耳春將半矣衆士以禮求我其及此吉日乎過此非其時矣○(韓二)梅花落爲實存者十之三耳時漸迫矣求我庶士其及今日可乎○(韓三)梅花落而盡矣未幾實熟而傾筐且至矣求我庶士其惟及今日通媒妁之言乎○摽落也梅梅花實梅子七三以十爲率皆言花也實三則花七實七則花三求徵聘也迨及也吉吉日也傾欹也筐形偏欹塈塈通言將及也實熟摘之盛以筐也謂通辭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彗)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森)與昴(卯叶)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儔)寔命不猶

古序曰小星惠及下也毛公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小星夫人猶鵲巢采蘩之夫人也朱子謂能不妒忌以惠下是也謂南國夫人被文王之化衆妾美之而作則拘矣詩人歌此爲凡君夫人者皆當如是妒忌女惡之大者不妒忌女德之大者后妃之關雎亦惟思

窈窕無傷善之心而已君夫人而使其衆妾皆得進
御安其分而無怨言則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星
比何也不敢自同于大明也猶諺云衆星不敵月之
意衆妾進御昏入晨出昏入則星見于東晨出則星
見于西卽往來所見爲比然詩亦非必其進御之志
自作也○一章嘒然小明之星稀踈三五在天之東日
入初昏時也此時整齊宵行適彼公所雖云勤勞貴
者當逸賤者當勞所賦之命寔與夫人不同敢憚勞
乎○二章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旦時也肅肅宵行抱
持衾帳自公所而退往來雖勤貴賤之命寔不相猶

耳○嘒小明也三五稀踈也參與昴西方二宿名參
一名伐昴作柳柳者畱也物至西成而畱也柳與參
連體成六星故旒綴于參者爲旒以像伐也宵征夜
行也晨昏未明皆謂之宵寔與實同裯與幬通一作
惆不猶不相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史)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毀)○江有
渚(處)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駝)之
子歸不我過(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古序曰江有汜美媵(印)也毛公曰勤而無怨嫡能悔
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
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
之夫人與媵各有姪有娣爲九夫人進御君所則媵
從嫡初歸不以媵備進御之數或至勞使之媵亦不
怨嫡感而悔詩人作此美媵見媵之賢而嫡所以能
悔皆關雎之化也其以江有汜比何也物無情莫如
水而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
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然
何以明其不爲美嫡詩代爲媵言則爲美媵也以汜
自匕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

光比夫人江汜自況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命守分
所以爲賢女而朱子改爲媵待年于國嫡不與偕行
後嫡悔而迎之媵作此詩非也蓋惑于鄭箋獨畱不
行之語彼所謂不行者不同宮中進御之行非謂在
毋家不同嫁也如待年不行豈得怨嫡嫡亦何從而
勞使之○一章江水大矣支流小分旋復會合之子初
歸獨棄我不用將謂終焉矣何幸其後之能悔也○
二章江有渚尚相容之子初歸屏我不與然亦暫耳至
于今我得安處矣○三章江有沱尚相隨之子始歸止
我而不過我是用嘯令我暢然而歌矣○水決出復

入曰汜以用也潛小洲也江之分流者爲沱沱之言
他也過猶往也嘯舒憤洩其歎同王風條其歎矣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君奧春叶)白茅包(叶剖)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
有樸(卜)樕(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叶豚)束有女如玉○舒而
脫脫(兌)兮無感我帨(稅)兮無使尨(旁)也吠(廢)

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毛公曰天下大亂彊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是詩朱子改爲女子自守不爲彊暴所汚詩人因
所見以美之近似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紂時

淫昏成俗而羞惡之心人所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
禮之可惡故詩不貴其貞潔而貴其知恥知恥自不
屑不潔此導民之本格心之化也序言及此非經聖
裁未易苟作麕鹿比奔也死麕死鹿如惡惡臭醜詆
之辭也夫章述女子羞惡之情言尨吠則狗彘惡之
矣如朱說因所見是必詩人眞適野見死麕死鹿士
以茅包苴遺女女罵于室犬吠于門因賦此詩則何
以異于說夢凡朱子言詩類此○(一章)麕性淫而奢奔
野有旣死之麕穢物也以白茅之潔包取之淨垢失
其倫矣女子仲春緬懷嘉禮良士以禮徵聘可也何
乃無禮而誘之乎○(二章)樸樕然小林之野有死鹿焉
以白茅之潔纍之汚斯茅矣彼女淸潔如玉可以不
潔累之乎○(三章)女拒之君曰爾勿恃其彊暴尙舒然
而脫脫循理安詳可也男女有別勿感動吾之巾帨
感帨則近吾身矣彼此素無往來勿使吾之犬吠犬
吠則近吾家矣其惡而遠之如此可謂別嫌明微之
至者矣○麕麞也似鹿而小白茅茅華潔白周禮仲
春大會男女故求婚謂之懷春吉士良士也樸樕小
林也純與屯通純束包之也舒從容也脫脫舒貌帨
拭物巾女所佩也尨犬之多毛者暴客至則犬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叶奧)矣唐棣(弟)之華(花)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叉)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
何維絲伊緡(民)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古序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毛公曰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
成肅雝之德也○召南有此王姬猶周南有公子皆
王教所漸也王姬雖嫁諸侯而其儀衛較諸侯尤貴
能不以貴驕其夫車馬僕從謙恭和順是以可美朱
子謂爲武王以後詩是矣疑平王爲東遷之宜臼齊

侯爲齊襄公諸兒非也二南皆追誦文王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化所謂平王齊侯云者如書大誥稱武王
爲寧王酒誥稱爲成王商頌稱契爲玄王易云康侯
周禮云寧侯皆非定謚也平正也齊一也如均平蕩
平齊聖狗齊云爾皆美其祖父之德見男女家教有
本卽文王之孫下嫁諸侯者也若謂東遷以後之王
詩當入王風宜曰諸兒名字何足辱簡策而廁諸二
南乎比唐棣何也唐棣之華併蔕攢簇有類聚親睦
之象故以比兄弟昏姻桃李多子釣絲牽連故比男
女也○章一何彼穠然而盛者乃唐棣之華開而能合

猶二姓之好也今此肅肅雝雝氣象謙冲者乃王姬
之車殊無驕貴之容也○章二何彼穠然而盛桃與李
之華交相輝暎也今者之婚女以治平之王爲祖男
以脩齊之侯爲父其賢其貴皆相稱也○章三相彼釣
者求魚合絲以爲緡乃可引也齊侯之子求妻而得
平王之孫得其所求矣○穠濃盛也曷何通肅敬也
雝和也車往送之車王姬車制下王后一等卽周禮
所謂厭翟也諸侯夫人則翟車耳詳見周禮春官巾
車之職緡繩也合絲爲之釣以絲繩繫鉤以餌魚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拙者葭加壹發五豝巴于吁嗟乎騶虞狩○彼茁
者蓬壹發五豵宗于嗟乎騶虞叶
古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毛公曰鵲巢之化行人倫
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
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周南終麟趾而國
族張故爲關雎之應召南終騶虞而品物遂故爲鵲
巢之應蓋好德者其子孫必賢安靜者其發生必盛
化始宮幃近乎遠應非鑿取也朱註以爲文王之化
是矣云美南國諸侯非也蓋召南雖諸侯之詩非必
諸侯能爲召南言文王所以教南國者仁及鳥獸草

木功贊化育非聖人不能而于召南言之者以終之
也南方卑濕多生蘆葦野獸成羣故以爲比非謂鵲
巢獨能致騶虞關雎獨能致麟趾也以麟應鳩以騶
應鵲比類屬辭非尊主鳥獸也毛云仁如騶虞則是
眞以騶虞爲獸配麟後儒因謂騶虞白虎黑文或謂
騶虞尾長于軀引漢武帝獲異獸騶牙爲徵蓋因虞
叶作牙而附會之不足信也騶虞本二官名月令田
獵命僕及七騶春秋傳晉悼公使程鄭爲御六騶屬
焉蓋騶乘御掌馬之官書舜命益作虞周禮有山澤
之虞掌禽獸之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

也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五豕而殺一其仁也如此故歎美之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君之仁也○一章我侯于田彼茁然而長者吾見諸葭焉草木之蕃可知一發矢而遇五豝焉禽獸之多可知前禽五而僅殺一取之不盡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二章彼茁然而長者有蓬焉一發矢而遇五豵獸雖多而不殺吁嗟仁乎我公之騶虞也○茁出土貌葭蘆也豕牡曰豝蓬草名華如柳絮豕一歲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誦騶虞而王者仁賢化育矣始于閨門施于朝廷邦國達于天下以至天地泰和品

物咸亨脩齊之效蔑以復加故夫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立蓋王道以誠意爲本誠意以刑家爲先夫婦至暱也閨閫至隱也倡隨至便也其切近至不可離也是故君子愼獨勿欺必自此始于此眞能如見賓如承祭無惰行無逸志然後可以事父母對兄弟家人而無怍色然後可以處朋友事君使民而無愧心然後可以格鬼神乎庶幾之夷狄蠻貊可行文王純一敬止又得大姒之助故其存神過化風行草偃民日遷善而不知皆脩身齊家刑于寡妻之積效也士君子進德脩業內有賢配則事半功倍苟不幸而帷薄不淑則肺腑受恙非君蒞雜外可以誘而棄之也其事瑣于米鹽其幾密于嚬笑耳目心志錮其中無適可離必刻厲于衾影以求底于正然後家可齊國可治未有道不行于妻子而能放諸遠者矣正牆面立豈不信然或曰二南之詩皆里巷之謳此洵說也周有天下追思當時流風善政潤色歌詠以詒式轂皆周公之制作而孔子刪定于周衰之季以教來學苟文王時民謠有此焉用周公孔子爲今誦二南不必按事求徵但據古序繹作者之志脩身齊家治國規模具在明辟王以洪化理

士君子以貢進脩洋洋美德乎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周公曰文王我師孔子曰文王既沒文在茲此之謂也

毛詩原解卷二終

毛詩原解卷三

邶佩

邶鄘容衛皆商畿内之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卽古朝昭歌紂都也武王滅紂分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邶鄘不詳所封衛以封康叔其後邶鄘皆併于衛各因其地所得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詩也以首變風何也二南成而周王朝歌修而殷墟亘關雎基治綠衣兆亡紂覆于前衛滅于後所以明戒也

汎泛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孺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捲也威儀棣棣弟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愀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闢有摽殍○日居月諸胡迭垤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緩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古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毛公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改爲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非也蓋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而以辭害志則似婦人語耳舟以比濟世柏木芳香後彫以比君子柏舟泛流比仁人不遇也○章一以柏爲舟而無維楫泛然中流國無仁賢亦猶此矣我心耿耿不寐如有隱痛是憂也非飮酒遨遊可以解也○章二鑒能明而不能擇姸媸幷納我則不能矣賢否原不相謀好惡出于天性如之何幷茹之共事兄弟不與我同心聊往告愬反以不能含容爲我罪也○章三兄弟雖怒我心堅如石平如席不可變也威儀自盛豈能選擇以隨人乎○章四悄悄然心懷隱憂忍我見怒于羣小遭其病受其侮亦已多矣靜思無聊忽忽驚寤闢然如有所失落也○章五日

乎月乎何迭相虧也君乎臣乎何其幷昏也處此昏亂之朝如垢衣被體思遁去而義無所逃耳○汎泛同柏舟柏木爲舟猶言楊舟松舟也隱憂沈痛而憂也鑒鏡也茹受也鏡之受影不擇美惡兄弟僚友也愬與訴通棣美盛也棠棣之華最盛選與算通擇也辟闢通開也摽落也如有遺落也恍惚驚悸之狀居諸助語辭迭更也微虧缺不明也月有微日無微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汝所治

（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叶移)兮○絺兮綌兮淒(妻)其以風
(叶分)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毛公曰妾上僭夫人失
位而作是詩也○衛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
失位故作此詩其以綠衣比何也婦人衣夫者也夫
人位中宮貴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靑則爲綠靑木
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棄也衣爲上裳爲
下表爲貴裏爲賤比嫡妾失所也此詩莊姜自作故
序云傷已與載馳竹竿之類凡婦人自作者序各分
曉朱傳于他詩一切謂爲自作非也○一章綠間色而

以爲衣黃正色而以爲裏妾之蔽嫡亦猶是也多憂
方來何時已邪○二章綠爲衣而居上黃爲裳而反下
妾之上僭亦猶是也憂槃于心何能去之○三章綠本
絲耳惟汝治以爲綠變而衣之古人制禮使貴賤得
所豈若今人之過乎○四章絺綌宜暑涼風淒然則捐
棄宜也今我見棄將若何思古人遭此有善處之道
先得我心可以自慰矣○亡去也淒涼也其語辭以
風用當風也訧過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按正風雅而後爲閨怨者多矣
綠衣之怨婉而不直其事憂嫡妾失所而不及私
情渾厚端莊不激不怨所謂可以怨者矣
燕燕于飛差(平聲)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沏)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桀)之頏(杭)之之子于歸
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去聲)上(上聲)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
氏任只(止)其心塞淵(叶因)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旭)寡人
古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
嬀(規)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
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其以燕

燕比何也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雀依人爲孚
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莊姜於嬀以子相依子亡
相失故用爲比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亡而託興燕
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
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一章
人世聚散何異燕雀爾與子如燕燕相依差池其羽
子今歸矣後會不再能無遠送望而不見泣涕如雨
○二章燕燕于飛上下追隨子今歸矣尋遠送之望而
不見獨立揮泣○三章燕燕于飛同聲相應子行南還
尋遠送之望而不見實勞我心○四章維爾仲氏與人

以任存心以實秉性和順行己端淑每以先君偕老之誼勉我孰有愛人以德如仲氏者乎○燕燕二燕也差池不齊貌無聲出涕曰泣涕涙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南衛在河北陳在河南也仲氏戴嬀字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也淵深也先君莊公也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無夫曰寡亦謂未亡人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上聲胡能有定寧不我顧고叶○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叶去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古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己也毛公曰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朱子改爲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呼日月而訴之非也州吁之禍莊公卒矣夫人傷國難之不定非不見答也呼日月者詩之情境爲夫婦之比非專爲告訴日月也○一章日乎月乎并照下國夫婦相須古之大倫也乃如之人往昔不以古道相處今禍貽宗社何自能定乎死者而有知寧不我顧也○二章日居月諸共冒下土夫婦同心亦猶是也乃如之人往時不與我相好今禍延國家何自能定乎死者有知寧不我報也○三章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常相偕也乃如之人惡聲相加曾無好音今日之禍其何能定是則可憂也若夫無良之音使我可忘矣○四章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始相偕而終相失也父母養我不終遺此禍亂其何能定乎至于報我之薄可無述矣○居諸皆語辭乃如之人猶云乃有如此之人指莊公也逝往日也古處古道相處也寧願辭定安定也謂州吁之亂國不安定也顧念也德音謂言語無良暴厲也俾也可忘使我忘之不忍怨也述稱也言昔之所以待我者無用稱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香入聲浪笑敖去聲中心是悼導○終風且霾埋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顋○終風且曀叶翳不日有又曀叶翳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帝○曀曀其陰虺虺毀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古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己也毛公曰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終風且暴比賊子飛揚跋扈所以爲州吁作也朱子改爲莊姜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

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無恚忿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母憂子則爲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忿矣毛說是也○一章狂風終日不休子之狂暴亦猶此矣有時見我則嬉笑傲慢無人子禮將若之何中心自悼傷而已○二章終日風霾不開子之昏惑亦猶是也有時來見有時絕跡不往來使我悠長而思慮也○三章終風陰曀不旋日又陰曀此子何時開寤乎憂不成寐惟願彼自嚔嚏而已○四章陰曀曀而不開靁虺虺而不止此子何時改圖乎憂不能寐惟願彼自懷思而已○終風終日風也謔浪狂蕩貌州吁在母前無

禮之狀霾風揚塵也陰而風曰曀有又通嚏嚔嚏俗云人道我則嚔嚏虺虺靁聲懷悔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 湯 踊躍用兵 叶邦 土國城漕 叶曹 我獨南行 叶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充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叶戶 ○死生契 挈 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叶魯 ○于 吁 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 叶心 兮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踊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爲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與爲無義則所失多矣○一章鼓以進兵伐鼓鏜然有聲踊躍矜喜以凶器爲樂事也今國有土工漕有城工非不勞矣我獨從軍南行苦尤甚焉○二章今者之役非不得已從孫子仲結好陳宋與之伐鄭無故犯難生還未卜憂心忡忡然也○三章是行也隨其所往於居則居於處則處兵敗陣亡必喪其馬家人索我馬於林之下耳○四章昔許室家死生隔別不相忘棄成此誓說執子之手期與同老是疇昔

之願也○五章事至今日吁嗟隔別不得生活矣吁嗟信誓不得伸遂矣○鏜鼓聲土國興土工于國也城築城也漕衛邑在河南南行伐鄭也事見春秋傳孫子仲此時軍帥也爰於也喪馬人死馬亡也唐人詩云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本此林下曠野之處所謂尸膏草野也契闊猶言分別也成說踐言也洵信也即偕老之信也信與伸同遂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 愷 風自南 叶林 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 瞿 勞 叶聊 ○凱風自南 叶林 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

泉在浚峻之下邶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顯睆娩黃
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古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毛公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
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
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朱子改爲七子自作非也
凡詩人美刺代爲其人之言非盡出其人之口然則
謂之道性情何也聲音之道自與性情通詠其事而
可興可觀卽是性情之理非以其人之詩覩其人性
情之謂也此詩以凱風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則
不忍斥其母之惡故若爲幾諫以達孝子和氣之東

凱風以比和氣棘小棗叢生以比七子也爲孝子言
則凱風似母棘心似子爲詩人言則凱風棘心皆諷
其母之微辭也凱樂也物通淫曰風棘之言急也心
花蘂俗云棗花多心婦不貞之比棘性晩發夏始生
心東風吹桃李則男女及時炎風至桃李實落而棘
生心非桃夭之時矣母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
言母老而但言子晩成勞凱風之吹箸諷諭也棘雖
非大材叢生爲籬中亦而外多刺比七子衛護一母
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雖無用亦足供薪水豈其
悅母不如黃鳥乎黃鳥應節又爲審時之比也○一章

凱和之風夏自南來時已晩矣而棘始生心吹而養
之夭夭如也母生七子幼而鞠育其劬病勞苦當何
如乎○二章凱風吹棘長而無用猶可以薪七子雖壯
無令善之嗣辜負聖善之母矣○三章泉水寒涼在浚
邑之卑地灌漑無用猶可供邑人之汲今以七男事
一母不能供消滴而使母勞苦曾寒泉不如矣○四章
黃鳥之羽睍睆可觀載好其音猶能悅人以七男奉
一母不能婉容愉色以悅母心曾禽鳥不如矣○凱
愷通樂也南風温和故曰凱棘小棗也難長而心又
初生稚弱未成薪則成矣而無用直可薪耳聖通明

也善賢淑也浚衛邑下卑地凡泉高則利灌漑下則
無用睍睆羽好貌猶熠燿也大東云睆彼牽牛檀弓
云華而睆皆明也字从目朱謂鳥聲誤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異其羽我之懷矣自詒貽伊阻○雄雉
于飛下去聲上上聲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離○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叶杭不忮至不求何用不臧
古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淫亂不恤國事軍
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改爲婦人以夫從役于外思念而作非也詩人
託閨怨以刺宣公意不主閨怨也後世詩多擬閨怨
者何必盡婦人自作篇名雄雉猶齊風之雄狐也雄
雉會雊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泄泄其羽翀雌
之狀雉之言恥也若以爲婦人思夫意象不類〇一章
雄雉于飛泄泄然鼓翼曰求其雌君不恤國事惟婦
人是好猶雄雉也嗟我懷人始不能見幾引去今日
之行自詒阻隔耳〇二章雄雉之飛下上追鳴以媚其
雌人之好內亦猶是也國事至此誠哉可憂言念君
子實勞我心也〇三章日往月來時序屢更悠悠然我

之所思道路長遠何能致其來乎〇四章凡爾君子雖
我婦人焉知德行竊意人處世無所忮害無所貪求
何往不善今之征役爲忮求耳其何能善乎〇泄泄
鼓翅舒散貌雄雉見雌而振羽也我之懷指其夫自
詒阻言不能引去也展誠也君子告懇之辭指宣公
也勞心憂國事也悠悠我思思夫也云語辭百爾君
子呼在位者以儆君也忮害也求貪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葉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列叶淺則揭〇有瀰米濟
盈有鷕杳雉鳴濟盈不濡軌九叶雉鳴求其牡〇雝雝鳴
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〇招招舟子洲叶人涉
卬昂否鄙叶人涉卬否卬須我友以叶

古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毛公曰公與夫人並
爲淫亂〇朱子謂是詩未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也然
亦何知其不爲刺宣公夫人乎序有所受之以匏比
者匏剖爲瓢有配合義昏禮合巹匏也故以比男女
之合匏未剖可佩以渡水匏之渡水潛行者用之非
利涉之正禮故以比男女之私匏尚有葉無作合之
具水深比防閑之嚴雉雊會淫厲柔有序匏以行險
舟以利涉各有取義也〇一章匏可涉水今尚有苦葉

未可用也濟涉之處其水方深欲濟者深則有厲淺
則褰裳量度而行斯爲知禮矣〇二章濟之水瀰其盈
矣雉之雊鷕其音矣水盈必濡其軌今曰不濡雉鳴
雄求其雌今反求牡人之背禮如此〇三章古者婚姻
禮因時舉贄用和鳴之鴈貴從陽也行禮以旭日始
旦貴正始也妻歸及霜降之後冰泮之前陽往則陰
來也非禮非時豈容苟合邪〇四章水盈而匏難用我
其招舟子而後濟乎人皆徒涉我獨不敢須同心之
友乘舟以共濟耳〇匏瓠之苦者長頸曰瓠大腹曰
匏濟過渡處厲列石水中履以渡也厲與列通周禮

厲禁謂遮列爲禁也或曰水沒膝下爲涉過心上爲厲以衣涉曰厲褰衣涉曰揭瀰水滿貌鷕雉聲軌車輪牡雄雉猶雞言牝狐言雄也鴈隨陽氣南北用鴈取隨陽義六禮惟納徵用幣納采納吉問名請期親迎皆用鴈惟親迎用昏餘禮皆用旦手曰招口曰召

卬(叶去聲)我也須待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三終

毛詩原解卷四

習習谷風(叶分)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詽)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祈)誰謂荼(徒)苦其甘如薺(叶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叶上聲)○涇以渭濁湜湜(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薛)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叶上聲)○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蒲)匐(追)救之○不我能慉(畜)反以我爲讐既阻我德(叶篤)賈(古)用不售(叶酬)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語)窮有洸(光)有潰既詒我肄

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戲)

古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毛公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谷風東風也東爲君方帝出乎震故曰君子之德風習習不斷也谷之言俗也俗成于習谷風習而成陰雨君德習而成民俗故以爲比朱子謂詩中不見化其上之意改爲棄婦自作非也風人美刺鮮有直陳者設身處其人之地代爲其人之言心曲隱微皆肖其人所以爲妙于性情而可風若謂棄婦自作則微婉之

致全失矣○一章東皇布令而谷風生習習不斷則陰
雨降矣民風所從來人情變態亦猶是也凡夫婦相
與小有參差當勉强含容不宜暴怒譬彼葑菲采其
葉且留其根若倡隨之間言語和悅莫相違背則可
以偕老矣奚至變態如風雨乎○二章相彼行路之人
遲遲不進心必有違況我與爾夫婦之親咫尺決絕
門內相送遂成路人如荼雖稱苦其實味甘如薺蓋
舊婦既爲路人則新婦樂如兄弟豈非我之所謂荼
者彼之所謂薺乎○三章涇濁渭清其辨甚明今涇反
謂渭濁渭實非濁也試觀其沚其清見底惟樂彼新

昏故不屑我耳身雖見棄心豈遽絕後人勿往我之
梁發我取魚之笱雖然我身已不見容何暇恤去後
之事乎○四章思我昔治家如濟水者深則方舟淺則
泳游不論有無勉强圖濟雖鄉鄰有喪無不周救況
于夫婦之間敢處其薄乎○五章爾今不我養反以我
爲讐惟其有心阻我雖會不錄如賈百貨具陳終不
見售矣思昔與爾治生惟恐生理窮鞫同至顛覆今
既遂生矣乃比我于毒而棄之邪○六章昔我蓄聚美
菜以備冬月乏之時之需亦猶爾宴樂新昏以我備窮
窘之時耳故今洸然其武潰然其怒無復溫惠之容

貽我以毒肆習勞苦曾不念昔者我之初至矣○習
習風吹不斷貌黽勉容忍也葑卽蔓菁菲似葍一名
土瓜根葉皆可食下體根也葉根并採則立盡矣俗
語云凡事留不盡卽無以下體之意德音好言也畿
門內也荼苦菜似苦苣而葉細花如葦苕故謂之荼
薺甘菜宴樂也湜湜水清見底也沚小渚也梁以石
障水而空其下如梁非橋梁也笱竹器承梁之空取
魚者也梁笱皆閨政之喻如四章所言是也閱容也
方筏也所以渡水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以手行也
匐伏地也慉與畜同養也賈商賈售賣出也育養也

鞫窮也旨蓄美菜也御禦通當也洸武貌潰怒色肆
習也勤勞之意塈至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十 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
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古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朱子疑
詩中無黎侯字愚謂有黎侯字則不成詩矣○一章褎
微乎褎微乎何久依人不歸乎君之變故亦大矣彼
衛人視之若無有耳君胡爲久暴此露中乎○二章褎
微乎褎微乎何久不歸乎君之親來亦迫矣彼衛人

視君之躬甚微渺耳君胡爲自辱此泥塗乎○式發
語聲微輕忽意中露言不見芘也泥中言不見拯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毛)丘之葛兮何誕(但)之節兮叔兮伯(叶讀葛荆)兮何多日
(叶熱)也○何其處(叶杵)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已)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米)所與同○瑣兮
尾(叶以)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又)如充耳
古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毛公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
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
衛也○朱子謂序見詩有伯兮二字遂以爲責衛伯

詆其誤非也蓋衛之先本牧伯武王封康叔誥曰外
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衛爲伯之始也司
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黎侯以狄
難來告正望其脩先業故詩曰與曰同皆連率之事
以旄丘葛比何也前高後下曰旄丘丘之不斷截者
葛亦不斷之物俗稱狐疑爲葛藤毛遂云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日出而言日中不決卽此意也朱傳謂久
寓于衛時物變而登丘見葛起興豈其然乎○(一章)相
彼旄丘葛之生者其節何誕然而長所處平夷故其
生延蔓以我遭此危急望叔伯諸臣救患恤鄰可一

言決耳今何其多日而不定也○(二章)何其安處不動
乎意必約與國而後發乎何其遲久不決乎意必有
他故相羈絆乎○(三章)今我久客狐裘且敝矣豈我不
以車東來控告而叔伯諸臣不能約與國同與連率
之師我雖來告亦徒然耳○(四章)我國家零替瑣然細
矣尾然末矣微命殘喘不絕如綫漂流離散之子也
爾衛叔伯端拱坐視褎然峩冠不動充耳無聞豈有
人心者哉○誕疏闊也節葛生節也叔伯指衛諸臣
不敢斥其君也蒙戎裘敝也褎盛服貌充耳冠下兩
旁懸瑱所以塞聽褎如充耳土木偶人之狀

旄丘四章章四句○旄丘之怨從容不迫雖當流離
之秋觖望之至而其言委蛇有序篇終乃曰褎如充
耳諷刺微婉氣象雍容詩所以善言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叶上聲)碩人俁
俁(語)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祖)左手執籥(米)
右手秉翟(叶暑)赫如渥赭(叶軒)公言錫爵○山有榛隰(夕)有
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古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毛公曰衛之賢者仕於伶
(靈)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志
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若自譽而實自嘲悉

謂輕世肆志豈風人之度譽而自嘲則訴諸矣六經
無此體蓋求其人不得遂以爲賢者自作又疑碩人
美人自誇遂以美人爲君以碩人爲自譽自嘲其實
非也序云刺不用賢蓋當時有賢人不用而仕爲伶
官者詩人刺不能用者耳〇一章伶人賤役中有高賢
厠于其間簡擇之簡擇之今者舞萬當日中居前列
之上其人形貌魁梧舞于公庭而人莫之知也〇二章
是碩人材勇有力如虎技藝御馬如組今執籥秉羽
顏色赫然沃丹君獻工而賚之以酒者是也〇三章山
有榛隰有苓各生有所士生不逢辰寄思甚遠昔西

周盛時有美人者明良一堂遐想高風西方之人乎
今不得而見之矣〇萬者舞之總名日中上處言甚
明顯易見也俁俁大貌組絛屬轡馬韁也執轡如組
言御馬調和也籥如笛長三尺六孔或曰三孔舞者
所執且吹且舞翟雉羽亦執以舞也渥沃通厚也赭
赤貌言顏色充盛也錫爵燕禮樂工主人有獻爵榛
實似栗而小宜山苓木耳菌屬宜濕西方西周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〇古本三章朱傳分碩人俁俁以
下四句爲一章共四章今從舊
毖秘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

聊與之謀叶謨〇出宿于泲濟上聲飲餞于禰你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上聲〇問我諸姑遂及伯姊〇出宿于干叶千飲
餞于言載脂載舝叶懈還車言邁遄叶秦臻于衛不瑕有害
〇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灘思須與漕叶愁我心悠悠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毛公曰嫁於諸侯父母終
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〇毖泉泉水幽
閟不出也衛女懷歸不遂故以爲比百泉淇水皆衛
地比故國也〇一章泉衛水也淇衛地也水無情而自
衛出者還歸于衛我爲衛女寧忘衛國孌然美好之

姪娣昔與我俱來今欲歸衛畧與爾謀之〇二章我若
歸衛出宿則于近郊之泲禮有飲餞則于近泲之禰
故行易矣但念女子既嫁遠離父母兄弟今父母終
兄弟無歸寧我有諸姑伯姊在歸而問之亦可乎〇
三章我若歸衛于亦可宿言亦可餞載塗其脂以設其
舝旋車邁往遂至于衛誠不難矣但是行也于禮無
瑕玷乎恐有害也〇四章肥泉故鄉之水思此長歎須
漕故鄉之邑思之悠長歸既有害思將奈何惟乘車
出遊近郊以寫除我憂而已〇毖幽閉也泉百泉在
今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中淇亦衛水出今彰德府林

縣嬰好貌諸姬同姓之女卽姪娣也禮遠行夕出宿
近郊設祖祭送者共飮曰餞泲禰干言皆往衛所經
歷之地今北京順德府唐山縣有干言山相傳卽衛
女出宿飮餞處順德府有邢臺縣衛女疑卽碩人所
謂邢侯之姨者與父之姊妹曰姑伯姊女兄之長者
舝車軸頭鐵一謂之鈌(犬)行則設之止則脫之脂以
塗舝使滑利也遄速也泉同出異歸曰肥泉須漕衛
之二邑出遊遊本國近郊也寫傾出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衆)且貧莫知我艱(叶斤)已焉哉

(叶賓)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毗)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責)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王事敦(叶推)我政事一埤遺(叶倠)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古序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毛公曰言衛之忠臣不
得其志爾○朱子改爲賢者不得其志因出北門而
賦以自比詩謂出自北門者如陟彼北山出其東門
之類以爲實然則固矣詩人託爲仕者之怨以刺時
非必仕者自言也北門背陽比昏主刺多比北美多
比南○(一章)人情向明則喜投暗則悲我行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然念我窶陋家又貧乏世無知已吾其已
矣生不逢辰天實爲之夫復何言○(二章)王國有事旣
來適我本國政事又一切厚積加我我從外歸室人
飢困交徧責我已矣哉天命如此復何言哉○(三章)王
事旣敦迫我政事又一切厚遺我我從外歸室人無
聊交徧摧挫我已矣哉天命已定云如何哉○殷殷
盛也貧而無以爲禮曰窶無財曰貧適之也政事本
國之政事一專也埤厚也讁責也敦篤也守治之意
孟子使虞敦匠事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據)雪其雱(旁)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叶杭)其虛
(衎)其邪(徐)旣亟只且(疽)○北風其喈(叶雞)雨雪其霏(非)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旣亟只且○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旣亟只且

古序曰北風刺虐也毛公曰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
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子謂衛以淫亂亡國未
聞有威虐者夫亡國之政誰無威虐卽州吁弒君宣
公殺子孰有如其威虐者而謂未聞非也○(一章)北風
寒涼雨雪雱雱陰氣盛而肅殺慘也吾與惠而好我
者攜手同行遠害全身不俟終日其可舒乎其可徐

乎[illegible]勢甚亟矣○二章北風喈喈然聲之疾也雨雪霏霏然落之盛也惠而好我者相與攜手同歸其可舒徐乎時事已亟矣○三章狐妖獸也烏惡鳥也今所見赤者莫非狐所見黑者莫非烏耳聞目擊孰匪凶類好我者與之攜手同車而去不可舒徐事甚亟矣○自上而下曰雨雱雪盛貌惠以恩相與也虛邪通作舒徐寬緩也亟急也且者甚之之辭喈風疾也霏雪布散貌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樞)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騷)首踟(知)躕(廚)○

靜女其孌貽我彤(同)管彤管有煒(偉)說(悅)懌女(汝)美○自牧歸荑(帝)洵美且異匪女(汝)之為美美人之貽

古序曰靜女刺時也毛公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愚按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內多醜行詩人不欲直斥因借淫者期會贈貽而諷之以正賢賢易色之意也靜女謂貞靜之女首章刺其君壞防故以城隅比城四隅有敵臺最高峻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城者內外之閑以比禮義也國君以禮厚防誰敢踰之所以爲搔首踟躕也二章刺其夫人無恥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小雅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詩人所以悅古人之有彤管也三章詩人自比猶鄭風之言縞衣綦巾也郊外曰牧茅秀曰荑賤而潔白比編氓之婦守禮人皆美之況爲人上者乎諷刺微婉蘊藉所謂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也朱子改爲淫奔之詩意索然矣○一章吾之所期者貞靜之女姝然美好俟我于城隅居高而防峻雖其愛之未由致之惟有搔首踟躕而已○二章靜女孌然美好動則女史自隨彤管記過假以貽我其煒然令德之光有過則告吾悅汝管之爲美也豈徒以其贈貽而已邪○三章郊

外爲牧非宮禁窈窕之地也有茅荑生焉美人持以歸我雖賁謝繁華而柔潔可美自與衆卉異豈荑之爲美以贈荑之人清潔如荑也美不擇賤存乎人耳○靜幽貞也姝美色也踟躕猶躑躅不進貌孌好貌彤赤色管筆管古后妃夫人有女史佩管記過其色赤取赤心正人也禮內則男女皆佩管女汝通女美指彤管匪女之指荑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河水瀰瀰(米)燕婉之求籧(渠)篨(除)不鮮(叶先)○新臺有洒(叶選)河水浼浼(叶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

網之設鴻則離(叶歷)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古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毛公曰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一章)人情羞媿汗泚則滌之以水此新臺甚有泚也而近河水之瀰滿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汗顏乎齊女之來求安好之匹乃得此籧篨不潔之人也○(二章)物不潔則洗新臺有洗累此河水浼浼然流渜濯之汙齊女燕婉是求乃得籧篨不絕之人乎○(三章)魚網求魚鴻反罹之齊女求燕婉反得戚施亦可醜也○泚汗下清流之狀孟子云其顙有泚燕婉安好指伋也籧篨以葦席爲人形卽喪禮所設重以像死者臃腫之狀舊解籧篨粗葦席其用可仰而不可俯故以名不能俯者之疾鮮嗇也潔也洒與洗通浼浼濁流貌不殄痼疾不瘳也離與罹同著也戚施不能仰之疾作顑頓痾僂之狀古它乇字通其形顑駝然也皆以比宣公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泛)其景(叶讀)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叶折)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古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毛公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譖伋于公公使伋之齊令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爲賦此詩○(一章)二子自河適齊乘舟飄泊汎汎然其影是行也以義忘身禍機不測使我耳心思子中心瀁瀁然不定也○(二章)二子乘舟孤帆遠去汎汎往矣願言思子使我心疑能無瑕乎其有害也○景影同願言者冀其無害之辭養養猶瀁瀁不定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誦衛風至新臺二子乘舟

天理民彝斬然盡矣狄人乘之國遂以亡而其禍皆始于幃薄之間詩首二南繼以邶勸戒豈不章哉

毛詩原解卷四終

鄘[容]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毛]實維我儀。[叶俄]之死矢靡它。[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古序曰：柏舟，共[恭]姜自誓也。毛公曰：衛世子共[恭]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按共姜未嫁而共伯先死矣。男子冠而後娶，女子笄而後嫁，詩稱兩髦，則共伯尚未冠而共姜尚未笄也。髦，毛同，髮也。散之曰髮，束之曰髦。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之垂髫也。兩髦，丱也，分髮作雙髻曰丱。字取象形，俗云丫髻，童子之飾。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亡，故序曰蚤死。父母，共姜之父母。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人情也。蓋女子既嫁，夫死守節，常禮；未嫁誓死，人所難，故鄘風首錄之。漢儒解兩髦為覊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按禮言髦多矣，其皆覊髮夾囟者邪？禮經具在，未聞子事父母而覊髮者。詩獨言母，女子之嫁，母命之也。○一章 汎彼柏舟在河之中，無所依泊，我生無歸，亦猶是也。髧然

總角之兩髦，六禮雖未終，而盟言已定，卽實我匹。生死同歸，誓不他適矣。人生有母，覆蓋如天，獨不諒人乎。○二章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適得我所，我與兩髦成約為特，誓死不敢復為邪慝矣。母也如天，不諒人乎。○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儀，匹也。矢，誓也。特，亦匹也。不再之辭。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慈]不可埽[數]也。中冓[姤]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古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毛公曰：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伯昭伋之兄也。宣公卒，惠公朔立而幼，伯昭烝于朔母宣姜，故詩人以牆茨為比。茅蓋牆曰茨，牆以蔽內，覆之以茨，揜蓋之比。惡之深而思為揜蓋，忠厚之至也。○一章 設牆以蔽內，加茨以蔽牆，惟恐牆壞，人窺其中也。厚茨猶恐不密，況可埽而去之。中冓之事，淫惡不可言，言則揚國醜，有隱諱耳，可終隱乎。○二章 牆有茨，不可襄而除也。中冓之言，欲詳之不勝其長也。

○三章牆有茨不可束而去也中冓之言讀之不勝其辱也○茨茅茨也小雅云福祿如茨又云如茨如梁周禮圉師職云茨牆則翦闔史記茅茨不翦或以爲蒺藜非比義矣冓構通結架爲構室中隱處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雞六珈加委委威佗佗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俄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泚兮玼兮其之翟叶第也鬒軫髮如雲不屑髢替也王之瑱佃也象之揥替也揚且疽之晳叶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上聲兮瑳兮其之展叶𢈢也蒙彼縐皺絺痴是紲屑袢叶煩也子

之淸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叶對也

古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毛公曰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服飾容貌所以寓誨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也夔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言泚也猶新臺有泚之泚汗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竹竿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一章邦君之妻與君偕老從一而終故其服飾在首有副副上衡笄加以六玉其容貌委委舒徐佗佗安重佗佗如山委委如河服此象服乃像耳今子不善如此象服何○二章玼然潤澤者其禮服之翟衣也髮鬒黑而多如雲不用假髮之髢也笄下懸瑱以玉爲之搔首有揥以象爲之額廣而而揚又白而晳如此容飾世所驚覩胡然自天降胡然帝神出乎○三章瑳然潔白者其禮服之展衣也外加素紗以示斂飭也其目清明其額揚起誠有如此之人是乃國色之女也○君子婦人謂其夫也副首飾編髮爲之笄簪也橫插于副上曰衡笄六珈以六王加于笄上爲飾也象像也服以像德無德則不像翟雉也公侯夫人禮衣畫翟雉于上鬒髮黑如雲多

也髢假髮瑱塞耳也揥搔首飾今釵也揚額上揚起也晳白也胡然驚意天帝天神上帝也瑳白也展作襢襢衣白色縐絺飾周禮六服之素紗加于衣上者所謂尚絅也古婦人盛服以薄綃蒙于外縐絺之蹙蹙然者凡繪薄細者皆稱縐飾今方目紗之類不獨葛也紲袢收斂也淸目淸明也顏額也媛美女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妹之鄕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平聲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亦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古序曰桑中刺奔也毛公曰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朱子改爲淫者自作非也淫者犯禮法竊人妻妾惟恐人知詩人表暴其事指其所竊之女與其期會迎送之地事雖幽遠而踪跡昭彰所謂如見肺肝也沬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也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云妹土變沬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歸妹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

也唐菟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荒淫曰宕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秋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褻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辭以爲刺○一章 唐蒙不擇物而附生于沬土之鄉令行采之所思云誰美色之孟姜不惟其配惟其美也相期于桑林之中相要于上宮之館其別也相送于淇水之上此采唐之行也○二章 麥宿于外于以采麥于彼沬北云誰之思色美而年茂者則弋取之矣桑中相期上宮相要淇上相送是采麥之行也○三章 葑有下體于以采葑于彼沬東云誰之思其人美而稱孟者易與也桑中爲期上宮爲約淇上爲別是采葑之行也○上宮公館也世族相要故稱官舍孟子之滕館于上宮亦官舍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純)之奔奔(邦叶) 鵲之彊彊(姜)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香叶)○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兵叶)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古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毛公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一章 鶉無定居惡亂其匹常奔奔然關鵲傳枝受卵不淫其匹彊彊然剛也物尚如此

頑之不善不如二鳥吾君乃以爲兄乎○二章 鵲猶彊彊鶉猶奔奔姜之不善國人乃以爲小君乎○鶉鵪鶉好鬬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曰聖人鶉居鵲性不淫傳枝受卵故曰乾鵲莊子曰烏鵲孺以少欲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癸上)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依)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許叶)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姜叶)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旣零命彼倌(官) 人星言夙駕說(稅)于桑田(延叶) 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叶因騋末牝三千叶
古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毛公曰衛爲狄所滅
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
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
家殷富焉○章一仰觀室星十月之昏見于南中是時
農畢可以興作矣乃揆度日影以正方向而新作楚
丘之宮室創造之初卽爲久遠之計樹之榛栗以備
籩實及椅桐梓漆以待伐取爲琴瑟器用也○章二升
彼故城以望楚丘及傍邑之堂與景大之山高丘之
京以察其形勝降于平地觀桑以驗其土宜乃灼龜

而卜其繇紂曰吉終果獲善也○章三當春靈星見而
雨降正農蠶之時也命主駕之倌人戴星早駕出舍
桑田勸民耕織所以操心爲民人計者篤實淵深已
匪但于民然耳驗之物產七尺以上之牝馬亦多至
三千非秉心塞淵能致此乎○定北方水宿室星也
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植幹以築曰栽楚宮楚室楚
丘之宮室也椅梓屬卽楸也桐三種實小可食者曰
梧桐實大可壓油者曰岡梧最大者可爲棺曰白桐
漆樹有液可以飾器榛實似栗而小虛故城楚丘舊
本邑也堂楚丘旁邑景山大山殷武陟彼景山以人

力築者謂之京非人力自成者謂之丘靈靈星蒼龍
之宿主田蠶三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倌
人主駕者匪直不但也塞實也淵深也馬七尺以上
曰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帝蝀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悌
○朝隮賫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
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古序曰蝃蝀止奔也毛公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
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此詩朱子以爲刺序以爲

止奔女子有行不知命皆止之辭○章一二氣相干雨
暘交而虹生則夕見于東方男女不正相奔亦猶此
也有羞惡之心者若將浼已其敢指乎夫女子生而
願有家父母兄弟之心人皆有之守正待聘則于歸
有日豈父母兄弟所能留乎何亟欲若此也○章二蝃
蝀朝升于西升則雨終朝止矣女子爲苟合之行安
能久乎但能待聘以行遠其父母兄弟終身有歸顧
不善與○章三乃有如此之人徒懷昏姻之欲大無貞
信之守豈知天作有合賦分已定雖私奔何爲○蝃
與螮同螮蝀虹也朝旦也隮升也崇朝終朝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叶婆人而無儀叶俄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譌○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史○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傳死

古序曰相鼠刺無禮也毛公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刺羣臣無禮而託詠于相鼠何也喻相人也鼠之附人不可除而貪盜爲人所共棄故生而無爲于世者惟鼠人欲其速死無所復俟者亦惟鼠故以爲戒相鼠相視死鼠也鼠以皮爲儀以齒爲止以四肢爲履借以爲比○章一

物以汙賤取死者無如鼠視彼亦有皮但有皮而不恤其儀所以死耳人無威儀亦猶鼠也衣冠掃地不死何爲乎○章二鼠至汙賤亦復有齒但有齒而好齧不惜容止人無容止亦猶鼠也不死何待乎○章三鼠至微賤亦有四體但有四體而無禮人苟無禮亦猶鼠也宜其速死矣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結干旄在浚之郊叶高素絲紕遐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于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叶上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谷之

古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毛公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按詩美好善而但言車旗何也衛自中衰國運萎矣諸大夫艱難再造改圖脩省以志于善是以文物一新夫國非善之難而無好善人之患書所以貴于一个臣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浚邑豈乏姝子而干旄在郊則自此大夫始詩人不貴有姝子而貴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詩所以善占頌也○章一孑孑

然建干設旄大夫之等威也今在浚邑之郊旗上縿旒以素絲紕而縫之四馬駕車以載之此爲見賢而來也彼美賢士何以畀之答其來意乎○章二孑然之干建鳥隼之旟在浚之都以素絲爲組而來者又非一車良馬五之矣彼美賢士何以予之乎○章三孑然之干注羽爲旌在浚之城屬以素絲而來者非一輩良馬又六矣諸大夫接踵而至彼美賢士何以告之乎○孑孑特出貌干旗竿凡旗竿首飾以旄牛尾曰旄以鳥羽曰旌旌下有帛曰縿衫綴于縿下者曰旒以絲聯之曰紕浚衛邑賢者所居四馬駕一車五六

馬不止一車矣言諸大夫來見者衆序謂臣子多好
善此也祝作屬亦聯也旄旟旌總之一旟而分言耳
殊矣也者與這同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
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
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古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毛公曰閔其宗國顚覆
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
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朱子改謂許穆夫
人將歸衛而許大夫有來止之者夫人憂之作此詩
蓋據首章之言爲實事非也若使夫人果啓行許大
夫果跋涉來追則詩中登山采蝱行野踏麥一一皆
實事矣豈比興之義然則云大夫跋涉何也禮諸侯
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所謂跋涉
之大夫據禮託言非眞有旣行追留之事蓋衛之亡
也許以昏姻力不能救亦當爲請于大國而許人坐
視無一介之遣夫人所以爲憂也三章言采蝱蝱貝
母爲女子遠父母之喩四章言麥麥宿于外爲女子
適他邦之喩諷許君而但斥大夫與國人云不如我
所之隱然恨許國衆人無一男子耳慷慨有士風故
序曰許穆夫人作責之也○一章宗國破滅我將馳驅
歸而唁之兄侯越在漕邑驅馬悠悠親至于漕其本
願也今徒使一大夫跋涉往何濟于事是以我心則
憂也○二章凡爾許人旣以我婦人遠行爲不嘉則我

不能旋反矣以我視爾違人之願實爲不善我思終
何能遠也爾旣以我歸爲不嘉則我不能旋濟矣以
我視爾拂人之情實爲不善我思終不可閟也○三章
蝱生于阿丘陟而采之女子背母寧忘故丘我之所
思未爲不善蓋亦各有其道而許人以我爲過殆狂
少不諳事者耳○四章我行曠野麥生芃芃今我歸衛
行以亡國之苦持告于大邦誰爲我因誰爲我至故
不得已而親行耳爾大夫君子無徒以我行爲過雖
爾尋思百方不如我一女子所往耳○走馬謂之馳
策馬謂之驅弔死曰弔弔生曰唁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旋濟旋衛渡水也閟秘通止也丘之遂高者曰阿丘蝱藥草一名貝母芃芃盛貌控持而告也因因人先容也極至也至大國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按舊本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各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朱子合二三章爲一章以春秋傳魯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故改爲四章今從朱

毛詩原解卷五終

毛詩原解卷六

衛

瞻彼淇奥(郁)綠竹猗猗(叶阿)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搓)如琢如磨瑟兮僩(閑上聲)兮赫兮咺(喧上聲)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叶銓)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檜)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叶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倚)重(平聲)較(角)兮善戲謔(香入聲)兮不爲虐兮

古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毛公曰有文章又能聽

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綠竹菉草也禮記大學篇引此詩作菉竹小雅云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愚按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下淇園之竹爲揵(虔)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產南土北地高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笴皆取諸荊揚揚州貢篠簜荊州貢箘簵皆竹也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漢去衛

武公時垂八百年苟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今
盡化爲烏有也傳註訛久卽眞多此類難與耳食士
爭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爲衛物恐未然耳○一章
淇水之曲綠竹生焉可爲磨礪之用猗猗然柔弱得
水茂也斐然文章之君子其學問工夫如治骨者切
治象者磋治玉者琢治石者磨其精也如此故其德
瑟然嚴密僩然武毅赫然光輝喧然聲聞有斐之君
子人心愛慕終不可忘矣○二章淇水之曲綠竹青青
得潤深也斐然君子冠之充耳用琇石而色瑩弁之
會縫飾玉石而如星其德瑟僩其望赫咺有斐君子

民終不可忘也○三章淇水之曲綠竹密如織席培植
久也有斐君子學問精純如金錫涵養溫潤如圭
與璧在輿則寬舒綽綽倚立軾上之較而莊嚴自得
與人則溫良樂易善戲謔以偕而不至過差也○奧
水曲也匪斐同文貌咺喧同須聲也諼忘也青青竹
色琇美石瑩光潔也琇瑩猶言瓊瑩會縫也弁皮弁
天子飾弁縫以采玉十二謂之璂公侯伯以次降而
雜用石簀席也縝密之意猗倚同車上扶手橫木曰
較古者立乘以手憑較較下重橫一木曰式有所敬
則手下式而俯軾在式上故曰重較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叶肩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叶宣○考槃
在阿碩人之薖叶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叶戈○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叶谷

古序曰考槃刺莊公也毛公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
賢者退而窮處○此詩但道賢者巖居岑寂而莊公
不能用賢之失自見朱子改爲美賢者隱處澗谷非
也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寐獨寤獨言寂寞無語是
誰之咎詩所以諷刺也○一章考槃食器之槃在于澗
谷之中其碩德之人心思寬廣雖深山荒僻無與爲

侶而當獨寢覺寤之時心口自言永誓不忘此樂也
○二章考其槃于曲陵之阿碩人適然自得雖寂寥獨
寐而惺寤之時常適意詠歌永誓不敢過望矣○三章
考其槃于高平之陸碩人不得見用則軸卷而藏之
雖寂寥獨寢寤宿之時永誓不以此告人求知也○
考槃猶扣盆擊缶之類所以節歌貧而樂也山夾水
曰澗薖寬大貌軸如機軸之軸卷藏之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叶祈衣去聲錦褧叶景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
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叶啼膚如凝脂領

如蝤(囚)蠐(齊)齒如瓠(互)犀(棲)螓(秦)首蛾眉巧笑倩(蒨)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賁)鑣鑣(標)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孤)濊濊(豁)鱣(邅)鮪(委)發發(撥叶)葭菼(坦)揭揭(孑)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毛公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按此詩本為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恆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

不足復為昏主道矣意婉辭厚所以善于諷刺首言自齊來嫁三章乃抵衛褧衣即景衣也士昏禮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鄭之手亦曰衣錦褧衣駕予與行是也○(一章)有貴碩之人頎然而長始嫁衣錦升車外加素紗為景衣是乃齊侯之女將往嫁衛侯為嫡妻與齊太子同母而碩人其妹邢侯呼之為姨其呼譚公為私族類可不謂貴乎○(二章)其手如茅之荑柔而白其肌膚如脂之凝白而膩其項領如蝤蠐之蟲白而長其齒如瓠中之棲瓣白而整其額如螓廣而方正其眉如蛾細而長曲其笑容之巧倩然口輔好也

其目瞳盼然黑白分明也容貌可不謂美乎○(三章)其來至衛也敖然從容止于國外之農郊整飭其車服四馬驕然强壯馬之銜鐵兩旁朱華幩然四馬皆幩鑣鑣然也車上蔽茀飾以翟羽夫人之等威也而乘之以入朝是時大夫相約早退勿使君勞與碩人相親也○(四章)夫齊本名都會也大河洋洋當西北其流活然施魚罛于水其聲濊然魚有鱣鮪其尾潑然葭蘆與菼荻其長揭然從嫁之庶姜其衆孽然媵臣之庶士其壯朅然此孰非勝地之產大國之儀從乎○碩人尊貴之人指莊姜頎長貌褧景通明也以輕綃

為單衣也古婦人盛服必加景衣于外即周禮六衣之素紗君子偕老之蒙縐絺也太子所居曰東宮東震方長男之居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諸侯也茅始華曰荑凝脂凍膏也領頸也蝤蠐木中蛀蟲瓠犀瓠中瓣含子也犀作棲螓似蟬而小其首方倩好口輔也朱幩朱韋為飾也鑣馬銜外鐵也鑣鑣非一鑣也翟茀以雉羽飾車蔽也活活水流貌罛魚網濊濊網入水聲鱣魚似鱘即黃魚也鮪似鱣而色青黑即鱘也潑潑魚舉尾狀葭蘆也菼荻也夏小正云萑(完)未秀者為菼葦未秀者為蘆菼

一名亂(玩)似葦而小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萌)之蚩蚩(疵)抱布貿(茂)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叶媒)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欺)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鬼)垣(袁)以望復關(叶涓)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悔)遷○桑之未落其葉沃(屋)若于(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叶深)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沈)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雲)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叶霜)士

貳其行(叶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戲)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導)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叶欣)反是不思(叶西)亦已焉哉(叶賫)

古序曰氓刺時也毛公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

風人美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者惟雅端慤有之若民間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寬如必直指某人某事善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達于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而無一語譏詆但代棄婦自言而風旨棱然不覺此詩之爲刺者無羞惡之心者矣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泆令以爲棄婦自作豈肯詳道其醜如此卽使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氓蚩貿絲覺悟之辭無知曰氓蚩蚩無知貌男本狡猾貌爲忠實以欺婦人耳昏姻之道男下女布絲皆女功布賤絲貴以絲易布女子自賤之比三四章言桑喪也失節之比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覺男子之狡

此婦先合後奔而終見棄者也○(一章)昔有氓蚩蚩然若忠實者持布貿絲非眞爲絲也來就我謀邀我爲室家耳我送之涉淇至頓丘約曰匪我失期子不早通良媒倉卒何及請子勿怒期以秋耳○(二章)秋期既至登彼頹垣以望爾來來必由復關不見而悲既見而喜則告我曰問之卜問之筮兆卦之體皆無咎言當時爾車來我盡攜貲從爾矣○(三章)桑葉易隕方其未落其葉潤澤與予初狎何以異此如鳩食桑葚食多則醉于嗟爾鳩勿食桑葚乎女貪士愛必有後悔于嗟女兮勿與士耽乎士之耽兮彼有百行可自殢

縱女之耽兮一就籠絡不復自持矣○(四章)桑既落矣葉黃而隕色衰見棄亦猶是也自我往爾三年受貧今又涉淇以歸淇水湯湯濕我車帷昔由此往今由此還我爲婦人既有信矣爾男子行事難測二三無常也○(五章)三年爲爾婦不辭居室之勞早起夜卧無日不然始而相約惟恐不遂今既遂矣乃以暴怒加我兄弟不知知則咥然見笑矣靜言思之惟自悼傷耳○(六章)我初從爾思與偕老豈求偕老而反得怨乎淇水尚有岸下濕尚有畔人心罔極何岸畔之有我以總角之年與爾相好言笑歡樂設誓天日不思爾

心反復至此始既不思今將奈何亦已而已矣○氓愚民也蚩蚩愚貌蓋被棄而惡之之辭布幣也貿買也土高曰丘爾雅一成曰頓丘漢書河決頓丘蓋衛地也垝垣壞牆也乘升也復關關名男子往來所經之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與卦吉凶之體賄貨財也沃若潤澤貌甚桑實鳩鳲鳩鶻鵃也性喜食桑甚多則醉食貧受貧苦也湯湯水盛貌爽差也漸漬也車帷在上曰幄在旁曰帷裳罔極猶言不測二三反復也咥笑貌泮與畔同總角垂髫也晏晏樂也旦旦明也反復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笛)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禮)○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叶磋上聲)佩玉之儺(叶那上聲)○淇水滺滺(由)檜(括)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公曰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謂是詩未見不見答之意改爲思歸寧不得而作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其夫其情良苦而其言紓緩不激不露但末繫一憂字而所

憂之情室家相違之意皆寓于此釣用絲比夫婦相屬也身在他國遠思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維繫也泉源淇水本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違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盈涸者異檜楫之木與早彫者異比人不如物也其義微婉三復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其爲不見答乎○(一章)籊籊然竹竿非不長也以釣于衛之淇垂綸得魚豈曰不思顧地隔一方竿之雖長遠不相及矣○(二章)泉源與淇同衛水也泉水在左則淇水在右不與泉源相得也水本無情人豈宜爾女子從人各有所合

已離其父母兄弟矣○三章淇水在右則泉源在左又不與淇水同處也水流何心人亦復爾巧笑瑳然而獨樂佩玉儺然而獨行顧影無儔自適其適耳○四章淇水滺滺其流不息檜楫松舟其木後彫物猶有常人何不然我心之憂惟駕言出遊以自舒寫耳○籊籊猶裊裊長貌瑳白色笑而見齒也儺緩行貌檜似柏而松身楫櫂也寫除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환蘭之支童子佩觿휴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계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섭雖則佩韘能不我甲협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毛公曰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按春秋傳云惠公之卽位也少芄蘭葉柔以比童稚禮國君年十二以上治事成人與庶人童子異然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夫衛惠公之爲童子非不可考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一章芄蘭之草其枝柔脆童稚之子亦猶此也今佩成人解結之觿國君佩成人之觿非過然其材能未足知于我而乃雍容焉直遂焉垂帶此觿能無愧心而驚悸乎○二章芄蘭之葉蔓生不能自立如童子佩成人習射之韘其材能未必長于我乃容與直遂垂帶此韘能無驚愧乎○芄蘭一名蘿摩蔓生可食觿以象骨爲之末銳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容遂驕肆之狀悸惡愧而驚悸也韘之言沓也亦謂之韝旣夕禮設依撻以韋爲之彄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也甲長也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위杭之誰謂宋遠跂기予望망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古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按此詩作于衛未還國之先宋襄公爲世子時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至戴公遭狄難渡河文公營楚丘則衛宋皆在河南而襄公始爲諸侯耳按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言外詩之婉而不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言而後信何與○一章誰謂河水廣乎以我欲往之情卽一葦可航而渡也誰謂宋國遠乎以我睠念之切卽一翹足望之可見也○二章誰謂河廣乎我視之曾不容小舟之刀誰謂宋遠乎我視之曾不過終朝之

程其所以易往而不往者。出毋無返也○杭作航渡也跂舉踵也小船曰刀與舠通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羣)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殊)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的)爲容○其雨其雨杲杲(槀)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妹)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毛公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必婦人自作也首章謂以國士執殳其刺曉然○一章伯兮朅然武壯乃邦國之英傑也今以伯執殳爲王師前驅與衆卒爲伍亦枉其材矣○二章自伯東行吾首如亂飛之蓬豈無膏與沐伯旣不在誰爲主而我爲容飾乎○三章其雨矣其雨矣又復杲杲然出日伯歸矣伯歸矣又復不歸我願思之至于頭痛不以爲恨耳○四章闐草有令人善忘者安得樹于堂北以忘我憂乎然我于伯願言思之雖至心病終不欲忘也○殳五兵之一長丈二而無刃蓬草名花如柳絮蓬蓬然也膏油澤髮也沐米汁一名潘以滌垢也適主也

女子以色事人所事者爲主其雨望雨也杲日出貌背與北通今人多于堂北牆下作花塲是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雖)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訓)○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逼)

古序曰有狐刺時也毛公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朱子改爲寡婦見鰥夫欲嫁之而作其以此詩爲二人偶語非也當世或有所指亦不必淫爲寡婦自作未有心欲嫁其人又訾以爲狐者狐妖物以比明是刺語○一章有狐綏綏然垂尾綏行在彼淇水之梁若有所求也欲涉則褰裳我心憂子其未有裳乎爲求縫裳者耳○二章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振衣欲渡則必用帶心之憂矣子其爲無帶乎○三章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旣渡升岸可以服矣心之憂矣子其爲無服乎○綏綏曳尾遲行貌狐性猾而多疑善渡水厲列石水中踐以渡也周禮有厲禁亦遮迾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報之以瓊琚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叶去
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己叶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
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
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此詩蓋作于齊桓公
旣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
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
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
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

槩焉三百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
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事
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好成古
人之惡者也儻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
一章人情處困雖木瓜之賜重于鼎呂當致瓊琚之報
非以瓊琚報一瓜也感激情深託玉示信以明不忘
耳況所投不止瓜而敢忘乎○二章木桃雖微投我于
患難之時卽瓊瑤不足言報豈以瓊瑤報一桃唯託
此以致永好耳況不止木桃也○三章木李雖微投我
于危急之秋卽瓊玖不足言報豈以瓊玖報一李唯
永以爲好耳況不止木李也○木瓜似瓜而小木桃
木李因木瓜變言疊詠非又有木桃如桃木李如李
者也瓊赤玉琚佩玉名瑤玖皆玉類

木瓜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六終

毛詩原解卷七

王

王王城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奠九鼎以時朝會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逐太子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弑幽王西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于諸侯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故殷墟也紂亡于前幽厲踵于後故以東周繼衛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與離叶米平聲）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庭）此何人哉〇彼黍離離彼稷之穗（[illegible]）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〇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古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毛公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〇宗周謂鎬京平王東遷豐鎬丘墟大夫過而傷之以黍稷比卽其所見也〇（一章）彼離離然垂者其黍邪彼方生而爲苗者其稷邪此地昔爲廟朝今爲畎畝使我足靡靡而難前中搖搖而不定道路之間誰知我心謂我徘徊不去若有所求而感慨之懷誰知之蒼天乎誰人使至此乎〇（二章）彼黍離離彼稷成穗足靡靡不前心昏然如醉行道之人誰知我心悠悠蒼天何人顚覆至此乎〇（三章）彼黍離離彼稷成實行靡靡而不進心結然其如噎道路之間誰知我心彼蒼者天何人敗壞至此乎〇黍穀名春種暑收故名黍離離實垂貌稷粟也一名穄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illegible]）雞棲（西）于塒（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〇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illegible]）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古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公曰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〇按詩稱畜產卽匪兕匪虎之意刺平王不以人道使人也朱子改爲行役大夫之室家思念而作非也思夫而詠及牛羊雞棲尋常耕牧之家不似大夫妻若泥君子之稱僚友相呼亦然豈獨婦人得稱其夫乎詩人託諷非必其婦人

自作也○一章君子往役不知還期今何至哉雞之放
也晩必歸棲羊牛之牧也日夕下來畜產且然況使
其臣乎君子于役永無休息如之何不思也○二章君
子久役不計日月何時可以來會羊牛在外尚知收
恤況臣子久役曾不念其苦乎君子于役苟得免于
饑渴否邪○曷至言遠不知所去也鑿牆而棲曰塒
佸會也桀榤也雞喜宿高處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疽○君子陶
陶左執翿燾右招我由敖翔其樂只且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爲
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此詩猶衛風之簡兮士不得
大用弁求爲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溷跡優人而且
陽陽自以爲樂豈非世亂時艱居高位者爲難免乎
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頹可知王者詔爵祿
馭富貴士生王國而厄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朱子
改爲婦人美其夫則辭旨淺陋甚矣又謂卽前篇君
子之婦尤爲迂闊王國行役未必止前篇君子而婦
人思夫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且何據而知此兩篇
倂出一手也如此言詩乃爲鑿空○一章君子生不逢
辰與伶人爲伍視爾意氣陽陽自得也作樂于房中
左手執笙右手招我由房道雖不違全身遠害其樂
甚矣○二章君子陶陶然左手執羽旄之翿右手招我
由房之奥道雖不行韜光晦迹不已樂乎○簧笙中
金葉房人君小寢之房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
大宗伯旄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閒之樂非廟朝之雅
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
南旣與鹿鳴諸篇合作于堂上何得又以爲房中之
樂燕禮附之篇末其非正歌可知且者甚之之辭翿
與纛通羽旄之屬舞者所執敖與奥通房中深處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之子不與我戍庶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旋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
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
蒲叶普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毛公曰不撫其民而遠屯
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按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
之侯國有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者制命首耳未有
徹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弑幽王滅
宗周窮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王反遣畿內

民爲戍忘殺父之怨而懷立己之恩民彝泯矣詩人不忍直斥託揚之水以比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旣不能令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蹴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之老稚亦不足矣力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爲揚之水哉夫子刪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薪辛也楚愁也蒲逋也民辛苦愁思則有逋逃故

以爲比○一章水壯則其流勇悠揚之水力不能流一束之薪周室寡弱亦猶是也我以二三弱卒遠戍瓜期已過在國之衆不與我相代戍申久役懷思何月始得代而予乃還歸也○二章悠揚之水力不能流束楚在國之衆不與我更戍甫思歸甚亟何月乃代予使還也○三章悠揚之水雖蒲亦不能流彼在國衆人不與我戍許思歸甚切何月始得代而予乃還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退平暵罕其乾干矣有女仳丕離嘅聲慨去其嘆濼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宵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笑蕭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拙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朱子改爲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其辭曰有女仳離安在其爲婦人自作也中谷澗中也蓷之言推也推而納之澗中寓言夫棄婦也蓷草耐旱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充裕益母寓言富歲多賴今歲凶多累也○一章山谷之中有蓷草

焉至易生也恆暘亢暵蓷亦乾矣有女見棄別離其夫慨然而嘆嘅嘆伊何天災流行遇其夫之艱難也○二章中谷有蓷暵氣酷烈亦脩殺矣有女別離條然長歗長歗伊何遭其夫之不幸也○三章中谷本濕暵甚則濕亦燥矣有女別離啜然飮泣飮泣奈何事已至此雖嗟嘆無及矣○蓷通作萑雛也萑亦名雛色皆蒼靑也暵燥也仳別也脩與脩通豳風予羽脩脩消殺之貌條長也蹙口舒氣曰歗與嘯同不淑年凶荒也啜泣吞聲也無聲出涕曰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俄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羅尚寐無吪俄○有兎爰爰雉離于罦叶孚孝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要尚寐無覺叶教○有兎爰爰雉離于罿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古序曰兎爰閔周也毛公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鄭莊公爲桓王卿士王奪之政鄭伯不朝王伐之鄭伯敗王師射王中肩天下遂以輕周故詩人閔之朱子改謂君子泛然憂亂而作非也兎走雉飛上下之比走者自得

飛者被羅比王師敗績于鄭也兎言毒也雉言癡也鄭伯寤生也反復詠嘆我生寐而無寤寓鄭伯倡亂五霸作而王綱墜詩人之志與春秋之義同也○一章兎走舒緩自得雉能飛而反麗綱羅鄭人驕恣王師敗績猶是也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將如何唯有昏睡不動付世事不知尚可耳○二章有兎爰爰雉麗于覆車世事倒置如此我生當其時將如何庶幾寐寢付之罔覺而已○三章有兎爰爰雉麗于罿世道如此生逢斯時將如何唯有寐寢付之罔聞而已○百罹百憂也吪動也罦今之翻車施罥以捕鳥者罿卽罦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後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嬖霸失兎爰之意矣

綿綿葛藟壘在河之滸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甫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古叶○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矣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米叶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以叶○綿綿葛藟在河之漘純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古序曰葛藟王族剌平王也毛公曰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改爲民去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自作蓋誤解謂他人父爲稱他人爲父非也詩以葛藟比兄弟綢繆葛藟生于山不生于河水在河不在于山以比兄弟望潤澤而不得也兄弟相親以父母同耳不顧兄弟是不顧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矣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怨而不怒也如朱說流民適異國呼他人爲父母則其文義鹵莽亦甚矣○一章綿綿然葛藟延蔓猶同氣之相親也安得在河之涯沾彼洪潤乎今王終疎遠兄弟不思與我同父是彼

自謂他人爲父矣不與我同父何怪其不我顧邪○
二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思沾一滴之潤不相及也兄
弟同母所以相親爾謂他人爲母故視我如無有耳
○三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令終遠兄弟而恩波不及
爾惟謂他人爲兄故與我漠然不相聞耳○岸上曰
滸涘水涯也漘岸邊也昆兄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紏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叶脩兮一日
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叶濟兮
古序曰采葛懼讒也○朱子改爲淫奔者託以行指

其人而思念之非也以一日三秋爲闔思是委巷之
言耳讒口傷人乘其間隔韓愈氏謂日隔之疏加以
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
容刀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
誠可以直通羣邪有所畏而不敢小人譖君子必伺
其間隔蓋君子易退難進孟軻致主憂十寒于退後
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
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
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
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是類與如以爲淫奔
之辭失之千里○一章 人情疑生于不見故讒言每起
于去後葛之爲物可以織也彼方采之讒言蔓引何
以異葛一日不在恐乘間羅織不知其幾如三月之
久矣○二章 蕭之爲物可以爇彼將采之讒言熏灼何
以異蕭一日不在乘間蔽明不知其幾殆如三秋矣
○三章 艾可以灸彼將采之讒言爍膚何以異艾一日
不在乘間銷骨不知其幾殆如三歲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銜上聲毳吹去聲衣如菼毯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吞毳衣如璊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叶入謂予不信有如皦皎日
古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毛公曰禮義陵遲男女淫
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
改謂周衰大夫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
畏而歌之非也當時若實有此大夫則此詩之作爲
無謂矣謂爲刺之而非惡也謂爲美之而非賢也奚
取而歌焉子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聞車聲而恐見服色而懼古之大
夫猶能聽訟今之大夫聽訟之未能也是以爲刺○
一章 古大夫乘其大車檻檻然有聲繡毳于衣色青如

炎其等威物色人所嚴憚故男女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衣毳者不敢耳○(章二)大車啍啍然其行遲重毳衣色赤如玉之璊淫者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衣毳者不敢奔耳○(章三)彼一時也男女有禮生則異居不敢相瀆死則同穴不敢有二志且曰謂予不信有如白日其自誓守正如此○菼荻也亦謂之鵻毳毳毛也繡毛獸于衣于男之服天子之大夫四命服毳子男也穀生也老子曰谷神不死穀與谷同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錯)其來施施(叶餘)○丘

中有麥彼留子國(叶州)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已)

古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毛公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不來而疑之據詩中留字解非也按留人姓古者因土錫姓中州有陵留漢有留侯通作劉晉士會奔秦反而其子有留秦者爲劉氏國策云處者爲劉春秋周大夫有劉子即其族也今加作者以穢汙之名傷聖人刪定之旨謂序說無據朱又何據也謂國人思賢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留之者則醜惡而不可道矣○(章一)畝丘之地有麻可績野人之居也屏處側陋彼留氏子嗟乎其肯施施然間行而來乎○(章二)丘中有麥野人之食也彼留氏子國鬱鬱處此將肯來就我而食乎○(章三)丘中有李園林之居也彼留之子若其肯來貽我善道如佩玖矣○留周大夫劉氏古劉與留通大雅桑柔篇云將采其劉亦謂殘葉存留者也古人不欲盡物故殺曰劉如邊劉虔劉之類子國其字也嗟嘆辭施施旁行透迤貌孟子云施施從外來佩玖猶言金玉喻善道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七終

毛詩原解卷八

鄭

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卽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
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
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
爲司徒遂倂虢鄶之地施舊名于新邑是爲新鄭卽
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
輔諸侯無王鄭爲先五霸迭興鄭爲首故鄭風次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上聲)兮還予授
子之粲(叶倉)兮○緇衣之好(叶上)兮敝予又改造(叶早)兮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席)兮敝予又改
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毛公曰父子並爲周司徒善
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
故曰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祭服爵弁絲衣色
纁朝服皮弁布衣色緇故以緇衣比蓋上之取于下
也有布縷爲衣服有力役爲宮室有粟米爲飮食上
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愛也下不樂而上誅求
則三者皆民之怨也武公善其職故詩託言衣與館
與粲見民力所自竭于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慇懃
矣故曰好善莫如緇衣○(章一)子爲王卿士服緇衣甚
宜也衣久則敝我爲子改爲之願常居此職服此服
也子有館舍吾適館以親近周旋子退朝而食于館
吾還家取粲以授子凡吾民力所能致者無不樂爲
之供也○(章二)子服緇衣何其好乎敝則爲子改造適
子之館以就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章三)子服緇衣
其蓆而安乎敝則爲子改作適子之館問子還而取
粲以授子也○粲(餐去聲)米之精者爾雅云餐(孫)也通
作飧熟食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鏘)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叶米)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
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香)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叶團)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
也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毛公曰不勝其母以害其
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
致大亂焉○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詩寓言莊公

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蓋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
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爲
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卽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
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寬而心甚憸千載讀
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若朱子言詩必睚眦
怒罵而後謂之刺少涉情致卽斥爲淫奔矣杞木高
桑木𣟗檀木堅以比公室强而段無能爲也〇一章請
仲子兮勿遽然踰我之居折我之杞非愛杞也踰里
折杞事跡顯著恐父母有言仲子雖可懷父母之言
亦不得不畏姑徐徐可也〇二章請仲子兮無踰牆折

我桑豈敢愛桑踰牆折桑事涉造次恐諸兄有言不
得不畏從容圖之可也〇三章請仲子兮無踰園折我
檀非敢愛檀事涉急遽恐國人多言仲雖可懷人言
不得不畏待時可也〇將猶請也里居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叶延)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〇
叔于狩(叶守)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孔)
〇叔適野(叶汝)巷無服馬(叶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
武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處于京繕甲治
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〇毛說正明古序所以
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
弟遊蕩比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
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
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爲國人美段
意索然矣〇一章叔時出而往田經行里巷與巷之人
比而巷若無有居人非無居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
信美而且仁耳〇二章叔出狩與巷之人狎而飲酒飲
酒無有能過之者非無善飲不如叔之美而好耳〇
三章叔遊野外與巷之人乘馬乘馬無有能過之者非

無乘馬不如叔之美且武耳〇洵信也服猶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去聲)馬(叶母)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火
烈具舉襢(坦)裼(夕)暴(〔搏〕)虎獻于公所將(〔鎗〕)叔無狃戒其
傷女(汝)〇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杭)叔在
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又良御(叶夜)忌抑磬控(去聲)忌
抑縱送忌〇叔于田乘乘鴇(叶保)(剖)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叔在藪火烈具阜(〔扈〕)叔馬慢(叶上聲)忌叔發罕忌抑釋掤
(冰)忌抑鬯(暢)弓(叶棍)忌

古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

不義而得衆也○朱子改爲鄭人愛段而作非也序意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夫温文恭儉人主之美節射獵馳騁狎邪之遊行叔段爲君母弟夫人愛子而無師保學問與羣小田獵飮酒身親搏獸控拳馳馬以爲事何待鄢之役而知其有將崩之患矣二詩亟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删詩存此戒人君父兄於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一章叔之往田也駕車有四馬叔自執轡調和如組兩驂馬

在外應手如舞叔在澤藪縱火焚林四圍俱擧袒其裼衣赤手搏虎獻于公所而其徒曰請叔勿輕易防其傷汝也○二章叔于田四馬皆黃中兩服馬乃上駕之良外兩驂馬稍後如鴈之行叔旣善射又復善御其御也磬以騁馬控以止馬疾徐如意也其射也放弦而縱矢往而送開𢌿有力也○三章叔于田四馬皆驪白之鴇兩服並首齊一兩驂稍後如兩手叔在藪火烈阜盛獵事將終馬行慢矣矢發罕矣乃釋箭蓋而納矢焉乃弢其弓于鬯中焉○上襄上駕謂良馬也一車四馬中二爲服外二爲驂驂稍次服後如飛

鴈斜行如人兩手也磬馭馬曲折如磬也控持馬使止也鴇馬通驪白雜毛曰鴇阜盛也掤矢箭蓋也釋蓋將以納矢也鬯弓囊也與韔通抑忌皆語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凡諷刺不在多言前章言巷則與市井羣小狎可知此章言襢裼暴虎則粗豪不檢可知二篇皆名叔于田此云大者前短章此大篇也段稱京城大叔

清人在彭叶邦駟介旁旁二矛牟重平聲英叶央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叶與軸中軍作好叶毫

古序曰清人刺文公也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命羈勒一罪人苟擁衆作亂則危國率衆出奔則亡師公子素所以惡而作是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錄清人義正同清河上邑彭消軸不必皆有是邑彭盤通樂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名詩者聲音之道諧聲以爲比耳○一章

清邑之兵從其將于河上之彭四馬被甲旁旁然不
息車上建二矛矛上有重英武備雖設無所事事河
上乎翱翔而已○二章清人在河上之消駟介麃麃然
武勇二矛喬聳于車上無所事事河上乎逍遙而已
○三章清人在河之軸駟介陶陶然舒遂車左執御者
旋車以爲戲車右擊刺者抽戈以爲樂將軍居中脩
其容好而已○矛兵器二矛夷矛酋矛也酋矛長二
丈夷矛長二丈四尺喬高貌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記之子舍赦命不渝叶曲○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
英粲去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彥兮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
焉○此詩刺大夫立朝不稱其服而朱子改爲美大
夫蓋誤以彼其之子爲美辭按詩稱彼其者皆刺之
辭王風揚之水衛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而
此則託古諷今稱賢人刺不賢人也言古賢者德稱
服彼其之子不能耳○一章古者爲臣立朝服必求稱
此羔裘毛色潤澤信乎順直而且美也彼其之子服
此服能安處天命始終不變乃爲有直侯之德而無

忝如濡之美今其能然否邪○二章羔裘以豹皮飾袖
其服色甚武有力彼其之子服此服能守正不阿爲
邦國主張直道斯稱厥服矣○三章羔裘晏然鮮盛飾
以三英粲然潔白彼其之子服此服爲邦國美士無
媿于浚明之德斯可矣○羔羊之皮爲裘冬月之朝
服也洵信也直順也侯美也彼其之子指所刺之大
夫舍命猶言安命渝變也豹飾以豹皮緣領袖也孔
甚也司直主張直道也三英猶言五紽以絲飾裘之
名也彥美士也各章末句皆責望之辭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三上聲執子之祛叶區去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
昝上聲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丑兮不
寁好叶吼也

古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毛公曰莊公失道君子去
之國人望思焉○按鄭莊公射王幽母身蒙大惡左
右用事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而去
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
舊好念先德而思顧嗣君也遵大路者比率君子之
道願留受教也其志本正其語音好濫朱子因改爲
男女相悅之辭蓋緣論語鄭聲淫以槩鄭風諸詩誤

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君子而辭似婦人豈可以辭遂改爲淫詩乎朱傳未當然亦足以明鄭聲之爲淫而初學諷誦焉能無惑故君子立言崇雅聖人發無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顧其志本正其辭闕理亂爲容厥之所以放鄭聲而不刪鄭詩存鄭詩而欲放鄭聲惟學者勿以辭害志可矣○一章遵彼大路攬執子之衣袪而留之子無惡我不留故舊之情未可倉卒寁然而去也○二章遵彼大路攬執子之手子無䰩我而不留與爾舊好不可一

旦寁然相棄也○摻擥章持也子指君子之欲去者袪袖口也寁速也故好指鄭先公之好賢者我惡我䰩皆指莊公䰩醜陋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古序曰雞鳴刺不說德也毛公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朱子改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非也首二章自士曰以下爲夫語婦身勤職業親賓客保室家不以宴安爲樂也末一章爲婦答夫相其夫親賢取友尤不以射弋飮酒爲樂也古之賢夫婦交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然必先有賢夫而後有賢婦士身行道而後行于妻子女曰雞鳴不過告以寢興之常期士曰昧旦則憂其晩矣故士之志尤敏于女也射獵在男子中饋在婦人士能勤業故以中饋戒女士不說色而好德故女損服飾以相夫有卷耳進賢之志不獨中饋之脩耳蓋惟有文王而後

有后妃有昧旦之士而後有雞鳴之女故序曰刺不悅德刺男子也○一章禮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故其婦曰雞旣鳴矣其夫曰昧旦不止雞鳴矣子起視夜如何乎啓明之星爛然出矣事早則從容我將翺翔以往弋取鳧鴈勤生治業男子之事也○二章射獵在男子而中饋在婦人予往以弋加鳧鴈歸而與子謫其豆品與賓客所宜者與之飮酒賴仁賢之助以保室家庶可與爾偕老矣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室家安樂則琴瑟在御亦安靜和好憂勤可以致福豈以同憂爲樂乎○三章婦答夫曰子有親賢之志

我何事于服飾之美哉是子所延納而來者我以雜佩贈送之哉是子莫逆而順者我以雜佩問遺之哉是子同心相好者我以雜佩報答之豈徒中饋飲食爲親賢之資而已邪○昧旦猶昧爽天色晦昧將旦也翺翔從容行貌室家無事早起故從容往弋鳧鴈一以習射一以供賓豆也弋以繳繫矢射飛鳥也鳥暮集晨飛故弋宜早矣著飛鳥曰加宜者謂其可也鳧鴈可實豆豆品不一賓貴擇人故謀其所宜也飲酒與賓客飲也與子偕老爲室之慶也凡器在前曰御靜好安和也雜佩佩玉也雜者非一之辭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叶杭)顏如舜英(叶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古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毛公曰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謂忽辭昏非惡見逐無罪國人無爲刺之夫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特以大國之助奪嫡苟忽亦有助何至于此此國人爲忽當君之見未服論昏之當辭與不當辭也豈得遂改爲淫詩乎○(一章)有女親迎與之同車其顏色之美如舜華其儀度翺翔雍容其服飾佩玉有瓊琚惜哉彼美孟姜信美而且閑雅也○(二章)有女與之同歸其顏如舜之英其手度翺翔佩玉和鳴惜哉孟姜美善之音至今不能忘也○舜華木槿花也都閑雅也德音言語之美也卽齊人請昏之音不忘者追悔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叶書)有荷華(叶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疽)○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古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毛公曰所美非美然○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子改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也故爲子都狂童之比○(一章)扶疎之木生于高山芙蕖之花生于下濕物理自然今君子沈淪而小人高張不得見子都之美而乃見此狂人賢否倒置國事可知矣○(二章)喬高之長松則宜在山游龍之龍草則宜在隰今賢否失宜不如草木不見子充之美而乃見此狡童也○扶蘇猶扶疎枝葉高張之貌子都美人也

狂童惡少也且甚之之辭橋高貌游枝葉放縱也龍
紅草也一名馬蓼生水澤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托兮蘀兮風其吹女汝叔兮伯剌叶兮倡去聲予和戶叶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夭叶女
古序曰蘀兮刺忽也毛公曰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朱子改爲淫女之辭非也誦其詩淒然有歲寒搖
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
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
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振也○一章落葉辭樹風

其吹女矣今之孤立其能久乎叔伯諸臣汝其善倡
予將和汝焉○二章木葉將隕風其漂女叔伯諸臣汝
其善倡予將要汝焉○葉槁將落曰蘀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孫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古序曰狡童刺忽也毛公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
擅命也○朱子改爲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辭非也
謂忽以世子逐于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數刺之惡
按鄭忽初即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

得國豈獨祭仲之力抑亦忽有不滿于諸侯與國人
者故春秋不稱鄭伯而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
忽意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愚
按刺忽者多突之黨忽以嗣君初立席未煖而見逐
故突黨狎之無異童子不童而人能擕其有乎箕子
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人主使國人呼爲狡童其爲君
可知矣若以聖人不刪爲與之詩宜刪不刪者多矣
如唐風椒聊無衣皆簒賊之辭錄以志戒耳豈盡爲
與之乎○一章嗣君孤立無老成持重之才狡童而已
我欲効忠不與我言將若之何維子之故使我憂慮

不能餐也○二章彼狡猾無知之童不與我同食以子
之故使我憂不能安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疽○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史狂
童之狂也且
古序曰褰裳思見正也毛公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朱子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非
也蓋鄭突以庶子奪嫡曾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櫟
而終有鄭國忽孤立被弑以死當時爲突黨者不獨

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爲突望諸侯之辭人情嶮巇
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
心爲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
而禍延累世其爲有國者殷鑒甚遠今不深惟其旨
槩斥爲淫奔其可乎其可乎○一章狂童猖獗于大國
能惠顧我則褰裳涉溱水以告子爲不徒矣子不我
思大國亦多矣豈無他人而獨子乎今狂童之狂亂
巳甚亟救正之可也○二章子惠思我則褰裳涉洧以
迎子子不我思隣國多矣豈無他士而獨子是望乎
狂童交亂其狂甚矣○子指大國君臣溱洧鄭二水

名狂童指忽且者甚之之辭
褰裳二章章五句○按鄭風如擇兮狡童褰裳諸篇
慷慨傷時而其言皆似婦人艷語此所謂鄭聲好濫
淫志者也故曰詩言志勿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凡
鄭詩孰不可目爲淫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誤也
子之丰叶風兮俟我乎巷叶紅封聲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
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景衣裳錦褧裳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杭○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
兮駕予與歸
古序曰丰刺亂也毛公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
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改爲婦人與男子失期悔
而作非也蓋昏禮不明壻親迎而婦不行後悔而望
其復來女之有二志者詩人託言刺之坊記云壻親
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
民婦猶有不至者卽指此類若謂與男子失期是奔
也豈有奔其人而盛服待車馬者乎按士昏禮壻親
迎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與褧通加褧衣于禮衣
上避道路風塵也詩蓋援此禮諷失禮者男言容貌
女言服飾誨淫之意葛覃歸寧衣澣濯之衣耳婦人
從一而言叔伯者不貞之辭所以爲刺○一章子之委

貌丰然充美前日來親迎俟我于門外之巷悔我未
得送子而去也○二章子昌然壯盛前日親迎俟我于
堂悔我不將子同歸也○三章今我行計備矣衣錦之
外加單衣裳錦之外加單裳服飾整齊但或叔或伯
以車來駕我卽與之同行耳○四章錦裳外加褧裳錦
衣外加褧衣服飾旣備俟伯叔車來駕我與之同歸
耳○丰昌皆言容貌之美褧與景通明也卽周禮所
謂素紗蒙于禮服上者叔伯不定其人之辭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叶壇茹如藘閭在阪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古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毛公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詩託爲淫女自言東門城東門衆所經行也墠與壇通除地曰墠無防閑之比茹藘茜也賤之轉也茹藘之言如驢禽行之比指淫夫也阪山岡以比阻隔東門之栗生道旁人所易採踐之言淺也淺家室易窺也○一章城東門有平坦無翳之墠茹藘之生乃遠在山阪之上地本易達而自生阻隔豈非室則邇而人自遠邪○二章東門有栗行人皆得取之況我室家甚淺易窺豈不爾思爾不我就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叶飢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療○風雨如晦叶數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古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毛公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爲淫女風雨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夫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雞鳴亂世慘黷景象以爲心悅亦不倫○一章風雨淒淒然天氣陰曀時晷難測然雞自喈喈長鳴不失晨午之期君子生當亂世不改其度亦猶此耳我得見之則心平矣○二章風雨瀟瀟有聲雞聲膠膠亂鳴儻得見君子何憂不瘳乎○三章風雨雖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乎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叶今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釐○挑兮達叶忒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古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毛公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朱子謂辭意儇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爲淫奔非

也若使辭不儇薄何以爲鄭聲學子青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正朋徒久要之言如謂語儇薄鄭詩皆然若皆斥爲淫則舉鄭國君臣師弟朋友莫匪淫人所行莫匪淫事何以爲國自男女外豈遂無詩而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以實其所謂鄭聲淫之一語險且刻矣淫詩不刪所刪又何等詩乎○一章衣以青飾衿學子之服也昔嘗與子羣居今者離羣使我悠悠思之平生之言久要不忘縱我不往子寧不繼聲以相問乎○二章青青然子佩離居久矣使我悠悠思念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乎○三章廢學不講

遂縱佚遊挑然輕侮達然放肆閒行登眺在彼城闕之高闕學問之道爲間不用則荒一日不見念子如三月矣○衿衣領也嗣音音問不絕也佩佩玉士佩璆珉青組挑達放浪也城闕城樓也國學在城中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叶上兄弟維予與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誑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伸

古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毛公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淫者相

謂非也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篇比鄭昭公微弱不能制突也鄭昭公見奪于突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事同故其比同莊公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忽以伯兄繼世同父解體竟死于高渠彌之手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朱子儻謂兵燹無兄弟而疑其非忽乎哉○一章清淺輕揚之水一束之楚尚不能流爾之微弱何以異此雖有兄弟竟爲寇讐唯予與汝無相欺之意爾愼無信人之言人實欺迋汝耳○二章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爾終鮮兄弟維予與汝二人相信而已爾無信人之言人實無信心與汝也○終鮮寡少也迋欺也予詩人自謂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杲衣綦其巾聊樂我員云○出其闉因闍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疽縞衣茹藘聊可與娛叶虞

古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毛公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子改爲人見

淫奔之女而作非也恆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爲幸雖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爲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爲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一章兵革離散室家相棄東門有女其盛如雲顧我思慮何暇及此亂世苟全性命縞衣綦巾之妻聊喜得助我免于孤曠足矣○二章出其闉闍有女潔白如荼我思何暇及此

我自有婦縞素其衣茹藘其巾聊得相保亦足自娛矣○如雲容飾盛多也縞薄白繒綦青黑色巾帨屬員益也猶小雅員于爾輻之員言內助也闉城門外曲城也闍城上臺也荼茅秀蘘而白也且甚辭茹藘茜草可染紅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團叶特)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械)逅(厚)相遇適我願(叶遠)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古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毛公曰君之澤不下流

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朱子改為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非也果爾邪穢已甚聖人奚取則序宜與溱洧同云刺亂何云思遇時也蓋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故詩人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美一人比君家語夫子遇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教子路豈淫辭而聖人以教人春秋傳鄭子大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必不然矣○一章野有蔓生之草尚被天澤之零漙然其濕也今民憔悴何至不如草安得有美者一人目清眉揚婉然姣好邂逅相遭以適我企望之願乎○二章野有蔓草露之零瀼瀼而多安得有美一人婉然清揚邂逅遭逢則與子俱臧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偉)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姦叶拎)兮女曰觀(叶貫)乎士曰既且(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虛)且樂(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芍)藥○溱與洧瀏(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古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公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

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改為淫奔者自敘之辭非也蓋詩人暴其事以刺如鄘之桑中云爾詳述士女相謔無羞惡之心所以為刺豈待訶斥而後謂之刺與○一章溱洧二水莫春冰解渙流國人士女采蕑水上女有挑士者曰盍往觀乎士曰予既往矣女又曰且往觀乎彼洧之外其地信寬大可樂也士從女往相戲謔贈女以芍藥致別離之意也○二章溱與洧瀏然深且清矣士與女殷然衆且盈矣女曰盍往觀乎士曰既觀矣女又曰且往觀乎洧外之地寬舒可樂士從女相謔臨別贈之以勺藥○溱洧二水名渙

渙水釋貌秉執也蕑水草似蘭鄭俗三月上巳水上
采蕑草以祓除不祥訏大也勺藥香草三月花開其
根可為藥一名將離故以贈別瀏深也殷衆也將當
作相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八終

毛詩原解卷九

齊

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菑之地今山東濟南府
是也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既升為頌諸
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
魯聖人蓋微之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〇東方明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〇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古序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

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〇朱子即以為賢
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
周懿王殺而烹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
〇一章人君辨色視朝雞鳴則夫人鳴王佩于房中告
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
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耳〇二章既又告曰東方明矣
會朝之臣既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光夫
人心切而誤視耳〇三章既又告曰天將旦矣百蟲飛
聲薨薨矣豈不樂與子寢而同夢但朝會諸臣俟君
久且歸矣無以我之故多與子以憎惡也古賢妃如

此今何獨不然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旋)兮遭我乎峱(猱)之閒(叶虔)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宣)兮○子之茂(叶卯)兮遭我乎峱之道(叶杜)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吼)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古序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

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一章子之周還便捷可謂儇利已遇我乎峱山之閒並驅追兩豜子尚揖讓我而謂我爲儇利豈子猶謂未儇邪○二章子之茂然美盛可謂好已遇我于峱山之道並逐兩牡反揖我而謂我爲好豈我尤好于子邪○三章以子之昌然壯大可謂臧已遇我于峱山之陽並逐兩狼揖我謂我爲臧然則我與子偕臧邪○還便捷貌峱山名肩與豜通三歲獸也儇利巧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宁)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叶敷)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央)乎而

古序曰著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下可知也壻往婦家奠鴈受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俗壻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若無序不知其所謂矣○一章君子待我于門內之宁我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懸瑱之紞(膽)以素絲爲之紞末加瓊華之美石以爲瑱焉○二章再進及庭又俟我于庭其充

耳以青絲爲紞尚之以瓊瑩焉○三章再進及堂又俟我于堂其充耳以黃絲爲紞尚之以瓊英焉盛衣冠而不親迎亦廢禮矣○門內屏外曰著與宁通宁立之處也俟于宁于庭于堂未至婦家也堂前曰庭冠傍懸瑱之繩曰紞紞下懸玉石曰瑱尚加也瓊美玉也瑩華英皆言石之光華瑩美似瓊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樞)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撻)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原缺第五、六葉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改爲男女淫奔自作非也東方君方也日月比君臣也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呼日月詩人矢志之辭彼姝者子指淫女也在我室爲淫夫自言以發其暗昧之私也履禮也男女各有正禮女求男賤也稱履所以賤之○一章東方之日照臨下土暗室之中日監在茲今彼美之女來在我室禮我而求卽獨不畏此日邪○二章東方之月鑒茲幽獨彼美之女來在我門禮我求發雖暮夜無知者獨不畏此月邪○子指淫婦我指淫夫履禮通卽就也闥門也發開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芒叶)顚倒衣裳顚之倒(斗)之自公召(趙)之○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定叶)之自公令之○折(哲)柳樊圃(布叶)狂夫瞿瞿(句)不能晨夜(過叶)不夙則莫(暮)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毛公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告)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東方比君也未明比君昏也顚倒衣裳比政令錯亂也不必眞有未明徵召之事比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

臬也衡橫通俗謂種麻之田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藝窮也析薪者離其根本猶女嫁離其父母喪服傳云夫妻牉合也故詩多以析薪比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句)甫田維莠(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刀)○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達叶)○婉兮孌(戀叶)兮總角丱(貫)兮未幾見兮突而弁(變)兮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六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

指也夫風未有無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各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義求大功事見春秋傳卽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郕是年冬遂遇弑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實也何謂未見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突弁指爲君以後國君皮弁服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也莠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盧令皆匪人之比甚矣詩人之惡淫也○一章農有餘力然後可佃大田不然莠草盛矣地遠可致乃思其人不然憂勞無益

也○二章無甸大田甸而不治則莠桀然長矣無思遠人思而不至則心徒勞矣○三章童子婉孌幼小總髮爲角其狀丱然曾相見未幾而突然戴弁强作成人蒙養未端可爲成人乎○無田猶無甸治田曰甸甫大也忉忉勞心貌丱總角貌字象形飾柏舟所謂兩髦也突忽出貌弁冠之大者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叶平聲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叶懸其人美且鬈叶拳○盧重鋂叶梅其人美且偲叶顋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

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朱子改謂獵者相譽之詩非也齊襄公内荒于色外荒于禽詩人託田犬爲刺猶雄狐之義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禽獸刺君夫鳥獸草木詩所取材非獨刺也雖關雎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譎諫無罪正以此美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人者仁也美好也鬈好曰鬈鬆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則無愧于人之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一章古之獵者其盧犬頷下有環其聲令令然牽犬之人貌美好而德且仁人好故犬亦好今犬則犬而人非也○二章盧犬頷下有重環牽犬之人其貌美好其鬢毛鬈然有丈夫之表也○三章盧犬頷下有一環貫二之重鋂其人貌美好且偲然多鬚有壯士之容也○盧田犬也令令環聲鋂一環貫二也偲鬆通頬毛也即春秋傳于思之思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叶昆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叶徐上聲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叶偉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笱狗也魴防也魚目不寐曰鰥故無妻不寐者亦曰鰥鱮一名鱅首大身小魚之懦者唯唯從過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以比帷薄不脩水族多淫淫義生于水如雲如雨如水皆比淫也○一章笱所以制魚既敝則魴鰥之魚出入自由齊子無所

防閑故其歸齊從者如雲之多也○二章敝笱在梁其魚魴鱮笱不能制也故齊子歸齊其從者如雨之多焉○三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相隨而行得自由也故齊子歸齊從者如水之流焉○敝壞也梁積石障水以取魚者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剝簟茀朱鞹各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削叶○四驪濟濟上聲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上聲○汶問水湯湯行人彭彭邦魯道有蕩齊子翺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標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子改爲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灼會祝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簟茀則襄公之車會文姜者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一章乘車疾驅薄薄有聲竹簟爲車蔽朱革爲車飾君乘此焉往魯國道路蕩平齊子啓行出宿往會之也○二章四馬皆黑色濟濟其美馭馬之轡濔濔其垂魯道蕩平齊子來會豈弟以相樂也○三章二國往來道由汶上汶水湯湯其盛行人彭彭其多魯道有蕩齊子從容翺翔得無人共見邪○四章汶水滔滔其流行人儦儦其衆魯道有蕩齊子遊遨不愧于人邪○載始也始自齊啓行也薄薄車疾行聲簟竹簟茀車上障蔽也鞹皮去毛者朱色之鞹鞔飾其車以爲固也魯通適魯之路汶水在齊南魯北竟上儦儦行人往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伊嗟昌兮頎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鏘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石侯不出正征叶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劣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毛公曰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此詩刺魯莊公故辭較敝笱婉所以爲母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言也每章猗嗟發嘆歷數莊公之美而其所不足自見人以爲齊侯子者春秋之義也當時疑莊公非桓公子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

折犀譏故此詩亦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諷
之辭○一章猗嗟惜乎其昌而盛也觀其體貌頎然脩
長觀其擧止抑揚中節其目之美揚起而清明又巧
于趨而蹌然又習于射而臧善也○二章猗嗟惜乎無
一不可名者其目美而分明其儀成而齊備終日射
侯發不失正誠哉無忝于我齊之甥也○三章猗嗟乎
其變好也眉目淸揚而婉然舞則精而可選射則中
而貫革每發四矢皆復中其故處足以制敵而禦亂
也○抑若揚猶言謙尊而光退讓以明禮也行張足
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拙蹌巧趨貌論語云

趨翼如所謂巧趨也曲禮云士蹌蹌侯射㮇也正侯
心也姊妹之子曰甥反復也矢皆復中其故處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九終

毛詩原解卷十

魏

魏國名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
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當其北土隘
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
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
邶鄘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魏風次
齊

糾糾九葛屨句可以履霜摻摻纖女手可以縫裳要天
之襋棘之好人服逼叶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佩其

象揥替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砌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
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敦厚崇禮者下
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魏地陿隘故其民機
巧趨利而俗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
風俗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之
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爲縫裳之女自
作固矣○一章禮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禦寒之具況
旣敝而繚纏之猶謂可以踐霜禮女嫁三月廟見始
執婦工今未嫁之女其手摻細謂可縫裳以取脩賚

其民俗趨利類此裳成然後要衣成然後襋令縫裳
卽欲要之縫衣卽欲襋之貴人卽欲服之其君德褊
急類此○二章摘節者多退讓彼貴人容止提提然安
舒與人娀然謙恭以右讓人而自避居左佩象骨之
揥首容飾非不可觀也維此褊急之心所以爲刺耳
○糾糾繚纏之貌摻摻猶纖纖女手好貌要裳腰襋
衣領好人猶言貴人指其君也提提安舒也象揥解
見君子偕老篇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焚沮茹去洳茹言采其莫暮彼其記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叶央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叶杭○彼汾一曲言采其
藚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
得禮也○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爲勤
不奪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人主而親
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弁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
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
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
之行亦不必卽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
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一章汾水下濕
有莫生焉采以爲蔬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無
度量雖美無度量而采莫事細絕不似公路之貴人
公路不似而況其上焉者乎○二章彼汾一方有桑生
焉往采其桑將以飼蠶也彼其之子勤儉如此其德
美如英華但不似公行之貴人耳○三章彼汾水曲隈
有藚生焉往采其藚將以療饑也彼其之子勤儉如
此其德美如玉但不似公族之貴人耳○汾水名出
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邊下濕之地莫葉似
柳有毛刺可以爲羹無度無限量也殊絕也公路掌

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之宗族皆
晉官爵大夫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一方猶
一處也一曲水隈也藚一名澤舃本草云久食不飢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叶資子曰何其叶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
以行國叶域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

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
是詩也○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其
君勿見小自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自
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
見何足與議大計乎故以桃棘比家語孔子云果屬
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其樲棘
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于園其實幾何
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則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
用民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深憂也○一章園中有
桃欲以其實充肉爲殺儉嗇如此安望能光大其國

家乎我心憂鬱歌謠自舒不知我者乃曰此士矜驕
則豈食桃之人所爲是哉而子言我驕何也我心所
憂人無知者不知由于不思思之卽知矣○二章園有
棘以其實充食鄙吝如此我憂無聊出行于國不知
我者曰此士遊蕩無極豈彼食棘者所爲是哉子言
我罔極何也我心之憂誰知之人未思耳思之亦憂
矣○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彼人指魏君臣子指謂我
驕者行國散步城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以上三詩朱傳皆以首二
句爲興然所刺之故卽在其中若以興爲無義則三

詩皆未言儉嗇以何爲刺他可類推
陟彼岵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
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
望兄叶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巳上愼旃哉猶
來無死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迫而
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朱
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自
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屺無草木以比鞠我

罔領也以比長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
眺託言以寓望鄉之情耳○一章陟彼岵山瞻望吾父
憶行時父戒曰嗟我子此行早夜無怠其上役也愼
之哉爾去猶望爾來無止于彼不來也○二章陟彼屺
山瞻望吾母思母戒我曰嗟予季此行早夜無寐其
上役愼之哉季往猶望季歸無棄于彼而不歸也○
三章陟彼山岡瞻望予兄兄戒我曰嗟予弟夙夜同婁
遨𨓏上役愼之哉弟往猶望弟還無遂死而不還也
○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上以下
供上役也七月云上入執宮功旃之也季少子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旋)兮〇十畝之外兮(叶詩)桑者泄泄(異)兮行與子逝兮

古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〇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

〇一章郊野之地不過十畝地陿人稠采桑者無所得葉閑閑然空歸呼其同伴相與還家而已〇二章郊野

之外地僅十畝采桑者泄泄然閒行呼其同伴相與他往而已〇十畝甚言其偪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貆(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參)兮〇坎坎伐輻(叶必)兮寘之河之側(叶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亦)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〇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純)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叶勤)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孫)兮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〇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正無功受祿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者乃所以刺小人取禾廛庭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亦不似美君子之辭〇一章檀木堅忍車之美材也坎坎然用力伐之將以爲車而河上非行車之所寘此檀于水涯無所用之徒見河水清漣成文耳君子任重困窮而在位者不親稼

穡胡斂民三百之廛不習狩獵胡庭縣貉貆之肉是無功而素餐也若伐檀君子効用豈素餐者哉〇二章坎坎然伐木爲車輻寘之河側水清波直有輻無用也君子既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農有禾不田有肉豈非素食乎苟伐輻君子得用眞不肯素食者矣〇三章坎坎然伐大 爲輪寘之河漘水清成淪安所用之君子既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耕有囷不獵有鶉豈非素飧乎彼伐輪君子見用眞不素飧者矣〇檀木堅宜爲車寘與置同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廛謂一夫百畝之稅三百言多也冬田

曰狩獵躐通追獸也貉鶴于曰貆縣懸同繫也素猶
空也飧呑食也輻車輪中直木也直波流直也十萬
曰億獸三歲曰特淪波文也囷圓倉也飧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慣女汝莫我肯顧古叶逝將
去女適彼樂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
樂國爰得我直析叶○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毛叶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平聲
古序曰碩鼠刺重斂也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

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子改爲
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非也詩人
託民言爲刺耳非卽其民自作也○章一大鼠大鼠汝
貪而無厭勿更食我黍三歲與汝習汝無眷顧之意
今往去汝適彼安樂之土彼土緩征薄稅樂哉我其
得所矣○章二大鼠大鼠汝勿食我麥三歲習汝無德
與我今往去汝適彼樂國彼國樂哉我得自遂矣○
三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習汝莫肯慰勞今往去汝適
彼樂郊彼郊樂哉復爲誰而長號也○周禮三年大
比民數改定版籍此時聽民遷徙故云三歲去汝重

言樂土歆羨之辭直遂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終

唐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為唐侯因陶唐故地得名南有晉水其子燮因改國號晉即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稱唐從始封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叶慕）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叶住）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叶據）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句）○蟋蟀在堂歲聿其逝（叶例）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叶怪）○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叶叨）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按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宴饗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以禮烏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為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為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僖公無據夫民間行樂無關於政教則亦不足以為風列國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作其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今盡斥為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一章）蟋蟀在堂時維十月歲遂暮矣今我不樂日月去矣但不可過於求安當思其職業所居樂不廢事則可謂良士瞿瞿然遠慮者矣○（二章）蟋蟀在堂歲遂往矣今我不樂日月邁矣但勿太安思及職業外好樂不至荒廢則可謂良士蹶蹶然勤勵者矣○（三章）蟋蟀在堂任載之役車休息矣今我不樂日月慆然往矣但勿太康思職事可憂不至于荒斯為良士獲安靖之休矣○蟋蟀蟲名似蝗而小色黑一名促織九月在堂天氣寒而依人也聿遂也歲莫十月農工甫畢也職業也瞿瞿却顧貌外意外也蹶蹶動而敏事也役車任載之車慆滔逼不反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古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毛公曰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改為答前篇之意而解

其憂非也蓋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齷齪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為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實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為解蟋蟀之憂豈不迂乎又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夫風之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譎故曰言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倨卽刺又豈可苟蓋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自不得不爾旣不陳作者之名又不擿君父之過若為同儕自語影響比設何為不可故有雄狐碩鼠田盧之譬而非訾有狡童狂

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云子有宛死何嫌之有必如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諺之端則詩人之志幾乎窮矣○一章山有樞隰有榆有其材者貴能用今子有衣裳而不曳婁有車馬而不馳驅宛然坐見其死他人取以為樂矣○二章山有栲隰有杻有材而不用有庭內而不洒埽有鐘鼓而不鼓考宛然坐見其死他人保有之矣○三章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鼓瑟以喜樂延引此日一旦宛然死而他人入室矣○樞木如榆有刺葉可為茹榆種十餘葉皆相似而皮理異榆其總名白者曰枌曳拖拂也婁亦曳

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栲櫟屬杻檍也木多曲少直可為弓幹葉似杏而尖二月花開細蘂正白枝葉茂好一名萬歲故官園多種之考擊也永日延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旣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按晉昭侯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彊而潘父弑昭公謀納之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至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子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主旣云不敢告人又作詩以自明者乎有國家者使其民從敵以爲樂且爲之隱國欲不亡得乎自古亡國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叚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

遠矣○一章 悠揚之水其流淸淺中有白石鑿鑿鮮明水弱而石壯也晉弱沃强何以異此今將以素絲爲衣以朱爲領從爾往沃以見君子云何不樂乎○二章 揚之水白石皓皓水微而石顯也今將以素衣朱繡從子往鵠以見君子吾何所憂乎○三章 揚之水白石粼粼水落而石見也聞君子將有大擧之命幾事不密則害吾何敢告人乎○鑿鑿猶言齒齒石立貌素衣猶言純衣卽絲衣也諸侯禮服用絲或云中衣白色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然則諸侯中衣色朱也襮衣領也從子民間自相謂也君子指桓叔鵠地名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之子碩大無朋蒸叶椒聊且疽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谷叶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一章 椒之爲物小而芳烈聊且植之耳今其實蕃衍采之滿升彼其之子奄有邦國雖碩大而孤立無朋椒雖聊小乎其枝條日長遠矣○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滿兩手

之匊彼其之子空碩大而遲鈍不若椒雖聊小乎其條日長遠矣○彼其之子指昭公凡詩言彼其之子皆輕之之辭無朋寡助也篤馬不進貌淮南子云夏蟲不可與語氷篤于時也易有大過卽大且篤之象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紬繆苗束薪三星在天汀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徂叶三星在隅偶叶今夕何夕見此邂械逅朮叶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上聲今夕何夕見此粲慘去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序曰綢繆刺晉亂也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朱子改爲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詩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本爲不得婚而無可奈何之辭蓋晉沃搆亂民室家流離詩人託言男女相見無聊之情薪言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牉合也斧析木束以成薪媒聯異合以爲耦匪斧不克匪媒不得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卽大火也上一下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曰在天季冬之昏見于東南是曰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是曰在戶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氷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爲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戍位而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爲比芻言阻也楚言愁也皆失意之比○章一木析爲薪必纏縛而後成束女之于男必媒約而後成耦今仰見三星正昏禮之夕顧此何夕乃亂離之夕而安得見此良人乎女兮女兮無媒無禮如此良人何哉○章二芻綢繆而成束乃女媒合而成配今雖三星在隅顧此夕何夕安得成邂逅之好乎男女兮男女兮如此邂逅何亦徒相遇而已○章三楚綢繆以成束男無媒何以得妻雖三星在戶顧今夕何夕安得此美人乎男兮男兮如此美人何欲親就無由矣○綢繆猶纏綿也親迎以昏故曰夕良人指男子邂逅暫相遇也猶言解覯不固之意粲者猶言美人國語女三爲粲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弟之杜其葉湑須上湑獨行踽踽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叶嗟行之人胡不比避焉人無兄弟胡不佽次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古序曰杕杜刺時也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朱子改爲人無兄弟者求助于人之辭非也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杕杜比棣類好生道旁以比踈屬棣之言悌也其華合聚以比同宗實甘者爲棠比兄弟相親酢者爲杜杜塞也比兄弟不相能杕杜孤立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于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族畔之所以不振安得自爲泛泛行道之語

乎。○一章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猶足自芘。今兄弟
叛離獨行踽踽。曾杕杜不如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情相親也。若他人可恃。嗟彼行道皆人耳。何不見
輔乎。人無兄弟。何不見助乎。情不相關。是以不能也
○二章杕然之杜。尚菁菁其葉。猶足芘本。今獨行睘睘
無兄弟。雖有他人。豈如我同姓。若他人可依。行路之
人。何不相比。人無兄弟。何不相佽乎○杕特生也。比
輔也。佽助也。睘睘獨行驚顧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 區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平聲 ○羔

裘豹褎 袖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叶厚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
民也○一章羔裘以豹皮飾袪。彼服此者是我民所由
以安居者也。以我懷居之切。豈無他人可依。惟念子
故舊不忍遽去耳○二章彼羔裘豹褎者。是我民情所
待以究察也。我有隱微之情。豈無他人可赴愬。惟念
子舊好。不忍遂忘耳○羔裘大夫之服。袪袖口也。自
由也。居居猶言處處。卽安之意。究究體悉意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 保 羽。集于苞 包 栩。許 王事靡盬。古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戶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
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何其有
極○肅肅鴇行。杭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古序曰。鴇羽刺時也。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
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晉自
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
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
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
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

者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鳧鴈之醜。其足蹼
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栖卑矣。
勞則思集。犬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栩言虎也。棘言
急也。黍言喪也。皆以比時政○一章鴇之飛也。其羽肅
肅。性不樹止。而今下集于叢生之栩。失其所矣。君子
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役在外。不得種蓺黍稷以養
父母。父母何所怙乎。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所也○
二章肅肅鴇羽。集于叢生之棘。失其性矣。君子以王事
久役。不得蓺黍稷以養父母。悠悠蒼天。曷其有止極
乎○三章肅肅鴇行。集于叢生之桑。君子以王事勤勞。

不得蓺稻粱以養父母悠悠蒼天何時得復其常乎
○栩櫟力也盬與蠱通凡器物壞曰蠱不堅固之意
稻穀之宜濕者穤秔也秔一作粳黏連曰穤不黏曰
秔米之精者曰粱良也穀之大者亦曰粱今高粱之
類嘗食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郁兮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倂晉國其
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晉武公
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伐晉侯緡滅之使其大

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
王使來作是詩美其君稱子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爲
武公自述謂序言美爲奬亂夫序言美者非采風者
美之非刪詩者美之武公之臣自美武公猶秦風之
車鄰四驖云爾聖人刪詩豈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
乎亂臣賊子事所當戒則存之以告來許若謂此詩
奬亂不可爲教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及春秋十二
公所書亂跡亦多矣其皆可以爲教者與存無衣乃
所以爲教矣○章一侯伯七命我豈不能製此七命之

衣但不如子所齎來之衣借重王命安穩且吉祥耳
○章二天子之卿視侯其服六命我豈無六命之衣但
不如子所錫之衣久著而温燠耳○周禮典命職云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之三公八命卿
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公衮冕侯伯鷩冕
子男毳冕大夫希冕士玄冕其衣裳九章之說鄭氏
穿鑿附會未足據耳詳見春官司服之職此言七六
者命數也非七章六章之謂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班肯適我中心好之
曷飲食紹叶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古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寡特兼
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改爲人好賢而
恐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兼倂晉國內與宗室爲讐
賢人君子去之故詩人託孤杜爲刺尊賢親親禮之
經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未有
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尊賢者也○章一杕然特
生之杜孤立路傍翦滅宗族得國何以異此彼賢人
君子安肯共事而適我乎徒使我中心愛之無自而

飲食之也○二章有杕之杜生于道曲孤立無與彼君子兮其肯從我遊乎中心好之無由得飲食之也○噬發語辭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廉蔓于野叶渚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參去聲兮錦衾爛濫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叶句○夏之日冬之夜叶逸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國人多

喪矣○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詩託死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葛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亡此域塋域居室墓壙也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魂歸于居于室皆哭死歛恨之辭角枕錦衾歛襲之具周禮天官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歛用衾若謂夫婦宴寢之具則委巷之語矣○一章葛生蒙于楚蘞生蔓于野荒莽之地也予美從軍身死于此幽魂寂寞誰與獨處乎○二章葛生蒙于棘蘞生蔓于塋予美死于此誰與之獨息乎○三章死者哭尸以角枕雖有角枕空復粲然歛尸以衾雖有錦衾空復爛然予美身死草野無枕無衾悠悠長夜誰與獨旦乎○四章日莫永于夏夜莫永于冬年莫永于死後予美無生還之期矣惟百年之後相期同歸于九泉之居而已○五章冬之夜夏之日悠悠我思百歲之後歸于穴室而已○蘞草名似括樓蔓生葉盛而細子黑予美指夫也亡此死此地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丁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心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叶虎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朱子改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各章首二語比讒言倂張苓朮耳也以比聽苦辨其味葑拔其根○一章采苓者曰我采此于首陽山之巔夫何地無苓焉知此苓必于首陽巔乎人言無稽且無輕信則將舍

乎亦無輕舍也必加察焉不信則無間可入不合則其情立見人欲爲讒不可得矣○二章采苦者自言采于首陽山下未可信也人之爲言且無輕與然則舍之亦無遽舍也不信而又加察人欲爲讒不可得矣○三章采葑者自言采于首陽山東人之爲言且無輕從亦無遽舍如此而人欲爲讒其可得乎○首陽卽雷首山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卽夷齊隱處苟且也旃之也苦菜名月令苦菜秀似萵苣而葉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一名荼禮記內則濡豚包苦是也葑蔓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

秦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伯益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于汧牽渭之間賜封邑于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委之秦始大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君子曰觀于大詩而知聖人之先見晉亡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夫秦地卽岐豐之地秦民卽岐豐之民何爲夷之秦旣夷矣陳檜曹諸夏反後夷狄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定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反有漆隰有栗旣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垤○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按秦自非子始封爲附庸非子曾孫秦仲入爲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詩美朱子謂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非也○一章君子有車鄰鄰然

相接之多有馬白顙者皆備又有寺人爲役未見君子寺人先爲傳令非舊日之等威矣○二章 山有漆可爲器用隰有栗可供籩實今君有禮樂矣旣見則相與並坐鼓瑟百年氣象始見今日失今不樂往而爲耋矣○三章 阪有桑可爲弓隰有楊可爲盾今君有武備矣旣見則相與並坐鼓簧今者不樂往者不待而亡去矣○鄰鄰轃集也或云猶轔轔車聲也白顚馬額有白毛寺人閽宦也八十曰耋楊木輕宜爲盾春秋傳宋樂祁犂獻楊盾六十于趙鞅是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 鐵 孔阜 否 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合叶 ○遊于北園四馬旣閑 對叶 輶 由 車鸞鑣載獫 念 歇驕

古序曰駟驖美襄公也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朱子謂此亦前篇之意非也按史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甚有功周亡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爲諸侯盡以西京地予焉前篇秦仲猶附庸故但誇其車馬禮樂侍御此則已爲大國故美其園囿田獵序說各有攸當也○一章 田獵必先車馬我公于田四馬皆黑色而甚肥大御馬者六轡在手控轡惟意公往狩則左右親矣之人無不從行其儀從何盛備也○二章 虞人司獸因四時所宜奉其牡獸甚肥碩以待射公將射而命御者曰逐禽左矢方離弦而獸已見獲其射御何精好也○三章 田事旣畢乃休卒徒遊于北園四馬閒暇驅逆之輕車但聞鸞鑣之聲載其田犬休歇其驕騰之力其從事有節制也○驖黑色秦以水德勝火也四馬八轡驂馬兩轡在觼故手惟六轡耳時是也辰牡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之類左之凡車逐禽從左射左膘 摽 達右腢 愚 爲

上殺舍放矢也拔矢括也輶輕也鈴在衡曰鸞在軾曰和鑣馬銜鐵獫田犬爾雅長喙曰獫短喙曰歇獢按田犬多長喙歇驕謂休歇其驕騰之力爾雅多附會難盡據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誦秦風多威猛壯厲之氣所以虎視諸侯呑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知德聖人先覺非淺識可到耳

小戎俴 慘 收五楘 木 梁輈游環脅驅 叶丘 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叶竹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 否 六轡在手騏駵是中 叶対 騧 瓜 驪是

驂叶生龍盾叶純上之合叶忽鋈以觼叶決軜叶六言念君子溫其
在邑叶惡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叶求矛鋈
錞叶淳隊蒙伐有苑叶氳虎韔叶悵鏤叶漏膺交韔二弓叶視竹閉
緄叶袞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叶焉良人秩秩德音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
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
其君子焉○朱子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
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
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
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按此

論甚正然非夫子錄小戎本意其錄小戎非嘉之也
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習尙固然
時商鞅白起輩未生小戎已爲之兆矣聖人前知如
神序說所以爲確也若夫犬戎殺幽王與秦仲雖義
不共天而秦人好戰非待於此詩本託興婦人朱傳
遂以爲婦人自作皆非也○章一兵車利馳驅故其制
小車箱中空俴無所收載貴輕便也車轅曰輈上曲
如梁分爲五處用皮靻纏之駕車四馬兩服常居
中惟兩驂在外以皮爲環當兩服背游移不定引兩
驂外轡貫于環執之使驂馬不外逸也又以皮二條
前繫于衡後繫于軫攔兩服馬脅外以驅驂馬使勿
內入礙兩服也車下以板側揜曰陰以皮二條前繫
驂頸後繫陰板曰靷使驂引之行也陰板之上繫靷
有鋈曰續鋈之以金車上凭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
心有轂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轂長于大車欲
其穩也駕車之馬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以此往伐
西戎征夫室家曰言念君子溫潤如玉今方在西戎
板屋之中思之亂我心曲也○章二四馬甚肥六轡在
手騏駵二馬居中爲服騧驪二馬在外爲驂盾以扞
衛畫龍于上合兩以備壞也驂馬內轡曰軜置鋈于

觼前曰觼以金鋈觼係軜于上大軍徂征征士室家
曰言念君子溫然在西戎之邑何時方是歸期胡爲
使我念之也○章三四馬俴空不被數甲甚羣而調和
車上厹矛柄下有錞鋈之以金盾畫以蒙有苑其
文韔弓以韔虎皮爲之馬胸有帶刻金飾之韔中之
弓交二于中其未張者閉之以竹約之以緄大軍旣
行征夫家人曰言念君子臥起爲之不安厭厭然安
靜之良人室家相與德音秩秩然不改其常也○小
戎諸將士之戎車非元戎也元戎先列小戎繼之俴
猶空也收車箱所以收載也戎車不載他物故曰俴

管子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又曰將徒人與俴者同實言甲不堅與赤身無甲者同徒卒無器械與空手同也周禮庶人乘棧車車無飾曰棧義與俴通俗謂無韉者曰俴馬三章俴駟是也厖蒙也冒也以革裹轅木也輈卽轅也一木當車底中從後直至前軫曲而上以便服馬進退至末又曲向下横一木爲衡以駕馬制如舟底故名輈恐其不堅分爲五節以皮束之也游環以皮爲環引兩驂外轡貫其中執之環在轡上游移不定也脅馬腹旁也驅驅驂馬不內逼也鋈流金也茵褥也以虎皮覆軾也暢長也板屋以

板爲屋西戎之俗也赤馬黑鬣曰騮黃馬黑喙曰騧厹矛蛇形矛也錞矛柄下鐵鋭者曰鐏平者曰錞蒙厖通雜文也伐䥽同盾也一名干一名櫓膺馬當胸也鏤刻金爲飾也韔弓囊也竹閉以竹爲弓檠弓也緄繩也縢縛也厭厭厚意秩秩有常也德音善言也室家相與之德音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谷風云德音莫違與此同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湊洄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苑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賞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遲○蒹葭采采取叶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史遡洄從之道阻且右以叶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鑿非也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力而卑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東遷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

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羣率之苦文武成康之澤維係民心而秦人慘礉之法束縛其手足自立國之初已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蓋周之興也詩歌苗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爲鑿空豈不誤乎

○一章蒹葭之生本苗長也今色改爲蒼秋氣慘烈白露凝戾爲霜化國之日一變而爲肅殺之晨矣我所思伊人其在河洛之間水之一方乎將遡洄逆流往

從遙阻且長若遡游順流而下宛在水中央可得
即也○(二章)蒹葭淒淒然荒涼露凝而白方未晞也我思
伊人其在水之湄乎遡洄以從道阻于上升也遡游
而從宛然在水中之高坻焉○(三章)蒹葭采采以爲薪
白露凝而未已所思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出其右不相值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可得而就
也○蒹茨也葭蘆也茨小而蘆大伊猶彼也坻水中
高地湄水草之交沚小渚也宛在中央言其近也自
秦望洛順流而東故曰游從宛在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斯)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叶)○終南何有有紀(杞)有堂(常)君子至止黻
(充)衣繡裳佩玉將將(鏘)壽考不忘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毛公曰能取周地始爲諸侯
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朱子改爲
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非也按此詩美
而寓戒稱其顏色而諷以其君須其佩服而教以不
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西山條言條理也梅
言謀也紀作杞堂作棠棣也杞言紀常言綱治理謀
謨陳紀立綱皆脩政之比所以爲戒勸也○(一章)終南
之山秦之巨鎭上有條焉有梅焉茂秀氣所
鍾君于以王命作都其下服諸侯之服外裼錦衣內
著狐裘顏色充盛如厚漬之丹其君也與哉慎勿忝
此名邦也○(二章)終南何有有杞焉有常焉君子至此
開國承家脩明紀常其衣裳青黑之黻五色之繡佩
王之聲將然服此服居此地壽考長存勿忘王命也
○終南山名其君也哉規諷之疑辭條槄也一名
榎一名楸卽今梓也杞如樗一名狗骨堂常棣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叶)其慄彼蒼者天(叶)殲(尖)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
車仲行(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
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虔)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語)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毛公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
死而作是詩也○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以
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之三良亦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

公何也三良之殉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三
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
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遺子孫
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厥後始皇崩令
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壙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
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脩春秋不卒穆公誠惡
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也桑喪也楚愁也不
當止而止亦以諷三子也使三子知幾可無及於難
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〇一章交交然飛而往來
之黃鳥良翁也爾何止于棘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

氏名奄息者與焉此百夫之特出也思其臨壙使我
惴然戰慄彼蒼者天盡殺我善人若其可贖吾民願
以百身贖之矣〇二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桑乎誰從
穆公之死子車氏之仲行與焉此百夫之隄防想其
臨穴使我惴慄天絕我良人如其可贖不惜百身矣
〇三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楚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
氏之鍼虎與焉此百夫之敵也想其臨穴使我戰慄
天絕我良人若其可贖願百其身矣〇殲盡也禦當
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鴥章彼晨風分叶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〇山有苞櫟壢叶隰有六駁剥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〇山有苞棣弟隰有樹
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
賢臣焉〇朱子改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
思念稱君子者如皆以為婦人則男子盡無思而君
子獨婦得稱其夫乎亦固矣晨鸇同鷂也搏摯羣鳥
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猛摯為賢故以為比臣擇
君如鳥擇木木向陽者茂而北林蕭索鷹鸇在野則

鷙而過林則阻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
皮斑駁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駁則大木羅列矣棣
在山者苞在隰者樹檖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
〇一章鴥然急疾之晨風歸彼鬱然之北林吾人際會
先公望秦國來歸而今不得朝陽亦猶此君子嗣服
使我不見憂心為之欽欽不寧是果如何哉如何哉
多應忘我矣〇二章山有苞櫟不得遂其高隰有六駁
大木陳列在下士之失所亦猶此未見君子憂心為
之不樂如何哉如何哉忘我必多矣〇三章山有叢生
之棣隰則成樹而上檖今秦之士亦猶此矣未見君

子憂心昏然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必多矣○鴥疾飛貌晨風鸇也櫟㯉也馬雜毛曰駮櫟樹大者皮有蘚文似之故射禮謂馬爲皮樹或曰駮赤李也馬赤白曰駮檖木上遂也與禾穟通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抔王于興師脩我戈矛叶謀與子同仇求○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鐸王于興師脩我戈戟叶腳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邦與子偕行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朱子改爲秦俗樂于戰鬭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讐以日從事于干戈語曰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樂人之樂則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死力難矣所以刺之○一章維吾與子同在行伍之中豈曰子無衣君能解衣衣子而同袍乎平居未嘗衣汝也但王命興師則令我脩戈矛與子同仇伍耳○二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裏衣之澤乎但王命興師則使我脩矛戟與子偕作耳○三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乎但王命興師則使我脩甲兵與子偕行耳○戈柄短戟柄長戟三刃上出戈二刃旁一鈎矛即今之鎗仇匹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叶歸玉佩叶杯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朱子謂秦康公爲太子送舅渭陽而作非即位以後之

詩非也詩三百編次與尚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幷然此詩居黃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即位以後詩甚明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子有母而後有舅念舅即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定知不作于渭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既卒之後康公即位重耳卒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餞別

語耳序所以爲詩根柢不可易也○一章人生親以及親莫如舅昔者舅氏過秦我送至渭水之北行必以贐何以贈之路車四黃所以賚其行也○二章昔我送舅猶幸有舅在見舅如見生我我思何長也行必有贐何以贈之有瓊瑰之玉佩以象其德也○水北曰陽秦都雍在渭南東送至咸陽之地也人君之車曰路車路大也古者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路容三軌軌廣六尺故大曰路乘黃四馬色皆黃瓊美玉也瑰石似玉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一章始君於我處以大屋渠渠然深廣今也禮衰供薄每食無剩餘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二章始於我乎每食四簋至豐盛也今者食不充飢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夏屋離宮別館之類或曰高祖所謂大房也權輿始也造衡始權造車始輿簋盛稻粱容斗二升或瓦或木爲之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

權輿二章章五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終

陳

陳太皥伏羲之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舜之後有虞閼遏父甫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與黃帝之後封于薊堯之後封于祝者共稱三恪禮降于二客而尊于諸侯即今河南陳州地後為楚所滅諸國自秦以上次第可推自陳而下三國最小先亡故附于後

子之湯叶蕩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叶傢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虎無冬無夏叶虎值其鷺羽○坎其擊

缶叶否宛丘之道叶斗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導叶丑

古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毛公曰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改為國人見此人常遊于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若是則民間自相刺耳夫風行自上始也國人遊蕩何關君德而以首屬乎非也○一章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今子蕩而忘反日為宛丘之遊恣己適意信乎有情矣而國人屬目無大觀之望焉○二章坎然擊鼓作樂于宛丘之下雖祁寒大暑漫無休期常見其植鷺羽而舞也○三章坎然擊缶作樂于宛丘之道無冬無夏植鷺翿而舞也○子指幽公湯與蕩同外高中下曰宛丘陳都宛丘側坎與侃通和意缶樂器史秦王擊缶翿與纛通舞者所持以自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焚宛丘之栩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叶虎○穀旦于差叶蹉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illegible]市也婆娑梭○穀旦于逝叶[illegible]越以鬷宗邁視爾如荍蕎貽我握椒

古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毛公曰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朱子改為男女聚會賦其事以相樂非也男女淫樂

必不自宣其醜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此疾亂之辭甚明東門國門也枌言紛衆也栩言許多也二章言市都市也三章言鬷大叢集也猶齊風言會道行人皆以羞惡諷之子仲女氏也南方女居也原女姓也穀旦良時也績麻女業也諷其失時廢業也婆娑放浪不檢非女之容也如荍貽椒記相謔之辭也荍蕎麥其子觚棱翹然不相合也椒子圓滑其芳易襲始若荍而終握椒比淫女始違而終見從也猶衛桑中之期送與鄭溱洧之贈謔皆詳暴其事以諷之所以為刺○一章城之東門有枌城外宛丘有栩耳目紛然如

許子仲氏有女婆娑然遊樂于其下焉○二章選差良
善之旦將會彼南方之原氏其女輟績麻之業出都
市之中婆娑而遊焉○三章既及良晨而往於以總發
同邁視爾初會未習翹然如荍已乃貽我一握之椒
望外之幸也○枌白榆也栩櫟也子仲陳大夫氏子
女也原姓也春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貴族也穀旦
善朝晴明之早也差擇也越於也鬷總也邁往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西遲泌秘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
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

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沛

古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毛公曰愿而無立志故作是
詩以誘掖其君也○朱子改為隱居自樂無求者之
辭又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序以為愿無立志而配
以此詩耳愚按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此詩殊無小心
畏忌之意何緣強配僖公詩實似賢者隱居何不以
秉政不任賢之謚配夷公尤明切乎夷去僖甚近也
古人序詩不察源委但以謚法強配欺天下後世無
是理矣朱子說詩極淺率其詆序極深刻類此蓋陳
本小國僖公愿謹無為詩人遂就誘掖因器勸成如
孟子云滕雖褊小猶可為善國云爾詩人即其所自
處以比故似隱者之辭○一章橫木為門雖無往來然
亦可以棲息而遲迴泌彼泉水雖不流通然望洋充
滿亦可玩樂而忘饑君今愿謹自守亦何不可也○
二章凡魚皆可食豈必河之魴凡女皆可妻豈必齊之
姜隨分謹守皆可以為國也○三章凡魚皆可食豈必
河之鯉凡女可妻豈必宋之子君苟有志不在好大
騖遠也○衡橫同橫木於門以止出入者泌與毖通
水停積也洋洋充滿也齊姜宋子貴族女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魏地阨險其民纖嗇而君褊急

故詩人望其君以恢弘陳地廣平其民游蕩而君愿
謹故詩人誘其君以立志卒之晉强于諸侯而陳終
不振故國不厭小俗不厭偷君不厭愿詩可以觀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鷗去聲麻叶磨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
門之池可以漚紵上聲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
可以漚菅干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古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公曰疾其君之淫昏而
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改為男女會遇之辭非
也水性流蕩而池水湛靖以比賢女幽貞麻紵菅比
君德昏亂詩人惡淫女思淑姬猶小雅車舝之思季

女也晤相對不寐也歌以善道諷詠也語言以善道
相告語也君德不淑而致望于內助無俚之至所以
爲刺也○一章麻之爲物必漚而後爬東門池水停蓄
以漚麻則無漂流之患猶淫女不可配君子維彼美
德之淑姬乃可與惺然晤對歌詠相規不導君以淫
昏也○二章紵必漚而後可績東門池水淸潔乃可漚
紵彼美善之女始可與晤對相告語耳○三章菅必漚
而後可絞東門池水蓄聚乃可漚菅彼美善之女始
可對晤相與言耳○東門城東門停水曰池漚水浸
物也紵麻屬可績以爲布菅茅莖可以絞索水浸乃

柔韌任可用姬女子之美稱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
姓之後最貴盛故婦女美者稱姬姜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臧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沛昏以爲期明星晢晢制
古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公曰婚姻失時男女多
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此詩與鄭之丰事類而
其刺同楊有葉冰泮後期也朱子改爲男女期會負
約之辭暮夜郊外林莽相期惟恐人知又自詩以傳
予非情也○一章霜降以後冰泮以前皆昏姻之期今

東門之楊葉牂牂然而盛則莫春矣親迎以昏爲期欲
明之星煌煌而猶不至豈貞信之女乎○二章東門之
楊其葉肺肺然過時矣親迎以昏爲期明星晢晢而
猶不至豈知禮者乎○柳枝揚起曰楊低垂曰柳牂
牂大也楊葉大則春暮矣肺肺猶沛沛與蔽芾同煌
煌晢晢皆明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碎叶
之訊予不顧叶古顚倒思予叶與

古序曰墓門刺陳佗也毛公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
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按春秋魯桓公五年陳文
公病庶子佗弑太子免而自立國人大亂佗奔蔡蔡
人殺之此詩刺佗無良由無賢師傅也自古貴戚驕
奢由羣小導之鄭段與國人狎而作亂陳佗與不良
處而弑君垂戒遠矣墓門凶僻之地棘言急也梅言
迷也鴞惡鳥也比凶人朱子謂序因陳國無事可紀
獨陳佗作亂以是詩與之非也夫事孰有大于弑君
者陳之有佗猶衛之有州吁鄭之有叔段皆國家大
故采風而無刺矣貴爲風故陳風墓門猶衛之終風

與鄭之叔于田耳○一章墓道之門有棘生焉非以斧斯析之不可除也猶人不材必以直諒之士輔之此夫不善不可爲輔國人所知衆惡之而不能去其根据株連疇昔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二章墓門有梅惡聲之鴞羣萃于其上凶人聚而作不祥猶是也此夫不善不堪作輔故爲歌以告之既告而不顧至于敗壞顚倒思予言無及矣○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夫指陳佗之黨已去也誰昔猶疇昔萃羣集也訊告也顚倒猶顚沛敗壞也

墓門三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窮)有旨苕(條)誰侜(舟)予美心焉忉忉(刀)○中唐有甓(必)邛有旨鷊(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古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毛公曰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讒賊者讒言賊害人也各章首二句比讒言防邛皆地名凡草秀曰苕堂下路曰唐鵲巢苕皆常有之物而遠指防邛猶采苓之言首陽也廟中路本砌甓爲之草有鷊鳥亦有鷊四者皆疑似侜張之言故比讒也朱子改爲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也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愆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閭思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一章或告君曰防[illegible]鵲巢邛地有美苕讒言影響茫昧大都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忉忉乎○二章或告君曰堂下路中有瓴甓邛地有美鷊蓋堂路本砌甓爲之而鳥與草名相似讒言譸張疑惑類此彼誰人者欺誑吾君使我憂之而心惕惕乎○旨美也苕華高出翹猶蕘苕之苕周禮桃茢注云苕帚令人以黍穗爲之侜與譸通欺誑也予美指君甓瓴也鷊草雜色如綬鳥亦有鷊咽下有嗉垂一名吐綬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絞)人僚(了)兮舒窈糾(矯叶)兮勞心悄(七小反)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劉叶老)兮舒懮(有)受(叶少)兮勞心慅(草)兮○月出照兮佼人燎(料)兮舒夭紹兮勞心慘(懆)兮

古序曰月出刺好色也毛公曰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是詩本刺好色而毛公云在位不好德蓋人主之心所好在此則所輕在彼孟子云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齊民好色亦職惟疾爲人上而無德何以先民下之淫風由于上之倡率故詩呼月出以警在上月主陰司昏俾晝作夜比女色也匪才匪德一佼人耳反覆思

念至于勞心輾轉不已所以爲刺朱子改爲男女相悅相念之辭昧案然矣○一章月之初升皎然光潔如彼佼人僚然而姣好也行止舒徐其姿態窈糾勞心思之靜默而悄然也○二章月之初出皓然明白如彼佼人懰然美好形容安舒懮受而徐緩勞心思之慅然而騷動也○三章月出初照如彼佼人之燎然而明也儀容舒徐夭紹而柔弱也勞心思之慘然而愁悴也○佼好也舒徐也窈糾舒之姿也懰好也懮受夭紹皆舒貌燎明也慘作懆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叶匪適株林從夏南叶○駕我乘馬叶母說稅于株野叶汝乘叶平聲我乘駒居朝食于株

古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毛公曰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大夫夏御叔娶于鄭穆公女夏姬生子徵舒南其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徵舒惡之弑靈公此詩託爲國人刺公而朱子因改爲民間相語之辭非也株林夏氏邑短木曰株易曰臀困于株木君臣聚淫所以困也○一章君何事于株林乎是夏南之居君將往從夏南也苟君欲見夏南召之可也何爲往從之然則非從夏南祗欲適株林而已○二章時見其駕一乘之馬止舍于株邑之野時見其乘一乘之駒朝食于株朝朝暮暮無休息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上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叶波有蒲與荷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替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叶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拳寤寐無爲中心悁悁涓○彼澤之陂有蒲菡等萏叶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展

古序曰澤陂刺時也毛公曰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辭非

也極道其相悅相念所以爲刺淫義生于水故以澤比蒲荷蕑菡萏皆柔弱浸淫之物水草相依比男女相狎憂思至悲傷涕泗寤寐不忘化之所由來者漸矣○一章蒲實柔弱荷華芳艷生彼澤水之畔男女相悅亦若此有美一人不見悲傷如何或醒或寐不復他事惟思此人至于涕泗滂沱交零也○二章彼澤之畔有蒲與蕑有美一人其形碩大而髮卷曲寤寐無爲惟念此人中心悁然悒鬱也○三章彼澤之畔有蒲與菡萏有美一人碩大而莊嚴寤寐無爲惟念此輾轉伏枕也○陂隄邊也蒲莞屬蕑蘭曰蒲細曰莞荷芙

蕖也莖曰茄加葉曰蕸遐本曰蔤密華曰菡萏實曰蓮根曰藕子曰的的心曰薏汁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蕳萓也或云當作蓮三章一物爲比卷猶鬈也䫉好貌悁悁猶悒悒

澤陂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十四

檜

檜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妘姓子爵武王始封平王東遷鄭桓公滅之而併有其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叶潮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翶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叶去聲 日出有曜叶要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導

古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毛公曰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朱子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故詩人憂之此又拘毛說過也古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而已好潔衣服毛公解釋詩中文字詩不爲潔衣服作也檜君之過不在潔衣服大夫所爲去亦不以潔衣服特以逍遙不能自强故以衣服比言服飾之外都無所事云爾猶曹風之蜉蝣也○一章羔裘以閒居狐裘以視朝服飾非不美也然國小而君惰危亡將至豈不念爾忍於去乎道不可留勞心忉忉然也○二章羔裘狐裘儼然國君之服翶翔無事危亡

將至豈舍子不思道不可留徒爲憂傷耳○三章羔羊
如膏日照之而生曜服飾雖美無憂勤之慮使我思
之中心是悼也○如膏潤澤也曜光華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團兮○庶見素衣
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畢兮我心
蘊尹結計兮聊與子如一兮
古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禮父母喪必三年始
死疏衰苴絰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爲衣
冠再期外一月大祥又間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閏

二十七月上下同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如春
秋諸侯居喪而親迎盟會征伐大夫以下可知故詩
人刺之素冠即練冠能練冠則能三年矣○一章三年
之喪十有三月而始練冠庶幾得見此守素冠之禮
者其人急遽其容癯瘠乃爲守禮之孝子我思之不
見勞心慱慱然爾○二章庶幾見此服素衣者乎我思
之傷悲儻得見之聊與子爲同歸之好矣○三章庶幾
見服素韠者乎我思之蘊結儻得見之聊與子爲如
一之交矣○棘人凶急之人指孝子也欒欒瘠貌慱
慱憂勞意韠蔽膝也亦謂之韍與芾通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長楚猗阿儺那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花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
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古序曰隰有萇楚疾恣也毛公曰國人疾其君之淫
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朱子改爲政煩賦重民苦而
作非也萇楚言長愁也凡人情慾生于有知成于有
室苟常如童赤無知無室家則奚累之有萇楚始生
自立盈尺以上則蔓延草上人壯而有室多累似此
故以爲比○一章萇楚始生無緣自立長則其枝柔弱

披延倚附不能自持回思少時夭夭然充盛淡泊無
知良可樂也○二章緣染生于柔情隰有萇楚猗儺其
華不能自立人之多慾何以異此不如爾始生夭沃
無家爲可樂也○三章人心無慾則剛萇楚猗儺故不
能挺立思子初生夭沃無室爲累人不如也○萇楚
一名羊桃葉如桃子如棗核花實皆連理故以比淫
猗儺柔貌夭小也沃沃紛而肥澤貌子指萇楚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是詩與唐風十畝之間朱
說皆極似彼謂讀詩易簡直訣類此所以不及古序
者風人之志深厚微婉則得而淺率直遂則失之故

夫善說詩者不以辭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桀)兮顧瞻周道中心怛(迭叶)兮○匪風飄兮匪車嘌(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的叶)兮○誰能亨魚漑(蓋)之釜鬵(尋)誰將西歸(居叶)懷之好音

古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毛公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朱子以周道爲適周之路謂序未達非也詩言顧瞻者雖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周道盛時也王綱振肅故無侵陵之患比其衰也小國失恃故曰中心怛兮所以瞻行路而思王道也風發車偈亂世搶攘之象○(一章)狂風非常而暴發車行非常而奔偈亂世景象何以異于驅車走風塵乎覩此周京之路中心爲之惻怛也○(二章)匪有風之飄迴若此者矣匪有車之嘌搖若此者矣世路洶洶不寧顧瞻周道中心弔憫耳○(三章)亨魚者煩之則碎治民者安之則理苟有亨魚者我爲之滌其器天下宗周則政出於一而小國安苟有西歸仕周者我以善言安慰之矣○匪風猶言非常之風偈疾驅貌回風謂之飄風嘌疾吹不安也鬵釜屬西歸謂仕西京者懷安也好音安民致治之言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卷十四終

毛詩原解卷十五

曹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介于魯衛之間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後爲宋所滅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是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必叶)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如字叶)

古序曰蜉蝣刺奢也毛公曰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言浮游也放浪不撿無法守之比蜉蝣小蟲朝生夕死國小而迫之比衣裳文采好奢之比羽翼任小人之比危亡將至故無所依朱子改爲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此刺之非也○(一章)蜉蝣小蟲雖有羽翼朝生夕死不能久長君臣不能自強惟靡麗是好雖衣裳濟楚其何能久我心憂慮國之將亡無所依惟於我歸處而已○(二章)蜉蝣雖有翼而不能久如人脩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息乎○(三章)蜉蝣掘然而閱出何能久也今服飾整齊布衣鮮潔如雪而危亡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稅也○蜉蝣

似蛣蜣佽而長朝生暮死楚楚整齊也采采華美也
掘閱掘地出見也猶閱人閱世之閱麻衣布衣也麻
布色白如雪說作稅舍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火戈與祋叶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維
鵜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叶去其服叶必○維鵜
在梁不濡其味叶畫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叶歲兮蔚叶畏
兮南山朝隮叶賣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古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毛公曰共恭公遠君子而
好近小人焉○朱子謂序以三百赤芾附合春秋左

傳晉文公入曹之事遂以爲共公非也按詩序本國
史舊目聖人因之刪定其來遠矣左傳出後人手敘
重耳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乘軒者三百人襲此詩
三百赤芾語其實誤也蓋諸侯大夫不過五以曹之
蕞爾舉羣臣不能三百而況大夫言三百者極道其
濫耳故曰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無孑
遺若侯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詩爲可以辭徵也左
傳引此屬文非重耳眞有此言朱子反疑序說爲附
合左傳倒矣○一章賢者宜在高位今以爲侯人荷戈
祋迎送賓客若此其賤也彼其之子何功德而服赤
芾爲大夫者至三百人之多乎○二章鵜鶘水鳥貪汙
之物也在梁求魚未有不濕翼者小人竊祿何以異
此豈能稱其命服乎○三章維鵜在梁未有不濕其咮
者彼小人苟得君寵豈能稱其寵遇乎○四章南山薈
蔚然而草木茂盛其氣蒸騰朝且上升少女婉孌美
好自守貞一而年穀不熟不免饑餓小人氣勢方盛
君子困餒何以異此○周禮夏官侯人上士六人下
士十二人徒百二十人掌道路迎送賓客何荷通祋
殳也芾韍通蔽膝也以韋爲之古者衣皮蔽前不忘
本也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其制同禮大夫以上

赤芾乘軒玉藻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葱珩鵜鶘一名陶河其鳴自呼咮喙也遂稱也
媾與遘通遇也薈蔚鬱茂貌

侯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叶訖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叶北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
榛叶秦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零

古序曰鳲鳩刺不壹也毛公曰在位無君子用心之

不壹也○朱子改爲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非也詩因美以見刺稱善人君子以警在位者之不然猶鄭風之羔裘小雅楚茨之類民風不醇由上無身教而下無表率也故君心至誠純一爲本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見君子之儀而卽儀可以徵心物性誠一無如鳥哺子鳲鳩每生七八子哺之如一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鸜鴿首有幘名戴勝喜食桑葚初夏桑葚熟則鸜鴿子飛氓之篇曰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是也以鳲鳩比亦人不如鳥之意是以爲刺○一章鳲鳩之降于桑也其子有七而鳲鳩哺之常如一人君有誠一之德安養兆民亦猶是矣故善人君子其儀容安靜有常儀者心之形儀之一由其心之貞固如結而不變也○二章鳲鳩在桑其子或在梅子移而鳩不移居一以待子也淑人君子其朝服大帶用絲在首之弁色尚青黑服有常卽儀有常而心可知已○三章鳲鳩在桑子時在棘淑人君子儀有常而不差忒則可以表正四方之國矣○四章鳲鳩在桑其子時或在榛淑人君子本如結之心表正四國仁者宜在高位胡不壽考萬年乎○鳲鳩鸜鴿也騏青黑色古者冠弁皆玄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郞)愾(慨)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姜)○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脩)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叶去)之四國有王郇伯勞(叶去)之

古序曰下泉思治也毛公曰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子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侯人遂以爲共公此天下大勢非共公之罪非也按詩先後自有定序此詩爲共公舊矣不卹其民而使民憂思安得無罪事雖不獨曹而詩作自曹卽爲曹風豈得以天下大勢諉之泉水寒冽不能生物比國政侵刻也田無五穀惟稂與蕭比閭閻蓬蒿無力供誅求也是以有明王賢伯之思焉○一章冽然寒涼下流之泉本不能生物況今田無五穀但浸彼叢生之稂民閒荒涼苛政侵刻何以異此是以我愾然不寐而嘆念周京之盛時也○二章冽然下流之泉五穀不登浸彼叢生之蕭耳故我愾然寤嘆念昔京周之盛焉○三章冽彼下泉浸彼叢生之蓍草耳我是以愾然寤嘆念昔京師盛時焉○四章芃芃然茂盛之黍苗非稂蕭之荒蕪也天又潤之以陰雨豈若寒

泉之浸漬乎念昔周京盛時四國旣有明王爲主故有郇伯勞來之今天下無王矣安所得賢伯乎○冽寒也水寒則損稻苞叢生也稂苗之不實者愾嘆聲蓍蒿也郇伯郇侯爲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故詩人念周京哀四國思明王與賢伯焉是時晉重耳始霸執曹君分曹地要王饗醴策命爲侯伯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

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千載知言孟氏一人耳後儒奬霸尊晉烏足與言詩

毛詩原解卷十五終

毛詩原解卷十六

豳

豳周之始國也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今陝西西安府邠州等處是也周自后稷始封邰其子不窋失官不窋之子公劉始遷邠十世而古公亶父避狄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豳始也七月豳俗也始二南而終豳者豳周道之始二南周道之成也守成者原其始始則中變撥亂者反其終終則復始文王基始周公代終周道之全也變風而終以周公剝則思復也左傳吳季札觀魯樂豳次齊先秦及夫子

刪詩以豳終思周公也然則周公之詩何不遂以屬魯周公未嘗一日居魯也成王尊周公而不以爲臣魯本臣而因周公自尊故聖人爲魯頌不列魯風魯僭而以風爲頌王降而以雅爲風一也然則豳何不遂爲雅蓋公劉草創區區爾未足比諸侯而況可爲天子乎稱風本舊也然則鴟鴞以下非豳亦屬豳何也皆西人之詩周公之事也周公老于周而魯無風可繫進不敢附于周南故退而繫之豳也後天下者周公之心不忘先業者周公之志也非聖人孰能定之

七月流火(叶毀)九月授衣(叶以)一之日觱(必)發(叶匪)二之日栗烈(叶里)無衣無褐(叶許)何以卒歲(叶髓)三之日于耜(史)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叶米)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杭)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完)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鏘)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菊)八月載績(漆)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條)八月其穫(叶合)十月隕蘀(託)一之日于貉(莫)取彼狐狸(離)爲公子裘(叶其)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宗)獻豜(堅)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梭)雞振羽七月在野(叶汝)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虎)穹窒熏鼠塞向墐(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叶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撲)棗十月穫稻(叶聲上)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聲上)七月食瓜(孤)八月斷壺九月菽苴(疽)采荼薪樗(虛)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布)十月納禾稼(叶故)黍稷重穋(六)禾麻菽麥(叶目)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桃)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冲冲(叶稱)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叶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史)觥(光)萬壽無疆

古序曰七月陳王業也毛公曰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朱子改爲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作此戒之非也若是則朝廷獻納宜屬雅今與東山鴟鴞同繫風末則周南之變也聖人遭兄弟之謗庸非變與人情艱則思危勞則反本履泰則驕思先則懼昔者周先公之始造豳也勤以力本儉以制用豫以趨時孝以養老忠以奉君慈以育衆陰陽日月寒暑必按其節昆蟲草木榮枯必審其時祭祀燕饗與作勞逸必謹其禮敬天

勤民教養休息數百年而後成文武之業若此其艱難也二叔不類有忝式穀成王以嗣子大弗克恭不寬綽厥心譸張于小人而疑忌師保是時紂子未殄東方多難西土人不靜國家之事未可知故公陳先世憂勤以告王使克念爾祖勿忘艱難亦人情疾痛呼父母之意與○(章一)我周勤儉開國忠厚傳世先公之治豳其風可陳焉民生衣食爲先豳民爲衣不待寒至也時方七月火星昏而西下暑氣退矣至九月霜降始寒民家相授以衣過此十一月一陽生之日風寒而觱發過此十二月二陽生之日氣寒而栗烈

若不桑麻則無衣不狩獵則無褐何以禦寒卒歲乎豳民爲食亦不待饑至也正月三陽之日往脩耒耜二月四陽之日舉足以耕民間婦子皆出餉于南畝田畯之官見民之勤亦至而喜也○章二七月火星西流九月將授衣不可不豫也春日始和倉庚鳴而蠶桑初生女執深筐循小徑求穉桑之葉是時春日舒長蠶生未齊采蘩以啖淡之者祁祁衆也此采桑采蘩之女感仲春及時覩公子于歸念己亦將與同矣君民之分雖異而遠父母兄弟之悲無貴賤一也○章三今年七月流火已豫備來年之蠶桑故八月萑葦

成則蓄爲曲薄以待養蠶之用及蠶生之月折桑條以取其葉執斧斨以伐遠枝揚起者其女桑低小采其葉而留其猗然之條至七月秋至伯勞鳴八月麻成則績爲布而布與帛皆染之或玄或黃其朱者甚鮮明供爲公子之裳也○章四四月陽極陰萌葽草感而秀五月陰生蜩感而鳴漸至八月四陰秋成穫稻矣十月純陰草木落擇大寒至矣于十一月一陽之日往祭貉取狐狸之皮獻爲公子之裘至十二月二陽之日同發繼獵以續武功所獲小豕曰豵以爲己用犬豕曰豜獻之公家也○章五宮室所以敵寒寒生

于陰五月陰生斯螽動其股而鳴六月二陰莎雞振其羽而鳴七月蟋蟀猶在野八月寒至依人在于檐下九月漸近在戶十月大寒入于牀下是時室中有穴塞之有鼠熏之塞北向之牖塗荊竹之戶呼其妻子曰歲改天寒可入此室居矣○章六六月鬱薁二李新熟可食七月葵與菽可烹八月棗可撲十月稻可穫釀春酒以助眉壽凡此養老不敢不豐也若我農夫七月瓜猶可食八月壺猶可斷九月麻子可拾荼可菜樗可薪凡食我農夫者從其儉而已○章七豳地氣寒時維九月禾稼將熟始築種菜之圃爲納禾之

場至十月始穫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凡禾麻菽麥無一不登矣乃相告曰田中之稼既聚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功公事畢晝往取茅夜則絞索亟升田中之廬補葺之來春將始事播穀不暇爲此矣○章八藏冰發冰公家調爕之事亦民事也十二月二陽方微隆陰固閉乃于深山窮谷鑿取其冰以達陽氣冲冲然微也至正月三陽之日陽氣蘊伏在下納冰于地藏之凌陰之室至二月四陽方盛晨朝獻羔以告司寒之神取新生之韭以祭寢廟薦冰所以爲公家役者禮無不備也九月氣肅

霜降十月農畢埽滌其場於時奉兩尊之酒以饗于
公殺羔羊升君堂舉兕觥酌獻公而祝萬年無疆界
之壽也○火心星也六月之昏見于南方午位至七
月之中漸移而西故曰流于往也耜以鐵起土也耒
耜上曲木一之日謂十一月之日二之日謂十二月
之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二月故云一二
以别于夏正也或曰五月至九月六陰皆稱月月主
陰也一之日以下六陽皆稱日日主陽也載始也陽
和也懿筐美筐以盛桑葉微行小徑也柔桑稚桑也
蠶初生桑始發也蘩白蒿蠶小未能食桑以蒿啖之

也公子豳公之女子殆將也將如君女同時嫁也上
下親比之辭萑一名薍玩始生爲菼長爲薍成爲萑
也葦蘆也二物可爲曲薄以盛蠶也條桑扠條取其
葉也隋妥孔曰斧方孔曰斨斧同而以受柄之孔方
長異名也遠揚遠枝揚起者女桑桑低小者猶短牆
言女牆也鵙伯勞也五月鳴六月哺雛少鳴七月鳴
則將化矣通作鴂吾鄉人呼爲嫁郎似鸜鵒而尾長
純黑捷疾善搏鳥萬畏之故又名博勞一名伯趙趙
疾也良耜云其鎛斯趙故春秋傳曰伯趙司至楚辭
曰鶗鴂鳴而草木不芳陸佃云陽氣動倉庚鳴蠶之

候也陰氣動鵙鳴績之候也本草云鶗鴂即杜鵑也
孔陽甚鮮明也不榮而實曰秀葽遠志一名小草蜩
蟬也蘀落葉貉禡祭貍野貓同同聚纘繼也武功獵
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斯螽蚱蜢也以股相切作
聲莎雞似螽而色斑振羽索索作聲一名促織聲如
急織也宇檐下也蟋蟀即促織穹與空通孔也窒塞
也向北窗也墐塗也庶人蓽戶故塗之鬱薁皆李屬
鬱實大如李而正赤與棣類一名雀李薁郁李與鬱
類葵有白紫二種可茹菽豆也剝撲通擊落也冬釀
春熟曰春酒瓜至七月瓠至八月過時而賤也瓠乾

可爲壺故曰壺叔拾也苴麻子場圃同地春種爲圃
秋築爲場禾穀之總名在野曰稼自田入邑曰上宮
功公家之役古者用民之力歲三日即此時也乘升
也屋田中之廬冲冲陽氣微也凌陰冰室滌埽也兩
尊曰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或問七月與篤公劉何風雅
之殊也七月民事篤公劉君事也然周禮春官籥章
云祈年吹豳雅蜡祭吹豳頌何也此詩歌于朝廷可
爲雅歌于祭祀可爲頌鄭康成謂如采桑之女感時
思歸是風春酒介眉壽是雅稱兕觥祝君是頌朱元晦

不然之而以楚茨諸詩當幽雅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
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
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古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毛公曰成王未知周公之
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武王崩成王
立周公爲相使其兄管叔鮮監紂子武庚治殷管叔
將以殷畔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王疑公

公告太公召公曰我弗避無以告我先王乃避位居
東二年管叔叛王執而誅之猶疑公未釋也公乃自
東作此詩貽王首章言鴟鴞呼武庚也取我子謂陷
管叔于死也二章未雨綢繆比武庚尚在東方未寧
勸王早圖也三章以後皆自明己志然序不言公自
明而曰公救亂何也是時成王幼冲國家新造紂子
未殄奄徐外叛故公作此詩悟王不知者謂公自明
而知者謂公救王室與天下也大哉序言非知社稷
之計諒聖人之深衷者孰能作之朱子謂以金縢爲
文有據而不知以金縢爲文者毛氏解序之說序云

周公救亂者雖金縢亦未之及也又謂此詩爲周公
東征二年誅管叔武庚作按書居東非東征也居東
避位而東征黜殷也居東二年東征則三年也誅管
叔者成王非周公也管叔雖誅而武庚尚在是詩作
于成王殺管叔之日公居東未歸而東征則西歸之
後矣朱子誤于漢儒周公殺兄之說漢儒又誤于孔
書蔡仲之命孔書又誤于解金縢弗辟之語承訛相
習使聖人蒙千古不白之寃以迄于今愚于書金縢
大誥諸篇詳辨之矣○一章鳥之惡鴟鴞者呼而告曰
鴟鴞乎鴟鴞乎爾今殺我子矣勿更壞我巢室也以

我如斯之恩愛如斯之勤苦育養此子如斯其可憐
憫爾旣取之更欲毀我室邪○二章我及天未陰雨之
先剝取桑根以纏綿巢之牖戶預防風雨勤勞非一
朝夕矣今此巢下之民或敢有侮慢思毀我室者乎
抑不知其不可也○三章予之手拮据而操作予捋取
萑苕以藉巢予蓄而積之租而聚之以至于予口盡
病凡以我未有室家耳豈爲爾毀乎○四章予之羽譙
譙然滅削矣予之尾翛翛然敝敗矣予之室方翹翹
然顚危風雨又漂蕩搖動予維嘵嘵然叫呼而已○
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託爲鳥之哀子者呼鴟

鴞告之以鴟鴞比武庚以子比管叔也言武庚旣陷管叔于死勿更與奄徐諸國謀亂王室也鬻與育通養也閔憂憐也牖戶巢之出入處也拮据操作勤勞之狀荼蘆花也白茅之屬

鴟鴞四章章五句○誦鴟鴞而知周公於是始有東征之志矣昔武王誅紂封其子罰弗及孥仁也及管叔以武庚叛奄徐諸國又叛則殷周不兩立者天下之定勢也況管叔誅矣武庚可獨免乎故以鴟鴞比之始視紂子爲不祥之物歸而遂有東山之師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迷叶)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杭)枚蜎蜎(娟)者蠋(蜀)烝在桑野(汝叶)敦(堆)彼獨宿亦在車下(虎叶)○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稍)在戶町(挺)疃(短)鹿場熠(奕)燿宵行(杭叶)不可畏(威叶)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赤叶)我征聿至(質叶)有敦(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林叶)○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五叶)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母叶)親結其縭(羅叶)九十其儀(俄叶)其新孔嘉(歌叶)其舊如之何

古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誅管叔得鴟鴞之詩感風雷之變於悔悟迎公公歸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武庚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卽此行也大亂旣殄將卒生還閭閻安堵皆公所以振溺亨屯而躋之安全者故周大夫作是詩亟道其使民忘勞而公之忠勤盡

瘁神武不殺皆隱然言外可謂善頌而朱子謂爲公自作以勞歸士如采薇杕杜之類則仁人之言不待公而能之矣況可以風而亂爲雅乎○(一章)山東太亂王師徂征慆慆三年可謂久矣班師東歸零雨沾濛行旅載途又何勞也我自東山言歸心已西望家鄉而悲客久衣敝歸則更制裳衣勿復事行伍銜枚矣視彼蜎蜎然蠕動之蠋在此桑林之野如我敦然獨宿不移亦在此戎車之下相隨生還人與物咸亨也○(二章)我徂東山慆慆三年今我來歸陰雨載道父役于外田含荒蕪括樓之實蔓延于簷宇伊威小蟲生

于室中蠨蛸結網當戶舍傍畦(擕)壠荒為鹿場螢火夜行景象凄涼雖畏勿畏故國故鄉伊可懷思耳○(三章)我往東山三年不歸我來自東又逢陰雨鸛性好水蟻性知雨蟻出為垤而鸛鳴其側征夫遇雨于路婦人悲歎于室乃洒埽其地塞其空隙而征夫遂已至矣見彼敦然不動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比我匏繫東山其苦同之不見室家于今三年矣○(四章)我往東山慆慆不歸我自東歸零雨在途征士未有室家者歸及仲春倉庚飛而羽鮮明親迎歸妻乘或皇或駁之馬母送其女結帨告戒禮儀之多九十具備此

新昏者固甚美矣彼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邪○周都豐鎬殷都中原故伐殷曰徂東東山猶言山東中原在大行山之東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以止諠蜎動貌蠋野蠶也字从蜀蜀國為蠶叢烝衆也謂養蠶采桑之衆古蠶室就桑野敦獨處不移貌古者車戰止則為營衛故戰士皆宿于車下果臝瓠細腰似蜂者伊威小蟲似白魚生壁根甕底蠨蛸小蜘蛛町疃舍傍畦壠也熠燿螢火垤蟻聚土也將雨水泉上濕蟻穴畏濕銜土為塚以防濕也敦不動也烝升也栗薪栗樹可為薪者條屬熠燿其羽黃鳥羽鮮

明也黃白曰皇駁文如蘚青白色縭帨也母臨嫁戒女縭結其帨使無忘也士昏禮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申之曰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也九十其儀百禮皆備也九十極言數之多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牀)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旣破我斧又缺我錡(阿叶)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歌叶)○旣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囙)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古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朱子改為征士答前篇周公勞己而作非也朱子于凡詩義相似者輒以後為答前斧斨似兵破缺似戰故以破斧為答東山然使東山之戰至于兵器破缺則殺人多矣豈發美之辭詩言戎器惟車馬弓矢戈殳而斧斨以析薪伐木王室有公劈解盤錯猶斧斤也因以為比司馬法輜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築壘用之故末章缺錡錡釜屬所以爨采蘋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是也三章缺銶銶鎚鑿之屬皆任用之器朱傳謂為征伐之用則兵器誤矣○(一章)我公東征三年在外旣久破我

析薪之斧缺我採樵之斯朝廷倚公猶薪木有斧斯
雖至破缺敢辭勞乎周公東征務使四方下國一歸
于正天地父母之心唯恐一人陷于反側哀憫我民
豈不大乎〇二章既破我析薪之斧又缺我炊爨之錡
勞苦而功高如此惟使四方之國叱化而已其哀憫
我民豈不甚善乎〇三章既破我斧又缺我鍍鑿之銶
勤勞甚矣周公東征使四方之國收斂安固耳其哀
我民豈不甚美乎〇四國四方之國或曰即管蔡商
奄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何匪媒不得〇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我遘姤之子籩豆有踐淺叶

古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也〇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
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
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
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
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
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見疑也奚以懟其既明
也奚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雪詩
人諒公之深贊王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
妻用媒古有是語冕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
而其言微婉苟無序必將以是詩爲婚禮而作矣〇
一章我公匡國定難王朝之斧斤也始而疑之今乃知
之如人欲伐木爲斧柄仍須用斧雖欲舍斧不可得
已安民附衆我公王國之媒妁也始而忌之今乃信
之如人欲取妻必因原媒雖欲舍媒不可得已今王
欲安天下而不迎公歸其可得乎〇二章欲伐柯乎欲
伐柯手即手中所執之柯便是新柯之法今欲歸公
但悔前日之誤即成今日之是豈有他哉亦惟設其
籩豆踐然陳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
聖人豈有成心乎〇踐行列整齊貌古踐與斬通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域之魚鱒付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〇鴻飛遵渚
公歸無所於女汝信處〇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
宿〇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古序曰九罭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也〇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
迎公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
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

爲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兒女私情謂周大夫託
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九罭
九囊大綱物莫大於魚魚大則綱恢九罭之言九域
以比天子羅致大臣也鱒魴皆魚名鱒之言忖魴之
言方忖度所以挽回公之方也蓋王悔始之失公而
詩人諒公之忠順惟王還其舊服而已矣上公袞冕
即冢宰之服鴻飛比公去位高蹈也遵渚遵陸比二
年居東也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揣公必
歸而託爲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爲東人
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

速迎公也蓋王雖不諒公而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
必反故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詩所以歎其
不知而表公之盛德精忠無絲毫怏怏懟主之情其
辭義悲惻微婉矣○一章九罭之綱設則魚無不得有
鱒焉有魴焉今我西人欲覯公無他惟王以龍袞之
衣絺繡之裳往迎還其舊服復其舊位而公可得而
覯矣○二章王以禮往公必遄歸如鴻飛宜戾天今遵
彼洲渚公之居東猶在渚也王欲公歸元宰虛席豈
其無所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處而已○三章鴻
飛宜高舉而乃遵彼平陸公之居東猶在陸也王欲

公歸公豈不復乎今而後於汝東土不過信宿而已
○四章是以王之迎公也有袞冕之衣矣以公之忠順
王命不宿留而君召豈俟駕在我西人喜公遠在彼
東人悲公去曰王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聖德所
在人心愛慕豈朝廷之上而無知公者乎○九罭九
囊之綱鱒魚似鱓鱓澤上聲細鱗而赤眼魴鯿也我西人
也覯遇見也時公居東歸則西人得覯也袞衣刺龍
於衣龍形卷袞然故謂之袞繡裳繡五采於裳也鄭
玄九章之說未可憑詳見周禮遵循也渚小洲汝謂
東人再宿曰信高平曰陸是以有袞衣承上三章言

王果以袞衣繡裳往迎而公遂去東西歸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詞九罭而知聖
人忠愛之無已也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始
以王見疑而去負罪引慝人臣自靖之分也苟君能
諒臣之無他則懽然相與棄其舊而圖其新豈復有
纖芥不釋之憾詩人所以深知公而託詠于九罭之
魚也爲人臣者師周公可矣
狼跋其胡載疐致其尾叶以公孫遜碩膚扶赤舄昔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何
古序曰狼跋美周公也毛公曰周公攝政也遠則四

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狼
豺狼美聖德而言豺狼者寸良之寓言也狼行顧其
後比公去國未忘王室也狼性怯走善還比公居東
西歸也世稱顚連曰狼狽冗亂曰狼藉播棄曰狼戾
放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也○一章狼之急走也進則
躐其項下之胡退則自礙其尾其顚沛失所甚矣我
公遭難去國豈讒口所能傷惟公自讓其大美耳視
其所著赤舄几几然安舒泰履無咎豈以顚沛而改
其常度乎○二章狼退則疐其尾進則跋其胡公之遭
讒猶是也雖讒大美不居而盛德徽音如王之完瑜

無有瑕玷也○跋躐也胡項下懸肉疐顚躓也孫遜
同避也猶春秋公孫于齊之孫金滕曰我之弗避無
以告我先王是也碩膚大美也赤舄朱履也複下曰
舄單下曰履几几安舒也德音令聞也瑕玉病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誦狼跋而知世路嶮巇自古爲
然聖如周公猶不偶士宜何如以自處有大美而能
讓焉其可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故雖老於行而日尊
以光使憂能傷人周公孔子何以免乎詩可以觀其
斯之類與

毛詩原解卷十六國風終

毛詩原解卷十七

郝敬習

小雅

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
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
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
頌故小雅之聲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
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
怒以國風小雅並言不及大雅亦此意雅有正變皆
周未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雅無諸國之別毛氏以次列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
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
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朱子以亡詩
配數改編而小雅舊什亂矣

呦呦鹿鳴（叶芒）食野之苹（叶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新）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叶杭）○呦呦鹿鳴食
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挑叶老）君子是則
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沈）我有旨酒

以燕樂嘉賓之心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毛公曰旣飲食之又實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子改爲燕饗賓客之詩據燕禮鄉飲酒禮工歌
用之遂以爲通用之樂然此詩初本天子燕羣臣嘉
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
爲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爲泛然燕
饗之詩乎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
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草生于澤鹿食
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

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
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
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登歌之首也○一章鹿
生于山苹生于水鹿呦然和鳴食野之苹山澤交感
所以聲和我有嘉賓燕饗樂作鼓瑟而吹笙簧奉筐
以送幣帛禮備情和庶幾嘉賓好我示以經國之大
道也○二章蒿生于藪鹿之和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仁義之言形于旅語足以示民使不恌薄爲君子者
所當則傚故我有旨酒與嘉賓燕飲遨遊竊觀法之
益也○三章芩生于濕鹿之和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
燕飲樂作和樂且久豈口體之養將以安樂嘉賓之
心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呦呦和聲苹浮草莖以
竹爲十三管列植匏中施金葉於管端謂之簧吹之
鼓動其簧則鳴承奉也筐以竹爲器盛幣帛也周行
大道也德音善言也飲酒之禮于旅也語樂記曰於
是語於是道古也視與示同恌薄也芩草葉如竹莖
如釵股生下濕鹹地牛馬喜食之湛樂之甚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非周道倭遲威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古我心
傷悲○四牡騑騑嘽嘽灘駱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者鵻隹載飛載下戶叶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遑將父甫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鄒駸駸豈不懷歸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審叶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周先王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以燕之毛
傳謂爲文王之詩稱王事者西伯受商王之命以統
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因西伯未稱王而曲解
之非也從儒遂謂文王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
歌文王之事非卽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而後禮

樂與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同焉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騅與騅通卽鵻鳩布穀也其鳴勸耕以比孝子耕田養父母也○一章我乘四馬騑騑然馳驅不息周道回遠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必堅固而後言歸是以懷思而傷悲耳○二章四牡騑騑然不止駱馬嘽嘽然喘息勞亦甚矣豈不思歸王事不可不堅固不得從容啓居耳○三章翩翩然飛之鵻鳩勸耕之鳥也下集于叢生之栩而不能高飛失其所矣我爲人子以王事不

可不堅固不得耕田養父失所亦甚矣○四章翩翩者鵻飛而止于叢生之杞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暇養母亦猶此鵻矣○五章駕四駱馬駸駸前進豈不思歸爲君忘親作此詩以養母之情來告君也○白馬黑鬣曰駱啓與跽通跪也處居也古者坐以膝著地以股著腓有所敬則伸其股而跽所謂長跪也禮君子更端則起起卽跪也論語云居吾語汝居卽坐也苞叢生也杞枸杞將奉也諗告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敷叶于彼原隰駪駪辛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居六轡如濡如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疽○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媒叶○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布○我馬維駰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按此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耳人主深居淸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諸爲先務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

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一章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英華或原或隰輝映載路使臣銜王命而行光華亦如之其從行駪駪然衆多之征夫疾趨君命各懷不及之憂也○二章我馬維五尺以上之駒六轡鮮澤而如濡駕是車馬馳驅隨事隨處周徧不遺咨諏訪問助予一人耳目之所不及可也○三章我馬維靑黑之騏六轡調直如絲乘此馳驅周徧咨謀其計畫可也○四章我馬維駱六轡潤澤而沃若乘此馳驅周徧咨度其機宜可也○五章我馬維陰白雜毛之駰六轡調齊而旣均乘此馳

悶周徧吝詢於衆人可也○每者不一之辭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弟之華鄂萼不韡韡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體○
死喪之威叶紆兄弟孔懷原隰裒抔矣兄弟求矣○脊令
平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叶圖○兄弟
鬩于牆外禦其務叶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並爾籩豆飲酒
之飫叶遇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叶吸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沈○宜爾室家叶姑樂爾妻帑奴是
究是圖亶其然乎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
常棣焉○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
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
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
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
誥諸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合
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卽管
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卽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
鬩牆禦侮卽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既安
寧追惟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既不忍叔之死而又不
敢尤王長歌代泣自怨自艾使工瞽諷誦諸同姓
亟稱良朋者自恨爲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
末章云是究是圖其衷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
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悉于書金縢辨之詳矣
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則千
古猶面牆奚貴誦詩讀書乎○一章常棣之花衆葉同
萼萼之承花韡韡外見兄弟同本亦猶此也凡爾今
人試念天顯有如兄弟者乎○二章居常無事則親疎
不殊戚戚之情臨難倍切雖死喪可畏惟兄弟甚相
懷恤也陳尸原隰裒而收之亦惟兄弟爲相尋求耳

○三章脊令之鳥在彼原野首動尾掣一體相應兄弟
急難如左右手可以人不如鳥乎每有善良之朋尚
相憐而長歎況在同父能無悼痛邪○四章不令兄弟
鬩很于家牆突有外侮何以禦之每有以良朋之衆
相助而免于害者矣苟兄弟同心何憂外侮乎○五章
今死喪禍亂平矣急難既安矣外侮且寧矣追傷往
事生死升沈杳不相及雖有兄弟不如良朋之永歎
無戎其于天顯民彝亦甚乖矣○六章既歷患難之苦
益信兄弟之親今日之燕陳爾籩豆飲酒屢飫既和
樂矣兄弟不在非眞樂也惟兄弟既具而後相親如

孺子之眞愛耳○乾(七)妻子相好相和如鼓瑟琴生人之慶也苟兄弟相猜則其樂鮮終必兄弟既翕而後妻子和樂可長久耳○軌(八)可知室家雖親得兄弟而後安妻孥雖和得兄弟而後樂此情深切難可言喩惟身親閱歷窮究其理圖謀其難始信誠然苟非身遭艱危者其孰能知之○常棣猶棠棣梨也甘者曰棠華花蔕也韡與韡通花足有乎甲在外如人著韡然韡韡外見貌不豈不也威畏通原隰野外也裒斂尸也蓋指成王殺管叔之事禮公族有罪磬于甸人不與國人慮兄弟故曰原隰也求尋覓也脊令鳥名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狀每猶常也況也猶云尙且也閱很也務與豬通昏亂之象謂外侮也烝衆也戎害也儐陳也孺小兒也湛久也帑子也

棠棣八章章四句○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爲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己之不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亦惑于召公殺兄之說謂是詩爲召穆公作夫召穆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孤疑兩可本無足據然周公之詩序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非作于文武之時蓋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作禮樂此其燕兄弟之樂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可謂不達

伐木丁丁(錚)鳥鳴嚶嚶(英)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上)釃(篩)酒有藇(序上聲)既有肥羜(佇上聲)以速諸父(上聲)寧適不來(叶里)微我弗顧(叶古)於粲洒埽(叶歎)陳饋八簋(叶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叶九)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叶九)○伐木于阪(反)釃酒有衍(叶眼)籩豆有踐(淺)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歎)有酒湑(叶所)我無酒酤(古)我坎坎鼓我蹲蹲(存)舞我迨我暇(叶火)矣飲此湑(所)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

爲室求木故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
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有士幽
谷有鳥伐木聞鳥鳴比求賢得良朋丁丁用力以比
求治許許人衆以比朋友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
故舊王者貴不忘賤故屢詠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
舊之詩也○一章入山伐木斧聲丁丁然豈一手之力
于斯聞鳥聲嚶嚶然出谷遷喬以呼其朋偶而況于
人伐木者聞此當益堅同志之好矣人情變態鬼神
難欺苟能同聲相應神將聽之終當和好平康不至
于乖離矣○二章伐木者許許人衆釃酒以飲與然均

齊蓋同力則同飲也今者之燕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或諸父適有故不來我不敢失禮不顧也於乎粲然
鮮潔灑埽其室陳設飯食盛以八簋殺有肥牡以召
諸舅或適有故不來我不敢有遺忘之咎也○三章伐
木于阪陀之阪釃酒以飲人衆而有衍蓋與之同勞
亦與之同樂也今者之燕籩豆有踐成列兄弟具在
無遠凡民失朋友之恩惟以脩脯糗糧之類吝而不
分遂致疏薄我今有酒湑其糟而湑之無酒則買之
坎坎然擊我鼓蹲蹲然起我舞及我閒暇之日飲此
所湑之酒矣○丁丁斧伐木聲嚶嚶和鳴也許許人

多也釃灑通酌之均也與齊無貌多而齊也羜未成
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
姓皆曰舅微無也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潔也阪陂陀
不平之地衍均而多也兄弟同儕之稱卽朋友也乾
果脯之屬餱乾糧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按舊作六章章六句朱子改
倂三章以每章起伐木今從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叶去俾爾多
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剪穀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娟爲饎
熾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的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
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朱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
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
則是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受燕者皆歌此詩
則周臣之答上也不幾于雷同虛文乎非也文武盛

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
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是
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
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
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
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所以為
天保也朱傳單厚多益戩穀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
重沓而之諷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君而以
日不足神之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一章天道無
親歸于有德今觀天之安定爾亦甚堅固矣使爾君

道盡厚何福不開除與君又使爾多益不損下以益
一人足以億兆繁阜莫不既庶矣○二章天之安定爾
也使爾翦然盡歸善道宜君宜王宜人宜民盡無不
宜以承受天百祿天方降爾以久遠之福而爾能盈
滿是懼維日貶損而不自足所以受天祿而無不宜
也○三章天保定爾無不興盛使爾宗社神器如山阜
岡陵之固使爾多福方來如川之始至無一不加增
引長也○四章爾身祖宗所依芘也擇吉蠲潔而為酒
食以仁孝享祀祖考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于先公先
王之廟先公先王若曰期爾以萬壽無有疆界報其

孝享也○五章祖考之弔閔爾也詒以多福使爾民風
醇厚習尚敦朴不識不知日用飲食風俗一而道德
同羣黎百姓之德徧為爾之德矣○六章爾之受福觀
象于天景運方新如月上弦而繼如日初出而升觀
象于地四宇鞏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崩裂觀象于
物如松柏之茂青青不改無不爾承繼也○保定猶
言安定也單盡也一作亶信也厚仁厚也除猶除官
之除涓也開以予之也多益豐盛也損下益上曰益
損上益下曰多益庶衆民也戩翦通盡也穀善也養
也磬盡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吉善也謂

卜日擇士蠲潔也謂齊戒滌濯饎食也謂粢盛公謂
組紺以上先王謂大王以下君即先公先王也卜期
也未然之辭弔恤也猶不弔昊天之弔春秋傳曰致
告不弔君有道則神恤之恒作緪弦也月至初八九
為上弦將盈之漸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字叶如止靡室靡
家叶姑玁險狁允之故叶平聲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叶平聲○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叶竭我戍樹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

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
我行不來叶力〇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花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叶尺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〇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葵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肥四牡翼
翼象弭米魚服叶蒲豈不日戒叶訖玁狁孔棘〇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叶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帥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去聲還杕杜

以勤歸也〇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夫文王雖未
爲王其爲方伯以王命遣戍自有樂歌此詩居正雅
之先非文王烏足以當之亦猶國風首二南雖不必
盡文王后妃之事而皆以歌詠文王后妃之化爲世
法程也故風者教也自家庭以達于邦國雅者正也
自朝廷以達諸天下教以君爲主故二南之事不出
家國政以天子爲宗故小雅之事及于天下周之政
教由文王與風雅皆自文王始也然何知非武王乎
蓋文武同而謨烈異武王之烈誓命也著之史冊文
王之謨禮樂也被之聲歌功莫大于武而德莫高于

文夫子于書記武功而于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
鹿鳴諸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當紂之末禮樂
征伐雖奉商政而周家聲靈文物煥然維新采薇命
將出師想見當世威德隆重而小心服事不肯改姓
易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文王旣
沒文在茲者此之謂也采薇比王師制敵之易薇之
言微也四章言常棣比三軍和集也王者之師貴人
和所以制敵如采薇也朱子論詩以代言爲上之厚
三百篇中美刺多代言聖人佚道使民不在代言而
在體恤之誠讀者當得之言外〇一章今之往戍也方

春薇生采而食之薇始作也念我歸期在歲之暮遠
戍邊墝去其室家惟玁狁之故耳豈上之人無故勞
我邪〇二章采薇采薇薇初生柔弱念我歸期憂心烈
烈熱中遠行饑渴戍事不得安定同行無歸人誰爲
問我室家也〇三章采薇采薇薇長而堅剛念我歸期
當在歲暮之陽月王事不堅固啓處無暇憂心甚病
我行離家方始未得即歸來也〇四章彼爾然茂盛者
維何常棣之華也彼羽衛衆盛者伊何大將之路車
也駕此戎路四馬業業不息豈敢安居當獎勵三軍
一月之中三戰三捷以圖全勝也〇五章駕車四馬騤

豵不怠將帥依此車以戰守士卒隨此車以進退如
腓與足將卒既同心矣四牡翼翼行伍又整齊矣弓
弭之弭象骨爲之盛矢之服魚皮爲之器械又精好
矣然豈敢恃此而怠緩乎玁狁之難甚急無日不戒
備也○六章戍事既定班師有期因念昔者我行蒲柳
方生依依柔弱所謂采薇時也今我來歸遇雪霏霏
歲云暮矣行道長遠加以饑渴我心自哀傷耳其誰
知之者乎○薇野豌豆苗可爲羹毛葉甚細故謂薇
作始出土也柔稚也剛壯長也聘問也爾華盛貌常
棣也路與輅同車也周禮五路革路以卽戎腓足肚

也足行則腓動魚水獸似猪其皮可爲弓鞬(虔)
采薇六章章八句○按薇作而柔而剛變文疊詠耳
舊註謂三輩遣戍非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叶)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
彼郊矣設此旐(兆)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
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
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
我往矣黍稷方華(叶)今我來思雨(去聲)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叶)采蘩祁
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古序曰出車勞(去聲)還(旋)率(帥)也○前篇遣戍此與下
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
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卒
以杕杜小人之私情○一章昔我出車于郊外之牧自
天子之所謂我分閫而來王命不敢宿(去聲)留(去聲)遂召
僕夫駕車啓行王事多難不可以緩矣○二章昔我出

車在牧內之郊車上設龜蛇之旐以指揮後軍飾旐
以旄又設鳥隼之旟以指揮前軍彼旟此旐旆旆然
飛揚於車上此行任大責重憂心悄悄況駕車之僕
夫亦爲之憔悴矣○三章此行大將爲誰南仲是也王
命帥師往城朔方出車彭彭壯盛旂旐央央鮮明傳
令三軍曰今日之事天子之命使我保障中夏非輕
擧徼功也赫赫南仲玁狁畏服孔棘之難忽已攘除
矣○四章玁狁既襄振旅而還思昔我至朔方正夏日
黍稷方華擬歲莫可歸而簡書復使西征遂及春矣
雨雪解凍道有泥塗王事多難啓處不遑豈不思歸

畏此簡書耳○五章當此春日室家思曰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趯趯隨之倡隨之情蠢動皆同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始下赫赫南仲方往伐西戎未得歸也○六章南仲今歸矣春日遲遲然舒長草木萋萋然茂盛黃鳥喈喈然和鳴采蘩者祁祁然衆多當此景物熙和大將振旅執訊獲醜以歸咸名赫赫之南仲玁狁平夷宇宙清寧功成凱旋豈不樂乎○我車謂大將之戎路也旟旐皆建于車上旐畫龜蛇以象玄武統後軍也旟畫鳥隼以象朱雀統前軍也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

朱雀南方鶉火之星也旆旆旟旐尾飛揚貌況猶且也彭彭壯盛貌黍稷方華盛夏時也塗凍釋而泥塗初春時也因伐西戎故踰年至春乃歸也簡書古以竹簡書命辭也訊問也敵之為魁首者獻于王而訊問之醜衆也降服之衆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有杕弟之杜有睆完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闡四牡痯

痯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叶州憂心孔疚叶紏期逝不至叶貲而多為恤卜筮偕叶對止會言近叶巳止征夫邇止

古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而美其功杕杜以勞小人敘室家私情而已杕杜孤樹也杜棣屬梨也實甘者為棠澀者為杜棠杕[illegible]鬱而杜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杕杜比士卒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則散故為還卒之比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一章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也征夫遠戍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曰復一日今歲已十

月猶不歸女心傷悲征夫可以暇矣○二章特生之杜萋萋其葉又復春矣征夫以王事出踰歲不歸我心傷悲觀此草木萋矣女心悲矣征夫亦可歸矣○三章陟彼北山采杞而食春忽莫矣征夫以王事不得供子職貽父母之憂何但妻子乎計時已久檀車雖堅今亦幝然敝矣四馬雖壯今亦痯然疲矣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征夫或不遠矣○四章望其載而匪載望其來而匪來憂心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不至我心疑慮多為之恤乃卜之龜乃筮之蓍二者偕占會云近矣然則征夫之至果不遠矣○睆實貌陽十月也女

征夫之妻檀車檀木之車幝幝敝貌痯痯疲貌載行
李裴載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先儒謂采薇以下爲文王之詩
諷之誠然武王命將誓師氣象自別而末年受命制
作未備周公承文謨作歌故篇中稱王稱天子舊註
以爲殷王非也
魚麗于罶柳鱨鯊叶蘇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
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
有叶以○物其多矣維其嘉叶歌矣○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豈
矣○物其有叶以矣維其時叶上聲矣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朱子改爲燕饗
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
美豊亨當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
說者但爲上下飮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
詩所言皆口腹殽饌而已執儀禮鄉飮工歌爲據則
雅頌秖爲儀禮外傳淺陋卑薄何以言詩○一章漁者
以葦薄爲罶而魚麗于其中者鱨有之鯊亦有之卽
一水族之多而萬物可知君子有酒既美而且多以
之行禮于何不備乎○二章魚之麗于罶者魴有之鱧
亦有之君子有酒既多又旨以之行禮無一不有矣
○三章魚麗于罶者鰋有之鯉亦有之君子有酒行禮
既旨又有則用無不周矣○四章凡物多則患其不嘉
今卽一魚之類推之既多而又嘉非以充數爲多也
○五章物旨則患其不齊今物既旨而又齊非以希少
爲旨也○六章物有則患其非時今物既有而又時非
以不時爲有也○麗猶著也罶以葦薄爲笱承梁之
空取魚也鱨魚頰黃善飛一名黃揚鯊魚皮有珠可
飾刀劍靶魴鯿也以形方得名鱧圓而長有斑點象

星文夜則仰首向北而拱故字从禮膻獨其故从醴
一名鮦俗稱烏魚是也鰋無鱗闊口腹平著地故得
偃名卽鮎也以其多涎而黏連故名鮎鯉脊上有鱗
一道數至尾凡三十六有赤黃白三種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朱子謂魚麗
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據儀禮鄉飮酒禮笙歌
相間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間鹿鳴
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
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并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
歌置周道文武之盛不講竊恐未然夫聖人刪詩非

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簫管竽籥之類亦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

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卽七月籥吹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卽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爲二未見其可

南陔

白華

華黍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按此皆武王時詩萬物既多孝子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兩風來陔隴之義孝子奉養淸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謂歌有辭可

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强誣之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奏諸篇耳朱子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毛詩原解卷十七終

南有嘉魚之什

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六篇皆成王之詩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之變小雅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兆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堪○南有樛木甘瓠互纍叶雷上聲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叶荀上聲之○翩翩者鵻雛烝然來叶犁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新思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譪譪多吉人是詩可以觀焉朱子改為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知以樂刪詩則所謂新宮貍首采薺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為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為樂也惟頌樂歌附諸風雅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南明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臣相得也罩罩綱羅求賢也樛木甘瓠上下交也鵻鳩來思乘時變化也○一章魚深潛于水南方江漢之間有嘉善之魚衆人烝然罩之又罩之而後可得嘉賓抱道潛隱旁羅勤求而後可致也今既作賓而來王有旨酒用與燕飲以相樂矣○二章南有嘉魚衆人以小罟撩之求賢之勤亦若此吾王有酒用以燕飲嘉賓而衎樂之矣○三章南方有下垂之樛木甘美之瓠因得上附明良泰交亦猶此矣吾王有酒用燕飲以安嘉賓之心焉○四章翩翩然飛之鵻鳩變化之鳥也羣然來集

嘉賓乘時顯庸何以異此吾王有酒燕而又燕致慇懃之無已也○嘉魚魚之美者或曰似鯉出沔南丙穴罩編細竹為之汕一名籗族以籠取魚也君子謂成王式用也罩者從上籠之汕者從下撩之衎樂也思語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叶題北山有萊叶離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某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叶考北

山有杻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守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叶莫〇南山有枸矩北山有楰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耇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叶上聲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爲邦
家立太平之基矣〇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
夫雅者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
云有酒猶似燕饗是詩無飲酒語惟據燕禮歌南山
有臺然非爲燕禮作也其以草木比多材亟賓樂只
君子言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
慶所以爲樂得賢也〇一章前視南山有可爲蓑笠之

臺後視北山有可爲蔬菜之萊王國多士如此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鞏固而爲之基曆數賴以綿長而萬
壽無期也〇二章南山有桑北山有楊何材不具樂哉
君子邦家賴以光顯壽命賴以延長〇三章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樂哉君子澤及生民而爲父母名譽久遠
而德音不已〇四章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多賢夾輔豈
不遐遠而眉壽乎道德音聞亦以是而茂盛矣〇五章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此多賢可以調養君身而爲
黃老可以保養子孫而無後艱矣〇南山北山左右
前後之比臺莎草一名夫須萊葉香可茹只語辭

桑可蠶楊蒲柳可爲箭笴萊爲屋材爲舟杞木一名
狗骨如樗栲山樗也可爲車輻杻檍也可爲弓弩幹
遐遠也枸木似白楊子長如指其如飴一名木蜜以
爲柱室內酒皆少味楰似楸宮室長材一名鼠梓黃
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人痀僂之狀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崇丘

由儀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而
亡其辭〇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
爲類耳宋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
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蓼六彼蕭斯零露湑上聲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上聲須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上聲兮〇蓼彼蕭斯零露瀼瀼穰既
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〇蓼彼蕭斯零
露泥泥你既見君子孔燕豈愷弟上聲宜兄宜弟令德壽
豈愷叶起〇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條革沖沖充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朱子改爲諸侯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於全篇比零露之意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於詩周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illegible]蕭尚生澤蓼蕭尚不盈丈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禮之謂也豈飲酒云乎○一章蓼生于下濕蓼然上遂露降自天湑然下零天澤交而成禮亦猶此也君子來朝旣見則我心傾寫相與燕樂驩笑言語是以有譽悅而安處也○二章蓼然之蕭零露瀼瀼上下交也旣見君子爲國家榮寵爲朝廷光華精忠不二之德無所爽差宜久于位而壽考不忘也○三章蓼彼蕭斯零露泥然沾濡旣見君子相與甚燕樂而情意[illegible]其豈弟之德藹然和氣足以宜爾兄弟而令德[illegible]考之樂也○四章蓼彼蕭斯零露濃厚君子來朝馬[illegible]之鞗有革下垂沖沖然[illegible]車馬之鈴雝雝然和[illegible]聲見邑皆康侯之儀衛也有臣如此宜爲萬福所聚矣○

蓼長貌蕭蒿也祭則爇然之以升臭湑潤澤也君子指諸侯寫傾也傾寫則舒快矣燕樂也譽豫通如韓姞燕譽之譽譽處安意上下無猜忌則安樂矣龍寵也爽差也孔燕甚樂也壽豈壽而樂也鞗馬轡之末有革條縮之華謂餘而垂者沖沖順垂貌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或曰戎車在鑣乘車在衡也和鸞車行疾則失音行舒則不鳴行有節則聲雝雝攸所也宜也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上聲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平聲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音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次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蓷遷小樹也杞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亂之象[illegible]易亂故以顯允諷末章桐椅則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終燕散歸天向明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

則驕亢傲則躁急故以豈弟諷豈弟者溫恭也○一章
露天澤也夜則零日則晞湛湛然露盛而濕匪陽則
不乾吾與君子燕飲厭厭然恩意湛厚不于朝旦而
于昏夜歡洽之至也苟不盡醉則無歸焉○二章湛然
之露在彼豐草草茂則得露多厭厭夜飲在宗廟之
室考成其禮親親之地情最洽也○三章湛然之露在
彼杞棘夜久矣飲多易亂君子顯明允信皆有令德
不以醉而昏亂也○四章燕畢且歸矣見桐椅之實離
離分明君子清明之德亦猶此也豈以久而急遽醉
而傲惰乎豈弟樂易莫不有溫恭之善儀也○湛湛

濕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厚意豐草茂草也宗宗廟
也考成也成禮也杞枸杞也棘小棗顯不昏也允不
亂也桐梧也椅梓類實子也離離分明也豈溫和也
弟平易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朱子政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
于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文第雜亡詩由庚
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

彤同弓弨超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之鐘
鼓旣設一朝饗叶之○彤弓弨兮受言載叶之我有
嘉賓中心喜叶去之鐘鼓旣設一朝右叶之○彤弓弨
兮受言櫜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之鐘鼓旣設一朝
醻叶之

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子改爲天子
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
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
也燕則盡醉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酒而
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
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
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
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

表其武功鄭康成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
王未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
亂之道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一章朱色
之彤弓新未受弦弨然而弛色異凡弓是昭代所貴
也今受以歸尚其寶藏之我有嘉賓功在社稷中心
誠敬欲以相貺故設鐘鼓之樂舉大饗之禮于一朝
卽以予之矣○二章彤弓弨兮受之則以物承載之此
朝廷名器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喜悅故設鐘鼓于一
朝卽右賓而授之矣○三章彤弓弨兮受之則以衣櫜
之我以嘉賓有功中心好樂故設鐘鼓于一朝卽以

醻答之矣○彤赤色周所尚也弨弓弛貌貺賜也載
以器承之也右受弓者居右也曲禮主人受弓由客
之左接下承弣向與客並然後受蓋客自外來西爲
左主人于客西並立而受之或曰右侑通助也櫜以
弓衣韜之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精者莪鵝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洛且有儀叶俄○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
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
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
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
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是詩以菁莪比者莪蒿也
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蕭通于神明以供烝升臭
于郊廟百祀故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
曰莪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比
育材莪本不生陵阿與水中言在彼者比培植之厚
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
楊木爲舟楊陽也以比君子舟利涉以比濟世沈浮
野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義寓義無
古序即毛氏不知所由作豈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
所由作也雖降爲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青青子
衿同改爲淫奔皆似耳讀序乃見作者之志亦可以
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序烏可廢也朱子于古序斥
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則以是詩爲燕飲賓客又
何怪乎○一章菁菁始生之蒿俄然易長在彼山阿之
中物既美少得地又厚其茂盛宜也君子教化大行

草野之士得見樂其教育且觀國之光而有禮儀矣
○二章菁菁者莪在彼小渚之沚多士洒濯亦猶此也
既見君子得蒙湔祓我心則喜矣○三章菁菁者莪在
彼中陵浸以升矣既見君子羣賢麗澤所獲寔多何
異百朋之錫乎○四章楊木之舟則沈則浮虛以待用
也人材國之舟揖既見君子論定而官任官而爵我
心則安矣○菁菁美盛貌古者以貝爲貨貝有五大
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各二爲朋百朋百雙也休
安定也明主論材則人情安定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西戎車旣飭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叶逼玁狁
孔熾叶赤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域○比物四
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叶迫我服旣成于三十
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叶光其大有顒容薄
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逼共武之服
以定王國叶域○玁狁匪茹孺整居焦穫護侵鎬及方至
于涇陽織文鳥章叶上聲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叶杭
○戎車旣安叶淵如輊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叶賢薄伐
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
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已飲御諸友叶以炰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叶以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樂洛
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
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
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
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
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
交侵中國微矣○按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聖
人刪詩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
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舉世運所以興
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頹敗
極矣國人逐之而死于彘其子宣王復脩文武之政
煥然中興故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此篇
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
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

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公所以有功
于詩也○一章盛夏不興師今六月盛暑棲棲不寧戎
車脩飭四馬騤壯載是戎衣以出何爲者也因玁狁
倡熾中國急難王命出征所以攘夷而正中國也○
二章戎馬比力不比色今四馬旣比物齊力矣而色又
皆驪其馳驅進退閑習法則非備之有素而能然乎
當此六月卽製戎服服成就道趨事敏速然日行不
過三十里師出以律不倉皇失度王命出征使之敵
愾而佐天子也○三章四馬長廣顒然壯大薄伐玁狁

以成美功戎事尚戒懼今將士皆能嚴長敬愼以供
武事自足以制敵而安定王國矣○四章玁狁不自茹
度整齊醜類盤踞我焦穫之地分兵侵我邊地之鎬
逼近朔方深入涇水之北我乃選鋒前進建赤幟畫
鳥章綴白縿爲旆央央鮮明簡戎車之大者十乘開
道啓行以爲先鋒焉○五章戎車既安而適調從前視
之如輊從後視之如軒其畫制如此駕車四馬既佶
壯而又閑習軍實非不足也然薄伐玁狁僅至大原
而止夷夏有限不窮追也爲大將者乃能文能武之
吉甫萬邦以爲師何難一玁狁乎此王國匡而天子

所以佐也○六章今吉甫成功歸矣王錫之燕飲喜樂
多受祉福以其歸自邊地之鎬在外永久朋友情疎
進諸僚友與之飲酒有包鼈膾鯉以爲殽蔣維誰在
有張仲者其人孝友也以此名賢陪彼勳臣功名始
于孝友王所以嘉吉甫而率勵羣臣也○六月建未
之六月棲棲不定也常服戎事之常服韋弁韋衣臨
陳之服也在途則載之比物齊力也凡朝祭毛馬取
毛色齊也凡軍事物馬取物力齊也今物與色皆齊
馬多也閑習也則法也馳驅之法也三十里爲一舍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脩長也廣大也

顒昂壯貌奏成也膚公美功也共武服共武事也茹
度也焦穫鎬方皆北地近玁狁者涇水在豐鎬西北
水北曰陽織幟同赤旗也文幟上之文即鳥章也鳥
隼曰旟畫朱雀以統前軍也凡旗幟以帛爲尾曰旆
此白旆鳥幟之旆也央央鮮明也元戎大兵車也凡
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開也行路也輊車覆而前也
軒車郤而後也凡車如輊如軒乃畫制也佶壯貌大
原地名

六月六章章六句

薄言采芑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叶米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叶矢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叶乞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叟簟茀魚服叶逼鉤膺鞗革叶急○薄言采芑于彼新
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
約軝新錯衡八鸞瑲瑲倉服其命服朱芾弗斯皇有瑲
葱珩杭○鴥聿彼飛隼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征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田○蠢爾蠻荊大邦
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仇叶戎車
嘽嘽灘焞焞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荊來威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歸而詩人歌之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藚菜軍行采食按詩本託言耳軍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眞有踐民田采芑之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頹敗之後敵騎兵憤應變不得不斂及北虜旣平軍聲旣振方叔再出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吉甫

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詩可以觀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一章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今蠻荊背叛方叔以王命臨戎兵車三千師衆干盾素習率之以行駕車四馬青黑齊色翼翼然驂服整齊上公金路赤色奭然竹簟爲蔽魚皮爲矢服馬頷下有鉤懸樊纓九就當馬之膺馬鑾首以皮爲鞗其餘革下垂也○二章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近郊之地無不有也方叔臨止

其車三千旂旐央央鮮明所乘路車之轂約束以皮車前衡木畫以雜文四馬八鸞其聲瑲瑲方叔身服爵命之服其朱韍皇然鮮明佩玉瑲然和鳴蔥色之玉以爲佩首不事戎飾而應敵從容如此○三章鴥然疾飛之隼其飛戾天而下集于所止王師鷹揚遠擣南蠻亦猶此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衆干盾試習方叔率以臨陳三軍聞鉦靜而止聞鼓動而行鉦人司鉦鼓人伐鼓各有司存先陳師旅告以約誓方叔紀律明而號令信進而戰也伐鼓淵淵然寂靜戰而退也振旅闐闐然駢集其整齊嚴肅如此○四章蠢然

無知之蠻荊爲我王國之寇讐方叔大老深沈諳練算無遺策率師以進執其訊魁獲其羣醜戎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迅擊如霆發聲如雷其威也如此顯允方叔昔嘗與南仲征伐玁狁蠻荊聞名不待戰而來威服矣○芑白梁粟也凡墾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殺草木曰菑菑災通涖臨也車三千言多也師干猶言兵甲也試練習也奭赤色一作赩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及上公之車也知此車爲金路者以鉤惟金路有之也鉤馬項下飾膺纓遍樊纓當馬胸膺故以纓爲膺也樊作鞶馬胸前革帶也纓

染五色毛縿一匝爲一就九匝爲九就懸之鉤上也戎事乘革路此乘金路者初出師非臨敵也中鄉鄉中也天子六鄉六遂遂遠而鄉近也軝轂也約皮束也錯雜采也衡車前轅端横木也鉤在鏃曰鐊馬口兩旁也革作鞁鞁縢也皇猶朗也蔥蒼色也珩佩首横玉一命緼韍黝珩再命赤韍黝珩三命以至九命皆赤韍蔥珩隼鷙屬急疾之鳥搏無不中故謂之隼言準也鉦鐃也似鈴柄居中貫上下一名鐲 鉦以靜之鼓以動之凡軍進退皆以鼓行鉦止鞠告也淵淵猶咽咽蕭靜聲闐闐盛貌蠢動而無知貌元老壯謀不似少年輕躁也威古畏同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蠻荆之語遂援爲貢荆居九州第六其地迫近中原江漢汝潁二南所首善也焉得比之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也三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在今楚地正當四宇中央自衡岳五嶺南逕百粤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因稱荆蠻其地半天南王者南面失楚則如面牆顧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治則後附是以商周中興必先服楚若蠻夷先王荒之耳何以伐爲商頌曰維女荆楚

居國南鄉亦言近也此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荆蠻近不得不討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攘楚之說質之經無據華夷錯居何國蔑有寧獨楚乎餘詳春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甫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 選 徒囂囂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決拾既佽 弓矢既調同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阿 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同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焉○一章在昔中衰百度廢墜今車盡飭而堅攻馬畜阜而齊同乘輿之四馬龐龐然肥壯駕車以往東都脩朝會之禮于久曠之後也○二章朝會則必講武因獵之車既好四牡之馬甚大東都有甫大之草澤乘輿今往將遊行狩也○三章欲行狩苗必算徒衆囂囂然其聲之多也建旐以

統人設旄以飾旐將往搏獸于敖山之陽甫草之地也○四章乘輿既東諸侯咸集駕四牡之馬奕奕然盛大服赤色之芾著金飾之舄來會同者絡繹不絶也○五章朝會既畢狩獵斯行決以鉤弦著于右大指拾以利弦著于左臂各與手相比次也弓矢均調適宜諸侯同爲射夫協力助王共擧所獲之胔人心齊也○六章四黄之馬既駕兩驂鴈行不偏御者循其馳驅之法不詭遇還就射者發必中獸如破物然射御各極其精也○七章狩事既畢蕭蕭靜聞馬聲之嘶悠悠徐緩見旆旌之閑徒衆車御寂無驚擾其頒禽也

所獲雖多惟擇取三十餘悉分賜君庖不求盈也○八章是役也師徒不爲不衆矣車馬不爲不多矣然但聞師行不聞人聲紀律嚴明人心整肅信矣其爲君子之事誠哉其爲大成之業也○龐龐充壯貌甫草大藪也凡獵擇草野大地爲場週迴芟草積以爲防先誓士戒衆講武畢驅禽納于防內乃焚草就中射之故曰草也冬獵曰狩之子指王夏獵曰苗詳周禮夏官選與算通數也盤庚曰世選爾勞囂囂人衆聲敖山名在鄭地奕奕大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有事則會也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

服衆見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收拾衣袖以遂弦也弓矢相得曰調射夫卽來朝之諸侯柴當作胔才謂所獲禽獸之肉說文作𢪃積也大庖君廚不盈取禽止三十也凡田獵所獲禽分三等凡逐禽從後左射中左脅矢出右肩貫心速死者肉鮮潔爲上殺以充乾豆供宗廟貫右耳本者未及心死緩肉微惡爲中殺以供賓客中左股貫右脅死最遲爲下殺以充君庖每殺止取十其餘盡以頒賜三殺外有從旁横中者有當面中者不取嫌殺降也有未成禽者不取惡殺夭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叶茂既伯既禱叶帚田車既好叶吼四牡孔阜否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母獸之所同麀鹿麌麌語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以儦儦標俟俟或羣或友叶以悉率左右叶以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夾我矢發彼小豝殪意此大兕丈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于馬祖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蒐

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可以覘軍實可以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政事之綜理故詩人美而歌之○一章吾王再狩西都將用車馬先祭馬神外事用剛日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曰使我田車既好四馬孔阜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二章越三日庚午選擇我馬于禽獸所聚麀鹿麌麌然衆多之處如漆沮二水之旁可為天子大狩之所也○三章漆沮之間有平原焉其地祁然而大禽獸甚有而多或儦儦疾走或俟俟相待或三為羣或二為友盡率左右同心射獵以燕樂天子也○四章張弓在手挾矢

在弦小豕曰豝殪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卽死獲獸雖多非以自供也將以進御賓客為燕飲之需且以酌醴齊行大饗之禮也○天干為日地支為辰日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十二支六陰六陽子寅辰午申戌為陽丑卯巳未酉亥為陰戊辰庚午皆陽剛也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祀外神也馬祖亦外神伯卽馬祖之神天駟星也一名房一名龍房為龍馬也差擇也麀牝鹿也麌麌鹿多貌漆沮西都二水名祁大也挾夾同兩物夾一曰挾矢在弦上以大二指夾而引之也

殪一矢而死也醴酒之連糟者周官酒正五齊二曰醴齊用以祭享貴本初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十八終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叶)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高叶)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去)來(去)還定安集之至于矜(鰥)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子改爲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鹿鳴

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爲流民自言誤矣○一章鴻鴈之飛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轉徙無常其羽聲肅肅然也民生聚散何以異此爾民初遭亂而往饑寒流離劬勞于野爰及同行之輩皆可矜憐之人中有鰥寡無告者尤爲可憐也○二章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得所止矣民散而復還脩其垣牆向之頹圮者今百堵皆作雖云劬勞究竟得安居矣○三章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如有所愬新集之衆有居無食有食無衣何異嗸嗸之鴈維此明君謂我民劬病勞苦惠養安全自不容已維彼昏君謂我民宣縱驕恣猒望無厭嗸嗸然不顧矣○之子指流民劬勞病苦也牆高廣一丈曰堵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忌)夜未央庭燎(料)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鏘)○夜如何其夜未艾(刈)庭燎晣晣(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諱)○夜如何其夜鄉(向)晨庭燎有煇(熏)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斤叶)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朱子改

爲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也宣王豈其宵夜半視朝之事毛公所謂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太早非可繼之道進箴者退遠若勤者怠所以卒有姜后之諫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據也○一章王勵精求治夜半不安于寢問曰今夜早晚何如乎乃夜尚未中央而王將起矣庭燎已明諸臣夙興者車馬鸞聲將將然衆矣○二章夜如何乎夜尚未盡庭燎久而光漸小晣晣然矣諸臣續至者鸞聲噦噦然來者將盡其聲漸希也○三章夜如何乎夜殆向晨庭燎不見光而見煙氣天將明矣君子來朝見其旂而辨色矣夫

視朔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無乃不可為常
乎○其語辭央中央庭燎地燭也束葦置階下然之
艾與刈通艾老然後可刈故凡將盡稱艾晣晣小明
也噦噦聲徵也鄉晨向旦也煇火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免彼流水朝宗于海叶毀 鴥聿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
兄弟邦人諸友叶以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美○沔彼流水
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杭
心之憂矣不可弭未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
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
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為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
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
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矣朱注以邦人諸
友改為民間相語非也詳詩語諸侯不享[illegible]跋扈不
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
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
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一章沔然而
滿之流水必歸于海不猶知朝宗諸侯憑陵跋扈如
急疾之鷹飛止不定天下攀渙之勢未可知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安當思危皆無肯遠慮者誰獨無父母
乎亂將累及父母矣○二章沔然之流水其流湯湯然
盛也諸侯放恣如水橫流如隼飛揚念彼不循理者
至于坐臥不安憂不可弭忘也○三章鴥然之隼雖或
飛揚時亦循中陵而止諸侯豈無循理述職者則宜
推誠懷撫而訛言復肆中傷不可不懲止也聞諸侯
自相謂曰我友事王室可謂敬矣讒言其猶與也羣
情危疑若此王可不懲乎○沔水流滿也諸侯見于
天子曰朝宗蹟迹同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訛言虛
僞之言卽讒言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問于野叶汝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洛
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圖其下維蘀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圖 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毛傳謂教王用賢是也鳥
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淵魚園樹山石皆用
賢之比○一章鶴良禽也鳴于九皐深澤之中聲出聞
于四野賢者脩德岩穴令聞遠播無異此王欲得之
未易也如魚深潛于淵時或泳游于渚江湖皆得未

肯出濳輕受人餌必也淸明之朝貴德尊士如人稱
彼園之可樂有嘉樹之檀其下維落葉之蘀有德者
上無德者下賢者始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切磋君德
砥礪治功如他山之石以爲錯磨之用其受益可量
乎○二章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德之升聞亦猶是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網羅何其難也樂彼園有樹檀
其下維惡木之穀人君用舍分明賢者始樂于仕其
朝如他山之石取以攻玉輔相之益不旣多乎○鶴
長頸高足白身靑翼赤頂長喙常夜半鳴聲聞數里
九皐深澤猶九泉九天極言其深也蘀落葉錯磨石

穀惡木一名楮其皮可爲布爲紙其實可食攻治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按序庭燎美而因以箴箴針
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情動之其辭悲鶴
鳴誨誨敎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子必
欲改作何與自彤弓至此篇朱改爲彤弓之什

祈父(甫)予王之爪牙(吾叶)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
予王之爪士(止叶)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朱子改爲軍士怨久役而
作謂未見其必爲宣王非也如必欲見爲宣王則詩
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王
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發畿內之民
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子遂以爲軍士語耳
○一章祈父汝爲司馬掌征伐典畿內之兵我輩爲王
侍衛之爪牙以護腹心何爲轉徙我于憂恤之地不
得安居乎○二章祈父予王畿內爪牙士也胡爲轉徙
我于憂恤無所底止乎○三章祈父汝眞不聰不能察
人之隱我乃有母無兄弟爾何轉我于憂恤使我母
自主饔飧之事乎○祈父司馬也祈圻同酒誥曰圻
父薄違通作畿尸主也饔熟食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皎皎(絞)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素)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各)○皎皎白駒賁([illegible])然來(與叶例白)
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生芻(初)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朱子改爲留賢之詩
非也其留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
刺之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

比賢士貞潔也茵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養也
○一章皎皎然白色之駒伊人所乘也我飼以場圃之
菜苗而繫留之維繫之以延今朝馬在此則所謂乘
馬之人因緩其行而逍遙于此耳○二章皎然白駒我
食以場圃之荳藿繫維之以延今夕所謂乘馬之伊
人因以脫其去而為嘉客于此矣○三章皎皎白駒尚
其賁然光寵而來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逸樂無窮
期也山林孤寂慎哉爾勿優游長往勉哉爾勿隱遁
思慮也○四章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自以青芻一束飼
其馬雖我苗藿亦不屑矣今德音儀溫然如玉身雖

不留猶願聆其德音勿遂貴重爾音如金玉不以貽
我而有遐棄之心也○場圃同地場即圃也苗菜苗
也禾苗無在場者藿荳葉縶維皆繫也永淹留也伊
人猶彼人生芻青草也金玉言希貴也音聲教也遐
遺忘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卓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芒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香○黃鳥
黃鳥無集于栩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言歸復我諸父甫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朱子改為民適異國不得
其所而作非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為民言
以諷王也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時
故為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喪也栩言虎也皆
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比己將不食此邦之食也
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
于黃鳥非以黃鳥為刺刺病黃鳥者耳與呼碩鼠異
○一章黃鳥識時好音悅人而胡為集于此穀也粟非
黃鳥所食爾勿啄我此粟我昔棄邦族而來謂此邦

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之
宗族矣○二章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我行歸
矣此邦無逢人情識事理者言旋言歸依我諸兄耳
○三章黃鳥黃鳥勿集于栩勿啄我黍我將歸矣此邦
之人不可同處言旋言歸依我諸父耳

黃鳥三章章七句○按二雅皆朝廷獻納之詩而小
雅若此篇之類託民風以諷上故為小雅大雅則專
言君德所以與小雅異

我行其野蔽芾沸其樗攄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叶姑○我行其野言采其遂逐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福叶
白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支以異叶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朱子改爲民適異國
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則流
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姻
任卹之行安在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
謂之刺凡詩刺多卽其人之事代言諷其詩知其政
而美刺寓焉春秋之法如此○章一我從故國來經行
其野見惡木之樗枝葉茂盛猶可休息今我漂泊無
依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居爾不我養是惡木不如也

將若之何反我邦家而已○章二我行其野采惡菜之
遂以療饑昏姻之故就爾止宿爾不我養歸反故鄉
而已○章三我行其野采惡菜之蓄以食爾曾不念舊
親視我不如新匹爾之鄙吝欲以成富耳何能以此
成富忘親棄故但爲人所怪異耳○樗惡木卽今臭
椿遂俗名羊蹄似蘆服而葉之芭亦蓄一名藬一名
蕢根正白特匹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七句
秩秩斯干干叶幽幽南山仙叶如竹苞剖叶矣如松茂某叶矣兄
及弟上聲矣式相好孔叶矣無相猶刻叶矣○似續妣祖築室
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
橐橐風雨攸除去鼓叶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于○如跂斯翼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急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賫○殖殖
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其正噦噦誨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官上簟定叶乃安斯寢聲叶去乃寢乃興恨叶乃占我
夢叶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碑維虺毁維蛇移叶○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
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弗斯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替叶載弄
之瓦位叶無非無儀義叶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叶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朱子改謂築室成而燕
飮以落之不言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
成則升屋刲羊衈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
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章一鎬京王居
旁據鎬水長岸秩秩前對終南遠山幽幽築基盤固
如竹之叢苞結架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
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猶尤焉○章二我周妣祖開造
丕基中業圮壞而王似續之築室百堵之多或西其
戶或南其戶于是居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章三宮室先垣牆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椓之以

枅橥橥然土聲堅重牆成牢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是君子所居以爲尊大者也○章四其爲堂也覕模嚴正如人跂立而翼然恭也方隅整齊如矢行急而直也棟宇軒舉如鳥驚起而革也詹阿彩繪如翬雉飛而華美也是君子所升以居上臨下者也○章五其爲室也前庭殖然平正楹柱覺然直大向南正處噲噲明爽房奧冥處噦噦深邃是君子所居以安寧者也○章六君子寢于是室下設蒲席上加竹簟乃安寢焉既寢而興與而占夢吉夢維何夢熊與羆夢虺與蛇○章七乃以是夢問于老成博識之大人占之曰

熊羆剛毅雄壯之物是爲生男之祥虺蛇柔弱隱藏之物是爲生女之祥○章八由是生男邪則寢之以牀尊之也衣之以裳盛服也弄之以璋象德也聽其泣喤喤然大聲洪其長皆將服朱芾鮮明有室家爲君王者也○章九生女邪寢之地從其順也裹以單衣示無加也弄以瓦器象其所事也順其長而貞靜無預外事之非亦無預外事之宜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詒父母之憂可矣○猶當作尤愆也芋訏通大也革亟通如鳥亟驚而高舉也當戶外地曰庭莞蒲席簟竹席熊羆皆猛獸羆似熊而長首高脚多力虺蝮蛇小

而毒故曰爲虺非攟爲蛇奈何大人在位有才識爲人所尊信者也弄璋以王爲戲具也半珪曰璋祭享之器裼而加衣曰裼瓦陶器紡塼酒壺之類令婦女緝麻加瓦膝上紡用塼鎮車是也非儀皆朝廷所議政事非不可也儀宜行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淳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叶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叶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叶平聲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世牧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敘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章一誰謂離亂之後爾無羊乎計羣凡三百不知每羣凡幾也誰謂爾無牛乎舉犉牛一色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也爾羊之來角多而聚濈濈然和集爾牛之來耳多而動濕濕

然汗澤也○二章牛羊在牧或自山降于阿或飲水于池或卧而寢或動而訛牧人隨牛羊來荷其蓑笠負其餱糧順其所往以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別其物色多至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也○三章牧人之來間暇樵採以薪以蒸或搏取禽鳥以雌以雄爾羊之來矜兢强壯無羸弱也不騫不崩無羣疾耗敗也但麾以手肱使之歸則畢來使之升牢則盡升也○四章自中業彫耗所望在富庶而佳兆已形于牧人之夢夢衆人相與捕魚又夢統後軍之旐與統前軍之旟以問大人占曰衆人捕魚是羣取之象其必豐年乎豐

年則衆所漁者多矣建旐與旟是師衆之象其必室家溱溱乎室家盛則統馭者衆矣既富且庶斯中興之業矣○三百九十極言多非定數也猶豳風九十其儀云爾黃牛黑脣曰犉濈濈角聚也濕濕耳潤也何荷通揭也三十維物別其色凡三十也薪之細者曰蒸雌雄禽也矜矜兢兢堅彊貌騫虧也崩羣疾也皆死敗之意羊病則盡羣而死肱臂也來自牧歸也升入牢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九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節(截)彼南山維石巖巖(顏)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談)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阿)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慘)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皮)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史)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武)

仕○昊天不傭(冲)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像)爾矛(謀)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復)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謂春秋魯桓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

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
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子孫氏
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卽七
十年後求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卽常武
王謂之尹氏與○章一終南之山節然高峻積石巖巖
民所共仰尹氏位居太師赫赫之勢爲民具瞻何異
高山之仰今其所行不善使我憂心如火惔炎畏其
威而不敢戲言觀此國運亦旣終斬絕矣王何不察
乎○章二節彼南山草木之生皆猗然垂實何其均也
尹氏尊爲大師偏黨不平謂之何哉天方降重禍之

病喪亂弘多民有不嘉之言而尹氏曾不懲然懲嗟
也○章三尹氏官居太師以世臣爲國根柢執國之平
宜維持四方輔毗天子公道服人使民信而不惑可
也今旣不見信于民卽不見憫于天則不宜久塞賢
路空曠我太師之官也○章四尹氏爲政委託親戚羣
小不肯躬親王事忠勤報主庶民所以不信服也豈
世無君子乎惟爾弗肯訪問弗與仕進焉可誣罔君
子謂國無其人也式平夷其心不肖者則已而退之
勿使小人親近危殆瑣瑣幺麼之親戚勿高爵厚祿
以私之可也○章五天生小人以禍人國家是昊天不

均傭而降此窮極之訩亂也昊天不惠愛而降此乖
戾之大變也所以救之者惟在君子王若信用君子
而君子至則民之怨望闋息矣君子用事自平夷其
心而人悅服則惡怒亦遠去矣○章六今旣不見憫于
天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
醉不知誰執國之成法者不自爲政偏任羣小勞苦
我百姓也○章七吾欲駕彼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
昂壯可用也然環視四方蹙蹙然出門卽疑何處可
容馳騁乎○章八宰天下事宜以和平方其盛爾凶惡
視爾矛戟如欲戰鬬由其心不和平故也苟能平夷

其心悅懌其氣往來順適如醻爵然人已諧和何入
不得邪○章九昊天乎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因是不得
安寧矣不肯懲創其非心反怨人之正已者焉○章十
家父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訩亂所自庶幾動王悔心
任賢求治以畜養萬邦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師尹太師尹氏也惔燔也斬絕也監察也有實其猗
草木垂實猗猗然也薦重也瘥病也憯與慘通民卒
也均平也毗輔也弔愍也不弔昊天不見愍于天也
空我師空曠我太師之官也罔君子誣賢人也式已
退小人也殆危也近也小人易親而險子云使人殆

姻亞私親也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兩壻相謂曰
亞膴仕猶言美官傭均也鞠窮也訩匈匈然亂意窮
極之亂也屆至也闋息也違去也酲病酒也國成國
法也項領壯貌訛動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
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
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
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
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終其永
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

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
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
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
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一章四月正陽而繁霜
降天變于上我心爲之憂傷民之譌言其害甚大人
皆忘危我獨慮及宗社京京然憂之大也哀哉我小
心畏[illegible]如鼠病在穴愁居慵處以至痒病也○二章父
母生我豈使我病乎遭逢世亂不先不後莫非命也
訛言之人巧肆中傷言人美好唯自口出言人莠醜
亦自口出憂心愈愈日甚以致小人之侵侮也○三章
憂心惸惸國之將亡無所依歸念我不幸與此無罪
之民將幷見囚虜爲人臣僕哀哉此民復從何人受
養乎視烏之飛不知止于誰之屋耳○四章瞻彼中
林草木蓊蕪然大者爲薪細者爲蒸區以別矣今民
皆危殆視天若夢夢不明者特尙未定耳天之既定
善必祥惡必殃未有不能勝人者維皇上帝何心憎
人人自取之耳○五章山則高矣而彼謂之卑其實岡

陵也岡陵可謂卑乎訛言反覆如此寧莫有明斷之
人能辨止之者徒然召彼故老問彼占夢彼各自謂
聖人可否淆亂如烏鳥雌雄誰能辨之○六章生斯世
也謂天高乎不敢不局其躬將恐壓也謂地厚乎不
敢不累其足將恐陷也身逢亂世禍機不測敢謂無
是事而不懼邪我所以長號此言有倫有理非妄語
也哀今小人胡爲肆毒害人如虺蜴乎○七章瞻彼崎
嶇之田甚瘠薄也尚有鬱然特生之苗豈以世亂而
無豪傑乎遂哀則遭妒是天搖抗我也多方排擠如
恐不克始云求我爲法如恐不得今乃拘執堅固仇

仇不釋惟恐不力矣○八章我心之憂如有物結之當
今之政何其暴厲也火之燎原其勢方張寧或滅之
赫赫然顯盛之宗周一褒姒遂威之蓋婦人蠱惑王
心而讒人乘間敗壞之耳○九章國事如此思其究竟
示抱無窮之慮如彼行道又窘迫于陰雨其車旣裝
載乃棄夾縛之輔輸墮爾所載之物然後請人助已
晩矣國步艱難不用賢而貽悔何異此○十章爾駕車
者勿棄夾縛之輔以員益爾持輪之輻又數數戒勅
爾御車之僕如是則自不輸墮爾所載矣今奈何終
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爲意乎則其覆敗宜爾○十一章

魚相忘于江湖今在池沼何樂之有君子之衰亂之
朝亦猶此也雖深自韜晦終將不免如魚雖潛伏爲
能逃網罟之患顧一身何足恤憂心慘慘念禍及宗
社耳○十二章君子雖憂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
殽和悅其鄰里與其昏姻甚相周旋我獨無侶而心
自慇慇然憂之痛也○十三章佌佌然之小人大厦安
居而有屋蔌蔌然卑陋者厚祿奉養而有穀民獨不
幸一云居無食是天降夭禍椓擊之也彼富民猶可
哀此惸獨無告者若之何哉○正月建巳之月純陽
用事正陽之月也訛僞也將大也京京大貌卽兢兢

意癙鼠病在穴也痒病也痗亦病也莠狗尾草醜貌
穀則善莠則醜也愈愈增益也無祿猶言不幸臣僕
亡國之虜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中林林中侯語辭蓋
曰薪細曰蒸柴之名方等齊也殆危也蹐累足小
步也號哀呼也倫序也脊理也虺蜴蝮蛇也菀茂也
特苗之特出者猶周頌載芟篇云有厭其傑也抗搖
動不安也仇拘也卽實載手仇之仇仇仇然盤執不
舍也燎野燒也威滅也輔縛杖夾輻防折壞也輸墮
也將請乞也伯呼所請乞之人也員益也輻輪轑也
輸中直木三十爲輻洽和也比親也云旋也佌佌小

貌藐藐、陋貌、天妖通、菑也、椓擊殺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卯叶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衣叶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杭叶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 業 震電不寧不令 零 百川沸騰山冢崒 促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尹膳夫棸 鄒 子內史蹶 愧 維趣 楚 馬 母叶 楀 矩 維師氏豔 焰 妻煽 扇 方處 杵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迷叶 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 泥叶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移叶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葬叶 不憖 印 遺一老俾守我王 叶旺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遨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汀叶 噂 尊 沓 上 背 遝 憎 佩 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妹叶 四方有羨 延聲 去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豔妻之爲褒姒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一章 十月建亥純陰之月朔日辛卯純陰之日日爲陽主而是時有食之者陰盛陽衰之象甚可醜也彼月有時虧缺而微常也此日亦虧缺而微陰陽失道今此下民災害並至亦甚可哀矣○二章 日月之食雖有定天然陽尊陰卑月行自當避日今日食告凶是日月不用其行矣及觀此四國失政不用賢良亦豈得其行乎彼月見食則維常事此日見食何其不善也豈非小人盛而君子衰之徵與○三章 爗爗然雷電閃爍動于十月不安寧不令善百川沸騰水湧爲災山之頂冢崒然高者今皆崩頹高岸陷而爲谷深谷塡而爲陵菑變如此哀今君臣胡不憯怛而懲創

乎○四章 天災之致由于小人有如皇父者爲王卿士兼總六官招致同類有番氏者爲司徒掌邦教有家伯者爲冢宰掌邦治有仲允者爲膳夫掌飲食有棸氏子爲內史掌策命有蹶氏爲趣馬掌馬政有楀氏爲師氏掌朝事此七子皆以諂媚王之美妻褒姒而分據津要氣燄煽熾方安處夫可動也○五章 抑此皇父小人之尤作事暴戾不肯自言不時胡爲動作我而不與我謀遂毀我牆屋以爲園圃壞我田畝盡爲水草之區曰非我戕汝乃下奉上之常禮耳○六章 皇父警然甚自以爲聖人以向爲私邑擇居已三卿司

事之官皆訪其富厚蓄之人不肯勉强留一老成人衛護天子惟擇富有車馬者以從己往居向爲私人而已○乾七鞠躬盡瘁臣子之分何敢告勞但念無罪辜而遭讒口之多雖勤勞亦不免矣下民災孽豈自天降由此讒人面則噂然聚談沓然重複背則相憎專主用力爲此皆由人耳可諉於天乎○乾八朝政昏亂悠悠然思歸我里不可得亦甚病矣彼諸臣分任四方尚得寬裕而我獨處憂愁之地民力食者莫不安逸而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均如此亦惟黽勉從事耳豈敢效我友爲身而自逸乎○交日月交會即

朔日也日有食月食之也言有者不見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天旋地外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隨天行而較遲日一晝一夜退天一度一歲退盡與天初度會月一晝一夜退天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有餘退盡與日會一歲日月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交會則日與月同度同道故日爲月掩而食或行有盈縮參差則不食月之食日在交以形相掩也日之食月在望以精相抗也辛天干之柔日卯地支之陰辰微虧缺不明也爗爗閃爍貌山冢山頂也崒高也卿士

天子之卿執政者也維宰爲冢宰也婦熾也時是也不時猶言不是當可謂之時作移動也猶射禮作上耦射之作遺也汙萊澤藪也孔甚也孔聖恣己自是即豈曰不時之意向地名皇父私邑也作都侈大也三有事三卿畿內諸侯有卿大夫士也亶信也訪擇之意侯語辭多藏富家也憖者心不欲而勉强之辭遺留也一老一老成人也言所用皆新進附己者天子孤立而已噂聚言也沓重復也小人面相親媚之狀背憎背後憎毀也職專也競爭爲也痗病也羨閒也徹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受陽光所不及即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而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無光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覲天子則禮畢在本國亦一君耳此陰陽之分段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疊合日爲月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害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

爲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少參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放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爲月食日食陽光受微陽之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叶赦彼有罪旣伏其辜叶孤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叶平聲○周宗旣滅靡所止戾叶列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illegible]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亦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叶厄○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叶心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叶汀○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叶碎曾我暬叶薛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歲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叶[illegible]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叶史孔棘且殆叶[illegible]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以○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姑鼠思泣血叶恤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雨自上下者

也[illegible]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改爲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此詩以責去者非也王朝設官適饑年輒引去非必實有是事朱傳據二章正大夫離居卒章謂爾遷于王都立說所謂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者也當時或偶有棄官去者非必羣臣離散也雨無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卽雨失其正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巷伯常武酌賚般豈盡詩辭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illegible]則[illegible]之薄矣○一章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不駿[illegible]此喪亂饑饉殘害四國之人天道旻遠[illegible]威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者棄之不養則伏其辜矣此無罪之人同遭饑餓相與淪陷鋪徧而死何哉○二章周之宗社將盡滅矣人情洶洶靡所止定正大夫以六官之長今皆避禍離居莫有知我之勞勩者三公及諸大夫莫肯夙夜在公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勤王庶幾曰王用悔過爲善耳今反出于惡而疾威不悛日甚一日若之何不滅乎○三章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不肯見信如行道邁往漫無抵至凡百君子爲臣止敬各求自盡何可不相畏不相畏是

不畏天也天可以不畏乎○四章今戎寇已成不可退矣饑饉已成民不遂生矣王曾不悟而我近侍小臣憂之憯憯日以困瘁凡爾諸臣莫肯用心訊問以求忠益聽人之言答之而已不尋思也一聞譖言全軀而退國事將誰賴乎○五章哀哉耿介不能言之人非但言出于舌禍且及身而受困瘁矣可哉利口能言之人巧言如流而使身處休樂之地今時好佞惡直如此○六章人維曰往仕耳不知今之仕甚急且危也欲爲忠直見謂不可使而得罪于天子欲爲巧佞庶幾可使而公議難容見惡于朋友仕不亦難乎○七章

我曾謂大夫離居者曰爾還而遷居于王都乎彼對我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察其意如鼠之畏人吞聲泣血未有言及時事不疾痛者此其畏禍之情而云無室家者託辭耳不然昔爾去王都居外又誰爲爾作室家乎○昊廣大也駿大也降喪猶降殃也斬伐殺害也旻寘遷也疾威暴虐也舍棄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卽淦有餓殍之意周宗周之宗族旣盡也正六官之長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諸大夫也早見曰朝莫見曰夕辟言法言也戎兵寇也曾猶但也暬御近侍也憯憯猶慘慘訊訪問也哿可也鼠思猶言幽懷凡物之畏而隱者莫如鼠無聲曰泣血卽淚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聿何日斯沮上聲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窮○潝潝吸訿訿子亦孔之哀衣叶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叶平聲紙○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玗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illegible]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illegible]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平聲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俯民雖靡膴呼或哲或謀叶[illegible]或肅或艾乂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叶○

不敢暴虎不敢馮平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改爲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羣小故發謀猶之説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卽不善謀也如朱傳之言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一章天道冥邈暴怒作威敷布下土奪王之鑑使謀猶邪僻漸趨于危亡何日而止忠言本誠則不從諂諛不臧反用之爲謀若此以我視之必甚至窮病也○二章小人謀蠱君心讒害忠良潝潝相聚訿訿相詆反覆傾險甚可哀痛今王于嘉謀則皆違之于巧佞則皆依之我視王之爲謀何所底止終歸于亂亡而已○三章治亂之理明者曉然無事于商量愚者不悟轉趨迷惑先知莫如龜龜既厭而不告矣謀夫雖多亦何所成發言滿庭恐事敗獲咎無敢任者如行遠者而但坐謀何得于道路乎王如從善一言興邦矣何事羣小之潝訿也○四章哀哉今之謀國者不以往哲爲程式不以大道爲經常維近習之言是聽維近習之言是爭飛口淆亂如彼築室道傍與行路之人謀是用不得遂成也○五章小人熒惑主聽非獨小人之

罪王信任之過也今國雖不定有通明而爲聖者有不皆聖而爲否者民雖不多有明哲者有善謀者有恭肅者有乂治者王惟不用雖嘉謀安施如彼下流之泉相與淪陷至敗亡而已何救于國事乎○六章虎不敢空手而搏河不敢無舟而馮人知其一矣至于國所以敗天下所以亡甚于虎與河人不知也思及于此戰戰而危兢兢而懼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王曾不之念乎○旻冥邈也回遹邪僻也沮止也邛窮通病也潝潝和同也訿訿詆毀也具俱也底止也集成也執其咎事不成任其罪也行邁往

也道路也先民古聖賢也程法也經常也遹言犨小
之言潰遂也靡止不定也靡膴不多也艾與乂通治
也艾必刈而後用故謂乂曰艾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或謂小旻
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
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
大名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
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
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召旻大
明則小宛小弁又何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

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皆猜說也
宛遂 彼鳴鳩翰飛戾天汧叶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
富洲叶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 ○中原有菽庶民采采叶 之
螟蛉有子蜾果 蠃裸 負背叶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賽叶 之○
題弟 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戶 率場啄粟哀我塡顚 寡宜
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
惴贅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改爲大夫遭亂
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宣王承
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
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先也宣
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申后賢而幽王
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子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
舅姑所而幽王夫婦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宜臼奔申申侯挾太子召犬戎伐周故其辭
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倫故其辭
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

二章刺酗酒喪儀而身不脩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
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
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于夫婦
故以鳴鳩比鳴鳩即鵻鳩布穀也鳩族惟鵻鳩鶻鵃
尋鳴而高飛他鳩鳴則不飛飛亦不能戾天月令鳴
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
脈其骨令夫婦和因以爲比苟幽王能如鶻鵻則無
忝於先人矣三章言菽叔也比君嗣中原比見黜菽
豆霍也豆言鬬霍言護爾雅大山宮小山霍太子在
外之比螟蛉之言伶仃蜾蠃之爲毒螫皆禍亂之比

下篇以小弁繼之其爲刺幽王甚明○一章宛小之鳴
鳩關關拂羽高飛戾天人而無夫婦之誼不克自奮
鳥之不如矣我心憂傷思昔先王與先后黽勉同心
未央問夜明發視朝所以幹蠱而中興也承先祀者
獨無二人之懷乎○二章敗德喪儀莫如酒人惟齊肅
聖明者能以温恭剋其暴戾彼昏昧不知者惟麴糵
是好一於沉湎日以增盛當各敬爾威儀天命一去
不復來矣○三章菽生原中無所藩蘺則庶民誰不采
之桑蟲有子則蜾蠃遂負以歸今王屛黜其子將恐
有挾之以去而爲不善者矣倘或不肖則當教誨以

善爲法奈何輕棄之乎○四章嫡庶兄弟本同一體視
彼脊令飛而且鳴其情甚急可以兄弟之間漫不相
關乎在我有事日斯邁矣在爾同心亦月斯征焉夙
興夜寐急難相恤庶幾天倫攸敘無忝所生而今一
黜之一愛之豈國之福與○五章交交往來飛之桑扈
食肉之鳥也今循場啄粟失其性矣哀我顚寡之民
法所當宥不宜犴獄而今禁網煩苛亦宜犴獄矣刑
罰濫加貧苦無措聊以一握之粟出問諸卜從何而
能得吉乎○六章温温然恭謹之人雖無取禍之道常
懷不免之憂如集于木上將恐顚也惴惴然小心如

臨于深谷將恐墜也戰戰兢兢如履薄氷將恐陷也
生乎今之世何自而得免邪○宛小貌鳴鳩鶻雕鳩
善鳴而能高飛翰高貌先人指宣王明發將旦也二
人父母也齊肅也聖通明也温克以温恭自勝也醉
人多怒故不醉而怒曰㬒酒誥曰厥心疾很不克畏
死惟齊聖之人醉能温克也壹醉壽務醉也富益也
不又不復也菽豆也螟蛉桑蟲也蜾蠃細腰蜂也凡
蟲細腰者無雌乎蟲化子爾雅云蜾蠃蒲盧也瓠之
細腰者爲蒲盧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猶綬草與綬
鳥皆名鷊青色之㶣與青色之鳩皆名鵻也負古背

通背負以去也比申侯挾宜臼召犬戎伐周之事式
穀用善也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交交飛貌桑扈竊
脂食肉無肉故啄粟塡顚通危也岸作犴獄也鄉亭
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把也握粟言貧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弁(盤)彼鸒(豫)斯(叶[illegible])歸飛提提(叶時)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叶羅)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迪)周
道(叶上聲)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溺)焉如擣(叶倒)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趁)如疾首(叶少)○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
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
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
其雌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
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之○君子信讒如或
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
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傅作焉○朱
子改爲太子宜臼被廢而作非也凡刺詩託爲其人
之言不必眞出其人之口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
謂小弁獨託他詩皆眞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
弁之親親非宜臼所及耳故篇首以鸒斯比鸒斯鴉
鳥也烏孝鳥能反哺鸒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
飛宜臼爲世子依母歸申以譬其父禮云知親而不
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鸒斯諷之賢傳之言也愚幼
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
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
之平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爲詩則親而爲子則逆何
性情之與有晩讀毛傳此疑頓釋益信毛公之于詩
深也○一章鸒斯之鳥弁然拊翅提提羣飛歸于其林
曾無顧巢反哺之思人子忘親亦猶是也民莫不善
我獨憂罹不知何罪于天乎我罪伊何乎心之憂矣
將如之何哉○二章踧踧然往來之大道一旦窮塞化
爲茂草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荆棘何以異此我
心憂傷惄焉不安有如舂擣不脫衣冠假寐長歎維
以憂故至于衰老心之憂矣病如首痛焉○三章里有
桑梓親所植也猶必恭敬況于於二親無瞻望而非

父無依託而非母敢不恭敬與今父母不我愛豈我
不係屬于父母之毛不附麗于父母之裏不知我生
辰安在若此其不祥也○四章菀茂之柳有蟬嘒嘒然鳴
其上漼深之淵萑葦淠然生其側物各得所依也我
獨如不繫之舟漂流不知所至憂思假寐而亦不暇
矣○五章鹿之奔也其足尚伎伎然舒緩以待其羣雉
之晨鳴尚知求其雌今我見逐悸悸無侶如傷壞之
木憔悴無枝心獨憂而人莫知也○六章視彼兔之被
逐窮迫投人人尚哀之及逐者未至而先脫之路有
死人尚或收而墐埋之人皆有不忍之心爲君子黜

妻屏子秉心何獨忍乎使我憂之涕淚隕落也○七章
王信讒言如受酬爵不以慈惠之心舒徐審究如伐
木者伐其前又繩掎其後如析薪者斧析其理骨肉
摧折皆讒人之罪今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意
外之禍也○八章世莫有如其高者非山乎莫有如其
深者非泉乎雖高亦可陟雖深亦可入也王勿謂宮
禁深遠放言自由人將附耳于牆壁媒孽而成禍端
也我今已矣顧念國家勿使人往我之梁發我之笱
儲位不可竊據神器不可黷干也雖然我身旣不容
遑恤我之去後乎○弁拚然拊翼也一云與盤通樂

也鷽鴉烏也烏有三種純黑反哺者曰烏白項者曰
燕烏所謂白脰烏也似鴉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
者曰鴉烏卽鷽也提提羣飛安舒貌踧踧猶儵儵往
來疾貌鞫窮也路不行則窮而生草惄憂通憂思也
假寐不脫衣冠寐也疢病也疾首頭痛也桑梓園樹
先世所植也屬連屬毛肌體之毫毛離麗也裏猶云
肝膈肺附也辰時也菀茂也蜩蟬也嘒嘒聲也萑深
也渒渒衆也伎伎舒也雊雉鳴也朝早也壞瘣同木
病也投兔奔投之兔墐閉藏也醻勸酒也惠愛也舒
究徐察也掎旁牽也左傳云諸戎掎之拕扯同離析

也佗他同意外非望之災也浚濬同深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
已威叶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亂之初生僭
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亂庶遄沮
叶上聲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叶亂是用長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
恭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
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叶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叶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
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矣○彼何人

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叶旣微且尰爾勇
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於讒故作是
詩也○一章悠悠昊天下民之父母胡使人無罪無辜
遭亂如此其憮大也昊天甚可畏也予自審無罪也
昊天太甚也予自審無辜也○二章亂之所以初生者
由讒人以僭差之言嘗試王意王不覺而涵容之一
窺意指遂無忌憚所以亂漸至而又生皆信讒之致
也如君子聽言不爲含容務使是非明白非者怒而

責之則讒言不敢至而亂庶幾遄沮矣是者喜而福之則忠言上達而亂庶幾遄已矣○三章讒言曖昧明主立斷若執狐疑之見屢與盟誓則小人得計亂是以日長也讒人如盜信爲腹心則必有卒發之禍亂是用暴矣盜言諂諛使人易悅其味甚甘則亂是用餤矣凡此讒人浮浪無定不足供職秖爲王邛病而已○四章奕奕然高大之寢廟雖君子能經營小人無才不可與興制作也秩秩然有序之大道雖聖人能定小人無行不可與議道德也彼其心懷欺罔侈談聖人君子以文其奸我得而忖度之其狡黠變詐如

躍躍善走之狡兎一遇疾犬則見獲而受禍烈矣○五章木雖荏苒和柔者乃爲良材君子宜培植而樹之言雖往來共由者乃爲嘉言宜中心數而識之彼小人者聽其言蛇蛇安徐但從口出無根心之實如笙中之簧隨氣轉動而彼初無泚色其顏亦厚矣豈有羞惡之心者乎○六章彼讒人者居河濱水草之麋託身甚卑其骭有瘍其踵又腫下流而有惡疾何拳何勇其造謀大而且多以爾黨之徒者然爾所居之徒能幾何王曾不能去之乎○憮太也已威甚畏也威與畏通慎審也泰憮太甚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

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遄已速去也盟誓也暴凶急也餤進食也邛共安靖供職也奕奕大也宮室前曰廟後曰寢秩秩序也大猷大道也莫定也忖默思也躍躍疾跳也毚兎狡兎也荏苒柔意數猶記也蛇蛇舒徐也碩大也麋湄通水草之交也拳力也職專也骭瘍曰微瘇足曰尰

巧言六章章八句○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斤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去聲

維暴之云○二人從去聲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汀○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分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林胡逝我梁祇支攪叶教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暑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于○爾還而入我心易叶夷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支也○伯氏吹壎塤仲氏吹篪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奏爾斯○爲鬼爲蜮域則不可得有靦腆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朱子疑詩中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讒口害人蹤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飄風鬼蜮比其曖昧之私辭婉而意切矣○一章彼行者何人其心甚艱險胡爲過我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甚可疑也問其從者乃云暴公也○二章暴公與從者同行不知誰譖我而爲此禍今我旣失位矣爾何過我梁而不

入唁我也爾初與我同僚分誼相親豈如今之不以我爲可乎○三章彼何人斯逝我堂下之陳使我聞聲不見其身蹤跡曖昧謂人可欺耳縱不愧人不畏于天乎○四章彼何人斯飄忽若風南北無定也今胡不自南不自北而逝我之梁顯狂倏忽祇攪亂我心而已○五章爾終日奔走雖無事安行亦不暇止況今行亟脂轄不遑其必有故矣豈肯顧我而留乎何不一來使我盱目而望也○六章爾往乎猶望其還也苟還而入我心平矣還而竟不入爾心之所不可者真難測也但得爾一來乎我心安矣○七章初我與爾誼同兄弟兄吹壎則弟吹篪情相親故聲相應也與爾如索貫物肝膈相通豈誠不知我乎爾若謂不知我則出犬豕雞三物詛呪之可矣○八章唯鬼作祟唯蜮射影故受害者不見其形汝乃人耳覥然面目相看而爲此罔極不測之事故作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心也○艱險也逝往過也梁橋也從同行者也二人暴公與從者唁弔失位也陳堂下至門之逕攪擾亂也安行緩行也舍止息也脂以膏塗車轄也盱張目也還反也易平也祇安也壎篪皆樂器壎以土爲之形如卵銳上平底六孔篪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又一孔上出橫吹也如貫如繩串物言相通也諒信也三物犬豕雞也詛告神敵讐也蜮[illegible]同妖蟲一名短狐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是也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人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人成瘡疥者名舍沙說文云似鼈三足其卽所謂能者與覥面目之貌罔極猶園有桃青蠅之罔極皆不測意春秋傳云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常不可測也反側猶言翻覆卽罔極意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愚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

君賊友兮誼己絕而其言周懇傷往望來有不忍遽
絕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動之養乎
蓋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
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
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
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性
情之謂也其人未必中和至其爲詩必無暴厲如執
詩以信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孟子
所謂高叟者矣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泰叶)甚(耆叶)○哆(扯)
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的)與謀([illegible]叶)○緝緝翩
翩([illegible]叶)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心叶)○捷捷幡幡(煩叶)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蒼天蒼天(廷叶)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潛)誰適
(的)與謀(母叶)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紹叶)投畀有昊(浩叶)○楊園之道猗(倚)于畝丘(欺叶)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於讒故作是
詩也○按寺人卽巷伯宮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
役或用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朱傳遂謂以

讒被宮刑固矣貝水蟲介五色如錦生而成文非造
作也萋附麗也斐均錯也皆織造之象禹貢厥篚織
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箕東方蒼龍之宿秋
夏見于南方凡占星皆于昏旦南中故曰南箕天官
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東二星
大張如箕舌西二星微狹如箕踵哆口微張貌侈則
大張矣比因人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貝自地星
自天讒人罔極之比○(一章)貝文如錦本由自然今萋
積均斐而飾成貝錦讒口巧于造作如此彼譖人者
無端羅織亦太甚矣○(二章)南箕在天踵狹而舌廣其
初哆然微張因而侈大之遂成此南箕讒口因人小
過而張大其罪計亦譎矣彼譖人者誰爲主此謀乎
○(三章)譖者之口緝緝不絕翩翩不定心所營謀惟譖
人耳然未有言無實而不敗露者謹愼爾言勿以計
售肆志恐聽者謂爾欺罔不見信也○(四章)捷捷便給
幡幡反覆心所營謀惟欲爲譖言耳自非明主豈不
誤聽但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無言不讐亦終移及
汝矣○(五章)譖人者得志而驕好好然適意被譖者遇
禍而勞草草然愁悴物情不平如此蒼天蒼天其監
視彼驕人乎矜憫此勞人乎○(六章)彼譖人者誰爲主

謀取彼譖人之人投棄與豺虎豺虎惡而不食投棄
窮荒漠北不與同中國漠北之人亦惡而不受則將
如之何哉付之昊天而已獲罪于天無所逃也〇七章
楊園下濕之地有路上倚于畝丘讒口加于卑賤漸
及尊貴矣寺人字孟子者作爲此詩凡百公卿大夫
其敬愼而聽之乎〇貝錦貝文之錦適謀主謀也驕
人讒人也勞人被讒之人楊園卑地也楊宜卑濕猗
倚同自下而達上如倚立也畝丘丘之可耕者土高
曰丘方百步曰畝寺人侍人卽巷伯孟子其字也君
子謂搢紳輩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
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一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二

谷風之什

谷風至信南山凡十篇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汝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與叶〇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王予
于懷叶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〇習習谷風維山崔嵬
叶魏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月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焉〇朱子改爲朋友相怨之詩非也谷風東風東爲
君方風自君始也習之言俗也風雨無常比朋友道

乖衞風刺夫婦意與此同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
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如謂民
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屬風邦國爲風王朝爲雅〇
一章東風習習不斷久之風必至于雨習薄成俗猶是
也維予與汝昔在艱難同心共濟今處安樂遂轉棄
予人情何異于風雨乎〇二章谷風頽然自上而下習
俗薄惡所自來也恐懼之時寘予于懷安樂之日棄
予如遺其爲頽風不可振矣〇三章習習谷風當山高
崔嵬則風之所撼益疾矣故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
木上之率下亦猶是也今風俗頽敗朋友道絕忘弘

濟之大德思睚眦之小怨天下皆是也○頹焚輪風
也焚輪謂之頹風自上而下也扶揺謂之猋風自下
而上也寘置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按小雅短章疊詠如此篇之類
猶是風體大雅皆莊嚴大篇是以有小大雅之别
蓼蓼六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
莪匪莪伊蔚長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
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已叶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入則靡美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
旭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曷○南
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古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毛公曰民人勞苦孝子不得
終養爾○朱子改謂民人勞苦自作非也孝子行役
親死不得見作此詩以諷王之不仁爲民父母使民
至此所以爲刺幽王父子相賊釀成驪山之禍是詩
爲之兆矣蓼莪解見菁菁者莪○一章莪之始生香美
可食及其蓼然長大則變而爲蒿父母生子待養而
不能養猶無子耳哀哀父母勤劬勞苦生我何爲乎
○二章蓼蓼長大之莪非莪也特馬薪之蔚耳有子而

不養其親不可以爲子哀哀父母憔瘁勞苦生我何
爲乎○三章缾汲水以注于罍罍貯水以資乎缾猶父
母與子相依爲命也今父母旣亡子亦單獨之民偷
生人世不如死之長久矣無父何所依賴無母何所
倚仗出銜憂而誰愬入失路而焉往所以生不如死
也○四章父兮以氣生我母兮以身鞠我摩挲以拊我
防護以畜我成就以長我馴化以育我回視以顧我
再三以復我出往入來懐抱腹我劬勞如此思報其
德如昊天渺漠不知窮極何能報也○五章南山本陽
背北爲陰烈烈然慘切飄忽之風發發暴疾觸目皆

淒涼之境凡民父母相守莫不吉祥我何獨遭此害
乎○六章南山律律然崒嵂飄風弗弗然奮疾觸境皆
成悲傷凡民莫不吉善我何獨鮮終乎○莪香蒿可
食俄然易長故曰莪蔚馬薪蒿葉似胡麻賤草也哀
哀悲痛之辭缾罍皆酒器缾小罍大罄空也鮮民單
獨之民鞠懐妊也拊手摩也畜防護也長漸成也育
教養也顧左右盼也復反覆戀也出入腹擁抱之也
罔極無窮也烈烈慘也律律高也不卒不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孫有捄求棘匕比周道如砥止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
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
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
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
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
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
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

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古序曰大東刺亂也毛公曰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
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
西人西京之人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
夫作者皆有所受之○一章昔國家豐富百禮皆備簋
以盛黍稷有饛然而滿之飧匕以取鼎肉有捄然而
曲之棘匕彼一時也周道大明貢賦有制如砥之平
無厚薄也如矢之直無私賂也在上君子履之不違
在下小人視爲法守回顧往事今非昔比民窮財盡

爲之潸然出涕也○二章我東方之民勿論小國大邦
寸縷無遺杼柚空矣糾糾然纏縛其敝壞之葛屨猶
謂可以踐霜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奔走道路往
而復來使我見之心病也○三章冽然寒涼旁出之泉
勿浸已穫之薪薪穫已槁而又浸之則腐矣猶民已
憔悴而更虐用之其能堪乎是以我契契然憂苦不
寐而歎息惟哀此憚病之人耳司爨者欲薪是穫薪
尚其載之勿使受浸可也牧民者哀此病民尚其休
息之勿重勞之可也○四章我東國之人專主勞苦曾
不蒙慰來彼西京之人粲粲然鮮盛其衣服以至操

舟者亦著熊羆之裘私家厮卒亦用爲百僚之貴何
西人樂而東人獨苦也○五章西人之徵貨于我東也
我東人或以酒饋之彼視之曾不以爲水漿鞙鞙然
垂玉之佩璲厚贈之彼亦歉然不以爲長百求百供
而不滿志人力已竭必天降神輸躡虛空摘星辰乃
可滿西人之求而救我東人之困乎故維天有漢視
下光明庶以餘波及我跂然三星角立者織女也終
日駕更七次或能濟我杼柚之急耳○六章民苦空嗟
天高難問織女雖七襄焉能織絍成章以答我睆然
而明者有牽牛之星亦不能駕我之箱日之未出東

方有啓明之星日之既入西方有長庚之星羅禽用畢又有捄然而曲天畢之星皆徒施之行列耳啓明長庚不能助昏夜之明天畢不可爲狩獵之用則雖天亦窮矣○軋七粟米之貢簸揚用箕南方空有箕而不可以簸揚酒漿之貢斟酌用斗北方空有斗而不可以挹酒漿南箕東向翕張其舌若吞噬我東人北斗柄揭向西亦若爲西人挹取而已雖顴天何益乎○饛滿貌盛黍稷曰簋飧熟食也捄長而曲也棘匕削棘木爲匕取鼎肉升于俎者也周道猶云王制砥磨石言平也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杼受經者

柚卷織者前曰杼後曰柚糾糾既繳而纏束之也夏葛屨冬皮屨繳而糾之猶可以踐霜貧者之計也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意洌寒意泉從旁出者曰氿穫刈也契契憂苦也憚癉通病也職勞專勞也來慰撫也西人西京之人舟人私人皆西人之微賤者試用也漿以米物和水即今湯茗之類周禮有酒人漿人漿薄酒厚也鞙鞙長貌璲佩玉也衣曰襚佩曰璲天漢天河也監視也跂三隅之狀織女三星跂立襄駕也日月所舍在天爲次在地爲辰織女星自卯至酉隨天行七次也牽牛六星服駕也稍車箱啓明長庚

金星也一星二名以其先日而出曰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曰長庚天畢八星如掩兎之畢畢小網有柄者也行列也翕張也翕之言張猶治之言亂也箕舌解見巷伯揭立也斗北方之宿與箕近秋并見南方其柄向西在箕北者曰北有斗非中宮北斗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虎叶)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叶)○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曷叶)○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回叶)○相彼泉水載淸載濁(腳叶)我日構

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以叶)○匪鶉(團)匪鳶(沿)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衣叶)

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朱子改爲遭亂自傷之辭非也爲若遭亂者自傷以刺王也讀此詩者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殀札之象何必斥王乃謂爲刺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刺義曉然○(一章)四月建巳時維初夏六月以往暑氣尤盛虐政煩酷何以異此先祖於我一氣相關匪他人比寧忍棄我而

不救乎○二章秋日淒淒然百草俱病蕭條之景尤難
爲懷當此離亂擧世皆病何所適歸乎○三章時維冬
日烈烈苦寒發發飄風肅殺尤慘民莫不善我何爲
獨遭此害乎○四章山有嘉卉維栗維梅皆卉木之美
者猶亂世未嘗無君子今爲殘賊小人所擯棄上無
英主煬竈蔽明莫有能知其罪過者矣○五章相彼泉
水有時濁亦有時清世道昏亂末無清明之期我構
過禍亂何時能善乎○六章滔滔下流江漢之水本無
情也在南國襟帶包絡以爲綱紀焉今我盡力勞瘁
仕爲王臣區區微忠棄而不有是流水之不若也○

七章我生匪鶉也匪鳶也若鶉鳶則將翰飛戾天而去
矣我生匪鱣也匪鮪也若鱣鮪則將潛逃于淵而隱
矣今何往而得免邪○八章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深山
窮谷草衣木食此亦天亦淵也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其作此歌維以訴哀傷之情而已○徂往也六月夏
將終而甚暑故曰徂暑腓病也瘼亦病也嘉卉通言
草木也侯惟也尤過也構禍遇禍也鶉作鷲鵰也大
者爲鶉似鷹鳶鴟也桋赤棘也叢生二一本作䕷草木
始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朱子改小旻至此章爲小旻之

什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史叶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虎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形叶○四牡彭彭邦叶王事傍傍
嘉我未老鮮選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
居息或盡瘁事國域叶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杭○或
不知叫號毫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養掌
○或湛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久或出入風議宜叶或靡
事不爲

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役使不均己勞

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朱子改爲大夫行役
而作非也爲行役者之言以刺王耳說見孟子北山
背陽之比杞苦菜食苦之比○一章陟彼北山采杞而
食勞苦饑餓甚矣念我偕偕然旅行之士于朝夕從
事不得休息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于外而憂思父
母也○二章溥天之下無處非王之土循地之涯無人
非王之臣彼當事大夫爲政不平使我從事獨賢勞
也○三章四牡彭彭不休王事傍傍不已王嘉我之年
未老貴我之力方壯脊膂方剛可以經營四方是以
我獨勞耳○四章均爲王臣有燕燕然安居休息者有

盡瘁以從事邦國者有休息偃臥在牀者有奔走不
已于行者○章八有深居不聞外人叫號者有慘然劬
病勞苦者有栖遲于家偃仰得意者有爲王事牽持
鞅掌失容者○章六有湛樂飲酒爲驩者有慘然畏不
免于罪者有出入優游閒譚風議者有諸務交責無
事不爲者役使不均如此○偕偕旅行貌士子任事
之稱率循也濱涯也盡四海邊岸也獨賢郎下章嘉
我未老三句之意賢猶多也彭彭不息也傍傍不已
也嘉猶善也鮮希有也方將方大也旅作膂與呂同
脊骨也鞅掌牽持意鞅馬鞅也掌握持也偃仰貌迎

風曰偃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叶氐兮○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叶景○無將大車維
塵雝叶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叶上聲兮
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朱子改爲行
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
悔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
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
車爲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不前
誤國債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明間改爲
行役而作非也○章一駕車者勿將大車乎車大而牛
行遲祇揚塵自汙耳如小人無材君子誤爲推轂一
據津要可憂多端追悔何及祇足自病而已○章二無
將大車則塵起而昏冥矣小人誤爲汲引可憂百端
强自排遣祇耿耿在鬱悶中不得出耳○章三無將大
車維塵雝蔽之彼小人誤爲吹噓爲憂將多尋思無
及祇自增累耳○大車任載之車祇但也疷瘏通病
也熲耿同小明也幽悶之意雝壅同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求野叶汝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恭人涕零如
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叶去聲曷
云其還旋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
但我不暇叶念彼共人睠睠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
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促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汝○嗟爾君子無
恒安息靖共爾位叶立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古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朱子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誦其辭悽惋流涕雖敘行役之苦實多悔恨之情各章念彼恭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愼庶幾化憂患爲景福處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怨悔之意甚明若但以爲行役而作殊不盡作者之情○一章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其監悸我乎我行役西來遠至艽野自二月之朔至今寒暑載更我心之憂受毒極苦生逢亂世業已受職無可奈何惟念彼小心之恭人至于涕落如雨豈不思歸畏刑網而不敢耳○二章昔我之往舊歲方除何時言歸而歲已莫矣念我身

獨事衆心憂而病不暇念彼恭人睠睠然長慮却顧心雖思歸畏譴怒而不敢也○三章昔我以春和往未知何時可還政事迫蹙歲將莫而蕭菽可采穫矣中心憂傷自詒此戚惟念彼恭人不敢安寧而起宿于外心雖思歸畏時政之反覆耳○四章嗟爾在位君子生斯時也惟無常安居可乎靖靜恭敬爾之職位以正直之道自許鬼神默聽用吉祥與汝矣○五章嗟爾君子其無常安息乎靖恭爾位惟正直之道是悅鬼神默聽自助爾以大福矣○艽野西方地名初吉朔日也擧事尚早故凡朔日稱吉離歷也共與恭通共人恭敬之人除除陳生新謂方春也孔庶甚多也憚癉通病也奧煖也二月春和也興言出宿不敢宿內也反覆刑不中也靖共安靜恭敬也或云與供同是與自期許也穀福祿也以女與汝也介佐助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六句

鼓鍾將將鎗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皆淮水湝湝偕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叶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以籥不僭侵叶

古序曰鼓鍾刺幽王也○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鍾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脩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刺○一章鼓與鍾其聲將將淮之水其流湯湯王遠離西京爲流連之樂我心憂傷念古之賢王溫恭小心眞善人君子思之信不能忘也○二章鼓鍾喈喈然遠聞淮水湝湝然盛流樂不可極憂心爲之傷悲念昔淑人君子以禮自持其德豈若

邪乎〇三章鼓鍾伐鼛坐見水落而三洲出爲時久矣
流連忘反憂心爲之妯動思昔淑人君子好樂無荒
其德豈有過尤乎〇四章樂所以昭德也今鼓鍾欽欽
然音節可聽堂上鼓瑟琴堂下吹笙擊磬音律和同
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籥起舞皆不僭差樂則古樂
而人非古人焉得無淑人君子之思乎〇淮郎今淮
安府淮水經焉湝湝衆流貌鼛大鼓洲水中沙洲妯
動也猶與尤通過也欽欽聲有度也籥解見簡兮文
舞也僭差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
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〇濟濟蹌蹌絜爾牛
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
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〇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
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〇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
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〇禮儀既備
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〇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
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
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〇朱
子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
而作非也按詩辭莊嚴典則多賛頌語與下篇信南

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
餘皆極陳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
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
古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祭之詩則七
月亦周公燕饗之詩矣蓋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
大事洪範以農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
以明農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疆
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
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
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死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

平王東遷九廟隳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勤民之主以戒成王楚茨諸詩歷序古曾孫稼穡祭祀禮樂壽考福祿以諷幽王詩書獻納正同今以爲公卿力田奉祭與雅何涉雖降而爲國風可也○一章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四郊荒蕪楚楚然多蒺藜我抽除其棘此棘茨之地在昔何爲者乎乃我蓺種黍稷之田也昔我所種之黍與與然茂盛其稷翼翼然整齊秋收我倉既滿露積于外而爲庾者維億之多也年豐民樂然後致力于神以爲酒食以獻享祭祀以迎尸

入室拜而安之以勸尸食飽而侑之以因祭而得大福也○二章王格有廟則助祭諸臣濟濟蹌蹌然容之盛也絜爾牛羊之牲奉烝嘗之祭或剝其皮而烹飪之或陳肆其體而將進之迎牲之始孝子使祝求神于廟門內西主人待賓之所若先祖來臨事死如生其禮甚明備也先祖皇然臨之尸爲神保食而饗之孝孫因以蒙慶先祖答以大福萬壽無疆界也○三章諸臣有執爨者司鼎鑊以供炊煑踖踖然恭敬不寧俎以載熟其牲體甚肥碩或燔肉或炙肝從俎以獻也內而主婦莫莫清靜爲二羞以薦豆品多而孔庶

異姓助祭有賓客獻尸之後主人飲福徧及合廟旅酬交錯而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時宜于是神保來格答以大福酢之以萬壽也○四章行禮既久筋力甚悴矣而用禮無失敬之至也故工祝致神意以嘏辭告孝孫弁神所享黍稷牢肉往賚之辭曰苾芬馨香汝之孝祀也神嗜爾飲食期爾以百福如先幾焉如程式焉其應不爽也爾祭既整齊既嚴肅既匡正既戒勅永錫爾以百福之聚時萬時億之多也○五章禮儀既備祀事終尸將起矣戒備鐘鼓以送之孝孫出往堂下西向之位工祝傳神意告利成于孝孫羣

廟之神皆醉皇尸則起所戒鐘鼓奏肆夏以送尸而神保遂歸矣膳夫乃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供事無異行禮之初既歸賓客之俎而同姓之諸父與兄弟皆留燕于寢以盡其私恩焉○六章燕舉于廟後之寢則在廟之樂皆入奏于寢以安爾孝孫方來之福蓋骨肉無間則福祿永保故爾殽既進諸父兄弟無有怨者皆驩慶醉飽大小長幼仝稽首祝曰神嗜爾飲食既使君壽考矣而君祭祀甚順禮甚得時盡志盡物將使爾子又子孫又孫勿廢廟祀而引長之也○楚楚繁盛也茨蒺藜也抽拔去也棘小棗

芺言楚棘言抽互文也庾露積未入倉者十萬曰億妥安也尸始入掌拜之而安坐也侑勸也介因也春秋傳云敢介大國是也古者賓主相見必以介因祝致福猶因介見主也祝工祝也祊廟門內也凡主人迎賓于大門內主由東客由西祝于此迎神之來也廟門外亦謂之祊明日繹祭之所也神保即尸也尸所以保安神靈楚辭謂巫爲靈保是也爨竈也有二廩爨以炊食饔爨以煑肉俎形如几案載牲體也爲俎肉爇于鼎升于俎以薦也與前肆將異前爲腥此爲熟也碩肥也肉曰燔肝曰炙君婦主婦也莫莫清

靜也祭禮后夫人主供籩豆籩實果核糗餌之類皆乾物豆實酏以糝音三上之類皆曰內羞膷膔膮音菹醢之類曰庶羞二羞皆濡物孔庶甚多也主人飮賓曰獻賓飮主人曰酢主人又先酌自飮復酌飮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飮至旅而後少長相酬交錯以徧也東西曰交邪行曰錯笑語旅酬時相語也卒盡也度法也獲得宜也熯與戁其乾矣之戁同憔悴意言行禮久而勞悴也式禮用禮也工祝工于辭說善祝神也致告尸命工祝傳嘏辭告主人也嘏福也賚尸以黍稷牢肉賚主人也苾芬香也卜期也動

而應曰幾事如法曰式如幾如式言吉祥如意也稷粟也粟言肅秋成氣嚴肅也匡不跛倚也勑戒備也極中也五福之聚也孝孫徂位主人祭畢往堂下阼階西向立也致告祝傳神意告利成也利養也成畢也奉養禮畢也皇尸者尊稱之也載則也鼓鐘送尸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也廢去也諸宰膳夫與其屬不遲不以祭畢倦怠也私親也燕同姓以親骨肉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〇按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

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朱子謂此爲公卿之詩本此天子之嘏辭無考今觀苾芬孝祀等語非王者之嘏辭與

信彼南山維禹甸叶平聲之畇畇雲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米〇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益之以霢脉霂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〇疆場亦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秘我尸賓壽考萬年叶寧〇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斗受天之祜虎〇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叶苟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聊〇是烝是享叶香苾

苾芬芬叶祀事孔明叶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脩成王之業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子改爲公
卿力田奉祭之詩非也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
以爲成王陋矣亦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于
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盡東南之地爲則
壤實自成王始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篤
公劉皆以農事輔冀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王也雖
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孫謂國家也
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如貍首之曾孫侯氏

春秋傳之曾孫蒯聵周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女曾
孫諸侯百福自諸侯以下禮卑名小分輕不足舉矣
其曰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猶前篇自昔何爲之意
亦王者事詩凡四詠禹功豐水東注詠武王奕奕梁
山美宣王天命多辟美商王此篇諷幽王如以爲美
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槩率土而言也周
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
膏沃與疆理之功莫遠于南而極于東文王化行亦
止南國王制云東田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于海隅奄徐淮揚之土始歸

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如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
一章人言禹功信乎此終南之山禹所甸治也其下有
畇畇然開墾之原隰昔我周王奉宗廟爲曾孫者藉
千畝爲田以供御廩充祭祀田雖始于畿甸疆域盡
乎四海周京據西北以至南國東土則壤成賦誰非
疆理之功與○二章思昔曾孫時和年豐冬覩上天雲
氣一色雨雪雰雰然盛也及春有霢霂之細雨土壤
化爲膏澤優渥霑足而生我百穀其天時順序如此
○三章田畔之疆場翼翼然整齊田中之黍稷彧彧然
美盛收而斂之皆曾孫之穡以爲酒爲食以祭祀畀

尸賓獲壽考萬年之福也○四章我民田百畝中有廬
舍田畔種瓜瓜熟剝削淹漬以爲菹物雖微而民力
普存獻之皇祖祝我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也○五章祭
以淸潔之酒從以赤色之牲親執有鈴之刀啓其牲
毛以告純又取其血以告殺取其脂膏爇之以升臭
也○六章以是烝而進之饗而獻之苾苾芬芬然馨香
祀事之禮無不明備先祖皇然臨之工祝致告萬壽
無疆界也○甸治田也畇畇墾辟貌畝田畝寬一步
長百步爲畝同雲雲一色將雪之候也霢霂小雨也
疆場田畔也彧彧猶郁郁盛貌在田曰稼在場曰穡

尸賓尸節賓也助祭諸臣亦賓也中田田中也廬在
田之廬三時居之以便田事也鸞刀有鈴之刀啓毛
以告色之純也膋腸間脂也和以黍稷實蕭而焫入爇
聲之使臭氣上達求神于陽也灌酒于地以求神于
陰也報猶告也介工祝也或曰介大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二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三

甫田之什

甫田至賓之初筵凡十篇

倬卓彼甫田叶汀歲取十千叶青我取其陳食嗣我農人自
古有年叶零今適南畝叶美或耘或耔叶子黍稷薿薿以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史○以我齊咨明叶芒與我犧羊以社以
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叶羌琴瑟擊鼓以御迓田祖以祈
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饁叶淨葉彼南畝叶米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叶以嘗其旨否叶鄙
禾易長畝叶美終善且有叶以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米○曾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池如京叶疆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羌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毛公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朱子改爲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首章傷今之意
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
詩諷上微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
見之三章使誦者罔覺所以爲主文而譎諫也○一章
彼倬然公私章明之大田莫非王土王賦然田大而
賦輕每歲百取十萬取千什一而稅上無横征故我

農人有陳積取以自養自古先公教民力田有[illegible]豐
登今曾孫紹先勤民適彼南畝農人或耘草或耔苗
黍稷薿然茂盛於是卽田間止息烝進我農人俊秀
者而慰勞之也○二章每歲秋成禮有報賽以我明潔
之粢盛與純色之犧羊祭土神之社及司四方之神
不自歸美而云我田之臧皆諸神賜農人之福也每
歲春耕禮有祈年奏琴瑟擊土鼓以迎始教農之田
祖亦不自爲惟求甘和之雨助我稷黍以養我士女
而已○三章及夏而耘曾孫親來田所農夫婦子餉耘
農官至見而喜曾孫攘却從者親嘗饁之旨否視田

中之禾皆已易治竟畝如一終當美善富有曾孫不
怒而農夫克勤無事督責也○四章及其秋收公私遠
近之入孰非曾孫之利在田未刈者民之稼皆曾孫
之稼也窑如屋茨高如屋梁在外未入倉者民之庾
皆曾孫之庾也如水中之坻如高丘之京其斂而納
之室也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以載之凡此黍稷稻
粱莫非農夫之慶而敢忘曾孫乎顒方社田祖報之
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倬明貌甫田大田謂天
下田也十千謂十稅一萬取千也舊穀曰陳所謂三
年耕有一年之食也耘除草也耔壅苗也介間也攸

介田間也止停也烝進也髦士總角俊少之士凡力
田者皆少壯古者士出于農進農士之少者慰勸之
也齊與粢同飯也在器曰盛明潔也凡祭牲色純曰
犧社后土之神方四方之神五官配五氣按五方土
生物四方各司其氣成物也田臧謂收成之美也擊
鼓擊土鼓周禮祈年歌豳雅擊土鼓以瓦爲匡以革
鞔之曰土鼓田祖先嗇神農也曾孫來省耘也饁餉
也田畯農官攘却也左右曾孫之從者却其從者親
取饁嘗也禾易禾苗易治也長畝竟畝如一也不怒
克敏不督責自勤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在野曰庾

或云水漕倉曰庾在邑曰倉茨茅蓋屋也梁屋梁坻
水中高地京高丘箱車箱介福祝傳神意以嘏主人
也尸之有祝猶賓之有介或曰介大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上聲既戒叶駕既備乃事叶史以我覃剡耜叶史
俶載南畝叶美播厥百穀叶各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
既皁叶早祖既堅既好叶孔不稂不莠叶酉去上聲其螟螣特及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叶杵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有渰
掩萋萋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獲穉此
有不斂穧祭彼有遺秉叶秘此有滯穗遂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美)田畯至喜來方禋祀(叶史)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筆)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毛公曰言矜(鰥)寡不能自存焉○朱子改為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預而詩以答之毛公矜寡之說正詩人刺王之志見第三章幽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蠶食漸逼豐鎬不數年而宗廟化為黍離此大田諸詩所由作也哿矣富人哀此矜寡是謂不能自存焉爾○(一章)率土皆王田田大則稼多稼多則種多既備其所宜之種又戒其所用之器二者備乃從事于田以覃

剡之耜始耕南畝播其百穀苗之生者庭直碩大順曾孫之心也○(二章)苗齊秀而既方匡甲成而既皁實堅而既滿形美而既好無不實之稂無野草之莠又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害我田之苗田祖有神秉持四蟲付之炎火也○(三章)天渰然作雲其雲萋萋興然降雨其雨徐徐顧我小民焉能格天惟天眷曾孫而雨公田因便及我私田使公私遂遍無不豐登彼有不及刈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穫穧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遺穗使無告之寡婦拾取以為利也○(四章)曾孫來省斂農夫婦子適來饁穫農官至而喜也民事既成曾孫來報賽四方之神致精意之享以其方色之牲或騂或黑與黍稷為粢盛以享祀四方之神而介致景大之福也

○大田猶言王田覃利也耜所以起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碩大也若順也方並秀也齊等曰方穀斗曰皁與槽通故莩實甲曰皁斗周禮山林植物宜皁物漢書牛驥同皁言穀始成匡甲未合始槽斗也秀而不實者曰稂莠狗尾草稂似稻莠似稷皆苗害也穉即苗也渰雲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雨暴不久且傷苗穧擭也禾已穫而未束者細分曰穧合束曰秉

滯漏也精意以享曰禋祀禋之言煙氣也合漢之意祭焚蕭脂升臭通神故曰禋令人香煙即其意也騂黑牲也南北二方之色舉以該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叶卯合洛陽二字爲音)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叶)韎(昧)韐(各)有奭(赫)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丙)琫(叶蚌上聲)有珌(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平聲)

古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能爵

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子改爲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按各章首二句悽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寖衰久癈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脩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而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以周京密邇西戎故諷之以作六師慮其有夷狄之禍也

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蹙而旨悴畏禍之深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差六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與也變而之雅周雅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當自得之○一章自我先王營洛邑以朝諸侯瞻彼洛水泱泱然深廣猶夫故也思昔君子至此萬方之玉帛以奉天子一人之慶賞以序百辟福祿之盛如茨之積也天子躬擐甲冑服其韎韐赤色奭然以振作六師天下有逆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也○二章瞻彼洛矣唯見其水之泱泱而已思昔君子至止七校星列武備森嚴佩刀盛以鞞鞞上飾琫鞞下飾珌御戎服以講武萬年之久折衝禦侮而保其家室也○三章瞻彼洛矣其水泱泱寧自今矣思昔君子至止福祿攸同馭富馭貴操之一人萬年之久懷綏方國而保其家邦也○洛東都水名泱泱深廣貌君子指先王茨厚積也韎茜染皮也韐合皮爲蔽膝即韠也與韍制同韍用布帛韠用韋也奭赩通赤色作振也天子六師鞞與鞛同刀室也鞞上飾曰琫下曰珌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花) 其葉湑(胥上聲)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徐上聲)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上聲)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羌)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剝)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叶磋)之左之君子宜(叶俄)之右(叶以)之右之君子有(叶以)之維其有之是以似(叶俟)之

古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毛公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子改爲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洛矣非也

按序謂勳舊子弟賢而王不能用耳昔者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子孫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周道也幽王之世女謁內婦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耆舊如家父內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子孫或有為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奪功臣之祿棄賢者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似穀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裳常棣其華同蕚故比兄弟世族非親非族鮮有以常棣比者其華先葉首章言葉滑則華落矣故為有賢無譽處之比華色白次言芸黃則

色變矣故為有文章無福慶之比三言或黃或白華有存者故為有車馬無祿位之比世族彫謝所以謂之葉類絕世也○一章裳裳然並帶之花其葉滑然潤澤則花落盡矣世族零替何異此我見之子喜其象賢而心為輸寫夫能使人心輸寫則其享譽樂而處爵位宜矣○二章裳裳者華芸然色黃將落之漸矣我見之子文章英華無忝世胄既有文章則宜承祚襲爵有福慶矣○三章裳裳者華或黃或白色半改矣我見之子乘其四馬皆駱六轡御為辭澤而沃若猶然世家之儀從也○四章爾先君子功在先朝才全德備左之則無不宜右之則無不有朝廷賴以夾輔生民藉以維持惟其有功德是以積厚慶長子孫似之而克肖也○裳作常重言者非一之辭譽豫通樂也芸通作耘與隕通坻之篇曰其黃而隕葉將落之色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朱子改北山至此十篇為北山之什

交交桑扈虎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虎○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叶寒韻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叶儺受福不那挪○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古序曰桑扈刺幽王也毛公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改為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幽王沈湎于酒比昵羣小上下之間無復禮儀故詩人刺之桑扈小鳥一名竊脂為貪饕無行之比然其羽毛猶有文章可觀人而無禮儀則穿窬不如桑扈言喪失毫從也○一章交交然羣飛之桑扈猶有鶯然文彩之羽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君子為禮法之宗上下相悅和而有禮則受天之祜矣○二章交交桑扈有鶯然之領君子于上下之交有禮以相樂則萬邦自為之屏蔽矣○三章萬邦為屏以蔽之為翰以輔之百辟諸侯皆以

天子爲急棄奉王章敬慎之致福也豈不自斂戢豈不自畏難其受福豈不多乎不然欲人屏翰爲憲何可得矣○四章兕角爲觥以戒爭也其形觩曲以訓恭也旣飮旨酒當思柔順惟酒亂性惟酒喪儀君臣燕會詎有傲慢則禮法立體統尊不求福而福來求矣○桑扈青雀食肉一名竊脂鶯文貌君子指幽王屏所以蔽也翰榦也百辟諸侯也憲法也戢斂也難愼也那多也觩上曲貌柔和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俄叶)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筆叶)○乘馬在廄(救)摧(剉)之秣(叶末 叶昧)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乂)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雖)之

古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改爲諸侯答桑扈非也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于萬物取之不傷其類用之不過其節飛鳥不喪羣廄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鳥亂于上剝膚取之而刈菅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人思古明王而託爲興以

比也毛云交於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鴦交匹之鳥飛栖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爲比于飛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其性也廄馬秣摧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廄馬不妄費爲盛世之鳥獸猶得所而況於民乎萬年福祿頌古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是以爲刺○一章鴛鴦交鳥也飛而自適設畢羅以待之不忍掩捕恐離其偶也君子仁恩及于飛鳥其萬年享此福祿不亦宜乎○二章鴛鴦在漁梁之上斂左翼以相依天全性得皆畢羅之所留也仁愛如君子萬年遐福宜矣○三章天閑之馬宜其飼之厚也今其在廄無事則摧之以芻有事乃秣之以粟御用有節愛養有方君子萬年享四海之奉而福祿養之宜矣○四章乘馬在廄或秣之或摧之節用則用恆足惜福則福方來君子萬年福祿綏安之宜矣○鴛鴦鳥名畢小網有柄戢斂也凡鳥并栖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舒右翼以防外左不用而右便也摧剉草飼馬也粟飼馬曰秣艾養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按風雅之序皆始於治中於亂終於思治故風終豳小雅終菀芺以下大雅終江漢

常武

有頖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旣旨爾殽旣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旣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頖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旣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頖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古序曰頖弁諸公刺幽王也毛公曰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非也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飮不休故詩人借飮酒以致顧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飮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頖弁之謂乎○一章禮燕服皮弁弁頖然而覆首者何人乎王有旨酒有嘉殽此戴弁者豈異人乃同姓之兄弟非他也如蔦蘿施于松柏無松柏是無蔦蘿兄弟依王何以異此今不見王所憂甚大非爲飮食也儻得旣見相與酬酢則忠言上達而我心庶幾說懌矣○二章有頖者弁實維何期爾有旨酒又有嘉殽此戴弁者非他人乃兄弟也如蔦蘿與松柏相依爲命今不見王憂心怲怲儻旣見而効其忠悃庶幾王能改圖爲善耳○三章有頖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旨殽多此戴弁者皆兄弟甥舅情相關也今危亡已見如天將雨雪有細飛之霰先集則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維怡然宴樂長夜之驩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頖戴弁覆額貌蔦寄生也蘿兔絲附物而生奕奕大也君子指幽王何期猶伊何也期與忌通語辭時善也怲怲猶奕奕庶幾有臧猶言庶曰式臧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之族霰雪之似粒而稀者

頖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飮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叶）析其柞薪其葉湑（上聲）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叶上聲）兮○高山仰（叶）止景行行（抗）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古序曰車舝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褒姒嫉妒無道幷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燕樂其新婚之詩非也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得入其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非房中之艷曲也是時褒姒專寵忠諫無路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思淑姬也車舝以比民勞無好友無德

以諷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雉雉善雊曰鷮平林集鷮褒姒淫寵之比無旨酒無嘉殽宮中沈湎之比高岡柞薪淫女據中宮之比高山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一章閒關然艱難行歷者車之舝也民之勞頓何以異此今思孌好之少女駕此車往迎非飢非渴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也雖無好友爲配但得賢女勸相亦用燕安而喜樂矣○二章依然茂盛之平林有善雊之鷮宮壼之地豈可以處淫人乎惟彼及時之碩女以令德來敎誨是用燕安譽悅愛爾未有厭射也○三章今者之樂沈酣歌舞而已若得碩女雖無旨酒飮亦樂也雖無嘉殽食亦樂也雖無德配汝樂汝之有德亦歌舞也○四章男女胖合如彼析薪柞爲惡木秖可爲薪而生彼高岡其葉湑然艷妻方煽猶是也惟彼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覯之易柞薪而爲良木心憂亦傾寫矣○五章山高則可仰若彼嶒崚有愧爲山矣大道則可行若彼邪徑不可爲道矣況微賤之女可母儀天下乎碩女令德可仰可行備法駕以親迎用新婚以易舊特斯慰安我心耳○閒關崎嶇勞碌之意舝車軸頭鐵德音善言也括會也燕安也平林林茂則平也鷮雉類辰時也燕安

也譽豫通悅也無德與女無德配汝也柞櫟也惡木景行大路也如琴猶如舞調和之意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盈）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古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一章營營然往來徵逐之青蠅貪味遺毒無不朽敗讒人何異此今止于樊籬將伺隙入几席也苟遇英斷之主自退而遠去君子豈弟何以防姦其必勿信讒言可乎○二章營營青

蠅止于棘棘所以爲防而有讒人窺伺乎外機詐叵
測煽惑人心而四國受交亂之害矣○三章營營青蠅
止于榛榛可以爲蕡而有讒人附入其内陰險不測
將離間我君臣成構結之禍矣○豈弟優柔意猶齊
子豈弟之豈弟微諷之辭二人謂聽讒與被讒者君
臣父子朋友皆是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
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

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
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
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
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
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
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
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

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古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毛公曰幽王荒廢
媟嫚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
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衛武公飲酒
悔過而作非也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
宜與衛風淇奥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昔康
叔封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揚祖
訓欲幽王念武王思周公而孔子刪詩存此與書存
酒誥正同所以爲雅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卽幽王

之時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譎諫之義也○
一章古人射則飲酒賓初卽席左右成序籩豆濟楚殽
在豆核在籩陳設維旅酒既和美飲者甚齊鐘鼓既
縣于越宿賓主舉酬于將射爵行往來逸逸有序乃
抗大侯張弓矢射夫比耦是獻發矢之功各思中的
以飲同耦此燕射飲酒有禮也○二章古人祭祀用酒
方其祭也執籥以舞有笙有鼓樂既和奏進而樂乎
烈祖樂與百禮合作大禮有壬小禮有林烈祖感格
錫以純嘏也主人受嘏則旅酬交錯同姓子孫湛然
和樂各奏勸酬之能異[illegible][illegible]乎自斟酒其子弟入

而更酌康和之爵互相勸酬以助時祭此祭祀飲酒有禮也〇三章令人飲酒則不然初筵溫溫謙恭未醉之威儀反反却顧既醉則幡幡輕數矣難坐遷徙頻數起舞僊僊然軒舉未醉猶抑抑謹慎既醉則怭怭媟慢是曰既醉矣焉知秩序乎〇四章賓既醉矣長號讙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傾是曰既醉不知愆郵矣俄側其在首之弁屢舞傞傞不止醉至于此退則與燕者共幸不退則啟爭招禍是謂伐德耳飲酒所以甚善惟其有令儀令若此其何能善乎〇五章凡此飲酒有醉者或有未醉者立之監以正其禮立之史以記

其過彼醉者醉矣使不醉者視醉者之狀以自恥勿從醉者之所謂勿使昏然如醉者之太慢也不當言者勿言不可由者勿語醉而妄言罰使出童羖羖豈有童顛倒錯亂亦惟酒之故飲至三爵已無知識矣況敢更多乎監史以此為訓明者以醉為鑒庶乎知儆耳〇天子諸侯選士而射謂之大射賓客燕飲而射謂之賓射亦謂之燕射大射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畫正大侯君侯也天子與羣臣射連張三侯以尊卑為遠近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歲耦的正鵠也祈爾爵求爵

爾也不勝則罰以酒也百禮猶言眾禮祭祀自迎神至送尸禮多至百也洽合也作樂合禮也禮大節曰壬細目曰林奏爾能即旅酬逮賤之意仇作斟抱取酒也室人賓子弟也又復酌也庬 矣也時時祭也郵尤過也俄傾也傞傞不正也伐兆害也伐德猶言惡德羖牡羊之大者童未成羊也羖有角而童尚未角童而羖即大雅抑之篇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必無之物醉語謬也因醉者語以難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四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有四

魚在在藻有頒焚其首王在在鎬豈凱樂洛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己○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羅其居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不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

爾此類朱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惟此蓋旣云在鎬則雖謂之思武王也不亦可乎○一章水深則魚樂今魚何在方在藻中水淺故見藻魚困淺水露其頒然之大首民生窮蹙何以異此王今何在方在鎬京豈樂飲酒民旣困矣君能獨樂乎今之在鎬京者非昔之在鎬京者矣○二章魚在在藻見其莘然長尾民生日蹙何異此而王方在鎬京飲酒樂豈昔之在鎬者其然乎○三章魚之在藻猶水中也今依于其蒲蒲生岸邊依蒲則水愈淺生愈蹙矣王今在鎬邪然安居容知民之失所乎○頒大首貌莘尾長貌那安貌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叶壯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必沸弗檻濫泉叶芹言采其芹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叶芹其旂淠淠譬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叶計○赤芾弗在股邪幅在下叶戶彼交匪紓叶杵天子所予與樂只君子天子命叶明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叶平聲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弗纚離縭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皮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戾矣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宋說則正變淆亂矣菽彙霍霍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霍爲諸侯藩王室之比泉水毖流則安觱沸者陵暴之比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芹言勤也勤王之比赤芾在股不蔽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縢也無委佩之度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比無禮也楊木輕舟

浮。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諷今天子所與共
奠天下惟諸侯先王爲侑饗以寘之爲朝覲以會之
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屛翰固而天子尊故首
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
來朝者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
心驩悅今幽王忠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
平無勤王之忠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戲諸侯末年
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西周遂亡詩人先見故序謂見
微思古也○一章菽可爲藿采之而盛以筐筥猶不
敢褻也思昔先王之世諸侯來朝則有錫予錫予雖

何路車四馬猶以爲微而又以玄色之袞黼斧之裳
加賜也○二章觱沸然噴湧正出之檻泉非安流也水
激則物不生言采其芹芹可得乎思昔諸侯來朝旂
建于車淠淠然飛動四馬有鸞嘒嘒然清和見驂駟
之馬則知君子之駕至矣○三章朝服有赤芾垂在其
股足有行縢邪束其下芾不掩脛豈垂紳委佩之度
乎思昔諸侯晉接不敢紓緩爲天子所嘉予故天子
錫命之福祿重申之也○四章柞之爲木非萑葦之材
其葉蓬蓬繁亂人臣傲僻喪儀亦猶是也有和樂之
君子作屛王家鎭安天子之邦明良際會萬福攸同

下逮從行之左右亦便便習禮辨事相率以從也○
五章楊木爲舟汎汎漂流大繩繫之猶恐不固先王以
恩信親萬國樂只君子天子度其忠貞福祿厚其錫
予皆優游喜悅戾止王庭不繫而自固矣○玄袞玄
衣畫龍也袞之言卷龍形卷然諸侯袞玄天子袞纁
赤白黑雜文曰黼觱沸騰湧貌正出曰檻泉淠淠猶
旆旆飛揚也嘒嘒和聲馬駕車三曰驂四曰駟屆至
也芾韍通蔽膝也邪幅今行縢邪束至膝在股之
下柞棫屬惡木殿奠通定也平平猶便便辨治也堯
典平章史作便章古字通用左右陪臣從行者紼纚

大索也葵揆同膍厚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
民胥然叶柴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
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預○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爵不讓平聲叶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叶句不顧其後叶戶
如食宜饇去聲叶於如酌孔取叶娶○毋教猱平聲升木如塗
塗附叶邪君子有徽猷叶玉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
消莫肯下遺式居婁去聲慮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
蠻如髦叶平我是用憂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按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爲刺騂赤色彤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觴也以比不睦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一章騂騂然色赤之角弓其未張也翩然反而外向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兄弟昏姻親則附而疎則離亦猶此也豈可使之相遠不相附乎○二章王疎薄親族亦薄之王以此教之人焉得不效之○三章兄弟之中亦有今善而賢者王雖偷薄彼綽綽有餘自處常厚也其不善者傚王之薄亦以薄報交相爲病耳○

四章不善之兄弟亦不足校蓋人情兩相怨望此執一偏彼亦執一偏非有積怨深讐但一爵之酒受之不讓遂至亡身愚者任情不通方類此亦可原也○五章況父兄襃頹王不加優恤是老馬而反視爲駒也曾不相彼老馬少盡其力老猶憐之所以有敝帷之思況顧後日老亦將至邪老者之欲不難償如食則宜飽而已如酌則多取而已所費幾何而王吝于施乎○六章王勿聽讒讒人心本薄王以湝信之猶教猱升木也猱之升木何待於教讒言所以日至而九族所以日離矣然骨肉之情膠屬亦易於泥塗之中附以泥塗本相合也惟上之君子有婣睦之美道以貫下賤則賤者自喜于上附矣何胥遠之有○七章雨雪瀌瀌其盛矣然而見日則消明主有親睦之誼則九族之疑滯盡釋今王恩禮不肯下逮而居之不疑屢見其驕亢而已矣○八章雨雪雖浮見晛則流今王不能銷九族之怨惑忍刻薄如蠻髦之無親衆叛親離我是以用憂焉耳○騂騂赤貌翩反貌凡弓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兄弟同姓昏姻異姓禮內外小功以下皆稱兄弟令兄弟賢兄弟也綽綽有裕言不偷也朝不及夕則偷瘉病也無良不相善也一方

一偏也爵匜酒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卽不讓爵之意饇飫通飽也孔取多取也猱獼猴一云沐猴母猴也塗水土和爲泥也附合也徽猷美道孝弟婣睦任卹是也君子小人以分而言卽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之意屬卽附也瀌瀌盛也晛日色遺予也婁屢同驕傲也蠻髦猶言胡越無恩誼也西夷曰髦書作髳

弓角八章章四句

有菀王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器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爾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古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揚之垂者曰柳柳僂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象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亦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一章有菀然茂盛之柳豈不庶幾就以休息猶王者覆冒天下人豈不樂求芘但上帝方甚蹈匆自暱就之可也使我

往朝以求安靖後將責我窮極雖欲休息不可得已○二章有菀者柳不尙可愒止乎上帝甚蹈厲無自受其病可也使我往求安靖後將責我過邁雖欲愒止不可得矣○三章鳥之高飛且傅于天而不肯下況人心恣縱何所不至我今朝王焉能自靖徒取凶禍爲世所矜憐而已○上帝託天呼王以自愬也蹈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謂頓足怒厲不安靖之貌俾使也靖安也極至也愒與憩通亦息也瘵病也邁過也居徒也凶矜凶禍可哀矜言刑罰暴虐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朱傳以桑扈至此爲桑扈之什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改爲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

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王京八方人萃習尙易雜明主端好尙嚴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袨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好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旣有周南幽厲之豐鎬焉可無此篇所以存都人士也○一章王都爲四方之儀章服爲齊民之要思昔周京人士狐裘黃黃然禮法之服也容止有常言不妄出擧動歸于忠信四方之民

誰不御望之○二章彼都人士戴于首者以臺草爲笠
撮髮以緇布小冠從其儉也彼貴家君子之女在首
之髮綢密順直如其髮而止無增飾也今不得見我
心爲之不悅焉○三章彼都人士冠旁充耳用美石爲
瑱以實之從古制也彼君子女淑愼守禮是謂尹氏
姞氏閑家教也今不得見我心爲之苑積鬱結焉○
四章男子服飾重屨彼都人士腰帶厲然下垂服有常
也婦人容飾重首彼君子女髮鬢卷然如蠆容有制
也苟今得見之願從之行矣○五章思昔人士之帶非
矯飾而垂也帶自有餘耳君子女之髮非脩飾而卷

也髮自揚起耳今士好奇服女好冶容大雅之風不
可見矣云何不盱目而望乎○彼彼將也都周西都
人士猶言士人指男子也忠信曰周臺笠以莎草爲
笠禦暑雨也君子女貴家之女綢直髮多而美也如
髮不屑髢也尹吉皆貴姓吉作姞節南山云尹氏韓
奕云韓姞猶後世言王謝也苑蘊也而如通厲帶垂
貌左傳云鞶厲游纓厲與裂通帶裂帛爲之也周禮
厲禁亦謂分列界限也蠆蝎也尾末卷曲女鬢毛似
之旟揚起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
不盈一襜韻平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占○之子于狩叉
言韔其弓平叶韔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
及鱮上叶韻敍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
也○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
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
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
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
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綠與藍皆色也

爲女子事人之比綠蓋通其草澀礪可滌荓蘍藍可
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一章綠可以
洗滌采之終朝不盈一匊心有所思也念予久廢膏
沐髮曲局而不理今且歸沐誰適爲容邪○二章藍可
以染采之終朝不滿襜褕心不專也五月刈藍之子
期以五月之日歸今六月之日矣尚不至邪○三章之
子在外何所事其狩邪狩必以弓誰爲韔其弓其釣
邪釣必以繩誰爲綸其繩獨居無侶同也○四章射爲
男子之事釣則婦人可與綸繩而釣得魚維何魴邪
鱮邪聊得覩者庶免孤寂耳○兩手曰匊局卷也禮

裳前帷幅卽今裙也詹至也省也或云與瞻通見
韔弓室也綸合絲爲繩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去聲）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

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宣王召虎君臣以刺幽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營謝之卒自作誤矣○一章民所資以養者黍苗也黍苗芃芃然盛天有陰雨以膏澤之是黍苗之幸也猶南行之師道里悠遠賴有明主擇賢帥如召伯者撫循之雖勞不怨也○二章方其南行營謝也召伯曰凡我負任者我挽輦者我將車者我牽牛者是行也營謝事成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三章方其南行征淮也召伯曰凡我步卒之徒我兵車之御我五旅之師我五卒之旅是行也淮夷功成蓋云歸哉不久勞汝也○四章肅肅然整齊之謝功城郭宮室召伯營之不勞而營也烈烈然武勇之征師經營疆理召伯成之不勞而成也○五章謝邑旣成徹田峙糧江淮旣定疆理來極土地治而高原下隰無不平也水利脩而泉流灌漑無不清也召伯一一有成功宣王之心安矣今日君臣寧有此邪○召穆公營謝見大雅崧高篇平淮夷見大雅江漢篇土治曰平水治曰淸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那）旣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旣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但據文辭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矣柰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未見之情宛

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野故以桑爲此柔喪
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一章桑之爲木可資以衣今生于下濕其柔條阿然
其葉垂難然君子處窮約英華發越何以異此苟得
見之其樂如何乎○二章隰桑有阿其葉沃然而光澤
君子在野亦猶是也我得見之如何不樂乎○三章隰
桑有阿其葉幽然而色黝既見君子則仁賢在位名
譽播宣而德音甚堅固矣○四章我心誠愛慕君子但
山林朝市遐遠不得面相告語此情雖有中心藏之
相見無日何能忘之乎○阿柔貌難那通葉垂娑那

也幽茂密也孔膠甚固也遐遠也謂面談也

隰桑五章章四句

白華花菅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
白雲露彼菅茅叶某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皮由反池北
流浸彼稻田叶廷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仰
烘于煁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問于
外念子懆懆造視我邁邁○有鶖秋在梁有鶴在林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
三其德○有扁褊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叶支
兮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
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
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朱子改
爲申后被黜而作猶以小弁爲宜臼自作皆非也周
人代爲申后言以刺幽王耳愚幼受朱傳疑申后能
爲白華之忠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臼能爲小
弁之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託
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刺幽后何也
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以褒姒故刺幽后卽
刺幽王王爲幽王則姒爲幽后言約而該矣朱子謂

幽后字誤亦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清潔
共承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鐘風聲也
鶖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也皆所以
比○一章茅生清潔其莖爲菅其秀爲白華采其華菅
則以其葉束之夫婦並體相依猶此也王乃遠我使
之孤獨草菅之不若矣○二章菅茅柔韌耐旱白雲無
心英英之氣降而爲露尚能及彼菅茅我以天運艱
難適遭其窮於王無怨尤也○三章水之滮急流而爲
池背陽向北是寒涼之水也下有稻田尚蒙浸灌王
澤不下流使我嘯歌傷懷而不忘也○四章桑衣所自

出今樵以爲薪仰給烘燎之煁美材而賤用之嫡妻見棄何以異此維彼碩人使我念之而心勞也〇五章宮中擊鐘則聲聞于外閨壼失德天下將無效尤乎念此憂心懆懆而王視我邁邁不顧雖欲救正不可得已〇六章鶖與鶴皆水鳥然鶖之汙非鶴比也今鶖在梁得魚而鶴乃放棄山林矣所甚矣王之爲此實勞我心也〇七章鴛鴦匹鳥也求魚在梁則戢左翼以相依物猶如此王之不善夫婦之間二三其德曾鳥不如矣〇八章王之升車必以乘石踐踏之而已然石扁則履者亦卑嬖妾微賤何以異此今王遠我而進

彼所以使我病也〇之子碩人皆指幽王英英雲氣白而浮也天步猶時運也猶尤通憖也滮急流貌卬仰同望給也猶漢書卬給縣官之卬烘焚也煁無釜之竈火爐也懆懆憂貌邁邁行不顧貌鶖禿鶖水鳥性貪汙似鶴色青扁卑貌石乘石也王乘車履石周禮夏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猶今門外上馬石也疷病不翅也與祇通亦通作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去聲之食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〇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〇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古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〇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愚按行有後車能飲人食人非大臣而何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怨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于人黃鳥睍睆

應節趣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綿蠻二字爲鳥聲直貫全篇尤不成文理〇一章綿蠻然哀鳴之黃鳥止于丘之阿夫鳥棲求木何爲止于土丘之曲乎倦飛欲息不暇擇處也今我跋涉遠道勞苦所望有力者接引念其飢渴而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者以有餘之後車一載之耳〇二章綿蠻然黃鳥止于丘之角倦急求安也以我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而飲食教誨之以後車載之而已〇三章綿蠻黃鳥止

于丘之側勞極思休也以我卑賤之分豈辭奔走但畏力盡不能至庶幾有力者一存卹而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耳○綿蠻猶綿聯黨聲流轉不斷意後車副車也丘隅山尖也

綿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翻瓠互葉采之亨鋪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煩番之君子有酒酌言獻軒叶之○有兎斯首燔之炙叶隻灼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叶袌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慇勤之驩物薄而禮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娛自損觀頍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兎小而首至薄也牲牢饔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而王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錯亂不可讀矣

○一章幡幡然甘瓠之葉物雖至微采之亨之亦可以薦君子有酒何況牲牢卽瓠葉以爲蔬而酌酒以嘗情眞事簡豈厭其薄邪○二章有兎斯首雖非盛饌炮其毛燔其肉爲殽而以酌酒亦可獻賓何況乎牲牢之備也○三章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而酢主人亦可矣○四章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殽而酬賓客亦可矣○幡幡葉飄貌斯首纔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近火曰炙主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酢主再酌賓曰醻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斬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昭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叶促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徒矣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義漸石危險之比周在西荊舒在東故曰悠遠豕烝涉波東南江海之景豕江猪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蹢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蹢風徵也

月離畢雨徵也畢北方玄武之宿八星形如有柄小綱故曰畢主邊兵亦謂雨師月陰精主水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衰颯亡國之音也○章一漸漸險峻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經歷跋涉維其勞矣我輩將士自西東征久勞在外無朝旦之暇矣○章二漸漸之石卒然崔巍山川悠遠孤軍深入敵境武人東征陷沒而不暇復出矣○章三東南江海卑濕有豕魚白腹蹢𨁇涉波則風將至矣仰觀天象月次于畢陰主遇雨師則雨又

將滂沱矣武人東征遑此天時遑及他事乎○漸漸猶斬斬峻絕貌武人將帥也朝早也不遑朝猶言靡有朝也卒崒同高也沒深入也豕豚魚也有者乍見出沒之貌蹢蹢躅跳躍貌易姤初六羸豕蹢躅豕衆也離麗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條之華花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臧羊墳首三星在罶柳人可以食鮮上聲可以飽叶剖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陵苕一名陵霄蔓生附木其花赤周所尚色也花將落則變而黃以爲周亡之比○章一陵苕之華生附喬木君子倚賴王室猶此花已本赤而今芸然其黃將落之候矣心之憂矣生計日蹙惟有哀傷耳○章二苕之華零落已盡秪見青青之葉早知我生如此何如不生之爲愈邪○章三觀諸陸產牝羊無孕見墳然之大首而已觀諸水族梁無魚罶中水靜見三星之影而已山童澤竭閭里蕭條人民饑餓得食亦可矣安望其飽乎○芸

黃隕落也通作抎與隕同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物瘠則首大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叶鰥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叶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汝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虎○有芃朋者狐叶呼率彼幽草有棧新之車行彼周道上聲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漸之

石序皆云下國與刺則舉世非之矣怨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為亡國之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并然若朱傳紛紛則錯亂甚矣天地閉物之至微易生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蒼華色赤周所尚也玄黃赤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咸亨終于道窮故詩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一章天地生物莫微于草無草不黃則閉塞之秋矣民生今之世無一日不奔走道路無一人不將送往來以經營四方者亂離極矣

○二章草黃未已也腐爛則色變而為玄今此征夫無一人不棄其室家鰥居于外者哀哉獨非人民乎○三章虎邪兕邪則曠野已耳我征夫乃人也有室有家何乃使之久役在外朝夕不暇乎○四章芃然而大尾者狐也率彼幽草之中尚得止息征夫乘無飾之棧車行彼周道曾狐之不若矣○玄腐黑色矜鰥通無妻之稱率由也芃尾長貌棧車轍任器供役之車無飾曰棧禮士乘棧車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按朱傳都人士以下至此十篇為都人士之什　卷二十四小雅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

郝敬習

大雅

文王之什

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內文王至靈臺八篇為文王詩下武文王有聲二篇為武王詩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叶聽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訾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叶叫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上聲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亦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筆○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叶姜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北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禪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浮去聲

古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改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按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俱未

言何人作惟呂氏春秋引此以爲周公之詩今味其辭旨精融醇粹奉揚先德以示後人而夫子刪定以首大雅眞周公之制作也大抵二雅皆朝廷之事小雅多言政事諷規王和大雅多言君德弼直王敬故小雅未遠于風而大雅寖近于頌要其所言皆朝廷得失君道盛衰非爲聲音而已朱子于鹿鳴以下諸詩改爲樂歌于文王等篇無以易之而國語以文王大明綿爲兩君相見之樂然三詩實非爲兩君相見作也夫子豈爲兩君相見首錄是詩乎凡詩之作各有所本用之歌樂則存乎人知三詩不可爲兩君相見之樂則鹿鳴諸詩亦不可改爲通用之歌矣○一章我周一代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其神赫然臨之在上於哉昭明于天周自后稷以來舊爲侯邦其受天命新自文王始令子孫奄有天下周道豈不光顯乎天命豈不及時乎文王之神一陟一降今在上帝左右後王不可不念也○二章亹亹然純一之文王其令聞不已功德敷施始造周邦維孫與子並受其福宗子支庶百世相承凡爲周臣士者亦莫不光顯世世同休皆文王所陳錫也○三章周之臣士傳世豈不光顯乎其先世事我文王謀國之猶翼翼忠敬美哉

諸臣生此文王之國文王之國能生此諸臣宣忠效力實爲楨幹濟濟多士是文王所託重恃力而獲安寧者也世顯不亦宜乎○四章文王至德淵微穆然深遠無迹可窺於哉緝續熙明主于敬而已是以大哉天命畀文王以商家之子孫彼其附麗之衆何止十萬上帝旣命文王皆于我周臣服矣○五章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殷之臣士膚美敏爽者今皆奉祼獻于周京其奉祼者身服黼衣首猶殷冠彼何以至此王臣有忠藎之心者當念興亡之故勿忘爾祖文王可也○六章欲念爾祖在於脩德脩德在於敬天苟能長存敬畏合於天道卽是自求多福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于斯宜以爲鏡自知大命不易保矣○七章天命不易爾勿自忝自用遏絕乃身當宣布昭明博訪義理諮問名賢虞度殷興亡之故於天所以承天永命者自不敢怠矣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卽所以法天萬邦自起而信之矣○文王商西伯追稱王也陳錫布德施惠也哉載通始也侯語辭本適子支庶子本爲天子支爲諸侯士臣庶也厥猶其謀也皇美也王國文王之國楨幹也築牆者植兩木夾板

曰幹一曰翰三名一物也穆穆深遠也假極也大[illegible]
獻辭楚語駿則稱假假是也麗附也十萬曰億不億
不止億言無算也服事也膚美也敏便疾也祼灌鬯
也祭祀之始以圭瓚酌鬯酒獻尸尸受灌于地以求
神也旣祼然後迎牲將奉也冔殷冠夏曰收周曰冕
先代之後仍舊服示不臣且明戒也白黑雜繡曰黼
藎進也忠愛進進不已也喪師失衆也駿大也遏絕
也自用之意宣昭布明也義問以義理相詢問也虞
度也儀刑法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先儒謂文王末年受命稱王與

謂周公殺管叔同謬今觀大雅諸詩頌文德無以復
加敬止緝熙小心翼翼不已不回純之至也能人所
不能故孔子稱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與泰伯三讓
同歸至德苟文王先稱王則武王何以獨未盡善也
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周公謂文王我師孔子謂文王
沒文在玆刪書首堯舜而刪詩首文王孟子謂舜文
先後同揆觀詩書垂訓聖人之意微乎遠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沈)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的)使不挾四方○摯(至)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
嬪(貧)于京(姜叶)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杭叶)太任有身(商叶)生此

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亦)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必叶)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域叶)○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
載(宰)天作之合(閤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俟叶)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大邦有子俔(欠)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姜叶)
纘女維莘(相叶)長子維行(杭叶)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
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
臨女(汝)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邦)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芒叶)

古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按此
詩二章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
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
德顯故曰大明序於文王言明德不言天命於武王
言天命不言明德互見也蓋周之命文王以至德凝
結之而武王纘承之文王宜王而不王天與固讓所
以爲至德而天眷愈篤施及武王豈能終辭此周有
天下非驟致而序言精確矣○一章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在下者君德有善惡明明不可掩在上者天
命有去就赫赫可畏天意難信王業艱難可不愼乎

紂所居天位也又殷適嗣也乃使之不得挾有四方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章二我周受天之命始于文王文王父王季而母太任也昔摯國有仲女姓任者當殷商時來嫁我周作嬪婦于周京與我王季爲德之配是爲太任有妊而生我文王焉○章三維此文王小心愼密翼翼恭敬昭事上帝遂來多福惟其德不回邪是以受享四方之國此文王明明在下而天命赫赫者也○章四我武王受命非偶也天視在下命集于周當文王初年天爲作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文王嘉禮初擧大邦莘國有女適應其求容非天意

乎○章五大邦有女其德譬天之妹以禮文納幣定其吉祥文王親迎于渭水之涘造舟爲浮梁以通往來大昏之禮不其光顯乎○章六天命文王于周之京纘繼世德維此莘國以其長女行歸于周而篤生我武王保安之佑助之錫命之以燮和人心而伐大商就非天意邪○章七武王之伐商也殷商之衆其多如林陳于牧野莫有鬪志雖望我師來而與起告武王曰今日之事上帝降臨殷人見休臣附爾勿疑我而有二心也○章八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檀木之車煌煌然鮮明駟馬皆赤身白腹之騵彭彭然彊壯時太公

望爲太師號尚父奮其武勇如鷹飛揚涼佐武王以肆伐大商甲子昧爽會戰之朝旦天氣清明氛祲盡銷此武王有明明之德而天有赫赫之命也○忱信也不易難也殷適殷之嫡嗣指紂也摯殷諸侯之國任姓也仲中女也嬪婦也行配也載年也身妊通孕也言身中有身也洽渭二水名嘉嘉禮也大邦指莘國商諸侯姒姓大姒之母家也俔猶譬也妹少女易兌少女曰歸妹文禮也祥吉也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既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亦謂納徵也造舟爲梁今之浮橋造至也併舟相連至

岸也爾雅曰天子造舟纘女猶言嗣徽音也長子卽大姒莘國之長女也行來嫁也猶女子有行之行燮和也順天應人曰和如林言多也矢陳也牧野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望也興起也慶幸之意臨降視也貳猶疑也無貳爾心謂爾心無疑我也商師無鬪志恐武王不信已援天自誓也洋洋廣也赤馬白腹曰騵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以爲一代之制凡戎車皆乘騵也師尚父太公也姓姜名望官太師號尚父鷹揚奮勇如鷹之飛揚涼作亮佐也肆大也會朝會戰之旦武王十一年甲子昧

爽也淸明無風霾雲霧言天心順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緜瓜瓞(垤)民之初生自土沮(疽)漆古公亶(毯)父(甫)陶復陶穴(叶陳)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母)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叶虎)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武)菫(謹)荼如飴(移)爰始爰謀(叶媒)爰契(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以)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米)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史)○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公)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叶則)作廟翼翼○捄(俱)之陾陾(仍)度(拓)之薨薨(叶昏)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平)百堵皆興鼛

(高)鼓弗勝(叶升)○迺立皐門皐門有伉(叶康)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杭)○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尹)厥問柞棫拔(叶佩)矣行道兌(對)矣混夷駾(退)矣維其喙(會)矣○虞芮(叶蕊聲)質(去)厥成文王蹶(貴)厥生予曰有疏附(叶甫)予曰有先(叶線)後(上聲)予曰有奔奏(叶走)予曰有禦侮

古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此詩詠大王始遷岐山人心歸附肇基王迹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一章)我周王業成于文王肇于大王先世從來遠矣緜緜然蔓引之瓜今碩然瓜己而其近本初生則瓞瓝(博)耳有瓞然後有瓜今雖有天下而民生始自豳土沮漆古先公亶父居之民閒土室如陶竈上爲覆蓋下爲穴居因戎俗之陋未有宮室天造草昧始瓜之始瓞耳○(二章)古公亶父以戎俗不可苟安畝急圖事來朝疾走其馬循西戎漆沮水滸東至岐山之下與其太妃姜女遂來相視居宇焉○(三章)岐山之南地有周原膴膴然肥美菫荼生此其甘如餳地美可知於是始謀遷居以契火灼龜占之其繇(胄)曰止也曰是也神謀旣同乃于周原築室焉○(四章)迺慰安從遷之衆止定其居迺有止于左者迺有止于右者而公宮居中迺疆其大界迺理其溝塍迺徧治其野迺

分授其田於是西豳漆沮之衆皆東往岐山徧執其經營之事矣○(五章)民事旣定乃召司空營建國邑乃召司徒董率徒役使之建立室家先以繩直其位乃束版載土以築垣牆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作廟翼翼整齊也○(六章)其縮版以築取土盛于器陾陾然多也投土于版薨薨然聲衆也築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築成卸版再三削治馮馮然堅平也五版方丈爲堵百堵同時併起鼛鼓所以樂工工樂鼓不能止也○(七章)迺立朝外之郭門曰皐門明遠在外伉然而高大迺立朝門之應門居中應治將然而嚴正迺立大社

之冢土凡動大衆告此而後行非復昔日之荒陋矣
○又古公避昆夷遷國而內不忘備雖不殄忘其愠
怒而亦不隕絕其聘問外和而內戒王者馭戎之道
也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柞棫之木拔然上竦無
復荒蕪矣行道之路兌然開通無復險阻矣昆夷畏
之而駾然逃竄誰有喙喘豈復如向之憑陵乎
○執比及文王爲西伯而周道大興虞芮二國以爭
田之訟質正求平文王以無言之化蹶然感動而其
良心自生變讒悅而爲禮讓天下由此向風文王盛
德所致人知之矣然其所以化成天下者予謂有率

下親上爲之疏附者焉予謂有相道前後爲之先後
者焉予謂有諭德宣譽爲之奔奏者焉予謂有武臣
折衝爲之禦侮者焉雖本文王之聖亦必資賢臣之
助而況爲後王者乎○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
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沮漆豳地二水名古公猶言
先公陶窰窰也復覆通蓋也穿地爲窰上覆蓋以居
也胥字相視居宇也廣平曰原周地名堇苣也似
苦菜甜美飴餳也契刻約使鑽以來然火灼龜周禮
菙氏云焌契是也縮版束版築牆也載自下升上相
承載也捄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版也削屢牆成削

治重複也二尺爲版五版爲堵堵方一丈鼛鼓長鼓
也城之中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
宮多庫門雉門焉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肆猶言
故今也殄忘也愠怒也惡惡之意隕絕也小聘曰問
柞櫟也棫柞屬叢生拔上長也兌通也駾奔突也喙
喘息也虞芮二國名質就正也成平也爭田訟於西
伯求平也蹶動也生良心自生也言二國入周感化
相讓也

緜九章章六句

芃芃朋棫樸薪之槱酉之濟濟齊上辟必王左右趣趨叶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俄叶○淠普
彼涇舟烝徒楫緝叶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
爲章于天鐵因叶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堆琢其章金玉
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古序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朱子改爲詠歌文王
之德非也記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能蘊其材
故取之能備其官宮之能當其人故用之能得其力
能官人而治道畢矣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
育久兎罝野人皆爲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壹意純
一區別程量總攬羣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

調其適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羣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薪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二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爲本協情協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大于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一章芃芃茂盛之棫叢生樸樕析以爲薪積以爲槱供百祀之焚燎用得其材也濟濟然多士之辟王

羣材彙烝或左或右用無不宜如百體奉心志環向而趣附也○二章濟濟辟王祭祀一舉諸臣或左或右奉璋以助祼獻凡此奉璋者峩峩英偉皆俊少之髦士于禮度攸宜也此辟王祭祀得人也○三章淠然順流涇水之舟衆徒共揖之人力齊則舟行疾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卒一心如恐不及此行師得人也○四章倬然昭明之雲漢爲章于天亙古如斯周王壽考在位丕顯之謨教育熏陶若此其遐遠也孰肯自甘暴棄而不振作者乎○五章追雕琢磨以成章金玉交錯以成相辟王砥礪羣英名器光寵何以異此聖心純一勉勉不倦總攬一世之英賢程材器使大綱小紀無不在聯屬中矣○棫芃屬宜薪樸叢生貌槱積薪乾以待用也辟君也辟王文王也璋璋瓚也瓚祼器以黃金爲勺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璋半圭也圭璋皆玉爲之峩峩偉貌涇水名六師即六軍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作人興起人心也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金玉弁相也勉勉不倦也綱紀綱羅聯屬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六榛楛虎濟濟上聲豈凱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汀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去聲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古序曰旱麓受祖也毛公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以爲詠歌文王之德非也孔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文王以聖德承祖考蓁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柔恭

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誠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其義深切矣毛公發明其義箋疏誤以詩中君子即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雖皆詠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曰受祖毛氏以受祖義未明歷數祖德而於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疑承祖父者厚非以此詩爲詠

太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併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不易詩言志序即志也不達受祖之義泛觀福祿有何義理何以見周家之盛何以知文業所由隆如謂詠文德則自文王以下八篇一序足矣其免于鶻突乎以旱麓榛楛比者子孫承先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爨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周自王季當商帝乙之世受命爲西伯賜圭瓚秬鬯故次章有圭瓚黃流之比鳶飛魚躍自然無心比文王至德無爲承前裕後仁敬孝慈培養一代元命所謂干祿

豈弟者正此也清酒以下三章孝祀先公先王而獲福清酒騂牡祭祀之物柞棫薪槱之用葛藟條枚比福祿固結皆所謂受祖也而序獨舉后稷公劉大王王季者后稷周之始公劉豳之始大王岐之始王季則其父也文王之世宜以是爲四親焉序舉其功德最著者耳○一章天旱草木萎瞻彼山足有榛與楛其生濟濟蓋山高基厚故麓承其潤子孫藉先澤何異此豈弟無憂之君子仁孝承先不勞經營而垂拱似續其受祿于祖考也豈弟焉耳○二章秬鬯圭瓚先世之故物也圭瓚瑟然堅密玉爲柄而金爲勺秬鬯之

酒黃然流注于中有實器則有嘉味盛德蒙福理亦同然故豈弟承先之君子祖考芘之而福祿攸降豈有意於求福乎○三章鳶之飛也戾極于天莫自知其飛也魚之躍也深入于淵莫自知其躍也有天淵之高深故有自得之魚鳥有久遠之世澤故有熙皞之民風豈弟無爲之君子從容鼓舞人心欣欣向化久遐而不知豈不作人之遠乎○四章清潔之酒既載騂色之牡既備以享祀於祖考君子豈弟之德感格有素以此祭祀因介而得大福也○五章瑟然茂密之柞棫民資以爲薪槱用其材也君子有豈弟仁孝之德

爲先祖所慰勞歆其德也○六章莫莫然茂盛之葛與藟延施于條枚之上此葛藟自然之性也豈弟仁孝之君子爲先祖所眷芘求福何待回邪乎○麓山足也榛栗屬楛荊屬黃流鬯酒也酌以金勺色黃而流動也鳶鴟類得風則翺翔高飛鳶魚飛躍自然不用力也騂赤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五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

思齊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叶 平聲)○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叶 上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叶)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叶)○不聞亦式(識)不諫亦入(叶)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叶)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叶)

古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朱子改爲歌文王之德而以首章詠母妻爲文王所以聖非也夫母聖妻賢聖人之過而其所以聖姑不在此無射者乃其所

以聖也無射則純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人心之德主於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恆恭和則仁恆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純一不已者聖人所以脩齊治平消愛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二南之化始於宮幃孚於祖考達於家邦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於閨門而培植者深也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於鬼神而感通者遠也三章言德純雝肅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於齊媚之徽音而醞釀於雝肅之無射者故論文德之純莫如思齊此序謂之所以聖也孟子云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法天下傳後世者此之謂也○一章思惟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爲京室之孝婦此文王懿恭微柔之性成於所生也至於大姒又能繼齊媚之美率不妒忌而于孫衆多妻賢母聖和敬之風洋溢于閨門二南之化所託始矣○二章致敬於廟上順宗廟先公之心而罔有怨恨罔有憂恫敬之至也致和於家而儀刑嫡妻親睦九族調御家邦而有夏咸和仁之至也○三章家庭主和故在宮雝雝而巽順行禮主敬故在廟肅肅而嚴恪此和敬之心雖不顯之處入

所不見而常若有臨人情倦怠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故大難雖不殄絶而德之光大亦不玷缺蓋仁禮存心無入而不自得也○四章德盛化神本乎天性非待前聞古訓而式無不合非待忠言直諫而善無不入故豈弟作人壯者成而有德少者學而有造今雖文王往矣雝肅之精神如在無有厭斁于人心士類聞風興起而成其名譽爲俊髦之士也○思語辭齊敬也大任王季之配摯仲氏任也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大任之姑也母成子故言敬婦孝姑故言媚大姒文王妃大任之婦也徽音美譽也百男大姒生十子恩逮衆妾又生子極言多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恫痛也刑法也嫡妻無二故稱寡兄弟同姓及異姓有服者之通稱御如御馬之御調和順適也不顯隱微也臨視也無射不倦也保持守也肆遂也戎疾大患也如囚羑里事昆夷之類烈假光大也瑕缺也式法也古之人指文王自後世而言也無斁猶無射周頌清廟篇云無射於人斯言文王之德久而入不能忘也孟子云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飭譽髦斯士也譽聲聞也髦俊少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朱傳作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今從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叶拓)上帝耆(其)之憎其式廓(叶各)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託)○作之屏(丙)之其菑其翳(壹志)脩之平之其灌其栵(例)啓之辟(闢)之其檉(稱)其椐(居)攘之剔之其檿(掩)其柘(叶杜)帝遷明德串(貫)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佩)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以)則友其兄(叶虛王)則篤其慶(羌)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桑)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
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
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
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
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古序曰皇矣美周也毛公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
世脩德莫若文王○大矣上帝臨下之威赫然可
畏察視四方求民安定而已此夏商二國其政失道
于彼四方之國究度安民之君而上帝猶未忍遽絕
此二國也待之漬久而憎其長惡不悛乃始眷然西
顧以此岐山之地與周爲王者之宅也○(二章)岐山林
莽崎嶇太王初闢其拔作之屛除之者乃嵬不立死

之菑與傾倒遮蔽之翳也其脩理平治者乃叢生爲
灌之栵也其拓啓開闢者乃河柳之檉與腫節之椐
也其攘剔禁究使長者則飼蠶之檿桑與柘也惟上
帝遷明德之君故荒蕪串習始爲平夷之路天又立
太姜贊助其胥宇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三章)上
帝省觀岐山柞棫拔然上竦松栢兌然開通煥乎一
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
太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文王故太伯讓而王季立天
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篤周家之福慶
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受天祿不失至子孫

而奄有天下也○(四章)王季處父子兄弟辭受之際心
迹至難明也上帝若有尺寸使量度其心而慮無不
當又爲淸貊其德音而人無非議故其德是非不爽
而克明分別善惡而克類道德足以先人而克長政
教足以臨民而克君旣受讓以王此大邦循理安民
而克順慈和愛人而克比比及文王之世其德猶在
人心無有遺憾所以旣受上帝之福延及孫子也○
(五章)上帝謂文王若曰天下之禍皆起于貪欲惟爾無
畔此援彼之心無內歆外羨之心雖處風波危險獨
能晄然先登于岸可以濟危亦可以拯人之危也帝

命之如此是以密人不恭敢逆大國不奉方伯之約
侵阮國至于共地文王乃赫怒整旅以按止密人往
共之衆以扶弱鋤强厚周家之福荅天下仰望之心
也○六章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阮之兵既遏密人
遂自阮疆出侵密王師據險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有
敢陳師于我之陵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有敢飲水于
我之泉者泉即我之池矣密人既平歸附日衆乃度
新原于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作豐邑以爲萬邦之方
向下民之歸往也○七章上帝謂文王若曰予懷爾之
明德人多脩聲色惟爾純德穆穆不張聲名以形迹

人爭長諸夏躁擾變更惟爾總領諸侯不求雄長諸
夏以至變革不識不知順天理自然之法則爾何私
何恃于人哉上帝又謂文王若曰詢訪爾寇讐之方
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鉤援與爾臨衝之車以
攻伐崇國之城爾喜怒奉天理豈可避讐而縱有罪
邪○八章文王之伐崇始未忍急攻也臨衝之車閑閑
徐緩彼崇墉言言高大我師有執敵之生口訊問者
連連相續不輕執也有馘其不降截耳以獻功者安
安從容不輕截也是類禡告其罪于天是禡焉暴其
惡于神將以致其來附而四方聞之不敢玩侮矣及

崇人怙終不服臨衝茀茀奮怒崇墉仡仡堅守乃肆
伐之縱兵肆之斬絕其宗嗣忽滅其國土四方聞之
誅當其罪無有違拂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耆遲
久意猶老人曰耆師久曰老也武王伐商遲至十一
年周頌云耆定爾功成王誅紂子遲至五年書云天
惟五年須假之子孫作民主即此意也憎惡也式用
也廓大也言用意爲惡愈大也眷與睠同回顧也作
屛脩平啓辟皆芟除也攘剔則培植之也作拔起也
菑木病死者也翳死而遮蔽他木者也脩平脩治使
地平坦也灌叢生也栵栭栗檞屬好叢生檉河柳俗

名水楊椐腫節可作杖攘剔穿剔其繁冗也檿山桑
與柘皆可飼蠶及爲弓幹也串貫通習也夷平也載
始也路大道也厥配太姜也太姜有異識故綿亦曰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作邦作王國也對當也配也
指文王因心自然也善兄弟曰友錫予也錫光猶增
輝也蓋王季以弟得國疑於不友然其天性友愛不
在形迹能脩德以篤周祜於太伯之讓益增光矣奄
覆也全有之也貊清靜也貊德音人無非議也帝謂
天命也畔去此也援投彼也內動曰歆外慕曰羨誕
語辭登岸脫險也獨造其極之意密阮二國名密在

今陝西寧州阮在涇州大邦周也共阮國地名徂往
也按遏也對答也依安也京岐周也侵伐也侵自阮
疆密人入阮周師拒之于阮遂自阮往伐密也岡陵
泉池皆密地我者湯平奄有之意矣陳也大陵曰阿
度謀也鮮新善也將側也岐南渭側即豐也豐在岐
東南三百里自岐往遷也方向也懷眷念也聲虛名
也色文飾也長上為方伯長諸夏也革躁急變更也
如病革烏革之革亟也帝則天理自然之則仇方有
仇之國怨耦曰仇指崇紂黨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
囚之羑里文王伐之疑於私怨故託天命以明聖人

之無私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雲梯也所以攻城臨衝
車名臨敵衝陣之車崇墉崇國之城言言高大也執
訊生擒敵人訊問者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割其
左耳凡聽斷任左罪其不聽也類祭告天也禡祭始
造兵蚩尤也三苗之黨不祥之器故祭曰禡罵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提叶)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力叶)〇王在靈囿(郁叶)麀(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白
鳥翯翯(霍)王在靈沼(灼叶)於(烏)牣(刃)魚躍〇虡(巨)業維樅
(匆)賁(焚)鼓維鏞(容)於(烏)論(平聲)鼓鐘於樂辟(必)廱〇於論
鼓鐘於樂辟廱鼉(駝)鼓逢逢(朋)矇瞍奏公

古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毛公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
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〇朱子改為民樂文王之
詩非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世世積德千有餘
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是始有園囿臺池鐘
鼓而後民歡樂之創業若此其艱而得民若此其未
易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
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稍釋如傷
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
成故序曰民始附善乎知文王也如徒以園囿鐘鼓

耳文王豈流樂者哉凡古序皆寓法戒明聖人刪定
之旨朱子謂文王作靈臺時民歸周已久亦高叟之
言詩矣〇(一章)文王之臺靈異之臺也始經度之營謀
之王心方遲回而衆民已攻作時未幾而功告成矣
經營之始王戒民勿亟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
也〇(二章)靈下有囿亦靈異之囿也王在靈囿無論羣
黎得所牝鹿亦馴伏濯濯然肥澤白鳥集而翯翯然
潔白閒中有沼亦靈異之沼也王在靈沼於哉魚滿
而自躍凡此品物之得所孰非王心之豫樂乎〇(三章)
王時遊于辟廱有鏞鼓之樂植木為虡橫板為業業

上畫采爲牙其狀樅然懸大鼓之賁大鐘之鏞於戲
倫序可聽此鼓鐘也於哉人文可樂此辟廱也〇五章
於倫哉鼓鐘於樂哉辟廱鼉鼓逢逢然和鳴矇
瞍方奏樂事王之樂未終也〇經度也營謀也直理
曰經周旋曰營靈神異也希冀之辭攻作也不日不
多日也麀牝鹿也牡曰麌加攸服得所不驚動也濯
濯肥澤也翯翯潔白也牣滿也虡植木也業橫板也
樅業上畫如鋸牙狀樅樅然也賁大鼓鏞大鐘論作
倫聲有條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宮辟璧通水環遶如
璧也廱壅通壅水成澤象教化洋溢也鼉鼓鼉皮冒

鼓鼉形似蜥蜴而長丈餘矇瞍樂師也幼而無見曰
矇老而無見曰瞍或曰有眸子謂矇無眸子謂瞍公
事也作樂之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〇按舊本作五
章章四句今從朱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姜〇王配于
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〇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識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叶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〇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烏萬
斯年受天之祜戶〇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烏萬斯年
不遐有佐
古序曰下武繼文也毛公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
能昭先人之功焉〇朱子改爲美武王能纘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非也按此詩稱武王之有天
下以文德不以武功故篇中不及伐商而但言其仁
信孝順反覆揄揚故序曰繼文言繼先王文德也後
篇曰繼伐言繼文王武功也又前篇文王之雅畢此
篇始武王故曰繼文古序極精密朱子以篇中有成
王字疑是康王以後詩固矣〇一章我周以武定功然
非尚武也武莫如周而下武者亦維周自先代世有

哲王太王王季文王三后皆忠厚積德其神在天而
武王脩德無忝三后克對于鎬京也〇二章武王所以
配三后于鎬京者雅於先世文德作而求之也其脩
身立政常合天理天下心悅誠服非但一人一家信
之能成王者之大信也〇三章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
土之人誰不取法所以然者惟其能孝思三后久而
不忘故孝思之誠爲法于天下豈徒武功云乎〇四章
天下信之式之則媚愛之矣所以媚愛此一人應而
不違者無他惟以武王有孝先之順德耳則是武王
能長言孝思昭哉其嗣先王之服矣〇五章昭明之業

在于今日者光被于來世足以上繼三后之迹於哉
萬年之久大命永集受天之福矣○六章受天之福則
人心歸之四方諸侯莫不來賀於哉萬年之久不遠
獲屏翰之佐乎○下武猶言左武不尚武也遐劉之
意配對也媚愛也一人指武王侯維也服事也來方
來也許猶所也繩繼也祖三后也武迹也於嘆美辭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韋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王后

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王
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必
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叶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維龜正貞叶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叶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古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公曰武王能廣文王之
聲卒其伐功也○朱子改爲詠文王遷豐武王遷鎬
之事非也本謂文武伐崇革商之功不獨爲遷國而
已蓋周道親親稽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

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
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
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
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
曰繼伐○一章文王有聲聞以其能遹述先德而駿大
之所以有聲也述之以承前而求其安寧述之以啓
後而觀其成功前有可法後有可傳文王其君也哉
○二章文王無心立功惟受天命有此武功既伐崇國
以討罪又作豐邑以安民皆非得已也文王誠君也
哉○三章其築豐也掘淢中之土而因以爲城其作城

也適與制合而不侈大非急于從己之欲以廣其都
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來世之孝耳文王誠君也
哉○四章文王之事濯然明白無有曖昧其築豐也維
卑小之垣四方人心自爾攸同倚仗以爲楨幹文王
其君也哉○五章及我武王繼之乃作鎬于豐之東豐
水自西東流入渭注河此昔大禹平治之績也四方
于此攸同奉皇王以爲君一統之業自是始定武王
其君也哉○六章鎬京既建乃作辟雍興學校偃武功
以崇文教東西南北無不心服武王其君也哉○七章
維王宅鎬稽疑于卜龜兆貞吉王功乃成所以定丕

基遺後人者非苟焉而已也武王其君也哉○訙豐
水之涯有白粟之芑生焉人材長養猶之嘉穀武王
豈不論才論官而仕之百年之計在於樹人將以遺
孫謀而燕安羽翼其子也得賢裕後武王其君也哉
○聲令聞也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淢與洫通溝也
謂城濠匹合也謂大小合制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
左傳鄭祭仲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皆所
謂匹也棘急通來嗣也來孝後人繼先之孝王后指
文王追稱之辭王公王事也濯明白也牆曰垣豐
水在豐鎬之間東北流入渭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

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自鎬視豐水西來故曰東注考
卜稽之卜也正貞也卜吉曰貞凶曰悔成之言伐商
定天下爲王京也周書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又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卽此類芑白粱粟
也仕仕以官也燕翼安輔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自此以上十篇皆文武之
詩朱子因詩中多稱文武疑譜不足據夫文武之雅
豈卽作于文武之時後人追贊祖德故皆稱諡也

毛詩原解卷二十六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七

生民之什

自此至板凡十篇內卷阿以上八篇成王時詩民勞
以下終蕩之什皆變雅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元叶生民如何克禋克祀史叶以弗無
子履帝武敏米叶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夕叶載生載育亦叶
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塔不坼策不副迪叶無
菑無害叶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史叶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冰鳥覆去聲翼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孤故

矣實覃實訏叶去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其克嶷
亦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
猛瓜瓞唪唪上聲叶○誕后稷之穡有相去聲之道叶茀厥
豐草種之黃茂卯叶實方實苞實種實褎保叶實發實秀實
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
維穈門維芑起恆亙之秬秠是穫是畝美叶恆之穈芑是
任是負丕叶以歸肇祀史叶○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由或
簸或蹂釋之叟叟搜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
羝以軷剔叶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削叶○卬昂盛辰于豆于
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始叶后稷肇祀史叶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懙 歆
古序曰生民尊祖也毛公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此詩周公相成王制禮樂推后稷配天敘其功德之隆見配饗之宜非祭祀之樂歌樂歌則周頌思文也○章一我周民始生實維姜嫄姜嫄生周民如何昔爲高辛帝之妃禋祀高禖以祓除無子於時上帝降跡姜嫄履其拇歆然咸動於郊禖所止之處載震有身載夙及期載生而産載育而發是我祖后稷所由出也○章二姜嫄感帝武之祥彌滿十月首生后稷其易如達不坼裂不破副

無菑病無戕害以顯其靈異上帝豈不安寧豈不康享前日之禋祀使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章三無人道生子駭以爲不祥乃棄寘隘巷之中牛羊過者以足拊字之不踐踏也怪而移之平茂之林會有人來伐平林者乃棄之寒冰之上有鳥以羽蓋而護之於是始知其爲異兒也將往收之鳥乃飛去后稷呱然而泣其聲覃長訏大載滿道路經歷多難而神氣不損所謂天授也○章四方其爲孩提手足匍匐並行稍長岐嶷然能行立既免乳就口自食遂爲種植之事種大豆之荏菽則旆旆然枝旟揚起種禾則行列

穟穟然多穗種麻麥則幪幪然茂密種瓜瓞則唪唪然多實蓋幼而天性已知矣○章五及其壯也堯命爲稷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耕稼芟荊除豐茂之草後擇種之色黄而茂生者種之實方而齊畝實苞而茂密實種而初發實發而遂長實發而生莖實秀而吐穗實堅而粒漸滿實好而無災害實穎而穗垂實栗而不秕教民有功堯乃即姜嫄母家之邰國封稷以爲家室焉○章六稷既封邰乃啓廟祀誕降嘉種耕助以供御廩有黑黍之秬中有一稃二米之秠有赤粱粟之穈有白粱粟之芑徧種秬秠既成而穫計之以

畝徧種穈芑既成而肩任背負以歸爲粢盛酒醴周之廟祀自此始矣○章七有邰肇祀其禮如何嘉種既歸納于臼以舂既舂矣揄米出臼簸揚其糠又蹂禾取穀纔之米成而淅以水其聲叟叟烝以釜甑其氣浮浮爲粢盛酒醴者備矣其將祭也載謀而禮無不議載惟而慮無不周敬之至也取蕭脂焚之升臭以祭宗廟取牡羊以軷祭行道之神內外之祀皆舉矣取肉著火而燔之炙于火而烈之薦獻之物備矣偕今年之祀所以興起來年嗣續于不替也○章八卽今王業維新南郊之祀尊稷以配天盛濆醢于木豆盛

大羹于瓦登大饗貴質也馨香之氣方升上帝飫安
饗之是何芳臭之薦誠得其時乎所以致居歆者不
在芳臭也蓋自我后稷封邰始祀有相之功克配彼
天庶無罪過悔恨以至今日矣居歆之速豈偶然哉
○時是也姜姓嫄名帝嚳高辛氏之妃有邰氏女弗
言祓也除不祥曰祓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春分玄
鳥至天子率後宮郊祀高禖祈嗣也帝天帝也武足
跡也敏作拇大指也歆動也介閒也止立也震娠通
有身而震動也夙宿通息也靜以待十月之期也誕
發語辭彌滿也滿十月也先生初生也達通也或作

羍羊子易生也坼裂也副劈通破也居然徒然也無
人道而徒生也寘與置同腓肘也字愛也覆翼以羽
翼覆蓋之也淤沃則平姜嫄以春分孕彌月生正寒
冰之時也呱兒啼聲覃長也訏大也匍匐手足並行
也岐嶷始行立之貌就口食自取食就口不須乳哺
也蓺荏菽以下四種皆兒嬉之事蓺種也荏菽大豆
一名戎菽禾役禾之行列穟穟也唪唪小瓜貌相助
也言贊化育也茀去也豐草茂草也黃茂嘉穀也黃
土色洪範云土爰稼穡五穀色多黃茂易生也方齊
等也種播種也襃褎遍長也穎穗末垂也栗粒飽滿

也邰姜嫄母家降嘉種樹藝以供祭祀也秬黑黍秠
即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芑白粱粟黍以爲
酒醴粱以爲粢盛恆與亙同覓也謂徧種也考工記
弓人云恆角而達與此恆同揄取米出臼也蹂踐禾
取穀也釋水淅米也謀卜日之類惟擇士之類言謀
慮思惟無所不戒備也羝牡羊祭行神曰軷遠行跋
山封土爲神主象山祭畢以車轢其上而過示無險
難也嗣歲繼今以後之歲卬我也木曰豆以盛菹醢
瓦曰登以盛大羹胡何也臭香也亶信也時善也迄
至也○孜姜嫄感帝武之祥而生稷其事近誕故毛

傳謂帝爲帝嚳姜嫄從帝嚳郊祀履嚳之武而將事
齊敏遂歆然有身此說雖似然詩敘無父被棄之事
甚明稷所以得名棄者以此詩不須帝嚳而推本姜
嫄正明其無父耳如以帝爲嚳則魯頌閟宮亦云上
帝是依豈亦嚳乎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而詩本神其
事難別作解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舊本第三章
八句第四章十句朱傳改第三章十句第四章八句
今從之
敦圏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叶禰戚戚

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以肆筵設席授
几有緝御語叶○或獻或酢作洗爵奠斝叶假醓他醢以
薦叶將或燔或炙叶灼嘉殽脾皮臄覺或歌或咢忌○敦弓
既堅叶斤四鍭既鈞舍上聲矢既均序賓以賢叶動○敦弓既
句如既挾夾四鍭四鍭如樹叶斜序賓以不侮○曾孫維
主酒醴維醹乳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
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叶必

古序曰行葦忠厚也毛公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
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子改為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謂序不知比

興之體與全詩本義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
但見戚戚兄弟便謂睦九族但見黃耇便謂養老但
見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福祿隨
文生意無復倫理此說非也蓋古序惟首一句而毛
公檃括詩中語發明首句忠厚之意詩雖不主仁及
草木而以行葦比則草木也雖未嘗專為養老乞言
而已有優高年領教誨之意推廣而言未為不可六
經唯詩言可旁通性情之旨悠緩含蓄與他文字根
株不移者殊科毛氏深得解而古序簡約周道親親
故但曰忠厚如朱傳燕父兄耆老詩中已具成贅語

矣其以行葦比者古路在井門旁近溝洫多生葭葦
牛羊往來踐踏故以為比朱子誤以為無義之興非
序之咎○一章敦然聚生道旁之蘆葦勿使牛羊踐踏
則苞苞而成叢並體而成整新生之葉泥泥然柔澤
矣兄弟本同一氣戚戚親愛莫遠其近則同氣相依
自不至閒隔矣○二章兄弟既集或陳之筵以坐或授
之几以依既肆筵於地又加席於筵既授之几又續
之侍御所以安其體供其使令者無弗備也○三章登
筵之後主人酌酒獻賓賓卒爵更酢主人主人卒飲
又洗爵酬賓賓受而不飲奠其斝焉其薦有多汁之

醓有肉醬之醢或以肉傅火而燔或以肝近火而炙
其美殽有胃脾之脾口肉之臄其樂或比琴瑟而歌
或徒擊鼓而咢也○四章燕必有射雕畫之弓既勁射
必四矢四矢之鍭既調四矢皆舍彼我均中則次序
眾賓以中多者為賢而飲其不賢也○五章敦弓既句
而引滿四矢既挾而盡發皆如手樹侯中彼此巧力
相當則序次眾賓以不陵侮者為賢而飲不賢也○
六章射禮既畢即席終燕主燕者本宗之曾孫也其酒
醴味厚而醹用長柄之大斗挹酒以酌兄弟中之黃
耇於是語於是道古而求其教誨也○七章黃髮耇僂

老背有鮐文年高而德卲吿曾孫以善道引導輔翼使曾孫壽考吉祥助之以大福也○敦團聚也行路也葦蘆也方齊也體幹也泥泥新葉柔潤也肆陳也鋪設曰筵藉之曰席筵迫地席加於筵上也几所以憑緝不絶也御侍也謂更僕也斝爵類奠置也醓醢汁也醢肉醬也脾肚屬臄口上肉也口下曰函歌比於琴瑟曰徒擊鼓也敦追通雕也天子之弓雕畫鏃矢之有鏃者鈞均通調也矢前有鏃重三分其矢一在前二在後乃均調也既鈞兩人皆中也賢勝也句與彀通引滿也兩物夾一曰挾矢上弦夾於大二指

間謂之挾禮每射四矢搢三矢於帶間挾一矢以發又挾至四矢皆挾則盡發矣如樹如以手植侯中言巧也不侮謂不倨傲也曾孫宗子之稱成王也醹厚也大斗大杓也柄長三尺所以挹酒祈求教也燕禮於旅酬時乃相語樂記云於是語於是道古求教諫於老人也台作鮐莊子有哀駘它老人病僂之狀或曰背有紋如鮐魚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按鄭箋作八章章四句朱傳作四章章八句今從毛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北叶○既醉以酒爾殽既[illegible]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芒叶○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叔公尸嘉告谷叶○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戈叶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俄叶○威儀孔時[illegible]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捆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引叶○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離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古序曰既醉太平也毛公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子改爲父兄答行葦非也成王之世周道基隆朝野安寧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悅臣子願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胤祚永昌所

以爲太平祝頌而寓箴規也然詩實因祭祀燕飮作而序不及何也正大雅與正小雅異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詩言醉飽卽燕飮言尸告卽祭祀故序不復贅但約其義而毛公以朋友相悅濟濟多士釋太平之義亦不及祭祀獲福者詩志不主祭祀也朱子謂爲孟子斷章所誤過矣蓋忠厚莫先於親親故有行葦太平莫樂於燕飮故有既醉守成莫重於宗廟故有鳧鷖序各有攸當也○一章君子燕飮既醉我以酒其恩誼篤厚又飽我以德朝廷清穆天下和平今固有景福矣

願君子萬年助爾先大之福如一日焉○二章既醉以酒爾殽既進天下無事君臣和樂非脩德莫享此願君子萬年介爾昭明之德以永此福也○三章君子德之昭明必進于有融欲淨理還勿遺瑕纇可也高明必期于善終日新不已勿或昏怠可也沖人嗣服清明未洪所謂善終者已有其始祖考居歆公尸以吉祥告令終可知矣○四章告以吉祥維何君子奉祭籩豆之物清淨嘉美王之臣隣爲朋友者助攝祀事皆有嚴恪之威儀是君臣同德也○五章朋友威儀既甚宜君子又有仁孝之子助獻孝子繼君子之誠意不

竭父子君臣同心感格故永錫爾以衆善之類也○六章錫類維何室家宮壼之中和氣孕毓之地君子萬年永錫爾福祥與子孫祚胤兩全也○七章其胤維何有子孫無福祥其胤不全錫爾以胤必被爾以福祥使君子萬年大命於子孫僕屬是錫爾以胤之類也○八章命僕維何有福祥無子孫其祚不全錫爾以祚必先予爾以女之若士者使孫子隨之是錫爾以祚之類也如是則太平之福萬年令終矣介助也景光大也昭明明德也融明無雜也高朗猶高明也俶始也公尸尸之尊稱嘉告以吉祥告創嘏辭也静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助也孝子君嗣也禮特牲饋食獻尸畢將旅酬主人嗣子入舉奠是也不匱不窮也類善也壼興閫通宮中之巷也祚福也胤子孫也僕附屬也釐予也女士女賢如士者從隨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叶扶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叶桉公尸來燕來宜叶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訛○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

來下叶戶○鳧鷖在潨叶叢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工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叶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勤

古序曰鳧鷖守成也毛公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朱子改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非也祭而賓尸常禮詩既言燕尸矣故序不復贅但表其守成以志周道之盛王者所承事莫大於神祇祖考天下有道九廟安妥百神效靈公尸醉飽則孝子之守成可知矣鳧鷖性謹愿江湖沐游有安樂之象鳧鷖之言負扆在涇之言在京以比守

成鳧鷖沒鷖善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天
神地曰祇公尸者神祇祖考之所依公尸安即神祇
祖考安神祇祖考安即持盈守成之效矣內外非一
祭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天神之尸也
天主氣故曰淸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沙靜而宿
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三
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蓄儲故曰湑
脯禮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羣主九廟之
尸也故曰宗烝嘗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
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于門每歲春夏門尸有專

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
故曰後不言福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所得司
也緜艱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柔序所以謂之神
祇祖考安樂此也鄭說彷彿而未盡朱傳則憒憒耳
矣○一章鳧鷖在涇浮而動者陽之靈公尸幸神而從
天猶此也今者來燕不旣安寧乎爾酒淸殽馨與公
尸燕飲神其以福祿來成就爾矣○二章鳧鷖在沙沈
而靜者陰之靈公尸居鬼而從地猶此也今者來燕
不旣得宜乎爾酒多殽嘉以與公尸燕飲其以福祿
助爾矣○三章鳧鷖在渚飲啄得所山川諸材社稷巷
民公尸象之猶此也今者來燕不亦安處乎爾酒旣
湑爾殽旣脯以與公尸燕飲則福祿下積國家受賜
矣○四章鳧鷖在衆水之會則羣集矣九世之廟公尸
聚而來燕其禮不旣尊乎向者薦獻旣燕于宗廟而
降福今繹行燕飲福祿之來益增崇矣○五章鳧鷖在
兩岸之門得所止矣五祀有門戶之祭而繹行於門
外亦猶是也公尸來止熏熏和樂旨酒欣美燔炙芬
香公尸燕飲百神咸悅永無後艱矣○鳧野鴨鷖鷗
也一名水鴞涇水名公尸尸之尊稱來燕來作賓于
廟門外也爾皆指王宜安也湑泲酒去糟也潨衆水

會也來宗尊也于宗廟也燕于宗祭受薦獻也亹門
逈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嘉)樂(洛)君子(叶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保
右命(叶明)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叶必)子孫千億穆穆皇
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
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
之紀燕及朋友(叶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懈)于位(叶泄)
民之攸塈(戲)

大序曰假樂嘉成王也○朱子改爲公尸答鳧鷖非

也詩本美成王而序不言美者美刺詩之變也至[illegible]
無頌故正風雅無美刺序言嘉取篇首嘉樂以括全
詩之義猶漢唐言德廣蕩蕩上帝言天下蕩蕩斷章
取義也○一章 嘉哉可樂之君子有顯顯昭明之美德
能宜在下之民而百姓安宜在位之人而百官悅以
是受福祿于天保安之右助之錫命之反覆重申之
無已也○二章 君子有令德以干天祿而得百福子孫
之多至于千億莫不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爲君
宜其爲王不愆過不遺忘以率由祖考之舊法是君
子令德宜子孫也○三章 君子之威儀抑抑然愼密德

音秩秩然有常能無私怨無作惡虛心以率從羣賢
故受福無疆爲四方所綱紀也○四章 總攬百度綱焉
而政無不張紀焉而事無不理明主勵精于上故寮
寀無事臣僚從容外而百辟內而卿士欣逢盛世咸
愛明主陳力効忠不敢懈惰民亦賴以休息矣○假
升也通作嘉尚也美辭禮記中庸篇引此詩作嘉樂
是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宜君支庶也宜王嫡嗣也
率由羣匹信從善類也燕安也塈與墍通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詩或分六章章四句因舊解
穆穆皇皇抑抑秩秩等語或作子孫或作成王不類

故疑分章之誤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
由羣匹兩對語似皆指成王今按宜君明是子孫之
爲支庶者不愆忘率舊章正只子孫事仍舊四章爲
是朱註併威儀抑抑之章俱作稱願嫡嗣解則牽强
矣

毛詩原解卷二十七終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亦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杭〇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嘆叶灘陟則在巘叶偃言復降在原何以舟叶捐之維玉及瑤鞞丙琫叶上聲容刀〇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姜京師之野叶汝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〇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上聲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叶以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嗣之飲叶印之君之宗叶忠之〇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

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叶丹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〇篤公劉于豳斯館貫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段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叶以夾其皇澗遡素其過戈澗止旅廼密芮叶抴去聲鞫之即

古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〇周自后稷當唐虞時受封于邰至夏中衰棄稷不務后稷之孫不窋拙失其世官竄於西戎不窋之孫公劉復脩世業始營豳居是周之始造也召公歌其事示嗣王使勿忘先業猶周公之詠七月也〇一章立國之道淳

固則可久饒薄則易壞篤實哉我祖公劉之為君當草昧之初匪敢居處匪欲安康乃埸疆以治其田廼積倉以儲其粟乃裹其乾餱米糧于小槖大囊思安輯其民光顯其國乃張弓矢干盾戈戟戚斧揚鉞始自邰啓行遷于豳焉〇二章篤實哉公劉往相此豳之原從者繁庶皆情順喜遷布散宣居無有不樂而永嘆者既陟山頂之巘以望形勢復下廣平之原以察邑居身所服帶何物維玉與瑤佩刀有鞞鞞上飾琫而刀有威武之容也〇三章篤實哉公劉將營度邑居往彼百泉察衆水所聚以瞻廣原升南山之岡以觀

高丘之京卽此京丘衆聚之野作民居以處其處作客舍以廬其旅將施教令而言其言將議政事而語其語也〇四章篤實哉公劉宮室既成乃于京師依然安居羣臣蹌蹌濟濟使肆之筵使設之几既登其筵乃依其几乃造牧羣執豕于牢殺用特牲從其儉也酌用匏器尚其質也食之以饌飲之以酒異姓則為之君同姓則為之宗情洽而分辨也〇五章篤實哉公劉營建既畢則壤定賦是時豳地既廣且長乃揆日影以辨東西南北升高岡以相陰陽向背觀流泉以察水利灌漑使民家出一人以供征役足大國三軍

之數量度下隰與高原之田多寡肥瘠什一而徹又
度梁山以西夕陽之地廣之豳居信乎其荒大矣○
六軌篤實哉公劉國邑既成新附者多乃于豳作館以
居之使人涉渭爲橫渡之舟以逦往來取石爲礪取
鐵爲鍛以供營造既定其止居之基乃疆理其新授
之田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或夾皇澗兩岸或遡過
澗上流止居之衆日密至有就芮水之外而居者矣
○篤厚也馬不進曰篤勞頓遲重之意埸田塍也小
曰槖大曰囊戚斧也揚鉞也方始也啓行開道也軍
前曰啓于胥往相也斯原指豳地也廣平曰原宣徧

也永嘆長嘆也巘山頂也舟帶也瑤美玉也鞞鞛同
刀鞘也琫鞘上飾容刀武容之刀禮曰戎容暨暨或
曰飾也或曰藏也百泉衆流也溥原廣原京高丘也
師衆也處居民也廬寄居也旅賓旅也言教令也語
謀議也依安也造適也曹羣也牢養豕處饗以大牢
而用豕新國殺禮也宗尊也景考日景也曠野之地
視日景乃知方向也岡登山岡也陰陽地寒煖也三
三單也單盡也每家出一人家家盡出賦役均也猶
周頌言單厥心禮郊特牲言社事單出里大傳言戚
單于下祭義言歲既單皆盡也隰下濕也山之西曰

夕陽豳在梁山西荒大也館客舍也亂舟之絕流橫
渡者禹貢曰亂于河是也厲砥石也鍛治鐵也止基
止居之基理授田也皇過二澗名旅客也新遷曰旅
芮水名禹貢作汭水內曰汭水外曰鞫卽就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迥酌彼行潦叶老叶呂挹揖彼注茲叶紫可以餴分饎叶熾叶恥
豈弟君子叶典民之父母叶米○泂酌彼行潦挹彼注
茲可以濯罍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葵○泂酌彼行潦
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叶既豈弟君子民之攸塈戲

古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皇天親有

德饗有道也○朱子謂序語意疎非也朱以泂酌三
句爲無義之興而毛以爲黍稷非馨之比蓋餴饎濯
溉祭祀之事孟子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
帝況有道德如豈弟君子者乎故以行潦比皇天親
有德饗有道所謂明德惟馨也○一章道閒之積水非
甚明潔也遠取而酌之彼器以待澄清然後挹取而
注之此器亦可濯溉餴米爲酒食以供神明人能洒
濯自新則精誠可格天而況豈弟樂易之君子實爲
民父母明德之薦不馨于黍稷乎○二章遠酌行潦挹
彼注此猶可濯祭器之罍況豈弟君子爲人心所歸

不可以格鬼神乎○三章遠酌行潦挹彼注玆猶可濯漑而況豈弟君子民所安息不可以享祖考乎○洞遠也行潦道傍潰水也餴米蒸一熟也饎酒食也罍祭器也漑洗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叶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叶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叶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

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叶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叶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叶○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古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公曰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子改爲召康公從成王遊于卷阿因王歌而和之非也毛云求賢者擇相也用吉士者審庶官也人主擇相相擇庶官則羣賢輔而天下治召公敎王求豈弟君子以用吉士媚天子而愛庶民猶秦誓之求休休一个臣也德莫大于豈弟指周公之爲冢宰以流言避位而成王疑忌師保召公不懌故作此詩諷王末章及車馬欲王迎周公復相位以安庶官且及公歸亦作君奭師保同心吐握下士周道以隆所謂豈弟君子俾爾彌性者此也朱傳以君子爲成王誤矣南風卷阿比人主溫恭好賢擔下曰阿鄭以爲山阿而朱子因謂王與召公遊卷阿之上尤誤矣

考工記云四阿重屋士昏禮亦云當阿東南拜有阿房亦謂深宮曲房也後世詩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之句卽用卷阿飄風南來之意○一章有卷然曲之擔阿則迴旋之飄風自南來堂高擔曲故薰風迴旋以入人主屈已虛懷則善言樂告亦猶此大賢負易簡之德豈弟之君子也庶其覩光而來遊乎喜起而來歌乎君臣相悅意氣交暢有懷必吐以涼其德音矣○二章方今運際昇平伴奐哉爾之游閒也萬幾清宴優游哉爾之休息也必有豈弟之君子乃能薰陶輔養使爾彌其德性進脩罔懈繼續先公艱難之

業永有終矣○三章爾今土宇内夏外夷皈大章明無
[illegible]危之恩何孔厚也必有豈弟之君子輔翼君德使
爾彌益其德性永爲内外百神之主矣○四章爾承受
累世之命其來長矣無締造之勞福祿爾集亦既康
矣必得豈弟君子使爾彌久其德性則純全之福可
常享矣○五章賢材無盡有可憑以爲依者有可翼以
爲輔者有孝行者有道德者以引爲先後以翼爲左
右有豈弟君子以端百揆則衆正向風四方自爲之
則矣○六章其容貌顒顒然莊嚴卬卬然高朗其德行
純粹如圭璋之貞潔聞之則有美聲望之則有善儀

如此者眞豈弟之君子也碩德重望不爲四方之綱
領乎○七章鳳凰文明之瑞翽翽然飛集于所止羣賢
猶鳳凰也馮翼孝德藹藹王多善士但得豈弟君子
休休有容惟其所使皆媚愛乎天子矣○八章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翔千仞而上亦傅于天矣羣材靈鳳也
藹藹王多善人但得豈弟君子惟其所命而媚愛庶
民矣○九章鳳凰之鳴不于卑陋必于高岡明顯之地
梧桐之生不于幽谷必于朝陽向明之方二物相須
也梧桐菶菶萋萋而茂盛則鳳凰雝雝喈喈而來鳴
賢才之擇主亦若此矣○十章今君子之車既衆且多

矣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有此車馬不用以徵聘錫
予不爲長物乎陳詩不多維以此事遂作歌耳非敢
自以爲來游之歌也○卷曲也曲阿猶言曲謝迴廊
也飄風回風也自南和氣也君子指大賢矣陳也伴
奐安舒也彌增益也性德性似嗣也先公指太王以
上王業所自起也酋終也叉也皈大也章明也茀祿
卽福祿馮憑通顒顒莊敬貌卬卬高朗貌翽翽羽聲
藹藹衆盛貌梧桐一木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茂盛
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按自此以上

十八篇文武成三王之詩古序次第井然義理明切
有何牽强附會而朱傳一切改作誠所未諭

民亦勞止汔叶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叶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
以謹惽怓女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亦叶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異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戎雖小子而式

弘大叶〇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
縱詭隨以謹繾綣叶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叶王欲玉女
是用大諫叶平聲
古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〇朱子改爲同列相
戒非也古人戒君不敢直斥至呼藎臣僕夫豈可拘
篇中稱爾戎小子便謂戒同列乎 章一 國以民爲本
今民亦疲勞矣庶幾可小安乎京師四方根本愛此
京師之民以安四方可也民之不安由于小人無縱
詭詐隨順之輩使讒諂不行以防無良之人遏止寇
虐之慘然不畏天命者則可柔撫遠方順習畿甸而

安定我王矣〇章二民亦勞止汔可小休乎愛此中國
以爲民聚勿縱容詭隨以防其讙譁用遏寇虐無使
民憂庶不毀爾前功爲王治平之美矣〇章三民亦勞
止庶可止息乎惠此京師使四國卽安無縱詭隨以
防其不測式遏寇虐無使爲隱慝能敬愼威儀親近
有德則邪慝自遠矣〇章四民亦勞止庶少愒息乎惠
此中國使民憂慼泄除無縱詭隨以防醜惡之輩式
遏寇虐無使正道敗壞汝雖小子關係弘大不可不
謹也〇章五民亦勞止庶可小安惠此中國使無殘傷
無縱詭隨以防罔結之姦式遏寇虐無使正道反常

王欲愛汝是用大諫正于汝也〇汔庶幾也中國京
師也詭隨詭詐順隨也寇虐賊害也憯慘通殘忍也
明明命也柔安也能習也遠則柔以安之近則能以
習之逑聚也猶好逑之逑惛怓猶讙譁亂聽也罔極
不測也愒息也泄去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繾
綣小人固結也正反正道反覆也王女寶愛汝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音亶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簡〇天之方難叶念無然
憲憲叶軒天之方蹶音貴無然泄泄音異辭之輯矣民之洽叶翕

矣辭之懌矣民之莫叶陌矣〇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
爾謀聽我囂囂音梟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平聲先民有言
詢于芻初蕘饒〇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學老夫灌灌小
子蹻蹻覺匪我言耄叶冒末爾用憂謔多將熇熇霍不可
救藥〇天之方懠躋無爲夸毗皮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屎希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〇
天之牖酉民如壎萱如篪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奚攜
無曰益牖民孔易叶亦民之多辟無自立辟〇价人維藩
凡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閑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叶會無獨斯畏〇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

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行
古亭曰板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讞詩中稱爾我改
爲同列相戒之辭非也說見民勞○一章上帝板板然
無所變通令下民盡病矣其出令不合理其謀政不
久遠謂天下無復有聖人管管然小有所見而自用
假爲忠信而不實之于亶汝謀慮未遠是用大諫於
汝也○二章天方艱難無若是憲憲然喜而不懼也天
方動蹶無若是泄泄然放而不收也王者出令遠近
承式爾惟辭之輯而不乖乎天理則胳合羣心而民

洽矣辭之懌而不傷于暴戾則不拂衆志而民安矣
○三章我與爾職雖各異然同爲王臣我就爾忠言相
謀爾聽我囂囂不受汝雖不受而我言終可佩服勿
以爲笑也先民有云問于芻蕘況寮友乎○四章天方
爲虐將有喪亡之禍汝無謔謔然戲侮老夫灌灌然
效其誠款小子蹻蹻然恃其驕慢豈我昏耄妄言實
爾以憂爲戲耳惡盈禍烈如火熇熇將無可救之藥
矣○五章天方威怒爾無爲夸張以自獎諛勿爲護毗
以求親媚勿使威儀顚倒迷亂勿使善人如尸不得
有爲民方愁苦呻吟莫敢揆度其故喪亂無所資生

曾無有惠愛我衆民者矣○六章民之戴君如天天生
民與以良知猶堵塞開牖明來暗去以人因天如吹
壎而篪和必協也如璋比而成圭必合也如物在而
取如取物而攜必得也其攜也非曰本無而益之因
其固有耳牖民不甚易乎今民多邪辟豈無良心惟
上無以牖之爾愼無自立邪辟導之可也○七章國以
善人爲藩籬衆民爲垣墻大邦爲屛蔽巨室爲翰榦
君脩德懷之則無不安寧同姓宗族之子爲城守有
德則同姓相輔無德則親戚離叛愼勿使親戚叛而
城壞獨居斯可畏矣○八章人主雖尊莫尊于天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就樂也敬天之變無敢馳驅慢遊也
昊天甚明凡爾出往天無不與昊天甚旦凡爾游行
天無不與或善或惡焉能逃之○上帝指王也板板
剛愎自用之貌卒癉盡病也話號令也不然不是也
靡聖非聖也管管見小自用貌亶信也不實亶假爲
信也憲憲猶欣欣蹶動也泄泄舒散也辭命令也輯
和也洽合也懌悅也莫定也僚同官也服行也芻牧
草也蕘采草也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熇熇火盛
貌懠怒也夸張大也毗親附也尸不動作也殿屎呻
吟也葵揆通度也蔑無也資生計也師衆民也懠怒

戶所以通明壎篪解見小雅何人斯之篇辟邪僻也
价人善人也或曰大也大德之人也大宗强族也宗
子同姓也王與往通渝變也旦明也衍泛游也
板八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八終

毛詩原解卷二十九

蕩之什

自此至終凡十一篇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僻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文王曰咨咨
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抔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叶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
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詛侯祝靡屆
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庖烋孝于中國斂怨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培無
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叶不義從
式叶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式號式呼叶俾晝作夜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叶小大
近喪叶人尚乎由行叶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叶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叶枝葉未有害叶本實先撥
叶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

古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毛公曰厲王無道
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按此詩刺周

宜蕩敗故古序斷取篇首蕩字爲目而毛公釋其義云天下蕩蕩者猶漢廣之云德廣所及也德廣與漢廣不相蒙天下蕩蕩與蕩蕩上帝不相蒙皆說詩斷章取義之法朱子非之拘也○一章蕩蕩廣大之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上帝疾甚其威降于下者多邪僻之命非天命果僻人自陷溺之耳蓋天生衆民其命不可信降生之初本無不善而人暴棄鮮能善終命若何可信乎○二章昔我文王嘗嘆殷商曰嗟哉汝殷商之君曾是彊梁禦善之人曾是掊擊克伐之人曾是使之居位曾是使之服事乎此皆天降慆慢之德汝

自興起而力用之也○三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汝爲人君當秉持善道可也彼彊禦多懟之人爲無禨之言以應對是寇盜攘竊用以居內衆怨叢生詛呪交作無有屆極窮究矣○四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汝炰烋然矜氣勢以陵暴中國聚民之怨以爲己德是非顚倒不明由爾背後旁側無賢人也爾德不明由爾無陪貳大臣無賢六卿也○五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天不沈湎爾以酒使爾不義從法爾自喪其容止無明無晦叫號讙呼以白晝爲長夜昏淫甚矣○六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百度荒亂上下昏潰譟如蜩螗湧如沸羹大小臣民死喪將至尚由此而行不肯改步內奰怒于中國延及鬼方之遠無人不懟者矣○七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非天時不善乃汝不用舊至今縱無舊人尚有舊法汝惟不聽所以大命傾覆也○八章文王曰嗟嗟汝殷商人亦有言大樹忽然顚沛揭露根本其枝葉未有損傷惟根本先絕所以顚沛君身本也天下枝葉也君先自壞然後天下從之昔者夏桀之亡以此殷商之鑒近在夏世今日之鑒卽在殷商之世矣○辟君也多辟多邪僻也烝民衆民也諶信也咨嗟也殷商指紂也曾嘗也彊禦彊梁禁禦

也掊掊通棓擊也克勝也指酷吏輩或云掊裒通聚斂也慆慢也興進用也而秉義類爾執善道也寇攘竊奪也式用也式內居中用事也侯維也作詛通盟詈也祝呪通怨罵也屆極也究窮也炰烋怒氣也背側前後左右也陪貳也天子之陪貳三公也湎醉變色也從式從用也止容止也蜩蟬也螗蝘屬蜩螗沸羹皆亂意奰張目怒貌鬼方遠夷也典刑常法也顚倒也沛仆通怨頹之貌揭根見也撥絕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疾叶系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叶格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叶眞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叶酖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叶拱明刑叶鄕○肆皇天弗尚叶常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邦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質爾人民叶茂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庶愼爾出話叶和敬爾威儀叶俄無不柔嘉叶戈白圭之玷叶點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叶訛○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叶皋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叶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叶褒惠

于朋友叶以庶民小子叶溯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叶言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各思不可度叶拓思矧可射叶碩思○辟必爾爲德俾臧俾嘉叶戈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叶俄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叶任染柔木言緡叶民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侵民各有心○於叶烏乎叶呼小子未知臧否叶鄙匪手攜叶奚之言示之事叶上聲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叶暮成○昊天孔昭叶照我生靡樂叶閑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叶造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叶貌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叶要借曰未知亦聿旣耄叶冒○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古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毛公曰亦以自警也○朱子改爲武公自警而作非也詩中侯度小子等語皆自責以告王昔商紂荒于酒微子曰我沈酗于酒孝子諭親必先自責忠臣誨君引爲己過詩言溫厚故導君惟以自警幽王距厲王所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追惟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

事曰取譬不遠盡指流毒之事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此詩作于晚年故曰亦聿旣耄或疑其在于今非追刺語夫追刺而言今猶敘他人事而稱我云爾何害其爲追言也○一章抑抑然愼密之威儀乃心德之廉隅外之廉隅齊整則其內方正可知豈有外貌邪慢而內存貞德者人亦有言君子容貌若愚未有哲人不愚者此言不可訓也夫田野庶民不學而𥠖鄙若愚氣質之偏爲疾宜也學士大夫脩身爲本亦𥠖鄙無異庶民則乖其常矣○二章天下莫彊于人不可以威服維有德則四方訓而從之

謚德人所同有明白坦直覺然共由四國自順之矣政令者國之經訏大其謨勿見小利堅定其命無事紛更遠其謀猶務圖久安辰其告戒務中時宜至于威儀脩身之本敬而愼之則表極端而民以爲則矣○三章其在于今尚迷亂于政國不治矣顚覆其德身不脩矣惟荒湛于酒而已女雖湛樂是從獨不念所承繼者先人之緒乎不肯廣求先王之道拱奉其明法也○四章故今皇天弗好尚汝所爲如彼下流之泉早隄防之無使淪沒相率以亡可也爲今之計當早起夜卧洒埽宮庭之內凡朝家之事孜孜不懈以爲

民表又脩爾車馬與弓矢戎兵戒備戎作以遏蠻方遠慮豫防庶免淪亡耳○五章質爾之臣與爾之民勿習浮靡謹爾諸侯所守之度勿壞王章如是則可以備不虞之變愼爾出言敬爾威儀必求和柔嘉美白玉爲圭有缺尚可磨鑢言語一缺不可復補焉得不謹也○六章無輕易自由其言無曰苟且言之耳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豈可任意使之逝而不追乎未有言出人不讐怨未有施德人不厚報者苟能有德有言惠順于羣臣朋友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繼述爲民承憲矣○七章視爾羣居友君子和柔爾顏色相

接心猶自儆曰其未遠于愆乎及視爾在室未見君子亦有此心否室有屋漏尚不愧屋漏可也勿曰此不顯之地人莫予見天下或有人不見之地無有鬼神不體之處鬼神無形其來不測雖敬猶恐其至也況可厭怠不敬乎○八章天下法爾以爲德爾當使之臧善使之嘉美善愼爾之容止不愆于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鮮有不爲人法者如人贈我以桃必報以李自然之應若身不善而責民善猶童羊而責以角惑亂小子耳有是理乎○九章荏染和柔之木乃可以緡絲爲弦而成弓如溫溫謙恭之人乃能虛己受善

而立德何也哲人告以話言則順其德而行彼愚人反謂我言不信智愚相越之遠如此溫恭所以爲德之基也○十章於乎小子涉世尚淺未知好醜非但手攜汝也且示爾往日已驗之事非但面命爾也且提其耳而丁寧之借曰未有知識亦旣年長抱子爲人父矣惟其志氣盈滿不肯受善所以無成儻人不自盈滿豈有早知又晚成者乎○十一章天道甚明人生何樂視爾夢夢不悟我心慘慘自覺誨爾諄諄至詳聽我藐藐無有不以爲教而反以爲害借曰爾未有知年亦送已耄矣○十二章於乎小子告爾旣往前事之失

後事之師聽用我謀庶免大悔天方艱難將喪厥國取譬不遠昔者之事天道禍淫不差忒也邪僻其德使民至于大急自取之耳○隅棱角也覺明直也訏大也辰時也興迷亂尚昏亂也敷求廣求也共拱同執也明刑明法也肆遂也弗尚厥棄也章表也逷遠也質淳朴也人民臣民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由言任意言也苟聊且也朕我也捫持也逝猶放也讐怨也惠順也庶民小子猶言國人子弟也輯柔和柔也不遐猶近也庶幾之意屋漏室西北隅通明處也辟法也無角曰童既云童又云角潰亂之語虹者不正之氣須臾散滅故潰亂曰虹也舊徑事也取譬不遠指厲王流彘之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叶柔)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叶與劉)倉兄(況通況)填(顛)兮倬彼昊天(叶汀)寧不我矜○四牡騤騤(葵)旟旐有翩(叶篇)亂生不夷(叶與葵)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叶與夷)具禍以燼(叶)於乎有哀(叶衣)國步斯頻(叶)○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獎)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講)誰生厲階(叶雞)至今為梗(叶上聲岡)○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亶)怒(叶呂)自西徂東(叶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民)孔棘我圉(語)○為謀為毖(叶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叶)逝不以濯其何能淑(叶)載胥及溺(叶)○如彼遡(素)風(叶分)亦孔之僾(愛)民有肅心荓(平)云不逮好(叶去聲)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叶上聲)○天降喪亂(叶)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叶)具贅卒荒靡有旅力(叶列)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莘)其鹿朋友已譖(叶)不胥以穀人亦有言(叶)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叶己)○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歲)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叶)○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去聲)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北)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叶)職盜為寇(叶)涼曰不可(叶平聲)覆背善詈(利)雖曰匪予(叶)既作爾歌(叶與可)

古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一章菀然茂盛之桑始生葉柔其蔭旬徧可以休息惟捋採殘劉病此下民

不得愛庇矣王政殘虐天下彫敝何以異此是以心
憂不絶倉卒恍惚而顛危倬然大明之昊天寧不我
哀矜乎○二章方今征役煩興四牡騤騤不息旟旐翩
翩飛揚亂日生而不平無國不滅無有黎民不遭禍
爲灰燼者矣於乎惟有哀傷耳國運頻促何能久乎
○三章國運無依天不我助欲止無所向欲行無所往
世路梗塞如此君子存心自無有爭不知誰生禍階
至今爲梗塞乎○四章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昔辰章而
今侵削矣我生不時逢天厚怒自西京至中原無有
安居之所我之見病已多矣我之邊圉甚急矣○五章

王不用賢以兵戰亂是爲謀爲愼而亂反滋國反削
也今告爾以可憂之事誨爾以當序之爵賢人已亂
猶水止熱誰能執熱不以水濯乎王欲已亂不用賢
人其何能善有相及于陷溺而已○六章王不用賢故
賢不樂爲用如彼逆風而行甚僾唈而不得舒民有
欲進之心常恐以仕招禍曰吾願不及此矣甘心稼
穡竭力民事以代祿食稼穡雖勞無禍今之寶也代
食雖貧自得以爲好也○七章天降喪亂滅我所立之
王降此蟊賊稼穡盡病哀恫哉中國俱危盡空無有
衆人同心協力仰念穹蒼以回天變者也○八章維此

順理之君民人瞻仰內秉善心外宣嘉謀考擇其輔
相維彼不順理之君以獨見爲善自有肺腸而不遍
發志上驕下慢使民盡至于狂亂而已○九章視彼林
中鹿甡甡然爲羣僚友相譖不以善道相與譬鹿之
不如矣人亦有言進退如臨于谷今日之謂也○十章
維此聖哲之人所見而言者照徹百里之外王不能
用維彼愚暗之人反惑以爲喜邪正之辨我非不能
言也言則招禍如此畏忌何哉○十一章維此善人王
不求訪不迪行維彼殘忍之人顧念重復用舍顛倒
民心不服所以喜其亂亡而安爲荼毒也○十二章狂

風之來必有隧道多出于空虛之谷君不信仁賢小
人乘虛而入亦猶此也維善人作法于善本無可指
彼不順之人欲攻善人必以隱慝蓋其立朝大節皎
然明白惟汚以曖昧之事使君子無由自明是則小
人所以空虛人國家者矣○十三章大風之行有道貪
人敗壞善類猶風也欲人聽從已言則以辭色接對
若人指陳時事誦說則警然不顧如醉者矣既不信
善人又欲人附已是彼悖亂而復使我爲悖亂也貪
人之行其道如此○十四章嗟爾朋友予豈無見而作此
言如彼飛鳥仰天而射時亦見獲吾言豈無一中乎

本欲微婉勸諭惟恐顯揚汝惡而汝反無顧忌加赫怒于我也○(十五章)民之禍亂不測者專由小人陽爲直諒而巧于欺背爲民不利之事如恐不勝故令民爲邪僻專爭不遺餘力徂詐相尚激成禍亂所以罔極也○(十六章)民之未定專由盜臣爲寇害耳其佯爲信也亦曰惡不可爲及其反背也工爲詈罵變詐如此雖自文曰匪予然我已作爾歌矣情狀暴露烏得而揜之○旬偏也捋采取葉也劉留遺殘也葉希疎之貌詳見王風丘中有麻瘼病也倉倉卒兄怳同昏也塡顚逼危也夷平也泯滅也黎黔首也靡有黎言

彤耗也頻促也蔑貧無依也將扶也疑疑立也立不正向曰疑鄉飮酒禮賓疑立西階上是也徂往也無競無爭也梗塞也憚怒厚怒也覯瘠見病也棘急也圉邊也毖愼也況滋也序爵論官也遡向也僾氣悶不得息也爾進也猶主人爾客入之爾荓抨逼使也卽莫予荓蜂之荓云自言也不逮猶云免我也卒痒盡病也贅綴通危意也荒空虛也旅力衆力也穹蒼天形穹窿色蒼然也惠順也猶謀也考察也愼審也相輔也甡甡衆多並行也朋友羣臣也已以通胥相也穀善也谷窮也遇坑谷則窮也譖言有見而言也

百里遠也胡何也迪行也貪亂利于爲亂也荼苦也毒螫蟲也大風狂風也隧道也式法也穀善也征攻逐也中垢隱惡也謂誣以曖昧不明之事敗類害善類也聽言欲人聽己之言對答也誦言人述事之言如醉不聽之狀悖背理也蟲動物之總名飛蟲羽蟲也鳥屬弋以絲繫矢射也陰覆蓋也赫盛怒也罔極禍亂不測也職專主也涼諒通信也善背猶言易反覆所謂不實于亶也不利害民也競爭也用力不遺餘力言無所不至也戾定也善詈工爲毀罵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汀)王曰於(烏)乎(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擧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平聲)○旱旣大(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因)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意)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濃)耗斁(妒)下土寧丁我躬○旱旣大甚則不可推(退平聲)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危)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旣大甚則不可沮(祖)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古)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楚)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語)○旱旣大甚滌滌(荀)山川(叶春)旱魃(跋)爲虐如惔(談)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

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豚)○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顛)我以旱憯(慘)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娛)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滓)趣(楚)馬師氏膳夫左右(叶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仰)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叶貞)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古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公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

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朱子改謂述王仰訴于天之辭非也蓋據王曰二字以為述耳詩美刺多託言豈必夜半宮中王果仰天作此等語乎○一章倬然大明之雲漢昭明回旋于天夜晴則天河明此旱徵也吾王仰天嘆曰於乎今人何罪天降喪亂饑饉薦至也今我無神不祭犧牲不愛以玉幣禮神圭璧且盡矣而何其不我聽邪○二章天久不雨旱既大甚暑氣蘊積隆盛蟲蟲然熏蒸禱祀不絕從郊至廟上天下地奠其品瘞其物無神不尊事矣莫親于后稷降臨而力不能救莫尊于上帝能救而不降臨與其耗斁下土寧災禍當我一人之身耳○三章旱既大甚災由人致何可推諉兢兢業業如霆雷作于上不勝危懼也周昔中衰餘民幾何今凶年死亡一民無遺矣天將并我不遺何得不相畏乎祖宗之業行自我而摧滅矣○四章旱既大甚不敢謂人力無何沮止不救也赫赫炎炎無容身之所死亡將至無所瞻仰惟昔有德之羣公與為官正者皆雩祀所及也既不見助父母先祖情至相關何寧忍予乎○五章旱既大甚滌滌如洗山無木川無水旱鬼為厲如火惔焚我心畏暑憂如熏炙羣公先正視若罔聞耳

昊天上帝何不使我逃避而去別求賢者以安民也○六章旱既大甚我欲遯去天怒民怨黽勉不敢何乃病我以旱慘哉莫知其故祈年之祭則甚早矣方社之祭亦不遲矣昊天上帝曾不虞度以我敬恭明神亦可以無悔怒矣○七章旱既大甚臣鄰渙散無復綱紀庶官之長鞫哉窮矣冢宰疚哉病矣掌馬政之趣馬守王門之師氏掌飲食之膳夫與近侍之左右無一人不周徧祈救無力不竭而不能止此災瞻仰昊天使我何所俚賴乎○八章瞻仰昊天有嘒然之星方未有雨徵也大夫君子昭格于天者無餘力矣天苟

不雨死亡將至爾無棄前功更求昭格可也此非爲
予一人爲定衆正也民生不遂衆正不安瞻仰昊天
何不惠我以安寧乎○雲漢天河也水氣之精爲漢
昭明也回轉也薦重也臻至也圭璧所以禮神也卒
盡也蘊積也隆盛也蟲蟲熏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也
下祭地也瘞埋祭物于土也宗尊也克能也臨降臨
也斁敗也丁當也推排也兢兢懼也業業危也霆疾
雷也孑獨也遺脫也摧滅也沮止也赫赫旱氣炎炎
熱氣先正先世爲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禮仲夏則
雩祀之滌滌山川山童川竭也魃旱鬼也惔熱中也

憚畏也黽勉忍耐意畏去不敢去也瘨病也祈年孟
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孟春上辛郊祀上帝祈穀也方
祭四方社祭后土虞度也友紀百官之政紀也鞫窮
也毛氏曰凶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弛兵膳夫徹
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徧也
謂人人祈禱賑救也里悝同聊賴也嘒明貌贏餘也
戾定也庶正庶官前大夫君子也寧安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毛詩原解卷二十九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

崧松高維嶽駿極于天汀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仙叶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試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訛叶登是南邦平叶筆叶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卜叶
平聲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廛叶王命
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
既成既成藐藐麥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覺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母叶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訓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補叶○申伯信邁王餞

于郿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
峙止其粻張式遄傳其行杭叶○申伯番番潘叶既入于謝
沱叶徒御嘽嘽灘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刈叶不顯申伯王之
元舅已叶文武是憲軒叶○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
聞問于四國亦叶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剝叶

古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天下復平能
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朱子改爲申伯出封于
謝尹吉甫送之而作此事已詳篇中故序不復贅吉
甫對揚于朝而國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崇賢

封建復古之治耳人臣立功紀勳著于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于大雅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指之義愈精故雲漢不為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為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為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為美韓侯以紀遐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箋一明主中興天生賢輔非偶爾崧然高大維此四嶽高極于天山高者其神靈昔嘗降靈生甫侯今生申伯維此申伯與昔甫侯世掌四嶽入相天子為周之幹四國有患于以蕃蔽四方德教于以宣布厥功懋矣豈人力哉○箋二申伯亹亹然德行不倦

先世封申今王使之纘先業以元舅入相褒賞其功因謝邑近申加封為牧伯使南國諸侯取法焉命司空召伯定其邑居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子孫世守之也○箋三王命申伯為法于南邦因謝民以作爾藩宣之功乃命召伯井牧其田稅以徹法乃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申伯家屬前使就國也○箋四申伯謝邑之功皆召伯所經營始作城郭以安其民又作寢廟藐藐深邃以妥其先靈謝功既成申伯將行王錫以四馬蹻蹻然強壯馬領下有金鉤當胸懸樊纓濯濯然鮮明也○箋五王遣申伯以路車四馬告之

曰我謀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以大圭作爾分封之寶舅氏往即爾封南土善地當保守之也○箋六申伯行邁信有期矣西由岐周受命于祖廟而王餞飲于郿申伯乃南望謝邑成行其將送何殷懃也王先命召伯徹其土疆因以所稅積其餘糧使舍館有資行李速遄所以慰藉其行者又何周悉也○箋七申伯番番然老成既入謝邑徒行者乘御者嘽嘽衆盛周南諸侯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豈不顯哉申伯以元舅之親出領州牧文德武功非諸侯所取法者乎○箋八申伯之德柔順正直輔相王室擾服萬邦聲聞

于四國吉甫作歌其詩所言甚大其風動人極美以贈申伯明建國親侯中興之盛典也○崧高貌嶽嶽山東岱南衡西華北恆唐虞時有姜姓為四嶽之官封于呂或曰即伯夷也其苗裔在周為齊許申甫故推本嶽神降生以美之亹亹勉強貌申本侯爵今加封為侯伯也纘繼也纘四嶽之後也申國即今南陽府謝在申東北百里即今唐縣召伯召虎為司空掌營國邑登成也成營建之功也作興也庸功也幹猶其功勳也傅相也古者諸侯皆有傅相御治事之官私家臣也遷自京師徙至謝也俶始作也寢廟後之

寢室也藐藐深邃也蹻蹻壯貌鉤馬頷下有金鉤以懸樊纓金軺之飾賜上公同姓者也申伯以元舅爲侯伯故得賜之膺馬當胸也樊纓九就懸當馬胸故曰膺濯濯鮮明也圭諸侯之封圭長短各以命數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或云子男璧也介大也貫重之稱瑞玉曰寶近就也或云語辭與彼記之子之記通信邁來行也郿地名在鎬京西岐豐東非自鎬適申之路時王在岐命申伯于文祖廟故餞于郿也誠歸始成行也峙積也遄速也番番猶皤皤髮白貌書泰誓云番番良士訓老成人也舊訓武勇按下

文以仡仡勇夫爲所不欲則番番非武勇也周邦周諸侯之國指申伯所領南國諸侯也戎汝也南邦之人自相謂也柔惠和順也揉馴擾也寬猛適中之意工歌曰誦碩大也所言皆王朝封建式百辟之事故曰大也肆猶極也贈送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按申伯以王元舅襃封賜可謂厚矣未幾以幽后見黜率犬戎殺幽王而滅宗周申爲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主寵任外戚移祚纂國者何以異乎故天子有道則萬國親無道則親戚叛易曰匪寇婚媾及覆手之間而已父子相繼宣興幽滅可不畏哉故國風存揚之水大雅錄崧高聖人有微意焉誦者見其美而忘其規泥其辭而不逆其志爲可與言詩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叶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格)于下(叶)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叶)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必)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叶)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

柔則茹(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鰥)寡(叶古)不畏彊禦(叶語)○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上聲)克舉之我儀圖(叶)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四牡彭彭(叶)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叶)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叶)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叶)

古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改謂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非也吉甫作詩備獻納非僚友私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强僭繼世不由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已出厲王中衰周人放之于彘是畿甸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況齊遠在東陬境內區區之城郭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壓之與夫子刪詩存烝民春秋之義也故曰詩亡春秋作如朱說僚友相送非闕獻納何登于雅王朝命使往來餞送不少詩可勝錄乎○一章天生烝民有形則有性性以範形不可踰越故人秉常性則好美德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況天視有顯昭明降格于下保此中興之天子生仲山甫名世之

賢佐其爲物則秉彝不尤超于衆民乎○二章仲山甫之德柔和嘉美成中物則令儀令色外一柔嘉也小心翼翼內一柔嘉也古訓是法學古有獲也威儀是力動必以禮也天子是順明命使賦精忠獲上不孱使命也儀所謂有物有則者非與○三章王命仲山甫曰予以汝爲法于諸侯纘汝祖父舊職保護王躬王朝有命汝出而布之旣布納而復之以爲王之喉舌四方有事汝其賦布政教于外使之爰起而應焉○四章肅肅尊嚴之王命維仲山甫能奉行之邦國諸侯有賢否維山甫能明辨之旣能審理又能知幾處功

名之會勿亢悔以保其身又夙興夜寐無怠荒以奉天子入臣之節無毫髮不盡矣○五章人亦有言柔則呑而茹之剛則梗而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柔如矜寡亦不侮也剛如彊禦亦不畏也究猛相濟仁義并用德之全也○六章人亦有言德本固有欲之斯至其輕如毛無難舉也而民有德者少我儀度圖謀維仲山甫能舉之心誠愛之而思助之其闕道全美無容助也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能補之能補不足又何不足待人補乎○七章今仲山甫以敷政之職王命城齊出行祖祭四馬業業不息從行征夫捷

捷敏疾人懷不及之慮也四馬行而彭彭八鸞鳴而鏘鏘此行無他齊國告遷王命仲山甫往城彼東方耳○八章四牡騤騤不息八鸞喈喈和鳴仲山甫往齊勿久于外式遄其歸可也吉甫作此工歌穆然如淸微之風仲山甫遠行多所懷思故陳天意王命盛德大業以慰安其心耳○則法也物則如有耳目卽有聰明有五倫卽有五常之類秉執也彝夷道常也懿德美德也好悅也義理悅心也若順也出納旣出而復也發起應也若否猶言臧否明明于理哲察于幾輸輕也儀度也圖謀也衮職君道也闕失也城東方

築城于齊也是時齊自濟始徙于臨菑古諸侯之居
逼險則王者爲遷定焉
烝民八章章八句○按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
躬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
煩之亦異于采芑六月之命使矣詩言袞職有闕式
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
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
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

茀錯衡玄袞赤舃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
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
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
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
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
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
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
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
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古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錫命諸侯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王王策命
錫車服歸始爲諸侯厲王中衰諸侯繼世不稟命宣
王中興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此詩故序目曰韓
奕言命韓奕奕然也序不本其事者詩言入覲王命
纘考則繼世也言鞹鞃淺幭則喪畢也禮喪車庶淺
幭革飾詩具故序不贅序者志也志美宣王中興能
錫命諸侯而朱子謂錫諸侯爲常事非也若使天子

常能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跡不熄而春秋不作矣
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誇
盛美矣又謂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
嘗知有天子哉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
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此四王者孱王非興王也
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
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謂
之王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韓
之命治亂邪正何可相比乎然美中興而並及娶妻
何也王室又安邦國和平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興

猶二南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可徵天子有道則諸
侯秉禮親喪畢入覲歸而後議婚道揆法守秩然可
觀與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相違遠矣所以美
之○一章奕奕然高大之梁山韓國之鎮昔禹所甸治
也今王嗣禹功而中興梁山道路頗覺開展倬然大
明矣韓侯由此來朝王親命曰汝其繼汝祖父于家
勿廢朕命于國夙夜匪懈敬恭爾位凡朕所命愼勿
變易撥逆除亂牧伯之職苟有不來庭之方宜榦正
以佐汝君也○二章韓侯入覲乘奕奕之四馬甚脩長
肥張執分封之大圭合瑞于王王所錫予有交龍之

善旂羽毛綏垂以爲章有車以竹簟爲蔽畫錯文于
衡有服以玄帛畫龍爲袞及赤色之舃有馬飾頷下
以金鉤懸樊纓于膺飾馬額以鏤金之鍚大喪初除
乘藻車用去毛之鞹鞃軾中之鞃用無毛之淺皮覆
軾上爲幭用革爲馬轡首之鞗用金爲小環而搤厄
束其革也○三章韓侯既覲將行爲祖道之祭出宿于
屠王使公卿餞送淸酒百壺殽有炰鼈鮮魚菜有筍
蒲贈行有四馬與路車籩豆且然盛列與韓侯相燕
飲也○四章韓侯歸國大喪既除嘉禮載舉娶厲王之
甥乃卿士蹶父之女親迎于蹶父之邑其車百兩彭

彭衆盛四馬八鸞鏘鏘和鳴禮儀不其光顯乎諸娣
從嫁者祁祁徐靚如雲之多韓侯視之爛然滿門庭
也○五章蹶父爲王卿士材力甚壯經營四方無國不
到因爲其女韓姞相出嫁之所惟韓甚爲樂土川澤
之大訏訏魴鱮之大甫甫麀鹿之衆噳噳有熊羆貓
虎皆山澤之産蹶父喜此善居而韓姞今歸燕安甚
樂矣○六章溥哉韓國之城先王分封命召康公率燕
國之衆脩築完固舊矣今王以韓先祖受命世爲牧
伯因北國近百蠻命韓侯以追人貊人奄受北方之
國而爲之伯教以脩其城深其池治其田畝瀞其稅

籍各以地所有或貔皮或赤豹黃羆之皮以時入貢
此皆牧伯之事也○奕奕大也梁山韓地山甸治也
倬明也道路也韓先世武王之子封韓後爲晉所滅
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受命纘立稟王命也榦正
也不庭方四方之國不來王庭者也戎汝也辟君也
孔甚也脩長也張肥大也淑旂旂之善者綏垂貌以
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竿之首爲表章也刻金曰鏤
錫馬額飾也眉上曰揚金色光圓如日故曰鍚也鞃
軾中也淺俴通皮之無毛者幭幦同覆也以皮覆軾
上手憑處周禮喪車有五藻車用鹿淺幦革飾喪初

除不用盛飾也金厄以金爲小環陸纉束之厄搤軛束也屠近西京地名顯父猶言顯者公卿貴臣也餞王命餞行也蔌菜也筍竹萌蒲蒲蒻皆以爲菹也贈王命贈行也卿大夫車無路名且甚多之辭侯氏諸侯在王所之稱胥相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死汾水上姊妹之子曰甥蹶父周卿士姞姓妻之女弟曰娣諸侯娶一國之女同姓二國媵之所娶者爲嫡二國爲媵嫡有娣有姪媵亦有娣有姪一娶九女也故曰諸娣祁祁徐靚(정)也如雲多而美也武壯也蹶國不到奉使也韓姞韓侯妻蹶父之女也訏訏甫甫

皆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小燕安也譽豫通樂也燕召康公封國也追貊北方夷狄國名奄撫也全有曰奄伯一州之長牧伯也墉城也壑池也所部諸國城池也畝田畝籍版籍所部諸國田賦也獻諸國所常貢之物貔豹屬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一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도)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정)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해)○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한)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사)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리)爾圭瓚秬鬯一卣(유)告于文人錫山土田(전)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계)首天子萬年(년)○虎拜稽首對揚王休(휴)作召公考(고)天子萬壽(수)明明天子令聞(문)不已矢其文

德洽此四國

古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毛公曰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按周京偏在西隅去東南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立周公東征三年滅國五十而後徐淮定伯禽封魯亦爲東土重也厲王中衰四夷交侵至宣王北逐玁狁南平荊蠻而淮夷猶未附初命召虎經營再勤六師親討必東土寧而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繫大雅之末簡聖人删詩次第可見而周之興衰始終由東征其故亦可

考而知也○章一江漢二水浮浮合流武夫滔滔東下
肅將天威不敢安處不敢慢遊淮夷不附是以來求
也既至淮浦出我戎車張我旂旟聲罪致討不敢安
寧不敢舒緩惟淮夷不附來鋪陳以伐之也○章二江
漢之流湯湯武夫之勇洸洸淮夷亂我四方王師經
營不戰而服遂告成功于王淮夷服則四方平四方
平則幾旬安時無復有爭戰之警而王心則寧矣○
章三召虎既成功于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就彼開墾疆
土以徹法平其賦稅戎事甫定卽行疆理匪病民匪
急功也率土歸王使一體成賦來取則于中邦耳乃

往正其疆界條理至南海而止也○章四武功既成疆
理既定王乃命召虎曰南民不沾王化爾來茲徧布
政教厥功大矣昔我文武受命汝祖康公實維翰幹
今汝無曰爲予小子之故惟爲爾祖康公是似續耳
爾既開大其功我用錫爾以福祉矣○章五賜爾以圭
瓚秬鬯之酒盛以一卣使歸祀其先祖又告于
岐周文王之廟錫爾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爾祖康
公昔自岐周受命于文祖今使爾重光世德祖孫濟
美虎拜稽首惟祝天子萬壽也○章六虎拜稽首對王
颺言休美曰虎以孫繼祖作召公之成皆天子之賜

臣無能報答願天子萬壽盛德日新令譽無窮陳文
德以洽四方勿徒矜武功而已○江漢解見周南漢
廣篇二水居東南上游伐淮舟師順流而東也鋪陳
兵也洸洸武貌經營猶言料理告成奏捷也來極猶
言歸極則壞視中國也旬徧也宣布也召公召穆公
虎祖康公奭也肇開也敏大也予小子王自稱公功
也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秬黑黍釀酒和香草煮
之曰鬯言香氣充鬯也卣中尊也文人文德之人卽
文王也古者爵人必于宗廟示不敢專也文王廟在
岐周于周往岐周也稽首首至地也對對王前也因

王命而答之揚大言也與書皐陶稽首颺言之颺同
休美也作爲也考成也爲祖召公成終也前作後繼
則作者有成矣矢陳也文德文教也作召以下皆對
揚之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所叶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甫整我六
師以脩我戎汝叶既敬既戒急叶惠此南國域叶○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杭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醒此
徐土不留不處叶上三事就緒叶上○赫赫業業叶有嚴天
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震驚徐方叶如雷

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進厥虎臣闞
坎如虓哮虎鋪敦淮濆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王旅嘽嘽叶俾如飛如翰去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
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叶亟濯征徐國叶○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叶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
古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公曰有常德以立
武事因以爲戒然○朱子改爲宣王自將以伐淮北
之夷詩人美之非也按宣王自將詩既言之矣淮北
淮南後人臆說耳前篇由江漢進師爲南此篇由淮

浦達徐爲北師行便利不同總之淮土前篇召虎經
營疆理功成可謂有丈人之貞未幾淮夷復叛宣王
欲一大創之故不復用虎而命皇父程伯六師親征
懲前之不武也蓋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然
周之世叛附無常召公謂惟德可懷遠天子躬擐甲
冑遠問荒裔不可爲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命篇戒
人之辭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宋常武之謂也故
二篇未致諷規之辭卒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
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編以常武乃知聖
人刪定之意斯善言詩也豈徒取南北爲目已乎○

章一赫赫明明天子親命大將實維王之卿士昔者南
仲乃太祖而卿士其孫也官爲太師字稱皇父王命
之曰爾整齊我六師脩我兵戎敬哉勿忽戒哉勿疎
淮夷侵陵今將親征惠此南國也○章二既命大將乃
擇偏裨王謂內史尹吉甫曰爾以策書命程國之伯
名休父者爲司馬訓飭紀律使左右陳列申約誓以
戒師衆率循淮水之涯省視徐土此行不久留不停
處不妨三農使各就業也○章三王師啓行赫赫光顯
業業震動六飛親駕倬嚴哉天子舒徐保安而行不
張皇亦不紹緩慢遊徐方聞風駱繹騷擾震驚天威

如雷霆交作不勝其震驚矣○章四既至徐方王奮威
武如雷震怒進其虎臣闞然奮揚虓猛如虎厚積其
陣于淮水之涯不勞力而就執衆虜截然淮浦皆王
師之所敢有負固盤據者乎○章五王師嘽嘽然衆盛
如鳥飛翰奮揚之速也如江漢之水浩淼無際也如
山之苞靜不可撼也如川之流來不可禦也緜緜然
密不可衝而絕也翼翼然整不可驚而亂也神謀不
測不可知也萬全不克不可勝也以此濯然洗征徐
國宜其一戰而定也○章六兵貴謀而賤戰治貴德而
賤功王師固威武王猷本信實所以徐方既來耳來

則同爲王民王土是天子之功也諸臣何力之與有
惟王廟謨萬全宇內回心四方盡平彼徐方小醜自
來在王庭無復反側兵可長不用矣於是王乃曰予
其班師還歸矣○卿士皇父之爲官太師三公皇父
之爲官南仲文王時大將征玁狁西戎者也尹氏尹
吉甫官內史掌策命程伯休父其名也三事三農
耕耘穫三時也或曰原隰平地也或曰上中下農也
緒事端也就緒不中輟也卽耕不變耘不止之意業
業震動貌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緩也遊慢遊也
繹連絡也騷擾擾也闞奮怒也虓虎怒貌鋪敦陳師

厚積也濆涯也仍執就執之言易也虜囚也嘽嘽衆
盛也飛鳥飛也翰飛之疾也如江漢言衆也濯掃蕩
滌除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
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
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
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
救爾後

古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朱子改爲刺幽
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按褒姒奄人據篇中

婦寺爲言序撮其志而已○一章仰昊天不愛惠民
甚頻危而不安降此大惡使邦國搖扤人民瘵病小
人在位如害苗之蟊爲民賊疾無有平止以刑罪爲
網罟張布不收無有平愈也○二章小人恃寵專恣人
有土田以養廉汝反貪而有之人有民人以待治汝
覆强而奪之所以爲蟊賊也此宜無罪反收納于刑
彼宜有罪反佚律得免所以爲罪罟也其致此者由
婦人耳男子有智則能保障邦國婦人多智干預外
政則破國傾城矣○三章哲婦雖懿美其凶爲梟其妖
爲鴟其長舌巧佞爲禍之階亂非天降起于婦人王

不親君子誰與教誨左右前後維婦人與寺人耳其
能免傾城之禍乎○章四婦寺奄人以忮忒譖人于始
而終背其實豈不極惡彼方怡然自得不以爲慝也
王勿使預公事猶可今王信之如賈人三倍之利賤
丈夫所爲君子心識之婦人無外事今乃休其蠶織
干預朝政其忮忒可勝言乎○章五天何爲責王神何
爲不福王乎王可自省矣是必有夷狄大患王舍此
不忌反忌子之忠言不憂其不祥威儀又不善賢人
相率亡去邦國不殄絶瘁病乎○章六天降禍網惟其
優而多矣賢人引去我心懼而憂矣天之降網惟其

幾而危矣人之云亡我心哀而悲矣○章七觱沸上涌
正出之泉其發源深矣我心之憂非自今日然耳生
當此時人力無如何惟高遠之昊天雖壞亂亦能鞏
固苟王能改悔脩德任賢無忝皇祖則天意猶可回
用以救爾之將來也○塡顛通危也瘵病也蟊害苗
之蟲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梟惡鳥食母者也鴟妖
鳥鴞鴟也婦寺婦人與寺人也鞫窮也忮害也忒變
詐也竟背終不驗也極惡極也慝惡也刺譏也富福
也介大也狄夷狄也不類不善也亡散亡也罔網同
厄難也優多也幾危也觱沸泉湧貌鞏固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按毛傳二章
十句朱子以哲夫二句屬三章今從毛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叶桑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
語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紅昏椓卓靡共恭潰潰
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平聲○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點兢
兢業業孔塡顛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叶上聲如彼棲西苴叶上聲我相象此邦無不潰止○維昔
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叶備胡不自替
職兄況斯引叶音○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叶平聲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

命叶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

古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毛公曰旻閔也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朱子改爲刺幽王任用小
人以致饑饉侵削此詩中所已言序云大壞見天下
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耳小雅終苕之華何草不
黃大雅終瞻卬召旻皆悲惋悽切所謂亡國之音也
昔周道興而召南作今周將亡故詩人思召伯因以
召旻命篇毛公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言
皆昏椓皐訿之輩辭約而意該矣朱子詆爲不成文

理過也○一章昊天乎何急爲暴虐也是以天心不佑
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小民盡至流移中國之邊圉
盡至荒虛皆小人致之也○二章天降刑罪罔陷天下
小人爲蟊賊居中訌亂皆司閽刑餘之人靡有靖共
之節潰潰然邪僻而已乃使之安靖我邦所以招亂
耳○三章皐皐然頑慢訿訿然謗毀若此輩者王曾不
覺其玷缺兢兢業業甚危而不敢安寧如我輩者位
反貶削其顛倒如此○四章今天下如歲旱百草枯槁
不得遂暢如棲木之苴草無復生意我視此邦無有
不潰亂者矣○五章昔日天下豐富不如今時之貧今

日百姓疾病未有如此之甚者以小人用事無君子
故也彼小人如疏糲之米斯君子如精細之粺胡不
自廢替以避君子乎乃尊主滋甚爲害日引長而無
已也○六章池水由外滙而滿今其竭也不曰由涯之
不入乎泉水從中達外今其竭也不曰由中之不出
乎國之將亡中外耗竭本由小人今爲害已溥而猶
尊滋弘大不思國既亡矣裁害不自及其身乎○七章
昔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奭日闢國百里人心歸附
日甚一日今也人心離散日蹙一日亦可哀矣嗚呼
今之人豈不尚有舊雖有而亦終不能用矣○是

天訧天呼王也疾急也暴虐也喪亂亡也瘨病也訌
潰也昏作閽司宮門者奄人也椓斷也刑餘之人也
共恭同靡共不恭敬也潰潰亂意靖安也夷平也皐
皐緩慢不供職也訿訿謗毀也潰茂遂長也棲苴浪
草棲木上者也疏糲米也粺細米也粟一石得糲米
六斗糲十得粺九鑿八侍御七也替廢也職專也兄
況通滋也頻濱通水涯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一大雅終

郝敬 習

周頌

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于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乏韻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爲祭祀作而皆以絃頌告於廟故同爲頌

清廟之什

自此至思文凡十篇

於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亦於人斯

古序曰清廟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按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章一於哉穆然幽深清静之廟祀事肅雝羣后咸集皆肅肅而敬雍雍而和光助予一人也濟濟然執事之多士皆秉執文王之德相與對揚發揚其在

天之神駿疾奔走其在廟之主今日人心猶昔左右辟王之人心豈不光顯豈不欽承久而彌新無有厭射于人乎○對接也越發揚在上之意或曰於也駿疾也顯光也承奉也射厭也

清廟一章八句○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烏穆不已於烏乎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格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古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太平治功成也

頌告成功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皡皡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驩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皡皡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爲而萬民化此以爲太平也○章一天之造化發育莫非命也於乎穆然深遠運行而不息者天也於乎淵微不顯文王之德純然精一不雜者聖人也天道聖德同體並運所以致太平也文王以聖德格天在帝左右其餘

澤波及我後人我當收之不敢失墜大順我文王之
德而因以格天豈惟今日繼此爲曾孫者傳世愈遠
培植愈厚則文祖常格而天命可長保矣○假與格
通合虛曰假饒衍曰溢駿惠大順也即儀刑文王武
邦作孚之意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叶丁肇禋因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古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按樂有歌有舞歌以爲聲
舞以爲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之功
則舞以象之如文王戡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序不言文王何
也詩言文王之典矣不言祭文王何也凡頌皆祭也
朱子改爲祭文王之詩複說也古序不作此等語○
章一周道所以清明者惟其能繼續熙明文王之典常
也有二新命肇開一代之禋祀迄于後人用之纘集
大統竟底有成豈非周之禎祥也哉○清世清明也
緝續也熙明也廣也文王之典指周之法也治岐之
政二南之化皆是也肇開也禋祀也迄及也用繼狀
也有成成王也禎祥也

維清一章五句○按清廟以下三詩玄遠沖淡皆所
謂大雅之音文王之至德也故以首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叶子孫保叶之無封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叶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叶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叶之於乎前
王不忘

古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按成王七年
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于
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
故嘉乃功戒勿忘先王美發之意備矣○章一武烈文
德之辟公夾輔先王克定大業今日祉福皆辟公錫

之惠我無疆子孫世保之也爾有邦而不自封殖侈
靡率附我先王我先王既尊崇汝矣予亦念此大功
繼世而嘉美之也我先王詔莫強于人不可力服惟
脩德則四方訓服莫順于德惟有德則百辟式刑能
訓能刑吾爲子孫與爾爲臣均榮其光也於乎先王
不可忘哉○烈文猶言功德也辟公諸侯也封專利
也靡奢僭也崇尊也繼序嗣立也皇美也訓順也刑
法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叶入矣句

岐有夷之行叶子孫保叶之
古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按此爲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于太王文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逮于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太王既祀太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序說是也○一我周王業肇自太王成于文王天作岐山以開王跡太王始荒

治之彼民不憚遷徙而營作矣文王嗣興惠鮮懷保從而安康之彼民日趨赴而往徂矣是以岐山爲荒邦歸往有平夷之道路無復向之險阻子孫宜世世保守慰二王在天之靈可也○荒治也治荒曰荒猶治亂曰亂也徂往也
天作一章七句○舊註徂矣爲句朱以徂作阻連岐字爲句今從舊
昊天有成命叶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乎緝熙叶單厥心叶肆其靖叶之
古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子改爲祀成王之詩非也古者冬至合祀天地于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于尊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樂非一章此其删存之一耳昊天難名即文武受命以頌天故大雅文王之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必言聖聖同天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云成王畏相皆成就之義非成王諡也不敢康基命單心皆頌文武功德宥而寬者天之德密而深者地之德中庸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二后所以德配天地也朱子改爲祀成王則詩當作于康王後郊廟之

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我將之間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文生解引國語爲徵按國語解成字之德無以辨其必爲王諡也其云德讓信寬固和皆所以基命成其爲王者也若皆謂美王諡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豈詩人立言之意周家基命由二后蘇軾謂成王非基命之主是矣又據商頌祀武丁謂周頌亦當有康王以後詩夫商頌古樂僅存無容再删周公所定內外百祀之樂夫子删存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制作雜其中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後不宜攙入祖

考廟樂之前不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乎又據周禮圜丘方澤謂天地不當合祀蓋信以周禮爲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夫廟祀考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毋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陰不得離陽要不得遺夫此理甚明令拘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爲郊祀天地之詩何怪乎或曰周郊配稷詩不及稷何也獻祖之樂與天異思文所以獻稷也○一昊天有已成不毀之命文武二后受之以成一代王業而不敢自安也夙夜憂勤以承藉此命者其德宥焉寬宏配天之廣密焉幽靜應地之深於哉繼續

光明單盡其心故能咸和永清安靖天下受命而成其爲王也敢負天之成命乎○成命已成不易之命二后文武也成王成就王業也基所藉也宥寬宏也密靜深也單盡也肆遂也靖安也安定天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六句○舊作七句悲按二后受之連下九字當爲一句實止六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古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古天子冬至郊祀天地一陽初生氣本無形故禮不貴物掃地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配以始祖古之郊祀也周公制禮每歲季秋享帝于明堂帝者天之神生物之主物至秋而形成故祭備牲牢配以父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于祖之義也明堂配文王成于父之義也○一我所將奉所獻享維羊維牛物至微耳天其佑助我享之乎不敢必也天之佑享諒不在物惟自託于文王庶可格天我今儀法之式用之刑成之以我文王之典日見諸行事安靖四方天意安民而文王之典能安民是天所福嘏也福文王必歆文王所配之祭佑而享之必矣然我不敢遂懈也其夙夜無怠

畏天之威保此佑享之意而已矣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古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天子五年一巡守徧歷四方會諸侯于方嶽之下燔柴升煙以告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爲巡守祭

告之歟戢干戈櫜弓矢皆武王事而序不及武王者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詩飾周禮鐘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歌之大者周語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章一王者奉天命爲天子四時巡行邦國昊天其以之爲子乎令觀天意實尊序我周矣人心久玩澌加警動莫不震懾祭告天地羣神及所在山川無不懷柔人神受職天意可

知信周王爲天下君也然何以承天之意乎明昭哉有周用慶讓黜陟之典殿最在位之諸侯又斂其干戈韜其弓矢求懿美之德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命矣○時四時也虞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十一月北巡守是也其子之翼望之辭右尊也尊序之於諸侯上也震動也疊懼也懷來也柔安也河大河也喬嶽高山也河爲百川之長嶽爲羣山之宗式序考績也懿德美德謂文教也肆陳也夏中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叶鐘鼓喤喤磬筦管將將叶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古序曰執競祀武王也○朱子改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非也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爲鋪張文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即韶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過饗元后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

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爲謚耳豈凡言成康者即爲二王乎○章一明主立功在乎自強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心者惟武王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哉其能成王業安定天下是以上帝立之爲君也自武王成功安天下奄有四方斤斤然昭明之敷光于四表今日之祀鐘鼓喤喤然磬管將將然神降福穰穰然降福簡簡大孝子威儀愈謹慎是以神人醉飽福祿之來反覆不已也○皇君也彼指武王奄有全有也斤斤明之察也喤喤和也將

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愼重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叶謀
帝命率育叶由無此疆爾界叶訖陳常于時夏

古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詩言配天德也序言配天祭也有是德故有是祭此其樂歌也周禮謂之納夏一名渠百穀獨舉來牟者來小麥牟大麥也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爲百穀繼絕續之眷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也○一章仰

思文德之后稷眞能配天天能生民不能使民自養所以粒食我衆民者莫非爾德之極也誕降嘉種貽我以二麥皆上帝之命偏養下民者惟稷代天敷教民食足而禮義生無此疆爾界布陳常道于諸夏厚生正德孰匪其功信乎文德配天也○文文德也綏治以文立作粒書云烝民乃粒率育徧養也常人倫也時是也夏中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二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三

臣工之什

自此至武凡十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叶孤王釐叶離爾成來咨來茹叶孺如嗟嗟保介叶汁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叶忌如何新畬叶餘於皇來牟叶謀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叶寧命我衆人叶羊庤止乃錢叶前鎛叶博奄觀銍叶質艾叶刈

古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改爲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免禍

謫洛誥以明農敘正爻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爲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爲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一章嗟爾從行臣工歸矣尚敬愼爾之在公乎王賜爾以舊章其來咨謀之來茹度之勿自用自專王成法也爾保介歸矣念民事在農農事在春今已春

莫他又何求二歲之新田三歲之畬田如何乎無有荒穢未闢者乎美哉二麥將熟秋稼繼之天賜昭明不爽迄秋又將豐年矣早命農夫具銚鎒芟治田畝奄忽之間覩持鎌以刈稻矣不先事而可望穫乎〇臣工諸侯之羣臣百工呼其臣戒之所以戒諸侯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凡禮樂制度諸侯當守者皆是莫春夏正三月周正建子而朝聘祭享仍用夏時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刀屬鎒鎒也銍鉤鎌也芟刈同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古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〇朱子改爲戒農官之詩非也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啓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illegible][illegible]異然其爲春夏同也〇噫嘻我周自后稷以來世勤稼穡以成王業爾農夫既昭明感假于天矣我不敢失墜率是農夫播其百穀疾發其私田終萬夫三十里之地無曠土也亦服爾之耕事萬夫同出無遺力也爾惟克勤其昭假寧有已乎〇噫嘻歎辭成王成就王業也昭明也假格也大雅烝民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與此同爾謂農夫時是也駿大也發以耜啓土也私私田也不及公田爲民祈也三十里萬夫之田一夫百畝廣一步長百步曰畝四方長廣皆百步曰百畝萬夫之田長廣各百夫也以一夫百步之長積之三夫一里百夫三十三里也言三十里舉成數耳周禮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

噫嘻一章八句〇按頌皆事神之樂而不言鬼神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產云人道邇天道遠故頌于郊不言天言聖人于廟不言鬼言功德祈不言福言人事此章祈年與後章報賽皆言農夫勤動勞苦而所謂格天事神者在其中故曰人者鬼神之會祭祀聖人務所以爲民之義而天地鬼神弗能違矣詩至頌而愈遠故曰興於詩成於樂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古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按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杞武王崩成王誅武庚黜殷以微子爲殷後與夏之後杞皆客焉二客來助祭則告于廟鷺白鳥也人臣精白乃心弗緇其節似之鷺善羣西雝西京之辟雝雝和也爲無惡斁之比有斯容諷其心也○韻一白鷺振羽而飛于彼西京之辟雝我客以精白西歸羽翼王家戾止周庭其儀容脩整似之而心思嚮然可知已在彼國人情愛戴無有怨惡者在王朝猜疑盡釋無厭斁者庶幾夙夜敬戒保此美譽長永善終矣◎西西京也雝澤

也卽辟雝戾至也彼謂杞宋本國此謂周廟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吐）亦有高廩（叫）萬億及秭（子）爲酒爲醴（叶）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

古序曰豐年秋冬報也○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祭四方冬則祭八蜡通用此詩故樂言報○韻一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高下皆熟故黍稌多而百穀可知已亦有高大之廩其中積貯之多萬而億億而秭以爲酒醴進于先祖妣以備祭祀之百禮上帝百神降福無不徧也敢忘報乎○春種暑熟曰黍稌稻也米曰廩穀曰倉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泛言數之多也醴酒樂之和淬者烝進也畀予也言黍稌之多可以備祭祀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桃）磬柷（祝）圉（語）旣備乃奏（叶）簫管備擧（與叶）（以上六句）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五句）（與庭叶）

古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此周公制禮作

樂成大合諸樂奏之以告于文王之廟非爲祭祀也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爲始作樂而已亦非爲釋奠養老也○韻一樂工用瞽以目無見而聽音審也瞽非一人皆在周之廟庭非復夏商之舊矣於是設懸樂之具橫板以爲業植木以爲虡業上畫牙其狀崇然虡上樹以鳥羽小鼓爲應大鼓爲田皆懸之有持柄而搖之鞉有玉石之磬有起樂之柷止樂之圉諸器旣具瞽工乃奏及編竹之簫併兩之管無不備作喤喤其聲之盛也肅雝成文雝焉協律諧和齊鳴先祖之神降而聽之我客來周

庭者亦平情釋怨來觀其終矣○瞽樂官無目曰瞽取聰專也稱周庭明非商之舊也縣鼓懸其鼓于虡上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柷以木爲之狀如漆桶中有椎投于其中而挏(徒紅上)之以起樂也圉作敔亦木爲之狀如伏虎背上刻爲三十七鉏(助上)鋙(語上)(皆)以木長尺櫟(歷)之以止樂也簫編小竹管爲之大簫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一云鳳簫其管參差如鳳翼也管如笛而小併兩管而吹我客二王後成樂終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衣)與(余)漆沮(疽)潛有多魚有鱣(氈)有鮪(委)鰷(條)鱨(嘗)鰋(偃)鯉以享以祀(叶)以介景福(叶否)

古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歌也○(一章)一美哉漆沮二水深潛之處有多魚有似鮪而大之鱣有似鱣而小之鮪有白色之鰷有黃色之鱨有無鱗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取之以享獻祭祀以介于祖考而得大福也○鱣色黃大者重千斤一名鱘鱑鮪色青黑江東人謂之鱘大者曰王鮪小者曰鮛(叔)鮪世傳河南鞏縣東北山崖中有穴通江湖鮪魚者從此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漢張衡賦云王鮪岫居也鰷一作鯈色白狹而長鱨色黃鰋一名鮎無鱗多涎鯉色赤餘詳小雅魚麗篇介因也因祭而得福也景光大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象)維辟公天子穆穆於(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叶史)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汀)克昌厥後綏我眉壽(叶丑)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叶)亦右文母(叶米)

古序曰雝禘大祖也○此禘大廟之樂歌大祖周始

祖禘行於太祖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即所謂大祫也合饗曰祫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於始禘也禮不王不禘周之有禘自武王始猶商頌五祭皆言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大祖者后稷也詩云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未大禘也魯以大夫歌雝天子非之於春秋書禘於詩錄雝春秋之志也鄭氏以大祖爲文王朱子因改爲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世室主稱大祖則后稷何加焉武王末受命雖有王祭禮樂未與周

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雝故其詩亦頗似武王語蓋後王禘祭通用也鄭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於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子孫祀遠祖豈宜太疏莫遠於天而歲再舉孫祭祖而三年五年不已疏乎遠祖祫則羣主咸集故曰祫商頌濬哲亦禘也禓及羣公先正郎祫也禘惟合享故其禮重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也或云時祭亦有禘有祫諸侯亦有禘有祫夫禘之爲時祭以

禘擧于春也祭莫大于春其次莫大于秋春爲歲首秋爲物成魯頌閟宮曰春秋匪解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子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故禮莫大乎禘嘗也諸侯之有禘祫以其亦有始祖有合食獨用其名而禮非諸侯所得盡也○章一大禘擧而羣后集來自彼國雝雝非勉强至止周庭肅肅然恪恪相助我祭祀者維辟公主祀者維天子至敬無文穆穆如也於哉辟公薦廣大之牲助我陳設豈予能致此皆大哉皇考之賜安我孝子也皇考宣通明哲立人之極文

德武功克君之道安民之德上及皇天故能昌大其後嗣使冲人壓服綏以眉壽坐撫盈成介以繁祉今日之祭旣侑食我烈考亦侑食我文母追崇罔極有自來也匪皇考焉能及此乎○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也廣牡大牡也肆陳也假大也極也儞見大雅文王穆綏則燕綏也予孝子成王自稱也宣通也哲察也燕安也安上天求莫之心也眉壽眉秀則多壽也成王幼冲故詩毋言壽者祝願之辭繁祉多福也右侑通勸食也烈光也母有懿範故稱文衍所謂女士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古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按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此卽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徵如此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强此詩爲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據洛誥云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illegible]
治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
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初年以流言疑
忌叔父豈幼冲無知者之所爲乎○一諸侯始見辟
王以辟王竝來稟受王說也車上建交龍之旂陽
陽鮮明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和鳴馬轡首鞗
革當纓纓之間鶬然有聲來朝之儀皆太平物色豈
不休美有烈光乎率此辟公見于昭考武王以致其
孝以行其享以因享而得眉壽以長保美哉之多祜
則此多祜非自致實彼烈文辟公助祭感格安我以

多福使我繼熙于純嘏耳○載見始見也辟王成王
也章法度也旂上曰鈴在鑣曰鸞在軾曰和央央有
鶬皆聲也鞗革非鈴而言聲者鸞鑣之聲也烈光之
甚也昭考武王廟居左爲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
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
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古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按武王誅紂封微
子于宋成王誅武庚遂命微子後殷此其始受命來
見周廟故舉武庚事以諷之曰威曰福尋常祭享不
及此辭雖頌客而亦告于廟故皆謂頌○一有客有
客天子不以臣畜之而禮因先代所乘馬猶之白也
其威儀萋苴然隆盛其從行之衆敦琢如金玉客至
此其宿宿乎勿遽歸也其信信乎勿一宿遂去也授
之縶以縶其馬留客亦諧也去則追餞之左右無
方以安之既往之事乃其禍淫之威今嘉予善人降
福甚平夷而無所猜忌矣○客指微子白殷色萋苴
盛貌敦雕也治金曰雕治玉曰琢旅從行卿大夫也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重言者非一之意所以留之也

淫凶淫指紂與武庚也威謂誅紂討武庚也夷平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
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古序曰武奏大武也○按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
之樂樂成奏于武王廟大武有辭詳見樂記此其歌
也頌武而思文者昭德爲威所以大武也○一於乎
大哉武王有莫彊之功烈非徒以武功耳我文
德之文王能開基貽後而文教未敷乎武王嗣受之
既勝殷乃櫜弓戢矢止其刑殺以而後定文教大洽

治平功成武王之武何以異于文王之文乎○皇大也遹止也劉殺也解見王風丘中有麻及大雅桑柔篇耆久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武王立十一年而始伐紂成王立七年而後黜殷久而後定也

武一章七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三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四

閔予小子之什

自此至般凡十一篇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助)嬛嬛(音瓊)在疚(叶救)於乎皇考(叶始)永世克孝(叶好)念茲皇祖(叶上聲)陟降庭(叶丁)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古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此成王既免喪而見於先王廟之詩以下四篇成王守成之事而詩多載自周公借祖考之靈光訓嗣王故告於廟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為憲章故皆為頌○章一悲閔哉八

予遭皇考新喪王業草創嬛嬛失怙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終身克孝以思念皇祖一陟一降宛然見行事於家庭今予小子嗣服惟弗克孝夙興夜寐必恭敬止於乎皇王予亦欲承繼此序不忘耳○不造未就也嬛嬛猶煢煢無依也庭宮庭也皇王兼指祖考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叶沙)朕未有艾(叶澳)將予就(叶勅)之(叶止)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下(叶虎)陟降厥家(叶圖)休矣皇考(叶可)以保明其身(叶商)

古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成王旣朝於廟而遂進羣臣以謀之也餘見前○一章一作事貴始予謀於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於乎遠哉聖凡懸隔朕未能音也羣臣扶我遷就以求繼述猶判渙不合也予幼冲無知國家多難未堪惟於朝廷紹皇考上下之蹟於家庭奉皇考陟降之遺守而無失休美哉皇考庶賴以保安明覺我身不至傾迷而已矣○訪謀也落始也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爲落艾終也艾老則刈故謂終爲艾堪任也多難謂天下未平也上下陟降猶見於羹牆之意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叶자)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망) 佛(필) 時仔(자) 肩(叶견) 示我顯德行(叶항)

古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朱子改爲成王述羣臣之戒非也蓋羣臣進戒王而王嘉納之其辭如此亦周公之志也餘見前○一章一羣臣進戒若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命不易保無謂高遠在上人主一陟一降之事無日不監視于此奈何不敬王若曰維予小子不聰未能敬也願學焉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緝續純熙至于光明爾諸臣尚輔弼我所克任示以顯明之德行庶不迷所從耳○厥士厥事也將進也緝續也熙照也佛弼通孟子所謂法家弼士也仔克也肩任也任在肩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叶징) 而毖後患莫予荓(평) 蜂(叶봉) 自求辛螫(叶셕) 允彼桃蟲(叶충) 拚(번)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叶난) 予又集于蓼(료)

古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成王旣誅管叔武庚而訪於羣臣亦周公之志也初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成王誅管叔誅之悔其始使而公亦自悔也故曰荓蜂求螫方武王誅紂宥其子入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詩與康誥召誥皆裁自周公而此詩蓋死之意微慮患之計深不如常棣鴟鴞悲惋者彼公自言而此爲王言也稱小毖自謙求助之辭天下之患未有不起于小者餘詳前○一章一予自今其懲創往事而謹毖後患乎人近蜂則被螫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我自求之今而後始信彼桃蟲之微未能翻飛爲大鳥也凡事始于微卒于巨可不毖哉予智識

短淺無克家定難之才文遲遲辛苦之地諸臣可令
我非助耶○弃使也莫予言無人使我也辛螫辛苦
之毒螫也肇始也允信也桃蟲小鳥鷦鷯也其雛化
爲鵰鵰大鳥也拚與翻同集會遇也蓼草名其味辛
苦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
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
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
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
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古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朱子改爲秋冬
報賽之樂歌非也良耜爲報此篇爲祈卒章云邦家
之光胡考之寧振古如茲祈之辭也與良耜卒章殊
此援古以祈之彼續古以報之藉借也借民力治田
也故曰典藉之田供宗廟之典藉也天子千畝諸侯
百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
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此其祈
穀于社稷之樂歌也噫嘻祈年于上帝其辭簡上帝
尊也此詩祈年于社稷其辭詳社稷親也噫嘻專爲
民祈此則因藉田併及民耳○一草木不除則田不
治始芟以除草始柞以除木草木去而耕其土澤然
解散地廣功多芟柞耘治千夫合耦或往下濕之隰
或往滿上之畛主爲家長者伯爲長子者亞爲仲叔
者旅爲家衆者有自治百畝之外餘力來助爲彊者
有無常業傭工爲以者皆徂隰徂畛之衆也人多飲
食嗿然有聲其婦來餉其夫獨之婦亦依士勞之勤
苦相恤也以略然剡利之耜始事南畝旣耕乃播其

實含氣而活驛驛然生長條達受氣厭足者傑然特
出久之厭厭均足可以耘矣緜緜穮耘詳密至秋成
載穫之人濟濟衆多其實積而萬及億億及秭爲酒
醴進祖妣洽合祭祀之百禮品物雖多禮主於酒飶
然其香以供賓客是邦家文明之光也椒然其馨以
養耆老是胡考所安寧也收成之繁於國家大矣非
獨此一方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日有此豐年之歷
自古如此惟神降康無替引之可也○載始也除草
曰芟除木曰柞澤澤猶釋釋土解散貌古澤與釋通
耘卽芟柞也徂往也侯語辭彊餘力也以傭也嗿衆

飲食讙婣依相慰勞也略利也百穀高下燥濕非一
種也實種子也函含氣也活生也驛驛迭達貌達出
土也厭足也傑先長也厭厭齊足也緜緜詳密也麃
耘也耘不詳密則草漏而反傷苗濟濟稷之衆也
椒猶香也胡頷下垂貌老人之狀考老也且猶此也
亦甚之之辭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洲良耜叶此俶載南畝叶每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忽或
來瞻女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叶紋其鎛斯趙
叶爪以薅蒿荼蓼了荼蓼朽止黍稷茂米止穫之挃挃積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
寧止殺時犉淳牡有捄其角叶六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叶內
古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前篇祈年此有年而遂
報之○一章畟畟然銛利之善耜爲始事南畝以播百
穀其實含氣而生至夏而耘農夫在田婦子來瞻載
筐筥以盛饟黍農人首戴笠而糾以繩執其鎛鋤趙
然敏疾以薅蘐堇之荼水草之蓼荼蓼朽則黍稷茂
至于秋收稷之挃挃有聲積之栗栗不秕積高如墉
比密如櫛開一族之百家同時以入穀百室充盈婦
子飽煖安寧孰非神賜乎乃殺黃黑之牲牛其角捄

然長曲以報享社稷似往歲而續來歲使先農先穡
之祭引之無替也○畟畟刃利入土之狀良快利也
來瞻汝者婦子也瞻省視也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
以盛飯也饟大記云食于寢寢與葬同漢書所謂葬
食器也饟餉同笠以敝日與雨糾以繩結之也鎛鋤
也趙趙也急疾意薅去草也荼蓼草名陸曰荼水曰
蓼田有高下也挃挃穫聲墉城牆也櫛理髮器百室
一族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凡百家
也百夫同洫而耕故同時納穀也犉牛黑脣曰犉捄
角曲貌禮祭社稷牛角尺陰祀用黝牲謂祭地及社

稷也社土神尚黃必黑脣者地色黑爲正黃爲美古
之人先農先穡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紑浮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奈鼎及
鼒茲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嘩不敖胡考之休
古序曰絲衣繹賓尸也毛公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此祈蠶之祭繹而償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
鞠衣于先帝鞠衣黃桑衣先帝太昊木德之君司蠶
桑者薦衣祈蠶也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
始蠶于北郊此即春祭薦衣祈蠶之尸靈星龍星即

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弁者，尸服也。蠶爲絲，故衣絲。紑，潔白也，象蠶色。蠶馬同氣，蠶首似馬，俅俅，下曲貌，弁無曲者，象蠶形也。祭必繹尸，所以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卿曰賓尸于堂，謂之儐。諸侯以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謂之繹。繹者，天子賓尸之名。繹，繼也，繼昨日也。又謂之祊。門內外曰祊，始祭迎神于廟門內，楚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明日送尸于廟門外，春秋所謂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繹也。禮器曰：爲祊乎外。祊、繹皆廟門外西塾，鬼事尚右也。古者門東

西有堂室，曰塾。郊特牲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庫門內失，廟門外是也；于東方失，于西方是也。庫門，大門也；廟門在庫門內左，繹當在廟門外西塾也。言繹又言賓尸，繹者賓尸之名，賓尸者繹之事也。引高子語明所賓者蠶神之尸也。漢有靈星祠，蓋舉時人所知者證之。鄭康成據士冠禮絲衣爵弁，附合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載弁爲士，徂堂基，牛羊鼎爲省牲器。夫繹禮殺于正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有司徹云：掃堂，藪尸，俎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遽卿

大夫而用士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即少牢云祭畢尸出廟門外，俟儐。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往儐于門基也。言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者，牲鼎皆自堂往門。始祭牲入，先大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而牛從之。鼐鼎大以烹牲，鼒小以盛和羹，羹近尸，牲近外，故鼐先出而鼒從之，猶士虞禮杞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往基之序也。兕觥以下，則祝願之辭。鄭以絲衣載弁爲助祭之士，朱傳改爲祭而飲酒，則序言繹賓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

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蠶祭惟此一篇，故聖人刪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一章

昨日之祭爲蠶絲也，今尸賓來燕，絲衣紑然潔白，載弁于首，俅俅然下曲。昨者爲尸于堂，今者爲賓于門。門基之燕自堂往也。昨者牲薦于堂上，今改設于門外，羊俎出而牛俎從之，大鼎出而小鼎從之，移堂上之尊彝，以飲于塾。兕觥觩然其曲，飲此旨酒，內思和柔，無諠譁傲惰之容，德盛禮恭，宜得壽考之休矣。○

絲衣以絹帛爲衣，不用布也。紑，潔白貌。弁，冠也。堂下曰基，天子臺門，故謂門爲基，即塾也。徂，往也。羊牛牲

體也自廟往門故曰徂大鼎曰鼐小鼎曰鼒思柔溫
恭之意矣譁通大言也胡考猶言胡耇解見前篇休
美也

絲衣一章九句

於烏鑠爍王師叶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蹻蹻矯王之造叶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句允師叶

古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毛公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
養天下也〇大武武王之樂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
耆定爾功即武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即賚也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即桓也武樂歌非一酌亦武樂春秋

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耳序云告成大武寵受王造
是武成也酌相時也晦則養熙則用時也時者天之
運聖人之中聖人至公無私故道莫大乎時而用莫
大乎酌毛氏因遵養之語及養天下明武非力服也
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
者未之有也〇章一於盛哉武王之師始而遵守恬養
時方韜晦酌于紂惡未稔之先未嘗有利天下之意
及時既純光人心同而天命集是用大介一戎衣有
天下酌于時不可已又烏容有棄天下之意今我從
人寵受此蹻然壯烈之王造所以繼之者惟爾太公

無私信于衆心耳使自利自私拂天違時暴心不信
何以長世永保乎〇鑠盛也王武王介甲也大介猶
大軍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也公無私也允信也師
衆也

酌一章九句〇毛傳允師二字爲句朱子改爲八句
今從毛

綏萬邦屢縷豐年叶天命匪解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
叶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叶於烏昭于天皇以閒叶之

古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毛公曰桓武志也〇按春秋
傳此武樂第六章頌武王伐商講武類于上帝禡于

先戎也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
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兒祖武舞象
之而歌以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
曰武志朱子以詩稱武王爲疑夫講武類禡武王伐
商時事而詩非伐商時作也周公爲武舞因爲歌歌
非一章頌非一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
頌巡行皆武樂也而作于成王世何得不稱諡既云
綏萬邦屢豐年則詩非成于當年明矣〇章一我武王
伐紂以爲邦毒痛將殺安之也民心悅而天意順屢
獲豐年之祥非但一時蓋久而不懈也當商紂暴虐

賢人播棄桓桓然武王能保有厥士用于四方克定
其國家於乎其德上昭于天故君天下以代商也○
士賢士以用也用之四方謂列爵分土也皇君也閒
代也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
之命於烏繹思

古序曰賚大封於廟也毛氏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人也○按春秋傳此武樂第三章武王克商有天
下大封將帥功臣四百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四十人所謂賚也廟文王廟古者爵人必於祖
廟示不敢專也○章一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受之
布文王德意以大賚天下使人紬繹深思所以為此
維往求天下安定而已是我周新命非殷之舊政也
於乎諸臣思文王垂創之艱體我祖求定之意庶大
賚爲不徒耳○應承也敷布也時是也即分封也繹
尋思也徂往也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애 陟其高山하며 嶞山喬嶽에 允猶翕河하니
敷天之下에 裒時之對하니 時周之命이니라

古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舊以此為朝會
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于遊
畋般姍勃窣行路之貌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
般與武酌桓賚并目亦武樂之一章耳武樂各章殊
事而此爲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
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已或云頌成王則不應
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章一於乎君哉是周也其巡
守所至登其高山及嶞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
嶽凡山阜丘陵出雲氣爲風雨者皆祀之以誠允之
心謀猶翕合之河而祭之徧天之下山川之神皆如

是裒聚對越此我武王革商以後一代之新命也○
皇君也時是也嶞山山之狹而長者允誠也猶謀也
如載謀載惟之謀謀其禮也翕合也河受衆流謂之
翕河禹貢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曰同合為一大河
名逆河即翕河也敷徧也裒聚也對對越也

般一章七句○酌以下四章皆武王詩及成王後者
武樂或定于成王之季年也

毛詩原解卷三十四周頌終

毛詩原解卷三十五

郝敬習

魯頌

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儗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浸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雝家臣旅祀魯之不法甚于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幾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爲作頌與廟樂駉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

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處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嗚呼春秋之義備矣魯升而爲頌王降而爲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亦爲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爲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爲風歌於廟與歌於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微獨魯八方雖殊而接壤可旁通國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諸楚也以十五國槩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夫左氏非眞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脩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采不如邶鄘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嚴粲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駉駉(扃)牡馬(叶姥)在坰之野(叶汝)薄言駉者(叶渚)有驈(聿)有皇有驪(離)有黃以車彭彭(叶邦)思無疆思馬斯臧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追)有駓(披)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披)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陀)有駱(洛)有駵(酉)有雒(洛)以車繹繹(叶爍)思無斁(叶爍)思馬斯作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因)有騢(遐叶胡)有驔(簟)有魚以車祛祛(區)思無邪(叶徐)思馬斯徂(叶殂)

古序曰駉頌僖公也毛公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

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
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〇按王者治
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禮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
焉魯以諸侯作樂頌功德非禮也僖公國富好侈季
孫行父爲之從臾非三思者所爲故夫子譏曰再斯
可矣又讀此詩歎曰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聖人之意
可知毛公之說釋魯人所以頌僖公之事非謂僖公
可頌也然則序不言樂歌何也凡頌皆樂歌不復舉
而但各本其所頌之事如武樂之桓酌賚般成王之

閔小子訪落諸什皆然若謂生前美僖公則行父當
成公朝僖公薨久矣臣子隷常美君何必請於天子
請天子而後頌知頌非天子不敢作也成公六年魯
立武宮倣九廟爲世室魯頌即作於此時將推僖廟
爲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誌僭也
不然東遷而後無雅又焉得有頌乎〇一章駉駉然腹
幹肥張之牡馬在遠野之坰不妨民田而牧養有方
非務農重穀者慮及此乎畧數駉者有驪色白跨之
驈有黃白之皇有純黑之驪有黃騂之黃用以駕車
彭彭壯盛我公思慮深大無疆思及於馬牧之盡道

所以善也〇二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其駉有蒼
白雜毛之騅有黃白雜毛之駓有赤黃之騂有青黑
之騏以此駕車伾伾有力由我公思慮久遠無期思
及於馬牧之有方所以多材力也〇三章駉駉牡馬在
坰之野畧言駉者有青驪驎之驒有白身黑鬣之駱
有赤身黑鬣之駵有黑身白鬣之雒以此駕車繹繹
不絕由我公思慮無倦思及於馬牧之有方所以强
立能作也〇四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畧言駉者有陰
白雜毛之駰有彤白雜毛之騢有骭多白毫之驔有
二目白之魚以之駕車祛祛然强勁由我公思慮正

直無邪思及於馬善行地而徂也〇駉駉腹幹肥張
貌坰林外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
坰牧于坰恐妨民田舍地遠水草美也薄言聊數也
騏今驍馬也伾伾有力也驒青黑二色深淺相間斑
剝如魚鱗今連錢驄也驒驒行不斷也作奮起也陰
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毫在骭幹曰驔骭膝下有毛
白而長也祛祛强貌徂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必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叶在公明明叶振
振鷺鷺于下叶户鼓咽咽淵醉言舞于胥樂洛兮〇有駜

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古序曰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亦僖廟之樂歌序言作者之志而諷刺懲然若曰作頌者自謂君臣有道云爾此爲大類風體者宕逸佚無從清廟肅雝之意春秋以來新聲也○一章有駜然肥壯者一乘四馬皆黃也夫馬牧之有方則力强而致遠夫臣養之盡禮則託重而恃力今諸臣與燕自夙而夜在

於公所明明然無昏亂失禮者其脩潔整齊振振如鷺羣飛而下也擊鼓節樂咽咽然深長既醉起舞若臣相悅何其樂哉○二章駜然肥强者四馬皆壯也臣亦君所託以乘也夙夜在公飲酒而退威儀脩整振振然如鷺之羣起而飛也鼓聲咽咽醉然後歸君臣何其相樂哉○三章駜然肥壯者四馬皆駽也諸臣夙夜在公燕飲今固善且有矣自今以始豐年相仍公有善道詒孫子世爲善國君臣相與豈不樂哉○駜馬肥强貌亟言有駜非一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公公所也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下集也咽咽鼓聲深長也胥相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穀善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古序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僖公嘗脩莊學宮史克頌其事以爲樂歌夫國君脩學非甚殊勳也古序言能者寓春秋之義天子學宮四面壅水環如璧曰辟廱諸侯三面有水北缺如半璧曰泮宮芹藻

茆皆水菜芹勤也藻文也茆留也首言學故曰勤次言教故曰文三言飲酒故曰留以下因脩文而顯以武功禮出師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僖外患莫如淮夷故以服淮夷爲頌其辭虛誇聖人存之亦誰毀之意也○章一樂哉泮水有芹生焉薄采其芹我侯臨泮其旂茷茷飛揚鸞聲噦噦和鳴國人無幼無長皆從公往以觀其講學行禮也○章二樂哉泮水有藻生焉薄采其藻我侯至止其馬蹻蹻强壯其言昭昭宣朗載色而和載笑而樂不惱怒而寬柔以教也○章三樂哉泮水有茆生焉薄采其茆我侯至止在

泮飲酒頤養天和永錫難老順彼長遠經久之道屈服魯國之衆人也○章四穆穆敬美之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愼威儀内外交脩民所取法信哉有文有武昭格烈祖無有一事不克孝者以此得福是自求也○章五我侯有明明之德而能益明其德服遠有本矣又作泮宮闡揚文教淮夷感化攸然帖服有蹻蹻然如虎之臣於此獻所馘之耳有善問如皐陶之臣於此獻所執之囚○章六克敵以武濟濟諸臣能大其德心視人猶已此立功之本也桓桓武勇征征以攘逷東南之夷有烝烝之勇皇皇之度不諠譁不誇揚無

爭功不平告于訟者在此泮宮各獻其功也○章七制敵貫謀角弓觩然堅勁士卒各負束矢搜然急疾戎車甚廣徒御兢勤可以克淮夷保甚善無凶敗矣然不恃此耳式審固謀猶爲久安計則淮夷終獲永爲不侵不叛之臣矣○章八翩然飛者惡聲之鴞鳥來集泮林食我桑實變而就好音淮夷向化亦猶此也彼憬然覺悟之後來獻琛寶有大龜有象齒又廣賂我南土之金非懷我侯文德而然乎○思語辭茷茷猶旆旆飛揚貌難老不易老也長道大謀也羣醜衆民也屈服也馘割耳也敵人不服者殺之割左耳爲信

以獻也囚已降服之虜古者出師受成於學反則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詩因脩學及此非實然也多士諸將士也狄逖遠逷之也吳譁通大言也訩訟也觩勁貌一弓百矢或五十矢爲一束士卒臨敵各負弓矢也搜矢疾聲淑吉也逆凶也猶謀也卒獲永服也鴞怪鴟黮桑實通作葚憬耿通覺悟意琛寶也元龜大龜龜盈尺以上爲寶賂貽也南金荊揚之金荊揚貢金三品淮夷徐州貢蠙珠魚不以職貢者貴難得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古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皆爲僖公而三篇頌生平功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以爲世室配武宮告成功也故首擧廟宮末歸於脩廟序

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大王遷岐成王建魯下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爲目夫常許失矣魯何能復也僖公有駉馬之富有樂胥之臣有在泮之功侈郊禘三望之僭顧大而力小遠思蠻貊而近失常許故序則辭表志而作者之訣自見亦春秋之義也或以是詩爲美僖公脩姜嫄廟夫魯不聞有姜嫄廟詩言姜嫄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稷之故耳如僖公存日脩祖廟是時行父之父季友爲政則頌不待行父請作矣行父當成公

時脩僖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茸曰新
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成公朝死久
矣追敘始作以見今之更新久而不忘耳若姜嫄廟
豈待奚斯始作耶○一章深閟之宮侐然清靜盤基實
實然罼固結架枚枚然茂密是祀我僖公之廟也上
世從來遠矣赫赫然顯著之姜嫄貞淑不回感武敏
之祥上帝依憑其身使無災害彌十月而生子是爲
后稷天降百福賜以嘉種有黍有稷晚者爲重早者
爲穋有菽有麥早者爲稙晚者爲穉教民有功受封
于邰而奄有下國使阻飢之民皆知稼穡稷黍稻秬

福及下土烝民乃粒纘神禹平成之緒也○二章后稷
之孫實維太王自豳遷于岐山之南周之肇商實始
於此及文武之世紂惡盈而周道昌天時已至乃奉
天之命于牧野無疑無慮上帝臨視天心順也治商
之師三千同心共成厥功人心應也所以有天下也
○三章天下既定大封同姓周公于魯成王告周公曰
叔父爾相王室立爾長子大開土宇拓屏周室乃錫
命魯公于東賜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之邑魯所以有
國也及周公之孫文莊公而爲子者我僖公也始興
郊廟之祀建龍旂于車四馬六轡耳耳柔順春秋

嘗不懈於時郊天廟祖不忒於禮春而郊祀天帝配
以后稷享以騂犧帝稷安享降福于郊周公皇祖伯
禽以下亦福汝于廟秋嘗則夏養牲橫木牛角以止
其觸三月而後用之白色之牡以祀周公用殷之王
禮也騂色之剛以祭魯公避時王之制也酒有牛形
之尊將將端正儼有去毛而炰之豚有切肉之胾有
肉汁之羹有籩以盛果核有豆以盛菹醢有大房以
載牲體樂奏萬舞洋洋充盛祖考格而孝孫有慶使
爾熾盛而昌大使爾壽考而臧善保安東土常有魯
國不虧缺不崩頹不騫動不騰踴有壽考之三卿爲

朋友輔社稷固如岡陵此我僖公上承祖考而恢弘
典禮者也○四章公之兵車大國千乘之賦也每車中
三人右人持矛飾以朱英左人持弓縢以綠繩矛必
載二矛必用重備折壞也計公之徒凡三萬人飾胄
以貝綴甲以朱綫紩進其徒增增然多也西戎北狄
以此當之荆與舒叛以此懲之無敢有承敵我者使
爾昌大熾盛使爾壽考富足有黃髮鮐背老成人相
爲試用使爾昌盛廣大使爾耆老眉艾萬年千歲眉
秀而壽無有患害也○五章泰山巖巖高大雖非封內
我魯邦所瞻望而祀也奄有境內之龜蒙二山遂荒

治極東至濱海之邦如淮夷舊爲魯患今亦來同莫
不相率順從皆魯侯之功也○軌六保有鳧繹二
山遂盡徐州之土荒治爲宅近海之邦若淮夷若南
蠻若北貊及彼炎荒極南之夷莫不率從莫敢不應
命雖魯侯是順而已○軌七天賜公全福眉壽以享魯
國昔齊人侵我常鄭人侵我許公居常與許恢復周
公之土宇燕飲喜樂家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朝廷
有大夫庶士撫有邦國既受多福而又壽命堅固髮
白復黃齒落更生以求此福也○軌八我公功尚德盛
廟祀百世不遷禮也今者脩其寢廟取松于徂來取

柏于新甫斬斷之量度之長者八尺而尋短者十寸
而尺用松爲桷爲然層架正寢規模甚大廟貌重新
奕奕然盛美也此廟經始乃先大夫奚斯公子魚所
作人心思慕久而愈深今棟宇更新甚長曼而碩大
萬民瞻仰無不順悅也○閟深閉也宮僖公廟也侐
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上帝是依依帝武
敏也彌月終十月也重一作穜稑一作穋先種後熟
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穉
皆五穀生熟早晚之通稱也下國封也于部也有
下土粒食徧天下也纘繼緒續治水之功也岐之陽

岐山南也山南曰陽翦革命也屆至也猶屆期之屆
致猶奉也敦猶敦琢之敦治也克咸厥功將士同心
協力也王成王叔父呼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周
公留相王室伯禽歸魯也啓開也宇居也周公孫莊
公子即僖公魯用郊自僖公始也龍旂諸侯之旂日
月爲常天子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皆于車上也
耳耳柔從也春秋春祠秋嘗也禮郊廟之祭春秋有
常朔不忒不差也后帝天帝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犧
祭牲也色純曰犧宜安也周公皇祖謂太祖周公及
伯禽以下諸祖也秋祭曰嘗楅衡以木橫制牛角止

其觸也周禮封人之職凡祭飾牛牲設其楅衡白牡
祀周公用殷王禮以殊于諸侯也郊特牲曰諸侯宮
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即指此騂剛魯公以下
之牲色從昭代也剛猶牡也犆也牷特同獸文曰牷
毛炰同毛炰炰之而去其毛也周禮封人祭祀有毛
炰之豚胾切肉也羹肉有汁者和之曰鉶羹盛以鉶
鼎不和曰大羹盛以瓦豆也大房大俎以盛牲體足
下如房千乘大國之賦孟子云公侯地方百里開方
中得千里古者因地名賦以里計車故詞方百里者
爲千乘極言其多耳非實有此數也徒步卒也大國

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言
三萬者大約也朱英以飾矛也綠縢繩縢束弓也貝
冑以貝飾兜鍪也朱綅紅線也增增衆也西曰戎北
曰狄荊楚也舒荊屬國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台作
鮐莊子有哀駘駝老人疥僂之狀背相也試用也歲
有千歲猶言千萬歲泰山在齊境詹瞻同望也諸侯
望不越境魯望泰山自僖公始春秋書郊三望譏也
奄有全盡有也龜蒙二山名荒治也大東極東也海
邦海島諸國也鳧繹二山名魯地在徐州之域荒徐
宅謂盡徐州之土治爲居宅也南曰蠻北曰貊南夷

今閩粵交阯等地常作嘗近薛魯地之見侵于齊者
也許魯朝宿東都之邑見侵于鄭者也令妻僖公夫
人聲姜也壽母母夫人成風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
尺曰尋桷椽也舄鵲同鵲善架巢故爲椽桷之象路
寢廟後正寢以殯死者衣冠路大也人君所居曰路
與小寢異新廟新其舊廟也猶春秋新延廏之新奚
斯公子魚魯同姓大夫作創造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
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按朱子改訂爲九章
因首章十七句爲例以王曰叔父下五句屬上章合
十七句爲二章以乃命魯公至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亦十七句爲第三章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句
爲第四章少一句謂有脫漏今按詩章法原不拘長
短但當察其文義語脈舊本王曰叔父以下三十八
句詳陳魯開國與郊廟祭祀之盛故爲一章公車千
乘以下則頌武功恢復土宇分爲四章意重復土宇
也今從舊

毛詩原解卷三十五　魯頌終

郝敬習

商頌

初契爲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卽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八遷都至湯徙居亳或云卽今河南府偃師縣十九傳又五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都朝(昭)歌卽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爲殷後封宋卽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脩其禮樂奉其先祀宋衰舊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時宋大

夫正考甫者孔子七世上祖也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祀其先王及孔子刪詩時存五篇耳夫杞宋無徵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況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商頌而誇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猗(依)與(余)那(羅)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看上)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因)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古序曰那祀成湯也毛公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此詩多言樂何也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缺)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卽此意也○(章一)猗與那然樂器之多也鞉與鼓先衆樂設置奏樂擊鼓簡簡然衆音大作時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我烈祖及其迎牲祼獻湯孫奏樂感假以安我思成如在之靈鞉鼓淵淵深遠管聲嘒嘒淸亮調和均平依我磬聲磬聲諧八音皆諧矣烈祖雖遠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間

於赫哉湯孫穆穆美聲思成所以綏也及乎九獻旣終鏞鼓斁然交作萬舞奕然幷陳助祭嘉客聞樂觀舞無不平夷悅懌者蓋尊祖敬宗有廟來假古今通誼古昔亦有助祭爲客者亦有曾孫爲主者行禮奏樂寧自今日今者溫恭朝夕執事匪懈人心合敬無異古昔烈祖感格尚顧予烝嘗哉此奉祭非他人湯之孫也一氣潛通有不居歆乎○猗與歎美辭那多也鞉有柄小鼓大鼓凡樂先播鞉擊鼓故首置焉簡簡和而大也烈祖功烈之祖指湯也湯孫主祭時王之通稱綏安神也思成思念祖考成就也記云齋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類成猶如在也磬玉磬
也玉磬在堂上鞉鼓管在堂下故曰依記曰磬以立
辨辨故難諧磬聲諧則八音皆諧矣書曰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此也庸鏞通大鐘也嘉客先代後及諸侯
來助祭者皆是也先民有作作禮樂也蓋因先代之
後諷勸之與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叶虎)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
(叶戶)賚我思成(叶常)亦有和羹(叶岡)既戒既平(叶步)鬷(宗)假(格)無
言(叶系)時靡有爭(叶臧)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其)錯衡(叶杭)

八鸞鶬鶬(叶將)以假以享(叶香)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
穰穰(叶平)來假來饗(叶香)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古序曰烈祖祀中宗也○成湯至于大戊七世矣商
道寖衰大戊脩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故從祖成湯宗大戊武丁此祀大戊之樂歌也朱
子以詩稱湯孫改爲祀成湯今按詩云及爾斯所言
自湯及大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
表中興之功也亦猶玄鳥頌人心土宇正祀二宗之
詩若那祀成湯無亦及此矣湯孫凡後王主祭者皆
得稱之豈必祀湯始稱湯孫乎前篇言樂此篇言味

祖遠難格故衎之以聲宗近易感故侑之以食不得
謂二詩無辨也○(一章)嗟我烈祖成湯華夏受命有秩
然常久之福引申敷錫于無疆延及爾中宗之所世
經七葉再造天下與烈祖重光也今日之祀清酒方
載神靈來格所思成就若或賚之禮以羹熟爲節和
羹既備既調乃總衆行禮合敬感格人雖衆而肅靜
靡有諠譁神其居歆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鬷假
莫大乎諸侯車以皮束其轂畫文于衡四馬八鸞和
鳴來假奉享我受天命既廣大矣天降豐年使諸侯
之來奉其黍稷以饗其降福寧有疆界乎今日之祭

皆中興之賜尚其顧我烝嘗乎此祭非他人湯孫所
奉也○烈祖湯也秩常也祜福也申重也爾中宗也
斯所猶言此處酤酒也和羹鉶羹也戒備也平和也
凡行禮以羹定爲節載清酤戒和羹祭之始也鬷衆
也假格通至也無言寂靜也靡爭嚴肅也康和也穰
穰多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以)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怡)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升)龍旂十乘大糦(熾)

是承邦畿祈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雙四海來假叶果來假祁祁景員維河叶火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叶火

古序曰玄鳥祀高宗也○按中宗十三傳至武丁而商業又寖衰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宗頌商宗而推本祖德正所以表中興也○一章天命玄鳥降祥生契肇封于商是我商人之始也宅居殷土芒芒然廣大古昔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從其祖居以正治四方之封域湯旣受正方之命而列后率附遂奄有九州此商先后所以受命也數十傳之久經衰亂而不危殆者在我武丁爲之孫子繼序重光耳武丁之爲孫子也秉威武之德爲天下王無所不勝故諸侯皆建龍旂十乘載黍稷爲大糦以供王祭當是時畿內地方千里皆民所居止而肇開封域極彼四海無異正域之初也故今日之祭四海來假祁祁衆多如影之員附由大河達王都朝宗之衆亦無異方命之日殷受天命自湯至今咸宜百福負荷豈非中興所遺乎○玄鳥燕雀也降猶至也古天子以春分玄鳥至日祀高禖祈子取玄鳥以乳子至也商辛帝嚳之妃簡狄祀之而生契遂以子爲姓是商人始祖也帝嚳都殷契始封商十四傳至湯復從祖居亳或云即

今河南府偃師縣是也芒芒草昧貌正域正治封域也四方謂之域中方命即正域四方之命厥后諸侯也奄覆也九有九州也先后指湯殆危也武丁孫子武丁爲湯孫子也武王有武德爲王也勝任也十乘載糦多也糦食也即黍稷也來假來助祭也祁祁衆多也景影同猶汎汎其景之景員附也猶員于爾輻之員景員猶言影從諸侯順附也河黃河道由黃河也何荷通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旣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叶洎受小國是達叶惕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叶拱爲下國駿厖叶猛何天之龍叶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董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叶撥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叶遏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叶史

實維阿衡叶實左叶去聲右商王
古序曰長發大禘也○朱子謂當爲祫祭之詩撥大
禘卽祫也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母此商禘也并
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並追祀遠祖則子孫咸集
所以首四時爲重祭也時祭合享或不止禘而據雝
與此詩則禘非特祭甚明然此稱大禘雝稱禘何也
雝序云大祖其爲大禘亦可知也○一章維商有深濬
明哲之德與王之祥發見久矣自昔洪水芒芒禹分
布下土區畫四方外而諸侯大國各正疆境其邊幅
周隕長遠內有娀國方大高辛帝立其女子爲妃生

我太祖玄王是我商人之自出也○二章我玄王生而
桓武撥治堯命爲司徒受小大之國五教敬敷無不
通達身所循行無有差越民遂視儆而興起矣迨玄
王之孫相土尤烈烈然威名播于海外截然其整齊
也○三章玄王以來天命在商不去至湯天人會合應
期降生有聖人之敬而日益進升昭格于天遲遲永
久惟上帝是承故帝命爲王以式法于九州也○四章
湯受小國大國之贄玉爲諸侯所附屬如旗旒之綴
于纓固結不解也人心所屬卽是天休湯能不爭競
不急躁不剛猛不柔弱布政優優和平是以百福遒

聚爾○五章受小國大國供奉爲諸侯所乘載如駿驪
之馬負荷重遠人心所奉卽是天寵湯能陳進其勇
不震驚不搖動不戁恐不竦懼敎然以天下自任百
祥所以總歸爾○六章湯以威武爲王載旆秉鉞恭行
天討如火烈烈莫敢止遏桀以三國爲黨如一本三
蘖不得順遂通達十一征而九州截然斷一伐韋伐
顧伐昆吾乃伐夏桀也○七章昔湯未伐夏中葉遭桀
之虐震懼而且危業信哉湯爲天之子天降卿士爲
阿衡庶政倚平左右湯以王于天下今日之祭所以
配饗也○濬沈潛也哲精明也長久也發祥萌光也

荒大也頌契述禹者契禹同事堯紀時也敷下土方
謂平治水土分别四方猶書序云帝釐下土方也外
謂五服外畿王畿居中也大國諸侯之國也疆邊界
也幅邊也隕周也長遠也有娀國名簡狄母家也帝
高辛帝也子卽簡狄也高辛帝立簡狄爲妃生契是
契所自出之帝禘于契之廟者也玄王玄遠之王指
契也司徒曰王追稱也桓武也撥治也遂通也視儆
也發興起也相土契孫也不違不去也齊會集也湯
降不遲湯生及時也聖敬日躋猶敬止緝熙也躋升
也遲遲久也祇敬也九圍九州也式九圍爲君師也

琪玉也諸侯以玉爲瑞卽命圭也綴聯也旒旗之垂者或九或七綴于縿上垂者爲旒所著爲繼綵結也或云綏也適聚也共供通下貢上也駿厖馬也或云駿大也厖厚也惟正之供不過取以大厚下也龍寵也戁恐也竦懼也武王卽湯也虔恭也鉞大斧曷遏通止也或云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也韋豕韋彭姓顧與昆吾皆己姓夏諸侯之助桀爲惡者卽三蘖也葉世也中葉湯爲諸侯時也湯年八十有七始代夏爲天子震懼也業危也指夏臺之難天子指湯卿士伊尹也阿衡伊尹官號如太公之號尚父也阿倚

也衡平也倚以爲平也古字阿倚通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古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此高宗崩三年喪畢祔主於廟之樂歌頌中興之功而歸於作廟所謂百世不遷之廟也若玄鳥時祭之歌耳然什先玄鳥而後殷武何也重脈楚以終頌也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地據東南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牆故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言至近而要也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業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向

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孟子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明王不作楚未易撫也有王者起必在東南是以仲尼不遇于齊魯將遂適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徘徊陳蔡之間者垂十年其意常在楚耳及子西見阻昭王不祿然後反魯刪詩脩春秋二經聖人心思隱微所寄也春秋重與楚王以楚本易王也詩十二國不列楚風以楚非一國也天運自北而南故風始南音頌終歌楚欲有爲而不得爲聖人未竟之志可思也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周公作立政曰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王者先內後外先德後

功始二南而終殷武文武內外之辨也○一章撻然敓
疾者殷王之武奮伐荆楚深入險阻裒聚其衆王師
所臨截然帖服此湯之孫所以中興承先王之緒業
也○二章楚旣服矣戒之曰爾居王國南鄉非遠也昔
在湯世自彼氐羌之遠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朝
見謂此乃商之常禮耳況汝荆楚何敢不至乎○三章
荆楚旣平諸侯畏服天命衆君建國于禹功九州內
者咸以歲時朝覲之事來見辟王求免禍讁皆曰田
野不治則有讓予之稼穡亦匪懈矣庶免禍讁乎其
祖畏服如此○四章高宗中興非徒恃武功耳天命降

視在於民心故下民可長賞不僭差刑不淫濫敬天
畏民不敢怠遑故天命于下國封殖其福使夷夏率
附也○五章畿內之治翼翼整飭爲四方取極赫然聲
譽顯盛濯然靈爽精明中興之業偉矣又其享國長
久壽考康寧以能保安我後人也○六章功大者廟祀
不毀今者作廟升彼高山松柏丸丸圍直斷之于山
遷之于厞斧等斲削貫之使乾以松爲桷梴然而長
衆楹閑然均稱廟寢旣成高宗之神甚安妥矣○撻
疾貌所謂兵貴神速也殷武殷王之武罙深也阻險
也裒聚也湯孫卽高宗氐羌西極遠夷也多辟列侯
也禹續分畫九州禹之功也來辟來王也適讁通責
讓也降監下視也嚴畏也僭賞差也濫刑過也高宗
享國四十有九年故曰壽考後生後嗣也景高大也
丸丸木調直貌虔乾迟積材使乾也古虔音與干近
凡斬伐曰虔梴長也楹柱也閑穩稱也此與魯頌
新廟異魯更新此始作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毛詩原解卷三十六商頌終

時萬曆丙辰季春吉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讀法一卷大指在駁朱傳攺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爲據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餘文則以毛公曰别之序或有所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亦多過當夫小序確有所受而不能全謂之無所附益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鍊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卽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也

詩經類考三十卷（一）

〔明〕沈萬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詩經類考叙

余嘗考覽詩傳自西河衍泒已後若申公之為魯轅固生之為齊嬰之為韓太小公之為毛也四詩授受淵源約百有餘人二時雖帝王之尊有元成明三帝楚元千乘二王莫不北面受業其為師承若斯之盛也顧班志所載僅存六家其後齊亾於魏魯亾於晉韓亾于五季特毛氏

歸馬獨存凡以後来裒彙無托耳雖賴孔氏正義存其萬一然自牀牙纂義之後迄于今代儒舊又不翅數十百家所称歐蘇嚴呂諸說彰〻無論即如陸元恪草木蟲魚疏陸農師物性門類之專餖飣也王景文摠聞王介甫新義蔡元度名物解之喜穿鑿也鄭浹漈辯斥毛鄭陳鵬飛不解二頌之刺意頗僻也均

之自伸其說棄薄古初偏至無當獨宋王伯厚詩攷一書其所採拾齊韓魯三氏以及古什遺已至於子史百家罔不搜萃使後人稍得睹見昔賢說經之異特於音叶未遑僅于急就篇注時一見之而名物倫類亦獲充拓有待其足以稱博暢而示饒贍也我武塘沈仲容氏才藻孤擅治詩有解頤之譽毋謂晩近

墨守一家言兀〻以帖括明詩
牵不知詩之為帖括障也儻先
彦有知寧不為此經失嘆爰倣
伯厚蒐其藏書旁引博稽別門
相附以為儒家程朱而小序猶
有異論況它儁乎作古今論詩
考辨駕豐年羲農作始協響成
文才老當家而虞叶麻東作逸
詩音韵攷三星以心參兩釋六
月建未後云夏之四月作天文

時令考中露為邑阮徂共列稱
三國騶虞作囿官衣六有章命
之別作地理列國服食諸考皋
應不同說玉罍無明文斯干以
更僉為美鼓鐘以南夷和籥而
薄伐出車歸之襄王作宮室禮
樂兵制諸考雕鷹非雎鮀鮦非
鱧茶苴似李苦瓠不才作蟲魚
艸木攷至於國風雅頌三百五
篇〻有殊訓字多別義上下古

令援摭琢妙綮若霞蔚而星麗也作篇什異同及字畀考計凡攷之類三十而卷亦與考同焉余惟

朝家功令紫陽不敢失尺寸即

叙六

大全具在亦且為籓宿玩帙若註疏視猶怪閒艷説迠迠束為蠹叢彼由不悟孔孟斷章及左氏家語外傳列女諸書引據耳此詩篆所為局而隘晦而不光

者也夫詩由聲起與樂共源請以樂喻紫陽則畧英摭韶準器諧聲中于今之宗廟朝廷自成一代之樂若大全則鐘律陰陽猷色元韵篆入幽微故是集註

叙七

門戶而註疏則雖堂上堂下間考秩然而柷敔笙簇亦多器存聲矢至乎仲容此編則大協鈞天之響隱探黃鐘之微雅頌分曹夔伶遞奏絃匏竹肉縣咏一

堂惟審音察理者採聽而已誠詩部一臣觀也昔沈隱矦以四聲定韻而散騎常侍沈重更著毛詩義疏仲容後繼述於千載之下余獨不文以序見屬何吳興一派獨于詩教拳拳也輙不自揆敢為舐筆

萬曆己酉醉李沈思孝譔拜書

詩經類考叙

昔漢之以詩授受者四家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趙毛萇齊魯兩家詩不存而韓僅存外傳毛公自負淂卜子夏衣鉢其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而毛學獨盛

明興黜漢進宋一尊紫陽集註士浸淫於制科而詩又在若存若亡間矣余兄仲容懼詩學之

不廣也於是檢括經傳子史旁
及山經地志稗官野說凡閱切
禽魚草木之類即單詞隻字手
為疏記上自漢唐迄今代按部
就班得如干卷總題之曰詩經

類考計其纂輯成帙幾費膏晷
之半鏤董成板又幾費硯田之
半蓋戛戛其難之矣余不業詩
於詩多所不解丙午冬仲容上
公車以校讐之役命余余得卒

業閒為補綴數則仲容謂余可
言詩謀以序屬余乃余業春秋
而知興詩不遠也春秋君公大
夫凡聘問宴饗卒賦詩見志若
甯俞不荅湛露之章范匄直徹

彤弓之命人知其嫺於禮季札
聽工歌十五國之風而一一品
第其盛衰人知其諳於樂他如
鴻鴈屋無鳩之攫角弓拜彌縫
之賜黍苗興膏雨之懷草蟲鶉

弁隰桑蓼莪草蟲韓奕卷定七子之善敗莫不觸發領會入於精微乃知春秋中故自有詩及余讀詩而轉覺與詩遠也何者詩之為教妙在可解不可解含之

叙四

解詩於詩無當也墨守傳注者不離宋儒之窠臼而詩不解即風雅自命適用以佐助滛穢抒寫綺靡罕有能約之無邪而詩亦不解然則詩終不解乎宣尼

有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学士童習首白伊吾一經不目為博学資之津梁則借以供今詠之攟摭已耳至叩以一草一木一昆一蟲之種性形其旁通

叙五

於訓詁糟粕之外而總忘其名狀無有也夫多識之未能而奚事高談情性為仲容見況酣此道不欲人沿習未師膚見而博採羣籍臚分門類俾學者從多

淺入門以可解者收事物之名
義復以不可解者存諸儒之異
同合可解不可解而一之誠範
經之武庫而詩學之司南也豈
若齊魯韓毛互分宗派馬傳鄭

叙六

箋獨稟師承者同乎哉余以家
有子雲知其解者在旦暮故樂
而為之叙

麟水沈师昌撰并書

原缺第二葉

詩經類考凡例

一諸考不敢妄下雌黃傳疑之慎也解詁互有異
同姑為兩存以衷之窮理君子

一是編祇屬蒐紀斷無漏未斷訂定故自經傳子
史以至稗編瑣錄靡不該收蓋宇宙間事未可
執一將以資詳說反之約也

一次第先後並依經文間有錯綜如人物一考或
因時代或因爵秩或因人品各从其類也

一逸詩似乎枝駢然皆散見經傳及諸子百家且
理足千古采錄來今楊用修所云後代詞人剽

詩經類考　凡例

竊莫肯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爰廣蒐輯以
便睹古者之統覽

一音韻詩樂之總也自學者重談理而輕審聲音
律之道遂廢古今病之輒漫築切法爰始四聲
迄佛氏三十六字母之等韻焉

一書肆舊行詩說凡舉業家童而習之目漸而耳
飫者不復載入恐資腐且啓玩也

一註疏大全全書浩瀚學者不便遍閱謹括其要
緊大旨至如古今諸名家論著或事辭詳核或
確見不磨則全文盡載無所刪削

一詩人微情婉致全係諸比興比興之寄寓全托之鳥獸艸木是鳥獸艸木者爲詩人傳神寫照者也曉暢乎此於詩解也思過半矣故其考也特詳

詩經類考校閱姓氏

甥沈萬銘汝彝　沈萬鏡可茹
沈豫昌爾庚　沈師昌仲貞
從子沈鴻翔羽皋　沈鴻儀威如
沈元淙深源　沈治醇皇初
沈德滋君培
友人戈靖邦殷嘉　馮咸世濟之
卞洪勲世甫　吳志遠予往
丁仕明建白　支如玉寧瑕
周宗文開之　錢士升抑之

張思聰達卿　孫茂芝若英
浦玄華天章　徐霖徵伯潤
浦玄度雅遠
檇李包世杰羽明　王蘭芳季常
戴　瀬升之　沈士龍汝訥
海鹽胡震亨君密　謝錫敎鴻伯
仁和吳之鯨伯霖　卓爾康去病
胡胤嘉休仲
蕭山來立相夢得　來立模笵叔
門人趙　璧歸甫　魏廷相翊[illegible]

魏廷楨愨無　魏廷鯫子黃
葉德基茂之　錢士晉康侯
王　佐佐之　凌斗垣麗天
卞洪遠予山　戈用忠藎臣
葉培忠孟藎　陳山毓賁聞
葉培恕行可　陳龍致仲發
張　猷太初　張僎劍君述
戚國生寧侯　沛繼相士衡
武林孫大化公雨
德清許大受鄘如

武康陳乾陽潛夫

詩經類考目錄

地理考下

第七卷

列國考

第八卷

人物考

第九卷

宗族考

第十卷

官制考

第十一卷

飲食考

第十二卷

服飾考

第十三卷

宮室考

第十四卷

器具考

石瓚　登　几　筆　大斗　斝

依　匏　壺　卣　錢　鎛　鋌　柿

鬲　鬯　齊　犧尊　大房　尋尺　虔

第十五卷

珍寶考

玉　金　錫　圭璧　介圭　瑱瓚　璲

百朋　鍛　球

第十六卷

禮考

釋禮　婚姻　喪　錫爵　灑掃　獻羔

朋酒斯饗　燕　飫　陳饋　吉　蠲

禴祠烝嘗　夜飲　饗　右　醻　會

同　射　御　祭馬祖　朝　宗　訊

饗祀妥侑　絜牛羊　剝亨肆將　祭

神保　祝告　孝孫徂位　送尸　諸宰

徹　燕私　啓毛取血膋　社　方

農夫慶　子孫奏能　室人　祼將

文定厥祥　親迎　類　禡　禋祀　軷

繹祭尸　郊　奠瘞　宗　羣公先正

祈年　世見受命　入覲　贈　顯相

將享　時邁　禘祫　祭郊禘併用禮樂

共　來享　來王

第十七卷

樂考

釋樂　歌　舞　琴　瑟　鐘　鼓　籥

笙　龢　敔　謠　衎　塤篪　磬

虡業　矇瞍　雩　管鞉　柷　敔　簫

第十八卷

井田考

第十九卷

封建考

封建　附庸　周後裔封國　先代異姓侯

國

第二十卷

賦役考

第二十一卷

刑獄考

第二十二卷

兵制考

田　師　行陳　振旅　征伐　六師

干 鼓 兵 殳 棚 韔 弓 介
矛 英 喬 斧 侯 正 矢 拔
厹矛 錞 伐 閑 戈 戟 斨 枚
錡 銶 柯 弭 旐 旂 彤弓 常
織文 白 白旆 鉦鼓 拾 棘 刀
觼軜 珌琫 敦弓 鍭 戚 揚
綏章 橐 鈴 胄 旒

第二十三卷

四夷考

總釋 戎狄蠻夷 玁狁 西戎 南蠻

髦 鬼方 追貊 北國 淮夷 徐
荊 舒 氐 羌

第二十四卷

禽蟲考上

雎鳩 黃鳥 馬 兕 螽斯 兔 象
魴 麟 鵲 鳩 艸虫 阜螽 雀
鼠 羔羊 麕 尨 豝 豵 豜 肩
騶虞 燕 雉 鴻雁 流離 虎 狐
烏 犀 鶉 蝤蠐 螓 蛾 鱣 鮪
魚 鴇 雞 羊 牛 豹 鳧 狼

盧 緐 鋂 特 鵠

禽虫考下

鴟鴞 晨風 駁 蜉蝣 鵜 鸛
鵙 蜩 螗 貉 貍 斯螽 莎雞
蟋蟀 鴟鴞 蠋 伊威 蠨蛸 宵行
鸛 蟻 鱒 龍 雌 雛 脊令
魚服 鱨 鯊 鱧 鯉 鰋 嘉魚
鼉 隼 鶴 熊 羆 虺 蛇 蜴
龜 螟蛉 果蠃 桑扈 豻 鸒斯
蜮 貝 豺 鶉 鳶 螟 螣 蟊

賊 鷸 蠅 猱 鼈 鴛鴦 鶩 鷹
鼉 鳧鷖 鳳皇 貓 貔 狸 鷺
蜂 桃虫 餘虫總 附

第二十五卷

艸木考上

釋艸 荇菜 葛 卷耳 葛藟 禿
芣苢 喬木 楚 蔞 條枚 蘩 蕨
薇 蘋 藻 甘棠 梅 白茅 樸樕
棠棣 葭 蓬 柏 棘 匏 葑菲
茶 薺 榛 苓 荍 茨 唐 麥

詩經類考卷之一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古今論辯考

詩大序　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當爲衷

周續之解詩曰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

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迹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仁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亡

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
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藏云三
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河水鳩飛
之類是也有刪去一章或一句者如唐棣之華素以
爲絢兮之類是也支與祈招雖見春秋內外傳然其
言不類豈亦刪餘者與

班固藝文志曰詩言志歌咏言故哀樂之心感而謌
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
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
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

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詩譜序

鄭玄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
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
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
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
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
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
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
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
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
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
然刺怨相尋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
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
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受刼
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
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
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
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

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誦德之歌正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

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上商闕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兹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敘其所見載之於卷首焉云爾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

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姑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詞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取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于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爲之　曲還就穿鑿而傳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

矣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懸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旧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婦盖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國史則誤矣說者欲盖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馬氏曰詩書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解經于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後人所作藉令深得經意亦不過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如雅頌之作能發明所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則序猶可畧至于風之爲體比與之辭多於叙述風諭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盖詩之難讀者多矣夫芣苢之詩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捋芣苢之狀而已黍離之詩序以爲閔周室宫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晋昭公也其詩語則晋人愛桓叔之辭耳若捨序以求之則四詩非子雲美新

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爲訓而夫子不删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爲征役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此其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義[illegible]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

之口則爲變風均一淫泆之辭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于愛叔段黨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亦既如序者之說求作詩之意于詩辭之外矣何獨于鄭衛諸篇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之具乎且夫詩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如桑中溱洧月出東門之墠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

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昬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辭夫子猶存之而不删則不知所删者果何等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以爲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也愚又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

[illegible]詞則其淫哇不經者[illegible]之而已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于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偭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懼其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于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意則是通書西銘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且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市井小人有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愬且諱者則知禁之使不爲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之

爲愈此鋪張揄揚之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此詩之訓也

楊升庵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爲哉且子頑宜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侯[illegible]在人耳目豈是春

[illegible]不道孔子既取之于[illegible]于夏及爲之諱乎[illegible]侯猶世不敢以云[illegible]官懼人禍天刑之[illegible]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

讀詩　外傳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

可與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常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詩論　潁濱欒城集

蘇氏曰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于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爲[illegible]其論委曲而莫[illegible]聖人之爲經惟其於[illegible]秋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illegible]人情至于書出于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illegible]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于法度[illegible]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若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于飲食牀笫昆虫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

之不通矣夫聖人之于詩以爲其終要入于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瞻彼洛矣惟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惟鵲有巢維鳩居之嘤嘤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則必强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illegible]其爲學亦已勞矣且

[illegible]不知乎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illegible]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之謂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東萊呂氏讀詩記朱子稱其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因自謂集傳爲少時淺陋之說欲與呂氏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則其推遜之也至矣第呂氏專主小序與集傳大不相同然觀子朱子之意則亦未嘗斷以集傳爲是也

宋王魯齋氏謂今詩豈盡聖人所定容或所刪之詩不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而漢人取以補亡耳陽明先生亦謂鄭衛之音必秦火而後世儒搜採以足三百之數者

楊用修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按孔子明稱詩三百又稱誦詩三百故斷以三百爲的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可誦亦可絃謌豈絃謌另一種耶○五際四始按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

則有變改之政也詩有五際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漢與魯申公爲詩訓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illegible]庶其近之三家

者列于學官世[illegible]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
間殊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
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序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
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又有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今按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毛亨授毛
萇亨河間大毛公萇趙人小毛公也齊詩傳曹魏亡
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頗存然無傳之者今章句亦

亡惟外傳存焉而天下學者並遵誦毛公詩諸儒爲
毛詩者至衆後漢有九江謝曼卿爲之訓東海衛宏
授學于曼卿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逵又撰毛
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今惟鄭箋盛行
亦以他疏義相沿踵未有參考三家者至宋而歐陽
公劉侍讀王荆公蘇黃門各以其意說詩而程正公
張明公[illegible]記其師說以傳[illegible]自五篇之微辭與
義始可得尋繹不待講于[illegible]氏之傳而言詩者
業已知不專于毛鄭矣其後[illegible]者愈衆無復祖本
而詩又以病東萊呂[illegible]家塾讀詩記總衆說

[illegible]貫之渾然若出于[illegible]之言而一字一語未嘗
[illegible]證其說之所自雖其[illegible]以己意超然前人意慮之
[illegible]者亦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蓋其慎
也朱文公深嘆以爲有得于溫柔敦厚之教至其作
詩集傳言關雎取匡衡釋栢舟定以爲婦人之詩取
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取儀禮上天甚神取戰國策何
以恤我取左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
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注賓之初筵取韓詩禹敷
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其閎
議眇指多卓然獨得于千載之上者其自序以爲本

之二南求其端參之列國盡其變正之於雅大其規
和之以頌要其止而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
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
樞機之始修身及家以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
而得之可謂曰詩直其主于去序與毛鄭牴牾遂起
紛綸之說迄無定論矣
循蜚疏仡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者詩矣
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永者也質桴土鼓有詩之
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摻牛投足有
詩之詞而未敎唐虞有詩之敎而未傳傳之至周而

[illegible]也陳言詩原

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又云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戸也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貴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

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個道理又曰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衺了凡所著詩外別傳曰鄭玄作詩箋漢儒恥之謂五經中唯詩別是一宗文字康成以註禮之例箋詩失之遠矣 又云詩之得列于經其功不在作者而在刪者蓋孔子刪詩不[illegible]物惟其道三百雖多無邪可貫合者留不合者去是固聖人之詩而非婦人女子征夫野老之詩矣 又云學者須識風雅頌之義而後可以言詩風風也蓬蓬乎一日徧于天下而不見其迹怒竅吹萬昆虫盡啓草木咸拆而不見其形鼓于玄冥運乎罔象此風之旨也詩序謂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然則雅亦風也又雅與俗對汩于聲利則俗而雅則超乎聲利之外縛乎塵象則俗而雅則出乎塵象之表此雅之旨也頌古容字詩序謂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全在形容彷彿不十分指切而想象發揮令人悠然而得怳然而悟此頌之旨也不明此義烏可言詩 又云詩之爲道正言若反寓言十九咏一物之微而指陳甚大賦目前之美而寓意甚遠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譏言若想諷言若譽同一慨嘆之詞而美刺各異同一加樂之語而懽恨迥殊

本末論 歐陽修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繫于[illegible]太王之國也考其詩

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巳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爲鄭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柰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

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于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成其巳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

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說汨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燦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

思無邪論　[illegible]論語述

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以此三百篇皆本
于無邪之思皆出于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于人倫有裨于風化不
可不學也史記蓋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
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
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由是觀之孔子删定詩篇皆可施于禮義合于韶武

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若者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既思
邪矣讀詩者即有意于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邪
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
蔽三百篇義也蓋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
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衛之音
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之音孔
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間代有仁賢詩之發乎
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删其邪[illegible]録其醇雅列于

[illegible]風所謂淫與慢者不[illegible]主淫慢之說于
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illegible]淫奔爲男女私相
[illegible]若及考申公詩說與[illegible]小序俱有不然詩說小
序傳自漢初中間雖有[illegible]無據也如衛
風之木瓜申說以爲朋友相贈鄭風之將仲子小序
以爲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爲有女
同車申說小序俱謂鄭公子忽辭婚于齊祭仲諫之
而作蘀兮申說以爲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
伐忠臣憂之相率獻諫以救其國故作此詩褰裳小

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風雨小序
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illegible]青衿申說小序並以
爲刺學校之廢鄭揚之水申說以爲兄弟爲人所間
而被讒者訴之詞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註
槩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
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
諷晉侯矣子齹賦野有蔓艸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餞韓宣子矣當
[illegible]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illegible]肯取于淫慢之辭
[illegible]則鄭衛諸篇皆可謂思無邪者[illegible]

然也詩經秦火篇章竟無脫誤余觀鄭衛及王齊陳
諸國風中朱子所指爲淫詞者僅三十篇除小序詩
說左傳確然可據者餘若桑中溱洧篇詞旨輕媟不
可諷詠又若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中公竝
不著其說故宋王魯齋氏謂今詩豈盡聖人所定容
或所刪之詩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而漢儒取以
補亡耳陽明王子亦謂鄭衛之音必秦火而後世儒
按採以足三百篇之數者俱不爲無見大抵漢儒尊
經詳于訓詁而不免或失之附會朱子釋經過于主
張而反或有晦于經旨魯齋陽明二先生知求聖人

之大旨而又未嘗參討經傳之說均之有所未盡愚
故詳爲論述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論刪詩　王厚齋

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
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詞或謂沔水河水也新
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
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
爲絢兮是也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
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他章
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爲何詩然
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刪詩辯　鄭樵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樂
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
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
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
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
併得之于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于刪也夫迨
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

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
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
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
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
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
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謌之及觀今三百篇
于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
刪詩則當環轍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奚止十五國
乎然聖人不欲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
咏亦不過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

偁之文中子極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詩序辯 序作于衛宏

鄭樵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概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

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關雎序)作于子夏(王肅鄭玄[illegible]皆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于衛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

[illegible]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詩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

以成其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于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顚覆而

卜列國君臣朝聘燕享賦詩見志微寓相諷鮮有不能答者以詩之學素明也後之絃誦與辭者皆廢直誦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義故論者多失詩之意夫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諷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諷味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欲求諷味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于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

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援引之詩可也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爲人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于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綠衣之詩旣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

知詩序出于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說羔羊騷辟之詩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而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合爲文而取譏于世此不可不辯也

讀詩法　鄭樵

詩三百篇皆可諷可誦可舞可絃大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旣冠皆肄習焉誦之則習其文諷之則識其聲舞之則見其容絃之則寓其意春秋以

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說然後可以言詩也不然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其爲孑遺矣崧高惟嶽峻極于天信爲極天矣必欲以實跡驗之則不可以言詩善乎孟子之言詩可謂長于詩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從而釋之曰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嘗費辭而理自明故橫渠有詩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詩有美刺　鄭樵

詩有美刺美詩作于文武成康之世詞味太平而不顯作者之名而況刺詩當王室衰微諸侯橫恣譏訶醜亂之跡暴揚帷幄之私則其隱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詩者不明著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節南山刺幽王也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傷讒而作也則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祈父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蒸民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如此則明著其所作之人其他諸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將觀其意可矣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後世惟孟子言齊王鼓樂田獵深識此意觀其言曰百姓聞王鐘鼓管籥之音車馬羽毛之美其譏之則曰舉疾首蹙

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田獵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其美之則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田獵也正得此意孟子長於詩故其言自與詩合

毛鄭之失　鄭樵

何彼禯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爲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斷無疑周頌作于康王成王之世故稱成王康王今毛鄭以頌皆成王

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此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爲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于平王已後亦猶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于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毛鄭解經不能無失然有大于此者故特舉一二言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　鄭樵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秦以詩廢而亡　鄭樵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袵席之秘聖人爲詩而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紓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秦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鄭樵通志序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

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貢子夏在孔門未爲高弟至于論詩則與之至子夏又發起予之嘆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質正于大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

詩經類考 論詩卷一 三三

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于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于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則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離豳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豳爲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專爲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調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

詩經類考 論詩卷一 三四

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僖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鷄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

吻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吻吻駝
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
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莪蒿之趣也使不識鳥
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吻吻之興乎若曰有敦
瓜苦烝在栗薪者謂爪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
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
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
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
爲之慮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
其門人輩互相附和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

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
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
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
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
之者務在識眞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
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
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
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
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
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
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眞然
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
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
物之難明者爲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
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
詳其名焉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　文獻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
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
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

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
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
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卒皆單紀國土無今國
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
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
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其宮
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
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
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
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illegible]

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採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論歐詩解　通考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固爲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之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于詩書者

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鄭氏樵通志樂略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專用以說義也自齊魯毛韓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漢初去三代未遠瞽史之徒例能謌也東漢之末禮樂蕭條聲謌之樂斬然矣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又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耳按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謌曰合樂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升謌者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一終三終則主人酌獻工爲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一篇一終三終主人亦酌獻之笙歌畢堂上堂下更代而作爲間歌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次歌嘉魚則笙崇

丘又次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爲三終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合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繁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備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客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首尾相承節奏有屬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鹿鳴一篇又絕無傳後世不復聞詩矣

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是謂笙磬同音先之以雅終之以南夷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是謂以

篇不借故關雎雖爲風始以合樂在間歌之後則末也故曰關雎之亂

古言云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辭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謌咏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

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謌而可謂之有聲無辭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南陔至由儀鄭君註禮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註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哀樂之情發見于言語之聲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至于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得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禮樂本出于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于山復雨其山火生于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　証䟽

風雅頌辨　鄭樵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于土風大概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

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

商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illegible]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國風

孔頴達正義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衞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于衞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衞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

爲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後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酙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衞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毋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衞國爲首邶鄘則衞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衞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于衞頃國地狹于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于衞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王也故次于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于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伯西戎卒爲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昏淫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次之于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幷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太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

襄公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
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于詩邠第十五秦第十
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爲今所第皆孔子之制
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或曰周
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
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
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
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
旣驅陷于彼俗更又小國猶邾滕紀莒等夷其詩蔑
而不得錄以此 註疏

詩之爲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賊之事豈聖人
教弑逆乎或乃謂宜取淫奔諸詩悉去之恐非聖經
本意矣

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
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國風辨 鄭樵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謌
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于周而分爲
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于衛而分爲三國之聲
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
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
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
之詩何以不列于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
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
于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
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
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
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
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
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

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于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
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于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
詩見于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于風者王風是
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
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
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
心乎其間也至于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
自康叔得國已統于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
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
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

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爲幽厲之大夫在盤庚時商以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于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絶也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國風此其分別之大較也

十五國風一　高似孫緯略

十五國風獨無宋魯或曰孔子之先宋人也魯父母之邦也爲尊者諱親者諱不列二國于變風之次且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是年孔子生八歲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周南下至曹風凡十五國正與今之詩一同未嘗有宋魯也宋魯不在變風之列其來久矣自周南至于齊八國與今之次序同自豳風至曹風七國與今之次序異盖嘗將魯國之序如此熟玫之于史記左氏亦可以言詩矣

十五國風二

十五國風次序或曰王黍離在邶鄘之後天子安得居諸侯後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也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曰以其地本商之畿故在于王黍離上列爲三國而不獨謂之衛也

風有正變辨　鄭樵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祭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盖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鋭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

畏之而不敢若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友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返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

二南爲正風　歐陽修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

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王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于紂焉則二南之詩作于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後耳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歐陽脩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耳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

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于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于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于變風則文王之跡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畧而不具乎

二南辯　鄭樵　奧論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于周南係之周南得于召南係之召南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壯一區尚漾紂惡惟西

皆從文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鐘鼓之詩曰以雅以南陸希聲劉炫釋鐘鼓亦類雅南之南爲二南徼出巴蜀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舞箾南籥者杜預釋左氏亦知南籥爲文王之樂不敢正指爲南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

有所謂胥鼓南鄭註謂南夷之樂也豈有教世子而用夷樂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衰之詩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關雎辨　鄭樵

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illegible]康王宴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范曄有曰康后晚朝關雎作[illegible]齊詩章句亦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詳諸上文皆謂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關雎之應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觀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如此則麟趾小雅鹿鳴諸詩皆非治世音無疑矣曰非也蓋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息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始作于衰世也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曾說詩之義如何如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語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聲中言之非如序所謂關雎之文義又曰師摯之始關

雎之亂皆樂之聲也非謂關雎之義如此序詩者取以爲關雎之義則非矣大抵古人學詩最要理會詩之聲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爲之爲義亦作之意既爲之作則翕純皦繹有聲有器非但歌咏而爲周南召南之爲正如三年不爲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之爲謂之爲謂之作者皆樂之聲也

王國風解　歐陽脩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

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絕于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與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所然則詩處于衞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

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于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衞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詩疑　陳繼儒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删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删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衞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與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衞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酧酢之間鄭伯不賦緇衣乎六卿不賦蔓艸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衞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蓋祖于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

推巳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于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于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必有所師承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又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隷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詷一人之舌而約束異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卩者盲

師傳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艸木魚虫之數乎宜其崎嶇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己乎夫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吾以爲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也

幽風辯　鄭樵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檜曹幽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己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于匪風思周道也曹終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濡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于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邠風邠雅

邠頌聖人以邠詩列于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于雅也所以繫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曰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深意也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或謂邠風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豳雅豳頌豈不爲有豳詩猶今亡之乎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豳詩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二南之風同出于周而分于西

十五國風上　卓爾康

周召之名南何也國風惟二詩可絃歌以合韶武其餘十三國備覽觀示勸戒耳鶉奔相鼠寓目而足何

又入絲竹乎故十三國名風而周召名南南爲午風又曰俊風夏小正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衛敬仲之言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不爲無據然當時文王之化自西而東自北而南無不滲被而獨暨以南隘矣嘉靖中南海黃佐氏之言曰南樂詞名鼓鐘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見樂有舞南籥者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武塘陸邦氏意與佐同此知其名矣而未識其義也二南而後次

以邶鄘衛次以王次以鄭齊魏次以唐次以秦檜曹而豳終焉王王矣國史不黙定一尊而號之曰王傷其有不王者也文武之時王盛矣而臣王之曰周召孔頴達氏曰王身名無所繫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爲之主亦此義也平王以後王衰矣而君王之曰王陳爲楚滅夷于縣公陳巳亡矣而春秋書曰陳災存陳以見亡陳也故立言之旨或微而逹或婉而章或顯而晦或稱而譏士沐梁不嫌也稱陽月嫌也天子不書薨不必也公在乹侯又也皆此志也唐晉風也稱唐何也夫子不

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盖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虞叔于唐唐叔子燮父嗣封改爲晉則晉之爲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卲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緫爲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緫爲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而晉之名復

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實也故夫子傷之痛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魯僖公二年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故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治春秋以周天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周公稱魯始祖僖公爲魯賢君魯之可詩者莫此二公爾夫子之爲魯人也善則稱君周公之食邑采也名從主人故夫子著之于頌而恐

之于豳以舉魯之全耳或者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獨優禮秩太史不得采風行人不得貢詩者誤矣

十五國風下　卓爾康

風之有十五國也孔穎達氏曰欲言先後爲次則齊哀先于衛頃鄭武後于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于齊魏狹于晉而齊後于鄭魏先于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據孔氏之見當有定論而究其旨第

曰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次而已雖過鄭譜遠甚總之無當于諸國也蘇子由之論次也曰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及以是說桼之齊先于晉而不通又桼之秦後于八國而不通又桼之陳後于秦而不通又桼之檜先于曹而不通則又曲折其說以自濟吁誰令爲之立此論乎近豫章鄧元錫氏六經皆有緒論頗窺作者之旨其說詩則各以重地爲次曰周召西都邶鄘衛顓項墟殷都王東都鄭祝融墟齊古雍州表東海魏唐古冀方堯舜禹故都秦岐雍地陳古豫方大皡墟檜曹兗豫墟此其說巳是地各爲重不相雄長至于論豳風亂而思治猶之康成家婢也然則何居乎曰諸國多東遷以後詩夫子志之以表裏乎春秋者也二南周文武始基之作也衛爲文王子康叔之國繼周召入相保釐之績著于有周且絜晉而長桼齊桼而親土地既廣詩又早作亞二南長列國宜矣先邶鄘何也二國爲衛所滅皆衛聲矣安得不屬于衛擅滅人之國取人之地殺人之君春秋不許也以尊天王安得不著邶鄘故先衛不得不先邶鄘也邶

鄘小國而獨先衛挈之矣不然其夷于檜曹乎周自平王東遷王道衰而雅變政教號令僅及伊洛之一隅採風者等于侯國而謂之王勢也理也蓋周室至此而天下一大變矣王室盛則二公行化統領率屬以翼戴一人而天子尊王室衰則齊晉狎主糾衆攘人以自爲雄長而五覇盛無五覇則夷猾夏臣弑君子弑父而天下亂有五覇則攘戎以尊周誅臣子以尊君父假仁義竊周禮而天下治是齊桓晉文周天子一時之所倚急也齊桓晉文之事孔子終春秋之所與也故著桓文之事迹而可以達春秋明春秋之

肯而可以序十五國風之次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鄭者東周之首功也先晉而鳴合鄭其誰當平王之初著戴周之續故王之後即次以鄭楚氛甚惡伐鄭入蔡憑凌中原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十三年于是乎有北杏之會十五年會于鄄左氏書齊始霸也僖公四年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五年盟首止九年會葵丘而桓功立爲十七年而卒是齊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莊僖惠三王之時故次以齊晉在魯莊公十六年王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僖公二年晉始見春秋二十五年重耳歸國而

二十八年戰城濮盟踐土晉于是始霸三十二年而卒是晉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十八年至二十五年之中故次以魏唐秦爲西翟僻處金方無志中國會盟魯僖公十五年秦穆公亦十五年始見春秋二十八年會師城濮二十九年會盟翟泉三十年從晉圍鄭至魯文公三年春秋書秦人伐晉而左氏敘其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六年而卒是秦之爲霸也始終當周襄王之世故次以秦陳鄶曹之爲國也地不大覇不及詩不多繫之于後微之也季札之無譏者此也魏爲唐滅夫子不與唐

之滅魏也故先于唐以從邶鄘於之[illegible]鄭滅也猶之邶鄘與魏也不先鄭何也羔裘逍遙檜君詩也然則周召邶鄘衛者東周之次也王鄭齊晉秦者西周之次也衛其西周之舊乎巋然靈光矣王有風而周東周有鄭齊晉秦四國而不遽亡是四國者東周之棟也雖惡是能去之乎其序之先後也四國自爲之次也春秋州舉而國國舉而人人舉而子莫不因其漸進而漸與之吳子曰好冠來吳子少進矣爲其由被髮而能呼冠嘉之也秦而後楚爲政楚而後吳爲政使楚吳禮不夷號不王而各以其國詩從周太師之

採[illegible]在學官則此二國者夫子必取于秦之後檜之前矣故春秋者傳心之典傾否之書也是以君子貴自立也終之以豳何也風之稱豳也以七月爲豳俗豳之歸周公也以豳爲公采地周公之後于國風與商頌之後于魯頌也以夫子當詩魯親而諸國疎故魯之風與頌後于諸國商親而魯疎故商之頌後于魯以魯當天下故春秋凡書必先公而凡魯必稱我以夫子當春秋故春秋書宋督之弒不名曰嘉而字曰孔父是其先後同異之間適中其宜以聽自然人巧極天工錯夫子有心與不然也夫子無心與亦不

也因諸國之自爲次而我[illegible]之者也

小雅大雅　楊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二叛之心怨有衰音也衰小也其說不亂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二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忻交通豈有衰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

不二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莘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詞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謂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謂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巳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捐以有小雅[illegible]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后[illegible]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斥后所謂譏小巳之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故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

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騷之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交莘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雅之爲言取義于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歎詞則雅爲正音可知 楊升庵集

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司馬相如傳

禮記肯雅肄三註肯小也

雅非有正變辨　　鄭樵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大小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

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宜于烝民之美宜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問小雅周之衰　　蘇軾

對詩之中惟周最備而周之興廢于詩爲詳蓋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

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

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
天下猶戴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
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
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
之道備矣謹對

頌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
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
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謂祭

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地所以列地利祖廟所
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
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
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
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
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
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李氏曰周有
風魯有頌而春秋爲之作唐氏曰王風而魯頌詩之
末也黃佐通解曰魯頌子朱子曰[illegible]則曰
頌之變也商周以告神明用諸郊廟而魯以禱其君
用諸燕飲非變而何躋諸變風變雅之例可也古言云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丁奉曰編魯史者不亦有序矣乎首言駉馬見國富
也富然後知禮故以有駜言燕禮夫禮必由文教故
泮水繼焉有文必有武故泮水又言武脩服淮夷而
有國之事畢矣然所以有國者祖宗也故其終篇推
本上世錄閟宮

頌辨　鄭樵

陳休齋云頌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于神明是其
詩專用于郊廟蓋鬼神之事戰國以下失之矣管仲
有國頌屈原有橘頌秦人刻石頌功德漢有聖主得
賢臣頌唐有磨崖中興頌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
弊如此余謂此說不然蓋頌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
何以告神明乎既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毖爲求助與
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不惟天
子用之諸侯之臣子祝頌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
有頌後世楊雄之頌充國陸機之頌漢功臣韓愈之
頌伯夷鄭頌子產之不毀鄉校蓋有是焉[illegible]

哉輪焉美哉奐焉君子稱其善頌善禱亦猶是也憑詩之言而疑後世作頌之過非的論也

魯頌解　　歐陽修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

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與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于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彊乎將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脩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于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illegible]鄭氏之云乎

魯問　　歐陽修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

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于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爲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

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王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侯來會謀救鄫爾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

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荊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艾南荊及群舒者亦謬矣由是言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于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柰何應之曰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商頌解

歐陽修

古詩三百篇始終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

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惆靡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商頌

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盖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　楊子謂正考父作商頌韓退之亦云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鄭氏譜或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之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論　蘇潁濱

蘇氏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盖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盖常以爲周公之治天下務爲文章繁褥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其民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嘗求之于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絜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盖

往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易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其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

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葢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尊尊親親則近于弱終于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葢商之政近于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脅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評詩品式　楊升菴

木涇公云宋人有詩話而詩不振信乎斯言矣愚觀有宋諸家之戕杜詩謂何必有所指篇必有所屬如商度隱語者豈復有詩哉其不振也則宜余又謂詩何之有指篇之有屬如春秋之褒貶與釋例摘春秋一字而論褒貶與例則春秋掃地矣但當論其大義耳豈可云春秋無例乎春秋有例則詩亦有話矣子夏大序衛宏小序詩話祖于此前此魏文帝之典論顏延之注阮公詠懷詩鍾嶸之詩品沈約宋書文苑傳序皆詩話之高品也豈宋人之金針格珊瑚鈎可同日語哉

云詩解　楊升菴

張子問于楊子曰信乎夫子之說詩也因宋無詩矣我聞曰詩者人之性情也宋信無詩也宋人其無性情乎楊子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性情欲其理也不欲其楷也是故周人理之宋人楷之張子曰何謂理何謂楷楊子曰性情者陰陽也陰陽者律呂也陽爲性陰爲情性爲律情爲呂發之以其陰治之以其陽生之以其呂成之以其律陰發而呂生則有好色則有怨誹陽治而律成則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是理之也是故風標其性情神明其律呂而詩在其中

矣詩者持也持其性情理在其中矣宋人曰我不好色也烏得滛我不怨誹也烏得亂遏求所爲理之也乃端所爲楷之也故曰合之者理之也陰陽翕矣和順積而性情得矣析之者楷之也陰陽乖矣矯揉勝而性情隱矣人自隱之而性情爲始亡哉性情由水也道之斯利堙之斯害周人之詩也禹之行水也宋人之詩也鯀之行水也

論詩語醇疵　王世貞

藝苑巵言三百篇刪自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未今人政如目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
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
命不同○日居月諸○静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
于飛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擊鼓其鏜
踊躍用兵○土國城漕○雝雝鳴雁旭日始旦○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俁俁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
好我攜手同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玉之瑱也
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良馬五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
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我徂爾三歲
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
其雨杲杲出日○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將叔無
狃戒其傷汝○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清人在彭駟

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左旋右抽○女曰
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
康職思其居○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游環
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
道阻且長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交交黃鳥止于

棘誰从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憂心如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衡門之下可
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皇
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鴻飛遵渚公歸
無所於女信處○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
膺鞗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
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蠢爾蠻荊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蕭蕭
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吉日維戊○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此鸞聲鏘鏘○
寉鳴于九皐聲聞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
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載寑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節彼南山

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正月繁霜○父母
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踧踧周道鞫爲茂艸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維憂用老○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職爲亂階○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東大東杼柚
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
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漿○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祖是
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六
轡沃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有頍者弁○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鸞聲嘒嘒○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卷髮如蠆○終朝采綠不盈
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何不日鼓瑟○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王欲玉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女炰烋于中國○天不湎爾以酒○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無言
不酬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進退維谷○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靡神不

率靡愛斯牲○旱魃為虐如惔如焚○瞻卬昊天有
嘒其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士民其瘵○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十千維耦○萬億
及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
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有來雝雝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龍旂陽陽和鈴央
央鞗革有鶬○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厭厭
其苗綿綿其麃○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旨酒思柔○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駉駉牡馬在坰
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振
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永錫難老○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白牡騂剛犧
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
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
增○黃髮兒齒○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
我磬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相土
烈烈海外有截○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祿是遒○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
昆吾夏桀○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
法有太拙者載獫歇驕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
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磬控忌既亟只且
有太累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有太庸者乃
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
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有太直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之類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然然詩中有書書
中有詩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
詩也姑舉數條以例之詩語如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
夫夙退毋使君勞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報也永以
為好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
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

入諷講或靡事不為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
明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辯也書語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厥

篚檿絲厥艸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又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為一章易語
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

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見輿曳
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見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震來虩虩
笑言啞啞旅人先笑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
觀之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辯也抑不特此凡易卦
爻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
詩有理語而不腐則烝民抑戒之篇也有事語而不
俚則七月甫田之篇也有情語而不淫則卷耳喬木

之篇也 馮時可集

說部內篇

讀大雅之什而知文王之聖功溯于武矣周公之知
聖溯于武矣
儀刑文王豈其末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其精也
一念之徹而萬邦孚矣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
純則成雅兼之矣
詩之存淫奔也非小[illegible]故知意非其舊也示戒微
而道愈重

凡詩刺譏直而厲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詩刪而風未易亡也屈氏志而惻枚李情而死庶幾哉雅頌則微或曰唐山郊祀非歟曰惡遠矣

楊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曰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歛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飢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其言甚辯而豪然不知觸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

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之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貶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

詩經類考卷之二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逸詩考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國語○周詩有之曰云云昔武王克商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貍首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

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詩未忘也（大戴禮○儀禮註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貍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馬射者持弓審固之意合矣）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禮記）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周書○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註見周書）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文選註同）

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家語形作刑

麥秀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史記箕子作

九夏 王夏 王出入奏也 肆夏 尸出入奏也 部夏 牲出入奏也 納夏 四方賓客來奏 章夏 臣有功奏 齊夏 夫人祭奏 族夏 族人酧奏 祴夏 賓醉而出奏 驁夏 公出入奏 唐皮日休有補九夏歌祴夏作祴夏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周禮註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旌類也樂歌之大者

名夏

繁遏渠 國語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註肆夏一名樊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采薺 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註樂名或曰逸詩禮記作采齊

招 雍 肆夏 孝成 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三年譆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新宮 儀禮燕禮下管新宮註小雅逸篇左傳宋公賦新宮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註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朱文公曰或曰即斯干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詩鳩飛註謂小宛之首章

河水 左傳晉公子賦河水國語註河當作沔

九德之歌 周禮

明明 祟禹 生開 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illegible]

武宿夜 詩篇名 傳說舞莫重於武宿夜註武曲名○正義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註刺不敬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周詩有之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 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禮記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家語

四壯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管子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列女傳古有白水之詩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

乃重太息 [illegible]

墨以為明狐貍而蒼 荀子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唯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無過亂門 呂氏春秋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大戴禮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莊子

必擇所堪必擇所堪 墨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晏子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樹德莫若滋除害莫若盡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 戰國策

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說苑

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尚書大傳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

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列子古詩言

佞人如蟒 韓非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史記

駕辯 楚辭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 曲名○文選註伏羲作瑟始造此曲

網罟 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歌○夏侯玄辨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豐年 詩樂論神農教有豐年之詠

八闋 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卿雲 舜○尚書大傳

南風 舜○家語○尸子

晳陽 南陽 初慮 朱于 苓落 歸來 縵縵 尚書大傳虞傳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其樂作之樂其歌名云云後殿其一

破斧 呂氏春秋夏孔甲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燕燕 呂氏春秋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晨露 呂氏春秋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

黃竹 穆天子傳

丘陵歌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至不能用也故夫子作此歌

登彼丘陵峛崺其阪 阪丘陵諭王室阪指諸侯 仁道在邇求之若

詩經類考 逸詩卷二 六

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太山 題顧也 鬱

確其高梁甫迴連 梁甫指三桓 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

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潺湲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有辛于慶夫子道將行而問太公許由孰賢於夫子夫子別行其獎若兼利且嘆世無文王而作焉歌曰

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右歌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以上出孔叢子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以上載莊苑尼吉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康衢

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 黃澤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白雲○以上古謠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卿雲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

日月昭昭兮寖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 漁父○以上古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穹窿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 隴頭○以上古辭

詩經類考 逸詩卷二 七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口銘○太公陰謀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筆

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盥盤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 鼎○以上古銘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神祠田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 用祭天○以上古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 懿氏○古辭

消消不塞將爲江河 黃帝語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古諺

附補九夏歌系文九篇 幷序○唐皮日休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銘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乎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覩之魯頌其古也亦以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于古不足以補亡頌于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

卷之音者乎 大卷黃帝樂

王夏四章章四句 王出入之所奏也

爞爞皎日欻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爞爞皎日欻入于地厥晦惟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愼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内則繄彼臣庶欽王之式

肆夏二章章四句 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昭夏二章章四句 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嘒有儀其彝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酹既酢爰鞞 小鼓 爰舞象物既降全乘之去

納夏四章章四句 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縶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篝不篏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筥我有牢醑自筐及筥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章夏四章章四句 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憓一撲而滅王有虎臣錫之珪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王有掌封遒爾疆

理王有掌客饋爾饔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去聲

齊夏一章章四句 夫人祭之所奏也

瓊瓊衡笄翬翬褕翟自内而祭爲君之則

族夏二章章四句 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孰埏播爲山阿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惠我實多

祴夏三章章三句 賓既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爲之節禮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爲之行 牘應雅三樂器也

酧而夫奏誠矣以此二
器藻地為之行事也

鶩夏二章章四句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圭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圭
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附補亡詩六首　東廣微名皙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
罔或遊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
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

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
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
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
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
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
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
參參其穡稿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
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𨙸五緯不愆
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協
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

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
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遊清沼
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
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風雅逸篇序　楊愼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册奚爲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粤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韻約僅五言後素昭之何遠與仁聖吝賢爲賢起聖焉于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王文諷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情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二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璅語網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之吐珠于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巳寶玆類之

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興裁别體若貍首騶誦蠶蝛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怊悵切情益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巳若是者雖多所軼没而謹其遺者猝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皇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次謡詞曲至三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　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第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歌廝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彥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十五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佹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師延濮有篇目逸其辭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詔之曰予知富翁好古者乎牟門匯斷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

鎒裂盤巳懷貲受市魁嗤予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玆吹吷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鎒裂也心力之玩則盤而貲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乎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巳成乎不忍廢也子之言乎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矣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禾輯

音韻考

華谷嚴氏粲詩緝四聲切法淸濁音圖

全淸次淸全濁不淸不濁爲淸濁四音其平聲爲全淸者其上去入皆爲全淸次淸等亦然

全淸　東弓包居逋鳩金顛賓邉知

次淸　通穹胞胠鋪丘欽天篇繽癡

全濁　同窮庖渠酺求琴田駢頻持

不淸不濁　農顒茾魚模牛吟年眠珉尼

	全淸	次淸	全濁	不淸不濁
平	東	通	同	朧
上	董	桶	動讀如去聲	曨
去	凍	痛	洞	齈
入	督	禿	獨	○有聲無字

四聲惟上聲全濁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同動洞獨洞是重道蓋四聲皆全濁也動字雖是上聲以其爲上聲濁音只讀如洞字

動奉棒是兕婢被否市恃士仕祀俟涘似巳祀耜汜[illegible]巨秬虛距炬叙緒嶼鱮芋藇佇竽杼紓豎輔父腐柱簿部杜户怙祜岵扈陛蟹亥待逮殆怠佁在牝混但緩踐俴善趙肇兆旐紹晧昊顥鎬浩皞抱道稻阜造坐象丈蕩杏荇靜靖迥洞舅婦阜厚後甚儉苂簟檻范範犯軓

以上之類並是上聲全濁讀如去聲

温公指掌圖又有蹤樅從嵩松五音內嵩爲全淸松爲半淸半濁今圖止爲辨上聲全濁故但取四音言之

字音以喉齒牙舌唇爲宮商角徵羽其入樂也則以淸濁高下而諧不因乎字故樂之五聲與字音不同

如鹿鳴之詩首呦字爲黃鍾淸宮次呦字變爲南呂羽聲沈括曰古之善歌者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淸濁高下如縈縷爾字則有喉齒牙舌等音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纍纍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朱子儀禮經傳詩樂篇正是沈氏之意今以呦呦二字爲例其餘當觀全譜由此言之聲相應故生變兼爲樂之五聲亦可槩見矣道解

關雎以無射淸商起調首關字後兩參字是也以無

射清商畢曲首述字次側字末之字是也此歌詩法也

樂記所謂變成方謂之音是已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　樂記註雜比曰音單出曰聲

動聲曰吟長言曰咏

三十六母

見經堅全清　溪輕牽次清　羣勤乾全濁　疑銀研不清不濁　皆牙音角　端丁顛全清　透汀天次清　定庭田全濁　泥寧年不清不濁　皆舌頭音徵　知珍邅全清　徹辰禪次清　澄陳纏全濁　娘紉聯不清不濁　皆舌上音徵　影因烟全清

曉欣軒次清　匣刑賢全濁　喻寅延不清不濁　皆喉音宮　精津煎全清　清親千次清　從秦前全濁　心新先全清　斜餳涎半清半濁　皆齒頭音商　照諄專全清　穿輿撤次清　牀榛潺全濁　審聲羶全清　禪辰常半清半濁　皆正齒音商　幫賓邊全清　滂繽偏次清　並傳便全濁　明民綿不清不濁　皆脣音重羽　非分番全清　敷芬蕃次清　奉墳煩全濁　微文樠不清不濁　皆脣音輕羽　來鄰連　日人然皆不清不濁半商半徵爲舌齒音

司馬温公曰母取其聲音之正立以爲本本立則聲音由此而生故曰母以三十六母演三百八十四聲取子母相調之義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

宋學士濂洪武正韻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字是也知者察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

于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詞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晉諸作曷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于四聲八病始分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于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諸者猶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于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于大惑與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

者莫過于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有係于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于類譜君子患之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于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刋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與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唐寅曰

邵子謂物理無窮音聲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音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于甲止于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于子止于戊占黒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内外八攝摠其聲三十六母摠其音法雖不同其于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皆可翻切○李滄溟三韻類押序曰辟之車

韻者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故

聲無陰陽凡字聲高揚者陰平抑者陽陽濁而陰清
也
五音清濁以十二律分之喉音輕清者爲黃鍾唇音
重濁者爲太呂唇之半清濁者爲應鍾齶之輕清者
爲無射齶之半清濁者爲南呂齶之重濁者爲夷則
舌之輕清者爲太簇半清濁者爲夾鍾重濁者爲姑
洗齒音之重濁者爲蕤賓半清濁者爲仲呂輕清者
爲林鍾故黃鍾清宮也應鍾清羽也大呂濁羽也夾
鍾正角半清半濁也太簇清角也姑洗濁角也蕤賓
正徵至濁也林鍾清徵也仲呂濁徵也南呂正商半

清半濁也無射清商也夷則濁商也自漢以來諸儒
皆以宮爲至濁羽爲至清蓋以黃鍾九寸楔之也則
又有以宮爲至清羽爲至濁而以蕤賓九寸爲屬正
羽是以徵音爲羽音也謬哉（月令廣義）
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當
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床孃四字宜廢圭缺群危
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
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
堅輕牽擎虔外出扃涓傾圏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
瞭然矣

楊愼古音叢目序曰吳才老嘗著詩補音楚辭釋音
韻補三書皆古音也余嘗合而觀之有三品焉有當
从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必去而無疑者如
舍之音署下之音虎馬之音毋有之音已福之音偪
見于易象不一二而足服之爲房六切見于詩者凡
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
九切見于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
九叶者此類當从而無疑者也朝一也既叶爲周又
叶爲署爲除夜一也既叶爲御又叶爲灼爲液此類
當疑而闕者也至若騶虞一詩既以虞叶爲牙而合

豝爲韻下章又以牙叶爲五紅而合蓬韻不知古詩
末句同者多不叶如文王烝哉之例也行露一詩既
強以牙叶爲五紅又強以家叶爲各空切以合其韻
不但已也又以家叶作谷以合獄屋之韻是辭不達
言不順苟以趂韻而已豈古人自然之文哉且詩一
人之作一方之言而二章之間誆分二音是非古音
也百舌之音也其爲臆說決矣此類當去而無可疑
者也暇日取三書及余所作轉注略合爲一編去其
臆說而存其當从者闕疑者凡二千餘字止大書其
目分注著其出解詁以文多不載詳在本書矣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天文考

天

白虎通曰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鎭也一云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列㓨陳其道可珍重也一曰天顛也至高無上也○河圖括地象二儀氣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物理論云天者族也均也又云水土之氣升爲天○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熈曰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黃氏曰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圓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后日復出于東方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乎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于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

是矣○陸象山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日月行道大略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

秋分交于角春分交于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于黃道交也九道漢天文志曰赤道二出黃道之東赤道二出黃道之南白道二出黃道之西黑道二出黃道之北并黃道爲九道也○朱子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赤道爲天之腰圍正當天之濶處北極爪之蒂也南極爪之攢花處也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晉書古言天者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云周髀者卽盖天之說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

中高外下北極之外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春秋考異郵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十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

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續博物志云周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平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

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廣雅云九天之際曰九垠九天之外次曰九陔（居孩反陔階也言其階次有九）凡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山海經云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天漢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

八萬里徐整三五曆紀曰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天地開闢盤古在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一萬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然後乃有三皇此天地人之始○草木子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于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愈高愈清愈勁愈光明而無窮矣人見天裂處霞光閃爍于此足以知之矣○孝經援神契云天有七衡六間夫天有七衡而云間者從内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相去合十一萬九千里○本草經云太乙子曰天有九門中

道最長日月由此行之名曰國也○黃裳天文圖曰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也二十八宿東西南北皆七宿中外官也如三台諸侯九卿之類象官如鷄狗狼魚龜鱉之類象物如離宮閣道華盖五車之類象事經星守常位如百官萬民守職業而聽命于七政緯星五行之精歲熒惑塡太白辰并日月爲七政天行速七政行遲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五星輔日月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天漢四瀆之精起鶉火至箕尾十二辰斗綱所指謂之

月建十二次日月所會元枵至陬訾十二分野辰次所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地爲十二國十二州○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度爲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北陽極于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呂氏春秋曰天道圜日夜一周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鹽鐵論曰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論衡天之去地六萬餘里天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月行

十三度十度一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左傳天以七紀注二十八宿面七○鄉飲酒義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淮南子注三光日月星也公羊傳大火心伐參北辰北極爲大辰○書正義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之爲天子守土也○春秋正義云三統歷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四度雨水中終于

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在婁四度春分中終于胃六度也○朱子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亦爲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塡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見進退與日相終始二十

八宿爲經五星爲緯○續博物志云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推測者多變如畢有十七度半而觜半度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星度皆以赤道爲法黃道則有斜有直與赤道不等○楊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杜牧注孫子云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宋有善言星期必退舍無穢德彗或可禳○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水土之氣升爲常宿萬物之精凝爲列緯皆

本于地而發于天者也○爾雅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巳曰則庚曰室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月名正陬二如三寎四余五皋六且七相八壯九玄十陽十一辜十二涂○大戴禮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天方國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有回回曆前後與中國差三日○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雨其氣也雷其相搏之

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西京雜記○太玄注萬物豐于纁夏耗於玄冬○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其位○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卽耀魄寶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

顯紀黒帝名玄矩黄帝名神斗河圖曰其精東爲蒼龍南爲朱鳥中央爲麟西爲白虎北爲玄武○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注曰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又云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戸天門無上地戸無下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戸又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史記天官書云太微三光之庭其内五星五帝座○禮正義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

昊天上帝得運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月令季夏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禮書云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五帝也合天與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于周禮其義一矣詩書之文未有稱五帝而書亦未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

露

大戴禮曰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月令孟秋白露降○春秋緯云武露布文露沉○說文云露潤澤也從雨路聲○釋名云露慮也覆慮物也○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曹植云氣之清者莫如露○徐整長暦云

北斗當崑崙氣運春夏爲露○五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爲霜露露從地出○蔡邕月令章句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范子云立夏九十一日立秋涼風行白露降萬物始實○列星圖曰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瑞應圖云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揭雩之雲其色紫○述征記云八月朔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目目明○瑞應圖

云露色濃爲甘露甘露者䄠露之精也王者施德惠則神露降其草木○晋中興書云甘露者仁澤也甘凝如脂其美如飴甘露一名天酒○白虎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無不盛○洞冥記日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拾遺記曰崑崙有甘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則皎然如霜雪實器承之如飴人君聖德則下

雷　霆　雹

說文雷電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什名云雷

者如轉物有所硠雷聲也○易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又曰雷風相薄曰雷出地奮豫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災害萬物須雷而解故經曰雷以動之王者從春令則雷應節否則發動于雷當出反潛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埤雅曰先儒或以霆爲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霓先儒豈讀此誤耶亦或謂之電者霆亦非電也蓋音霆則爲雷音甸則爲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又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皆言音電○雷公爲豐隆電爲列缺雷部之鬼名曰謝仙○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書洪範緯○說苑云雷陰陽激氣○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饑古易占○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師曠云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雉震雊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正聞唯雉先聞之一古文雷字下從四田二回自子至郊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故從四田也陰陽回薄故從

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畏天威也○論語識曰雷震百里聲相附近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雷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世人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乃異端怪誕之言也雷斧猶是隕而爲石也在天爲氣隕地則成形矣如金蛇飛騰狀者適映雲際也若在同雲之中無是矣○周書云春分後五日雷乃發聲秋分後五日乃收聲○李顒雷賦云隆鬱蒸而成雷兮鼓訇磕之遥響○物理論

積風成雷○埤雅曰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恒而巳矣○河圖帝通紀云雷天地之鼓○洪範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電易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拆又云震爲雷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左傳曰藏兵以

時則雷出不震棄兵不用則雷不發而震○雷公形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虵嚙之貞元四年大雷雨墮于宣州民見之俄而雲暗失去時圖而傳之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土人取食之○論衡云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世人莫不謂然原偶虛妄之象○易元苞云噬嗑列缺搏礔礰灼傳曰列缺搏雷之動也礔礰灼電之耀也○電陽光也四陽盛長氣洩而光生也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

又曰離爲電又曰雷電噬嗑○公羊傳曰電者雷光也○什名云電殄也作見則殄滅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莊子云陰氣伏于黃泉陽氣上通于天陰陽分爭故爲電○月令曰仲春始電○時訓解云春分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不始電君無威震○淮南子電激氣也以爲靶策○說文云電陰陽激燿也○物理論風清熱之氣散而爲電○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西京雜記云太平之世電不眴目宣光示耀而巳

奔電　走電　狂電　赤電　飛電

搜神記扶風楊道和夏月田中雷雨至桑下霹靂擊之以鋤格折其左股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狀如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于地之神氣也○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啣丹書集于公車○山海經翔次之山有鳥名橐𩇯服其毛羽令人不畏雷又云半石之山有草焉生而秀高大赤葉赤花名曰嘉榮服之不畏霆○神異經云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

雹是也○玄中記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歲歲出石礌數千輪廟中名爲霹靂礌從春雷出礌日減至秋而盡 礌名林切石也 ○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毎年配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憚之毎大雷雨後人多于野中拾得黳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鎗然光瑩如漆又于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與小兒佩帶辟驚邪與孕婦磨服爲催生藥有驗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江西村中有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誤矣可作蚯蚓搗爛覆

臍中當差如其言遂蘇○琴操云楚商梁子出遊九皐之澤臨曲池而漁疾風震暴雨電天火四起霹靂下臻玄雀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乃援琴而起作霹靂引

星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經之曰歷相擊曰鬬又離復合合復離曰鬬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又失次上二三宿曰贏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陵又突掩曰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繞東西曰鉤南北曰紀曰青相陵曰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曰守而守之久曰復曰還○釋名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也○漢天文志云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則吉少則凶○孟康注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也○三五曆云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史記云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井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禮記曰宿離不忒無失經紀注二十八宿爲經七曜爲紀又云天秉陽垂

日星○列子云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靈憲云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謂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三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博雅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鎮星謂之地侯太白謂之長庚

或謂之太囂辰星謂之鉤星兔星或謂之鉤星大角謂之棟星天宮謂之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太辰太微房謂之明堂須女謂之婺女參謂之實沉昴謂之旄頭東井謂之鶉首張謂之鶉尾軫謂之鳥孥營室謂之豕韋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紐兹妃星謂之大堂天淵謂之三淵軒轅謂之路寢輿鬼謂之天廟○徐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巫氏星經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雞二足爲烏三足雞

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于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兎四足爲蟾蜍三足兎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于西故于是在焉日精在氐房月精在昴畢自司其行度而氐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星精也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從日下生也按字書星字止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劉伯溫曰晉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志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子爲之首也○凡五星木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火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土平行無太遲疾金水附日而行此大槩也○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趣舍而前爲盈退舍而後爲縮光而明滅不定爲動光明出而生鋒曰芒芒長四出曰角長而偏出曰彗同舍曰合同宿曰聚○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見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

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及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神守精存麗職宣明及其衰也神歇精斁于是有隕星焉○月令廣義星自天橫飛而過則爲流自下復上則爲奔自上而下則爲隕（草木于）○爾雅云彗星爲欃槍奔星爲彴約祭星曰布（布散食于地上）○春秋考異郵云下有謀則星入月注曰地候星也○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岳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

中岳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倮虫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家爲陰

陽交合感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升庵集）

三星

名物疏按參十星然寔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爲左右肩股故毛以三星爲參心三星天王正位召南小星詩毛以三爲心是也故鄭謂三爲心毛鄭二家說婚姻之時不同後儒各從其所見○三星心也三星中央色最深下頭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

是（步天歌）○箋云心星在邚宮第三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大火謂之大辰疏大火大辰之次名也○爾雅注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晉志曰心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鄭曉曰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洪範五行傳曰心三星大星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不欲直直則天王失勢○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春秋佐助期云心爲明堂天王位也○荊州星占云心爲天王其宿三星一名天司空○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

五

傳云五噣（味同）○爾雅云咮謂之柳柳鶉火也疏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咮○文耀鉤云咮謂鳥陽七星爲頸注云陽猶首也○元命苞云柳五星○樂叶圖徵云柳主材木○史記正義云柳占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漢書云柳爲鳥喙主木草○晉天文志云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箋云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參昴

晉志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

義也黄道之所經也○漢書云畢昴閒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昴畢之閒五星所遊一名天街一名旄頭星○參一名伐昴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昴○元命苞云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彼昴留爲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一云留言陽氣之稽留也

參

天文志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孟康曰在參閒上小下大故曰銳其外四星左右肩股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晉志曰參十星又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艾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欲其不動參白虎體中三星横列三將也東北左肩主左將西南右肩主右將東南左足後將軍西南右足偏將軍爲參謀故黄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俗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王道鈌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邊急參移客伐主王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參星差戾王臣二玉井主水漿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主變怪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步天歌云總有七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屛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屛上吟左足下四天廁臨廁下一物天屎沉○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又云五月參則見見也者牧星也

昴

爾雅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疏大梁昴之次名也昴西方之宿名也昴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兵西陸朝覿而出之又十三年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昴星之名凡三○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晉志曰昴七星天之耳也正義曰昴爲胡星亦爲獄事明則天下獄訟平暗則刑罰濫六星

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七星皆黃搖動者若跳躍者
胡兵大起一星不見兵憂○晉志曰昴北六星曰卷
舌主察知佞讒也曲者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
一星曰天讒主巫醫○論衡云火星與昴星出入昴
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步天歌云七星
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阿下五黃天陰名陰
下六烏芻葉營營南十六天莁形河中六星名卷舌
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半斜四丁

定

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注定正

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箋云定星昬中而
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疏云定星昬正
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廣雅云營室謂之豕
韋○安成劉氏曰亥月昬時定星當南方之午位爲
營作之候此蓋成周以後之制考唐虞時定星以戌
月昬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昬中下逮
今日定星又以子月昬中矣○定即北方室星也室
星步天歌曰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下
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
陣下分明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羣軍西四下多難
論仔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爲鐵鉞一顆眞珠北
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子門西一宿天網是電旁兩黑
土功吏滕蛇室上二十二○春秋佐助期云營室主
軍糧○晉書云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元命苞
云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爲室○晉志
曰十月而農工畢室昬中主營建宮室而名一曰清
廟一曰玄宮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
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
休息之所蓋屋主營建工師之事土工吏其屬也東
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星明王者興道術

國多君子失色小不明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
動則有土功滕蛇二十四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
蟲○傳南視定北視極以知南北度日出日入以知
東西

明星

蘇氏云明星啟明也○爾雅云明星謂之啟明○孫
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昬出西
方高三舍今日太白郭曰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啟
明昬見西方爲太白○天官占云太白者金之精西
方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徑一百里○天官

書云大白曰西方秋司兵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率
一歲一周天出東方百二十日入西行百二十日且
入入以辰戌出以丑未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日
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用兵進吉退
凶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
比奎犬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王
公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
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河圖云太白
散爲天杵天柎夫音伏靈大敗司奸天狗天殘卒起白
彗○嚴氏云蘇氏以明星爲啟明蓋今俗所謂曉星

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
不指爲啟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啟明耳

伯

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
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
步神爲災害馬者○爾雅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
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
○國語云農祥晨正土乃脈發○韋氏曰農祥房星
也○晉書曰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
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

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亦曰天駟爲天馬
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
廐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
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

箕

箕步天歌云四星形狀如簸箕箕下三星如木杵箕
前一黑是糠秕○史記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基
故曰箕○晉志曰箕四星曰天雞亦曰天津主八風
○鄭樵云凡日月宿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
主客蠻夷胡貊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又星大明直

則五穀熟君無讒間疏暗則憂○正義曰亦後宮后
妃之府○鄭曉曰箕承帝以掃者又揚穀器尾受之
以箕章婦道也又主口舌骨肉讒之所生也故箕一
名卷舌五星聚尾箕有內亂亂始色荒也○荊川星
占云箕宿四星一名天府一名天女一名臨宮又云
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云箕第二星名
風后○春秋佐助期曰尾箕爲後宮之長○詩緯云
箕爲天口主出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
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曰宋均云敖
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去來來

客之象也

漢

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水多少則旱漢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爲析木之津天河從北極分爲兩頭至于南極其一經南中過其一經東井過○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楊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水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樂叶圖天官高爲王漢○月令漢案户注漢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道貫箕星之邊案戶直戶也古者戶背南是時初昏天漢直南○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一云絳河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曰華漢浮虛龜蒙云繩河裡扇月傍○淮南子云天河羣臣之闕闒猶門也○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晉書云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

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唐志云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

女

焦林大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焉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世謂媻星○春秋元命苞云牛女爲江潮○荆楚歲時記七夕爲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戴德云此日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略織女神名收陰古雋考略牽牛一名河鼓諺爲黃姑○淮南子有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之說相傳至今○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世傳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于漢東○七襄襄反也○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晉志曰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主布帛裁制嫁娶離珠五星在須女北女子之藏府也○晉書曰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

吳蔵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三星俱明
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大星怒角布帛
踊貴不見兵起○須女言萬物变動其所陰陽氣未
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胥女○廣雅曰須謂之婺女婺
女謂之實沈○女星歩天歌云四星如箕主嫁娶十
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論東西兩周次二秦
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西向一晋申韓魏各一晋北
輸楚國一星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
齊鄰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黄星
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各

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横四箇
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箱星○小說天河之東有
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
貌不暇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illegible]
織絍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illegible]
遇集郭子儀從軍沙漠間以後回銀州七夕夜見空
中赤光軿車綉幄中坐美女垂足于床自天而下子
儀意是織女乃拜祝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升
冉而去後子儀貴盛鎭河中疾甚三軍畏懼子儀曰
吾自知未衰隕因話其事衆稱賀後九十餘薨

牽牛

爾雅云星紀斗牽牛也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
終始故謂之星紀又云何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人
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何也疏如此文則牽牛何鼓
一星也漢書以爲二星邪注順經爲說○漢書云牽
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
○晋書曰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
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
關梁次三星主南越占明大關梁通不明不大天下
牛疫死移入漢中天下亂○史記東至于牽牛言陽

氣牽引萬物出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
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晋志曰天田九星在牛南井
田之象農丈人在焉羅堰三星在牛東主瀦蓄水九
坎九星在牛南主溝渠天淵導達泉源疏盈瀉滯通
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天海皆主灌漑○
牛星歩天歌云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
腹下從來欠一足牛下九黒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
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
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更有四黄名天桴河鼓直下
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輦道東

左連五丁輦道漸瑩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啟明　長庚

詩緝李氏曰啟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后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韓詩曰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則又爲一星矣○匡公大將軍之象○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囂○前漢天文

志云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起兵○名物疏按天文志所云長庚乃變異之象非每昏常見者也

畢

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爾雅云濁謂之畢○孫炎曰掩兔之畢謂之濁○晉志曰畢八星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月宿則多雨又曰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主聽得失伺讒邪星盛中國有[illegible]候[illegible]國反移動讒佞行附耳南八星曰天節[illegible]所持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曉方俗之官也○孫[illegible]

畢昴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也○正義曰天街二星在畢昴間街南爲華夏北爲夷狄土金守胡兵入也○王應電曰昴主刑獄畢主邊兵小刑刑大刑兵皆列象西方天街北有天關主邊防關塞天高主望雲物觀邊警○後漢蘇竟傳云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漢書云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畢星歩天歌云畢似爪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背旁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皁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

對五車星車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腳邊參旗九箇參腳間旗下直建九斿連斿下十三烏天園九斿天園參腳邊

斗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霍光家有典衣奴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遂得增年六百○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可知也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構龍角衡殷南斗魁枕

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
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
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
節度定諸紀皆本于斗○晉志曰北斗七星在太微
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
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
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
取運動之義也又第一星曰天樞二曰天璇三曰璣
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闓陽七曰搖光第一至第四
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

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
搖光爲星○北斗七星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
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淮南子北斗之神
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
○天官星占云北斗爲帝車○荊川星占云七星主
衣裳文繡一名天厨○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
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
成歲功也○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
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
歲也子華子○斗星步天歌云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

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
然名鱉貫索形天鷄建背雙黒星天籥柄前八黄精
狗國四方鷄下生天淵十星鱉東邊更有兩狗斗魁
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黄狗色玄○唐太宗時
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候
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宗召之笑曰此必李淳
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北斗化七豕僧一行事
○朱傳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
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晉
書云北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

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
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
將有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
○易是類謀曰斗機絶綱玉衡撥攝提亡五星合狼
狐張○鄭玄云斗者天中之精天失其平故斗機絶
綱玉衡撥也拇提者斗前之星爲斗施政教布之八
野今斗失其政故攝提亦爲之亡不見也○文耀鉤
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斗威儀曰
審候五色○宋均注曰北斗七星有五色宫商角徵
羽各應其星○關令内傳曰北斗一星面百里相去

九萬里置二十四氣四宿行四時五方立五星主五
岳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
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
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
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

日月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
成數也○淮南子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
也星辰者天之期也○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
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

曆書所謂大餘八小餘五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
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
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
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集 ○黃庭經云
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淸紫文
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吳泉即虞淵也
吳古虞字省文唐人避淵爲泉避神堯諱也河圖緯
象云郊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
月所登○朱子曰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
故謂之右行乃云日行遲月行疾此錯說也曆家若

順筭則筭着那相去處度數多季通云西域有九執
曆是順筭又曰橫渠少遲則右行之說極精如以大
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
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日體
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
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赤道
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
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
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
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

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體徑
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
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
黃道外半出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
道二十四度也與日同度謂之朔遲一遐三謂之弦
[illegible] 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
謂之晦月行于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
在望則月食○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鄰黃文與月
同居皆日月之神名記 ○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
行一度二千里晝行一千里夜行一千里月行十

三度十度二萬里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草木子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之其分數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虧之分正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或少或多所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闇虛之精大故食時辰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少○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埤雅云朔而月見西方夕見望然後出于東方夜見日

月之盛皆在東方○禮記王者兄事日姊事月○日月者天地之司徒司空也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出老子歷藏中經）○山海經云大荒之中山曰常陽日月所入○日之中有三足烏月有蟾蜍玉兎數始于一立于三三奇數也蟾兎皆四足數偶也曰蟾兎者陰陽雙居明陽制陰陰倚陽也蟾蜍陽也○河圖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亂○呂覽云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

日

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里○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書考靈曜云日光照四萬六千里○地說書云日照四十五萬里○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夜行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于地乎且星隕于地而化爲石星墜地猶然況地下乎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中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云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猶

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坼破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北初沒子丑寅夘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文王拘

羑失勢之象何足爲據乎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
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搆精之說元儒已譏
其褻天矣（升庵集）○廣雅曰日名朱明一名朱光曰扶
光曰靈曜燿靈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一名
九陽利眼○越絶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暆暆日斜也
迤左有東暆縣賈誼賦日斜庚子（斜音隋）○劉向九歎
結余軫于西山兮横飛谷以南征王逸註飛日所行
處道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出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
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隅

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
谷是謂餔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
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
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
入虞泉之汜蒙谷之浦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
○周髀家云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
不見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
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
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掩不見故日短○日有
永短由地有升降春秋分時地適當天之中其日出
卯入酉且行中陸故長短勻由春分而夏至陽日升
地日降而下其日出寅入戌且行北陸故永由秋分
而冬至陽日降地日升而上其日出辰入申且行南
陸故短○日在地上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
地上時少故地寒而井水温○日初出時見日大宜
當熱而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見日小宜
寒涼而漸煖熱者陽積盛而陰消也○廣海冬熱由
冬日南行正當戴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日雖北行
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觀之南北寒
熱由日也○乙巳占云日者光明外發晃體内全匿

精揚輝圓而常滿此人君之體也晝夜有節循度有
常春生夏養秋收冬藏人君之政也星月禀其光辰
宿宣其氣生靈仰其照葵藿慕其恩此人君之德也
○雜兵書云日冠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有冠文
有兩珥者猶吉○日至夜曰匿日過中曰側○易傳
云日者衆陽之宗内明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精
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縞縞似白煌煌似黃光
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日御曰羲和○爾雅云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距齊州以南戴日
爲丹穴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

月

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大决也决鼻皃)○禮斗威儀云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瑜伽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于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西域記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游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什名云月始生霸霸然月之體黑故曰霸通作魄晦灰也月死爲灰月光盡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

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月日相望之謂望既望之後漸虧謂之側至晦無光謂之匿○河圖帝媿云月者金之精也○方言云日運爲纏月運爲逡○望前曰白傅乂望後曰黑博乂(九執曆)○晦爲灰月大曰大盡小月曰小盡○漢書云月分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條也條健行疾貌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朒縮遲貌側匿猶縮愞也亦遲貌○月者陰之精也是以月望而魚腦生月死而蠃蠬膲(淮南子)○呂氏春秋云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虧而蚌蛤虛群陰摯夫月形於天而群陰化於淵○月黑則蟹肥月明則瘦(埤雅)○姮娥奔月是爲蟾蜍○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軍國占候曰若月有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月冠而復暈者天下有喜○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地七千里一日夜行二萬六千里照四十五萬里○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荆大聲云月體自若而星居月上此爲星食月月過之而星隱不見此爲月(食星)

風

釋名云風兗豫司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

而動物也青徐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谷之言穀穀生也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風之爲言萌也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其立字虫動于几中者爲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又曰風以動之○書曰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恒風若○河圖云風者天地之使也○周禮以槱燎祀飌神風師箕星也戌之神爲

風伯故以丙戌日祀于西北箕一名天鷄凡日月宿在箕壁軫翼者風起○呂氏春秋日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樂動聲儀云風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風賦叙云風者天之號令譴告人君者也○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又云風不及地和緩而來謂之祥風○春秋考異郵云八風殺生以節翺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上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惠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精芒挫收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言陽氣

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開陽氣也（懸下于五極于九五九西十五日一變風）○宋玉風賦云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緣于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揚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燦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蕚葉而振氣徘徊于桂椒之間翺翔于激水之上將擊

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梯楊廻亢衝蕭條衆芳又云塕然起于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寃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余邪薄入甕牖至于室廬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管子云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破萌而已○子華子曰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風陰也而其發爲陽○歲時記冬至至夏至有二十四番花信風始梅花終楝花○國史補江淮沿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風三月鳥信風五月

有麥信風○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列子獵葉之風不應于八節○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箕星風師也飛廉風伯也（風伯武云名方道彭）○祭風曰磔注道中磔狗而祭以止風蓋既祭而披磔其牲以風散之也○抱朴子曰拔木之風必千里○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兩日夜者半天下一日夜者千里風也○風角云風或清明久長不搖樹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德在其下風或清不及地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兵書云風從震來名嬰

兕風○呂氏春秋曰東風曰滔風○十州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而起○交州記云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屈頸打殺得風復活○王歆州記云沉軍壘北有崐崙山連峙千仞嶺岑常飈有風竅○荊州記云沮陽縣黄竹山常蕭蕭有風名曰風門○南海經云蒼梧山左右出風號風門○南越志云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面之風也○山海經云發爽之山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崑崙山有祛塵風

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澣濯○山海經云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又云符陽之山多怪風○霾爾雅云風而雨土爲霾案霾雨土也謂風疾起如雨也○崔豹古今注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天雨黃土晝夜昏霾○釋名曰風而土曰霾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風爲吼天氏○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有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忽有震雷則風不作矣又云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鍊風、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于天日月所

出名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注曰折丹神人也○宋炳詩序云恒山風井口如甕春分後出秋分後入宜都很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皆淨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扶風傳云西海有山迴迴千里有大石鼓可百丈海行聞石鼓聲如雷則鯨便起而風也○梁州記云褒谷內有風出三四里無草木○曀釋名云曀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頹爾雅曰焚輪謂之頹郭璞以爲頹暴風從上下也○詩傳云頹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

風之銳而上者爲猋旋而上者爲頹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猋也羊角即頹也○北風曰涼風一曰後風迴風曰飄風日出而風曰暴風○埤雅曰物或以風化或以火化西方之鹽以風化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生風風更以成火故爾雅曰風與火爲庉以此

雨

天將雨人之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陰雨又使人腫卧者陰氣也○書云休徵曰肅時雨若

咎徵曰狂恒雨若○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輔也
言輔時生養均遍也又曰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
○河圖帝通紀曰雨者天地之施也○雨師曰屏翳
亦曰號屏風俗通曰玄冥雨師也○列仙傳曰赤松
子神農雨師也○易飛候云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春秋說
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
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
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春秋潛潭巴云陽致
於陰故水爲雨○范子計然云風爲天氣雨爲地氣

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
交通萬物成矣○京房易飛候云黑氣如覆船於日
下立雨○黃子發相雨書曰常戊申日候日欲入時
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
淮南子曰黑蜧神虬潛淵而居將雨則躍蜧音麗○俗
說社公不食舊水故近社日必有雨○靈雨善雨也瑞
應圖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徐雨曰零雨
暴雨謂之涷雨雨三日以往爲霖震風凌雨謂暴雨
也屑雨飛洒之貌小雨曰霢霂霂瀝霑漬如人之沐
也霢脈膏潤入土如人之脈也○山海經曰羽山其

上多雨而符陽之山多怪雨雲風之所出也○董子
云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尸子曰神
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
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鹽鐵
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旬而一雨
雨必以夜○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天將雨鸛知之知
天文者冠鷸冠鷸知天文故也○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
○朱鱉浮于江上必大雨○夜半天漢中有黑
氣相逐俗謂之黑豬渡河雨候也○雲覆北斗大雨
○月初生而仰則月中多雨○武昌記曰武昌有龍

山如欲陰雨其上有聲如吹角○廬山記云天將雨
山氣如車馬○歲時記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
五月曰陽轍雨六月濯枝雨七月六日曰洗車雨八
月荳花雨九月黃雀雨○二月桃花雨四月梅子雨五
月迎梅雨又桐花雨六月送梅雨黴雨古雋略梅雨
當作黴雨時訛爲梅耳服器溽潮曰黴通書作霧黰
廣韻作黴或作沴○南徐州記云鄮縣有石穴高丈
餘容數人天將雨雲輒群行暎山山亦出雲應之即
大雨○荊州圖記云昆陽泉有柏枝山石泉名雨穴
請輒雨○荊州記云臨賀界有臥石似人而色青黃

隱起北鄉若旱祭之卽雨○棘道有大黎山小黎山四時霧靈不絕俗呼為大漏天小漏天○宜都記云郡西北有卅山霧起如烟再朝必雨○武昌記云城西有石鼓山上有三石鼓鼓鳴天必雨也○安城記云萍鄉西城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輙允漏五色氣于石間俗謂玉女披衣○大雨由天小雨由山○什名曰祭雨曰升

雪

說文曰凝雨說物者從彗盖雪雨之可掃者也亦從淨圿穢若彗所以謂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臘雪壓之

輙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亦以微温摶之故也夏小正云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洪範五行傳云雨雪者陰之蓄積甚也○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地積陰寒則為雪○曾子曰陰氣盛則凝為雪○月令孟春行冬令雪霜大摯孟令行秋令霜雪不時○潛潭巴云大雪甚厚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呂覽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朱文公謂地六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亦陰極之數也○雪寒在上故山高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平地尺為大雪雪有七尺雪○諺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論衡曰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温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氾勝之書曰取雪汁以漬原蠶矢漬五六日釋因摩之雜穀種使移能旱故謂雪五穀之精也○王子年拾遺記云西王母進周穆王以嶓州甜雪又云廣延國在扶桑常雨青雪○漢武內傳云西王母進上藥有玄霜絳雪○晉朝雜事云泰康七年十二月河陰赤雪降○山海經云由首之山小

威之山空桑之山並冬夏有雪○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霰

什名云霰星也氷雪相摶如星而散也○爾雅云雨霓為霄雪注云氷雪雜下者故為霄雪霰古作霓霄卽消也○說文云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今名滴雪亦名濕雪○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爾

雅云雨雪相和爲霰○洪範五行傳云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霰者陽脅陰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寒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勝寒則大雪矣○月令仲冬行夏令則天時雨汁注雨雪雜下爲汁○宋書符瑞志云韓詩曰先集惟霰薛君注霰英也花葉謂之英然則霰爲花雪

雲

說文云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行也○河圖通紀云雲者天

地之本也○春秋說題辭云雲之爲言運也動陰路觸石而起謂之雲含陽而起以精運也○禮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春秋元命苞曰陰陽聚爲雲○左傳云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曰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嘴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磻石易通卦驗○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在西北爲舉賢良黃雲如覆車大豐也○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占氏春秋○斗威儀云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景明也言雲氣光明○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者卽日雨黃子發相雨書○初學記云雲師曰屏翳○荀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京房易妖占候云雲形似箒雲下有兵○京房易傳云青白赤黑雲在東西南北名曰四

塞之雲見卽有雨○兵書云雲如日月有赤氣繞地不可攻城內有黑雲大如火星名曰軍精勿犯○易通驗云立秋屬陰雲出如赤繒處暑雲出南黃北蒼○兵書云有雲如冊軛隨星後大戰殺將○易飛候云凡候雨有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兵書云雲如雄雉或如雄鷄臨城其城必降又云雲氣形似禽獸客吉主人之忌又云賊上雲如奔牛兵不可往○西京雜記曰雲外赤內青謂之矞雲太平之世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以律切○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

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
如龍蜀雲如囷○史記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
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呂氏
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
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王子年拾遺云爛石色紅
似柿燒之有香烟聞數百里烟氣升天則成香雲香
雲遍潤則成香雨

蝃蝀

白虎通曰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通什曰虹之爲
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

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春秋孔演圖云蜺者斗之
亂精也斗失度則投蜺見態主惑于毀譽○蝃蝀即
虹蜺俗謂之斷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朱子曰日
與雨交天地之淫氣也常依陰雲晝見于日衝無
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
蜺一名挈○水虹屈蜺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
虹滇人呼爲水椿○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譌則九
虹並見緯書凡曰女譌者謂嫡叔失叙也○
考異郵云虹霓出惑衆棄和○太玄曰紫蜺喬雲
閹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紫蜺喬雲不知其刑

也紫蜺以象小人喬雲以象君子紫蜺當刑喬雲當
慶也○京房易傳云蜺旁氣也其占云妻乘
夫則見陰勝陽之表也○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釜室
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爾雅凡雙出
色鮮者爲雄曰虹暗者爲雌曰蜺一曰赤白色爲虹
青白色爲蜺故虹紅也地氣還矣天氣不復于是成
虹○沈約曰僕常恐人呼霓作平聲虹音紅又音絳
蜺通作霓一音臬○河圖稽耀鈎云鎮星散爲虹霓
虹霓主內淫又霓者氣也起在日側其色青赤白黃
○春秋元命苞曰虹霓者陰陽之精○運斗樞云樞

星散爲虹霓○什名曰虹陽氣之動虹攻也純陽攻
陰氣也○說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禮
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虹
不收藏婦不專一○尚書考靈曜鄭玄注曰日旁氣
白者爲虹○莊子曰陽炙陰爲虹○淮南子曰虹霓
者天之忌也○文子曰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洩
藏人二氣即生病○春秋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
王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月令章句云
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陰陽不和婚姻失
序即生此氣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

則常依蒙濁見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唯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太玄經云紫蜺圍日其疾不割○朱註曰周禮十煇九曰隮音躋運春秋注眂音視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鐫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虹出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詩義問云夫婦失禮則虹氣成

有赤色在上者陰陽乘氣也○爾雅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弇日爲蔽雲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也見尸子蔽雲卽暈氣五彩覆日也○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其釜中水須臾而竭願日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遂至大富述異記○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于階遂作風雨聲振于庭户良久不見○異苑云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黃帝出軍訣云攻城有虹從外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鈌擊之乃勝

霜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春秋考異郵○詩含神霧云陽氣終白露爲霜○什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五經通義云寒氣凝以爲霜霜從地升也○淮南子曰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曰青女天神主霜雪○周書降霜之日豺乃祭獸○京房易傳曰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

不行則冬霜不殺草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大戴禮霜陰陽之氣也陰氣盛則凝而爲霜○孝經援神契云霜以挫物○京房氣候云霜成就萬物者也○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嵊州霜井○國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是知霜鳴○說文霚竹入反早霜也皚霜之白者也○拾遺記云廣延國扶桑山常雨青雪冰霜之色皆如紺碧○

仙藥中有玄霜絳雪

冰

冰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通卦驗云大雪魚負冰注曰負上近水也易曰乾爲寒爲冰○說文云冰水堅也○左傳云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

老疾無不受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月令云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韓詩云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風俗通云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判○藏冰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山人乃取山人謂虞官也○周禮云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夏頒冰掌事秋刷注三凌三倍以備消釋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之爲將獻羔啟冰也夷尸也尸之槃實冰盤中置床下以寒尸也夏頒賜冰皆凌人掌其事秋刷除冰室將納新冰凌人下士二人掌冰正○述征記曰河冰始合要狐先行方得渡言狐欲渡河冰先聽無水聲而後過也○神異經北荒有石湖方千里無凹凸深五丈餘歲常冰惟夏至左右五十六日解○西征記凌雲臺有冰井六月猶冰○西域志碎葉國東熱海冬不冰○拘弘國有履冰珠持入江海可

行氷上○神異經云北方有冰萬里厚百尺鼷鼠在冰下土中焉其毛長八尺可爲褥却風寒○拾遺記云東海員嶠山有冰蚕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有火出

詩經類考卷之五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釆輯

時令考

春

春秋繁露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皇極經世曰昊天盡物聖人盡民皆有四府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

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時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函史四時陰陽萬物之根本也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消息發斂而常守乎平○春管子云東方曰星注東方陰陽之氣和雜時故爲星星不定于陰陽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耘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發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凋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解凍修溝瀆復亡人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毋殺麑夭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風乃來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發政不善則多凶戾七十二日而畢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閹十二地氣發戒春事○淮南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方木也其帝太皥其佐勾芒執圭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

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皥勾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充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乳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淮南子春爲規規者所以圜萬物也規度不失萬物乃理○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故爲規

正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營室在亥陬營之方中謂中于南方正月昏時中星爲參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諸侯九卿三公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

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諸侯五推卿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

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夏小正春正月啓蟄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梯梯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雞桴○淮南子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盛德在木蟄蟲始振蘇魚上負獺祭魚候雁北天子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服八風水爨萁作彭燧火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孟春與孟秋爲合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冡宰乃縣始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縣教象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宗伯縣禮象司馬司寇司空縣政象刑象事象亦如之象而縣之式是典常昭視聽一其心重始敬正

之道也郊用上辛耕籍自天子而降班以終畝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上重生德之本也○正月之卦爲泰卦○地官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三元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也○晉天文志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生物之津涯也○行人以是月采詩獻之太師漢書○集禮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郊○京房易飛候正月有偃月必有嘉王○爾雅正月爲陬月○秦皇避正月以爲端月正月水名凌解水○天表影長一丈五尺二分○太陽在子○青鳥司啓左傳註青鳥即鶬鶊倉庚立

春鳴立夏止○萛始生冬至五旬七日萛生○狐不渡氷○條風至一名融風

二月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廼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民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廼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廼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

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夏小正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祭鮪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菫采蘩昆小蟲抵蚳剝鱓○淮南子仲春之月招摇指卯始雨水桃始華二月官倉其樹杏仲春與仲秋爲合仲春始出仲秋始內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庚信華林園序充以仲春之月剡玉遊河○表貉獻禽注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治蠶○天官內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

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虞功者比其大小與其粗良而賞罰之○擊土鼓歌豳詩注春官籥章中春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逆謂自外而入內○太師陳詩○典禮制度注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薦鞠衣注天子薦之于先帝益黃桑之服○薦韭卵注四民月令祀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修火禁注司烜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謂用火之處及避風燥而防之季春將出火也○會男女注媒氏中春令民會男女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欲及時也奔者不禁○煮菱麪注天子食餻而朝事之

籩煮菱爲麪○女媧鼓歌淮南子二月之夕女媧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女媧春夏長養之神也○天門說文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爲天門○獻種稑種周禮仲春后帥六宮夫人獻種稑之種于王○赤璋禮南方周禮太宗伯○獻鳩注仲春獻鳩于國老鄭玄曰春鷹化爲鳩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祭馬祖祭于大澤用剛日○望祀禬除白虎通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尚書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于水釁潔之也○離膢說

文祈穀食新曰離膢又楚俗以二月祭飲食曰離膢○三星昏期三星心宿也在卯宮第三有尊卑夫婦之象古禮成親取建卯月○卯爲春門說文○古者冠以仲春月○降入二月名○如月爾雅○桃李節○白蘋水二月水名○高禖太乙數卯神曰高禖○表影天表影長八尺五寸四分○太陽在亥○啓蟄目鼓象雷之發聲也○老人星天文書老人春分之日沒于丁則治平主壽昌○明庶風○州長讀法地官○二月卦爲大壯

三月令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音角律中

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是月也天子廼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同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夏小正參則

伏攝桒萎(苑作)楊䍧羊螜則鳴(蛄螻)越有小旱頒冰采識(草名)拂桐葩○管子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淮南子季春之月招搖指辰行是月令其雨至三旬三月官鄉其樹李季春與季秋為合季春大出季秋大內故三月失政則九月不下霜三月之時蝦蟆鳴鳴燕降而達路除道○出火(辰月火星始見出宣其氣)○變火○三月卦為夬○誓社習軍旅○務種穀○淮南子昏張中則務種穀○末春○病月(音病)○青章(三月名)○表影(天表影長六尺六寸五分)○太陽在戌○音比仲呂(至清明風也)○豐隆將雨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神也○月令通考重三即重五重九之意○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上巳節

夏

管子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授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掌賞賞為暑歲掌和和為雨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

之二政曰開九竇發故屋辟故窌(音窖也)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于民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淮南子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國名)貫顓頊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

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昼蟲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𠂭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陰氣勝則爲水景短則陽氣勝陽氣勝則爲景

四月令

月令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

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迺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夏小正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負秀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淮南子孟夏之月招搖指巳其位南方天子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命

太尉贊桀俊舉孝悌四月官田其樹桃孟夏與孟冬爲合孟夏始緩孟冬始急故四月失政十月不凍○四月卦乾○四月爲餘月（爾雅）○四月建馬辰爲實沈（周禮注）○龍見而雩左注龍角元星也巳月昏見東方○薦含桃（禮四月中氣以含桃先薦寢廟）○赤璋禮南方○麥秋○陰月（西京雜記純陽疑于無陰亦謂之陰月）○正月○除月（文選）○乏月（四時纂要冬穀既盡夏麥未登宜賑乏絕也）○日在昴○天表影長四尺五寸七分日出寅卯入酉○太陽在酉

五月令

禮月令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

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池簧飾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

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嗜同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夏小正參則見浮游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蜩鳴匽之興也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梅蓄蘭頒馬○淮南子仲夏之月招搖指午其位南方天子朝于明堂太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存鰥寡振死事日短至陰陽爭死生禁民無發火五月官相其樹榆○五月其卦姤○辰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小刑月淮南子陰生于午故爲小刑月○五月爲皐月爾雅○祭先牧○山虞斬木欲其堅也○止行人所以助微陰也○霽天亦曰巘天○景暑大暑也○天表影長二尺五寸九分出辰卯入申酉○太陽在申○日在參夏至日在井○表景長

一尺六寸○太陽過酉○三禮義宗云夏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陰至土重史記先至三日垂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至日陰氣至則土重○丹水魚光水經丹水中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魚浮水則赤光上照如火○石湖冰解神異經北荒有石湖千里歲常冰惟夏至左右五十六日解○猫鼻暖猫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酉陽雜俎○浚井改水禮儀志○五月爲落梅風風俗通記○雨爲隔轍雨○黃梅雨灌梅枝雨○黃河五月水爲麥黃水○桐花雨○景風至○

六月令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命漁人入山行木

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防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食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夏小正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淮南子季夏之月招搖指未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蠃其音宮律中百鍾林鍾也其數五涼風至蟋蟀居奥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天子衣苑黃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令滂人入材葦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乎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陰氣藏伏六月伏日師古日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也○六月其卦遯○六月爲且月爾雅○夏昏火中可以黍稷尚書大傳○長烈六月名○未垂六月將盡之時○瓜期左傳○小暑日在鬼○表影長二尺五寸九分○日出寅入酉○太陽在未○大暑日在柳表影長二尺五寸八分○太陽過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紂獵西土○

六月黃河之水名礬山水○禘祀周公

秋

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而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之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辨鬬譯詘言語相忌嫌之意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五政

曰修墻垣周門閭五政獨時五殺皆入秋行五刑誅大
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賊管子○淮南子西方曰皓天其
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方金
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
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西方之極自崑崙絶流沙
沉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不死之野少皥
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辠備
盗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貯聚修城郭補缺竇谿徑遏
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
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冬令耗

七月令

禮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
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
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
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
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
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
諸侯九卿三公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
人于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
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
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
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
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
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
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
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
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夏小正莠讀爲秀雚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

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
斗柄縣在下則旦○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
斗中旦畢中天子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求不孝
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是月令涼風至三
旬七月官庫其實楝楝實鳳凰所食者秋熟○尚暑獻鉏針○
七月其封否○淮南子七月百虫蟄伏青女乃出以
降霜露○爾雅七月爲相月○龍火西頹○天子飲
酎明堂月令○辰爲申申者身也萬物身體皆成就也○
記命有司祭馬社于大澤○泬漻兮天高而氣清宋玉

○孟秋○首秋○上秋○蘭秋梁元纂要○大晉七月名○
爽節高風應爽節○大慶之月修行記○武德肅殺司權也○立
秋日在星○表影長四尺五寸七分○日出卯入酉
○太陽在午○禮儀志立秋日習戰陣之儀名曰貙
劉劉殺義也○漢書以立秋日爲貙膢○冀州北俗立秋
及八月朝作飲食爲膢其俗曰膢臘○處暑日在翼
表影長五尺五寸六分○梧桐金井○博物志海上
有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自然穀又
曰禹餘糧又曰指佞草○物產志有撫稻一歲兩收
旣春種而夏穫復以七月初三插至十月熟○太子

晉七月七日緱山駕鶴飛昇○麻姑王母俱以七日
降○織女降銀州七日爲良日風土記

八月令

禮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音
商律中南呂盲風至盲閑階之稱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
羞天子居總章太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
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
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
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
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廼命有司趣民
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行罪無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
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
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皆遂凡舉大
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
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

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
木早死○夏小正剝瓜玄校玄黑也校若綠色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
栗零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有翼爲鳥羞者不盡食也辰則伏
鹿人從駕爲鼠參中則旦○淮南子仲秋之月招搖
指酉涼風至候雁來羣鳥翔八月官尉其樹柘八月
失政二月雷不發○少采夕月與太史紏虔天刑○
八月其卦觀○辰爲酉酉者緧也時物皆緧縮也○八月爲壯月
爾雅○土鼓迎寒周禮籥章氏掌仲秋擊土鼓吹豳詩以迎寒○獻良裘司裘
氏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夏官仲秋獻矢○風俗通以八月
遒輶軒使採異俗方言藏之秘府○淮南子孟秋始

緇仲秋始納○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八月殺哀○抱朴子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
上帝署爲河伯○八月爲仲商月○提要錄爲桂月
○爲端正月○淮南子爲柘月○太初（周禮註）○素節
○白露日在軫表影長六尺五寸五分日出卯入酉
太陽在巳○秋分日在角表影同晝夜均○鶴警露
○白鷺飛○蝤蛑鬬虎（方信孺書蝤蛑大者八月能與虎鬬虎不能勝）○桂
子落

九月令

禮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

鴻雁來賓爵入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
子居總章右个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
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
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
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
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
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
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
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刑
獄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
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
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
居○夏小正納火遰（音帶去也）鴻雁主夫出火（夫當作火）陟玄鳥
蟄熊羆豹貉鼬鼪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雀入于海
爲蛤○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

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
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
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淮南子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九月官
候其樹槐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宋臺杵歌○
九月其卦剝其辰戌戌者滅也○九月爲玄月（爾雅）○
納火（周禮司爟行火之政令季秋納火）○獻裘（冬官季秋獻功裘）○登龜（周禮季秋登龜取藏）
○婦功嫁娶（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霜降鷹擊○
禰祭○末秋○暮商○季商○天雎（九月名）○霜月○
寒露日在亢表影長八尺五寸四分○日出卯入酉

太陽在辰〇霜降日在氐表影長五尺九寸三分〇太陽過卯〇山海經豐山有九鍾霜降則鳴故曰霜鐘〇蓼花風（月令章句秦秋六日風至秦人謂之蓼花風）〇九月爲鯉魚風黃雀雨〇鷫鷞隕霜（禽經其羽可爲裘其飛則隕霜）〇鷓鴣畏霜飛必向日（而畏霜露）

冬

書大傳云北方者伏方也伏方者萬物之方伏也伏方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者物方藏于中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曰呼吸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終〇爾雅云

冬爲玄英注氣黑而清英〇呂覽云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不開〇什名云冬終也物終成也〇管子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慮必服〇淮南子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奎婁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名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早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

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十月令

禮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
寡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封吉凶是察阿黨
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
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
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
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
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
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功名
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

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
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
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夏小正
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
蜃織女正北向則旦○淮南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
天子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服八風水爨松燧火

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禁外
徙閉門閭大搜客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十月失政四
月草木不實○國語日月會于龍豝音[illegible]龍尾也日月
合辰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于
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百姓夫婦其令辰奉其犧
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愼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
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清
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偫具也畚土籠也挶舁土之器營室
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栽人告勞○

十月其卦坤月建亥亥者劾也言陰氣劾殺萬物也
○獻民數○良月盈數左莊公使定叔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取盈數焉○十
月爲上冬爲大章爲開冬爲亥仲爲大月爲吉月爲
正陰月立冬日在房表影一丈五寸二分日出卯辰
入申酉○太陽在卯○小雪日在心尾表影一丈一
尺五寸一分○太陽過寅○藥雨歲時記小春月內
三雨爲液雨百蟲飲而藏蟄俗呼爲藥雨○草諯大
月諯專[illegible]二音呂覽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陳士元農書音什讀相責也或作墻始萌也大月高注孟冬月也秦以亥月爲歲首故稱大月爲正月一月也又易卦陰大陽小爾雅十月爲陽大月卽陽月之義

十一月令

禮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冰益壯地始拆鶡旦不鳴虎始交（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天子居玄堂太廟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酒官之長）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季）監之毋有差貸天子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安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夏小正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淮南子仲冬之月招搖指子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東壁圖書府（昏中壁星）○十一月其卦復○月建子子者孳也○辰在星紀○十一月為辜月（爾雅）○至日閉關○敎大閱○殺草（薙氏）○斬陽木（欲其濡也）○剝陰木（柞氏剝而水之）○祭馬步○禮國丘○十一月為三至蓋陰極之至陽氣始至日行南至周月（逸周書）廣寒月（六帖）正冬○大雪日在南箕表影一丈二尺五寸○日出辰入申○太陽在寅○冬至

日在南斗表影一丈二尺五寸○太陽過丑○先至三日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淮南子日冬至而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神農書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為不濕地為不凍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呂覽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天○易卦通驗冬至之始人主與羣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縱樂五日為迎日至之禮○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日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是日作赤豆粥禳之○淮南子北斗之神有雌雄十

一月始建于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

十二月

禮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太呂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天子居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難同儺旁磔責出土牛以迎寒氣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神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夏小正鳴弋當作鳶玄駒賁螘也納卵蒜蒜本如卵者也虞人入梁隕麋角○淮南子季冬之月招搖指丑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失

政六月五穀疾狂○周禮占夢掌其歲時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什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遣使去也遂命始難那歐疫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酒正掌酒之政令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以酒式誅賞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三倍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歲終則會職幣掌式法歲終則會其出令羣士計獄幣訟○元祀不易月○

十二月其卦臨辰為丑丑紐也終始之際相紐結也○十二月為涂月爾雅○辰在玄枵○貞歲周禮天府掌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貞問也○嘉平月臘月也○急景日影短急也○嚴月天皓十二月名○小寒日在須牛表影一丈二寸五分○日出卯辰入申酉○太陽在丑○大雪日在女虛表影一丈五寸○太陽過子臘明日為小歲○初歲○儺亦呼為野雩

時令卷五終

詩經類考卷之六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地理考上

地

說文云元氣初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萬物所陳列也徐曰地者迆也迆而高也山嶽丘陵墳衍迆而卑也皐隰汚濆故曰地有二形高下平也○春秋說題辭云地之爲言媿也承天行其義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收生也○援神契云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家語子夏云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白虎通曰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誤敬始重終故謂之地也○括地象云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爾雅云距齊州以南載日爲丹穴北載斗極爲空同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在地成形○國

語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黃帝素問云積陰爲地故地者濁陰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總丘陵原隰阪險曰地○淮南子云重濁者淹滯而爲地○春秋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爲地○尚書考靈曜曰地有四游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春秋元命苞曰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史書外集稱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令竪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九千八步史臣按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也○物理論云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氣下著也其神曰祇祇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顯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百川蓋氣自然之體也發氣黃泉周伏回轉以生萬物也天之根本也雲雨于是乎出日月星辰于是乎陳霜雪于是乎降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而南北短其盡四

海者也炎氣鬱蒸景風盪色地之張也秋風蕩生涼氣肅然地之閉也○聖證論云普天之下華岳列居河海所派丘陵墳衍總謂之地○張衡靈憲云地深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故至厚莫如地王嬰古今通論云地厚三萬里○太玄經云凡九地一爲泥沙二爲澤池三爲沚厓四爲下田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上山○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物理論云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勢有升斗象有張舒形

有塞閉容有隱真之安有累郊之危有高腴之利有墧埆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爾雅云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又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亦然○事物紀原曰人皇以來土地國邑始各有名則山川之號疑亦從此起故神農興于厲山共工之嗣不周炎帝以姜水黃帝以姬水此山川之名之始也○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注云無名者始名之于是凡山川皆名之矣山海經洎爾雅所載者是也○項峻治書曰人皇出于提地之國則提地疑國名也則土地國邑之名始此也

土

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吐物出形也○聖證論孔晁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白虎通曰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曰土○書禹貢冀州土白壤兖州土黑墳青州土白墳徐州土赤埴墳揚州荊州土塗泥

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梁州土青黎雍州土黃壤○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皁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其民黑而澤三曰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其民豐肉而痺載師掌任土之法土人掌土地之政草人掌土地之法以物地○河圖括地象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

西南桂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南揚州曰信土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孝經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靈憲云至厚莫如地至空莫如土○萬機論云土地者百姓之所蹈也燃無兩形之致而譚者強謂之異體地云者都太之名土者細屬之號國寧有有地無土有土無地之處乎

山

元命苞云山者氣之苞含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而

出○說文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名而高象形也○什名云山產也言產生萬物○易卦序論云險而止山也險而動泉也動靜皆蒙險故曰山○韓詩外傳云山者萬人之所瞻仰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伏焉○什名云山體曰石石格也堅捍格也○物理論云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春秋運斗樞云山者地基也○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翠氏耳目志）○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嵯窳窆之河北之山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爾雅云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坯大而高崧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衆巋小山岌大山峘屬者嶧獨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山脊岡未及上翠微山頂冢崒者厜㕒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巒山墮重甗隒左右有岸厒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陘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無水嶨

山豄無所通谿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山夾水澗陵夾水澞山有穴爲岫○上小下大曰巘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獨高者曰㠊山陂曰阪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雲陽癸山曰瘕○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紀○書大傳孔子曰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石

什名云山體曰石石硌硌也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

礐多小石曰磝○春秋說題辭云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曰含石石之爲言托也托立法也○慱物志云地以石爲之骨○物理論云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生石猶人脉絡之生爪牙也

泰山

地理志云泰山爲東岳兗州鎭山實萬物之始○慱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之始成故知人命之長短○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代也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福地記云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漢書云五岳四瀆皆有常祀惟太山與河歲五祀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祀○茅君內傳云岱宗之洞名三公空洞之天○列仙傳云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絶其中金牀玉几○從征記云泰山有上中下三廟廟前有大井水極香冷異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泰山記云盤道屈曲凡五十餘盤經小洞天大天門仰覼天門如從穴中覼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間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于祠所瞻黃河如帶若拄山阯山南有廟悉種松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洞天有秦時五大夫松拄○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乎○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巳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阯以報地

衡山

搜神記云衡山南岳也至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岳因其制也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遐遠道隔江漢乃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此亦從軒轅副義也○荊州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曰衡山下踞離擴位火向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湘中記云衡山遠望如陣雲○地記云衡山一峯極高厲不

能過遇春北歸故名廻鴈或云峯勢如鴈之廻故名○長沙志云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巖洞溪澗泉石之勝交錯其中又有數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洞九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廪天柱祝融而祝融最高○南岳記云衡山有三峰其一名紫蓋峰天景明徹有一雙白鶴廻翔其上一峰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湘中記云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敬修祀則如有絃

歌之聲○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廻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卧夢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

嵩山

白虎通云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西征記云嵩山東曰大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道書云自岳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見學仙女帝觀之遂以名焉○仙經云嵩山東南大巖下石孔方圓一丈西方北入五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餘丈周圓三百步自然明燭相見如日月無異中有十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常在天台時亦徃來此中人非有道不得望見

華山

白虎通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山海經云華山一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張華西京賦云綴以二華註云二華謂太華少華也少華在華山西○述征記華山有二岑直上數千仞自下小岑疊秀迄于嶺表有如削成○華山記云華山頂生千葉蓮花華山記云山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觀謂蓮花毛女檜也○又云華山頂上方七里有靈泉二所一名蕭池一名太上泉○耶文館記云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崗白雲翠靄施于幽草懐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乃神仙之窟宅也一稱太上山○李白登落鴈峰曰

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帝座矣○華山記云山頂有石鼓父老傳云常有聞其鳴者○華山記云岳東北有雲臺峯其山兩峯崢嶸四面懸絶上冠景雲下通地脉巖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行雲經黄河底上聞流水之聲○西京賦注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劈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岳上有指掌之形首陽山足跡亦存焉○華山記云山下自華岳廟列栢南行十一里又東廻三里至中祠

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余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窻矣出井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扳繩挽葛而後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胡越寺神又行二里便届山頂上方七里

恒山

周禮云并州之鎮恒山也○爾雅云恒山謂之常山○風俗通云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白虎通云北方有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韓愈云北岳鬼神受職○程咸云奕弈恒山作鎭冀方伊嶽建國在岳之陽○五岳圖云恒山高三千七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宫三曰華陽臺四曰紫微宫五曰太乙宫或云大茂山○管子云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晩殺五谷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前燕録云慕容儁壽光二年恒山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王儁以爲神岳之命以大牢祀之神農本草云常山有草名神護

置之門上每夜吠人○孫子兵法曰常山之虵名曰率然一身而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兩頭則兩頭俱至○春秋元命苞曰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注云常山卽恒山也乃畢昴之精

丘

爾雅云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再成鋭上爲融丘三成爲崑崙丘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絶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水潦所還埒丘上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堂途梧丘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後昌丘水出

其前湑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左正丘水出其右
營丘如覆敦者敦丘邐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臨丘
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
爲負丘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如畝畝丘如陵陵丘丘
上有丘爲宛丘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南有州黎丘
天下有名丘五五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云小陵
曰丘○周禮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其民專而長

水

釋水云灘反入潬沙出汧出不流濮大出尾下水醮
曰厬（潬音但汧音牽厬音軌）水決之澤爲汧決復入爲汜水注

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
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
氣也徐曰衆屈爲水至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也○元
命包云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
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
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又云水者天地之包幕
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精液也○黃帝書
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管子
云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水者地之血氣如
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夫水淖弱以清而

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
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
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
爲都居○子華子云楱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
之名曰太乙太乙正陽也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潤
澤萬物而行乎地中○淮南子云水上天爲雨露下
地爲潤澤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
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終始是謂至德
○玄中記云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
至萬物無不潤○淮南子云水之爲物摶之無創射

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
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韓詩外傳曰夫水
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似有禮者
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鄣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而遠
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
此智者所以樂于水也○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
人是故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
水神曰天吳山海經云天吳八首十八尾亦曰水伯
○大波之神曰陽侯○博物志曰昔陽伯溺水因爲
大海之神○禮記曰水之于人也親而不尊天尊而

不親○又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夫水近于人而易以溺人○孫卿子曰君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延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絜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于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遂漬漏

流漂居宇故曰籠水

四海

什名云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海一云朝夕池海神曰海若○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丘文莊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蓋因宋都汴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燕因至遼薊之間而北望祭之可也　國朝都燕而徑南以祭北海可乎古謂青州爲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北立祠爲宜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即西海也宜于雲南城望祀之按王莽立西海郡于西寧之地亦妄也今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沐璘爲都督曾至其地有詩云鴕首樓船十丈長船頭鐃鼓樂笙簧篙師百檣齊搖去阿瓦城邊水似湯即西海無疑矣又按王充論衡云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郡而漢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于匈奴矣柳子厚鐃歌題云李

靖滅吐谷渾西海上○裨海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文選崩雲屑雨又曰蕩雲沃日註曰大波之飛相磨激勢相拂如雲之崩如雨之屑猶分散也○又曰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又云性[illegible]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大志經云海有三德一曰深廣無邊二曰清淨不受雜穢三曰藏積無量珍寶○海志云海有五德一澄淨不受屍二多出妙寶三大龍澍雨大如車軸受而不溢四風日不能竭五淵深

不測○按東海之别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博物志云滄海之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金銀爲宮闕仙人所集列子稱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其中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十洲記曰東海之别又有溟海員海山海經有岐海幼海少海又云閩既皆在岐海中○按南海大海之别有漲海西海大海之東小水名海者則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陸渾海潭瀰海陽池海注漢書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其水澤冬夏不減皆以潛行地下南出積石○郭義恭廣志云蒲類海在西域東

北竇固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十三洲記曰允吾縣西有卑禾羌海代謂之青海○後魏書曰太祖西征次陸渾海○郭義恭廣志云羌中之西有潭瀰海陽池海○按北海大海之别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則有渤鞮海伊連海私渠海注竇憲伐匈奴至渤鞮海○廣志云匈奴中北有伊連海○後漢梁諷說北單于單于喜即將人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又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十八尾八首人面八足虎○漢書云會稽海外有東鯷壑分爲三十餘國以歲時來獻○山海經云聶耳國在無腸國東兩手聶其耳縣居赤水中○幽明錄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結構巧麗窮極神工横立巖渚埭雕龍門臺內有金機雕文備制○大志經云大意初入海中至白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水晶城次至瑠璃城龍王各與明月珠○廣輿志曰寧海縣東海中其水湍急陷爲大渦者廿餘處凡百浮物近之則溺名曰尾閭（寧海卽象山縣也）

潮汐附

抱朴子潮者朝來汐者夕至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

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大冬時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小臨海志海潮每晝夜再至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氣以交而感故潮獨大于餘月朔望之後爲陰陽之變氣以變而感故潮獨大于餘日

河

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風俗通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又云水自河出爲灉○學記

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王制云天子祭四
瀆視諸侯○京房易傳云河者經天亘地之水○山
海經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
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混混泡泡注泑澤卽蒲昌
海河之重源也○淮南子云河以透迤故能遠○漢
書谷永云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
則竭絶潰溢横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柏子新
論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從故道今所行處
非禹所穿○元史云朶甘衞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
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

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因名
星宿海東北流百餘里滙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
又合忽闌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
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
餘里○苑洛語錄云河至河間永平二府播爲九河
古平州之南滄州之北也逆河今永平府東境大海
發一洋自東而西古逆河也轉曲之間撫寧縣有碣
石古驪城也今河徙而逆河尚存河與江淮濟爲四
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
下流而通也按史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

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
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古圖
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騫爲未嘗見崑崙唐
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于悶
磨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
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
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尚書禹
貢傳兼取二說而歸是于薛然皆非耳目見聞之實
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
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志謂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
可七八十里瞰之如列星群流奔輳五七里滙二巨
澤自西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
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行可二十日
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是凡七八日
河水北行轉西崑崙北行一東北流可二十日至禹
貢積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莫知紀
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
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
遠近大要相同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

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澤伏流至于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覩河源班固非之宜矣元時雖亦以使事往吐蕃履歷有序其言崑崙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時之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至元有天下溥海內外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多鄉導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皆如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時見其腹而都實所至

鼎霄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集疏○孔氏曰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河圖緯象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蒲山南流千里至于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桓雍北流千里至于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于渤海○水經注曰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崑崙山一名崑岑○司馬相如傳揭度九江越五河注師古曰五河五色河也仙經有紫碧絳青黃之河○蔡傳曰黃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龍門而下記其自北而南則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詳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遷變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黃河十二月皆有水名正月凌解水二三月桃花水四月麥黃水五月瓜蔓水六月樊山水七八月荻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覆槽水十一二月蹙凌水水衡記○易乾度帝王將起河水將清

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山海經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illegible]錯處也○初學記按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注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

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至底柱及洛陽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皐與濟水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海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底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至于海是也初禹自黎陽東北界分河爲二渠以引水一南出會濕川今河所流也（今河濟州以東皆濕水）一出貝丘即九州之上河王

莽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貝丘塞今恒州縣耳）隋煬帝于衛縣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河伯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盖本于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之用也按山海

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右二說皆出屈原前盖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出直珠船）○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支流仍在乎大率河底常高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决每决必瀰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

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不徙矣既徙之後則其故道風塡沙塞復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故道所不可復尋也

洲

爾雅曰水中可居曰洲李廵注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韓詩章句曰河之洲蔽隱乎無人之處○說文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作洲非○方言洲三輔謂之淤○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獸所聚息之處

谷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說文云泉通川曰谷○老子云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周行

爾雅云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周禮遂人凡治野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途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註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又云遺人掌道路之委積量人書天下之涂數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匠人云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禮記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又云季春開通道路無有鄣塞○左傳司徒以時平易道路○羅長源據遂人職自徑至路凡五涂莫枝于逵莫大于路涂一曰旅亦謂之行所謂旅樹微行者

崔嵬　砠

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而傳云土山之戴石者谷風之惟山崔嵬傳又云山巔也○按傳與爾雅之說正相反下文釋砠亦若是○釋名云石戴土曰砠砠臚然也

岡

爾雅云山脊曰岡孫炎註長山之脊也○釋名云岡亢也在上之言也

江漢

職方氏其川江漢黃氏曰江水自夷陵而下爲州界東流會于彭蠡漢水自房陵以下爲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郡縣志漢水經南鄭縣去縣一百步水經及註大江出岷山茂州東南在蜀郡氐道縣漢水出峽歷荆門江陵華容至江夏沙羨縣鄂州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沔水出武都沮縣興州今沔州東狼谷中漢水出嶓嶓山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孔安

國曰漾水東流爲沔盖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
互相通稱矣東經沔陽興元府南鄭西城金州錫縣襄陽
宜城縣襄陽府鄀縣郢州石城竟陵復州又東南與陽口合
至江夏沙羡北南入于江庾仲雍云沔水南至關城
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逼與
興元府金井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
曰沔水顔師古云漢上曰沔李氏曰四瀆惟江最大
江發于岷逕夔荆達揚而入于海此江之源也易氏
曰考元和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在松
州之境外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于縣之神

泉曰緜水出于什邡之章洛山曰洛水分流于永康
之湔堰曰湔水緜水自緜竹紫巖山經德陽雒洛水
自什邡入雒湔水逕導江崇寧九隴彖陽亦入洛三
水皆合于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
總曰内水發源于江油之青川逕緜潼遂東至于合
曰涪水發源于沔之青泥嶺逕大安利閬果至合于
涪水會曰嘉陵水發源于小巴嶺逕巴蓬之伏虞西
南以至于渠曰巴水出萬頃池逕明通又至渠與巴
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逕廣安新明至合于嘉
陵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此七水與江别合之

大略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于江者有三曰
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來山徑嚴道洪雅夾江
而下羊山出鐵豹嶺徑漢源出嘉定之南與青衣合
入于江馬湖自夷都流至叙亦入于江又有出于郡
邑之山澤者則自岷峨而下沿流以至于夔不勝其
衆其大者如感山之萬頃池則釃流有四一入于渠
三入于夔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
江夏大别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連荆楚源流之
大略也○胡文定公曰欲保上流必保漢沔○漢發
源于嶓冢合流于大别自雍及荆滙異爲同江發源

于岷山合流于漢自蜀至楚流行最遠○大别之東
彭蠡之東乃江漢合流之處○易氏曰江自歸州秭
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
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荆州地○夾漈
鄭氏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
南瀕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
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
詩之始○名物疏按江水出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
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
府界入湖廣荆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東

至武昌府合漢水于漢陽府之大別山東北至揚州入海武昌在江之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陽之間

江

什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〇風俗通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〇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巂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梁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

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

而能涓涓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外庵集〇禹貢曰三江既入諸註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註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秦語云越王擒之于三江之浦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

江東南上七十里自覗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韋昭註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鄭山黃氏曰世之說三江者甚衆率于地理不合至稅安理安理蜀人地理指掌圖或以爲東坡非也禹貢指掌圖一出指豫章九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審如其說于震澤何關

邪其曰歷冊陽毘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于石城過宛陵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皆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冊陽毘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抵震澤上流又可以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三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鎭入海摧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峴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豈禹三江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按蔡沈黃震之說皆于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

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于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出也崌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吳地紀其瑣瑣改易不常之名乎（升庵集）○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川岷字說文作䢱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猶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矣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㶌中記引禹貢岷嶓旣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觀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游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綱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叙州驛名汶川考古志作漫川（升庵集）○江自嘉州至荆門名灘險地凡千百餘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于字書今載其略曰洞疾流也（江中有達[illegible]溝水洞）水流沙土曰瀨（江中有和尚瀨）水出尾下曰漢（今地名七[illegible]）回流旋轉曰漩（今有[illegible]漩）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

水疾崖傾曰碥（今有[illegible]碥上[illegible]碥）灘磧相湊曰椕（音[illegible]今有石椕子[illegible]椕子）水如轉轂曰漕（今有[illegible]漕[illegible]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盡書也（升庵集）○岷山地志蜀郡有湔道岷山（湔音箋）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在今汶山縣而晁氏則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謂岷山連峰疊岫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今按岷山蹐據羣夷江出其間誠有如晁氏之所言者○玉海地理通釋江源在松州交川縣西北江源鎭至茂州岷山自岷山東流別而爲沱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山○山海經岷山江水

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峽出岷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古言云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海甚澇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于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九江○又云傳三江者以婁江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九江九河音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

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什古書也況江漢合流同滙于彭蠡既滙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據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初學記按水經及荆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尚書稱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是也○凡長江之別有鄂[illegible]江卽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涪江亦曰湔水在蜀與洛水合○凡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今潤州丹徒縣也瓜步江今揚州六合縣也烏江今和州烏江縣也曲江今揚州也潯陽九道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浮江七禀江八提江九菌江東會于彭

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晏子云江深五里海深十里○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岷山又謂之汶山今汶山縣朱子曰出永康軍岷山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水經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春秋元命苞云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湍急○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又云井絡燿纏江漢秉靈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冦譙衆軍悉從外水

取成都臧僖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取內水向
黄帝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右則
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
渝上戎瀘至蜀謂之外水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叙
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
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
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黒水白水四大川以爲
名耳

漢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

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
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
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
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
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
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升庵集○漢水西山
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烟高數丈述異記○一統志云
漢江源出陝西鞏昌府隴西縣嶓冢山由漢中流經
湖廣襄陽府鄖縣均化光化至府城北由東南經宜
城抵安陸州至漢陽府大別山入于江沔水源出湘

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按三國志以前書傳多言漢
不言沔三國志以後言沔不言漢先儒皆疑漢沔爲
二然今二水源流不同惟書疏引應劭云沔水下尾
與漢合乃入江爲得其實○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
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
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
沔酈道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黄
氏曰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
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
水至漢陽軍入江大別山在焉○水經注地理郡國

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東西兩川俱
出嶓冢而同爲漢水○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
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水金
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上邽
今廢入青水金牛今廢入褒城○蔡氏曰東源在今
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山海經云嶓冢
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禹貢云嶓冢導漾
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
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水經云漾
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至

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水經注云漢水東經西城縣故城南又東爲龍泉泉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渚泉深數丈○又云漢水右對月谷山有月坂月川于其中黃壤沃衍○又云漢水經大小黃金山南有黃金峭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又云漢水東經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爲白石灘故春秋之錫穴地也○名物疏按諸書皆以爲漢有二源今考之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而入江

者西漢水也水經所紀導漾爲漢者也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所紀沔與漢合也漾至沮縣即爲漢水沔水出自沮縣蓋別爲一水也沮縣今漢中之略陽惟漾至沮爲漢而沔又出于沮縣此古之言二水者多混爲一與

汜 沱

楚辭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水也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云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洪氏楚辭補註曰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註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禹貢荊州梁州皆有沱曰沱潛既道○孔氏曰發源梁州入荊州○水經氐道縣江水又東別爲沱註云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謂玉壘作東別之標今茂州汶山縣○通典沱水在彭州唐昌縣今崇寧縣○蔡氏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此荊州之沱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此梁州之沱○黃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

李氏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此梁州之域也江沱之間即梁山之界乃岐西之地居江沱者以江沱起興○金氏曰今江陵府松溪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下流復合曰笊籬江公安縣有沱潛港此皆沱也○凡水自大川而別出者如自河出爲灉泲出爲沮洛出爲波漢出爲潛江出爲沱一例

汝 墳

李氏曰汝水東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縣入淮○朱氏曰出汝州梁縣大息山○博物志出燕泉山○水經云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

息山○水經註亦出魯陽縣大孟山○地理志出定陵縣高陵山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定陵今潁昌府舞陵縣○杜氏曰至褒信入睢○朱氏曰自潁川入淮○說文還歸山東入淮○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今汝水出汝陽大孟山黄柏谷西即盧氏界也○朱傳云逕蔡潁州入海淮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潁州今鳳陽府潁州○一統志汝水源出河南府嵩縣分水嶺經河南府郟縣會巵澗長橋等水戴液圍造等溪東流入于淮○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釋丘云墳

大防李巡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周禮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注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方言曰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大者謂之墳○名物疏按釋水云汝爲濆郭璞註引詩遵彼汝墳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又曰汝有墳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毛公不同釋水義者或以濆墳字異然常武傳云濆涯則毛以濆亦爲大防也

漕　陳　宋

漕卽漕邑括地志曰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戴公廬漕卽此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衛南今屬開德府本楚丘之地也○孔氏曰漕地在鄘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陳國今陳州宛丘漢陳縣○宋國今應天府宋城漢睢陽縣睢陽地○鄭譜云武王克商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朱傳宋都商丘

寒泉

通典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註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經邶地入濟○輿地廣記云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也祥符北有浚水故謂浚儀有寒泉阪○玉海云按毛詩浚衛邑干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爲正卽今河南開封府也

涇

漢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扶風汧縣絃蒲藪○山海經涇西五十里曰涇谷之

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水經
注云涇水東歷峽謂之涇峽○周官雍州其浸渭洛
其川涇汭○史記云涇渭非大川以近咸陽得比山
川祀○涇山海經出長城北職方雍州論都賦帶以
涇渭號曰陸海○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石轉
漕相過○孔氏曰禹貢涇屬渭汭孔註云水北曰汭
言洽涇水入于渭註云涇渭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
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漢溝洫志云涇水一
石其泥數斗○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山涇陽縣西
岍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三秦

記云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淮南子云涇水
出薄洛山薄洛山即岍頭山也

渭

春秋說題云渭之爲言布也渭謂流行貌○禹貢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山海經云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
玉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註山今在隴西首陽縣
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鼵如人家
鼠而短尾鵌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
外而共處鳥鼠山俗呼爲青雀山東北過狄道縣南
上邽縣北陳倉縣南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澇灃二
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又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
都至潼津而入河也○河圖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
也渭水出其中○郡縣志渭水所出凡有三源並下
○名物疏按渭水源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漢首陽縣鳥
鼠山西北谷流逕鞏昌府秦川又經鳳翔府寶鷄縣
至岐山縣入西安府武功縣北與平縣南至咸陽縣
界豐水南來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與涇水合于高
陵東流至華陵縣界入河○三輔記云秦都咸陽渭
水貫都以象天河橋橫南渡以法牽牛○漢書云文

帝親拜灞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如淳註曰二水
之合也○益部耆舊傳云漢武帝時張寛爲侍中從
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
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張寛在第
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
亡矣註曰三川謂涇渭洛也與灞滻澇潏灃滈爲關
中八水

旄丘

爾雅云前高旄丘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釋名云

前高日旄丘如馬夆頭垂髦也○一統志在大名府開州城北○寰宇記在澶州臨河縣東九域志開德府有旄丘丘字二人立一上一下者地也四不高中央下象形也

泉水

藍田呂氏曰泉水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

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寰宇記澶州頓丘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洞○一統志泉源在頓丘古城東北頓丘城在大名府清豐縣西南○名物疏按呂云衛州共城卽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古共伯國衛都朝歌今大名府濬縣境共城在朝歌西南相州林慮縣卽彰德府林縣也在朝歌西北泉與淇合當在于此○一統志謂頓丘有泉源又謂衛河源出輝縣則百泉卽衛河之源也○水經注卽源[illegible]也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

淇

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於河○水經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過廣宗縣東爲清河○通典云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一統志淇水源出林縣林慮山中綿歷太行而東至大名府濬縣枋頭東流入衛河衛河源自輝縣經大名府內黃二縣下流與淇漳滹沱等河合至直沽入海大名府濬縣卽古衛州

衛縣○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於舊衛卽此○地理志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泲

泲瀰毛氏曰地名箋云泲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蘇氏云書濟入於河溢爲滎春秋傳衛敗于滎澤故泲水及衛○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玉海云濟水在孟州濟源縣西北三里平地而出有

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源出王屋山○風俗通云濟者齊齊其度量也○名物疏按說文泲沇也東入于海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音遲）二水音同經傳通誤書泲爲濟惟此經文不誤耳應劭遂以出贊皇者爲泲失之遠矣○一統志濟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三里源發王屋山下既見而伏復出於此有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南入黃河其水性下且勁過黃河之南溢而爲滎往東若斷若續或伏或見而入于海○東郡臨邑有泲廟

禰

寰宇記云大禰溝在曹州宛句縣北七十里今與仁府宛亭縣○一統志大禰溝在山東兗州府曹州界內詩飲餞於禰即此今淤塞

干

毛傳云干言所適國郊也○地里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云即此所謂干○王海云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今觀城縣屬山東東昌府）○路史云郡國志衛縣南有干城詩出宿于干者今開封有邗溝一云今開德府觀城言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一統志干言山在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四里衛詩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即此○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肥泉

爾雅云歸異出同肥疏小水支分歸入大海則異其泉源初出則同流者名肥○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淝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淝者也○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我思肥泉毛云同出異

歸爲肥泉今是水異出同歸○唐盧潘合肥辨云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流實異也故皆曰肥

須

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地里志云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一統志須城廢縣在兗州府東平州○傳氏曰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

新臺

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寰宇記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名物疏按濮州今屬山東東昌府鄄城縣今省入州

二子乘舟廢

左傳使盜待諸莘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九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大名府　莘縣本陽平屬東郡

沬

毛氏曰沬衛邑○書明大命于妹邦孔氏注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戴氏曰沬上之沉湎惟舊雖以康叔化之未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壞○括地志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衛縣西二十二里本沬邑殷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其南有糟丘酒池土人猶依約識之○黃氏曰沬水在衛之北○上宮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朱氏曰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中之小地名也

桑中

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既蠶注云其地蚕桑因以名之○孔氏曰譜云東及兗州桑土之野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土在其中地里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衛之音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一統志廢濮陽縣在直隷大名府開州治西南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地理考下

東徙渡河（鄘）

孔氏曰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縣東（今鄭州滎澤縣）春秋衛及狄戰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注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杜預云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

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豬水則在豫州此戰則在北左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水經注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楚丘隋郡縣志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

楚

左傳僖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鄭志答張逸云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通典云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一統志廢衛南縣在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衛文公自曹遷此隋初置楚丘縣後改衛南金省入白馬縣本朝白馬縣省入滑縣○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名物疏按輿地廣記曹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景岡乃後人傅會名之參括地志則拱州之景山乃商之景亳在開封府歸德州境非衛南之景山也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復有楚丘城有景山一統志云衛文公徙居楚丘測日景於此東昌府正秦漢東郡地濟水出陶丘北陶丘在今曹州定陶縣鄭氏疑在濟河間東郡之界或即此城也既古今所傳聊並

載以俟考

堂

傳氏曰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

景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補傳曰景山以大而得名商故都也衛在商畿內故云○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澶州今直隷大名府開州衛南縣今廢在滑縣東○九域志開德府有景山

京

爾雅云絕高謂之京注人力所作○廣雅云四起曰京○風俗通云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今京兆京師義取於此○名物疏云按爾雅云絕高謂之京又云非人爲之丘則京是人力所作丘是地自然生但對例則異散稱則通故此傳云京高丘也若應氏說全悖爾雅不可依用

許

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縣靈公徙居之葉悼公遷夷

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王十一世始見春秋二十四世滅于楚○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許縣○九域志潁昌府許田縣熙寧四年省爲鎮入長社

阿丘

爾雅云偏高阿丘李巡曰謂丘偏高○什名云偏高曰阿丘阿荷也如人擔荷一邊高也

澳

爾雅云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郭璞云今江東呼爲浦澳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博物記曰有與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水經注美溝水東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與水流入于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篇草不異毛與

頓丘

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爾雅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崑崙丘頓敦也○地理志東郡頓丘縣頓丘謂一頓而成或曰一重之丘○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

水而晉置頓丘郡唐大曆七年置澶州晉天福四年以頓丘爲德清軍熙寧四年省頓丘入澶州清豐縣今開德府○水經注淇水北逕頓丘縣故城西○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什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宿胥故瀆受河于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蘇氏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

復關

復關冢宇記澶州臨河縣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

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泉源

水經注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駞谷於中透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歷十二崿二流相承泉響不斷○寰宇記澶州頓丘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洞○九域志大名府莘縣有泉源河

里

說文云里居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讀曰助）以治稼穡徵斂其財賦○風俗通云五家爲軌五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書大傳云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用三用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用由命士以上不用○王度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撰考讖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

藪

說文云大澤也○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風俗通云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荆州曰雲夢豫州曰圃田青州曰望諸兗州曰大野雍州曰弦蒲幽州曰貕（音奚）養冀州曰陽紆并州曰昭余祁○爾雅十藪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揚陓（於于反）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疏云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

清　彭　消　軸

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水經注清池水出

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彭爲高克邑杜預春秋什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西北流至清口澤（中牟今屬開封府）○毛氏云彭衛之河上鄭郊也○消軸河上地

溱洧

陳氏曰鄭國在溱洧二水之間說文溱作潧潧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密縣又東過新鄭縣南滑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

過胥陽城西折入于潁今屬鄭州地理志出陽城縣陽城山

汶

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東至安丘入濰（今密州安丘縣）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括地志淄州淄川東南七十里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在今鄆州中都縣）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曰吾必在汶上說者王桑欽以爲汶在齊南魯北董氏曰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也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武云汶水出北海朱虛縣弗其山流合於濟○臨清新聞馬之貞記汶水東出原山西流過萊蕪奉高汶陽之南剛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爲西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滙爲大澤其一過壽良北其一經郿亭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溁於汶魯之大川也

汾

汾水職方冀州浸出憲州靜樂縣漢汾陽縣地北管涔山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河寶鼎漢汾陰縣○說文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國語宰孔曰晉景霍以爲城汾河涑澮以爲淵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又云汾水出上窳北○桑欽水經云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又南過洞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大陵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又南過冠爵津（冠一作）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又南過楊縣東西南過高梁邑又西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修縣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曲沃

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故曰聞喜今屬解州

首陽

雷首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本蒲坂舜都也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石曼卿詩謂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括地志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郡國志雷首山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郡縣

志爲汭水源出河東縣南雷首山州城卽蒲坂城也
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雷首一名獨
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闕里
州志馬融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
中○案夷齊冢廟在蒲之蒲坂首陽山之南馬融顏
師古之說同高誘以爲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杜
預阮籍咸謂然卽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
從之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今隴
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或云首山在
遼西今遼之和順東有山曰首陽其在吳郡亦有首

山豈得偏爲據耶

阪

爾雅曰陂者曰阪李巡曰謂高峯山陂○曹氏曰說
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
卽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
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

終南

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萃注五經要義太一
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
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西征
賦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
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柳宗元謂據天
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隴首以臨于
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其物產之
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
詠焉○終南山又在鳳翔府郿縣南三十里○終南
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
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
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柳

宗元碑云其地寒冰雪之積未嘗已○或云終南乃
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綿亘千里隨地異名
總言之則曰南山耳秦記云又名地肺南山深處高
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
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五經要義云終
南山長安南山也○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
太白至于隴山北去長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
東西諸山周迴數百里名曰福地○禹貢云終南敦
物至于鳥鼠○左傳云中南九州之險也○三秦記
云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中有

石室靈芝一名地肺可避洪水○方輿記云東方朔謂終南天之大阻其中多金銀鐵玉石梓檀異類之物此百工取給萬物所仰足也○詩緝云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一統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鄠縣及鳳翔府扶風縣西抵大散關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月青樹太一山在終南山南二十里連亘秀特上揷雲霄

渭陽

燮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云雍在衛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卽咸陽也○名物疏云按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地咸陽漢爲渭城縣今爲咸陽縣屬西安府渭水南去縣三里

宛丘

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爾雅云宛中宛丘郭璞曰宛謂中央隆高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宛丘○孔仲達云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輿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名物疏按毛什宛丘以爲中央下李巡爾雅孫炎什同郭氏獨謂中央隆高者以爾雅上文云水潦所止泥丘水潦所止非中央下而何下文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卽是申說中央高之義孔氏豈能力辨丘上有丘亦爲中央下乎輿地廣記云其地形符同爾雅蓋有所徵矣爾雅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說者以爲淮南之州黎陳之宛齊之營在河南晉之潛衛之敦在河北然則宛爲名丘故幽公日遊蕩

於其上也

東門池

傳云池城池也○孔安國曰停水曰池○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家語云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爲東門之池也○顧子日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沐浴群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

滌塵穢義也弱而能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
也顧子曰我得子于池上矣

防

毛傳云防邑也○郡國志陳郡陳縣注博物記曰邛
地在縣北防亭在焉○說文云隄也○周人稻人以
瀦畜水以防止水匠人爲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
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
崇方其閷〔音殺〕三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
深之以爲式里〔讀爲已〕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禮記
云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郊特牲

祭防注云防以畜水亦以鄣水○左傳蔿掩町原防

株林

傳云株林夏氏邑也○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
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
城縣本陳之株邑○一統志開封府睢州柘城縣在
在城東南九十里古朱襄氏邑春秋時爲陳株野地

澤

什名云下有水曰澤言潤澤也○風俗通云傳曰水
草交厝名之曰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周禮
云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
澤物之奠○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周語
云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陂

傳云陂澤障○說文云阪也一曰池也○尚書禹貢
九澤既陂孔注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陂者
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斷水爲陂○魏
志夏侯惇爲濟陽太守斷大水作陂自負土率將士

種稻人賴其利

南山

傳云曹南山也○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
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十道志云曹南山汜水
出焉漢書云高祖即位于汜水之陽今壇存○一統
志曹南山在兗州府曹州南一百里詩南山朝隮春
秋盟于曹南即此

下泉

什水云沃泉縣〔平聲〕出縣出下出也李巡云水泉從上
[illegible]下出○孔氏云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

泉也

畝

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禮記疏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濶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

九百畝也長濶一里○程正叔云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名物疏按畝卽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于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壟也書傳云終竟壟畝左傳注使壟畝東西行又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是畝可以謂爲壟也漢書陳勝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之高處是正訓壟字朱子所云畝壟者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畝南遂南畝東正言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盖于此方爲水道則于彼方爲田畝南東交互其勢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横井田之法遂横溝縱而其爲畝之制則相彷也朱公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不知古有遂溝洫澮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于泛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卽在遂溝洫澮川之上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

若然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不顧水防乎防水之丘計必不廣使其盡南亦何害于晉之戎車而必東其畝乎詩云南東其畝諸書稱東田南畝無所謂西畝北畝豈非范氏喜陽惡陰之說乎若用以防水則稱西畝北畝亦可矣所以防水者周禮正謂之防稻人以防止水是也左傳爲掩町原防注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稻人疏故以爲楚之惡地有防瀦之法南東其畝乃溝洫井田之定制又何有于防乎匠人爲防是梢溝之防非廣深四尺之溝有防也方氏注

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盧之所向爲言可見古人並未嘗以畝爲防水之具矣若必因壟字而以爲丘壟之壟則書云曷敢不終朕畝孔安國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亦可得耕耨于水防之上乎孫鑛駁箋云大夫銜命廵司何爲就耕民公媪壟畝之間飲食又可謂此饁彼南畝爲餉在南邊水防之上者乎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爲通論如黍宜燥稌宜濕正左傳所謂土宜而古人只云南東者乃人道貴陽賤陰之義耳非地道固然也陶潛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則畝亦可云在西但晉人之言不應經義苟如公遷之說又將以西疇爲西邊之防

阜 岡

韓詩云積土高大曰阜○博雅云山無石曰阜細土也○地圖云土山曰阜阜高厚也○風俗通曰芒坂曰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崗亢也

陵

爾雅云大阜曰陵○韓詩說云四平曰陵○什名云陵隆也體高隆也○易云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說題詞曰陵之爲言稜也輔山成其廣層稜扶推益厥長也○爾雅云東陵阢(音信)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溴梁墳莫大於河墳謂之八陵

川

什水云㵄(音揆)闢流川過辨(音片)回川○什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周禮曰川師掌川澤之名川衡掌廵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祭祀賓客共川奠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泲雍州其川涇汭幽州其川河泲冀州其川漳幷州其川虖池嘔夷又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禹貢曰濬畎畝距川○蔡邕云衆流注海曰川○國語云川氣之導也

朔方

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傳云今靈夏等州之地○曹氏云卽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貢故城在縣治北卽漢朔方縣故城也漢武帝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縣郡蘇建築朔方什貢之號蓋蕃語也○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州南夏州城在衛城東○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焦穫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孫炎曰岐周也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寰宇記焦穫藪在京兆府涇陽縣北十數里亦名瓠口○溝洫志云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朱傳云焦未詳所在穫邪璞以爲瓠中今在耀州三原縣○一統志焦穫澤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盖古之焦穫藪也池陽廢縣在三原縣東北二十里漢時遺趾畧存○班彪北征賦夕宿瓠口之玄宮注以爲焦穫○孔氏曰澤藪在瓠中而藪外接于玁狁玁

狁深入必逐水草故須盤據藪澤

鎬方

鄭氏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基云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朱傳云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未詳所在方疑即是朔方

涇陽

涇水源出百泉縣西南涇谷○箋云涇水之北疏云水北曰陽涇去京師爲近○通典云今涇原州地並涇水之陽○一統志涇陽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故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水之北故名

太原

顏師古曰即今晉陽書禹貢既修太原○黄氏云晉太原太鹵大夏夏虚晉陽凡六名○朱傳云太原亦曰太鹵今在太原陽曲縣治隷山西穀梁傳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後漢西羌傳穆王遷戎於太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郡縣志太原臺駘之所居○帝堯世紀帝堯徙晉陽即太原也○太原在榆次縣

東

傳云東洛邑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作雒解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史記婁敬云成王即位而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通鑑外紀云成王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師復卜申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

則直沂洛背河左伊右纏西阻九河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音尋以大岯陸機洛陽記云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〇一統志河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平王東遷乃居王城洛陽縣附郭本成周地居洛水之北故曰洛陽洛陽故城在府城東洛水北周公所營成周也

甫草

箋云甫田之草也〇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郭云今滎

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〇職方云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〇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〇左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〇郡縣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今開封府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窮官渡上承晉城縣界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爲二十四陂水經注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故述征記曰踐縣逕便睹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甫草也〇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〇陳氏曰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入諸侯之版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麓繫晉略可睹矣周季諸侯始擅不盼之利齊斡山海而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甚者周至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溫圍

敖

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〇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〇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云詩搏獸于敖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亦曰敖倉城〇呂東萊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設七覆于敖

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此地〇郡國志河南滎陽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〇一統志敖山在河南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

漆沮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〇顏師古曰漆沮卽馮翊之洛水也〇蔡傳云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

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
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
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
相敵故並言之既從從于渭也○水經漆水出扶風
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
馮翊祋丁活反祤詡音縣北東入于洛○水經注鄭渠在
太上皇陵東南濁水注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
其一水東卽沮水也故濁水得漆沮之名東北流注
于洛水○段氏曰書所謂漆沮在澧水涇水之東爲
渭之下流吉日漆沮乃會于東都田獵之後則宜爲

下流之漆沮蓋遠歷鄜坊比之東都爲地近○孔氏
傳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漆沮者別職方氏
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晁氏曰地理
志漆水在扶風漆縣西北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
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括地志沮水出雍州富
平縣東入櫟陽南漆水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漆山
嚴氏曰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
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
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闞駰十三
州記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

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
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謂之漆沮
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
北地之漆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澧
之上流而書言渭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
沮在澧水涇水之下流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
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
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二水
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
書之漆沮則入渭水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

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沮漆指
豳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爲漆沮之
閒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
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在豳地但
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史記正義二水源在雍
州西其名洛水者在雍州東○名物疏按漆沮二水
名其源又各別故說者紛紛據孔安國顏師古之說
漆沮卽洛水也朱子亦云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
北所謂洛水今洛水出陝西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
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

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乃周官所云雍州其浸渭洛非伊洛之洛也寰宇記謂漆自同官來指此竊意漆水即洛水也與扶風杜陽之漆不同一統志不考乃云同官之漆出自鳳翔不知彼漆爲涇汭所間豈能飛渡涇汭而來同官耶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即洛也孔氏注禹貢漆沮亦曰洛水是也但不當以沮并爲洛耳此馮翊之漆沮也即此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與潛猗與漆沮是也蓋漆沮之會於

同州者去鎬京三百余里爾雅周之藪曰焦穫焦穫近於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取魚狩獵之地當必此也書稱渭水東過漆沮亦是此漆沮若出扶風漆縣者則在灃之上流與經之次序不合矣其水經注所云濁水謂之漆沮者當在今臨潼縣界未知今土俗亦名爲漆沮否然濁水一小水注鄭渠者耳非詩所味也一漆水出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蘗水自西北注之南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漆沮者也其沮之所在孔仲達云未聞此扶風之漆沮也緜詩自土漆沮指此何者不窋徙居戎翟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太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緜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非也若漆沮在邠則公劉于邠斯館已有宮室太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太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又一沮水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別一水也寰宇記云合楡谷水楡

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若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耶

皐

傳云皐澤也○箋云澤中水溢出所爲坎○韓詩說云九皐九折之澤○楚辭注云澤曲曰皐

淵

說文云淵回水也○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李蕭遠云水通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荀子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列子云鯢旋之潘爲

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向

孔氏云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則向在東都畿內〇水經注云向城北向岡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〇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卽周向國〇九域志同州有向城

淮

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周官青州其川淮泗〇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復潛行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安豐縣與決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近海數百里通潮汐尚書稱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是也〇水經注又云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兩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〇易林云江淮河漢天之奧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〇臧榮緒晉書云永嘉中淮濮水竭〇山海經云淮水出餘山〇春秋說題辭云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〇一統志淮水出河南河南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卽禹貢導淮自桐柏者天下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柏支岡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會泗沂自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縈洄府城東入于海〇職方青州川出唐州桐柏縣桐柏大復山東南至盱眙軍招信縣入海

洛

東萊云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雒出于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〇禹貢云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伊水入洛洛水入河）〇職方洛豫州川出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河南府鞏縣入河冢領山在洛南縣西七十里又云在弘農上洛縣〇郡縣志洛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〇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東

北流至于玄扈之水○春秋說題辭云洛出熊耳山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然光耀也○初學記云周官豫州其川滎雒與伊瀍二水爲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案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領山都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又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關輔之水非河南洛也又水經注云洛水出漳水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湔水合此又在蜀土○易氏曰按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卽疆梁原之洛水北條荆山在縣西正洛水之源也孔安國

注禹貢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於白山在縣北三十里東流至鄜州洛加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東又經同州澄城西北去富平之懷德亦近○郡縣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城在天地之中故三代皆爲都邑陽翟夏城禹都也偃師西亳湯都也周成王定鼎於郟鄏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爲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東召公往營之是爲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帝王世紀河南府西有郟鄏陌（郟山名鄏邑名）洛邑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山海經云泰

冒之山洛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其中有玉藻○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爲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鎭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見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宇書云漢用火德避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隹此說非也春秋經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傳凡洛皆作雒已十餘處

豈漢始改乎○河圖云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接河合援居中護群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擿亡吊存故聖人睹河洛也○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淮南子云洛水輕利宜禾○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無氷○典略云湯東觀洛沉璧黃魚雙躍出于壇○帝王世紀云湯沉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尚書中候曰武王觀于河沉璧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並塞河沉璧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又云堯率群臣東沉璧

于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注曰稷讀曰側○沈約宋書曰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龜書○易乾鑿度曰帝王始興河洛龍見察其黑首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正○又云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玄黄○河圖曰黄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謝

一統志河南南陽府南陽縣附郭周申伯國謝城在湖陽城北周申伯之都自申遷於此信陽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周申伯所封縣境有謝城即申伯封邑有二冢相傳以爲申伯冢○郡國志南陽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今在鄧州信陽軍○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唯謝郟之間是易取也謝西有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郟南謝北虢鄶在焉○水經注泚彼音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冊爲謝陽侯即其國也○名物疏按嚴坦亦云申國在宛謝城在棘陽宛今南陽縣也棘陽故城在鄧州境荊州記云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則嚴說是也然則宣王之初申伯初受封于今之南陽後更邑于今之鄧州鄧州去郡治百二十里平王之母家申侯當是申伯之子若孫也

滮池

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世傳以爲水名○九域志京兆府冰池按十道志名滮池亦名聖女泉○一統志鄗水下流合滮池水滮水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其源咸

陽縣之滮池西北合鎬水○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寰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滮池之別名西北入渭水

商

鄭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孔氏曰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括地志云商州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禼古契字所封○補傳云地有商山因是得名○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商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本契始封地商洛山在縣東南九十里

殷

鄭氏曰湯居亳之殷地孔氏曰殷是亳地之小别○書序云盤庚將治亳殷注商家改號曰殷○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黄氏曰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于是殷商兼稱或單稱殷○括地志相州安陽縣卽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盤庚自

奄遷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史記項羽與章邯盟洹水南殷墟上

任

國語司空季子云黄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

洽

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卽郃水也縣取名焉○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在州城東北百二十里以在郃水之陽故名郃水在郃陽縣來自西北經縣北東入黄河縣東四十里有大姒墓

牧野

牧說文作坶○周書牧誓云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疏云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周書克殷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水經注云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牧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竹書紀年曰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通典在衛州汲縣郡國志朝歌縣南

岐

郡縣志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名焉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成王有岐陽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水經注岐山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卽岐山○河圖括地象云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糜星○禹貢導汧及岐○岐山俗名鳳凰堆○呂氏春秋云九山之一

鮮原

傳云小山别大山曰鮮○爾雅孫炎注云别不相連也○疏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前漢地里志安陵顔注曰闞駰以爲本周程邑○通鑑外紀云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國名記云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於畢郢

靈臺

易鑿乾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爵丹書○三輔黄圖云文王靈囿

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三輔故事靈臺在豐水東○一統志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靈囿在鄠縣東三十里囿中有沼曰靈沼

辟廱

黄圖云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史記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廱之地

豐

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孔氏云從鮮原徙鄷鄷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朱傳云即崇國之地○一統志豐宮在西安府鄠縣東五里周文王作邑於豐時所居○鄭氏曰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豐水

禹貢云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又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入於河○郡縣志云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黄圖云出鄠南山豐谷○水經注云渭水東與豐水會同陰山無他高山異巒惟原阜石墩○文子曰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

見於外○一統志出終南山合太平高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渭

沙

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什水云潬沙出注云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爲潬（但音）

漘

說文云漘小水入大水也○箋云水外之高者也

亹

傳云亹山絶水也○詩緝云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

斷絕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

巘

傳云巘小山別于大山也○釋名云小山別大山曰甗甗甑也甑一孔者甗形孤出處似之也○爾雅云重甗隒注云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形似之因以名云

百泉溥原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一統志陝西平涼府

鎮原縣漢爲安定郡後魏置原州○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邠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原側有五泉水因名

隰原

孔氏曰禹貢雍州原隰底績公劉居邠度其隰原以治田是邠居原隰之野○郡縣志云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祿縣有淺水原

芮

傳云芮水崖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朱傳云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夏官職方云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一統志芮水在陝西鳳翔府隴西城西北源出弦蒲藪東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皆謂是也吳嶽在隴州南八十里○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

鞫

爾雅曰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蘇氏曰鞫外也芮鞫芮外水也

郿

朱傳云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一統志郿縣在陝西鳳翔府城東南百四十里郿城在郿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

薄姑

地理志琅琊姑幕縣括地志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今博興縣或曰客州莒縣東北左傳注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輿地記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孔氏曰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治臨淄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

合朱氏曰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始修城郭之守與臨淄今青州臨淄縣

梁山

玉海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以爲晉望○漢右扶風好畤縣有梁山○九域志奉天縣鳳翔府好畤縣有梁山○薛氏禹貢解曰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畤縣亦有梁山在岐邠間非禹貢之梁山也○蘇氏曰梁山韓之鎮也公羊河上之山

也○禹貢冀州治梁及岐○曹氏曰禹治水自壺口循梁山而西九域志在龍門南○寰宇記梁山縣多喜山有二泉一名浴冊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左竭右盈不知即此梁山否○名物疏按同州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晉爲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也太王所踰之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乾州即唐之奉天縣也

屠

李氏曰同州鄐音胥谷○說文云鄐在馮翊郃陽亭○解頤字義云屠蓋在鎬京東北之地未詳其處或以爲在同州鄐谷則太遠或以爲即鄠縣之杜陵則其地在鎬京南不當至此也

魯山川

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泰山河海○爾雅十藪魯有大野○一統志兗州府春秋爲魯國有繹山鳧山陪尾山龜山蒙山濟河泗水泮水沂水鉅野澤羽山在登州府

附庸

玉海云顓臾邾國無駭入極取鄟取郜魯附庸國也

龜

水經注云龜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州

蒙

書曰蒙羽其藝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一統志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所謂登東山而小魯也

大東

孔氏曰僖公時東方小國見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已○爾雅云東至於泰遠東至日所出爲太平○一統志兗州府鄒縣周時邾國青州府莒州古莒子國滕縣在兗州府

鳧

郡縣志鳧山在兗州府鄒縣東南三十八里○一統志鳧山在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世傳伏羲畫卦於此土人呼其處爲八卦山○楊奐東游記云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鳧繹諸峰出沒於烟靄雲樹之表

繹

禹貢嶧陽孤桐○地里志嶧山在魯國騶縣北○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嶧陽猶多桐樹○水經注云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京相嶓曰繹邑依嶧山爲名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一統志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

常

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作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孟嘗君食邑于薛○曹氏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嘗先當魯○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一統志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孟嘗君墓在縣南五十里

許

箋云許許田魯朝宿之邑○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注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許田近許之田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云許田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曷爲繫之許近許○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許城周公廟在其中

徂來

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亦曰龍竦之山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一統志徂來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

源池玲瓏山獨秀峰天平東西三寨下有白鶴灣

新甫

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田

九有

傳云九州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曰此蓋殷制易氏曰爾雅九州之名與舜典禹貢異先儒以爲殷制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

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于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并青於徐而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至周人又分冀爲并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併徐以入于青○舜典肇十有二州注云禹治水後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始置十二州○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楊用修云春秋命曆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囿古文省作有

畿

傳云畿疆也○王制注縣內夏內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曰畿○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又外曰蠻畿

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此荒服也謂之蕃國○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漢志云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

景

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

景山爲名○寰宇記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詩緝云自湯至盤庚五遷亳囂在河南相耿在河北盤庚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名物疏宋之南京應天府今開封歸德州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

地理考下卷六終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釆輯

列國考

周南召南

釋名云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史記正義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鄭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是也周召之地共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于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伐密須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一統志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古岐周地周原在岐山縣東北四十里○韓詩說云二南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illegible][illegible]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illegible][illegible]洛皆

周之東土○傳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于周公之作樂○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傳氏曰召自分陝後徙於王屋○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荆楊東南之域也繫之召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子朱子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故曰二南王質曰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不改舊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此詩當是此地

所採南樂歌名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詩緝曰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西北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不爲無據然是時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爲西伯召公安得亦稱伯况大統未集周雖爲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撫莅何地甘棠之詠疑在國燕之後耶於是時也周之德化純被天下無復此疆彼界矣麟趾騶虞豈復限隔何地而云爾耶此不知南之爲樂故也葢周公因太師所採而作樂因地爲樂故名曰南則南之爲樂彰彰明矣呂氏春秋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二南之所由來乎○孔子讀詩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孔叢子○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命周召爲二伯而穠矣云齊侯之子甘棠云召伯所茇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註疏

周

姬旦諡爲周文公旣候伯會于魯而次子世爲周公食采雍之周城夾輔王室保釐東郊註禮者以爲君陳也父子君臣世濟其美東遷之後易采汝洛○桓公五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王卒大敗○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僖公九年周公會齊侯及諸侯盟于葵丘王使宰侯賜齊侯胙○

二十四年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黑白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周公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成公十一年周公惡楚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旣復之而復出所

以自絕于周也

召

召姬姓伯爵國在王畿內雍縣東南今王屋縣皇甫謐云召公奭文王庶子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長子受封于燕而別子食采岐山之西東遷後易采河南世世輔王室召穆子則其十六世孫也厲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穆公虎諫曰民不堪命矣語詳世紀國人襲叛王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得脫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

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爲宣王○左傳僖公十一年王使召武公賜晉惠公命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辛立召襄成公八年王使召桓公來賜魯公命○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旣葬王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與景靈之族以作亂逐劉子單子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殺單子二十六年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官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二十九年三月京師人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史篇召公名醜奭

登其字耶抑二字相混耶焦氏筆乘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蓋傷衰亂之極明非周召不能救也

附燕

風俗通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壽九十餘卒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列國史補云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葢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傳釐侯頃侯哀侯鄭侯繆侯宣侯桓侯桓侯桓侯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

伯二十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傳桓公宣公昭公武公懿公惠公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傳共公平公簡公獻公孝公成公湣公僖公桓公文公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此燕稱王之始也王卒子噲立屬國子之國大亂齊王使章子將五都之兵

伐燕取子之醢之殺王噲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用樂毅復七十餘城薨子惠王立卒子孝王立卒子喜立爲秦所滅○古史曰燕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于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

邶鄘衛

鄭氏譜謂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康叔

疏曰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書傳云四年封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孔氏曰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及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于衛○程氏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補傳曰邶古作鄁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

出鄘山衛水在靈壽即眞定○懿王時齊風始變夷時衛風始變厲王時陳風始變周召共和唐風[illegible]變宣王時秦風始變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illegible]變○朱氏曰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之南故都即今衛縣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名府界皆衛界也○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至[illegible]凡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徙于帝丘今濮陽是也秦負之於野王今懷州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凡九百年最後絶九域志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舊都○邶鄘衛三風聖人錄變風而皆首

之以正垂訓深且遠哉一以見變之皆本于正而令人勸一以見正易流於變而令人懲是故邶首栢舟鄘首栢舟衛首淇澳○衛懿公之時有臣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于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衛

楚丘○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栢舟桑中言沬邦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旣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太師存邶鄘之名置于衛前亦如魏風先于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通典曰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也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即孟庸之所自出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其後也國亡後以姓爲氏紂都河北栢舟在彼中河則楚丘鄘境在南明矣沬邦于諸侯屬鄘酒誥命康叔明大命于沬邦注云紂都所處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幷監鄘也葢邶鄘滅于管蔡而音存焉其音非衛所能亂今楚丘城在河南濟河之間俗近齊聲此其所以別于衛也與○地理志曰河內本殷畿內方千里之地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旣滅殷分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

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昣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都于殷墟則邶鄘屬其中矣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城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衛一也而有邶鄘衛之分說者謂其聲異也然則孔子之刪詩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也周列國如滕薛如燕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

不欲張衛耳貍首翹翹車乘之詩不皆存見矣○邶本三監地也逸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注東謂衛也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郎南官旄名仲突者八士之一也蔡叔不言所代以其子仲克祗庸德周公以為卿士封諸淮汝耳殷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風尚不盡變雖武王周公之時頑民後革及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凌故得兼彼二國然紂都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其風固不易也作雒之後遷邶鄘之民于洛邑其地盡為康叔封國有可稽者惟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自

誓不與其君之弟同庖則可疑耳君既死入國安得稱夫人宋李迂仲以為宣姜是向目淫為貞也必不其然竹書紀年曰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絶於舊衛則是衛都嘗遷而有新舊也豈舊衛有君亦謚為宣非康叔之後乎然地理志曰齊桓公更封衛于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定公立在敬王時則河內恐即舊衛邶地宜姜正居舊衛豈以其子文公之故衛人為之飾其惡歟其不可知者如此○衛世家云康叔卒子牟伯立事周康王為大夫卒子考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疌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

卒子坎伯立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余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政百姓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迎桓子晉于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朔之立也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放黔牟而即位三十二年卒子懿公赤立淫于樂好鶴鶴有乘軒

者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是為戴公以廬于漕元年卒立弟燬是為文公時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為衛城楚丘文公嘗滅亡後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至革車三百乘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卒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遬立十一年卒子定公臧立以敬姒之子衎為太子是為獻公國亂出奔以定公弟剽當國是為殤公為甯子所殺并及剽子角獻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襄公惡立九年卒襄公夫人姜氏無子以嬖人婤姶所生子元立是為靈公寵夫人南子而逐蒯

聵卒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從立亡人之子輒是爲出公十二年孔悝立蒯聵是爲莊公石圃之難爲巳氏所殺輒復自齊歸復奔宋季父黚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是爲愼公愼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愼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周列王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成侯立二十九年卒子平侯立八年卒子嗣君立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立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三十一年朝

魏魏囚殺之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立之十四年秦拔魏朝歌及魏濮陽衛徙居野王二十五年元君子君角立君角九年而秦始皇始幷六國二十一年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初秦幷天下而衛獨存至是衛乃絶祀○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或兄弟相滅亦獨何哉○古史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伋子壽子爭相爲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爲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伋壽勇于義惜其不爲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爲廉矣未得爲仁也昔者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于是可謂不正矣靈公斥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絶矣孔子于是焉而欲正之何爲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逊輒逊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

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教避位而納蒯聵耳蒯聵得罪于父生不養死不葬然于其入也春秋書曰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王

譜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六百里之地始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欲宅營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爲犬戎殺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鄗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考王封弟揭河南續周公職是爲河南桓公王城故地成

烈嗣位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實東周惠公此東西周分之始也東周王所居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東西周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于上耳自是而後凡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君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王人王號之說皆非也威烈王後東西二周公輔王皆姬旦之後至于赧王猶爲天子然逃債竊鈇臾于齊民矣戰國策始于西周武公注誤以爲赧王別謚東周君次之及秦滅赧王宋南宮靖一遂升東周君繼赧王之統其謬如此○漢書地里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外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方百里者百此方千里也○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之○東遷之後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于衛又衛有狄難未幾復振周以犬戎遂致陵夷故次之加之王尊周亦愧周也○平王微弱詩不能復雅固矣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何以在雅曰幽

厲雖無道然禮樂征伐猶在其手也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黃氏櫄曰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序王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東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抑降之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氏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知有雅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

後文中子則以爲詩者人之性情性情不應亾使孟子復生必從斯言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巳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雅頌各得其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焦氏筆乘曰詩亡非獨雅詩亾風雅頌俱在其中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義渓矣天子五年一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廵狩迹絶諸

侯豈復有陳詩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見于三百篇者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所傳誦而巳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可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又曰詩亾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是不然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于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之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幽王以後詩也反列于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卽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卽正月亦系之雅正不以此爲升降也○以王風而屈于列國之中故春秋以春王正月而伸於列國之上是伸也所以救是屈也○許氏曰西都數百年而無風也葢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于采風雅旣亾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葢雅必出于朝廷風則下之歌咏古有定制或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也是以東征之事大于玁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詩不在采薇出車之列雖出于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此見風雅之體不可易豈矣○黃氏曰黍離

之爲國風以其詩之體爲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李太白詩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久荆蓁龍虎相啖食干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益春秋之後屈原作離騷不風不雅而比興之體益變矣漢世又變爲樂府五言七言由是漸興至于六朝文尚排偶而詩亦爲排律謂之王風且不可而滛哇之聲自擬大雅者有之此李白所以嘆咤者也○先正有云春秋之初周可以興而不興周之罪也春秋之後周可以亾而不

亾周之幸也斯言也其有所感也夫○詩緝正始之化行則以周變商周之所以王而積風爲雅也衰亂之俗勝則反周而商周之所以東而雅降爲風也王風次衛著盛衰之變也○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准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鼎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益亦深識天下形勝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心歟○鄭譜王之封域在

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地里志周地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昔周公營洛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遷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朱仲晦云周地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名物疏河南縣今廢在河南河南府城府苑內城西有郟鄏陌即定鼎地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懷州今爲懷慶府孟縣宋孟州也

鄭

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今州東三里魏長城是也秦紀武公十一年初縣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懼及于難問太史伯曰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奢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韋昭曰八邑孔氏曰八國）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

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戰國策韓之取鄭從成皐始林氏曰春秋戰爭之多者無如鄭戰國戰爭之多者其如韓秦漢之間天下有變必於滎陽成皐之間決勝負滎陽故東虢國有京水索水楚漢戰于京索之間是其地也○註疏鄶東周畿外之國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虢鄶之國自然亦在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

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與西周本在
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
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于諸侯
灼然在畿外矣○郡縣志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又
為祝融之墟於周為鄭武公國都韓哀侯滅鄭自平
陽徙都之秦為穎川郡漢為新鄭縣屬河南郡隋重
置屬鄭州○京索京即京城太叔之邑索有大索城
小索城○鄭之制邑即漢之成皐虎牢胡氏春秋傳
日虎牢鄭地故稱制邑今為汜水縣嚴險聞于天下
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

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
焉者也○地理志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
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虎牢○十三國中惟鄭聲
淫則鄭地之惡極矣而其詩中人才無一不備若緇
衣賢公卿也羔裘賢大夫也雞鳴賢夫婦也出其東
門賢士庶也此見習俗不能移人而生才未嘗擇地
○嚴氏曰鄭在東遷畿內風所以次于王也○吳季
札聞鄭之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
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
女亟聚會其聲之淫有甚于衛者子夏曰鄭音好濫

淫志春秋列國時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
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又以淫樂賸贅驕
宋而師慧譏宋無人焉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畨
吾君進言止之夫子惡其亂樂有以也左傳昭十六
年晉范宣子聘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齹賦
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
同車子柳賦蘀兮若皆淫奔之詩諸子者何為不諱
於客乎不然則諸子之志荒矣或曰以聲不以詞夫
子謂鄭聲淫季子謂其細已甚皆聲音之謂也蓋放
蕩而無歸宿則微細而淫哇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

而民思憂流辟邪散逖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吳氏曰齊詩刺哀襄而季札觀樂乃曰泱泱乎大風
也哉鄭美武公父子而札乃曰其細已甚曰大曰細
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而非係乎詞也
班孟堅曰民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風氣
故劉勰得論八音與政通以三光五岳之氣為言固
有見乎此

世次

鄭自桓公友始受封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幽
王八年入為司徒其後犬戎弒幽王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掘突是爲武公當平王時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所爲賦緇衣也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公公弗許時武公在位二十七年矣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叔段亂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伐京大叔出奔共莊公亦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故周鄭交質交惡桓王時始朝周立四十三年卒子突立爲厲公祭仲與宋人盟也故舍世子忽而立突突患祭仲專欲殺之不得遂出奔蔡世子忽復歸鄭立爲昭公爲高彌年所弑而立公子亹齊

首止之師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爲子儀子儀十四年厲公復入二十八年卒子文公捷立三十五年天王出居于鄭四十五年文公捷卒子穆公蘭立始姞夢蘭而生刈蘭而卒子靈公夷立爲子公子家所弑鄭人立襄公堅靈公弟也十八年卒子悼公費立二年子成公睔立十四年卒子髡頑立是爲僖公不禮于子罕子駟駟使賊夜殺僖公而以瘧疾訃于諸侯簡公嘉生五年奔而立之三十六年卒子寧立是爲定公十六年卒子獻公蠆立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三十七年卒子哀公易立八年鄭人弑之

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二十年卒子幽公立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二十四年楚圍鄭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鄭弑其君駘立幽公之弟乙是爲鄭君二十一年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刧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古史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反覆而任數桓武之風衰

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于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旣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伐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左肩嗚呼其枝心發于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亾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疲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

晉楚之暴不能加焉

齊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武王封呂望于齊是爲齊太公都營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于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尚其後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太師受武王封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荒淫田遊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徙薄姑而哀公之少弟山怨胡公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自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臨淄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復入齊齊人欲立之與攻殺厲公胡公亦戰死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

殺厲公者七十人立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無道爲無知所弑高國召小白于莒魯侯伐齊納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齊高傒立之是爲桓公遂伯天下桓公卒五公子皆求立初管夷吾以孝公屬宋宋師與齊戰于甗孝公得立十年卒衛公子開方立是爲昭公昭公妃子叔姬生子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弑舍而讓公子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商人遂立爲懿公初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卒子無野立是爲頃公卒子靈侯環立卒光即位是爲莊公爲崔杼所弑立景公景公靈公子也立五十八年卒子荼立

是爲安孺子爲陳乞所弒立景公子陽生是爲悼侯
卒于壬嗣是爲簡侯陳恒弒之舒州簡侯弟驁立是
爲平侯二十五年卒于宣侯積嗣五十一年卒于康
侯貸嗣十四年田和遷之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二
十六年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詩緯
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饒於水土利之所聚
其音中角律中太簇○嚴氏曰東遷政令僅行于郊
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
齊始覇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
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皆淫于色而害于

德齊亦二南之變也○樂記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
齊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齊
之音者見利而讓見利而讓義也季札聞齊之歌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
量也及秦并六國田齊獨後亡豈非風土使然歟○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
文體舒緩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如還如著此亦其舒
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多智冢宇記
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詩體亦然
○註疏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

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魏

譜曰魏者舜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
有河北縣皇甫謐云舜所嘗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
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皆屬河東魏姬姓左傳
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當周平王之世變風
始作者秋閔公元年晉獻公滅耿霍魏以魏地賜大
夫畢萬自後晉有魏氏魏地西接秦北涉晉也又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故詩多以河汾爲言吳季札聞歌
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詩緯曰魏處季冬位其土平夷其音羽角○
齊始覇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乃晉之所滅
也魏之後唐猶邶鄘先衛也魏唐無淫風蓋猶有先
代之遺化焉○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疑皆爲晉而
作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褊急與勤儉質朴亦
不同直以爲晉詩不可也又曰檜者鄭所滅也檜詩
不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衛之詩作于
旣滅其詩所爲者衛晉也至于檜詩未亡而先作矣
○慶源輔氏曰寛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流短魏以
地隘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于長久哉故變風

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王之十七年止五十六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乎○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爲文子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帝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分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九族職官五正居古大夏實沈之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曲沃近平陽

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絳孝侯改絳爲翼云○詩緯曰唐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氣其地磽而收其民儉而好畜其音中羽○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孰能若是柳宗元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木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今儉嗇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此

堯之遺風也今按晉滅於曲沃其兆已見於文侯時矣以書文侯之命考之天子同姓稱伯父叔父今直稱文侯爲父一則曰父義和一則曰父往哉其卑屈依怙之意可見矣大讎未報王靈不振當如周公留相朝廷而侯其于使號召于外與九州方伯連帥戮力討賊可也文侯亦愿而無立志不建匡復之策啓發其不共戴天之忿何哉奔亾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自以爲足遽遣文侯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則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則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

平世之政則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以本邦之治則王室無復事矣文侯歸國治狀不聞其闒茸可知也夫以周公忠聖而管蔡猶自流言況仇之不自強乎此成師之所以包藏禍心也仇沒未久其子昭侯已遷于翼日以衰微不復朝于王所而曲沃遂藐其宗國矣武公之後文公稱霸請隧而不正召王河陽春秋書狩以諱之不恭不讓效尤成師故也襄王不綱亦賜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文侯之命以爲故事矣周室委靡頹惰而不自振晉國亦跋扈自安而平安之後不[illegible][illegible]于艱厥後

權移三卿則恬愉之過也於乎山有樞作迄于釆苓豈復有陶唐深思遠禍之風乎○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也堯時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故云丹朱至舜封堯子丹朱於唐夏時朱之裔孫有劉累者遷于魯縣而其孫猶守故地至商爲豕韋氏周復爲唐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而遷唐公于杜降爵爲伯今長安杜城是也周之季世又封劉累裔孫之在魯縣者爲唐侯以奉堯祀其地今唐州方城是也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故子孫爲唐氏此晉之唐

也宜十二年楚使潘黨率遊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其地在今隨州唐城縣此楚之唐也定公五年楚滅唐于孫亦以唐爲氏在晉者仕晉在秦楚者仕秦楚唐堯之後分爲六唐氏杜氏范氏劉氏韋氏祁氏皆爲著姓蕃衍不絕吁神明之胄遠矣哉[illegible]○詩緡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注云故詩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張晏注云堯爲唐侯國于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于晉陽下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爲堯始居晉陽後乃居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甫謐云以爲堯始封于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于詩唐國爲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爲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謂晉陽蓋封叔虞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按晉世家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穆

侯卒弟殤叔自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弒子孝侯平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弒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七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改國號曰晉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illegible]○通釋

曰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雖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絶武公于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得也

秦

語曰秦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之東北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谷亭是也昔臯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

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爲諸侯至周爲附庸○疏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呑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臯陶之子伯益也然則臯陶大業一人也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生太雒太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太雒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雒適者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長子莊公破西戎宣王與大雒大丘之地爲西垂大夫莊公生子五人長曰世父世父

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讓其弟
襄公代立而將兵擊戎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其後
大戎弒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
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
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
之禮迺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借端見
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
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
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
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爲鹿畤(於鹿地作畤)用三牢十三年

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公以兵伐戎戎敗
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
得陳寶二十有二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
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竫公
文公卒竫公子立是爲寧公十二年卒子三長武公
爲太子武公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
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生五歲立
六年三父等復令賊殺之而復故太子武公武公卒
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子一人名白白不立封
平陽立其弟德公二年卒長子宣公立四年作密畤

十二年卒子九人莫立立其次弟成公四年卒子七
人莫立立其少弟任好是爲穆公三十九年卒子罃
立是爲康公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四年卒子榮立二
十八年卒子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三十六年
卒太子夷公早死立夷公子是爲惠公九年卒子悼
公嗣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
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公自
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死乃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
十三年卒子獻公名師隰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
是爲簡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十三年卒子出子立

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是爲
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王立二十七年卒子武王
立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絶脈而
卒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國人迎立之是
爲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柱立一年立子莊
襄王立三年卒子政立是爲始皇○本紀直云伯翳
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
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
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
伯翳綜聲于語鳥葛盧辨音于鳴牛是伯翳知禽獸

之言也○詩緯曰秦地仲秋之位其音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其音中商○嚴氏曰魏唐堯舜禹之故都也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戎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吳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李氏曰鄭風都曼齊風闡緩秦風廉勁亦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也秦獨大於諸國○嚴氏曰平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日諸侯之憂生于所救事之倚伏可預料耶是故經國禦戎以自治爲上策○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爲犬戎所滅

而非子之孫平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讎也幽王爲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非周之世仇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于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畿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仇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在焉如之何可委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于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秦[illegible]曰其地已爲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不能率諸侯取之乎王而少有越王句踐之志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之秦則秦之代興不在他日而已兆諸此矣可勝嘆哉○鄒元錫曰余讀詩秦風嘆焉曰商風也夫秦僻遠在西翟襄公定王以王命得兼有岐雍穆公定晉雖無意于諸夏之會盟而據形便蓄力廣土恢恢乎有并吞囊括之風故春秋錄秦僅于吳楚

等而書錄秦誓詩秦風次魏唐知微也夫夫秦風西風也西風商風商風作蕩六合矣故終以水德并宇内

陳

譜曰陳者太皞宓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作說文愙）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

傳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荒淫所爲無度國人
傷而刺之變風作矣○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以其有功
也蓋舜本姚姓歷夏殷至周乃賜嬀姓○漢書地理
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左傳哀元年
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二姚虞思
在胡公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杜預云胡
公閼父之子○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三代封其後
○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
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

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
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按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
黃帝後于薊封帝堯後于祝封帝舜後于陳下車乃
封夏后于杞殷後于宋明陳與薊祝爲三恪杞宋別
爲二王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孟豬又曰
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地理志外方即嵩
高山也明豬在梁國淮陽縣東北鄭居檜地在外方
屬鄭宋鄰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
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
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世家云胡公

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突立
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
二年周厲王奔于彘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
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
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
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
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
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
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
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

是爲宣公宣公殺太子禦寇而立嬖子款至四十五
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
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君臣宣淫爲徵舒所弑國
人立世子午是爲成公三十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子留下妃生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公有廢
疾三十五年招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偃師之
子奔晉哀公縊于徵師楚公子棄疾立悼太子偃師
之子吳是爲惠公二十四年卒子懷公柳立[illegible]卒于
吳國人立公之子越是爲湣公二十三年楚白公勝

亂陳以其間侵楚二十四年楚公孫朝帥師來伐遂滅陳○按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躍躍卽爲厲公無復利公矣馬遷誤以佗爲利公又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厲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

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按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止五月皆史記之謬也○詩緯曰陳地處季春之位有山谷其土夷坦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巳極詩之時世訖于此錄之下于秦夷之也按周禮有巫覡之官相傳武王元女太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媯滿會王孫于豐以代紂今鄆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太姬治師之地也後封于陳太姬顯靜事神故其俗巫鬼世謂武

王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不可指文母亦不可指邑姜當數太姬可也○吳季札聞陳之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太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于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于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而不善者日益甚故晉以堯舜之遺風爲俗不中禮陳以太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歐陽氏曰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踈義曰按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

于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比陳爲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于其前也○蘇氏集傳曰詩止于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余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盍亦嘗原詩之所爲作者乎詩之所爲作者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于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于禮者矣而猶知復

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違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

檜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問盧職方其川滎本北澤波本豫州一水也皆書作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厲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于虢王

譏云周武王封祝融後于濟洛河穎之間爲檜子○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也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歷高辛仍爲此職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世家以重黎爲祝融誤也尚書鄭志荅趙商云火當爲北韋昭亦以火當爲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爲北正是黎一人居二官○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温莒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芉姓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子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會人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曰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謬○譜云其地北鄰于虢虢有東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東虢在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

虢則晉獻公滅之○周語富辰曰虢之亡由叔妘○通典古鄶國有洧水鄶水○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嚴氏曰檜曹思周道習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張氏曰衛并邶鄘邶鄘之詩皆衛也晉并魏而魏之詩非晉然其詩亦相附近何也其聲類也魏唐

皆儉故也鄭并鄶而鄶獨遠於鄭何也其聲不類也自鄶以下所不足叙也以爲是相去也無幾耳故季札觀樂于魯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鄶則遠之益因以爲譏焉○史記解云吝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早諫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檜君以亡○封爵世次未詳

曹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甞遊成陽死而葬焉地理志濟陰成

陽縣有堯冢舜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甲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貢又言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宫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弑幽伯代立是爲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羈立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庶子赤歸于曹是爲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三十一年晉文公用狐偃之言伐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得解復曹伯三十五年八月曹伯襄卒子文公壽立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廬立十七年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公子負芻殺

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二十三年晉會諸侯同圍齊曹伯卒于師子武公勝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四年春平公卒子悼公午立九年冬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五年聲公卒隱公通立四年聲公之弟露弑隱公而自立是爲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十五年春正月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惟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

孫彊不修厥政振鐸之祀忽諸○詩緯曰曹處季冬
之位土地勁險其聲清以急其音中徵○孔氏曰檜
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風次于
末宜哉○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
也夫子刪詩繫檜曹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
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
天下之無伯也天下無王則政自諸侯出矣政出多
門則强凌弱衆暴寡兼併之虐苛政之猛所以窘弊
小國者可知此思周之詩所獨見于檜曹與○疏義
云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强盛魏偸嗇褊急

唐憂思深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略也

豳　豳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爲豳也

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
立卒子公劉立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鄭云豳西近戎北及狄自不
窋時已竄戎地尚往來邠國至公劉而盡以豳民遷
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是也定國于
邠自公劉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
之野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邠鄉杜預云
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
也邰近而邠遠○金氏曰路史謂稷生斄璽斄璽生
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
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
組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史記以不窋爲
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
至文王爲十五世許氏曰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
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悞矣○正
義曰七月一詩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
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

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
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旣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
豳之變風○疏義曰邠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
南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與衰非其類也文王
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
治世矣又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
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
專名一國也○元城劉氏曰豳風何不編之魯魯者
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
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則不得入于雅矣○正

義曰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
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
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
者故亦謂之變風也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
尊周公之事使專一國也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
德高于諸侯事司于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
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尊有此善
也○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王
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
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

一也彼金縢注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
時武王年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
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
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
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
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
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吳季札
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黃氏震
曰鄭氏以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
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吹

豳詩祈年于田祖吹豳雅祭蜡吹豳頌故鄭氏之分
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
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吹竽笙塤篪簫篴
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
瞭播鞉擊頌聲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
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
月之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至晦菴則有三說一說
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
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

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于今爲刺幽王詩噫嘻
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詩未易遽指爲豳若介甫謂
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于戎狄之地
此時得有天子雅頌耶○按周禮逆暑迎寒則曰豳
詩不曰豳風若豳雅頌亦豳詩之謂也但所擊之節
有風雅頌之不同耳○嚴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
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第
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鄭氏詩譜
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于唐而以豳
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范氏曰豳居

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黎

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于黎○鄭氏曰黎在衛西○孔氏曰杜預云黎矦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西也或云卽黎氏國矦爵西伯戡黎卽此與紂都按今潞州東十八里有故黎矦城封建考云西伯戡黎武王復以封湯後黎矦豐舒奄之有黎氏犂氏六翰決大疑云甲子武王封湯後于黎殷後于宋三百以爲殷社黎犂也卽黎陽○名物疏按黎陽縣今

廢在直隷大名府濬縣西二里黎縣卽廢臨河縣在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衛泥中邑卽此地也中露古人所未詳潞州屬山西上黨縣今省入州壺關黎城二縣並屬潞州黎矦城在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左傳宣十五年晉矦將伐潞伯宗曰狄有五罪焦仲章而奪黎氏地其三也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秋七月壬午晉矦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矦而還依此文則滅黎者赤狄也其事當衛穆公之世此詩不當序于宣公之前毛鄭不云聊以傳疑耳

邢

邢姬姓矦爵地在廣平襄國縣附攷曰龍岡今邢州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矦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僖公元年齊師及諸矦救邢邢人潰出奔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矦城之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矦無伯天其或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年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譚

譚姓未詳子爵國在濟南平陵縣今齊州歷城莊公十年齊矦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矦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一統志譚城在山東濟南府城東七十　里譚子國漢置譚城縣○郡國志東平陵有譚　言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白虎通作覃

申

申姜姓侯爵其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岳受封于申國在南陽宛縣今信陽軍宜王時入爲王卿士出爲南方侯伯其後幽王廢申后及太子申侯怒遂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魯莊公六年楚武王伐申過鄧十八年楚文王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其後遂爲楚所滅〇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二十里林氏曰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又在焉子重請申呂爲賞田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申卽宛也方城之險楚所恃而申在方城之內冥阨之險又在方城之外〇地里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侯國〇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〇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〇列國史補曰按申伯爲藩翰于宣王之時及幽王廢申后而申侯召犬戎伐周弒王然則以世考之召戎弒君之申侯卽爲藩翰者之子也平王方且遣兵戍申以召譏刺葢申侯忘父之忠而召犬戎以禍王室平王復忘父之仇而勤王師以戍母家皆非善繼志之孝子也

甫

甫卽呂也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〇唐世系表云宜王世改呂爲甫〇史記云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徐廣云呂在宛縣〇玉海云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今以左傳考之楚有申呂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爲正〇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虞夏時封呂望先祖于此今名董呂村

許

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大岳之嗣地在穎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國夾于晉鄭齊楚大國之間侵陵不息春秋魯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莊公奔鄭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可以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佐許莊公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僖公四年會齊侯及諸侯之師侵蔡伐楚次于陘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六年齊侯及諸侯之師伐鄭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

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二十三年晉陳鄭伐許討其貳于楚也文公五年許僖公卒三年許侍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帥師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八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求成于晉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侵沈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九年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冬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襄公三年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晉智武子帥師伐許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晉以諸侯會溴梁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師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帥師伐楚敗楚師旣而遂侵方城

之外復伐許而還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楚子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氾而歸然後葬許靈公昭公四年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楚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十八年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使王子勝遷許于葉實白羽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六年鄭游速帥師伐許以許男斯歸因楚敗也

郳

左傳郳文之昭也毛氏云郳伯郳侯鄭氏云文王之子爲州伯○水經注溱水又西逕郳城春秋什地解

縣西北有郇城服虔郇國在解縣東瑕氏墟也郡縣志栒邑故城在邠州三水縣東卽漢栒邑屬右扶風古郇國也古豳城在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處○左傳盟于郇○竹書紀年秦穆送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至廬柳退次舍于郇桑泉臼衰竝在解東南明不至解令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郇城與服說符○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

褒

褒國姒姓夏同姓所封輿地廣記興元府褒城縣故

褒國水經注石門在漢中西褒州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卽褒谷南口也北口曰斜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又南流入于漢南鄭縣故褒附庸周顯王時蜀有褒漢地後併于楚○晉語周幽王伐有褒鄭語褒人褒昫○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古褒國漢置褒中縣地在褒谷中故名

蘇

蘇姓未詳按鄭語己姓昆吾之後孔氏曰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于溫爲畿內之國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春秋時蘇稱子又云蘇成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司寇也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莊公十九年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燕伐周納子頹僖公十年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文公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暴

暴或云畿內國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氏注鄭地○朱氏曰戰國及漢時多有暴姓者國史補云按周召劉單祭凡蘇毛皆王畿內之國世爲王卿士先王之時諸侯之有功德者則入輔王室如成王時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召畢毛皆兼三公齊侯呂伋爲任虎賁後來如衛鄭二公亦入爲王卿士皆外諸侯也東遷而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能行于畿外春秋之初鄭與虢尚迭爲卿士然爭政怨怒至于交質交惡稱兵構逆而名義蕩然矣其後虢爲晉滅鄭亦不復聽命齊晉迭伯而列

國所爲奔走先後者知有盟主而已王室之政付之畿內食邑之小國然温已叛去其地入于狄與晉惟周召劉單世執王室之政柄云

摯

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注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書世系表云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仲虺居薛臣扈祖已皆其胄裔○傳氏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則摯是殷商畿內國○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

莘

世本云莘姒姓禹後○水經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括地志古新女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莘禹後○唐世系表啓封支子于莘○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洽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昔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周代有神降之本號地大名之莘縣有莘亭亦國也齊蔡管城陳留俱有莘○一統志莘城在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本莘國

虞芮

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古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五里○晉太康地記云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郡縣志云閒原在平陸縣即虞芮爭田讓爲閒田之所○史記注引地里志云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正義云注引芮在臨晉者恐疎閒原在河東與虞芮相接臨晉在河西同州非臨晉芮城明矣○一統志平陸縣在山西平陽府解州東南九十里芮城縣在州西南九十里閒田在平陸縣西五十里即虞芮相讓之地俗呼讓畔城

密

傳云密須氏○地里志安定郡陰密縣詩密國○國名記于爵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魯有密須之鼓杜預謂姞姓國在安定陰密今涇之靈臺也史索云是河南密九域志以爲鄆之致密城皆非○一統志陝西平凉府涇州靈臺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古密須之國○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

縛其王而歸文王○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有東接縣城即古密國○周語共王遊涇密康公从○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蒐也

阮共

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孔氏云毛以徂爲往阮共爲周地密須所侵也○魯詩說云阮徂共皆國名○張氏云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名族略云阮諸侯國在岐渭之間

旅

傳云旅地名疏云毛意以旅爲周地○孟子疏云大雅曰以遏徂旅孟子徂莒者案春秋書莒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左傳注云莒今陽城莒縣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名物疏按古莒國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漢之城陽國也去密須殊遠孟子疏非

崇

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鄠縣夏時扈國殷爲崇國○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放西伯受命元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宣公元年晉欲求成于秦謀侵崇以致秦救而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恐非文王所伐崇也

邰

毛氏曰姜嫄之國○郡縣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左傳作駘按左傳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云后稷受此五國駘在武功縣治斄城○郡國志右扶風郿縣有邰亭○郡縣志秦孝公作四十一縣斄城武功各一斄與邰音同武功盩厔水南今郿縣地是也○史樊噲攻

雍斄城注云即后稷所封斄城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有斄亭久廢

凡

凡姬姓伯爵周公之後國于畿内在汲郡共縣今衛州有共城縣東南有凡城通典凡國在衛州黎陽縣郡縣志在衛州共城縣西二十里世爲王卿士幽厲時凡伯作板瞻卬召旻諸詩以刺王隱公七年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芮

芮姬姓伯爵國在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州芮城縣〇武王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芮伯爲司徒與太保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受顧命立康王〇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諫〇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衛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〇夾漈鄭氏曰芮後爲晉所滅

韓

韓姬姓周武王之子也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後

爲晉所滅其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卽韓萬也〇古史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公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于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殖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魯

列國史云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少昊之墟分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以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俾侯于魯以輔周室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〇鄭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帝王世紀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縣東北六里）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于此乎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后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

禽之法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略公遂伐淮夷（孔氏曰經傳無文）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〇括地志兗州曲阜縣漢爲魯縣外城卽伯禽所築古魯城高皇帝舉兵誅項籍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〇劉公幹魯都賦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垧〇詩史前編云魯公三傳至幽公宰弟魏公濆弒之而自立時周昭王時也金履祥曰弒君爭

國之禍自是始而王不能討失政甚矣未幾南征不復周人諱而不赴而穆王終不能討卒釀春秋戰國篡弒之禍故朱子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

世次

伯禽封四十六年子考公立卒弟煬公立卒子幽公立弟濆弒之而自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立卒弟獻公立卒子眞公立卒子武公立武公當宣王時入朝王愛其少子戲欲立爲魯世子樊仲山甫諫不聽宣王竟立戲武公歸而卒戲嗣是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弒懿公伯御立二年周宣王來伐殺

伯御問諸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乎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是爲孝公二十七年卒子弗湟嗣是爲惠公公繼室聲子生息姑復以仲子手文之異生子允以爲世子公卒允少長子息姑攝王國事是爲隱公公子翬請殺子允將以求太宰公不從反譖公于允而請弒之使賊弒公寪大夫之家立桓公而以弒君之罪加討于寪氏十八年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而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世子同嗣是爲

莊公公卒立黨氏所生子般慶父力也慶父通于哀姜欲立哀姜娣子開使圉人犖賊殺子般于黨氏而立子開是爲閔公慶父復使卜齮弒公季友立公子申是爲僖公三十三年乙巳公薨于小寢子興嗣是爲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文公二妃夫人姜氏生子惡及視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而屬倭于遂遂請于齊侯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卒於路寢子黑肱嗣是爲成公卒子午嗣是爲襄公三十一年公作楚宮死焉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

子公子裯是爲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是時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立定公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立十五年卒于高寢子蔣嗣是爲哀公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陘氏孫于邾因遂如越三桓乃立哀公子寧是爲悼公國人迎公復歸終卒于有山氏三十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二十一年卒子屯嗣是爲康公九年卒子匽嗣是爲景

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二十二年卒子賈嗣是爲文公二十三年卒子讎嗣是爲傾公十九年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二十五年楚考烈滅魯遷其君于卞爲家人卒于柯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太史公曰余聞孔子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

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遂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必矣昭公不忍其詬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卑弱甚于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亡出死于越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于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于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没不復見魯公室雖微不絶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而自致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商

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孔氏曰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湯居亳見經傳四其四未聞商在商州商洛縣砥石或曰即砥柱在陝州陝縣商丘應天府宋城縣亳在應天府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盤庚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氏注湯遷亳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仲丁遷囂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北七十里殷時敖地河亶甲居相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祖乙居耿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四里耿城并盤庚遷都殷爲五邦蔡氏曰考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武乙去亳徙河北世紀帝乙徙朝歌○三亳皇甫謐曰二在梁國

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黃氏曰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南亳今應天府穀熟縣北亳拱州考城縣亳殷河南偃師縣補傳三亳皆湯所居也

有娀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佚二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史記桀敗于有娀之墟正義云當在蒲州○國名記云帝嚳次妃國桀敗有娀之墟蓋陝虢間

韋

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韋○通典滑州韋城縣

古豕韋國○國名記云彭姓商伯元喆之封豕韋也○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廢韋城縣在縣東南五十里

顧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一統志顧城在山東東昌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

昆吾

國語祝融後巳姓昆吾為夏伯注云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巳姓封昆吾昆吾衛是也後夏衰為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周圍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墟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于此○一統志東昌府濮州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

夏

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書序孔氏注桀都安邑湯升道从陑陑在河曲之南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禹都安邑即此地鳴條岡在縣北二十里境接夏縣

楚

春秋正義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荊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為楚○疏云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武丁之世不知楚君為何人○左傳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一統志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人物考

高辛氏　帝堯

姬姓諱夋字嚳其先有熊氏自黃帝曾孫帝嚳之子封都歷五世都子蟜極生嚳母不覺而生齡齒有聖德佐顓帝封辛侯及討白侯代高陽氏爲天子稱高辛氏都亳後陶唐氏追尊爲文祖帝嚳命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而民離湍决之患封之汾川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帝嚳知民之急正明均賦以調民人祭法又

載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帝崩子摯立摯政微弱而唐侯德盛乃率群臣而致禪焉○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順從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廣陽里○帝嚳卜其妃嚳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以上大戴禮○四書人物考云堯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陳豐氏曰慶都感龍孕十有四月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摯立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改國于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爲天子都于平陽之安邑以火德王色尚白甲辰元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七載麒麟遊於

藪澤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應城守奸貪求于是伐而亡之有苗不享征而克于丹水之浦命闕伯長火居商丘命毋句氏作離聲制五絃徵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五十載帝遊于康衢有兒童之謠及老人擊壤之歌六十有一載洪水懷襄舉鯀俾乂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於羽山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七十有三載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八十載禹告成功于是率羣臣刻壁而書東沉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逸書中有中候

運衡之篇是也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翦樸桷不斵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粗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景星曜甘露降朱草生鳳凰至嘉禾孳醴泉湧焦僥民來貢沒羽蓂莢夾階而生癸未一百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

年一百十七歲塟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檽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郛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詩史前編云堯祈姓諱堯字放勳帝嚳之子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號伊耆氏或云其先塊隗（莫罪切）神農時所封至蚩尤滅之裔孫伯余佐軒皇製衣裳復封唐侯傳十有二世曰卞斤生堯佐高辛遷唐侯受帝摯之禪爲天子都平陽後虞帝加廟號曰神宗（堯之廟曰神宗也）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世（重爲羲伯黎爲和伯）

高辛氏衰而二官以廢帝乃復育重黎之後俾世分掌天地四時之官羲伯掌天和伯掌地羲仲掌春羲叔掌夏和仲掌秋和叔掌冬（羲和四子即羲和二伯所分掌四岳諸侯若二伯所掌四岳則一人閥領之也）常觀神龜之文推其數以爲曆命羲暨和察中星以定時置閏月以成歲析因夷隩不失其宜元魏書觀象賦注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其子丹朱（[illegible]）嚚訟嫚淫好力狎（[illegible]）帝悲之爲之制奕以閑其情常廷置敢諫之鼓梁誹謗之木常征窫窳（[illegible]）常征風（[illegible]）窫窳生十子以十干爲名十子貪暴命羿征之射殺其九又南蠻他人薦食

中國謂之長虵封禹之君貪戾無厭謂之封豕帝皆征之○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則堯女于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恐未可信○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illegible]）○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老將求代○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皇止于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堦宮禽五色烏化白神木生蓮蓮蕭生廚景星曜于天甘露降于地是爲十瑞○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

日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論語讖）

舜

姚姓諱舜字重華其先伯朐作冊始封虞伯于幕佐伶倫制樂進爵虞侯傳十有四世曰喬牛（世紀云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illegible]）喬牛生瞽（[illegible]）字瞽瞍初家於冀（[illegible]）瞽娶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握登早卒再娶而生象象與母乃咸惡舜舜事親拊弟日以篤孝友聞四海始遷於負夏販于頓

詩經類考　人物考卷八　五

丘債于傳虛每徙則百姓歸之受堯禪爲天子都蒲阪戰國策曰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並爲歷山雷澤之遊（[illegible]）（[illegible]）時高辛氏八元高陽氏八愷舜皆舉之常齊七政舊中古之地但爲九州舜以冀青地廣分置幷州燕齊遼遠置幽州分齊置營州肇十有二州是也嘗置八伯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歌折陽（[illegible]爲陽伯）儀伯之樂舞鼚哉歌南陽（[illegible]爲儀伯）南岳夏伯之樂舞謾彧歌初慮（[illegible]爲夏伯）羲伯之樂舞將陽歌朱于（羲叔之後爲羲伯）西岳秋伯之樂舞蔡俶

歌苓落（皐陶爲秋伯）和伯之樂舞玄鶴歌歸來（和仲之後爲和伯）北岳冬伯之樂舞齊落歌緩緩（垂爲冬伯）虞伯之樂舞寒目歌受終（和叔之後爲虞伯）嘗作大招之樂命曰九招豕法舜勤其事而野死○五溪豐氏曰舜卒於鳴條葬蒼梧山今山西蒲州界內若零陵之蒼梧則商均女英二塚在焉○藝文注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惟納三妃焉○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帝王世紀舜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巳攝政○堯徵舜得諸服澤之陽問曰

詩經類考　人物考卷八　六

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乎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于二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昵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于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攝位二十八載受堯禪都于蒲阪以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服立七廟祠中霤祉用土封春礿夏禘秋嘗冬烝五等建官親親任賢建弟象于

有庳封黄帝之孫子十有九人爲侯伯舜之爲君也上循堯道下任衆賢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于務成郛立誹謗木設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俾下服度于以杜淫邪而絶覬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時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肅愼東長鳥夷西渠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四十有八載南巡狩崩于鳴條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一十二歲塟於

蒼梧山九疑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下有群象爲之耕武王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嬀氏

禹

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于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巳孕歲有二月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遁甲開山圖云女狄吞月精而生禹禹又帝王世紀云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又吞神薏苡胸坼而生禹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巳身長九尺二寸一云禹廣柔人姒姓字文始禹姒姓[illegible]馬遷所云[illegible]高陽同出黄帝則同姓矣謬妄[illegible]姬其先駱明佐顓頊封崇伯歷四世崇伯鯀治水弗成帝殛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纚長風沐甚雨履四時乘四載輕尺璧而惜寸陰遂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水患既息乃正九賦定九貢常出見罪人下車泣曰堯舜之民以堯舜爲心朕爲民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朕甚矜之舜肇十有二州禹乃復九州之舊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鳥獸昆虫之類與夫殊國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時九牧貢金乃鑄九鼎以象九州作九夏以歌九功常設五器於庭爲銘于簨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鳴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發磬以獄者揮

鞀常命歸伯封叔于右[illegible]及司徒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從顓頊故也嘗東巡以二子扶搖從臨大越上茅山大會諸侯計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因封扶爲越伯國于會稽封搖爲董子邑于赤董之陽[illegible]防風氏後至戮之[illegible]○大戴禮云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鬻子云禹常據一饋而七十起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路史禹燒不及撌濡不及扢躬搩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濟江南省水理黄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

啞然而歎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
歸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
用也龍曳尾舍舟而去○易林大禹生石夷之野後
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
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
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拄大業
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
云集小說○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
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
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

弭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
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
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
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彦博曰河
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
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
臣之言可爲百世法○金氏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
九年之水今考自洪水方割卽舉鯀俾乂九載無成
而後舉禹禹八年于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曰
九年者以鯀九載言之耳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

之患鯀于其間多爲隄防以障之而患日甚又按經
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
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
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其成敗
之由以此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
先決九川使道于海又濬畎澮使通于川使大水有
所入小水有所歸先從低處下手故易爲力而功易
成也○水經注曰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二人魚身
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禹傷父功不
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男子稱玄夷

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齋于黃帝之嶽禹乃
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
要吳越春秋○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鎭五千之水患
後人賴焉禹功記○禹之治天下也得叙繇得杜子業
得季子得施子闇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
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水經注
會稽山有禹廟昔大禹東巡崩于會稽山因而葬之
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成湯

帝王世紀曰殷出自帝嚳子姓諱履字天乙一字高

容謚曰成湯其先嚳舒子契作司徒封商侯十一傳至主癸生湯（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凡八遷湯始居亳王商丘殷水在焉亦曰殷湯爲夏方伯常出田于野見人張網四面祝之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歸者四十國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〇越絕書云湯行仁義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于是乃餙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

其誠心〇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之牲當是時也絃歌鼓舞止〇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蜒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尸子）〇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　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賈傳新書）〇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

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于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于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子不使御（墨子）〇陵川郝氏曰三皇始制封建著爲令諸侯有罪方伯連帥請于天子而征之三恪之國徧告方伯連帥率天下諸侯而伐之商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〇南禺豐氏曰湯欲遵三恪之禮以救天下之民義也權也亳衆以伐爲不正而難於從湯義也經也乃曰大賚而誘以重利曰孥

戮而脇以嚴刑此湯之慙德異於堯禹（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女不從誓言予其孥戮汝）〇劉向奏議云殷湯無塟處失考也後世羅秘路史遂傳會其說按楊誠齋揮麈錄云殷湯塟寶鼎縣今汾州也古尚書注桐宮在湯墓側桐宮今在汾州與寶鼎之縣相合或云成湯塟於亳北之濟陰〇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决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

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矣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王世貞曰桀之惡不如紂煬之甚也亳人不桀惡是仇而䟦於稽曰勤民哉可思已孥戮之誓毋乃以刑迫乎吾未見湯之無慙德也

武丁

武丁名或云諱恭廟號高宗宅憂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政事皆決于冢宰（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時甘盤爲冢宰）既免喪其唯勿言羣臣咸諫卒得傅說而相之資學于說王命

說爲傅侯摯伯震爲卿士命震伐鬼方克之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驩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五清劉氏曰高宗本生知之聖從小乙隱于民閒（小乙武丁父盤庚崩小辛逐小乙而自立）因甘盤而識傅說貌其象而藏之久矣免喪之後一旦舉說而相之人心不服小用之又不足以典治甘盤既遯（高宗初年甘盤爲相）無可告語姑不言以試之耳既而群臣咸諫徐出所藏之像遣使徼于傅巖至而群臣與之語服其果聖然後相之此聖人神道設教之微權也不然妄一夢妄一匹夫驟而舉之此豎牛所以殺叔孫鄧通所以累漢文也高宗之夢豈易言哉（文王臧丈人事正與此合）

文王

晉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周有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虢（虢仲虢叔文王母弟皆爲卿士）諏于蔡原而訪于莘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虞芮之君嘗質成于周未至而還因讓所爭

田以爲閒原常獻洛西千里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靖節集文王四友閎夭太公望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此四人則文王四隣也○呂氏春秋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黄虛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上臣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

四郊有司請曰吾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伐我也今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疾止○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恩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爲大仁

武王

武王立九年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河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三年武王使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于是渡孟津諸侯咸會王乃徇師而誓○方周師之入也商容與殷民觀焉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若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閒閒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

知之見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除殘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王既克商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柰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焉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孽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于是反商政政由舊視殷民如周視殷民如子表商容之廬封比干之墓祀焉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歸傾宮之女而殷民大悅○王釋箕子囚常訪於箕子曰吾不知彝倫攸敘箕子爲王陳洪範之書王常問師尚父黃帝顓頊之道對曰册書有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受書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銘凡廿有八几鑑盤楹杖冠席前後觴門户牖劍弓矛車)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

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呂覽)○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大保乃作旅獒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今未定天保何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蓋實始營洛○帝王世紀武王見鴟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書泰誓篇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殷人焉九人而已何休謂以殷人爲婦人妄指文母劉原父謂子無臣父理又指邑姜俱非蓋婦人之善不出閨門邑姜雖善于治內不預外事豈可與九人並稱武王數紂之惡方以婦言是聽顧可對八百萬衆而自稱其妻哉韓昌黎據衛氏古文而定爲䦕焉可信也○春秋元命苞曰武王斷齒是謂剛強宋均注曰重齒以爲表

成王

誦武王子呂望女邑姜所生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攝少主而成

之故曰成王王嗣立居諒陰故書稱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稱攝政者皆在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營立道輔拂丞道者導天子以道常立于前太傅周公職之輔者輔天子之意常立于左太師太公職之拂者拂天子之過常立于右太保召公職之丞者丞天子之遺忘常立于後少師史佚職之初武王將營周居于洛邑不果遷九鼎焉至是王命太保先周公相宅遂定鼎于郟鄏營遷殷頑民于洛邑周公親監之公旣沒王命君陳(或曰即周公子)尹茲東郊懋昭周公之訓營作周官定公孤六卿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九牧乃制周禮儀禮作房中之樂用之鄉人邦國作
朝廟之樂用之燕饗朝會郊廟焉時越裳氏重三譯
而來朝鳳凰翔于庭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于紫
庭余何德以感靈○鬻子對周成王聖王在上位則
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
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則民無凍餒民免
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
于順則刑罰廢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
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

康王

誥釗成王子王嗣立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曰嗚
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舊史成康之
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宣王

厲王奔於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
巳子代太子太子脫厲王崩周公召公乃尊立王世
子靖爲天子是爲宣王王卽位愼微接下用賢使能
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命秦仲誅
四夷命尹吉甫伐玁狁北至太原命方叔征南荊召
虎征淮夷周道燦然復興諸侯復宗周詩人所爲賦

六月采芑常武者也後稍怠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
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
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
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
爲大官王事惟農是務無敢求利于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則享祀
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以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今天子
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困民何以求福王
弗聽巳喪南國之師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
可料也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

嗣王卒料之蓋是時王考室安考牧富侈心生而怠
于政矣王欲殺杜伯左儒諫請從王不聽卒殺杜伯
左儒死焉其後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
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故德貴終也○列女傳宣王常
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
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
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
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

名姜后崩王浸怠○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者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季與唐之明憲無異證于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規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急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

一章夜未央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晏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逢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遠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耳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王世貞曰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圖治故也其于中也未純其于政也非學

夏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之曾孫也暴戾貪虐滅德作威于萬方百姓天下患之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三十有二歲伐蒙山有施氏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爲傾宮瑤臺瓊室王門日與妹喜行淫縱樂政事怠廢左師曹觸龍諂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於天發令逆於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因殺龍逢殷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而得釋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

愈自務肆諸侯帛氏顧氏黨桀之惡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伐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于夏臺○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武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藪妾告桀吉凶汲冢瑣語○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于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于苕華之玉于傾宮飾瑤臺居之竹書紀年○孝經援神契后倫任威折其王斗失其金椎注倫桀也偷苟且

自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樞言圖之寶○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王鏡用
其嗟虎注王鏡謂清明之道嗟虎謂其暴虐○列女傳末喜頌曰末喜
配桀惟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奸宄是用不恤
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淮南子夏之亡也回祿
信于聆遂回祿火神再宿曰信聆遂地名又云黃神嘯吟○世紀云
五星錯行○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
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
商湯乃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
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
歸于商成湯二十八年夏桀死于亭山

紂

名辛一名受亦曰受辛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
次曰中衍其次曰受於三子中紂爲少于紂母之生
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巳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
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立爲帝夏商
俱稱王紂追帝其父曰帝乙因自稱帝曰帝辛遷史
謂至周武始貶帝號者誤紂性汰侈智足以拒諫言
足以飾非是時有蘇氏以妲巳女焉妲字巳姓紂愛妲巳
使師涓涓一作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諸侯有
叛者妲巳以爲罰輕誅薄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始
爲象箸箕子嘆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
將食熊蹯豹胎它又將稱是是故吾畏其卒也嘗爲
長夜之飲醉而忘其晨甲子以百二十日爲一夜劉昭漢志曰
紂作淫樂喪其甲子是也嘗刳剔孕婦削朝涉之脛
醢九侯卽鬼侯紂三公脯鄂侯紂卿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
譖之禹后鯀封于崇虎係二十九世孫也曰西伯欲叛紂因之羑里
閎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殷嬖
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
多乎乃赦西伯王世貞曰文王之安于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紂也亦臣道

也西伯之長子伯邑考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西伯
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不知也有富開者進諫
言紂封之賞以夏田尚書西伯既戡黎此武王稱文王爲伯黎卽
武王殷內伯祖伊恐奔告于王紂不聽及牧野之戰紂兵
敗乃衣寶玉赴火自焚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
白之旗○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
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
戎氏文馬騣身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鷄毛名曰雞斯
之乘以獻商王○國語商之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
帝王世紀鬼哭山鳴六月雨雪武雨赤血○汲冢周

書曰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𤥭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列女傳妲已頌曰妲已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爲周○按謚法殘義損善曰紂

厲王

諱胡夷王子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

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爲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産財用衣食

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十有七年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召穆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

幽王

宣王子名宮涅初宣王勤政申姜內助之功居多姜后崩王寖怠政嬖人番子攝后生世子宮涅是爲幽王王元年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贖罪是爲褒姒王嬖之生子伯服于是涇渭洛竭岐山崩周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

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
震今山川實震是陽失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
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
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亡國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甲子五年廢
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初伯陽
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
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
告之龍亡而漦在櫝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
周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
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
後宮後宮之童妾旣齓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
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
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之逃于道而見後宮所棄妖子出于路聞其夜啼哀
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其後褒人所請入女子卽
檿弧之夫婦所收于路者也褒姒不好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
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
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
石父爲人巧佞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
也申侯怒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
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賂而
去○昔司徒鄭伯友問于史固曰王室其獘乎對曰
殆必獘者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
明昭融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以先王和土

與金木水火而成百物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
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五體以役心運九紀以立德
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故和也于是乎聘后于
異室求財于羣方擇臣于諫爭而講以多物以務和
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舉物一不講王棄是
類而剸與同天奪之明能無獘乎夫虢石父讒諂巧
淫之人也而立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用用讒慝也不可以久且所謂檿弧箕服
實亡周國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大矣毒之會腊者

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卒有驪山之禍

契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薦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卽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卽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盖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盖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

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典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盖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謂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之神之便謂申甫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值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傳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云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鄭曉古言云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于此契盖道德純粹惇叙五典

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后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寡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盖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之明德遠矣

后稷

諱棄姬姓字度辰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

于榆大荳生于槐小荳生於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麻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升庵集○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稷與契同姓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

公劉　太王

后稷之子不窋之末年當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雖在戎狄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乃遷邑于邠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數傳至公叔祖類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熏鬻戎狄攻之不已民將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子不忍爲遂居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革戎狄之俗

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古言云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旣去之後邠爲狄

王季

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伐諸戎九命作伯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旣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

泰伯

泰伯周太王長子伯知太王欲以國傳少子季歷之子昌太王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伯與仲雍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太王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季歷讓國太伯三讓三受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禮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曰句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于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

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弟仲雍嗣是為吳仲雍斷髮文身臝以為飾遂不通中華仲雍卒子簡季嗣卒子叔達嗣傳二世武王滅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章章已君吳國因而封之傳十四世而壽夢嗣吳益強稱王始與中國時通朝會壽夢一名乘○辨疑曰史記載太伯與仲雍奔荆蠻文身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按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則太伯身雖在東狄未嘗去中華之禮可知據左傳考太伯卒後仲

雍時事然亦非仲雍身為之亦因其故俗云然耳

皐陶

淮南子皐陶鳥喙也春秋元命苞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鳥喙于其母日扶升高丘曰帝上有雲如虎感巳生皐陶○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項高陽氏之後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庭堅佐舜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協於中不犯于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虞書其後封于蓼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為楚所滅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盖傷之也李姓亦皐陶後昔皐陶作理理與李古通用也

伊尹

字摯一云字摯衡一云名摯字尹神農之後姜姓一云力牧之後母有侁氏生尹于空桑（地名在今開封府杞縣西二十里今汴廟尚存）後居伊水因氏伊焉仕商為阿衡時桀為不道湯進尹于桀桀不能用尹醜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乃相湯伐而殘之湯崩太甲嗣立不德尹集百官羣后于朝以徂桐為

請太甲警悟欣然命駕以就耆德後彥之訓尹使慶輔（音甫）湟里且（音疽）東門處南門蠕（乳尹切）西門疵北門側六大夫夙夜訓之（[illegible]）書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毋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復歸于亳○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五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出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既乃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上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

就善何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于亳當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尹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有娀之虛遂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既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

困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者也列士者明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邪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德政以迓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其詳具見商書尹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塚七里至大戊時其子伊陟爲相○竹書紀年云尹壽百有五歲○氾勝之奏云昔者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澆種収至畝百石

微子

名啟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于微故曰微子紂既立沈酗于酒亂敗厥德微子數諫不聽乃謀

于箕子比干曰國無政天下亂矣父師少師我其出往乎箕子曰王子天篤下災亡殷國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微子恐絕殷祀乃持其祭器樂器去之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庚與三監作亂周公承王命誅之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衍一名泄微子爲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爲稱云○微

子受封說者多謂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于宋是也及武庚以叛誅成王復即宋國封微子爲上公以奉湯祀不知微子之篇載三仁相諮答之言詳矣詔王子出廸我周爲臣僕此微箕自靖之義而欲人自獻于先王者也使武王克商微子即造于軍門而受封于宋何以爲微子是時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其抱祭器自歸之亟耶易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初下車投殷後者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原微子初出廸之意苟不見殺而身存則宗祀有寄豈謂必

有後日之爵封耶其因爲臣僕與箕子同一心耳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蓋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受封惟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當以漢書爲正（尚書史記）○微子感牽牛星而生○王世貞論三仁曰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薛應旂曰余觀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子由古史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即抱祭器以歸周夫潔身以去可也急于歸周則非仁人之所忍也傳又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亦非忘國之君何爲其然也若果如二家之說則武王之封殷後當于微子而不于武庚矣奚待武庚既叛而後命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而決非宗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金履祥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

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又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

節然賓王家儁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
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可羞之甚乎故
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
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
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
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
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
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
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
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

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
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舛謬已乎至
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
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髠鉗
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
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然
則與日楊雄之徒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
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
此皆二千餘載間誣周之論故不可以不辯

周文公

詩史前編云公諱旦諡文周文王第四子也武王伐
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旣克商封公于曲阜公
不就封留周爲太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有疾弗
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乃祓齋作冊書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王史納其
冊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命公
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卒留
相成王主自陝以東諸侯而使元子伯禽就封于魯
次子嗣周公食采于周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
茅胙祭分伯禽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俾侯于魯以輔周
室是爲魯公伯禽將之魯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士吾聞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威者勝
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此六者皆謙德也（韓詩外傳周公所
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人所先見者十有九人）子之魯愼
毋以國驕人初八百諸侯請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
伐先君其伐之矣盍猶行先君之志乎太公周公曰

若諸侯何乃會諸侯于盟津旣定殷封紂子武庚（字祿父）爲殷公以撫殷之餘民王謂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鮮爲邶侯蔡叔度爲蔡侯霍叔武爲鄘侯康叔爲衛侯使監殷（後三叔以武庚叛康叔諫不聽及周公東征康叔與王師伐武庚四國成王加康叔功益以邶鄘之地）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先王之正商也非利之也茲殷其若德盍復王乎周公不可管叔遂與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同避）無以告我先王乃辟位居東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

夫朝服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人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初三叔流言于國奄君薄姑謂武庚武王死今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周公旣歸三叔懼乃尊武庚爲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而叛王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余曷敢不終朕畝乃討武庚管叔誅之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爲庶人收殷餘民封康叔于衛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遂定奄寧淮夷東土○墨子云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巳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曹植相論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音思）○禮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公歸自四征政柄有屬保奭委公政而求去公留之求助焉作君奭公佐王正治官作立政詔王任官作周官訓官作周禮定六官之職

掌作儀禮盡吉凶軍賓嘉之儀則作曲禮教民動作禮儀威儀之節而經制大備表先世房中樂爲風始曰周南召南因列國山川方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群下勞使臣以至于與賢育士遣將命戍各次其燕饗樂歌曰小雅王郊祀訖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祖德作詩樂以格王正事曰大雅而郊廟饗祀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神明次爲頌而睦頌聲興于是時天子德明群公穆和萬品奠阜九夷八蠻序貢于中國而公亦且老矣念洛于天下爲土中欲成武王志宅

中時乂且毖殷議卜洛盖公還王室定禮樂者六年乃卜洛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是也至是成王即位十有四年矣春二月命太保先公相宅攻位于洛三月公至洛用牲于新邑郊社告庶殷侯甸男邦伯攻洛作多士庶殷丕作太保陳天命休恤以戒作召誥公獻卜使從王于周曰王其來稱殷禮毖祀于新邑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公請老明農王命公後毖殷誕保文武受民作洛誥于是公留後毖殷民訓焉而刑錯不用又七年作無逸而公老于豐病且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薨成王曰

公生事宗廟沒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周公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君臣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又以重其國也〇金履祥曰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

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嗾之于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瞯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于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

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

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面避[illegible][illegible]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太公

詩史前編云姜姓名尚一名牙東海上人其先神農

裔孫伯夷堯時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子孫從其封姓尚其後也尚少貧壻馬氏老而見去鄉子說梁王云呂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國策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棄傭此其証也賣漿孟津天凉不售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于渭渚時年七十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有農人者謂尚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尚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尚知其異文王西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果得于渭濱曰吾先

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師事之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文王曰吾願富其民後武王克殷號爲尚父一云官名子升先生曰武王號尚曰尚父猶桓公號仲曰仲父所以尊之非官名也封尚父于齊營丘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泥沙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懊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周王明廣云馬母叛姜自投覆水之逝東就國止于逆旅逆旅之人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夜衣而行犂明至

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觀異志太公蹶起即路餓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周成王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爲大國金石錄云太公壽百有十歲○太公金櫃云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韓子曰太公望封于齊海上賢者名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公曰狂矞天下賢者也何爲誅之太公曰狂矞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魯公

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子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于是吾

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于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言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伯禽方至國淮夷徐夷徐戎並起爲寇伯禽往征之于費作費誓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敹縫完也敿猶繫也）無敢不弔（至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淫大也）牿牛馬（牿閑牧也）杜乃擭敜乃穽（擭[illegible]機也敜塞也）無敢傷牿

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無敢冠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此立斯會先後之序○伯禽治國三年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故遲太公封齊五月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從其俗簡其禮周公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然齊后世其必有篡弒之臣矣伯禽以成王元年封享國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卒

莊公　閔公　僖公

莊公國語作嚴公名同桓公子公制於母文姜使必娶于齊而襄女待年未及即哀姜故長而不昏時莊生三十七矣及將逆齊女乃冊桓公之楹刻其桷夫桓見殺于齊莊不能復而臧飾其宮夸媚讎人之女故春秋書曰冊桓公楹刻桓公桷斥言桓公以惡莊也初公築臺臨黨氏音掌魯大夫任姓見孟任黨氏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生子般焉史作班雩講于梁氏肄習雩禮女公子觀之般妹圉人犖音落公羊作鄧扈樂自墻外與之戲般怒鞭犖會公疾無適嗣愛孟任欲立其子般公有三弟並桓長慶父字仲諡共亦曰共仲次叔牙字叔諡僖亦曰僖叔次季友字季諡成亦曰成季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魯一生一及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才季友使以君命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酖而死立叔孫氏莊公卒子般立次于黨氏慶父嘗通於哀姜哀姜初欲立之及季友立般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立閔公史作湣公名啟避漢景帝諱作開莊公庶子時甫九歲慶父哀姜利其幼立之閔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弒公而立慶父會公傅奪卜齮音蟻魯大夫田公不禁慶父使齮賊公于武

闈季友自陳奉公子申如邾魯人欲誅慶父哀姜慶父出奔季友乃入立之是爲僖公史作釐公即莊公子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季友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子魚不忍反命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乃縊立仲孫氏後更爲孟氏諱弒君罪故王世貞曰季友之立平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蔡不復管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初季友之將生也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魯雉門外左亳社右周社執政之臣所居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名之成風聞成季

之縣䏣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
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〇金履祥
曰魯自隱公將于其弟桓而桓公弒立卒為文姜所
誅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昏于齊
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得
良死禍猶未已而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
後魯遂分而桓子孫卒自不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
之報其禍如此夫〇古言云僖公雖能振復先緒然
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〇楊升庵曰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

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
靈之流烏得為賢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
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
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
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
不耻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
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
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
也〇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嚴公公曰余不愛
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

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
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
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
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
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于財而神
求優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
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苟中心圖民知雖
不及必將至焉〇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
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正一相
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
法而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
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內要也今齊社而
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
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
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公不聽遂如齊〇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
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
法使無陷于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于
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

姜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之令
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
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
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
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
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魯饑臧
文仲言于莊公曰夫爲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
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
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

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
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古言云猗嗟齊人傷
魯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之子然文姜
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
公故春秋書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桓公　武公

桓公爲幽王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

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
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
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荊蠻戎翟之人也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
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
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
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
依疇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

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
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
季紃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
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
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
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
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公
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
惟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而未及周德王

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說乃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

鄭莊公

初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弗愛愛少子叔段欲立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莊公寤生立爲請制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伍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請更之

公曰夫人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二于已又收二爲已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厚將得衆且柰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已太叔將襲鄭夫人啟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段段奔鄢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鄭志也且譏失教鄭伯遂寘武姜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居久之潁考叔有獻于公公使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大隧逆姜出賦而融融泄泄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性果忍善兵又明于時與權既克許則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于四方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既敗王師于繻葛

王傷于師則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吾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逆惡不遂以能犯大難而竟免其身

召穆公

昔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王益嚴道路以目王喜告穆公曰吾能監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王不聽于是國人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曰昔我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

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召穆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太子靖長于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嗚呼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爲千古義士之最況召公以已子代太子乎況王長于召公家而習其訓誨乎況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見于江漢等篇者乎

吉甫

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

其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掇之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聞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采棹花以食其隣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申公魯詩俱以小弁繫尹伯奇事趙岐注孟子亦云小弁尹伯奇事○古言云周宣王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玁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微矣

仲山甫

山甫周卿士虞仲之孫姬姓食采于樊因氏焉謚穆仲周宣王時魯武公西朝周以長子括與少子戲見王王愛戲欲立之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少是教之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將王命有壅而行誅是自誅王命也誅之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王不聽卒立戲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伯御十有一年宣王伐魯誅伯御問魯公子能訓導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其稱乎王曰何故對曰稱肅恭明神而敬

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于夷宮宣王祖父夷王廟宣王伐姜戎敗績乃料民于太原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生死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

之及幽王乃廢滅

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爲帝嚳次妃祀于高禖吞鳥卵而生契一云與其姊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啣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列女傳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産子遂自修飭教以事理惟思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一云簡狄與其妹娣居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天帝使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

卵而北飛二女爲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爲北音也

周賢妃

太史公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唯周自后稷母姜嫄厥德不回以昭受上帝上帝依焉實始生周古公妃太姜貞順率道廣於德教遷岐胥宇皆與謀焉蓋世有丕德至太任益聖太任者摯任氏之中女也爲公季元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故人生而肖萬物者皆母祖子時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以肖而化也太任可謂知肖化矣及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太姒仁明順道思媚

于姜任文王之爲西伯也文母治內進窈窕思賢淑以廣徽嗣關雎作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居內而能念臣下之勤勞咨嗟咏嘆風王于禮賢審官葛覃卷耳賦焉而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在則師尚父女也其後乃有宣王后宣姜宣姜有賢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后出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曰妾實不德使王失禮而晏朝天下見以爲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起自婢子

起當伏其辜敢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增修于政○古言云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于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褒姒

褒國名夏同姓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庭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龍所[illegible]精也）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櫝寘之其後夏亡傳櫝于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

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時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僇之逃于道而見鄉者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褒姁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后與繒西犬戎共攻殺幽王國語曰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先是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及變褒姒伯陽曰既成矣無可奈何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燧諸侯悉至褒姒乃大笑後申侯與犬戎入寇舉燧兵莫至遂有驪山之敗

人物考卷八

詩經類考卷之九

宗族考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釆輯

名物疏云按古之釋族者有三說古尚書說云九族高祖玄孫之親鄭玄周禮小司徒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及禮記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注云三族父子孫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巳昆弟子昆弟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以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

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此純以父族而言者也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父族四五屬之內一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二巳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三巳之子適人者與其子四母族三母之父姓一母之母姓二母女昆弟適人三妻族二妻之父姓一妻之母姓二此兼內外親而言者也杜預左傳親其九族注云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此純以外親而言者也予謂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蓋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此九族之定訓也經或言三族者舉其本或言九族者及其末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巳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嫌於嫁娶不容慮其不虞士昏禮欲及未有慮其不虞而迎婦知異姓不在族中明矣且季梁對君無容近舍本宗而遠取外屬元凱之釋尤爲大謬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豈亦異姓乎孔氏乃疑高曾曾玄不能一身備有故以外親充數殊不知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亡與高曾一代者或高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與曾玄爲一代者非曾玄族乎何足以難孔鄭之

義也沮洳釋公族又有二說毛云同祖朱云同高祖據左傳曰同姓于宗廟謂諸姬也同姓于祖廟謂凡蔣邢茅胙祭也同族于禰廟謂五服之內也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訃練祥則告是朱義有所昉不似毛公徒對例而云也○白虎通宗尊也爲先祖主族人之所尊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别

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
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所親備矣〇
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其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
宗之爲大宗遠雖遠于絕屬猶爲之服齊衰三月母
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
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
體其別有四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
之宗必有以統之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
統公子謂之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
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

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
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
人于外主婦統族婦于內死雖殤皆服以成人齒
雖七十也主婦不可缺居雖異邦必正祭不可舉妻
死雖母在也禪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
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
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
後易之疏名物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則於適子而爲大
夫士之始祖也繼別者別子之適子爲大宗以族人
祭祀之宗百世不遷者故宗室惟大夫士有之〇梁
氏策要曰別子者何也諸侯以嫡長繼世爲君適子
母弟以下爲大夫皆謂庶子不敢祖諸侯故謂
別子也爲祖者何也以其爲後世始祖也或曰別子
有三者何也此言諸侯嫡子之母弟一也或異姓始
來爲卿大夫於此而別於本國不來者二也或起自
民庶爲卿大夫而別於隱淪者三也繼別爲宗何也
別子之適子繼別子而爲大宗世世以嫡子嗣之而
凡羣庶子之子孫皆不宗之也此大宗也小宗有四
何也其第一世曰繼禰小宗爲親兄弟取宗其服朞
第二世曰繼祖小宗爲同堂兄弟所宗其服大功第

三世曰繼曾祖小宗爲再從兄弟所宗其服小功第
四世曰繼高祖小宗爲三從兄弟所宗其服緦麻自
五世外則無服矣百世不遷之宗何也即大宗也小
宗有四而大宗惟一雖五世外亦爲之齊衰三月也
五世則遷之宗即小宗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
廟以義立故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親高祖之廟以
恩立故五世則遷喪服小記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
下者也〇陳祥道禮書曰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
于外主婦統族婦於內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
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

不列于宗貿循言奸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自虎通曰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胡翰曰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爲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

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宗者公子是也說者爲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嫡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若宗子雖不爲大夫而有世祿則自以上牲祭之矣雖世子子爲大夫亦無加焉惟大宗之子無世祿而小宗繫士庶人之子孫其有庶子爲大夫者乃以上牲祭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嫡乎其有非卿大夫之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

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選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勿爲後者其兄弟従自繼祖禰勿爲殤子後也非廢宗也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毋死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毋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

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令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慮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羅虞臣小宗辨曰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之為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以為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

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於[illegible]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為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為宗其得各自為宗可也謂其為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為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為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為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為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為高祖後者為高祖宗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為宗小宗以高祖為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為宗得為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為繼禰自其終言則為繼高禰之

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為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為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為宗故曰宗子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為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

得不分而爲四曰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
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
父而宗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
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
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
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
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
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
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
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

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
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
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
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
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
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
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
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
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爲四
項是惑於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

無子故其宗亡而虛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善宗
善之嫡昭圖繼祖者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
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福
福之子宗曼爲宗以繼高祖應自爲其曾祖立宗既
爲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
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令人孰不欲曾
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
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
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
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

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
令頓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歸有光爲公子有宗
道論曰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
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
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
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也
曰公子[illegible]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爲公子之大宗
者公也巳自別于正體爲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
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復不遷之宗于是乎出
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有小宗而無大宗也

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巳無大宗是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于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巳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

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其變至於無窮皆自于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惟巳而巳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君于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于是乎合故號爲宗爲小宗者以之

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于何生曰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〇正義曰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

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巳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

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太祖也周旣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于下五世而婚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

大夫皆同○正義又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于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

詩經類考卷九終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官制考

公

什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于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常曜辨曰公直也謂其正直無私也字从八从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私則爲公○謚法云立制及衆曰公○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周官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又曰上公之禮執桓圭

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樊纓九就二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會賓主之間九十步

侯

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又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援神契云侯候也所以守藩也○白虎通云侯者候也候順逆也○周官禮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又曰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二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會賓主之間七十步

伯

周禮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于內○名物疏按伯有五同名異職召伯之伯九命伯也有方伯則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州伯

有牧下二伯則左傳云五侯九伯旄丘序云責衛伯者是也有伯爵則周禮七命之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州伯者也○周書云士率衆時作謂之伯○要略云伯把也持政事也○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王制云伯七十里○周禮云諸侯之地封疆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又云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寺人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政令○疏云諸侯寺人傳達君命○范蔚宗云易曰天

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
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月令
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
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
乎○楊用修云史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寺人
也此云寺人之令言君不接羣臣但使寺人傳令秦
用閹官非一日矣○大雅召旻之昏椓箋云昏閽人
也昏其官名○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掌守王宮
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
怪民不入宮凡内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

時啟閉掌掃門庭○天官酒人奄十人注云奄精氣
閉藏者漿人奄五人籩人醢人各奄一人醯人鹽人
各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
之正内五人内豎倍寺人之數地官舂人饎人各奄
二人稾人奄八人春官守祧奄八人

候人

周禮候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
人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
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國語單襄公
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
逆之候人為導○孔疏云身何戈祋謂作候人之徒
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田畯

什言曰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
嗇夫是也○傳云田畯田大夫疏云此官選俊人主
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
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按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
地自三百里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于田農之時特
命之主其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大夫
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

先教田之官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甫田
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云郊特牲曰蜡之祭
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
稷蜡者為田報祭故知祀此二人此言田畯乃是當
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實異

僕夫

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
效駕奮衣由右上取二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
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凡僕人之禮必授人
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

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疏云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周禮太僕王出入自左御而前驅太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掌御戎車齊僕掌御金路以賓道僕掌御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二車從車使車○禮書曰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僕者有以貴爲賤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

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僕也

祈父

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書云祈父薄違蔡氏云祈父遏逐違命者也○小宰云夏官其屬六十○記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司馬主兵古官也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度故言馬也○韋昭辨什名曰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訓馬爲武者

取其速行也○家語云司馬成聖注云聖通也征伐所以通天下成聖者聖功于是成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注謂削其地之四隣也）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音善會諸侯爲壇以伐之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中冬教大閱如戰之陳○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

賞誅大會同則率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其屬有司
勲馬質主平馬價小子主祭祀小事司爟掌固主國所依阻曰固司險在國
曰國在野曰險候人環人環猶却也主以勇力却敵挈壺氏所以定漏刻射人
司士掌群臣之版司右勇士爲車右者司右王之旅賁氏以勇力而衛王節服
氏其所著服與王爲節大僕小臣大僕之屬祭僕代王行祀御僕弁師掌五
冕之官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掌弓弩矢箙之類槀人箭幹曰槀
戎右齊右充王路之右金道右充象路之右大馭王路之馭戎僕革路
之馭齊僕金路之馭道僕象路之馭田僕木路之馭馭夫二車從車使車之馭校人趣
馬庾人庾隱也以閑者馬之所隱也職方氏主職貢圖籍土方氏主四方邦

國之土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訓方氏主訓四方之民形方氏主制四方
邦國之形體川師邍師與原同謂地廣平者匡人主正諸侯以法則撢人猶探
也王誦王意以告天下撢音貪都司馬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家司
馬家大夫之采邑也

大人

朱傳云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周禮太卜掌三夢
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盛陟其經運十其別
九十以𧗳之八命贊三夢之占吉夢掌其歲時觀天
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
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
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
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

牧人

周禮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注牧
人養牲于田野者

太師

太師古官大戴禮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今
之典傳不聞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
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尚書孔安國注云師天子所

法也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有德乃堪之○鄭曉古
言云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
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
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
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
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
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
太史者逸也又云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
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
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

冠衛侯司空毛公太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卿

什名云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也○白虎通云卿之爲言章也彰善明理也○應劭漢官儀云卿章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也○禮記曰夏后氏始置九卿殷亦九卿周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說苑云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地理舉于九卿

卿士

孔氏云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

爲名故謂之卿士○朱傳云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巳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伊尹曰九卿通寒暑

司徒

管子曰黃帝得祝融于南方使爲司徒之始少昊以祝鳩氏爲司徒舜命契爲司徒周禮立地官爲司徒大司徒之職卿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頒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軍旅

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其屬有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封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暴音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田虞川衡澤虞卝礦音人角人羽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禮記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尚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韓詩外傳云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家語云司徒之官以成德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

冢宰

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屬有

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甸師獸人䱷人（同漁）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家語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齊職儀云堯命羲和主陰陽之職卽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為天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

膳夫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之食飲膳羞（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庶羞也）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進用六穀（黍稷稌粱苽麥）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用百有二十品（羞出于牲及禽獸以備滋味）珍用八物（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

醬用百有二十甕（醢六十醯六十）王日一舉（謂朝食也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皆有俎（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造謂造食之所）王齊日三舉（齊謂散齊致齊也齊必變食故特加二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疫癘）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如日月薄蝕山崩川竭也）邦有大故則不舉（如寇戎之事）王燕食（謂日中與日夕飲燕）則奉膳贊祭（燕食則其祭不如朝食之盛故膳夫受而贊之）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代王酌酒獻賓）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羞之頒賜皆掌之歲終則會唯王及世子之膳

不會

內史

內史中大夫一人（猶今之內制即翰林之職也）掌王之八枋之法（枋與柄同）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貳之令（上以道詔而下守之爲法上以命使而下稟之爲令）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謂事治之先後）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四方諸侯以書奏事于王）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書其辭于方版而出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又書副本而藏之待考也）○內史卽唐

虞之納言後世之尚書所謂王之喉舌是也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亦納王命賦政四海○漢書韋彪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皆決之不可不察○天文志斗魁六星曰文昌宮荀緯云尚書是謂文昌天府也○家語子曰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

趣馬

趣馬下士皁一人掌贊正良馬（贊助校人而正馬之弗良者）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所以閑之以辨六馬之等）掌駕說之頒（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叙而頒之）辨四時之居治（居謂牧廐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以聽馭夫

師氏

師氏中大夫一人掌以媺詔王（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行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天子路寢之門畫虎以明勇猛）司王朝（王日視朝于路寢門外師氏居其左以司察之）掌國中失之事（中禮者中失禮者）以教國弟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

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大夫

白虎通云大夫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大夫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易卦通驗云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伏羲因之○說苑伊尹對湯曰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儀禮說云上大夫卿也國家有

三卿五大夫

正大夫

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太夫○王荆公云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賈公彦曰正長也六卿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正也云掌官法者掌當官之法也以治要者要謂大計要也

三事大夫

疏云鄭言三公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朱傳云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周官太宰

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卿闕冬官小宰司會小司徒州長師氏遂人遂大夫小宗伯大司樂內史小司馬戎右大馭戎僕校人職方事小司寇大行人中大夫宰夫太府內宰鄉師黨正保氏司市司門遂師縣正廩人肆師冢人墓大夫樂師太師太卜大祝太史內史巾車軍司馬射人司士諸子虎賁氏太僕司甲司弓矢齊右齊僕士師小行人下大夫○周禮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夫五人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徒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缺一大夫故五人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畺地各百里其次踈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六卿雖尊位在天子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其次更疏者在五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後漢書云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書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主開德宣符○環濟

要略云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三公者象鼎足共承其上也○鹽鐵論云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冊青也○宋書曰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春秋漢含孳云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六韜云廿七大夫者爲匃脉之臣○周六官卽虞九官也周

六官之外有師傅保而虞無之保傅有官乃家天下之後多爲孺子王而設也

祝

祝史郊特牲曰祝將命也注云用傳主人之命于神也○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注云順豐年也年大有年也永歷年也貞正命也吉祈福祿也化弭災兵也筴遠罪疾也○禮運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注云祝告嘏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

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拜又云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辠疾○掌凡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喪祝掌喪祭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攻說禬禜之祝號○儀禮士喪旣夕有夏祝商祝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有祝

監

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鄉飲酒禮鄉射禮曰作相爲司正燕禮曰射人爲司正大射曰擯者遂爲司正

史

呂東萊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

立之監卽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佐之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讀四方之事書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凡數從政者○禮記云史載筆士載言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大戴禮云太子旣冠成人免于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左傳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史通云古者言爲尚書事

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司其職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官○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至于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

司空

尚書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禮記云司空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元命苞云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書大傳云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漢官解詁云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史記司空古官也少昊以鳲鳩氏爲司空舜典曰伯益作司空至

周始以司空爲冬官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專掌度地居民量地制邑焉其屬有匠人爲甲弓人爲弓矢人爲矢桃氏爲劍廬人爲廬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也○家語注云司空事官也禮非事不立故司空之官所以成禮也度量不審舉事失禮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冬官考工記鄭注云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唐虞以上曰共工○通典云司空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大尉同○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爲穴以居人○古今通語曰使國無枉法治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

太保

太保古官保養也○賈誼新書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禮不經不法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遜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聲色不比順隱琴曳悉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應劭漢官云太保謂保安天

子于德義禮記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周禮保氏掌諫王惡注云以禮義正之也○大戴禮曰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人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誠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強于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陞降不以禮俯仰周旋不中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保介

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

於參保介之御間躬耕帝籍注云保介車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載耒耜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朱傳云蓋農官之副也○名物疏按周禮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氏曰鄙廵行縣鄙然則耕籍於郊葢木路矣周禮夏官有戎右齊右道右而無木路之右鄭氏云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此保介卽戎右也高誘惟云副也朱子增成其義曰農官之副然未見確然也

庶士

周禮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說苑伊尹曰列士所以參大夫也○周書曰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

阿衡

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書君奭曰在昔成湯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湯以爲阿衡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

官制考卷十終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釆輯

飲食考

酒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釋名云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世本云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飲奄也以口奄而飲咽之也麴柯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糱缺也漬麥覆之使生芽缺也酴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醇酒也醨薄

酒也醹厚酒也醑莤縮酒也酒之清者曰醥清而甜者曰酏濁者曰醠濁而微清曰醙厚者曰醇亦曰醹重釀者曰酎甜而一宿熟者曰醴美者曰醑苦者曰醅紅者曰醍綠者曰醽白者曰醝○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有滓）二曰醴齊（始成醴）三曰盎齊（葱白色）四曰緹齊（音體成而紅）五曰沈齊（造清）以節度言之故曰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有事而飲者）二曰昔酒（久白）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醴之沸者）二曰醫（以醴為酏漿也）三曰漿四曰酏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共賓客之禮酒共后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凡饗士庶子耆老孤子皆共其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寒粥）醫酏司尊彝云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注云凡酒謂三酒也四者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月令云仲冬之月必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糱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曲禮曰祭宗廟酒曰清酌禮運曰玄酒在室

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春秋緯云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注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尚書酒誥曰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

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初學記）○漢書酒者天之美祿○王莽詔書酒者百藥之長嘉會之好○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有政施天乳以哺人○禮記云殷尚醴周尚酒孔疏云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此皆其時之用耳○又云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豳風春酒

疏周禮清酒注云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卽彼三酒之中清酒也

有酒酤我

毛傳云酤一宿酒也○酒經云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䴷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楚詞云四酎并熟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蘖和楚瀝只○張衡南都賦云酒則九醞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醒○曹植酒賦云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湧或素蟻浮蓱○抱朴子云黃帝酒泉法以麴米和藥成丹一斗酒內一升水煮之千歲其味常好○神仙服食經云採南燭草煮其汁爲酒碧暎五色服之通神○南嶽夫人傳云夫人在王屋山王子喬等降夫人設瓊蘇綠酒○列仙傳云安期先生與神女會圜丘酣玄碧之香酒○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名青田壺○贊夏亦酒名也○遯頻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溪水隨飲而

醒○劉白墮夏月以酒暴日中可攜千里○神異經云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則一尊復生焉與天地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獐鹿脯飲此酒人不死長生○楊孚異物志云文草作酒其味甚美土人以金買草不言貴也○十洲記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食

說文云食一米也从皀（皮及）亼（音集）聲○周書云黃帝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周禮膳夫王食用六穀食

醫掌和王之六食○禮記云食養陰氣也又云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釋名云食植也所以自生殖也○古史考云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于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闞澤九章曰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鑿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

粲

傳云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食采祿○周禮疏云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

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古者祿皆月別給之若今月奉○爾雅云粲餐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朱傳或曰粲粟之精鑿者○說文云稻重一秳(音石)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毇(音毀)爲米六斗大半斗爲粲

飧

傳云熟食曰飧○周禮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注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小曰飧大曰饔餼○聘禮云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牲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說文飧餔也從夕食○字林云水澆飯也○韻會注云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飧爲飯別名

○釋名云飧散也投水于中解散也○名物疏按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故易傳然說文云水澆飯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餒而不食未始非熟食也不知鄭何見定以熟食爲牢禮之飧耳

鹽

疏云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四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董氏云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故安邑之出爲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戴氏鼠璞云西

漢中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也於鹽造監故
盬音古采薇注靡盬謂盬不攻緻也周禮盬人共其
苦鹽杜子春讀爲盬謂盬鹽直用不湅治益海鹽湅
治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鹽易壞也

餱

爾雅養音𩝐餱食也○說文餱乾食也○釋名云餱候
也候人饑者以食之也

饎

說文饎酒食也或从配音𩞁或从米○周禮饎同𩞁人掌
凡祭祀共盛○儀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云視

黍稷曰饎

飲

禮記云飲養陽氣也○周禮膳夫王飲用六清食醫
掌和王之六飲酒正辨四飲清醫漿酏漿人掌共王
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凡飲共之○內則飲重醴稻
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
醷音臆濫

膾

釋名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
會合和之也○禮記云進食之禮膾炙處外又云牛
膾羊炙魚膾芥醬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
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又云牛與
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
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
實之醯以柔之陳氏云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爲大臠
而後報切之爲膾也

醴

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明堂位云殷尚醴周尚
酒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此皆其時之

用耳○韓詩說云醴甜而不泲也○說文曰酒一宿
熟也○孔疏云醴不可專飲天子於羣臣不徒設醴
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言饗醴命之
宥是饗醴者天子飲酒之敬故舉醴言之也

饔

說文熟食也○周禮內饔外饔鄭云饔割烹煎和之
稱○儀禮雍人槩鼎匕俎于雍爨注云雍人掌割烹
之事者

殽

說文肴啖也徐鍇曰謂已修庖之可食也○什文云

孰肉有骨曰殽大臠曰胾○曲禮云進食之禮左殽右胾○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殽

漿

什名云漿將也飲之寒温多少與體相將順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注漿今之䵺漿疏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凉醫酏入于酒府○禮記進食之禮酒漿處右又云飲漿水醷濫注云漿酢胾○管子云左酒右漿○素問曰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

燔

傳云燔取膟膋○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爓祭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又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敎衆反始也○箋云燔燔肉也疏云燔者火燒之名難熟者近火故肉燔也亦爲臠貫之以炙于火非炮燒之也○士虞主婦亞獻尸賓以燔從獻祝佐食皆如初賓長三獻燔從如初儀特牲饋食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獻祝燔從如初儀賓三獻燔從如初有司徹云次賓羞羊燔豕燔○周禮量人凡祭祀饗賓掌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炙

傳云炙肉也疏云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箋云肝肝炙也疏云炙者遠火之稱易熟者遠之故炙肝也○士虞主人酳尸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用鹽特牲云主人洗角升酌酳尸賓長以肝從尸取肝換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獻祝以肝從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亦如之主人致爵于主婦

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少牢禮主人酳尸賓長羞牢肝縮進末獻祝羞牢肝

菹

什名云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于寒温之間不得爛也○聲類云菹藏菜也○周禮云醢人掌共五齊七菹○說文云酢菜也○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共醢以七菹實之○記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疏周禮場人祭祀供果蓏是祭必有瓜菹醢人豆實無瓜菹者文不具○采蘩傳云公侯夫人執蘩○醢人職云嘉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

菹魚醢〇文王嗜昌菹

清酒

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朱傳云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孔疏云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三酒之清酒畢于五齊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〇儀禮特牲云壺禁在東序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又尊兩壺于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云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〇禮記禮也者反古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又云玄酒在室疏云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大古無

酒此水當酒所用貴重古物陳設之在于室內而近北〇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事沃盥鬯人掌共鬯秬而飾之凡王之齋事共其秬鬯大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鄭玄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〇禮記云諸侯未賜圭瓚資鬯于天子又云周人尚臭鬱合臭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暢臼以掬杵以梧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

帝又云加以鬱鬯以報鬼也〇玉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熏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〇毛氏云九命錫圭瓚秬鬯〇說文云鬱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米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〇魏略云鬱金生大秦國〇陳藏器云其花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　本草圖經云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〇周

禮酒正凡祭祀以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〇禮書云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鄭氏以祫備五齊禘備四齊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盎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矣

齊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注云粢稷也爲穀長是以名在器曰盛又云九嬪凡祭祀贊玉齍廪人大祭祀則共接盛舍人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舂人祭祀共齍盛之米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大宗伯凡祀享祭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注云黍稷稻粱麥苽又云祭之日逆齍省鑊肆師祭之日表粢盛告潔大祝辨齍號○禮記云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又云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

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又云惟社丘乘共粢盛又云天子爲籍千畝諸侯百畝以爲醴酪粢盛又云八簋之實○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又云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穀梁傳云三宮米而藏諸御廪公羊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廪○國語曰廪于籍之東南鍾而藏之又云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

核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

飴

內則云棗栗飴蜜以甘之○什文曰飴餳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飴謂之餃䭅謂之餹○說文云飴米糵煎也餳和饊(蘇旰)者也○什名云飴小弱于餳形怡怡然也

醓醢

周禮醢人職女醢二十人謂女奴曉醢者○爾雅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什名云醢海也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醢多汁者曰醓醓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公食大夫禮云韭菹以東醓醢聘禮饔

堂上八豆其南醓醢屈西夾六豆其東醓醢屈醓醢百甕少牢禮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深蒲醓醢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鄭注云醢肉汁也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掌客上公饔餼醯醢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禮記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云此謂諸侯也與天子之豆有錯雜○禮記

外傳云醢有塗產有水物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四
民月令云五月一日可作醢

膍 脿

說文云土藏也徐曰膍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
物○月令春祭先膍○尚書歐陽說膍土也古尚書
說膍木也○脿傳云函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脿口
下曰函

脯

什名云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修縮也乾燥而縮也
○周禮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腊人掌乾肉凡

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
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注云薄析曰膴捶之而施
薑桂曰腶(丁亂)修腊小物全乾○儀禮曰鄉飲酒主
人立於西階東薦脯使行出祖什軷祭脯士冠賓東
面薦脯○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illegible])右末祭宗廟
脯曰尹祭婦人之摯脯修內則牛修鹿脯田豕脯麋
脯麕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郊特牲云大
饗尚腶修而已矣少儀云其以束修賜人若獻人則
執修以將命○禮書云膳夫凡王之稍食則脯醢冠
禮醮則脯醢喪禮小斂特豚脯醢以脯醢之于魚腊
菹為輕故也大饗尚腶修以禮賓冠禮取脯以見母
婚禮賓取脯授從者燕禮賓執脯賜鍾人又婚禮婦
摯腶脯以見姑學者束修以見師以脯之于禮為重
故也用之於前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羞之於
後則遵人加籩之實栗脯是也脯體之直謂之脡士
虞脯四脡鄉飲禮薦脯五脡是也脡亦謂之膱(職)鄉
射禮薦腊用遵五膱膱長尺二寸是也○盧湛祭法
春祠用脯夏用䏿脯○穀梁傳云束修之肉不行境
中注曰束修脯也○東方朔傳云濕肉為膾乾肉為
脯乾肉而薄切也

積

箋云乃有積委○周禮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
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遺人掌邦之委積
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都之委積以待
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
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路室有委候館有積注云
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
少曰委多曰積遂人凡賓客令野修道而委積遂師
賓客庀其委積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邦有會
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

道路之委積掌訝賓客至戒官修委積

餴饎

傳云饎餴〔音熾〕也○什言云饙〔音分〕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餈〔音姿〕飯爲饙饙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什名云饙分也衆粒各自分也饙音分半蒸飯也○春秋運斗樞曰粟五變以陽化生而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粲爲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廣雅云羹謂之湆○什名云羹

汪也汁汪郎也○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疏云大羹肉湆盛于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鉶羹是陪鼎膷臐膮調以五味盛于鉶器謂之鉶羹若盛于豆卽謂之庶羞卽公食大夫十六豆也○公食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曲禮云進食之禮羹居人之右毋嚃〔音踏〕羹毋絮羹羹之有菜者用梜〔音頰〕禮運云退而合亨實其鉶羹禮器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郊特牲云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內則云膳膷臐膮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兎羹和糝不蓼凡羹齊視夏時士不貳羹胾鶉羹雞羹釀之蓼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毛詩義問云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朱子云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皆曰羹定葢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淮南子曰豆之上先大羹○繆襲祭儀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

毛炰

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炰之豚注云爓去毛而炰之以

備八珍○內則云炮取豚若將〔當作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當作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音展〕爲稻粉糔〔息酒反〕溲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于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說文豚小豕也

胾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注胾切肉也殽在俎胾在豆又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辯音徧〕○說文胾大臠也

飲食考卷十一終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服飾考

私

傳云私燕服也疏云六服之外唯有纚笄綃衣○士昏禮注云纚縚(他刀切)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綃綃屬也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按左傳褻其衵服(衵音日)注近身衣也又古雋內衵註因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什器云衣裗謂之裞(裞音說 裗音流)黼領謂之襮緣謂之純統(音穴)謂之褮(音營)衣背謂之襟衱(音劫)謂之裾衿謂之袸(音賢)衣蔽前謂之襜○世本曰胡曹作衣○什名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音彖)衣六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也

被

箋云禮記主婦髲鬄○說文云髲益髮也○什名云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少牢禮云主婦被錫注云被錫讀爲髲鬄(鬄音剃)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紒音計)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如占反)注云次首飾純衣絲衣○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以覆首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后同○嚴粲云王后六服褖衣爲進朝于王之服首則服次夫人于國與王后服同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

禮異○名物疏以爲正祭時夫人自應服副不服次服次特在視濯溉饎爨之時也嚴曹之言非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且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五經要義云古者著裘于內而以綿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裹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詞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裘袒謂之裼大裘不裼反本取其質也○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周官曰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

冬之服仲秋獻良裘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
頒賜○五經要義曰諸侯衛君以蕃臣韓羔狐貉
之也○禮記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
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
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
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
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弔則
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
無事則裼弗敢克也童子不裘不帛禮不盛服不克

故大裘不裼○白虎通云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
名物疏云按狐裘有三錦衣狐裘天子之朝服諸侯
于天子之朝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
朝亦得服之黃衣狐裘蜡祭後臘先祖之服毛注狐
裘云大夫狐蒼裘蒼青同色所謂君子狐青裘豹袖
玄綃衣以裼之者也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皇氏
云玄衣謂玄端也狐青裘所施禮無明說皇氏以爲
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無所據據鄭注
周禮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司農

云功裘卿大夫所服則二鄭之意皆不以狐青爲諸
侯之朝服在朝君臣同服卿大夫可推○論語云狐
貉之厚以居蓋狐善疑務聽疑斯戒聽斯安燕息
者之事也狐青裘必卿大夫之燕服矣都人士狐裘
黃黃則庶人亦服黃衣裘先儒以爲不裼又春秋之
戎服亦以狐裘左傳臧之狐敗我于狐駘是也

副

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
兼用眾物成其飾也○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
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

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毛傳云編髮爲之○祭
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廣雅云
假結謂之鬠交鬀救○名物疏纂續漢書輿服志云皇
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糾八爵
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鄭氏所見之步搖其制蓋
如此○宋玉諷賦云主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亦
古矣鄭氏之說雖未必信然要非編髮爲之若編髮
則是編矣

笄

釋名云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三禮圖云笄

笄也士以骨大夫以象○士冠禮皮弁爵弁笄同傳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諸侯之繅斿九就玉
笄○追師掌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
秋傳曰衡紞紘綖後鄭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
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笄
卷髮者○曲禮云女嫁笄而字內則云女子十有五
而笄二十而嫁雜記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
人執其禮燕則鬈首○名物疏云案笄今之簪也男
子冕弁冠皆得施之婦人十五笄則亦常飾耳惟玉
笄爲后夫人祭服之盛飾祭統副褘則以配褘衣此

詩其之翟也則以配褕闕二翟內外命婦服鞠衣展
衣祿衣者俱不得用喪服傳云吉笄者象笄也則卿
大夫士及其妻或皆用象與若桑笄箭笄榛笄則喪
服所用或當無貴賤一也此詩毛傳云笄衡笄蓋聯
引追師追衡笄之文以見笄之爲玉也衡笄二物衡
垂于當耳笄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爲一云笄垂
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什衡非什笄也

珈

箋云珈之言加也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所有未聞疏
云六珈飾之有六○說文云婦人首飾從玉珈聲

翟

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
褕翟以下如王后○王藻云王后褘衣夫人褕翟君
命闕翟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祿衣○崔靈恩云王
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
人如命數翟雉名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
綴于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也按五采成章曰翬
○三禮圖云禕衣服者后從王祭祀先王之服也褕
翟后從王祭先公服也刻青翟形采畫雉綴于衣是
也闕翟闕而不畫后祭群小祀服也刻赤繒爲翟形

而衣不采畫綴于衣也鞠衣后親桑之服色象桑始
生也展衣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卿大夫之妻服
以助君祭也襐衣后御于王之服○名物疏按翟毛
氏謂羽飾衣鄭謂刻繒采畫不用眞羽六服之色毛
云展用丹縠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
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鄭賈之徒則云祿衣黑展衣
白鞠衣黃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古制無稽各以意
爲說不足多辨

充耳

淇澳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箋云

所以懸瑱者忒名爲紞纊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示不聽讒不視非禮○羅氏云瑱以玉爲之以纊縛之而屬于紞懸之當耳紞纊如條上屬于衡○名物疏按弁師云諸侯王瑱鄭注冬官玉人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則諸侯得用玉毛云諸侯以石蓋失之白公子張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依此文是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矣欂弓云練角瑱所以垂充耳者謂之紞魯語王后織玄紞夫人加紘綖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自

夫人至士妻特有所加而已按士喪禮曰纊用白纊又東方朔傳曰黈纊塞耳則人君與士之纊有黃與白之別而已其紞五色三色之辨未詳聞也

弁

儀禮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白虎通曰弁之爲言樊持髮也○什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結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爲韋弁○周禮弁師職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鄭司農云會以五采束髮也玄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中每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此天子飾也下柢也以象爲之侯伯璂飾七子男五玉玉以三采大夫四玉二采按魏臺訪議曰五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所作弁柢也凡有笄無纓○晉褒云天子弁以白玉飾○家語云諸侯以皮弁告朔于太廟○舊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左傳劉定公館趙文子於洛汭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周禮司服職眡朝皮弁服鄭注云眡朝內外朝之事又云凡

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凶事服弁服鄭注云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弔事弁経服鄭注云弁経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経也○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禮書云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麑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則士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諸侯青紘則士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祭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于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亦因其自然者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絰與

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爵弁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爵弁服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皮弁服此與君視朔之服也以白鹿皮爲冠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後漢輿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按孔安國曰爵韋弁也而劉熙什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覲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書爵弁先于綦弁注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士冠禮爵弁服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緇衣書二人爵弁執惠雜記服諸侯爵弁[illegible]子

羔之襲爵弁一祭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名物疏按陳氏疑爵弁爲韋弁其說或是也韋弁有二兵事之韋弁服以靺韐爲弁又以爲衣裳聘禮卿歸饔餼之韋弁服靺布爲衣而素裳然則與士爵弁纁裳純衣異矣豈卿大夫士之爵弁服殊其衣裳不若皮弁服之共素衣素積與抑爵韋固非一物也

錦衣

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什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王制云錦衣珠玉成器不鬻于市○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潛夫論云濯錦以魚

褧衣

玉藻云禪爲絅裴注有衣裳而無裏○方言云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禪衣○朱箋云褧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爲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之士妻紨衣纁袡

○名物疏按說文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檾枲屬高四五尺或七八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以爲布及造繩索者也與禪衣之解不同

珮

左傳云珮衷之旗也○說文曰佩從人凡聲珮必有巾帨○白虎通云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即珮環能本道德即珮琨能決嫌疑即珮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也○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佩之屬

○蔡說毛詩疏字義曰以爲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爲蔡氏魏略曰有雙璜雙珩琚瑀衝牙玭珠爲佩者○三禮圖曰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蠙珠爲璜○孔穎達云珮玉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前後下端垂以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禮書云衝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佩奚適而非道耶○禮記曰天子珮白玉而玄組綬公侯珮山玄玉而

朱組綬大夫珮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珮瑜玉而綦組綬士珮瓀玫而緼組綬又曰君在珮玉左結珮右設珮居則設珮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凡帶必設珮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又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又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其捐佩遂璲瑞玉也以瑞玉而爲珮也○曲禮云子

事父母左右佩用左珮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珮玦捍管遰大觽木燧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觽解小結也觽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也捍拾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觽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觽木燧男女未冠笄者皆被容臭古有德佩事佩德佩玉也事佩則左右所佩諸物也左佩五右佩六陰陽奇偶之義也

帶

什名云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帶也○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晉語云內子爲大帶○禮記云

子事父母韠紳縉笏婦事舅姑笄總衣紳○又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也而素帶終辟注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素帶辟垂裨其紐及末士練帶率音律下辟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其末而已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約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有司府史之屬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紳韠結三齊革帶博二寸凡佩繫于革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朱綠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玄華華黃色也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黃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士以緇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下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帶有司之帶也無箴功則不禪

之○名物疏按古者帶有二左傳帶裳幅舄之帶革帶也又云鞶厲游纓鞶大帶也革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笏搢于二帶之間天子至士大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其裨飾亦別盖朱正陽之色綠少陽之雜天子諸侯體陽而兼乎下故裨以朱綠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飾以緇而已於大夫言帶四寸於士言紳三尺則推而上可知故此篇箋云吾紳帶三尺

琚

纂要云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羅中行云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衝牙者也○朱氏云琚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錢氏云珮玉之雙璜上繫于珩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使得因珩之抑揚以自相衝擊于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或以大珠或雜用瑀石詩言琚言瓊則佩之美者也

毳衣

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子男之

服自毳冕而下鄭注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
章裳二章凡五〔衣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二章黼也黻也〕子男
毳冕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皆玄冕
而祭于巳○什名云毳芮也畫藻文于衣象水草之
毳芮溫煖而潔也○三禮圖云毳冕子男服以朝天
子○名物疏案毳冕子男朝聘天子之服此大夫四
命其出封五命或本諸侯子男入爲大夫其得服毳
衣固也但非聽訟之服說文引此詩毳衣如菼菼作
䊹〔注 版〕云帛騅色也如璊璊作𧝑云以毳爲罽〔記作〕
如虋故謂之𧝑虋禾之赤苗也其解罽云西胡毳布

解毳云獸細毛豈以毳布爲衣其青者如騅帛赤者
如禾之赤苗乎若然則與毳冕名同實異或云菼玄
色言其衣如之璊纁色言其裳如之玄衣纁裳所謂
大夫玄冕也上大夫卿故得服毳衣然玄冕亦所以
朝聘王之大夫其祭于巳卽用爵弁不服玄冕況聽
訟乎宗彝鄭以爲虎蜼○孔氏書傳云宗廟彝樽以
山龍華虫爲飾古禮湮亡未知誰得其正

緇衣

什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考工記
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論語疏云案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
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
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
衣色玄玄卽緇色之小別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
臣日視朝之服也

巾

說文云佩巾也从冂〔莫狄反〕丨〔音皿〕象系也○方言云帤
巾也大巾謂之岔〔音分〕嵩岳之南陳頴之間謂之帤〔音如〕
〔反〕亦謂之幏○名物疏按禮記左佩紛帨紛帨〔拭巾〕

也此巾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褁頭之巾未詳典據
然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蓋賤者之服漢
元服幘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云王莽禿幘施屋也
至東漢魏晉更以巾爲雅素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
皆着縑巾及有所謂綸巾葛巾角巾者而女子卒冠
亦謂之巾幗諸葛以貽司馬意者婦人褁頭者可通
名巾與楊用修以巾幗爲女子未笄之冠又未知何
據也

屨

禮記云坐而遷屨俯而納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三禮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其色各隨裳色夏用葛冬用皮○方言曰絲作謂之履麻作謂之不借○李尤文屨銘曰乃制玆屨文質斌斌允顯明哲卑以牧身步此坦道絶彼埃塵○崔寔四民月令云八月制帛履十月作帛履○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菲草履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裡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

冠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白虎通云所以有冠者帣也所以帣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聽樂成禮有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記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在後及居首者武至而不用者矣○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冠黃文白帝冠白文黑帝冠黑文○晉傅玄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素衣

詩緝云素絲也以素爲衣者謂中衣也○鄭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玉藻云深衣袪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鄭注云其爲長衣中衣繼袂掩一尺若今褎矣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詩正義云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有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服之下即以錦衣爲裼便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禮書云深衣與中衣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袵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illegible]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illegible]衣又繼揜尺焉所謂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illegible]袂之末揜余一尺長衣之揜以布中衣揜或素[illegible]各象其衣然也若深衣則緣而已此其所[illegible]也

朱襮

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什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詩緝云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朱朱緣也謂染繒爲赤色爲中衣之緣也襮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褗領也此以素爲衣謂冕服爵弁之中衣公之孫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士助祭于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禮記疏云素衣朱襮國君

之禮大夫士不用綃黼丹衣但用采純而已

七衣

周禮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讀詩記云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虫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

六衣

周禮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孔仲達云衣服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名物疏按周禮典命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四命之大夫衣服如其命數而司服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孤希冕三章卿大夫玄冕一章其八章六章四章二章之衣未聞其制故此詩豈曰無衣六兮鄭朱俱言六命之服不云六章也其典命所云衣服亦如之者終不可解求其說而不得則有賈公彥大章小章之說然亦不知小章如何而別也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其服亦毳冕矣差而次之則孤卿希冕大夫玄冕希冕之服刺粉米于衣黼黻于裳但三章耳然諸侯之孤卿大夫其朝聘天子及助祭得服希冕玄冕

王臣與陪臣不應同服○王荆公云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若然則八命之三公服侯伯之服矣及其出封也皆加一等則三公即得九章卿即得七章于理亦可通而未詳所出當是荆公臆見耳

錦衣狐裘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

裘色也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又云士不衣狐白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孔氏云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諸侯在天子之朝□服此服耳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後不復服之○名物疏案古人之裘最重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矣昔紂以狐白免

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難世貴之如此故天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而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陳氏詳道以爲燕服其說亦是而戾於先儒今且依先儒之說

黻衣

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孔安國尚書傳云黻爲兩己相背○疏云鄭周禮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禮書云黻色青黑天下之理歸于所析成于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

袍

什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疏好者爲綿惡者爲絮

澤

說文作襗襗袴也○箋云襗褻衣近汚垢○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汚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于袒而用此耳

狐裘

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祭服朝○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詩正義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時有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蘇子由云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

素冠

傳云素冠練冠也○李氏曰毛以素冠爲練冠詁練布似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白之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玄縞而後緌○禮書云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冠布冠春秋傳所謂大白之冠也條屬不委武不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祭素紕○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巳祥祭而服之疏云身皆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

間傳云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疏云二十五月大祥此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哀情未除反服微凶之服首服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布深衣未有采緣○禮書云縞冠素紕其制厭無緌○名物疏案孔氏引[illegible]注云黑經白緯曰縞朱子從之今考間傳注黑經白緯曰纖豈今禮記本誤乎抑孔氏誤也

素衣

毛云素冠故素衣疏云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衣[illegible]○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illegible]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雜記云祥主人之祭也於久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名物疏案朱子從鄭說以素冠爲既祥冠則共所謂素者乃是白絹非白布也而注素衣又從毛說云素冠則素衣使朱子之意謂素衣爲布則與縞冠素紕之冠不相蒙使謂爲絹則既祥之後無服絹之理鹵莽甚矣此素衣服之於祥祭之日若既祥之後則服十五升布之深衣以寄其余哀不服素衣矣又過二月而禫祭則玄冠朝服禫祭訖首

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禫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illegible]

素韠

疏云祥祭朝服素韠○名物疏案素韠亦祥祭之日所服若既祥韠之後則素縞麻衣不服韠矣○釋名云韠蔽也所以蔽膝前也○采菽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乾鑿度云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注云古者田

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白虎通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禮記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云一命緼韍再命赤韍三命赤韍又云齊則綪結佩而赤韠又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又云韠會去上

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士冠禮爵弁服韎韐皮弁服素韠玄端爵韠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端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爵韠○左傳云衮冕韍珽昭其度也○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東漢志云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春秋繁露云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名物疏案韠即韍也韍字或作芾或作紼或作紱士之緼韍又稱韎韐鄭氏云冕服謂之芾其他謂之韠然禮惟言韠之制而已更不指芾知芾即韠耳一命之士服爵弁亦得稱緼紱豈以冕服他服

爲間乎鄭氏又云韍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賈公彥云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然方叔南征車攻諸侯之會同采菽諸侯之交接云朱芾赤芾則非獨祭服名韍矣韍之飾依鄭氏明堂位注天子備山火龍章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韐而已以禮推之周亦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鄭說或是也其玄端服之韠加飾亦同惟士無飾故謂之韎韐乃左傳疏謂韠以色別韍加文飾者非也先儒惟不知韠韍之本同直所從言之異耳以致紛紛如此○禮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

注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五經要義云韠者舜之所制也○疏曰韠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衣之上韠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喪無用韠他無經見

麻衣

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疏云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玉藻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深衣云古者深衣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音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禮書云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

燕服在周以爲夕與喪服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所以異于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名物疏云按鄭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惟其鍛濯灰治故得色白如雪此詩云麻衣如雪知是深衣

騏弁

尚書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孔安國本作綦注云綦文鹿子皮弁王肅云綦赤黑色○孔疏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禮書云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弁無王飾康成讀王璂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

裳衣

箋云裳衣謂兵服也○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

克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雜問志云韎韋之罘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賈公解云鄭君好解此注裳亦用韎韋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左傳左服振振戎服上下同服疏云在兵之服皆韋弁

褵

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褵褵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于人義

見禮記詩云親結其褵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韓詩注云褵帶也○孔疏云按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廣雅云大巾褘○昏禮記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袞衣

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釆彰施于五色作服

○孔安國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章華虫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虫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虫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周禮司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袞卷龍衣也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虫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繪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絺以爲繡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衣皆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自公

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已○賈公彥曰古人爲日月星辰于衣取其明也山取爲人所仰龍取能變化華虫取文理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繪也宗彝者彝尊有虎彝雖彝因號虎雖爲宗彝并爲一章虎取其嚴猛雖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懸于樹以尾塞鼻是其智也藻取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黼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

之義希繡鄭讀希爲黹（張里反）黹紩也裳主陰刺是沈
深之義故裳刺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
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
之謂之巧○釋文云袞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
天子畫升龍于衣上公但畫降龍○名物疏云按袞
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爲名據先儒之說謂虞有
十二章周制惟九章孔安國所謂十二章者日也月
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皆畫于衣藻也火也粉
也米也黼也黻也皆刺于裳鄭氏所謂九章者除日

月星加宗彝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鄭氏差次冕服
之等則以黼黻最下孔氏則裳重黼黻粉米次之藻
火又次之說者謂衣在上爲陽故所尊在先裳在下
爲陰故所重在後而所云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則
皆刺在裳而衣上無文矣古禮湮亡莫得而辨然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使天子
于上公其衣但有升龍降龍之異恐非所以示上下
之別或者以龍德爲重故衣以袞名其實周亦十二
章按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又鄭君云設日月畫于衣服旌旗

據此文則袞冕之文亦畫日月鄭又謂之魯禮要其
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又鄭注弁師云袞衣之
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衣之冕七旒希衣之冕
五旒玄衣之冕三旒即以旒數爲章數何不可哉顧
氏說書則分華蟲爲二云華取文章雉取耿介是禮
有十三章而其說不得通矣

舄

周禮屨人職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
繶青句素屨葛屨繶以絛爲下緣句當爲絇音劬屨
飾也鄭注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凡屨舄各象其裳色

○什名曰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
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方言云屨中有木者謂之
複舄○賈公彥曰繶者牙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
絇謂屨頭狀如刀衣以絛爲鼻或謂用繒一寸屈之
爲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純以爲口緣也○三禮圖
注王后翬衣玄舄揄狄赤舄鞠衣着屨○崔豹古今
注云舄者以木置屨下以防其濕王吉服有九舄有
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
舄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
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舄飾如繢之次赤

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惟服冕衣翟著舄○車攻之金舄箋云金舄黃朱色也疏即禮之赤舄也加金爲飾故謂金舄○說苑云襄成君始封之日翠衣縞舄○左傳云楚王皮弁豹舄以出○陸績裳衣經云冬服純青裘履文舄○漢武帝傳元封二年七月七日二更之後西王母投于殿前履鳳文舄

葱珩

朱傳云珩佩首橫玉也○王藻云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珩注云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云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子曰王藻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而上至九命皆葱珩也○雅翼云葱本白而末青青色尤美古者佩玉有葱珩以玉色如葱色得名

襏笠

傳云襏所以備雨○說文艸雨衣也○公羊傳不襏城也注若今以艸衣城○韻會注云秦謂之萆○國語身衣襏本末反襫始亦反注云襏襫衣也○笠疏云原以禦暑兼可禦雨○說文云簦無柄也○增韻云有柄曰簦無柄曰笠○國語云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又云首戴茅蒲注云簦笠也

韎韐

孔氏云韎韐是衣服之名用茅蒐艸染之爾雅一染謂之縓韎韐是縓也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韎韍之制似韠○朱傳云韎茅蒐所染色也韍韠也所謂韋弁

緇撮

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又云賓筵前正纚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前聞也冠而敝之可也○王藻曰始冠緇布

冠諸侯下達緇布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雜記大白緇布冠不緌又曰大夫卜宅與葬日緇布冠不緌○陳氏云緇布冠有前有項緌爲于缺無緌後世以尊者不可無飾故加繢緌用於始冠及大夫之卜宅與葬日而已庶人或以爲常服用於筮冠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用于卜宅與葬日則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若庶人則深衣爲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謂之緇撮則無緌矣

厲

箋云鞶必垂厲爲飾厲字當作裂○內則男鞶革女

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綠飾之則是鞶厲與詩云垂帶如厲疏云此是鄭義若如服杜左傳鞶厲注則以鞶爲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厲

冕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黃帝臣也蓋冕服起于黃帝加飾起自唐虞○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出冕前後天子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延冕上覆也○禮記云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有虞曰皇夏曰收殷曰冔○陳祥道云皇收而下皆冕也○白虎通云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曰收○周禮弁師掌王五冕○禮器曰冕冠長尺六寸廣八寸員前冕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應劭漢官儀曰周冕與古冕

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真白珠各十二○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注云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疏云按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但夏殷禮亡制與周異故云未聞○論語疏云冕俛也以其前高後下有俛仰之形因名焉

絺衣

朱傳云絺衣祭服弁爵弁也士祭于王之服○箋云

縪禮輕使士○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純衣絲衣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名物疏案周禮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鑊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此縪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汎言祭而飲酒非也朱傳及箋所云禮之次俱準特牲爲文

詩經類考卷之十三

明武塘沈萬鈳仲[illegible]采輯

宮室考

室家

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外內之大名戶內曰室○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實滿於其中也○說文云家居也○爾雅戾內謂之家○呂覽高元作室

城

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堞城上女墻○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城

上垣謂之睥睨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稗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卑小比之於城猶女子之於丈夫也○公羊傳曰家不藏甲國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左傳曰士彌牟城成周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月令云孟秋補城郭仲冬築城郭○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量人掌營國城郭典命上公國家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註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

五里疏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又云匠人營國方九里
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
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
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國語云火見而清風戒
寒而修城郭○五經異義云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
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天子之城高九
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白虎通曰天子曰
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
也○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
面以受過也○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言用鯀修水

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
民○淮南子云鯀爲三仞之城○博物志云處士東
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進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
者戰城郭盖禹始也

宮

傳云宮廟也○爾雅云適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
有室曰寢○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說
文云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者所以藏
主列昭穆○摯虞決疑要註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
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祏○說文曰宗廟之木主
名曰祏○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
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背○漢書
曰廟所以藏主列昭穆○白虎通云聖王所以制宗
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屋何所
以象生之居○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其遺衣服藏焉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
堊之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
小扃三個鄭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
所藏曰祧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

濯讀曰祧○文王世子云正室守太廟尊宗室正室
適子也適子是宗室之正太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
太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又云祖廟未毀雖
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訃不忘親也○周禮考工
記匠人職云殷人重屋鄭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室若
大寢也○周禮司巫匰主注主木主匰器也○主出
廟入廟必蹕○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
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以行則失之矣○禮記曰當七廟五
廟無虛主唯祫祭於祖爲無主耳○明堂位云山節

蒸梲復廟重簷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
壇墠有禱焉祭之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
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
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
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
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

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
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
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王制曰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註曰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
而先儒吳澄亦曰初爲大夫者居中曰大廟考之祭
法曰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則及
於曾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則及於祖官師一
廟曰考廟則及於父盖太廟惟有爵土者有之如天

子大夫四命加一命爲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爲附
庸皆有爵土故得立太廟爲百世不遷之祖若封上
士爲諸侯之卿已無爵土矣況諸侯之大夫不過再
命之士諸侯所自辟除者或致仕及死其子孫即與
庶人同初無爵土之世嗣故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豈得立太廟而世享百世大夫之祭
哉王制言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其無爵土之世嗣
盖可見矣○又按周之太廟后稷始爲諸侯之廟也
二世室文武始爲天子之廟也其制度隆殺殆有不
同故先公之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皆

藏於文武之廟而太王王季雖追王爲王其未有天
下亦藏於后稷之廟自成王以下則穆之祧者藏於
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其藏於后稷之廟也
則列於南北牖下大祫則出太祖於堂牖間南向而
先公昭西向穆東向合祭焉其藏於文王之廟也先
王穆則列於南牖下藏於武王之廟也先王昭則列
於北牖下大祫則出文王神主於堂南向而先王羣
穆皆東向受祭焉府祫亦然書洛誥所謂烝祭歲文
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也陳詳道禮書曰其尸后
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

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穆尸共一其迎尸出
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毋中
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王以
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西東面也此說
近似有理先儒趙氏悳亦嘗引之駁朱子或問之小
誤也但謂穆尸昭尸共一恐共一牲耳非共一尸也
〇又按馬端臨文獻通考謂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
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
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
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謂太祖之議難決者以

後世皆崛起而有天下者不因前代欲推高祖爲太
祖則無契稷之有功德者欲遷以有天下者爲太祖
又非王者敬齋　考之道也以愚考之周之后稷初
爲太祖至後世有天下則但爲始祖而仍以文王爲
太祖武王爲太宗後世雖無契稷功德之祖亦不妨
以有天下者之高祖爲始祖以有天下者爲太祖也
謂昭穆之位太拘者朱子言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必
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
則其序紊矣以愚考之春秋之法兄弟不先君臣既
受其國則猶子也何必泥於兄弟而疑昭穆之序紊

哉〇鄭曉古言云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
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曰
太室即世室禮記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〇
孔穎達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
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
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
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
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據此爲說故謂七廟
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

爲二祧幷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若王肅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
廟爲二祧幷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
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
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
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
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
卑不別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
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

[illegible]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鄭必謂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

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廟既不同祭又不饗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

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名物疏按康成解七廟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意以文武湯禹皆爲祧也祭法云遠廟爲祧合五考二祧以足七數若以文武爲祧則天子所祭仍是四親與諸侯何別哉故王肅難鄭云文武受命

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
廟亦不以爲數穀梁傳孫卿子家語皆言天子立七
廟不稱周室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非
降殺以兩之義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則下及無服
之孫而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予考之虞書云
禋於六宗晉秀才張髦曰六宗三昭三穆并太祖則
爲七矣是虞有七廟也伊尹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是殷有七廟也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夏四廟殷
五廟讖緯之書出於新莽東漢之代未足多據孔子
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自虞至周所

不變也其先祖之有功德者則創不遷之廟以世祀
之非祭法所謂祧也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
武宣皆然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
武世室也若依鄭說則魯祖周公又宗二公後君所
祭止及考與王考所謂月祭之皇考享嘗之顯考皆
在壇墠之列矣反不若大夫之得祭皇考尊卑失序
不可謂禮故七廟之說斷從王肅爲長

牖

說文曰牖穿壁以木爲交窻所以見日也在墻曰牖
在屋曰窻〇朱子云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又云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
隅爲奥尊者居之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
皆西向〇邢昺云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室
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
禮云人子居不主奥是也〇名物疏按傳云大夫士
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
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毛
言奠於牖下則祭仍在室鄭則直謂祭於戶外其義
雖殊皆不以牖下爲奥也至朱傳始斷以爲奥矣

屋

釋名云屋奥也其中溫奥也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
也并冀人謂之庌(音雅)庌正也屋之正大者也〇考工
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

獄

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
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圜也又謂
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〇疏云鄭異義駁云獄确也
四證於角核之處周禮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
之名皐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
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

㓝禁民獄對文則訟獄異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散則通也○大司冦云以圜土敎聚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司圜掌收敎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敎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罪人也不虧財○廣雅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

三代之異名也○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元命包云爲獄圜土象斗還合天文志云貫索賤人之牢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墉

釋宮云墻謂之墉李巡曰謂垣墻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云賁大也言大墻正道直也疏衺也杼亦墻也衺殺其上不得正直（賁音墳）○新序云諸侯垣墻有黝堊無丹青之色○淮南子云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左傳叔孫豹云大夫有墻以蔽惡也○周禮墻厚三尺崇三之注云高卑爲率足以相稱○禮書云詩曰崇墉言言易曰崇其高墉則墉墻之高者也儀禮於房室言墉於堂下言壁則壁墻之卑者也書有東序西序爾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墻也詩曰之子於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墻也考工記曰墻厚三尺崇三之則墻者垣墉之總名與

畿

毛傳云畿門內也○讀詩記云韓愈詩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佁丈反）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蹷機音相近）

庭

說文庭宮中也○讀詩記云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玉海云堂下至門謂之庭○莊子循本云庭堂外地也

門

釋名云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說文云門从

二戶象形〇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又曰艮爲門闕〇月令仲冬乃修閭扇鄭注因贊亟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〇左傳云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墻壍謂之塞〇爾雅曰閍謂之門〇周官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宫轅門爲壇壝戟門爲帷宫設旌門無宫則供人門〇說文曰門从二戶象形也楚人名門曰閶闔閶闔天門也

臺

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云四方而高曰

臺〇釋名云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〇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〇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〇國語伍舉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宮室

釋名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〇世本云堯使禹作宮〇白虎通云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濕〇周禮云宮中度以九宮中度以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〇墨子云上古之人未知爲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聖人作爲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墻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爲樂也〇董子云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凉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〇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九里之

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爲宮〇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常號下乃避之也〇鄭興命注云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步子男宮方五百步〇名物疏云按宮者迴繞之義記曰君爲廬宮之周官禮曰王宮縣是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故禮記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喪服傳繼父爲其妻前夫之子築宮廟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靖箕子之宮是卿大夫以下皆得稱宮矣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

東宮

左傳注太子不敢居上位常處東宮疏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〇卞壺奏云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

朝

爾雅疏云鄭玄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大詢衆

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內朝二者正朝在路門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門內大僕掌之諸侯之外朝一者在皐門內應門外內朝二者亦在路寢門之外內以正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爲朝門也〇禮書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內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

背

傳云背北堂疏云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〇廬陵李氏云房屋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〇朱子云北堂蓋古植花木之處〇禮書云北堂在房之北

房

釋名云房旁也在堂兩旁也〇疏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〇廬陵李氏云堂屋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

館

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〇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〇孔氏云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

堂

演義曰堂當也言當正向陽之屋又堂明也言明理義之所○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春秋因事曰軒轅氏始有堂室棟宇則堂之名肇自黃帝也○說文曰堂殿也○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芰○禮記曰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曰天子堂高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長三尺也○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幅席席前設筵几禮天子之殿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城者爲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箋云堂當爲棖○爾雅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楔謂闑上兩旁木○禮記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闉闍

說文云闉城曲重門也○永嘉陳氏云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闍爾雅云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疏云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箋云闍讀如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著

傳云門屏之間曰著○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疏云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

立是也○孔疏云著與宁音義仝○禮書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大夫士與爲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

廛

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說文云一畝半一家之居○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司農

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韻會注云市物邸舍曰廛音灼曰一百畝○禮書云廛者國中之居廬者田中之居廬舍二畝半廛亦二畝半則五畝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考之於禮鄉師巡國及野以施惠鄉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舍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廛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定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

困

匠人注云囷圜倉○釋名云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

詩經類考 [八] 宮室卷十三 二十

之也○月令孟冬命有司脩囷倉○考工記云囷窌倉城逆墻六分○說文云囷廩之圜者从禾在口中圜謂之囷方謂之京

隅

說文陬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

戶

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云半門曰戶○毛公云庚人掌戶

市

風俗通云市時也言交易而退待以不匱也○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古今注云闤市垣也闠市門也非陳也店置也○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夜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

詩經類考 [八] 宮室卷十三 二十一

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其屬有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之官考工記云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書云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旗星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衡門

疏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淺者

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爲之言其淺也

中唐

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毛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

宇

韓詩云宇屋霤也○釋文云屋四垂爲宇○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繫辭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公堂

傳云公堂學校也疏云謂黨之序學

庖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鄭玄云庖之言包也裹肉曰苞苴○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共庖廚

宅

說文云所託也○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周禮云國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

楹

廣雅云楹謂之柱○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任重也○穀梁傳云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書大傳曰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云材柱下質也承當柱下而已不出下爲飾

寢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司士居廟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

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禮記寢不踰廟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云路寢成則考之○鄭康成詩禮注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路寢制如明堂燕寢如諸侯路寢故有左右房○何休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一曰路寢一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

人君小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禮書云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夾西夾賓階阼階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注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在前謂之路寢又謂正寢小寢在後謂之燕寢又謂少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

亦如之

倉

釋名云倉藏也藏穀物也○月令云季春發倉廩賜貧窮振乏命有司修囷倉務積聚○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散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庾

釋名云庾裕也言盈裕也○周語云野有露積韋昭云庾露積穀也○疏庾積粟未入倉露地積聚之九竟穿衛乎地委粟是也

祊

爾雅云閍謂之門郭注引詩曰祝祭於祊疏云案祊本廟門之名設祭於廟門因名其祭亦名祊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及詩云祝祭於祊注云祊乎主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云為祊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有祊稱○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為言倞諒也○說文作鬃云門內先祖所彷徨也○王氏云凡祀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於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寬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備如此

爨

釋名云爨銓也銓度甘辛調和之處也○禮記云孟夏其祀竈又云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又云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北西面特牲饋食主人視

饎爨於西堂下亨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記云牲爨在廟門外魚腊爨在其南饎爨在西壁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少牢饋食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淮南子云黃帝作竈死爲竈神○白虎通云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

廬

孔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出而就田須有廬舍○班固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文曰瑑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

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董氏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畝半

屏

爾雅云門屏之閒謂之宁屏謂之樹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郊特牲云旅樹大夫之僭禮注云旅道也樹所以蔽行道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注云屏今罘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文書云屏四星在端門內近左執法

榦

傳云榦幹○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

廐

說文云廐馬舍也○曲禮云天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周禮校人云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

繫爲廐六廐成校圉師掌秣除蓐釁廐○釋名云廐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艸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艸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死之官也

陶

疏云陶𡨋竈也復地室也復者地上爲之穴者鑿地爲之○考工記云搏埴之工陶旊有虞氏尚陶○尸子曰昆吾作陶○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賈公彥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

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
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複穴皆開其上取明
說文云土室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之以宮室○禮運云先王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
居橧巢

皐門應門

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
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王五
門一曰皐門皐者遠也門冣在外故曰皐門王城南
三門是也二曰庫門庫門之外謂之前朝左九棘孤

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川長衆庶在其後前
朝一夫百畝之地前朝之左右則官吏之邸舍在焉
則不止於一夫百畝之地也三曰雉門雉門左右為
二臺臺上為二觀中央闕然為道故曰闕左臺觀之
東宗廟在焉右臺觀之西社稷在焉四曰應門謂居
此以應治也五曰路門路門取其大也王日居此以
聽治也路門謂之畢門者言自外至此而畢路門之
內有路寢路寢後有五小寢皆王燕息之所也五小
寢後為后宮后宮後有五小宮皆王后居之也后宮

[illegible]九室則九嬪居之也總名曰王宮王宮後一區
[illegible]市四面有門亦一夫百畝之地市門左右皆商
[illegible]之宅舍亦不止于一夫百畝之地也王宮之左右
前後內城外郭皆六鄉之民居之乃分番入衛也前
漢食貨志謂在壄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
冬則畢入于邑謂都鄙之民非六鄉之民也○毛云
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
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
庫雉疏云毛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毛以諸侯之
門不名皐應與鄭別○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朱

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
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
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
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
諸侯不得立也○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先
鄭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
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又云
匠人營國應門二徹三个王宮門阿之制九雉○明
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禮書云皐
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

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illegible]訟詢大事在縣
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illegible]學其法大僕正
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illegible]內燕朝也太僕正
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illegible]外門曰庫門魯以
周公之故猶不可稱皐門應門特爲皐應之制而已

冢土

傳云冢土大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祭法云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
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禮書云王之大社土五
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北

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
風雨也其表則木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

靈臺

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疏
云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廱同處○易乾鑿度云文
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
赤爵丹書○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禮含文
嘉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也揆
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睹因氣之所
驗爲萬物獲福于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
穡之根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水泉
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灾禾盡豐穰○禮統云所以制
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灾禦患也夏爲清臺何明明
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
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也
○援神契云靈臺考符居高顯聖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云靈臺在于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積
土增高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春秋左傳云公既視朔而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
備故也○說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

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三輔黃圖云
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
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
十步○三輔故事靈臺在豐水東○一統志靈臺在
西安府鄠縣東靈囿在鄠縣東三十里囿中有沼曰
靈沼○古史云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
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
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六術
以考定氣運○白帖云夏曰清臺殷曰神臺周曰靈
臺○洪範傳天子立靈臺所以觀天文之變而候日

月其高九仞在國之北上以觀休祥之變○文選云
靈臺在明堂之右

囿

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風俗通云囿者畜魚鼈之處也囿猶有也○說文云
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白虎通云苑囿所以
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周禮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
獸死獸之物○呂覽云昔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
以觀望勞形而已○周語云藪有圃艸囿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淮南子云湯始作囿以奉宗廟鮮犒之
具○穀梁傳疏云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囿方十里伯
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未審何據○隋天文志云天苑
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管子云武王有靈
臺之囿而賢者進○名物疏云按明堂辟廱靈臺太
廟四者先儒多合為一歷代紛爭皆不能決惟袁準
之論為得文多不載文王靈臺當在鄠縣平涼府靈
臺縣又有靈臺相傳文王伐密後所作考諸緯書皆
云文王伐崇作靈臺不云伐密而作之也三輔黃圖
說臺囿沼與處或以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
為囿沼疑黃圖所言為謬不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據黃圖所說臺囿沼與長安相去里數不過十里即
于囿中設為臺沼亦何患於不容乎黃圖得其實矣

辟廱 附學制

箋云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云辟廱即天
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周制太學在
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韓詩說云辟廱者
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
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
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

文所藏處蓋以茅茨取其潔清也○禮統曰辟廱圓
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堰盤○三輔決錄云辟廱
水四周于外象四海○白虎通云璧圓法天雍水象
教化流行辟積也積道德也雍壅也壅殘賊也又外
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黃圖云文王辟廱在
長安西北四十里○史記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
即周天子辟廱之地○辟雍泮宮非學名說文辟雍
作辟廱解云辟墻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
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太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
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

雝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雝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雝而頌云于彼西雝考古圖又有胥雝則辟雝也西雝也胥雝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旁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卽使魯之學在水旁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旁乎而因名泮宮耶又觀宋胡致堂

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雝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虡業莫不均調于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雝而已辟君也雝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雝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後上章言皇王惟辟下章言鎬京辟雝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

出師征伐皆于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后世既立太學又建辟廱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升庵集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祈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雝以辟雝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雝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眞漢儒因解泮水不得其義

故轉辟爲璧解以圜木接左氏昔淺蒲自泮木泮果木名足證矣○陳詳道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雝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雝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辟明也雝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雝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

蓋周之事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
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
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
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
後于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
後達于朝故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庠者言
詳也于是爲習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尚孝魯
以藏粢盛故名爲序次序王事也膠之言糾也糾收
學士也○陳潛室木鐘集曰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

以至萬民之子生八歲而入小學敎之以幼儀之事
十有五歲而入大學敎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
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則以敎公卿大夫士之子
弟卽大小學立于國中者其謂之鄉學者則以敎萬
民之子弟卽大小學之立于鄉遂者其國學之制則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是也其鄉學之制則
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者小學也遂有序者大學也其
學官之職則國學掌于大學正而大胥小胥以下其
屬也鄉學掌于鄉大夫而州長黨正以下其屬也其
敎掌之法在國學則樂德樂語樂舞其凡也在鄉學

則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
胥大胥先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乃論
其秀者以告于王而官之司馬曰進士是也其鄉學
則鄉大夫先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司徒司徒與其賢
者能者以禮賓之而獻其書于王曰選士是也其仕
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往往爲王朝之官所謂適士
是也其自鄉學出者大抵爲鄉遂之吏所謂庶士是
也蓋古者貴賤之分明世家與編氓不無貴賤之分
故自少而別異之而其仕進亦不容無二途然則士
之起於編氓者其終不得仕于王朝乎蓋編氓之仕

進又固有二途也自鄉國而升于司徒則謂之選士
是已命爲士矣然由是而仕者不過于鄉遂之吏其
位之卑則但曰庶士其祿之薄則但曰代耕其禮之
優則僅免鄉之徭役而司徒之征則不能免也故其
願仕乎此者上之人不強也何者六鄉六遂之吏自
比長而至于閭胥鄉長而至于里宰不啻以萬計安
能悉官于司馬而祿之亦不過就補其民之秀異者
而均之以代耕之祿其大者稍出于部伍而爲之長
其小者還入于部伍而治其事正鄉大夫所謂使民
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如其不願

仕于此者則自司徒而復升之于國學曰俊士然後
論選仕進之法一與國子弟等此其所以謂之二途
也○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于國合周家為言
耳○鄉飲酒疏虞之庠周以為鄉學夏之序周以為
州黨之學夏序有室周州黨序無室○三禮義宗夏
學名序者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夏周貴在于國故
大學在東教國子弟使之長益東方陽位有生長之
道故貴在宮之左周又以夏序為六遂之學夏殷謂
之秀士周禮謂之賢能○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
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

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太學一云凡立學之法有四
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
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劉敞曰周立
四代之學者一處並建四學辟雝居中北為虞學東
為夏學西為殷學學羽干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
學書者就虞庠辟雝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受俘
大射等就焉又以虞庠建于鄉故鄉有庠以夏序建
于州故州有序以殷校建于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
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大學在郊
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指虞庠或指東序名

之○禮象曰辟雝居中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
東序西為瞽宗○蔡邕月令論清廟太廟明堂大學
辟雝異名而同事謂明堂者天子太廟朝諸侯選造
士于其中其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
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取其宗祀之清則曰
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
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雝故曰異名而同事○王居
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

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知
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
四學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
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
賓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故曰為大教之
宮而四學具焉○周禮有大司徒十二教與夫師氏
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教王制則有樂正小胥大
胥小樂正大樂正之教學記則有小成大成大學之
教與夫七者教之大倫四者教之所由與六者教之

所由廢而四代學制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
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辟廱之外又有成均
瞽宗之名先聖王之于教化詳矣○周制天子曰辟
廱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學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
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鄭玄曰至德
中和之德覆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
孝德以知逆惡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不可爲也教三
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知賢良三曰順

行以事師長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學必時春夏
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
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
瞽宗書在上庠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
尊師也太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古之教者家有
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
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返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
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

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
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
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命國之右鄉簡
不帥教者移之左命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初禮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
不齒○周禮曰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
學鄭注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
也○又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鄭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
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也○又云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周制凡始立
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
有合也注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
合也有國故則不注故謂國有可爲先聖先師者若
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
之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始立學者
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注釋奠則舞舞
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壼

爾雅云宮中衖（音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間道也

廬旅

周禮凡賓客會同司役掌其道路之委積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若今野候徒有庌（音訝）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三宿

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曰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奥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疏云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綬注云幕以布帟以繒為之幄在帷幕內則為小帳室內亦有之屋漏者正謂西北隅也言祭末時事者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是其事也禮記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奥是謂陰厭尸謖後改饌于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殤惟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惟有陽厭士有陰厭陽厭天子諸侯亦同惟上大夫無陽厭為當日賓尸故也○名物疏按鄭之義以陽厭為祭末之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考之特牲禮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陳俎陽厭俎釋三個而已則非徒在祭末而其禮亦略矣朱子云獨居於室不主祭言故逍旃瑣言云不愧屋漏猶曰不愧闇室然孔子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則屋漏非暗室矣此箋云厞隱之處蓋用儀禮厞用筵之文彼文又云佐食闔牖戶降則室內無人故彼注云改饌為幽暗有司徹司宮闔牖戶注云或者神欲幽闇是也非以屋漏為暗室也若詩取暗室之義則宜云不愧于奥不得云不愧于屋漏若欲從朱說者但謂室中雖虛尚當不愧于東北之隅理亦自通何必指明為暗反孔子之說乎

明堂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

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
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逸之文
與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
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
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俘囚截耳以干鬼神非
其禮也○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
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
以祈休祥○原經歌拾遺明堂始自神農謂之天府
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商曰重
室周曰明堂公玉帶以爲一殿考工記以爲五室大

戴以爲九室十二堂呂氏春秋以爲十二堂月令以
爲四堂十三室○月令明堂天子十二月聽政之所
春青陽夏明堂秋總章冬玄堂中央太廟太室四堂
各有左右中三室隨四時孟仲季分居之如孟春居
青陽之左箇東堂北偏仲春居青陽東堂中央之太
室季春居青陽之右箇東堂南偏是也餘倣此閏月
王居門○藝文類聚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明貌也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扆
南向而立○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
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孝經援神契曰明

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在國之陽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
之霧露不能及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
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
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初學記尚書帝命驗
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曰天有五帝集居太
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帝之府是謂天府
○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
闥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須鼎○周禮曰殷人四阿重

屋鄭玄注云四阿若今四柱也○黃帝曰合宮堯曰
衢室有虞氏曰總章夏后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
明堂天子臨羣臣之路寢祭先王之太廟其制一也
或又謂廟之後別爲寢以藏祖宗之衣冠一作殷曰
陽館○大戴記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
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
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
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近郊三

十皇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數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〇又載德云明堂辟廱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左傳魯僖五年旣視朝遂登

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〇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〇鄭氏以爲明堂辟廱太廟名異而實同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郎云天子曰辟廱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云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蔡邕亦謂前說袁准攻之矣〇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按淮南子言神農之世祀于明堂明堂有蓋四方至漢武帝時有獻黃帝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意其或始于此也〇白虎通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德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象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廩

爾雅云廩廯也〇說文云亩穀所以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也〇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

足否以詔穀用凡不同鄉役之事治粮食大祭祀共接盛注云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〇公羊傳云御廩粢盛之所委〇孟子疏云倉有室曰廩〇釋名云廩矜也寶物可惜者投之其中也〇天文集曰廩星主倉〇荀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基

雙云門塾之基瑕云釋禮在門不在廟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〇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〇儀禮圖云塾有內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〇名物疏按此箋準特牲

裕禮之次但依其告濯具告充告潔之次耳彼特牲是正祭主人先即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舉鼎鼏告潔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也故宗人升階而後告濯具也此所謂堂乃在廟門外之旁與正祭異又特牲視濯視牲等事在祭前一日此視濯等事即在繹祭之日盖天子繹以祭之明日正祭日禮畢後不容復修諸禮壺濯牲鼎之屬當于本日之早陳之而即以本日視之也

泮宮

傳云泮宮之水箋云泮之言半半水者盖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疏云魯有四代之學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于周世之學在泮宮也○朱子曰說文曰泮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為水東北為墻康成以為東西門其說不同○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云此大學小學殷制頖判[illegible]之言班所以班政教禮記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云頖郊之學詩所謂頖宮疏云魯以小學為頖宮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白虎通云諸侯曰頖宮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水經注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丈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思樂泮水即此魯泮宮池在曲阜縣聖廟東南

桷

說文云椽榱也桷也椽[illegible]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桷○釋名曰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穀梁云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宮室卷十三終

器具考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筐

方言曰篋淇衛之間謂之牛筐○儀禮公食大夫簠實實於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禮記云具曲植蘧筐又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說文方曰筐圜曰篋○韓詩曰頃筐欹箱也○三禮圖云大筐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饋于聘賓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禮書

云有頃筐有懿筐有小筐有大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五斛小筐食績熬簋實而已筐者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制皆方

罍

周禮辨六彝以待祼將六尊以待祭祀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注獻讀爲犧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云舟樽下臺若今時承盤子斝讀爲稼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周以黃目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著樽者著畧樽也○明堂位曰著殷尊也虎蜼畫之爲飾也蜼讀爲虺○周禮曰六尊犧尊刻牛形象尊象形著尊底著地壺尊太尊太古瓦尊山尊刻山雲形以待祭祀賓客之禮○禮記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又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犧象周尊也○周禮鄭玄注云犧

尊飾以翡翠者也又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以小爲貴也○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瓢割去底以齎爲尊○鬱人掌祼器凡祭祀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又云鬯人廟用修四方山川用蜃祼用概凡疈用散注皆漆也○冪人職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六尊畫布巾冪六彝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金罍大一石金飾龜目刻爲雲雷之象取雲雨施而不窮之意小罍謂之坎○韓詩曰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詩正

義云韓詩說天子以王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注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本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言大一石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禮記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彝爲上罍爲下○爾雅云彝卣罍器也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疏云罍者尊之大者也卣中尊也○說文曰尊酒器也罍龜目酒尊也木刻爲雲象其施不窮○禮圖云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

六罍爲下受一斛○名物疏案王仲壬云畫工圖雷纍纍如連鼓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如擊狀矛閱五經圖其圖罍正如此嘗謂此異狀莫覩古人不應鄙俚乃爾後見博古圖始知所謂雷者蓋鏤爲廻文以其似雷字而名也雷古雷字論衡又引禮曰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較軫云出入屈伸正似今之廻文與博古圖合又按罍之別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周禮鬯人祭祀社壝用大罍則盛鬯者也儀禮燕大射水罍在洗東則盛水者也然則罍之爲用豈一途哉

觥

詩疏云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比觥撻伐之事注云觥撻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爲罰而不犯矣○韓詩說觵五升毛傳說觵大七升而許慎云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是也○陸農師云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善抵觸故罰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制此以爲

酒戒○名物疏云按觥之爲用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稱彼兕觥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歌兕觥其觩知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舉兕爵知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恐有吳敖失禮者故設以罰之

方

爾雅云方泭孫炎注木置水中爲泭筏○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爲筏小曰桴是也爾雅又云庶人乘泭○方言云泭謂之䈂䈂謂之筏筏秦晉通

語也○釋文云木曰簰(音排)竹曰筏小筏曰泭

筥

方言云箄簍籅筥䉛也江沔之間謂之籅趙代之間謂之筥淇衛之間謂之牛筐䉛其通語也䉛小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篆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間謂之云篆○禮書曰說文曰筥筲也宋魏之間謂箄篇為筲則其制圓而長矣米筥亦類此周禮舍人共其筥米掌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上介米百筥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饔餼賓上介米八筐士

介六筐筐五斛夫百筥以多為榮而所實少八筐六筐以少為貴而所實多則筐大而筥小矣于文筐正而筥圜之則筐方而筥圜矣

錡釜

釋文錡三足釜也○說文云江淮之間謂釜為錡○方言云鍑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黃帝始造釜○爾雅區四為釜○釜之大者為鬴○古釜字从金从父鍑○周禮地官均人食注豐年人食四釜為上歲三釜為中歲二釜為下歲謂一月食米也○鬵釜屬○毛傳云無足曰釜○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易說卦云坤為釜○三禮云釜制度云三斛或云二斛○禮書云詩以錡釜湘萊以釜鬵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于釜○箋云烹魚煑藻者于魚湆(音泣)之中是鉶羹之芼

車

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舍也○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山海經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晉書云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觸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制○淮南子云聖

人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相耦故也○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漆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不畫者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考工記云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軫之方以象地也蓋之圜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

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車人為大車柏車羊車○凡良
車散車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王之
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
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
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
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注革路鞔以革而漆
飾龍驪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應為絛以繡絲
飾繁纓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木路前樊鵠纓建大
麾以田以封蕃國○翟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
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孟春之

月天子乘鸞路駕蒼龍孟夏之月乘朱路駕赤駵季
夏之月乘大路駕黃駵孟秋之月乘戎路駕白駱孟
冬之月乘玄路駕鐵驪○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
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
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鄭玄註云重
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
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雕者畫龍以飾其韋安
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為繢又鄭司
農云錫馬面錫繢當為總書亦或為總鷖讀為鳧鷖
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
兩鑣容謂幨車○路車白虎通曰路大也道也正也
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重翟后從王
祭祀厭翟從王賓饗諸侯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
乘翟車后桑以出乘輦車后居宮中從容所乘○禮
書云車之制前軾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輢而首以
較下軸而銜以轅對人者謂之轛如輢者謂之輢
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軏之上平
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任力於此
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
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

名軨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為車也有長轂者
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輮者有仄輮者
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輈者
有直輈者有一輈者有兩輈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
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
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
要皆因宜以為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西域奇肱
國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
復歸其國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齊慶封獻車

季武子美澤可以鑑莊叔見之曰車甚瘁人必瘁宜其亡也○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東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illegible]

古今注

輪

周禮云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軹轂頭也加軫與轐焉輿後横木謂之軫轐上伏兔謂之轐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輪人為輪斬三材

必以其時斬以時也三材以為轂也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強也三材不失職謂之完○凡為輪者行澤者欲杼削其輪之外側如脊也行山者欲侔上下相等面則滑也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如圓之滑物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不動于鑿中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達常蓋斗柄上近部也桯蓋杠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蓋斗也徑上欲尊而宇卑卑音婢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馮行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急就篇注云著輪曰車無輪曰輿輪總謂輻轂輞輪之轑也轂謂輻所湊也

轂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

不以蔌蔌音速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輻以火所以齊曲直沈輻以水所以均輕重直以指牙[illegible]曲則為句故欲其直指○周禮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輈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illegible]行

十十五馬不契需也傷終歲御衣袵不敝此唯輈之和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
十以象日月也二十八橑以象列星也

軾

徐野民輿服志云軾車前隱膝也○魏都賦注云軾
車橫覆膝人所憑者也

軸

周禮云軸有三理一者以爲燉無節目也二者以爲
久堅刃也三者以爲利滑容也莊子云軸不運而致
千里○急就篇注云軸所以穿轂而轉也○軸之兩

頭日軹

軌

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御祭兩軹祭
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式
前也疏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卽詩濟盈不
濡軌亦車旁几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
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
考工記經途九軌與此字同而車異也○周禮太馭
祭兩軹祭軌注軹謂兩轊軌車前軾也輈人云軌前
十尺而策半之注軌是軓法也謂與三面之材輢式

之所對斟持車正也○禮書云車制與扛下輢在兩
相式在前軫在後較則輢上出式也軹則橫植于輢
者也轛則橫植于式者也（軹之上什式）○考工記輪人
爲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
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玄云凡大小穿皆謂金也○
禮書云軹轂末也亦謂之轊又謂之軌輿人三分較
圍去一以爲軹圍三分軹圍去一以爲轐圍則軹及
輢之橫植者與轂末之軹不同（此上之軹） ○匠人云國
中經涂九軌注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
凡八尺是謂轍廣○禮書云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

傳曰下而覗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
轍廣也（此什此之軌）○名物疏按軓字从車从凡音范扛
式前毛公什此軓云由輈以上爲軓是也軌字从車
从九音龜美反轍廣也朱子注云車轍是也轂末亦
謂之軌同龜美反一名軹一名轊是轂之小穿羅中
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
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
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
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此謂轂末之軌也予謂軌軓
二字書者易混式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

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但取軌牡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軹遂以車轍什之轍迹特車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若詩取叶韻當從羅氏爲長

舝

釋文云車軸頭金也○說文云車鍵○什名轄與舝同義同害也車之急害也○禮書云轄以冐轂轄以制軸二者皆金爲之○詩正義云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淮南子云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轄

鑾

爾雅云鑣謂之钀魚列反載轡謂之轙音蟻轡首謂之革

詩經類考 卷十四 十五 [illegible]

注鑣馬勒旁鐵也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革轡靶音霸勒○釋名云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爲飾有銜勒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之言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彊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韁亦曰靮音的故埤蒼曰靮馬韁也鞚控制之義○家語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重較

什名云較有箱上爲辜軾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考工記云輿人爲車以其隧之半爲較崇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較兩[illegible]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illegible]疏云較謂車輿[illegible]轄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illegible]上出式者以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illegible]出式而言之○呂叔和云古者車箱長[illegible]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illegible]凡五尺五寸古人立[illegible]則憑較若[illegible]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

舟

詩經類考 卷十四 十六 [illegible]

釋名云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流也○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方言云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首謂之閤閭或謂之艗艏音逆首二字後曰舳○小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隨○世本云共鼓化狄作舟注二人黃帝臣也○物理論曰化狐作舟東晳發蒙記曰伯益作舟○山海經云番禺始爲舟○墨子云巧倕作舟○呂氏春秋虞姁作舟

○世本云古觀落葉因以爲舟○淮南子云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爲舟○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愼懼審終無不可○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注云造比舟爲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单船也泭維木以爲渡也○山海經云崑崙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以木爲舟不沉銘曰安得沙棠木刻以爲舟船○釋名曰船三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朱註小船曰刀○應瑒靈河賦云龍艘白鯉

越舲蜀艇泛泛灑水觥柁如林○越絕書云闔廬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剽定騎也○抱朴子曰屈原投汨羅之日人並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爲競渡或以水車謂之飛鳧亦曰水馬一州士庶咸觀臨之晉宮閣記云天泉池內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內有鳴鶴舟指南舟蜀王本紀曰蜀王有鸕鷀舟○

土風記曰小曰舟大曰𦨴温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爲大船因以五會名也晨鳧舸青雀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續述征記曰石壺堇有敗赤漆船土民皆謂堯時物○蜀王本紀曰秦爲太白船欲以攻楚○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龍舟浮于大沼○三秦記云太虛山上有池神人常乘漆船于其內今有故漆船在焉○東觀漢記云鄧訓爲護羌校尉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于箪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瑞應圖云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

後池○淮南子曰鐵可以爲船○交州記云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見又陰雨日百姓𥘊探見銅船出水○世本云廩君名務相姓巴氏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凡五姓皆爭事鬼神以土爲船雕文畫之而浮于水內約船浮者當以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立爲君長○拾遺記曰秦始王好神仙有羽人乘蠡舟浮黑水而至身長十丈編毛爲衣兩目如電方耳出于項間○山海經云衛丘之田有竹大可爲舟注云一節竹爲之○抱朴子曰策蹇驢而欲追遺風櫂鹽舟而欲濟大川○漢宮室疏云武帝鑿

大池匝四十里名曰昆明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南州異物志云外域人名船曰艑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望之如閣載六七百人物萬斛○釋名曰船上屋曰廬象廬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上曰雀室于中候望之若鳥雀之警視也上下重版曰艦狹而長曰艨衝三百斛曰舠二百斛以下曰船○傳毅洛賦云停清沼以泛舟浮翠虬與玄武

楫

釋名云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

紼纚

爾雅云紼䌷也纚緌也○疏李延云䌷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云緌繫也

鑒

廣雅云鏡謂之鑒○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玄中記云尹壽作鏡武王鏡銘云見爾前必顧爾後○韓子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巳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文子云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淮南子云明鏡之始型朦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旃

則鬢眉毛髮可得而察○博古圖云黃帝液金以作神物為鑑凡十有五取乾坤五五之數○黃帝內傳帝與王母會于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

席

說文云席竹席也禮記在地一重曰筵重在上曰席○禮記春官掌五席之名物五席為莞藻蒲次熊○事始曰黃帝之臣刻圭玉作蘭蒲之席韓子曰禹之席飾以純緣此稱侈矣周成王作篾席顧命曰敷重篾席又曰敷重筍席（[illegible]）○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說文云席薦也釋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又曰席釋也可卷可釋也曲禮曰奉席如橋衡令左低右昂如有首尾焉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又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夫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曰所鑒

不遠視爾之所代傳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懽
右端曰寢處無忘其患○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注云
嫌汚席也○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謂天子之席
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有以少爲貴者鬼
神之祭單席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莞簟
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周禮王府掌王之衽
席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凡大享射封國命諸侯大
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
酢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酢
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甸

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
繅席削蒲蒻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
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莞小蒲席○韓子曰夏禹爲
茵蒻席○公食大夫禮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
帛純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鄉飲
酒鄉射禮蒲筵緇布純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
無加席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大射小
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公設賓席于戶西南面
有加席聘禮賓請覲宰夫徹几改筵士虞葦席○名
物疏按鄭氏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則在下者筵加

在上者席散文亦得通言也司几筵五席外有葦席
喪事所設也有柏席藏中所用也有越席郊社所設
也有蒯席出杅所嚴也尚書顧命篾席黼次即次
席黼純也底席即繅席而綴純爲異豐席即莞席而
畫純爲異筍席玄粉純又別是一席鄭玄云新鬼神
之事不用生時之席故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
燕禮之賓無加席蓋燕私禮臣屈也大夫鄉飲士鄉
射則蒲筵緇布純而已三禮圖又云士蒲筵無純士
卑故也若天子卧席亦止再重詩下莞上簟故也士
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天子以下皆

同○王子年拾遺云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爲錯
雜寶飾席爲雲霞麟鳳之狀○神仙傳曰淮南王爲
八公設象牙席○汝南先賢傳曰鄭欽以茅莀爲席
常隨杞桺之陰○高士傳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
陽枝木爲床蕲艾爲席○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
席○楚辭云瑤席兮玉瑱○漢舊儀云天子祭地登
紫壇用緋席六重○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王后其
女弟上椰葉席○盧氏冀州論云冀州有雲母御席
○東宮舊事云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
楊子雲甘泉賦云靡薜荔以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背拉九詠云茵蕩兮蘭席

爵

韓詩說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取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〇原始云爵古者刻木爲之其體赤中外俱赤雲之象形似雀故名爵爵古雀字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〇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〇

周禮太宰祀五帝大神示享先王贊玉爵內宰后祼獻贊瑤爵祥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量也鄭注觚當爲觶豆當爲斗〇月令反執爵于大寢命曰勞酒禮器琥璜爵又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少儀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〇禮書云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制若雀然也吉禮之爵全纂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玉矣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矣燕禮司正飲角觶士喪禮奠亦角觶蓋大夫飾以角士木而已先奠用角觶攝盛也觶中觴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如雀觚不圓形安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則周爵又謂同也〇埤雅云雀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〇東觀漢記令日歲首謂上雅詩雅酒閒也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

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

網

廣雅云魚網謂之罟〇說文云網包羲所結繩以田以漁也〇周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〇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〇世本云芒作網〇國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〇漢書云豺獺未祭置網不布壄澤

簣

什器云簀簀謂之笫注牀板○方言云牀齊魯之間謂
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笫○禮記云華而睆大夫之
簀○說文云簀牀棧也

槃

朱子引陳氏云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
盆拊缶之爲樂也○說文云承槃也○內則云進盥
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注槃盛盥水者○大學疏云沐
浴之盤○名物疏按槃字从木周禮疏云以木爲之
是也陳氏云扣以節歌則是盥槃非浴槃矣槃有以
銅爲者史記毛遂奉銅槃是也有飾以珠者玉府合

諸侯共珠盤是也合諸侯之禮蓋以盤盛血

觿

禮記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
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說文云觿佩角銳耑可以
解結○毛云成人之佩也○劉向云治煩決亂者觿

韘

禮記曰子事父母右佩玦捍○鄉射禮袒決注決猶
闓也以鉤弦闓體○賈公彦云抉諸侯及大夫生用
象死用棘天子死生皆用象取其滑○箋云韘之言
沓所以彄沓手指○大射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
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
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
纊極二注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
用也○禮書云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
指中指無明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韘
謂之極以其中于指也謂之沓以其沓于指也毛氏
許氏以韘爲決誤矣○名物疏案玦決抉三字實一
物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韘之爲玦許叔重亦以爲然
韘之爲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
無以韘爲玦者故易之爲沓然則以韘爲沓又出何

禮文耶

羅

爾雅云鳥罟謂之羅郭云謂羅落之○周禮羅氏掌
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
羽物注襦細密之羅○禮記云鳩化爲鷹然後設蔚
羅○名物疏按鳥罟曰羅朱傳云張羅本以取兎者
蓋正什則定散文亦通也周禮羅氏掌羅鳥而郊特
牲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莊子胠
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于澤是取獸得稱羅也
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兎而鴛鴦詩云畢之羅之兎罝

謂之罝而西京賦云結罝百里實兼諸網罟而言之
凡如此類並得通也

罦罿

什器云罬謂之罦罿罬也罬謂之罦覆車也
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
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韓詩說云
施羅于車上曰罿○東漢書注云罦雉網

升

考工記云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
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其耳

三寸其實一升○漢書云嘉量法用銅方尺而圜其
外左耳為升右耳為合為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
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家語云黃帝設五量○崔
靈恩集注云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

匊

傳云兩手為匊○詩詁云兩手曰匊屈掌曰匊○禮
書云匊二升二匊為豆四升○呂氏云古量二升曰
匊匊大于升○埤雅云古者匊大而升小或曰廣雅
以為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曲禮云受珠玉者以掬

簋

包氏論語注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
簠簋○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
如之注曰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掌客注
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考工記云旊人為
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凡陶旊
[illegible]暴不入市○什文云
[illegible]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
[illegible]容一斗二升○詩傳簠簋皆瓦器盛斗二升盛黍稷
稻粱器方曰簠圓曰簋簠外圓內方徑八寸深七寸
二分底徑五寸二分厚二分有蓋上刻龜形簋內圓

外方高一尺厚半寸徑五寸二分蓋上刻龜形○三
禮圖云簠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
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簋受一升足高
一寸中圓外方刻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
簠盛稻粱○易傳云建星之形似簋○名物疏按簋
之為器中方外圓高一尺厚半寸受斗二升以瓦為
之或用木其上有蓋蓋謂之會儀禮啟簋會是也下
有足陳之有藉覆之有巾飾之以玉朱漆其中其蓋
則象龜形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君子以為濫則大
夫士之簋刻龜于蓋而已不得如人君全鏤之也

之于禮用簋則簠從用簋則簠或不與是簠尊而簋
卑簋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而毛公什四簋云黍稷
稻粱鄭玄解王藻云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一簋
而已然則簋亦得盛稻粱矣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
推之則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
簋或者盛則陳八簋更加以稻粱此章四簋伐木八
簋皆以天子諸侯朔月之盛食禮賢者及諸舅也易
曰二簋應有時王弼云至約之道不可常也則二簋
其至約者與然詩云每食四簋特每日之常食耳若
禮食則其數更多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

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聘禮饔餼上大夫堂上
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則掌客云
上公侯伯子男簋皆十有二其祭禮則祭統云八簋
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差而下之諸侯則六簋矣
大夫士之祭則有敦無簋三禮圖說簠簋龜蓋漆中
是也但似以簠爲簋以簋爲簠當由字譌賈公彦曰
祭宗廟用木簋神用瓦簋然少牢饋食有瓦豆安知
祭廟無瓦簋乎

鬵

說文大釜也一曰鬵大上小下若甑曰鬵䰝于侯反讀

釜屬○什名云䰝謂之鬵鬵鉹音侈也孫炎曰關東
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考工記陶人爲甗音彥實
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寸厚半寸甑實二鬴厚半
寸脣寸七穿○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
之鬵或謂之酢餾[illegible]○名物疏按鬵本釜屬故可以
烹魚甑亦曰鬵鬵上大下小若甑亦曰鬵蓋異物而
同名耳孔仲達混鬵爲甑以爲俱食器而連言之者
誤也

耜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

民○什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易曰神農氏
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
益○夏小正云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
○月令云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農器孟春
天子躬耕帝籍○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
車人爲耒庛刺音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
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
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
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疏
云耜謂耒頭金庛耒下前曲接耜者也古法耒下惟

射薦用籩脯五膱醢以豆……賓脯醢又……几
于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特牲獻公獻卿薦脯醢士
喪始死奠脯醢小斂朝夕奠脯醢特牲主人獻賓薦
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
籩栗脯大斂毖……豆兩籩無滕士虞及獻祝特牲及
主婦致爵於主人以上皆兩豆兩籩既夕遣奠少牢
賓尸皆四豆四籩士昏禮夫婦席婦饋舅姑聘禮歸
饔公食大夫士喪朔月奠皆有豆無籩蓋豆重而……

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

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青菹鹿臡茆菹
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
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
笱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
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掌客凡諸侯之禮豆四十夫人
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一夫人致禮八豆子男豆二
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
夫八下大夫六有以少爲貴者諸侯相朝無籩豆之
薦明堂位云薦用玉豆又云夏后氏以楬……豆殷
……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祭統
……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又云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注校豆
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
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聘
禮有司堂上八豆西夾六豆公食大夫六豆上大夫
八豆士昏四豆士喪毖豆兩既夕四豆士虞四豆特
牲兩豆少牢四豆有司徹四豆考工記旊人爲豆實
三而成觳崇尺器中䏝豆中縣○三禮圖云豆以木
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

加象飾口天子玉飾○邢氏云豆高一尺口足徑一
尺校徑二寸○楚茨傳云豆謂內羞庶羞也

九罭

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
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今之有囊罟亦謂之罽
今江東謂之緵○疏云緵促細目能得小魚○韓詩
說云九罭取鰕芘也

罶

爾雅云凡曲者爲罶郭注云毛傳曰罶曲梁也凡以
薄爲魚笱者名爲罶又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

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孔氏曰其功易故號寡婦笱非寡婦所作也○周勃傳織薄曲師古云葦薄爲曲也

罩

爾雅云籗(捉角反)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籗也○孔仲達曰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籗　陸佃云魚欲逸則罩之(使入)

汕

爾雅云罺(音朝)謂之汕郭璞曰今之撩罟○朱傳云以薄汕魚也　陸氏云魚欲伏則汕之使出

簟

箋云竹葦曰簟○說文曰簟竹席也○釋名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曲關西謂之簟或謂之䈀(音折)其麄者謂之籧篨關東或謂之篕(音盍)掞○禮記夫不在歛枕簟席韣(音獨)器而藏之　又曰莞簟之安槀秸之尚○孫卿子曰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淮南子曰蓆之上先雚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用末也○名物疏按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爲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即此簟與莞席在下卽筵也竹簟在上卽重席也孔氏曰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丈二細桃枝簟十黃箋雙文簟二王獨受黃箋雙文簟一板西京雜記昭陽殿有金鏤玉几象牙簟○王褒竹簟賦曰楚簟陳于玉房巴箱列于拂荃○左思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于筒中

缾

說文缾甕也或从瓦作瓶○易云汔至亦未繘(音橘)井羸其缾凶○左傳云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淮南子云古者抱缾而汲○朱傳云缾小罍大皆酒器○詩

緝云井卦言羸其瓶揚雄酒箴以鴟夷嘲瓶柳子厚瓶賦以瓶嘲鴟夷盛酒器瓶汲水器也

匕

傳云匕所以載鼎實疏云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宜用棘○易云不喪匕鬯○特牲禮棘心匕刻又云右人於鼎北匕肉俎人於鼎西升諸俎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於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又云雍人雍府加匕于鼎東枋疏亦覆二疏匕于俎上○雜記云枇(音比)以桑

長三尺或曰五尺○[illegible]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
四寸葉博三寸漆[illegible]頭疏匕形如飯操以棘心爲
之○說文云[illegible]匕也所以取飯○陳氏云匕之
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
匕以棘喪匕以桑雍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雍人之
所概牲體之匕[illegible]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
匕小于挑匕挑匕小于疏特牲少牢有司徹公食昏
禮舉鼎執匕俎皆與其人士喪禮執匕執俎皆舉鼎
者爲之吉禮尚文喪禮尚略故也特牲右人于鼎北
匕肉左人于鼏西載諸俎士虞禮則右人載者以吉

禮尚右喪禮尚左故也

杼

說文杼持緯者也○曹氏云梭也○淮南子云伯余
之初作衣也緂（他濫反）麻作纑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杼
機以便其用

柚

朱傳云受經者董氏云卷織者也

俎

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禮記
云取俎進俎不坐又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
也又云凡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其有折俎者取祭
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又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
以嶡（厥）殷以椇周以房俎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美物備矣又云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
貴髀周人貴肩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俎者
所以明惠之必均也○三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
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
嶡嶡亦如梡而橫距四足中央如距也○褚遂良云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名物疏按俎之制有四虞曰
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夏曰嶡中足爲橫距之象殷曰

椇椇如枳椇之曲橈周曰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
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別甚多一
曰爲腥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脅與脊爲七
體此上古之禮也二曰爲爓謂體解而爓之又分豚
解爲十一體以湯爓之而不全熟此中古之禮也三
曰爲熟以其所爓者先煮于鑊既熟則以此[illegible]熟之
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又割其余以[illegible]之則有燔炙
之事俎[illegible]九獻禮牛一羊一豕三[illegible]腊
五[illegible]六[illegible]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夫鮮魚鮮腊則
[illegible]七俎矣公食大夫[illegible]元俎下大夫七俎是

入去其二則爲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
腊五腸胃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爲三
特牲三鼎牲豕一魚豕二腊豕三亦有三俎是也此
有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別也爲俎骨有貴
賤鄉飲鄉射禮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之
類是也又有陪俎非正俎則膷臐膮之三臛
臛者羹也即鉶羹也牛脈爲膷羊臛爲臐豕臛爲燒
又有肵脩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鄭
箋以爲從獻之俎九俎皆進于神前其既嚌而反其
余于肵俎者謂之尸俎尸俎之外又有主人主婦祝

詩經類考　器具卷十四　廿七

佐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
之俎牲之升俎必有物以盛之意即掌庋之庋器也
主人受尸酢之俎謂之胙俎其俎最尊天子之祭膳
夫親徹之王賓客禮食亦有焉

筵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鉶陳曰筵藉之曰席○
說文云筵竹席也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一丈○什名
云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陳氏云筵席之制
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
常萑席尋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
黼不過繢布○儀禮鄉射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
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蒲筵緇布純西序之
席北上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
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

烓

爾雅云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灶○說文曰行
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灶止以燃火照物若今
火爐

石

傳云王乘車履石○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注

詩經類考　器具卷十四　廿八

鄭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禮書云乘石王與后
乘車於是登降也設于兩階

瓚

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
央○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注
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漢禮瓚槃大五
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玉人云祼圭尺有二
寸有瓚以祀廟注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凡
流皆爲龍口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白虎通云圭瓚
宗廟之盛禮也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

之道〇禮書云王之肆先王祼賓客以祼圭后之亞
祼與王之巡狩以祼璋圭璋其柄瓚其勺也〇羅氏
云鬱與鬯皆陰而王爲陽物圭璋又東南陽方之玉
故假之嫌于無陽也〇禮圖云圭瓚如盤大五升口
徑八寸深二寸璋瓚口徑四寸深二寸〇周禮小宰
祭祀贊王祼將之事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
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
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又云凡賓客贊祼內宰后祼
獻則贊凡賓客之祼獻皆贊大宗伯大賓客攝后載
果讀爲祼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肆祼肆師祭祀

賓客贊祼將鬱人凡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祼用
雞彝鳥彝嘗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
蜼彝行人諸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〇禮
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
鬯臭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
璋瓚亞祼又云獻之屬莫重于祼〇名物疏按玉人
說三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鄭依此說圭瓚之制
則爲勺者黃金也玉人云祼圭有瓚不別云祼圭有
瓚則三璋即璋瓚也陳祥道乃云圭瓚璋瓚勺用玉
多石少者三璋之勺則飾以金此何據乎即其引鄭

氏[illegible]四玉一石之說彼注[illegible]已讀瓚爲[illegible]取[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非此[illegible]也且若三璋之勺以金爲飾玉人但
[illegible]外朱中足矣又何用黃金勺一句以此知其說
[illegible]也三璋有繅圭瓚當亦有繅鄭氏下繅龍口之說
或是漢法不足以擬周制古者諸侯九命賜以秬鬯
圭瓚天子之瓚其柄之圭尺有二寸賜諸侯蓋九寸
以下也

登

什器云瓦豆謂之登疏云對文則木曰豆瓦曰登散
則皆名豆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是瓦亦

名豆也〇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湆不和實于鐙公設
之于醬西注大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不和無鹽
菜〇禮書云登儀禮作鐙其實大羹食禮用之飲禮
不用故公食大夫設于醬西鄉飲鄉射燕禮不設也
士虞特牲有司徹皆設之少牢不言設者以特牲有
司徹見之也

几

漢李尤几銘敘曰黃帝仁智恐事有闕作輿几之法
則創几自黃帝始周禮司几筵掌五几〇什名云几
庪也所以庪物也〇說文云几者案也長五尺二寸

廣二尺兩端黒中央赤坐必設几所以爲安凴也其几有五曰玉雕漆彤素○馬融云几長三尺○阮諶云几長五尺高廣二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黒○禮記曰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國語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誦訓之諫注云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禮記進几杖者拂之又云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又云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又云父母舅姑坐御者擧几斂席又云父母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司几筵掌五几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設

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右雕几筵席筵國賓左彤几注國賓謂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朝者雕几聘者彤几甸役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又曰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吉事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於室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示新喪奠几相因喪禮略○顧命云牖間南向華玉仍几西序東向文貝仍几東序西向雕玉仍几西夾南向漆仍几○鄭云聘禮注云孤彤几卿大夫漆几○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于此成禮于彼○左傳薳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取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章小有迷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飱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禮書云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於敝以下外拂于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荅執之或橫(見有司徹)或中攝(見聘禮)授之或受其足(昏禮所謂授校校几足也)或受于手間(有司徹尸授几)或以几辟(昏聘禮以几辟賓畢致也)或不以几辟(有司徹不云辟者尸尊也)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喪或同時在殯則每敢(讀曰素)異几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

乘必以几婚禮婦乘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斝

說文云斝玉爵也一曰斝受六升○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注云斝畫禾稼禮運云琖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郊特牲云擧斝角詔妥尸○周禮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先鄭云殷以斝○禮書云斝有耳琖斝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後得用爲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博古圖云琖从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之字通於雀

大斗

說文曰斗勺也○疏云大斗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禮器云犧尊樿杓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周官梓人云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云觚當爲觶豆當爲斗○禮書云勺非斗也勺挹於尊彝而注諸爵瓚斗挹於大器而注諸尊彝

橐囊

傳云小曰橐大曰囊○孫奕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云橐無底囊二說不同並存之○徐鍇曰無底曰橐今經服下者○詩緝云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糧米盛于囊也

依

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注云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疏云本戶牖之間名扆覲禮天子設屏風之狀于戶牖間因名此屏風爲扆是以其在扆處卽名曰扆也○覲禮云天子負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匏

陸佃禮圖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爵宜截其奥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鄭氏說取甘瓠去柢以齊爲正○禮記云郊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云三王作牢用陶匏

壺

說文云壺昆吾圜器也象形從太象其蓋也○周禮秋嘗冬蒸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六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又云尊壺者面其奥○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聘禮陳饗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公尊瓦大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方壺士旅圜壺少牢尊兩甒士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三禮圖云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

身兊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
方圓壺受一斛渡方足口圓

卣

疏云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
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時乃在彝未祭則在
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爾雅云彝卣罍器也卣中
尊也孫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卣不
大不小者○周禮鬯人廟用修注云廟用修者謂始
禘時自饋熟始修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錢

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云銚
芟也○孔氏云銚刈物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
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莊
子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注云銚
七遥反削也能有所穿削也又他弔反○爾雅劇音鍬
謂之疀音插○方言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劇
宋魏謂之鏵音華或謂之鍏音韋江淮南楚謂之臿趙魏
謂之喿此遥反東齊謂之梩音裏

鎒

傳云鎒鎒音耨朱傳云鉏也○爾雅云斪斸音劬斸丁錄反謂
之定多佞反李巡曰鉏別名也郭璞云鋤屬○廣雅云定
謂之耨○世本云垂作耨○周禮攻金之工段氏爲
鎛器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呂
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
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什名云鋤助也
去穢助苗也齊人謂其柄曰橿音姜頭曰鶴耨以鋤
嫗耨禾也停亦鋤類鎒迫也

銍

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什名云銍穫禾鐵也銍銍斷
穗聲也○廣雅曰銍謂之艾○名物疏按錢鎛銍皆

田器也什文銚音七遥反則銚即今之鍬所以起土
可用於耕鎛先儒或以爲鋤或以爲耨蓋一器而異
名高氏云所以芸者也銍則刈禾短鎌也

櫛

說文曰櫛梳篦總名○曲禮云男女不同巾櫛玉藻
云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

鼐 鼎 鼒

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
釴款足者謂之鬲注云鼒鼎斂上而小口釴鼎耳在
表鬲鼎曲脚○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〇脩詩說云鉶小
鼎〇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曰鼎黃耳金鉉上九曰鼎玉
鉉〇禮記曰崇鼎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〇禮
書云士虞有上中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
豕鼎魚鼎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士豕魚而已膳
夫王日一舉鼎十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
賓之飧饔皆飪一牢鼎九而飧腥一牢鼎七饔腥二
牢鼎二七上介飧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
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士特牲喪禮

三鼎既夕五鼎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王之數
士既夕鼎過于特牲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月舉食
鼎也特牲薦禮也既夕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
皆鉶鼎所以食羹者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
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
八子男十八聘禮之賓上介飧饔之羞鼎皆三少牢
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公食大夫之鉶
多于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也聘介之鉶同于賓者
以三鼎殺故也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然則牲體皆亨于鑊然後肉脅之鼎而羹納于鉶登

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若茨若編考工記曰廟
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鄭氏謂牛鼎扃長
三尺羊鼎扃長二尺扃謂之鉉易稱玉鉉金鉉以茅
木貫耳而舉之金玉其飾也鼏茅爲之長則束其本短
者編中陳鼎必于門外舉之去鼏然後入陳之於西
然後加匕〇三禮圖云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
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
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上〇孫氏瑞應
圖云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
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味昔黃帝作鼎象

太乙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爲九鼎象九州王者興
則出衰則去故禹鑄鼎以擬之

犧尊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
尊皆有罍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
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〇禮器云犧尊疏布鼏
樿杓此以素爲貴也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
尊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尊用犧象山罍又云泰
有虞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〇左傳云犧
象不出門〇鄭志云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

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犧字者務人之聲誤耳〇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〇王肅云泰和中曾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〇名物疏按宋葵條云上皇崇尚古器有得一器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余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可哂者如今博古圖所載即徽宗時物也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形開背受酒則声戎阮諶之說蓋臆度耳他器若爵之前如喝後如尾足修而銳兩柱爲耳與干刻爵負琖之形救足垂花二舟與彝相似與于承盤之制皆有的據而反于先儒者也但謂古器皆冶銅爲之絕無刻木彔漆者竊謂銅器可久不若木之易朽故宋人獨多得銅器耳難執此以廢彼也

大房

傳云半體之俎箋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對似乎堂後有房然〇明堂位云周以房俎〇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尋尺

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注云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步更爲六十四寸〇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〇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〇前漢律曆志云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尺者蒦約音也

虡

箋云植措謂之虡〇爾雅植謂之極孫炎曰植斲柎質也〇史記曰臣願河足當植質注云植者椹斫也〇韻會注云植砍木　也一曰木跂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珍寶考

玉

周禮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食珮玉珠玉王齊共食玉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刮磨之工玉人○白澤圖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青衣見之以桃戈剌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中有玉也○洛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瑛出○龍輔玉

名也○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爾雅玉謂之璲○說苑云玉有六美望之溫栗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于外君子比情焉○大戴禮云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水○山海經云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足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尸子云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地鏡圖曰玉石之精也其居地氣青而浮白而圓光轉地中常濶○王逸正部論云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

金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金銀銅也○韓子曰荊南麗水之中生金○淮南有雙南金○後漢書曰益

州金銀之所出爾雅曰黃金謂之璗音蕩其美者謂之鏐音留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餅金謂之鈑錫謂之鈏純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鏐即紫磨金也銑最有光澤也○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新語曰舜藏金於嶄岩之山以塞淫邪之路○續博物志曰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銅赤金也銀白金也鉛青金也

鐵黑金也錫銀鈆之間也○釋名云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易說卦曰乾爲金○尚書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職金掌凡金錫之戒令○考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叚氏鑄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淮南子云黃埃五百歲生黃澒胡孔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注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澒黃金水銀也○參同契云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槃金氣發本上赤下青銀氣發夜正

白撥之隨手散復合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管子云山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鈆錫上有赭下有鐵○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

錫

爾雅云錫謂之鈏音引疏云錫今白鑞音臘也○周禮職方云揚州其利金錫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山海經云龍山之下多赤錫灌山多白錫○熊朋來云按考工記攻金之工如築冶鳧㮚叚桃以今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等物爲多特總名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爲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爲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爲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爲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爲鑒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堪爲斧斤戈戟矢刃哉㮚氏改煎金錫定火候以青黃黑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黃鐘之宮哉觀史記平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漢武帝造銀錫爲白金可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金考工先秦諸書當時蓋以錫爲銀鉛之總名說文謂錫曰銀鉛之間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

錫之說殊失許叔重本旨周禮廾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錫皆取廾煉成言錫而不必枚舉銅銀鐵也嘗歎漢儒拘爾雅之文於廾人之注直以錫爲鈏鉛爾雅專以銀爲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爲白金其注鐐銀鈑金物瑣細而于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發明曾不若說文能合錫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州言金錫荊州言銀以今出產之地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荊錫亦銀也特以荊揚地利互文見之耳若如今人分別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故著其說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

爲多經文絶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銅鐵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耳鬨决銀者言錫能賊也金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金之工不一銅鐵及鍮銅得銀愈佳鑄銅得鉛益骨金錫相須尚矣

圭璧　介圭　璋瓚　璲

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圜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白虎通曰書言輯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爲璋方中圓外曰璧說文璧瑞玉圜也半璧曰璜圜中牙身玄

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實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圭以爲信者何珪者銳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

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横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横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

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城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介圭大圭也大圭尺有二寸曰玠

王之大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至如朝覲會同于王及諸侯相見所執則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公圭九寸侯伯七寸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此輯五玉也若天子執瑁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此介圭上宗奉同瑁周禮大宗伯王執鎮圭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蓋王朝日則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搢太保承之耳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音篆）飾長尺有二寸瑁圭之冒也冒下斜刻如圭大小

牉合不差以合符也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爲琢飾信伸也躬象人形小俯文有麤縟欲其愼行以保身或曰直者爲信其文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穀璧穀所以養人蒲璧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萑之文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典瑞云瑑圭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祼賓客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地○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又云圭璋特達德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二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謂圭璋璧琮）凡執玉無藉者襲○瑞應圖云四海會同則玄圭出○璋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

南方注半圭曰璋典瑞璋繅二采一就以頫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禮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又聘義云致饔餼還圭璋○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覲禮云方明者木也南方璋○左傳蔿啟彊云朝聘有珪享頫有璋○爾雅云璋八寸謂之琡（音俶）○璲箋云璲瑞也

爾雅亦云璲瑞也郭璞云玉瑞也○孔氏云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又云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正謂所佩之玉○王應電云按玉備天地之全德記所載備矣圭爲直方象縱立而貫通上下之形王之主也璧圜虛中以象天琮八方以象地又圭銳其首象春德之發生夏則一陰生不若春德之盛故半圭曰璋夏象也冬一陽復天之德故半璧曰璜秋陰遂地之德琥其半琮歟六者之形聖人所以擬諸三才者其義精矣

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疏云漢書食貨志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食貨志云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

鍜

傳云鍜石也箋云所以爲鍜質○說文作碫云厲石也○朱傳云鍜鐵也○禹貢梁州厥貢璆鐵銀鏤○月令季春命工師審五庫之量金鐵毋或不良○廣雅云鐵朴謂之礦○一統志終南出鐵

球

曲禮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謂珽（他頂反）也○什地云西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瑯玕焉注云璆琳美玉○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當作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子圭中必注云以組約其中央

爲執之以防失隊（以上小球什）○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杼閷也○玉藻云天子搢挺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音舒）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禮器云大圭不琢○左傳云袞冕黻珽昭其度也○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禮書云天子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

大夫之聘蓋亦如此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
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
所謂見於天子無脫笏也以上件大珠

珍寶考卷十五 終

詩經類考卷之十六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禮考

禮

鄭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禮體之謂聖履之謂賢○六韜太公對文王云禮者理之粉澤○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

婚姻 姪媵

遍輿云燧皇氏始有夫婦之道即人皇也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何休曰後代漸文迎于戶示其親六禮之儀始備○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玄云納徵加于束帛賈公彦曰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加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

不亦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爲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訊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天子之禮○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娶三國者廣異類也恐一國有

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相妒嫉也年雖幼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古者女[illegible]姪娣從謂之媵媵送女也名物疏按媵有二[illegible]九女夫人及二媵俱有姪娣大夫士無二[illegible]以姪娣爲媵大夫備姪娣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也士不必備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鄭注士昏禮云娣尊姪卑考諸經傳並無以姑爲媵之文益姑尊非可從嫁爾雅謂先生爲姒是姊得爲媵矣○周禮媒氏職曰仲春之月會合男女鄭玄注曰仲春[illegible]

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董仲舒[illegible]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曰霜降而逆女氷泮而殺止○周禮曰太宗伯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媒氏掌萬民之判男女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遂人以樂昏擾甿注曰判半也得偶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公羊傳曰女

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五禮皆用昕惟親迎用昏○爾雅曰壻父母爲姻婦父母爲婚○方言曰自家而出謂之嫁○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來世也故君子重之又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日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又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

出乎大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曰男子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謂中古也○禮記本命曰太古男子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東晳論曰男子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又禮男子三十壯有室婦人年十五許嫁笄○昏禮曰壻執雁而入再拜奠雁降出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儀禮婚有六禮納采[illegible]問名[illegible]納吉[illegible]納徵[illegible]請期鄭玄注曰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夫家卜得吉日乃使人往辭之親迎問名反納采請期親用雁

或云古五禮皆用雁○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穀梁傳曰女嫁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施鞶紳戒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徐邈注曰鞶佩囊也親結其褵傳曰褵婦人之褘禪香纓也○禮曰女子許嫁而纓注繫纓示有從人之端○禮昏義云婦執笲棗栗腶修以見讀如見舅姑之禮笲竹器威棗栗者也○禮記婚義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案共牢是同一牲體合巹是取一瓠斷而爲兩杯以酳酒酳飲酒也○儀禮云四爵合巹鄭注云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女子許嫁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家語魯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三十而

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郊特牲曰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大傳云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哀公問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羅願婚問曰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爲男女之飾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于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

人矣故取是年以爲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爲二
十三十者期至于此而不可過耳曰不然古人之言
固有大爲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
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
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
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聖人
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主于二十
有三終不先之于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
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
毋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

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奈何曰
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于緇帛五兩牲止于魚祭
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
成之後至于冰未泮之前凡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擬
其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爲十九而娶曰
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
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
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
有所缺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
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且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
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爾夫婚事常在秋荀子
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爲期又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
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于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
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
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于
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
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
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

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
母黨妻黨殺且不于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
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
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
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
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名物疏按朱
傳宗鄭義以桃夭爲婚姻之候今俗人多用其說不
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也爲毛說者
以秋冬爲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
焉冰泮而農桑起婚姻殺于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

荀位孫荊韓嬰皆曰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董仲舒曰
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絓
向春夏而陰氣去故霜降而逆女氷泮而止殺與陰
俱近而陽遠也爲鄭說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
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玄
郊禖蓋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
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
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
鄭本據媒氏之文請卽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
會男女奔者不禁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時至仲春

則農業已起婚期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汲
汲然伺而會之若正爲婚姻之時而復不禁奔則男
女必多野合者矣豈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氷
泮殺止其意謂九月至二月皆可婚也或曰然則朱
傳以周南桃夭及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倉庚于
飛爲婚候又何耶予按孔晁云女心傷悲謂蠶事始
起感事而出熠燿其羽喩嫁娶盛飾桃夭以喩女之
少壯各自有說且仲春亦可婚何害爲感時咏事哉

喪

白虎通云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見也生者哀痛
之亦稱喪○釋名云人死氣絶曰死死澌也就澌消
也士曰不祿大夫曰卒諸侯曰薨天子曰崩少壯而
死曰夭未二十而死曰殤尸已在棺曰柩于西壁下
塗之曰殯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殷衆也既葬還祭于
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又祭曰卒哭止孝
子無時之哭朝夕而已也又祭曰祔祔于祖廟也期
而小祥又期而大祥間月而禫亦祭名也○周禮大
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王制云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
殯○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禮書云易
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漸文故爲冠絰衰裳帶屨以飾之于
是有斬齊功緦袒免之等三年朞九月七月三月之
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

錫爵

禮記云祭有畀煇[illegible]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翟者
樂吏之賤者也○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朱傳云
卽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名物疏按鄭以公庭爲
宗廟故引畀翟朱不拘祭祀故引獻工畀翟在祭之

末惠以五升之散獻工之禮則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俱有之大略卒歌主人獻工一人拜不與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鄉射于阼階上燕禮大射于西階上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辨有脯醢不祭工不辭洗笙入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惟大射不獻笙略下樂也然合此二說推之此類人非士復非府史何者若士則尸飲九巳有散爵之獻若府史亦恐不在工歌之列殆是樂正之下衆工禮云賤吏是也

灑掃

曲禮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音溝)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音吸)之○少儀云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音糞)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揭(音桀)○管子云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設排之以葉適巳實帚于箕遂出棄之

獻羔

[illegible]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當爲獻[illegible]羔祭司寒也○左傳申豐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獻羔而啓之杜預云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國語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皆藏冰所致也陽不過則冬不溫陰不伏則夏不寒春有寒風使人慘悽秋有苦雨使人悲害

朋酒斯饗

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名物疏按傳

所云饗者謂黨正因腊飲酒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玄酒即此詩云用酒也記云其牲狗即毛傳所據也鄉飲酒禮賓與賢能與黨正飲酒不同毛據爲說者以州黨鄉之屬也其有鄉大夫來觀禮或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則殺羔羊以饗之○箋云十月民事俱畢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群臣○月令孟冬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

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

燕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掌客掌四方之賓客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凡諸侯之禮上公三燕矦伯再燕子男一燕○皇氏云燕禮折俎有酒無飯有二種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于異姓讓之而止○賈公彥云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

與時賜無數又云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國語云先王之燕禮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韓詩說云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安能飲者飲之不能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又掌客王合諸侯而饗則具十二

牢具百物○孔子曰敬則用祭器注祭器簠簋之屬有好事于賓客則用之謂享食也○左傳晉郤克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郤至曰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燕饗之禮享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王室之禮也○傳曰虢公晉矦朝王王饗醴命之侑注先行享禮次行燕飲也侑助也燕則命幣物所以助歡敬也○名物疏按賓有數等大行人掌大賓之

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以此推之要服以外爲小賓時聘之大夫士及爲介來者皆小客矣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之爲賓者也時聘殷頫諸侯之爲客者也賓客之聯事小宰合之燕饗之禮宗伯職之九儀之命爵行人辨而等之牢禮饗獻飲食之等數掌客逆之逆于疆聚㯉(刷析)致積將弊前驅至朝詔位之類掌訝掌之野之委積司徒令修之若公矦伯子男之相爲賓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其儀掌之司儀凡諸侯聘禮主國所以待賓者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

恩殺敬故聘禮曰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宰夫獻
也若諸侯無事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
樂之則于客內立一人爲賓餘爲衆賓記云燕朝服
于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大門內揖讓升與
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燕義云使
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
以大夫爲賓爲疑也然則燕四方之賓與國內之臣
其禮惟迎不迎之異若族燕之禮則文王世子云異
姓爲賓膳宰爲主人不以同姓爲賓者親親也不親
主獻者尊君也士冠禮之賓主人之僚友也鄉飲酒

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
禮賓之與之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云賢者
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以禮賓之將獻于王與
鄉飲之賓及衆賓皆鄉人之無爵者也鄉飲酒義云
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
以象三光坐賓于西北必南鄉鄭以鄉飲酒義之篇
具載四禮則鄉飲酒四事其儀皆同也諸侯大射之
禮士大夫爲賓宰夫爲主特牲少牢士虞禮之賓皆
助祭執事者也楚茨爲賓爲客賓莚賓載手仇是天
子助祭之臣亦稱賓也祭禮又有內賓鄭玄云姑姊

妹也其羣下自相飲亦尊一人爲上賓左傳季氏飲
大夫酒臧紇爲客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露
睹父爲客是也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則賓指四方
之賓及羣臣也○鹿鳴承筐是將箋云飲之而有幣
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禮書云食有侑食故
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
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
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
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
酬幣士昏禮舅姑享送者酬以束錦此饗有酬幣也

燕禮無用幣之文鹿鳴燕羣臣嘉賓序曰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
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爲饗食非詩意也春秋傳曰酬
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特文不備
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爲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
禮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酬幣亦謂之
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侑以侑者勸
酬之通稱也

飫

毛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鄭云私者圖非常

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疏云飫不在公朝在
路門內酒肉在堂○什言云飫私孫炎曰飫非公朝
私飫飲酒也○國語定王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將
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
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衛彪溪曰武
王克商作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貽後之人使永
鑒焉○名物疏云按皇氏注禮記以飫為享禮義異
于毛若依韋昭國語注則毛說為長但韋依毛鄭為
文未必外傳之本旨

陳饋

箋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皇氏注禮記云食禮者
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
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侯三食之禮
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
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注曲禮酒漿處右
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周禮大宗伯以飲
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
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掌客上公三食若弗酌則以
幣致之侯伯再食子男一食○聘禮公于賓一食上
介一食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
幣大夫于賓一食上介若食若饗○禮記云族食世
降一等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又云凡養老殷人以食
禮○埤雅云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
下無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
食之豆籩也

吉

毛介甫云吉言諏日擇士之善○周禮太宰祀五帝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
○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
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

者不得與于祭○劉氏云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于
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
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
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于射宮以選與祭之士

蠲

王氏曰蠲言齋戒滌濯之潔○禮記云散齋七日以
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
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又云七日戒三日齋疏云七
日戒者謂散齋也三日齋者謂致齋也○周禮冢宰
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及執事眡滌濯注執事初

爲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疏
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
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
案少牢饔人溉鼎匕俎廩人溉甑甗司空溉豆籩及
勺爵此注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又云
宰夫祭祀從太宰而眂滌濯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小宗伯大祭祀眂
滌濯肆師祭祀視滌濯

禴祠蒸嘗

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郭

璞曰祠之言食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
○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
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朝
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祼用斝彝黃彝朝
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大壺尊○王制云天子諸侯宗
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
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
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注云周改
夏祭曰礿以禘爲陰祭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
祭郊特牲云享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注
云禘當爲禴字之誤記又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
之盛也古者於禘祭賜服順陽義也于嘗出田邑發
秋政順陰義也○孔氏云自殷而上禴禘嘗烝至周
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

夜飲

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庶姓讓之
則止○燕禮無算爵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
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
燭于門外賓醉奏陔遂出

饗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
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云上公三饗侯伯二饗
子男一饗○聘禮云公于賓再饗賓介皆明日拜于
朝上介一饗大夫于賓一饗上介若食若饗○禮記
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
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仲尼燕居云禮有九焉大饗
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
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
其禮樂備其百官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
以雍徹以振羽○左傳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

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又云享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皇氏禮記注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委饗之四是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饗食則于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周禮疏云饗禮九獻者謂後日王

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享者烹太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

右

傳云右勸也疏云謂設享禮勸其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詩緝云右與侑宥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

醻

傳云醻報也疏云爲享以報功○箋云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孔氏云醻有二等既酢而醻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廼舉向者所奠之爵以行之于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醻也○名物疏按嚴坦叔云鄉以醻爲獻醻但醻酢是燕禮饗訓共儉爵盈不飲未必有醻酢此考之不詳也周禮掌客享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節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但其禮之儉不若燕之四舉旅耳安得謂無醻

酢耶

會

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王巡狩至方嶽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

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于國外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
也大司馬大會同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
小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
謂九伐之法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
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王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少儀云會同主詡○晉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
以制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

同

周禮大宗伯云殷見曰同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
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
歲則徧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政謂邦國
之九法○名物疏按毛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釋
文則然耳其實會諸侯于東都非必有征討又非十
二年之事意者會諸侯之時亦曾為壇于國外如[illegible]
禮所云與然會者交會同者同聚則諸侯見天子或
並得稱之耳

射

[illegible]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
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山堂考索云射
始于黃帝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見于繫詞易云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見于堯
舜之時夏商無文至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
侯之別有三又有五射之文而射禮具矣天子所以
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風微弱恐物有窒塞不
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
射達之也天子射熊示服猛巧也熊為獸猛巧者
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

者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
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
士兩射者示人臣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illegible]
故數偶也侯以布為之用人事之始也所以名[illegible]侯
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射禮祝曰嗟爾不寧侯
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耳所以不射
正身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于堂
上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于兩楹之
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
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白虎通將

祭擇士先射于澤宮後射于射宮大射射于射宮將
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于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
射于寢賓客相飲之射也〇安城劉氏曰凡侯有中
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爲之天子與諸侯皆用布
九幅每幅潤二尺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
尺最中一幅卽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通中幅
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爲舌據侯
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則正鵠當廣六
尺〇王氏曰射之制有三有大射有賓射燕射張布
侯則設鵠以皮綴于侯中央用以大射司裘所謂王

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
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也方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助
祭取其有中的之功而用之蓋諸侯于春而貢士射
中多則與祭其君爲有功而益以地射中少則不得
與祭則其君有罰而削以地五采侯則繢以采色用
以賓射卽射人所謂王六耦以射三侯五正五正以
五采飾正是也五采之侯則賓射之禮所以待諸侯
之朝覲五采象文德也獸侯則蒙以獸用以燕射卽
鄉射禮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言能爲民除害天下

之害去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五以燕息也〇周
禮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
介與其身三下兩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
焉張布而棲鵠則春以功注崇高也參分器以皮爲
之各以其侯居中參分之一也兩介謂布可以維持
侯者上幹下幹皆謂舌或謂舌取其舌而左右也侯
制上廣下狹葢取象于人張臂八尺長六尺也綱所
以繫侯于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尋一人張臂之節
綱謂綱縜籠綱舌維持侯〇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士
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

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用布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
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
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于中爲的故曰棲皮爲鵠賓
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色畫謂
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
大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
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illegible]
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
七十弓豹麋五十弓鄭司農云九十尺曰侯四尺曰
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正鵠皆鳥之捷黠者齊魯間名題肩爲正用[illegible]

熊之皮示服猛也中鵠示發微也王以六耦射三侯
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弨九十五正諸侯以下各殺
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之所蔽也大射禮唱獲
者居乏之中中則舉旌以宮下旌以商鄉射曰司馬命
獲者執旌以負侯九節析羽九重設于長杠○保氏
教六藝三曰五射注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
疏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
連續而去剡注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臣
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井儀四矢貫
侯如井之容儀又車僕大射共三乏司射凡射共獲

旌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諸子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
進退之大僕王射贊王弓矢繕人掌詔王射○射義
疏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三者之外又有
鄉射謂卿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
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賓射之法鄭注
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
獵班餘獲而射凡祭取餘獲陳于澤卿大夫相與射
鄭注鄉射稱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
二是庶人亦主皮鄭注周禮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
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

質是也○周禮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疏
州長春秋二時習射于序名鄉射物事也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易氏曰射之物
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于未射之時主皮和
容見于射侯之際興舞見于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也
內志正而節比樂曰和外體直而容比禮曰容中鵠
主皮也禮樂交作和容也發揚蹈厲興舞也州行州
射之禮卿行鄉射之禮及三年而賓興；卿射記惟
君射于國中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
詢五物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卿大夫士射先行鄉

飲酒○孔子爲卿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鄉飲禮子路爲
司射故射矍相之圃使子路出誓此詢是三物之內
三物其事十有八令六德之中惟問和六行之中惟
問容六藝之中惟問禮樂射貢賢于王餘未能備略
衆五者問之○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
弧之義也○司弓矢常矢庳矢用諸散射注謂禮射
及習射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
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射人
祭侯則爲位注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
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

爵跪大射禮使服不氏負侯將祭之時先設位于侯西北北面○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中以翿旌獲白羽朱羽糅(謂燕羽也)于郊則閭中以旌獲([illegible])于竟則虎中龍旜(謂與鄰國君射也)大夫兕中各以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吳越春秋陳音云古者人民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父所射無脫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列女傳工人妻云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

右手發左手

御

周禮保氏教六藝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王制凡執技論力臝股肱決射御月令孟冬命將帥習射御內則成童學射御○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告造父曰推于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呂覽云寒哀作御

祭馬祖

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疏夏官馭夫春祭馬祖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又將用彼禮以禱之○說文云禱告事求福也禂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禂○周禮庾人祭馬祖祭閑之先牧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

朝

曲禮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衣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又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宰夫凡朝覲會同以牢

禮之法掌其牢禮幕人朝覲會同共帷幕握帟綬掌
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大宗伯春見曰朝注云朝
朝也欲其來之早又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司几筵
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玉几典瑞云侯伯執圭子
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小臣朝覲沃王盥齊
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
節大司寇朝覲會同前王大行人春朝諸侯以圖天
下之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朝也○周禮曰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左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
以訓上下之則

宗

大宗伯云夏見曰宗注云尊也欲其尊王

詛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
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
牲而致焉詛祝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
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毛氏云詛君以豕臣
以犬民以雞○韓詩云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
大夫以犬庶人以雞○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左傳注云詛
以禍福之言相要○陳祥道曰盟有繼之以詛詛有
不繫于盟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討往過而或爲將
來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興者盟有執耳歃
衆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享祀妥侑

疏云享祀雖總于祭因在前則爲灌及朝踐○郊特
牲云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
注云謂朝事時也○禮書云尸入既祼于室然後延

之于戶西坐于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是時君出迎
牲蕭栽脾膋合黍稷燔于爐然後詔以羨定焉其禮
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妥
疏云當饋食之節○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注云
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
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自不安時則
以拜安之○少牢禮云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卽莫
○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小
別何者天子諸侯食前仍有饋獻一是饋孰陰厭陽
厭尸入室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陽厭

前無貫獻以此爲異耳〇禮書云奠定詔于堂然後
延主于奥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爲俎則
亂合亨之孰而簋簠之黍稷進焉又云周官掌次祭
祀張尸次于廟門之西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
門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
主人從祝尸入卽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面立皆
拜妥尸尸荅拜遂坐而挼祭〇侑特牲禮云尸三飯
告飽祝侑之如初〇少牢禮云尸三飯又食食胾又
食舉腊肩又食舉牢骼又食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
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

〇太祝云辨九㩲以享右祭祀注云右讀爲侑勸尸
食而拜又云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〇鄭氏云食大
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
五飯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卽告飽而侑
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
侑

絜牛羊　剝亨肆將

疏云鮮絜謂王者所祀之牛羊于周禮司徒奉牛司
馬奉羊〇劉執中云絜者在滌而芻之也〇郊特牲
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〇周禮充人掌繫祭
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
之〇名物疏按絜字古有奚結二音潔字古通作絜
故孔疏云鮮潔所祀之牛羊也〇剝鄭云有解剝其
皮者〇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
之孰謂體解而爓之孔氏云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
體解爓之是煮孰之者陳祥道云國語曰郊禘之事
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全脀
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
托歷去蹄兩胉脊既夕與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
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

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所以至虞然後豚解體解
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有
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〇周禮內
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司士凡祭祀帥其屬
而割牲〇亨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
煎和之事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饔掌外祭
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士
庶子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
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

羞亦如之〇肆傳云陳也或陳于牙踐地官牛人云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肉架則肆
謂既殺乃陳之于牙上也箋云有肆其骨體于俎者
釋文肆他歷反〇禮運云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
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〇禮書云
周禮王之牲事冢宰大僕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饔外
饔割亨之司士帥其屬而割羞諸子正其牲體肱骨
三肩臂臑也臑奴到反股骨三肫胳胳音格觳也脊骨三正脊
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
膉也膉音益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

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
六而爲九二觳正祭不薦于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
升于主人主婦之俎膉不升于吉祭之俎則祭之所
用者去髀膉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祭統
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以周人之禮觀之脅貴中而
賤兩端骨貴右而賤左貴前而賤後貴上而賤下〇
將傳云齊也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〇箋云有奉
持而進之者疏云是司徒小子之類然羣臣助祭各
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〇大司徒云祀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小子職云掌祭

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祭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〇尚書大傳
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
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〇
禮記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
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
者能盡祭之義

神保

朱傳云神保蓋尸之嘉號〇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

祭祀不爲尸又云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
尸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
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
成也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武音無方其禮亦然其道
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郊特牲云
擧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
神象也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
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
尸服以士服少儀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襍記孔子
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祭統云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尸在廟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又云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〇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守祧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火而號祝隋則執䰞逆牲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〇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〇逸禮記祫禮云毁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〇曾子云王者宗

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辟嫌也〇禮書云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禮曰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此大夫士之禮與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前祭三日筮尸大夫于尸再宿而一戒士于尸一宿而無戒推而上之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

祝告

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籩祝則釋嘏辭以勑之〇禮運曰脩其祝嘏又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云天子祭宗廟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曾子問曰攝主不嘏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〇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摶黍稷授祝祝授尸尸授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掛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少牢饋食尸十一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

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孝孫徂位

箋云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孝疏云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嘗以

西階下告○特牲云主人出立于戸外西南祝東向告利成尸謖注云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賈公彦云特牲戸外告利成少牢階上告利成以尊者稍遠于尸若天子諸侯禮畢于堂上告利成

送尸

大司樂云尸出入奏肆夏○樂師敎樂儀行以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肆夏杜子春云呂叔玉云肆夏周頌時邁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

謂王位也玄謂九夏皆詩篇名○名物疏云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古注以楚茨之詩爲思古明王故箋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此傳云矦肆夏未知所出考之儀禮大射公叔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諸矦得奏肆夏天子饗內公卿比外諸侯或亦奏肆夏未可知但天子公卿及諸侯祭禮亡無所據證朱子此篇之傳如主人往阼階下西面聽告利成皆準少牢饋食禮少牢饋食者諸矦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告利成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無鼓鐘送尸之事故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矦之卿大夫不得奏肆夏也

諸宰

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阼俎注云膳夫親徹阼俎阼俎最尊也餘則其屬徹之

徹

周禮膳夫祭祀賓客食徹王之阼俎九嬪祭祀徹豆籩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眂豆籩

以樂徹亦如之樂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小師大祭祀徹歌○特牲云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人薦俎佐食徹尸薦俎賓出佐食徹阼俎堂上俎畢出有司徹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若不賓尸衆賓出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燕私

禮記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云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特牲禮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

西序下注云庶羞王爲尸非神餜也此徹庶羞置西
序下者爲將燕飲自尸祝至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
族人燕飲于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
○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
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飲而
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禮書云族燕禮服
皮弁服即于路寢宰夫爲主異姓爲賓王與族人燕
于堂後帥内宗之屬燕于房其物殽蒸所以合好也
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
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

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祿
無筭以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

啓毛取血膋

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云幽謂
血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羮定詔于堂
○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
獻具爲齊敬也注云物色也告殺明不因故也○又
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
臭陽達于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云蕭香
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賈公彥云案說文及字林
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是膟爲血膋爲腸間脂也

社

鄭駁異義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
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又曰后土則社○孝經說
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
而祀之報功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
之田主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令社稷之職鼓人以靈鼓鼓社祭舞師掌教帗舞帥
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大宗伯以

血祭祭社稷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小宗伯掌教國之
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
爲位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社之
日涖卜來歲之稼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司服祭
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祭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示大祝大師宜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大司馬
仲春教振旅以祭社若師有功獻于社○王制云諸
侯祭社稷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孟冬大割牲于
公社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曰祀社於國所
以列地利禮器云三獻爓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

大牢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
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
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成萬物
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
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
報本反始也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
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
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
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爲社（）名物疏按毛傳云社后土也鄭依孝
經緯以社爲五土之總神所謂五土者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也非左傳后土之后土也左傳蔡墨
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后土是
官名句龍配食于社亦稱爲社也祭社必及稷以同
功均利故也稷配以柱商時又易以棄禮有大社鄭
云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右即冢土也王社先儒或謂
建于大社之西國社侯社宜亦如之賈公彥從崔氏
之說謂王社侯社在籍田內然歷代籍田但祭先農
不聞祭社也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

其主則石也其列則社東稷西也其牲則天子大
牢諸侯少牢也其祭有三時仲春命民社孟冬大割
牲于公社及孝經緯仲秋穫禾拜社稷是也太社國
社有稷而王社侯社不置稷者或爲民祈報或但祭
國之土示也此外又有勝國之社市中之社若大夫
之社其大者則三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云州社也
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云書社千社也又
鼓人注云社祭祭地祇則大地與神州之祇俱蒙社
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此篇首章云
或耘或耔已是夏耘之事此章云以社以方鄭氏以

爲秋報農夫之慶以爲大蜡勞農下文祭田祖鄭又
以爲始耕之事故嚴氏定爲明年春之事而以下章
爲成王省耕朱子又以下章爲省耘予以爲一篇之
詩首尾聯貫强分二年甚爲無謂月令云仲夏大雩
帝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凡祀五精之帝必配以五人帝神農以配赤熛怒若
勾芒蓐收勾龍后稷之等舉該于百辟卿士內矣正
應經文祈甘雨介黍稷之事下義爲允不必有秋報
春祈紛紛之說禮正月祈穀于上帝不聞祈雨也

方

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左傳蔡墨云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王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

后土此其二祀也○鄭志答趙商云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注山林丘陵于壇川谷於坎○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水之爲言濡也陰化沾濡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之爲言禁也陰始起萬物禁止土之爲言吐也土在中央主吐含萬物東方之神勾芒芒之爲言萌也南方之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也西方之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北方之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

農夫慶

箋云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

神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臘先祖五祀勞農而休息之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株劣反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illegible]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illegible]

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明
堂位云大蜡天子之祭也雜記子貢觀蜡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傳曰夏曰
嘉成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禮書云蜡祭
川澤山林以至上示天神莫不與焉而所重者八先
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
庸也旣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
民

子孫奏能

鄭氏云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

孫獻尸之禮○劉瑾云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
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
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謂此類與

室人

孔氏曰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于賓客之
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
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
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把酒室人復酌爲
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
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
特牲記云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鞸佐
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
許諾佐食于旅齒于兄弟

祼將

周禮小宰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
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
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
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又云凡賓客贊祼內宰
后祼獻則贊凡賓客之祼獻皆贊大宗伯大賓客攝

后載果祼讀作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肆祼肆師
祭祀賓客贊祼將鬱人凡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
祼用雞彝鳥彝皆蒸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
虎彝蜼彝行人諸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
○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郊特牲云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旣灌然後迎牲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
宗執璋瓚亞祼又云獻之屬莫重于祼

文定厥祥

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請問名納吉用雁如納采
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如納徵親迎

曰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周禮媒氏云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賈公彥云納幣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庶人用緇無纁○孔穎達云納幣昏禮謂之納徵

親迎

郊特牲曰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昏義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昏禮記曰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禮書趙氏曰王者之尊天下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云云非為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為正

類

爾雅云是禷是禡師祭也疏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郊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是用尚書說為

義也○書曰類于上帝○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大師類上帝訊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禮書云類皆有所祈其禮劣于正祭與旅

禡

爾雅云禡師祭也○禮記云天子出征禡於所征之地○周禮小宗伯句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肆師四時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于所立表之處為師祭

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又云甸祝掌表貉之祝號大司馬敎振旅有司表貉
敎大閱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陣前○公羊說云
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
之造兵者○應劭云至所征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
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考索云漢
書稱高祖祠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
此故後世因祭之與

禖祀

箋云禖祀上帝于郊禖○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

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
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蔡邕云高
猶尊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鄭玄云高辛氏之世
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
立其祠變媒言禖神之也孔穎達云契以前祭天南
郊以先媒配蓋伏羲也至高辛簡狄之異後王以是
為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為媒神以配天○
五經要義云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
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王居明堂禮云帶以弓韣
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盧植云玄鳥至時陰陽
中萬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
之處故謂之高因求子故謂之禖因以為古者有媒
氏之官因以為神○五經通義云王者十歲七祭天
地仲春后妃祀高禖亦祭天地也○古言高禖即先
禖亦曰郊禖又曰人先

軷

周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
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
祭軌乃飲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
芻栢棘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戎

僕犯軷如玉路之儀又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
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聘禮記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月令孟冬其祀
行祭先腎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
五尺輪四尺○祭法王立七祀曰國行諸侯立五祀
曰國行大夫立三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行○崔靈
恩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
路之神○孔氏曰軷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為
之在國門外卿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禮
畢乘車轢之月令冬祀行注依中霤之禮有主有尸

川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與軷異也軷又名祖聘禮
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〇
風俗通云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
足蹟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〇顔
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
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〇晉稽含祖道賦序
曰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
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于大晉則祖孟月之酉
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
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

君于行役則列之于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于階庭
或云百葉遠祖名皆泯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
不得托于廟祧胥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抑揚秫
旗將欲招靈爽于今夕庶衆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
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繹祭尸　二丘尸　三祀尸

箋云首章尸在宗廟次章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祭
天地之尸四章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七祀之尸疏
云宗廟祭後燕尸大夫謂之賓尸即用祭日天子諸
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燕祭天地之尸即以祭日其
餘諸神亦以其日也〇鳧鷖首章箋云祭祀既畢明
日又設禮而與尸燕〇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
曰彤夏曰復胙〇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〇
穀梁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〇禮器云設祭于
堂爲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郊特牲孔子曰繹
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注云祊之禮宜于
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神位于西也祭義曰君
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注謂繹日也又曰
祭之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統曰詔
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〇禮書曰繹于

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徂牛是也賓尸于祭日則用
正祭之牲而已有司徹燅尋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
主于禮神繹輕而主于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宗伯
輕故使士而爵弁緇衣者也主于禮神故在室主于
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
〇鳧鷖三章箋云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疏
云此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〇周禮太宰祀天
神示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掌次王旅上帝則張
氈案設皇邸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宗
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又云凡祀大神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凾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以神示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地日至致地示物彫周禮○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歲徧禮器云祭天特牲又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名物疏按二郊二丘鄭氏分而爲四冬日至圜丘所祭之天謂之昊天上帝卽北辰耀魄寶也又謂之天皇大帝又謂之太一帝君夏日至方丘所祭之地謂崑崙地祇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建寅之月祭于南郊謂之感生帝月令云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卽此祭也北郊所祭乃神州地祇或曰合祀于夏正之月或云建申之

月祭之冬至祭昊天周人配以嚳南郊祭感帝周人配以稷祭法所謂禘嚳而郊稷也王肅之徒則以郊丘爲一按記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郊以冬至有合王說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與泰壇泰折之禮同若祭以掃地薦以血牲以犢車以大路樽以犧尊以疏布杓以樿器以陶匏藉以蒲越藁秸措大圭繅鎮圭及卜郊聽報尚書稱用牲于郊社皆詳于郊而略于丘則郊丘爲一王論確矣爲鄭學者則云周禮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郊特牲云郊祭之日戴冕璪十有二旒是服不同也周禮玉路以祀天郊特

牲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云非人爲之丘泰壇泰折人力所爲又與方圜之丘別故知郊丘有異按家語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則初服裘冕後著大裘知所說服同矣素車殷禮也玉路周禮也乃二代車制有異非郊丘爲二是車之不同不足論矣郊特牲云牲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是也宗伯云皆有牲幣各放器之色則其說將駁或祀者因周尚赤牲用騂故槃云騂犢而二至之祭質用蒼黃之牲與其詳不可得而考要之以郊丘爲

一者其理爲勝若爾雅丘字之訓又不足辨什丘云絕高爲京非人爲之丘毛傳云京高丘也則散文亦通矣詩禮有郊社之文不聞有圜丘配嚳之說禘益宗廟五年之大祭祀其祖之所出而不以配天也此外有迎氣四郊及季夏祭黃帝含樞紐所謂祭五帝也又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又大饗五帝于明堂皆祭大微五精之帝也祭地自崑崙神州大示而下至五土之示成犛之嶌社皆地示之屬矣

皃嚳卒章箋云燕七祀之尸〇曲禮云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先祖五祀禮器曰禮行五祀正法則也家主中霤國主社郊特牲云三獻文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〇白虎通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〇禮書云考之于禮五祀之牲牛牲凡祭五祀于廟有主有尸覯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于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郊　附方丘

通典云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〇周禮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大裘黑羔裘服無章明其亦無旒也乘尸服亦然以天禮贊故曰大裘以象之氣尸爲神象宜與王服同也周禮曰郊祀二人裘冕執戈送尸又士師職曰祀五帝則沃尸盥送尸乘

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鋪及
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但翦
頭不汭爲籍神席槀秸祭天神蒲越藁鞂帝配以帝嚳其樂大司
樂云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
春秋緯說蒼帝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
特尊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牲用騂
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日用辛〇又王者
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
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
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皡夏以炎帝季夏以
炎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于當方之郊爲
兆位于中築方壇亦名曰泰壇而祭之祭前期十日
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百官曰某日有
事于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
于澤宮選可與祭者其日王乃致齊于路寢之室祭
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

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
于田首設燭以照于路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
入國門祭前掌次先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
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有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
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于丘壇上
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
祀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次乃埽于丘壇上而
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
夏招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爲

重古之薦王乃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
爲朝踐之獻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
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七獻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
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爲一獻次大
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
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
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
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
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
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酌沈齊以

獻尸凡七也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illegible]
酒其法如祫祭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咸
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
成命也〇五經通義曰王者所祭天地何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故以子道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
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犧氏俯仰而觀法焉顓頊乃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人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
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其丘在
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

繒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夏日至于澤中之方
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
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牲用黝犢
幣用黑繒其壇于北郊築土爲壇名曰大折注云折
炤晰昭明之名配亦以后稷備五齊七獻王及尸服
齊戒乘路酒樽薦菹醢之器藉神席藁秸蕭越及鞂
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設亞獻並如圜
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爲
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幷玉瘞
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尸前既置玉帛等訖次則王以
[illegible]片爲爵七獻並如圜丘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奠瘞

孔氏曰奠謂置之于地瘞謂埋之于地禮與物皆謂
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類也〇爾雅曰祭天曰
燔柴祭地曰瘞埋疏云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
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于天祭神州地示于北
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埋

宗

傳云宗尊也凶荒索鬼神而祭之〇周禮大司徒荒
政十有二曰索鬼神黨正春秋祭禜大祝掌六祈類

造禬禜攻說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
風旱〇祭法云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
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注相近
當爲禳祈宗皆當爲禜疏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
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非關正禮之事〇左傳
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

羣公先正

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疏百辟則古
之上公國語餘爲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
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爲上公祀
爲貴神○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
人旱暵共其雩斂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
巫旱暵則舞雩○左傳云龍見而雩○鄭曉古言曰
宗讀爲禜讀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禜
請霽故鄭水則禜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所爲靡愛

斯牲是也禜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
也左氏凡天災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據乎周禮雩
祭司巫禜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禜衣朱各
異其物益雩從雨禜從火故雩以女禜以男雩于北
禜于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翿古法也或謂雩以男
佷禜以管城更詳之○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
上帝其壇名曰雩禜于南郊之傍配以五人帝命樂
正習盛樂月令云仲夏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
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鍾磬柷敔俱作故曰盛樂
也舞皇舞注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月令命有司

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
實若國大旱則司巫師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
雩○有正雩有因旱而修雩春秋考異郵三時惟有
禱祀無雩祭之事惟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正義
天官東方之星盡爲蒼龍之宿雩之言遠也遠爲百
穀祈膏雨豫爲秋收意深遠也○穀梁傳雩者爲旱
求者也求者請也注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
塞無狀傳例曰雩得雨曰雩雩不得雨曰旱既天子
雩上帝諸侯雩上公正義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公羊

傳大雩旱祭也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董
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雩吁嗟
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而請雨大水明鼓而攻社
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何也曰大
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固其義也雖大甚拜
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
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
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貞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論衡道仲舒
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夏旱

大雩不得舉火注抑揚助陰也通典後漢行雩禮以
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列七日一
變朱索縈社伐朱鼓禱以少牢

祈年

月令天子迺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
祭太微之帝疏云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
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
也郊各祭所感之帝殷人祭協光紀周人祭靈威仰
○左傳孟獻子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注云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月令又云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注云天宗謂
日月星辰也○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
宗○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星謂五緯辰
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云五緯卽五星東方歲星南
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辰雖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疏云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各
爲一壇○名物疏按此祈來年于天宗既非遇災禳
禱則與祭法所云王宮夜明幽禜祭日月星者異矣
又非朝日夕月則與祭義所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
者異矣其禮當如郊祭主日配月者日月及五緯星
二十八經星合爲一壇而以實柴祀之牲蓋用牛以
大宗伯注推之可見

受命　入覲

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
國○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
天子○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
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
覲大宗伯云秋見曰覲大行人云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聘禮云侯氏裨冕什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
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

几天子衮冕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擯者謁侯氏坐取圭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
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記几侯于
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繅上○箋云韓侯覲于
宣王而奉享禮○周禮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
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
注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小行人云合大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玉人云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注云四

當爲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
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
貨惟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又云奉束帛匹
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侯
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
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贈

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上四亞
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
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

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
服上侯氏受○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
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
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顯相

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日祭月祀時
享○何休公羊注云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先王因助祭以遍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
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
尚書曰羣后肆朝是也

將享

序云祀文王于明堂疏云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
迎氣告朔也五帝之牲用特牛文武爲配于禮得有
羊○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
曲禮云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
入學習吹是月也大享帝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祭法云虞祖顓頊而宗堯夏祖顓頊而宗禹殷祖
契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于
明堂曰祖宗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考工記云夏后氏四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
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周書明堂云方廣一十二尺高
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
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靑陽南方曰
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
左个右爲右个○帝命驗云帝者成天立府以尊天

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記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合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禮記外傳云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者象帝載五行也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

時邁

尚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

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禮記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又曰天子五年一巡狩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師謂巡狩會同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左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白虎通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通典曰黃帝祭于山川與禮爲多則山川秩祀始自黃帝氏也舜典望秩于山川也○孔叢子云天子將巡狩必告于祖禰命告羣祀及社稷畿內

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視牲及用幣

肆祀

序云雝禘太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太祖謂文王玄鳥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高宗崩始合祭于契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長發序云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名物賑撥爾雅云禘大祭也鄭氏之學以爲禘禮有四大司樂圜丘方丘宗廟鄭云此三者皆大祭祭法虞夏禘黃帝

殷周禘嚳注云此祭昊天于圜丘也此禘之一也喪
服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注云始祖之所由出謂
祭天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以省于其
君祫及其高祖此謂祭感生帝于南郊禘之二也大
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云祫禘
也祫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明堂位云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此禘之三也王制天子諸侯
宗廟之祭夏曰禘注云此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
爲殷祭此禘之四也謂之禘者禘諦也言使昭穆之

次審諦也祭天謂之禘者亦言使典禮諦也此雖禘
太祖蓋五年宗廟之殷祭也其長發大禘則殷以夏
正于南郊祀感生帝叶光紀也其祫祭者王制曰天
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
烝祫曾子問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祫祭于祖爲
無主耳又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鄭云嘗禮
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
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公羊傳云太祫者何合祭也
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五年而再殷祭是也其玄鳥祀高宗卽三年喪畢祫

于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昭穆也禮記注稱喪畢
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而玄鳥箋猶有禘于其
廟而後祫祭太祖之文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
當禘祭于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修注云謂始
禘時是也鄭特將練禘總就喪畢言之耳其禘祫之
異者祫則未毀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祭于太祖
廟中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穆之
遷主祭于武王之廟而不及親廟其坐位所向各別
祫用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無泛齊祫備六代之
樂禘惟四代又無降神之樂祫十二獻禘九獻禮器

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饌與貢謂祫祭先王此鄭
氏之說謂祫大禘小者然也若王肅張融孔鼂之徒
則以禘爲大祫爲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則以傳無
祫文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蓋取其序昭穆
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二禮爲一鄭依禮緯
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之百王通義而禘祫志云
王制祀祫于秋夏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是又以虞
夏殷三時俱殷祭其說自相違背王肅不信六天之
說既無郊丘之分且謂禘惟祭宗廟大傳所謂祭其
所自出者謂始祖之父耳陸淳趙匡朱子之徒皆依

而用之禘以夏四月大祫之禮崔靈恩云用秋張純云用冬十月解禮記者又或謂祫禘祫嘗祫烝爲時祭之祫大祫爲三年之祫議禮之家名爲聚訟亦不得而折其衷也宗廟之禘依鄭氏云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云禘于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羣廟爲其疏遠不敢褻狎陳祥道以此說爲不足信朱子長發傳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蓋同陸說先儒多以不王不禘之文而譏魯僭祭不知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得祫高祖大夫士得祫何疑周公之後不得禘哉春秋傳有禘無祫按諦

祫志所稱二禮之異俱無証據豈禘祫儀制相似而混爲一與國語云諦祫之牛繭栗又云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脀又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而不及祫爾雅云禘大祭繹又祭而不云祫故馬端臨云魯之祭即祫或亦有見與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說者亦以爲禘祫鄭玄以追享爲禱請遷主朝享爲月朔朝廟烈文助祭即是朝享之祭非此禘祫也○白虎通云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傳咸奏云禘者諦也審昭穆故也○禮記曰夏祭曰禘禘者陽之盛也古者于禘祭賜服順陰陽之義也○禮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祫大而禘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又曰禘祫及近廟者以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摯虞決疑要注曰豐于四時之祭而約于祫禘之祭禘以孟夏祫以孟秋

魯郊禘

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按魯頌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命魯公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稱美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程子謂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

公故以二王之后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令考之蓋不然昔成王命君陳以保釐東郊而率舉戒以遵周公之彝訓及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釐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敎萬世而身沒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子禮樂其何以令于天下稽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當行之于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于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衆而併賜之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當知之又何以問于衆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此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于仲子之宮以開僭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原蓋出于此故春秋于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于桓閔二年書曰禘于非公見禘之僭始于閔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敢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于僖者亦可知矣自是之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

歌雍徹而周公之禮蕩然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妄衍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不知其非而反信之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于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爲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請郊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何乃以仲子而僭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魯僭禮樂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敎興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與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孱君伯禽非妄人必不爲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主則禮典不紊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

平王之世獨不思周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默然而已乎彼肯以爲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覇襄王猶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于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爲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

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晃顛倒置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言于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秉大輅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意直以魯之所行爲他國之所無

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爲受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之非而魯自爲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魯爲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于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荊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弟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

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懼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于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于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爲盛于春秋則以行郊禘爲僭聖人删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自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

共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

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太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司徒諸公之地食者半侯伯之地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食者四之一土均以均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蕃國各以所貴寶爲摯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近之期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蘇氏曰共珙通合拱之玉○韻會注珙璧也通作拱老子拱璧

享

周書伊尹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音賊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昆崙狗國鬼親枳巳閶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槖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王

箋云世見曰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貴寶爲摯若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明堂

位云四塞世告至○周語云荒服者王終王注云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樂考

樂

尚書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又曰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白虎通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鳴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

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五經通義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禮記曰夫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漢書曰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爾雅釋樂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皆五音之別名○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國語曰金尚羽石尚角竹尚商絲尚宮匏土尚徵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

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奏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太師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皆教之以六詩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說文曰詠詩曰歌

[illegible]之詩爲雅巨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
[illegible]詩章何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又云
[illegible]作勞者歌事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
曰歈楚歌曰豔淫歌曰哇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
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五經通義云歌之
言號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淮南子曰易
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帝嚳命咸
黑作爲唐歌堯命質效山川谿谷之音以作歌湯命
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山海經云帝俊八子是始
爲歌○周禮春官大司樂歌大呂祀天神歌應鐘祭

詩經類考　　樂考卷十七　　三

地示歌南呂祀四望歌函鐘祭山川歌小呂享先妣
歌夾鐘享先祖太師大祭師瞽登歌大饗亦如之小
師帥掌教絃歌樂師帥學士而歌徹瞽矇掌絃歌掌
九德六師之歌以役大師○書云歌永言又云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
[illegible]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
[illegible]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
[illegible]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illegible]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曰歌者

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
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
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白虎通云樂所以必歌者
何歌者口之言也中心燕樂口欲歌之○禮書云
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胥之嘗禘皆
升歌下管貴人聲也鄉飲燕禮有歌笙與閒而後合
樂鄉射有合樂而無歌笙與閒大射有歌而無閒笙
有管而無合樂

舞

舞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鞮師舞師凡野

詩經類考　　樂考卷十七　　四

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
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
樂鞮師掌教鞮樂大司樂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
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旄人舞者衆寡無
數鞮師舞者十有六人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
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
羽舞又疏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盾也
以皐爲之其背曰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

綌以褋羽其槃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以紛戚斧也
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半有五
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胷（錫音陽鈴也）何休云舞謂之萬者
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商頌亦曰萬
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也○鄭曉古言云舞佾之
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減人數杜預云惟
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預及
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
人數亦宜減○蔡邕月令章句曰舞每佾八人每服
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

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
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
陰多滯伏民氣壅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山海經云
帝俊八子始爲舞樂府襍詩云昔有陰康始教民舞
○通典云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
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
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
詩序曰詩詠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
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
所由起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

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籥師祭祀
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司干掌舞器諸子凡
樂正舞位授舞器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
授旅賁殳故士戈盾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
而舞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文王世子云養
老下管象舞大武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以管播其
聲又爲之舞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
舞大夏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樂記云屈伸俯仰綴
兆舒疾樂之文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其治民勞者

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又云舞動其
容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
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疏云謂作大武之樂
也又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二成復綴以崇天子祭統云及舞君爲東
上冕而總干率群臣以樂皇尸又云舞莫重于武宿
夜○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不興舞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注鄭衆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雝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玄謂帗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皇襍五采羽和鳳皇色持以舞亦如帗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

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饗則亦如之○月令孟春命樂正習舞乃修祭典○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斬斷也○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諸子掌凡樂事正舞位鄭注禮記云綴（音拙）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其舞于庭則文在東階武在西階其出入于學也則長者在先幼者在後所謂舞位者如此○禮記曰治民勞者舞行綴遠治民逸者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將舞之漸○周禮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之樂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禮記曰納蠻夷之樂于太廟以祀周公言廣魯于天下也

琴瑟

書曰琴瑟以詠○禮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國語云尨絲尚宮○琴屬陽瑟屬陰素女瑟長七尺二寸（大晟樂書）○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蠶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史記騶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諸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晉志農瑟義琴達靈成性象物昭功○通典人君冬至鼓瑟

瑟用槐木夏至鼓琴琴用桑木槐取氣上桑取氣下〇周官曰雲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于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于宗廟奏之小師掌教絃歌瞽矇掌教琴瑟〇白帖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〇山海經帝俊生晏龍是爲琴瑟〇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大琴二十絃中琴十絃小琴五絃舜彈五絃之琴或云七絃瑟或謂伏羲作或謂神農晏龍作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鼓瞍判爲十五絃或謂太帝使素女作蓋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

五絃十五絃小瑟也有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蓋即中瑟也 陳暘樂書

琴

綠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天眞也〇伏羲時嬰磑貢梓帝命下相柏皇斲而爲琴一曰丹維二曰祖牀三曰委文四曰衡華〇世本云神農所造祝融取榣山之櫬作琴彈之有異聲五色鳥舞于庭中琴之至寶者一曰皇來二曰鸞來三曰鳳來故生長子即名曰琴〇鄒屠氏帝嚳之妃也以碧瑤之梓爲琴飾以瑤浮寶玉故名瑤琴〇樂書云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〇帝俊有琴曰電母每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此與豐山之鐘謂之霜鳴皆異寶也〇晏龍者帝俊之子也有良琴六一曰菌首二曰義輔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簡開六曰垂漆〇素女播都廣之琴溫風冬飄素雪夏零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自華〇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命羿破桐爲琴名曰條谷太戊三十一年伊涉

作琴名曰國阿〇周宣王有琴曰鬫風背銘曰增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之 古琴疏 〇伏羲削桐爲琴上圓下方法天地前廣後狹象尊卑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龍池八寸象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氣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腰廣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義暉十三象十二律餘一暉象閏第一絃爲宮次商角羽徵次少宮少商〇玉杯洞元正入以琴名言與天地五行之氣相合也〇風俗通云雅琴

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于宗廟列于簨虡也以爲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星也夫以正雅之聲感動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愼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閑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后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

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又云琴者樂之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〇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〇揚雄琴清英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眞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〇琴操曰伏羲氏作琴名曰離徽〇呂氏春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炎帝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

五絃琴〇桓譚新論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又曰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〇廣雅云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神農氏琴長六尺六寸七分〇隋志神農制爲五絃曰宮商角徵羽周文王加二絃曰少宮少商〇徐景安樂書文武各益一絃〇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大晟樂書〇謝希逸琴論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制此弄通曆纂堯使無句作琴五絃〇眞珠船云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須琴十三絃形象箏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惲製以管承絃又以竹

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箸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奚琴亦二絃出胡中奚部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項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〇名物疏按明堂位有大琴中琴之文然則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也制之長短雖不同不過五絃七絃而已郭氏云大琴二十七絃未知何據陳暘又云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絃深闊七絃之琴

以爲存之有害古制其稱十絃二十絃千古罕用而七絃則古今相傳未可廢也古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名豈以其聲之合雅頌耶

瑟

呂氏春秋云朱襄氏時大風振落草木不實命士達作五十絃之瑟以平陰氣以定羣生又云瞽瞍拌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絃爲二十三絃〇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徒鼓瑟謂之步〇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于心淳一於行也五十絃 世本 〇白虎通瑟

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〇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師古曰泰帝泰昊也 漢郊祀志 〇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〇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〇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若用之祭祀則練其絃疏其越〇正義云不練則絲勁而聲淸練則絲亂而絃濁〇周禮大司樂職雲和之瑟空桑之瑟龍門之瑟 空桑龍門山名 〇三禮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〇蔡邕云瑟前其柱則淸却其柱則濁〇韓子齊宣問臣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〇鄕飲酒禮二人皆左何戶可反瑟後首挎 挎音 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〇尸子夫瑟賢者以其義而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〇樂書云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郎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

鐘

周禮考工記云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淸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也說苑云鼓法天鐘法地〇五經通義云鐘者秋分之氣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藏堅成不滅絕莫如金故金爲鐘相繼不絕也〇說文云鐘秋分之音物鐘成也〇易封通驗云人主冬至日縱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鐘〇禮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又云垂之和鐘〇左傳伶州鳩云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 諸 則和于物〇周禮曰磬師掌教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縵樂雜聲之和樂者燕樂

房中之樂二樂皆教鐘磬凡祭祀奏縵樂所謂陰之
聲也○釋名云鐘之爲言空也内空受氣多故聲大
○白虎通云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
爲氣用金聲也鎛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
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
迫故曰鎛○鐘兌音也○樂叶圖徵云黃鍾生一一
生萬故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九乳法九州也○
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和五
音○虞夏之時大謂之鏞小謂之鐘周制大謂之鐘
小謂之鎛一虡縣一鐘爲特鐘一虡十二鐘爲編鐘

堂上擊黃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鎛伯各反陳暘樂書○
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别風氣審清濁不可
以文載口傳於是冶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皇
圖要覽曰帝嚳造鐘磬禮曰垂之和鐘鄭康成注垂
乃堯時之鐘工也晉音樂志曰黃帝命岐伯爲鐘之
始爾雅曰大鐘謂之鏞中者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棧
鐘之最小者長三寸口徑四寸○山海經曰炎帝之
孫伯陵生鼓延是始爲鐘○世本云垂作鐘○周禮
曰磬師掌擊編鐘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桃
氏爲刃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鳧氏爲

鐘兩欒謂之銑注杜子春云銑鐘口兩角也銑間謂
之于于脣上袪也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
之舞此四者鐘體也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衡
鐘柄也鐘縣音還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旋屬鐘柄所
以縣也旋蟲以蟲爲飾也玄謂今之旋有蹲熊盤
龍辟邪之蟲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
注帶所以分其名枚鐘乳也于上之攠音靡謂之隧○
五經要義云周禮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
虡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尚書大傳曰天子
左五鐘右五鐘○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爲一簨

虡爲編鐘特縣者謂之鎛○古今樂錄曰凡金爲樂
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音淳曰鐲音濁曰鐃
音交曰鐸鎛如鐘大錞錞如也圓如椎頭上大下小
所謂金錞和鼓也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爲鼓節鐃
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古鐘名有大林
之鐘景鐘九龍之鐘十龍之鐘午石之鐘○樂書云
金生於上而别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
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管子
云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一曰青鐘
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昧其

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旣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岑文本鐘銘云夫金之爲德冠五材以稱琦
鐘之爲器諧入音而表節成物乘于軍國致用適于
洪纖故習戎者用之以警衆司曆者俟之以考辰○
考工記云鐘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聲
舒而遠聞鄭注云淺則躁躁易竭也深則安安難息
也又云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
則震鄭注云太厚則聲不發太薄則聲散柞柞然聲
大也鬱聲不舒揚也震鐘掉則聲不正也是故大鐘
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

一爲之厚○外傳云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
黃鐘之鐘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
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
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之鐘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
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
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
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國語單穆公
云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
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名物疏云按鐘有編
鐘鄭氏云十六云十六枚同在一簴段安節云每架

十二按周禮此鐘師教眡瞭擊之者也有不編者鐘
師自擊之十二辰零鐘若書傳云左右五鐘也在東
曰笙鐘在西曰頌鐘荀卿云懸一鐘而尚拊此堂上
之鐘蓋亦不編又有縵樂燕樂之鐘此鐘鼓樂之其
燕樂與○鏞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孫炎曰鏞深長之
聲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鎛○書
云笙鏞以閒鄭注云鏞卽大射頌一也○周禮鎛師
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考工記云大鐘十分其鼓
間以其一爲之厚○射禮云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鐘
注云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陳氏曰十二

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暨爾雅所謂鏞也非十
二辰之鐘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也○名物疏按郭
以鎛爲鏞依鄭注書及儀禮則鏞卽頌鐘非鎛也大
射注鎛如鐘而大陳氏詳道以鎛爲小鐘鏞爲特鐘
博古圖說又云鎛減於特鐘而大於編鐘二說亦不
同○五行志陜州黃河有銅鐘水大恒自浮出每朔
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漢武帝時鐘自鳴三日東
方朔曰銅者土之子山恐有崩者一日蜀山崩又豐
山九鐘霜降自鳴出山海經○晉中興書曰義熙十
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鐘六枚上有文蝌蚪書時人莫

識○虞喜志林曰吳時于江水中得鐘有百餘字莫
求讀者竟無人曉○異苑云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
輒鳴聲響悲激羇客聞而悽愴

鼓

五經要義云鼓所以檢樂爲羣音之長禮曰鼓無當
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又曰先鼓以警戒○白虎通
曰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
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
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佑之其本
乃在萬物之始邪故謂鼓也○禮記曰會守拊鼓又

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鼙鼓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樂書云革去故以爲器而羣音
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
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易卦通驗冬至
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
七寸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
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
鼓晉鼓皆二面○風俗通云鼓不知誰所作陳暘樂
書云始于伊耆氏少昊氏冒革以爲鼓世本夷作鼓
又曰巫咸作鼓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爲鼓

黃帝内傳曰帝戰蚩尤玄女爲帝制夔皮爲鼓山海
經云夔乃大獸似牛一足無角皮可繃鼓山海經云
東海有獸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
之骨聞五百里以威天下郭氏傳云雷獸卽雷神也
人面龍身鼓其腹則雷橛猶擊也呂氏春秋曰倕作
鼙鼓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
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晉鼓
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此常樂也餘五鼓各有所
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
鼖鼓鼓軍事大鼓爲鼖長八尺以鼛鼓鼓役事長丈二尺以金

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大司
樂王大食三侑令奏鐘鼓樂師凡國之小事饗食諸
侯令奏鐘鼓眡瞭賓射奏鐘鼓小師掌教鼓○周禮
韗人爲皐陶鼓木名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象雷之發
聲也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
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荀卿云鼓象地○帝王
世紀云有密須之鼓○甫田章琴瑟擊鼓之鼓土鼓
也周禮籥章掌土鼓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
爲兩面可擊也又云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禮運云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注云

築土爲鼓也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也○樂書云離音絲南方之樂也坎音革北方之樂
也土鼓之制窪土以爲之故禮運之言土鼓在未合
土之前與壺涿氏泡土之鼓異矣○賁鼓爾雅云大
鼓謂之鼖○周禮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
之一謂之鼖鼓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
侯執鼖鼓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注云鼓之以
鼖鼓○書云鼖鼓在西序○疏賁大也故謂大鼓爲
賁應傳云小鞞○爾雅云鼓小者謂之應○釋名云
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

應大鼓也○周禮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
饗亦如之注云應鼙也○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
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南東鼓朔
鼙在其北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
朔始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田傳云大鼓也疏云應既爲小田宜爲大○箋云田
當作朄（音胤）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周禮太師
大祭祀下管令奏鼓朄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
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小師小祭祀
小樂事鼓朄○禮書云儀禮朔鼙乃朄鼓也以其引

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
禮有朄無朔其實一也鄭氏以應朄朔爲三鼓恐不
然也○縣鼓樂書云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于
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與
○名物疏按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路鼓鼓兆
鼓於宗廟之中奏之則所云縣鼓者路鼓也鼓人注
云縣鼓四面鼓陳暘以爲晉鼓非也應朄小鼓不便
于縣而賈公彥謂諸侯祭禮應鼓縣在東方大射云
樂人宿縣其下云云則似亦縣之又云鼗倚于頌磬
西紘鄭邢箋云鼗雖不植則商之鼗不植周之鼗亦

不縣也其應朄必縣與否亦無以定之後世之制建
鼓左右旁挾應朄未必合古法也商之楹鼓大射曰
建鼓或周之朄鼓殷人曰朔鼙與

籥

周禮笙師掌教龡籥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
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風俗通云籥樂
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何休公羊注云籥所
吹以節舞○呂氏春秋云阜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
其功○宋書樂志云籥不知誰所造今凱容宣烈舞
所執羽籥是○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戚秋冬學羽

籥○趙岐孟子注云執籥以節衆也○周禮籥章職
云凡國祈年于田祖籥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
雅曰大籥謂之産中謂之仲小謂之箹籥之大者其
聲生出不窮小者其聲約矣若夫大不至于不窮小
不至于大約此所謂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豈其
中者與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與雖然皆不出乎
中聲而[illegible]雅[illegible]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傳會七音之
說而遂誤乎○[illegible]云籥所以爲聲聲由陽來故執
籥于左左陽故也○明堂位曰蕢桴土鼓葦籥伊耆
氏之樂也○毛傳云籥六孔○劉熙釋名曰籥躍也

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卵地之竹以爲籥春分之音萬
物振躍而出也三漏之籥所以通中聲先王之樂也
七漏之籥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

笙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簧○說文笙十三
簧象鳳之身○風俗通笙長四寸○儀禮鄉射三笙
一和而成聲爾雅笙小者謂之和春官笙師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疏東方之樂謂之笙正月之音笙生也
東方生長之方也○蔡邕云季冬之月上下入學集
吹所以通氣也管籥笙竽塤篪皆以吹鳴者也○釋
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之貫匏以瓠爲之故
曰匏竽亦是也其中汙空以受簧也○白虎通笙之
言施也牙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太蔟之氣象
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
下樂之故謂之笙○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鎛樂
亦如之注與鐘聲相應之笙疏笙師不掌鐘而兼言
鐘知義然也禮記云女媧作簧黃帝臣也應劭曰世
本隨作笙師古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爾雅
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十三簧者曰雅簧上
六下七竽三十六簧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

如鳥翼○釋名云篪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以竹
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王廙笙賦曰不周之竹
曾城之匏潘岳賦曰惟簧能研羣聲之清惟笙能總
衆清之林河汾有曲沃之垂匏鄒魯有汶陽之孤篠
基黃鐘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
音以厲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
又云裁熟簧注云以熟銅爲之○樂書云匏之爲物
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
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聲尚
議其律大呂大蔟其音啾立春之氣也記曰歌者在

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名物疏按毛解簧爲笙朱子云笙竽管中金葉則指簧體言之而不以爲笙明矣然禮記曰女媧之笙簧又曰仲夏命樂師調笙竽箎(音池)簧言笙又言簧者豈簧別一物與漢武內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宋時民間有鐵葉簧皆非竽笙中簧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疏巢高也言其聲高小笙謂之和小者聲少音相和也又大者唱小者和也○爾雅大笙謂之竽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音葉)也○

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壬之金土合數也故其簧十九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壬之木土合數也故其簧十三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數也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笙簫爲堂下之樂則琴瑟堂上常御之樂也故簧堂下甚盛之樂也

翿

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舞者所持纛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禮書云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釋名云翿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名物疏按爾雅纛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疑卽雉也簡兮所謂右手秉翟者郭以蔽翳釋之恐未然也

敖

箋云燕舞之位○錢氏詩詁云敖遊也因謂敖處爲敖猶周禮云囿遊也○名物疏按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諸子掌凡樂事正舞位鄭注禮記云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其舞于庭則文在東階舞在西階其出入于學也則長者在先幼者在後所謂舞位者如此鄭以此篇之鼓簧爲房中之樂

故以敖爲燕舞之位燕是燕息之燕非燕樂之樂也

謠

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謠聲消搖也○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毛傳云樂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冊府元龜云春秋以來乃有婉孌總角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

缶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墨子云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于吟缶○急就篇注云缶

盆盎一類耳缶即盎也大腹而斂口盎則斂底而寬
上○疏云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
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易注云弁星似缶○方言
云缶謂之甈（□口反）甀（音偶）其小者謂之瓶○風俗通云
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缶說文
土器也可鼓中虛善容外貝善應乃上古之器今盆
盎類○徐幹論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涉庠序
之教知不學之困○淮南子夫窮鄉之社扣甕擊缶
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當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
知夫甕缶之足羞也○樂府雜錄云唐大初中有調

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缶用越甌邢瓶一十
二旋加減以箸擊之其音韻妙于方響方響銅鐵磬
也○名物疏按易云不鼓缶而歌知缶是樂器又云
樽酒簋貳用缶知缶是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知缶
是酒器左傳宋灾具綆缶知缶又是汲器然缶以節
樂其來已久春秋外傳曰缶絲尚宮呂不韋曰堯使
質以麋輅冒缶而鼓之史記相如請秦王鼓缶莊子
妻死鼓盆而歌楊惲言酒後耳熱仰天鼓缶淮南子
扣甕拊瓶相和而歌亦鼓缶之類也

壎篪

樂書云塤立秋之音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
火之形也以水火合而成器亦以水火和而成聲故
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古有雅塤
如雁子頌塤如雞子又云土埏埴以成器而冲氣出
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變其
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呂氏春
秋云倕作壎篪世本曰暴辛公所作又云蘇成公所
作因何人斯之詩也古史考云不知暴辛公何代人
宋均注云周平王時諸侯塤大者長一尺四寸八孔
小者長一尺二寸七孔大如鳥卵曰雅塤如雞子曰

頌塤○白虎通曰壎坎音也在十一月陽氣于黃泉
之下薰烝而萌○周禮小師掌教塤瞽矇掌播塤笙
師掌教吹塤○樂記曰鞉鼓椌楬（音□□八反）塤篪此六
者德音之音也○風俗通云壎燒土爲之也圍五寸
半長二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說文云壎樂
器壎謂聲濁而聲喧喧然也○唐樂志云壎熏也立
秋之音萬物將嚶黃也○爾雅云大壎謂之嘂注云
燒土爲之銳上平底形象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鍾
大呂也小者如雞子聲合太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
聲相諧故曰塤篪相應塤篪或爲箕虡○世本云蘇

成公造箎吹孔有觜如酸棗○五經要義云箎以竹爲之六孔有底釋名云箎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爾雅云大箎謂之沂孫炎曰沂悲也郭璞曰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邢昺曰鄭司農注周禮云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廣雅云箎長尺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風俗通云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周禮云笙師掌教吹箎○月令云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箎○竹譜云有竹象盧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

所生凡今之箎匪兹不鳴○史記伍子胥鼓腹吹箎乞食于吳下○洛陽伽藍記云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爲貧女吹箎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鄉井在山谷爲寇耶卽相率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然則箎聲近于哀者也○箎月令作篪

磬

皇圖要覽曰帝嚳始造鐘磬世本云無句作磬樂錄又曰磬叔所造未知孰是無句堯臣也○通禮義纂

云黃帝使伶倫造磬○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有貴賤焉親疎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磬有玉磬天球爾雅曰大磬謂之毊許喬反徒擊磬謂之寋紀展反郭璞曰磬形似犁錧音貫以玉石爲之○毛云笙磬東方之樂朱云琴瑟在堂笙磬在下○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堅緻也○儀禮大射樂師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

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懸大磬配鎛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疏于注云磬聲消釋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樂書云石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以爲磬之俯爲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周禮小師正樂縣之位凡懸鐘磬半爲

堵全爲肆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磬師掌教擊磬擊編
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
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叅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
叅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巳上則摩其旁巳下則
摩其耑○三禮圖曰股廣三寸長一尺三寸半十六
枚同一筍簴謂之編磬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
西方曰頌磬（笙生頌作庸庸功也見禮記）古磬名有離磬○樂記
云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又云叔之離磬○易卦通驗云人君擊黄
鍾之鐘與磬聲和則公卿大夫誠信樂叶圖徵云擊

磬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事始曰顓頊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羽毛拂之聲
振百里○史記少昊制浮磬○尚書夔云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又云徐州泗濵浮磬孔安
國曰泗水中見石可以爲磬也○王子年拾遺記曰
浮磬即瀛州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長一丈而輕若
鴻毛○磬本石部梁因方響之制爲銅磬南齊易更
鼓爲鐵磬則金部亦有磬

虡業

釋器云植木謂之虡大板謂之業○釋名曰筍虡所
以懸鐘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虡虡
舉也在傍舉簨也○有瞽疏云虡者立於兩端栒則
橫入于虡栒上加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
鋸齒捷業然或曰既刻又畫之掛繩於上以爲懸又
置羽于筍虡之上角○賈誼筍簴賦云牧太平以深
志象巨獸之屈奇妙雕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
說文云筍簴縣鐘鼓之器飾猛獸之象於其足○明
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鄭注云
橫曰筍飾之鱗屬植曰簴飾之羽屬殷又於龍上刻
畫之爲崇牙以縣紘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

羽于其下樹于簨之角上飾彌多也○相如上林賦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長楊賦云陳鐘鼓之縣
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則所縣似又不止于鐘矣
○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虡趪趪傅玄朝會賦
云猛虡化其高驤峙羽偆以紛葩○周禮典庸器祭
祀帥其屬而設筍虡大司樂凡國之大憂令弛懸小
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
懸眡瞭掌太師之懸○考工記梓人爲簨虡天下大
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注並雕畫于樂懸上
以明備物也又云内骨外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

瓵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臝屬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羽屬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必為磬虡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矇瞍

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疏云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韓詩說云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周禮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

百有六十人掌鼓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禮運云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周語矇瞍賦誦注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誦謂箴諫之語晉語云矇瞍修聲

咢

釋樂云徒擊鼓曰咢孫炎曰聲驚咢也○樂書云咢無章曲非樂之正特歌之助而已

管

書曰下管鼗鼓○周禮小師掌教籥管注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瞽矇掌播簫管笙師掌吹管○燕禮大射下管新宮○禮記下管象○呂氏春秋曰伶倫作管○易卦通驗云管从竹官聲古者有五管焉○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白虎通云管艮音也○樂法圖曰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管音調則律曆正○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

為簫管之屬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至帝嚳命咸墨吹苓展管亦因是矣○爾雅曰大管謂之簥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注簥者高也聲高大也篞密也篎聲音清妙也○風俗通云管漆竹長一尺圍寸如笛六孔有底弁兩節而吹之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廣雅曰管象篪長尺圍寸六孔無底又曰孤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于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末生者也陰竹生山北○丹陽記曰江寧

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簳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鞉

書云下管鞉鼓〇儀禮鼗倚于頌磬西紘注云鞉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〇周禮小師掌敎鼓鼗注云鼗持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瞽矇眡瞭掌播鼗大司樂靁鼓靁鼗於圜丘奏之靈鼓靈鼗於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奏之〇禮記云天子賜伯子男樂則

以鼗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鞞鞞〇爾雅云大鞉謂之麻小鞉謂之料注云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〇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〇世紀云帝嚳命倕作鞀〇白虎通云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〇鬻子云尚縣五聲曰語寡人以獄頌者揮鞀〇禮書云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鞉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

柷

傳云柷木椌也〇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〇廣雅云柷象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陛〇尚書夔云戞擊鳴球又云下管鼗鼓合止柷敔〇周禮小師掌敎柷敔掌柷敔〇禮記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飭鐘磬柷敔明堂位云揩擊四代之樂器也注揩擊謂柷敔樂記云聖人作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器也注椌楬柷敔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〇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柷在東北方〇釋名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〇樂記圖曰

柷衆也以舉衆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柷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柷敔從中發聲怨恨亦從中起〇國語云革木一聲〇樂書云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鐘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以爲柷敔之屬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此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

敔

爾雅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音眞注敔如伏虎背上有二

十七齟齬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釋名云敔止也所以止樂○字說云虎西方之獸故敔爲伏虎二十七齟齬者三九之數陽成于三變于九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樂書云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簫

柷敔乾音也管艮音也簫者中呂之氣萬物生于無聲見于無形僇也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僇也故謂之簫也白虎通○周禮春官小師掌教簫管瞽矇掌播簫笙師掌教

吹簫○易卦通驗曰夏至之樂以簫鄭玄注簫亦管也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火用事○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均管簫參差之音又曰從以簫管○世本曰伏羲作簫風俗通曰帝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一尺爾雅曰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注云管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博雅曰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無底之簫名洞簫二十四彄謂之雅簫一尺四寸十六彄謂之頌簫長尺二寸又有二十一管者軍中鼓吹樂也謂之

矩簫與珠船曰簫有部簫歌簫籟簫短簫燕樂簫清[illegible]簫唱簫和簫龜茲簫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遂○王褒洞簫賦云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又云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又云哀悁悁之可懷兮醰醰而有味○樂記云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短則清以

蠟蜜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仙人吹九靈簫聲聞四十里